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四冊目次

周禮句解十二卷（宋）朱申撰　明刻本　〇〇一
周禮全經釋原十三卷周禮傳敘論一卷（明）柯尚遷撰　明隆慶四年傅寵等刻本　〇九八
周官禄田考三卷（清）沈彤撰　清乾隆十五年自刻本（四庫底本）　五六八
經禮補逸九卷附錄一卷（元）汪克寬撰　明弘治十年汪璋等刻本　六〇七

周禮句解十二卷

（宋）朱申撰

明刻本

周禮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蹟無考、里貫亦未詳。案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爲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太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爲引證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爲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爲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澮之數。大司樂圜鍾爲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句解卷之一

周禮（成王幼周公以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以設太平之政日周典章文物之盛著爲六典實周家一代之禮）

鄮齋　朱申　周翰

天官冢宰第一

（周家取法天地四時以建六官冢宰曰天官者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總理萬物也冢大也）

（也司徒小司馬司寇司空皆曰司以其各主一官也冢宰宗伯以宗祀鬼神并人所主）

天官冢宰上

惟王建國（王三代君天下之稱也國王者所都也此言周王之建立國都）辨方正位（辨別東西南北之四方而正）

體國經野（體分也經畫也城中曰國郊外曰野）設官分職（設官謂立之官分職謂分之職）

以爲民極（以爲斯民之準）乃立天官冢宰（若是者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官屬）而掌邦治（掌邦治者）以佐王均邦國（佐助王均平天下邦國）

大宰之職（大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建立也典常也）以佐王治邦國（治理也）

一曰治典（天官之典）以經邦國 以治官府 以紀萬民

二曰教典（地官之典）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 以擾萬民

三曰禮典（春官之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

四曰政典（夏官之典）以平邦國 以正百官 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秋官之典）以詰邦國 以刑百官 以糾萬民

六曰事典（冬官之典）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 以生萬民

○以八灋治官府（八法其目在下官府古法字）

一曰官屬（小官之屬）以舉邦治 二曰官職（六官所治之職）以辨邦治 三曰官聯（聯謂連也）以會官治 四曰官常（官常所常行者）以聽官治 五曰官成（成謂成事品式）以經邦治 六曰官灋（官府所奉行之法）以正邦治 七曰官刑（治官府之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計者治官之計）以弊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八則其目在下也）

一曰祭祀（宗廟社稷之祭）以馭其神 二曰灋則（官中之法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廢者罷之置者立之）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祿謂俸祿位謂爵位）以馭其士 五曰賦貢（賦貢所入之財）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禮以節其俗以成其風）以馭其民 七曰刑賞（刑以懲惡賞以勸善）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田四時之田役使之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柄所秉執者）

一曰爵（爵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也）以馭其貴 二曰祿

祿位者之俸也以馭其富（有祿則富故所以馭富）三曰予（爵祿之外有所賜予也予音與）以馭其
幸（出於詩曰幸故曰幸）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行已其人有賢行者行下孟反）五曰生（生猶養也）
以馭其福（臣有勲勞而祿及子孫是福祐之也）六曰奪（奪其有罪者沒其家財）以馭其貧（所有）
其七曰廢（廢不忘殺之放之以遠之）以馭其罪（有罪也）八曰誅（誅責也）以馭其過（有過非
故之過誤故誅責之以言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統謂綱紀也言此八者王所以統攝萬民也）
一曰親親（親其九族）二曰敬故（敬其故舊）三曰進賢（有德者進之）
四曰使能（有才能者役使之）五曰保庸（保安有功者）六曰尊貴（尊崇有爵者）七曰達吏（
大夫謂在下位之吏謂進之於上）八曰禮賓（賓客謂諸侯相朝聘禮之）○以九職任萬
民（以九者職業任使萬民）一曰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三等之農）生九穀（九穀黍稷稻粱麻大小豆麥苽）
二曰園圃（種果曰園種菜曰圃）毓草木（毓與育同謂育草木之性而長之也）三曰虞衡（掌
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山澤所產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牧（藪無水之澤牧畜牧之地藪音叟）
養蕃鳥獸（蕃蕃息也）五曰百工（巧事能之人謂之工）飭化八材（
以化八者之材八材謂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六曰商賈（行曰商坐曰賈賈音古）
阜通貨賄（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賄呼罪反）七曰嬪婦（嬪婦有夫者之稱）
化治絲枲（絲麻也治者化而為治之也枲蕬里反）八曰臣妾（臣妾男女之賤者）
聚斂疏材（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音蔬）九曰閒民（無事業者閒音閑）
無常職（此八者皆有常專事此獨無常專）轉移執事（若今庸賃為工作者）○以九賦斂財賄（
賦斂取也財泉布也賄金玉也取於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
之賦（四郊謂四方之郊去國百里六鄉之地）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
賦（去國三百里以大夫所食采邑在焉故曰家削削所救反）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

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八曰山澤
之賦（虞衡所掌之財）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之餘財）○以九式均節財用（
式謂用財之節度均節之使無有餘不足之患）一曰祭祀之式（祭祀有大小其禮各有豐殺）二曰賓
客之式（賓客謂諸侯之居為賓卿大夫為客其禮各有等差）三曰喪荒之式（喪有賻賵含襚荒有救濟之禮）
四曰羞服之式（羞飲食也服衣服也）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作器物之事）
六曰幣帛之式（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七曰芻秣之式（芻秣所以養牛馬也）
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頒賜也所分賜羣臣也）九曰好用之式（好用其所好而燕好之用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九貢明諸侯所以致其貢於上也）一曰祀貢（
犧牲苞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
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旄之屬）
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寶為摯）○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
一曰牧（牧謂九州之牧也）以地得民（各以其地得民）
二曰長（長謂都鄙之長）以貴得民（食其祿而不得其民以貴得民）三曰師（師謂國家之師）
以賢得民（以其賢德可為之模範也）四曰儒（儒謂鄉大夫之屬教學之職者）以道得民（
以其有道藝以教化其民也）五曰宗（宗謂大宗之宗子）以族得民（先王以大宗合天下之族）六曰主（
大夫之治都鄙者不以為主者）以利得民（主以其地之利得民）七曰吏（鄉遂都鄙之吏）以治得民（
既尊其治則民亦從之）八曰友（鄉之民出入相友）以任得民（相任以事相得）九曰藪（
藪聚財物所生）以富得民（以其利富得民）○正月之吉（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吉謂朔日也）
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始調和六典以下之事而頒布此治于邦國都鄙之治也）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象魏門闕也以天官之治法書之為象而懸於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而遺忘之挾日而斂之一日為挾挾日乃斂之
之音決○乃施典于邦國以六典治邦國故也而建其牧牧即州牧以得民者立其監
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設其參卿三人傅其伍大夫五人陳其殷殷衆也士中士
下士置其輔輔府史乃施則于都鄙以八則治都鄙故也而建其長長謂公卿大夫
得民立其兩兩謂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並見上注乃施法于官府
以八法治官府故也而建其正正謂其長立其貳貳謂佐其長設其考陳
其殷置其輔並見上注○凡治凡為治之道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
治邦國也待謂待其治以則待者都鄙之治八則本以治都鄙也以法待官府之治
八法本以治官府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八成本以治萬民也以禮待賓客之治禮者
本以接賓客也○祀五帝祭祀五方之帝謂太昊少昊炎帝黃帝顓頊五方有德之君則掌百官之
誓戒與其具脩百官謂有祀事者誓戒者所以齊戒之以事具所以供其物脩所以理其事前期十
日未祭以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帥執事而卜日執事謂百官執祭事者以卜祭日遂戒
戒散齊致齊百官以戒齊及執事及至祭之前夕執事之時眡滌濯滌濯謂祭器大宰親視
之及納亨向祭之晨納牲告亨及牲將殺時使人亨煮也贊王牲事大宰贊之及祀之日
旦明將祀之時贊玉幣爵之事玉幣以禮神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神主酒也三者執以授王至而薦之
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天神祭地示皆如祀五帝之禮享先王亦如之享宗廟之禮亦然
贊王几王爵王几所以依神言贊王几王爵者以玉飾几爵也大朝覲會
同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春秋則冬夏可知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謂諸侯享幣也玉獻謂國珍異之王几所依也玉爵所以酌王禮諸侯之酢爵也大喪王后世子之喪贊贈玉含玉
謂既葬以贈先王含玉謂死者口實作大事國之大事謂戎祀也則戒于百官大宰戒飭百官

贊王命王之命臣下則贊之贊王命宣王命也王眡治朝治朝在路門外則贊聽治聽王以治天下之治
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四方之朝謂王巡狩四方之時亦如治朝凡邦之小治小治
之小事王不親聽則冢宰聽之小事家宰專決者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王視四方之朝于下則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歲終歲之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
之各正其治正其治使之自定受其會受其一歲功事之計聽其致事聽其所致以告
於上而詔王廢置詔告也如此則百官之能否可見矣以告于王而廢置之三歲三年則大計
大計群吏之治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無功則誅之有功則賞之
從下至上
加之賞

小宰之職中大夫二人○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宮刑在王宮中之刑明而布告之以
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糾察其政令者糾之禁止之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六典八法八則之貳皆大宰之所掌小宰掌其副貳書也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逆謂迎受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執邦
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二者大宰所掌小宰副貳以均財節邦用
使得其平節邦用之無過○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以六者敘其一曰以敘
正其位謂朝位大夫之次第也二曰以敘進其治謂有治功者進上者以為先後
三曰以敘作其事謂所執事之尊卑四曰以敘制其食
以制其祿五曰以敘受其會亦以尊卑為敘六曰以敘聽其
情謂爭訟之情亦以尊卑為敘○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官之長各有屬官佐之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謂宮正以下六十官掌邦
治大事則從其長大事則從大宰小事則專達

專行之。二曰地官（司徒之官）其屬六十（州長以下）掌邦教（皆掌教職）大事則從其長（大司徒）小事則專達（同上）三曰春官（宗伯之官）其屬六十（鬯人以下）掌邦禮（皆掌禮職）大事則從其長（大宗伯）小事則專達（同上）四曰夏官（司馬之職）其屬六十（司勳以下）掌邦政（皆掌政職）大事則從其長（大司馬）小事則專達（同上）五曰秋官（司寇之官）其屬六十（士師以下）掌邦刑（皆掌刑職）大事則從其長（大司寇）小事則專達（同上）六曰冬官（司空之官）其屬六十（冬官不可考）掌邦事（皆掌事職）大事則從其長（大司空）小事則專達（同上）。○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六官之職不同，故[illegible]以分辨）一曰治職（天官之職）以平邦國（邦國不[illegible]）以均萬民（萬民不得[illegible]）以節財用（上下皆無過用，此財用可節也）二曰教職（地官之職）以安邦國（以修文德以安之）以寧萬民（[illegible]）以懷賓客（近者[illegible]而遠者來，故賓客可懷也）三曰禮職（春官之職）以和邦國（[illegible]）以諧萬民（[illegible]）以事鬼神（人和而神降之福，故鬼神可事也）四曰政職（夏官之職）以服邦國（[illegible]）以正萬民（[illegible]）以聚百物（[illegible]）五曰刑職（秋官之職）以詰邦國（[illegible]）以糾萬民（[illegible]）以除盜賊（[illegible]無所容，故盜賊可除也）六曰事職（冬官之職）以富邦國（[illegible]）以養萬民（養其生也）以生百物（[illegible]）○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illegible]官府六事皆[illegible]事通職[illegible]）一曰祭祀之聯事（[illegible]）二曰賓客之聯事（[illegible]）三曰喪荒之聯事（[illegible]）四曰軍旅之聯事（[illegible]）

五曰田役之聯事（[illegible]）六曰斂弛之聯事（[illegible]）凡小事皆有聯（[illegible]）○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八成者，官府中成事品式[illegible]）一曰聽政役以比居（[illegible]）二曰聽師田以簡稽（[illegible]）三曰聽閭里以版圖（[illegible]）四曰聽稱責以傅別（[illegible]）五曰聽祿位以禮命（[illegible]）六曰聽取予以書契（[illegible]）七曰聽賣買以質劑（[illegible]）八曰聽出入以要會（[illegible]）○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illegible]）一曰廉善（[illegible]）二曰廉能（[illegible]）三曰廉敬（[illegible]）四曰廉正（[illegible]）五曰廉法（[illegible]）六曰廉辨（[illegible]）○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illegible]）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illegible]）七事者（[illegible]）令百官府共其財用（[illegible]）治其施舍（[illegible]）聽其治訟（[illegible]）○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illegible]）祼將之事（[illegible]）凡賓客贊祼（[illegible]）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illegible]）

所以享王之幣玉者皆小宰贊之喪荒大喪大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口實曰含衣衾曰襚
有將至者贊客所賙委之禮因户賜反襚音遂○月終每月之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
要月計曰要受之各以尊卑之敘贊冢宰受歲會歲計曰會大宰受之小宰助之而已歲終之終
則令群吏致事使天官各致一年功狀以待攷也正歲正月之吉帥治官之屬而觀
治象之法大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小宰帥治官六十之屬而往觀焉徇以木鐸木鐸金口而木舌
古者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曰不用灋者謂官屬有不用治象之法者國有常刑國有常刑典常
之刑示以敢也乃退已觀治象而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縣之禁謂止禁之令于百
官府令于王宮之百官府曰各脩乃職各脩其所治之職攷乃灋各考其所攷之法待乃
事以待所作之事以聽王命其事皆所王之所命其有不共其或有不共於王事者則國有
大刑大刑於常刑則重也

宰夫之職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屬官
所制之禮有宰夫之職其職也掌治朝之灋治朝在路門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
群吏之位立朝尊卑之位司士掌之宰夫糾其不如位者掌其禁令禁謂止其非法令謂使之有為
叙群吏之治次叙群吏所治之事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賓令
賓客來至而先為之具備從役也復反也謂諸臣奏事者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奏事○掌百官府之徵
令徵召也百官之在官府上有所召而使之從令辨其八職八職所從之徵令一曰正正謂
六官之長屬所屬者掌官灋以治要要謂官法謂官府之八法要則小計之書也二曰師師謂六官
之貳卿屬所率者掌官成以治凡官成謂官府之八成凡則命計之書也三曰司司若天官宰夫地
官鄉師之類掌官法以治目官法見上目謂小計四曰旅旅謂上士中士下士掌官常
以治數官常即八法之第四數謂事之多少也五曰府府上所藏文書財物者掌官契以治

藏契謂要書藏謂所藏文書六曰史史掌文書者掌官書以贊治書謂所述者
書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七曰胥胥治文書之次敘什長者掌官敘以治敘官叙即所治
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八曰徒徒謂徒者掌官令以徵令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
上所召也○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群都謂采邑也六遂五
百家為鄙五鄙為縣以治法攷其治功也乘其財用之出入乘猶計也財謂泉穀也用謂貨賄也凡失財
用物辟名者物謂牲器也辟名謂詐偽文書者不知應者詐辭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
官刑即八法之第七也其足用長財善物者三者無失又能足治於長官而賞之長之善者
賞之則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戒具見小宰注薦羞謂籩豆也
凡戒具謂器也凡此皆有常法式者從大宰而眡滌濯大宰眡滌濯宰夫則從之凡禮事贊有行禮之事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其具也小宰已言戒具宰夫則贊之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
飧牽與其陳數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
謂熟物不和者謂飧牢之屬也陳數謂其為一牢之數
牽而行者也賓客未至則有委積已至則有飧饔飲食也
有飧牽賓之飧牽則有司所供膳之飧牽則王所好賜條數則以爵等為牢禮所陳之數也○凡邦之弔事
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
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
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歲計
日會謂一歲會稽文書總內考之月終則令正月要月計日要旬終則令正日成十日
為句日計日成而以考其治歲會月要日成皆令群吏正之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違令失期
者以告而誅之告於冢宰而誅責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群吏法謂治法也警戒之以言

以詔來之令脩宮中之職事戒事之辭常增此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良猶善也群吏之能者良者皆當之而以告于上告之大宰小宰

宮正上士一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中之官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其怠忽糾其愆咎歲令之使有為禁之使勿為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也比校也次所以待直宿也舍所以待休沐也衆寡不剩故以四時比校之數為之版以待版以書其人之名以待戒夕擊柝而比之柝戒守者所擊也比者今酉點閱也國有故則令宿故謂禍災令宿若今坐甲其比亦如之亦如擊柝以比之事辨外內而時禁分別內人外人禁其非時出入稽其功緒考計其功狀與勤勞糾其德行糾察其在身之隱慝之行幾其出入察其宿衛群吏之出入者均其稍食稍食祿稟所救反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衺不正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為伍十人為什道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月終則會其稍食稍食月祿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其行事考其在一歲終王功績也凡邦之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即其所居而待其所為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季春火星出入之時則以木鐸警之以使備火故也凡邦之事蹕蹕止行人若今衛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也謂於宮正故以伯稱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版名籍也掌其政令上所正者為政下所禀者為令行其秩叙秩祿廩也叙才等也作其徒役之事若有役焉則作其徒也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必居四角四中故云八次八舍次舍說見宮正若邦有大事如國有寇戎之事作宮衆則令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令而戒令之月終則均秩均其廩祿之秩歲終則均叙均其才等之叙以時頒其衣裘冬夏時頒掌其誅賞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食官之長掌王之食飲膳羞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配王入下之至尊后配王內治世子天下之本故兼養之凡王之饋進食於尊者曰饋食用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品有百二十珍用八物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醬用百有二十甕醢六十甕醯六十甕王日一舉一舉謂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侑猶勸也膳夫授祭禮飲食必有祭示有所先品嘗食膳夫每物皆嘗之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造作也王齊日三舉齊必變食故特加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以有司法會數之也

庖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 六畜即六牲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雁鶉鷃雉鳩鴿 辨其名物 名物別其名物色 凡其死生鱻薧之物 新肉曰鱻乾肉曰薧 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薦羞品物見膳夫注 共祭祀之好羞 共喪紀之庶羞 賓客之禽獻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 其出入亦如之 凡用禽獻 春行羔豚 羊子豚豕子 膳膏香 膏香牛脂 夏行腒鱐 膳膏臊 秋行犢麛 膳膏腥 冬行鱻羽 膳膏羶 歲終則會 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世子之膳會 非所會矣

內饔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調和精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 割肉也亨煮也煎和五味也 辨體名肉物 辨百品味之物 王舉則陳其鼎俎 以牲體實之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牛夜鳴則庮 羊泠毛而毳羶 犬赤股而躁臊 鳥皫色而沙鳴貍 豕盲眡而交睫腥 馬黑脊而般臂螻 凡宗廟之祭祀 掌割亨之事 凡燕飲食亦如之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 以待共膳 凡王之好賜肉脩 則饔人共之

外饔 官屬如內饔 外饔所主在外 ○掌外祭祀之割亨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外神 共其脯脩刑膴 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魚腊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邦饗耆老孤子 則掌其割亨之事 饗士庶子亦如之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凡小喪紀 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共鼎鑊 鑊所以煮肉 以給水火之齊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 辨膳羞之物 ○祭祀共大羹鉶羹 大羹肉汁 鉶羹加以五味 賓客亦如之

甸師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以時入之 以共齍盛 ○祭祀共蕭茅 共野果蓏之薦 ○喪事代王受眚烖 王之同姓有辠 則死刑焉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罟田獸 辨其名物 冬獻狼 夏獻麋 春秋獻獸物 時田則守罟 ○及弊田 令禽注于虞中 凡祭祀喪紀賓客 共其死獸生獸 凡獸入于腊人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凡田獸者 掌其政令

𩵋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

魚為梁 梁水為梁空以承之 春獻王鮪 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 鮪位軌反 辨魚物 辨魚之名物

為鱻薨 鱻生魚 薨乾魚 以共王膳羞 以共王 共於膳夫○凡祭祀賓客喪紀

共其魚之鱻薨 凡漁者掌其政令○凡漁征入于玉府 漁之賦 骨埋飾

云物者所有征稅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人 掌取互物 互物謂有甲介者 以時簎魚鼈

龜蜃凡貍物 簎杈也 刺於泥中以取貍藏之物 貍亦可取故云以時 簎七搖反 蜃大蛤也 生育

春獻鼈蜃 春謂孟春寅之月 秋獻龜魚 秋謂午未申之月 皆以避其生育之時 凡此○祭

祀共蠯嬴蚳 以授醢人 凡掌邦之籍事

腊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乾物曰腊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 小物全乾以腊 膴牒肉大臠 胖宜為脯 也 胖如脯而腥 此皆腊人所共 腊人治之 膴呼 胖判 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 豆當為羞 字之誤也 凡祭祀腊人則共羞脯 謂脩羞之脯為薦脯 膴胖為腊之

脯又凡腊物皆腊人治之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周禮句解卷之二

晉齋 朱申 周翰

天官冢宰下

醫師 醫官之長○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醫之政令 醫之政令謂發令使醫分而治之 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謂五毒 醫師聚毒藥以共衆醫之所用 凡邦

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 疾謂身疾 疕謂頭瘍 瘍謂身瘡 疕音匕 造音早 則使醫分而治之 醫師使疾醫治疾病 瘍醫治疕瘍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

其食 每歲之終醫師考其醫之事功以制其食祿 十全為上 設如醫治十人皆得全愈則功之上也

失一次之 十人之中其一不愈則功次之也 十失二次之 二人不愈其又次也 十失三次

之 三人不愈又其次也 十失四為下 四人不愈則為下矣 凡此所以勸勵醫者

食醫 中士二人○掌飲食之齊 齊才細反 下同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

百醬八珍之齊 六食謂六穀 六飲謂六清 六膳謂六牲 百羞百品 用百二十品 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甕 八珍謂八物 此皆膳夫所掌 食醫則調和其齊焉 齊才細反

凡食齊眡春時 食宜溫也 羹齊眡夏時 羹宜熱也 醬齊眡秋時 醬宜涼也 飲齊眡冬時 飲宜寒也 凡和 大凡調和飲食 春多酸

酸以養肝 肝屬木也 夏多苦 苦以養心 心屬火也 秋多辛 辛以養肺 肺屬金也 冬多鹹 鹹以養腎 腎屬水也

調以滑甘 脾屬土 分王四時 故皆調以滑甘焉 凡會膳食之宜 會謂其相宜 牛宜

稌 牛土畜 稌土穀 此二者以同氣為宜 羊宜黍 羊火畜 黍火穀 豕宜稷 豕水畜 稷水穀 此以水剋水為宜

犬宜粱 犬金畜 粱金穀 此以土生金為宜 鴈宜麥 鴈火畜 麥木穀 此以木生火為宜 魚宜苽 魚水畜 苽水穀 此亦以同氣為宜 苽音孤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食性雖以養生為主 然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放甫往反

疾醫 中士八人○醫師之所屬 掌養萬民之疾病 主治疾病 所云養者 言療治必須求之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
冬時有漱上氣疾 漱嗽也上氣逆喘也 以五味五穀養其病 五味鹹苦酸辛甘五穀麻
黍稷麥豆百藥草木蟲石穀也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氣五藏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
五聲言語所出之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青赤白黑黃也三者皆屬五行相生則生相剋則死故以此眡之
兩之以九竅之變 九竅謂陽竅七陰竅二兩可兩目兩鼻口也陰竅二二府也兩之謂陰陽之交錯
參之以九藏之動 九藏謂神藏五即心肺肝脾腎是也形藏四即耳目口鼻是也參之謂陰陽虛實 苦易反
沖氣動謂脉候之動藏才浪反 凡民之有疾病者 輕曰疾重曰病 分而治之 醫各有所長也
瘍醫 下士八人○醫師所使 以治瘍者瘍音羊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
殺之齊 四種之瘡金傷血者 凡療瘍 治瘡之法 以五毒攻之 五毒五藥之有毒者攻之謂殺之也
去其惡也 以五氣養之 氣謂五穀之氣以生之以致其和也 以五藥療之 療治之 以五味
節之 節成之 凡藥以酸養骨 酸木味木立地中似骨也 以辛養筋 辛金味金之縱
以合其藥以成節也 以鹹養脉 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也 以苦養氣 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也 以
甘養肉 甘土味土之載四者似肉也 以滑養竅 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 凡有瘍
者受其藥焉 凡病瘍者必於此求藥焉
獸醫 下士四人 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
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
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進退
謂進退其祿也○ 下士四人
酒正 中士四人 酒官之長 ○掌酒之政令 酒之式法曰政出入曰令 以式法授酒材 材謂用
有多少之式造醞有厚薄之法酒材謂秫米麴糵之數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公事作酒謂鄉射飲酒之

以式法授酒材 辨五齊之名 辨其五齊清濁而已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為之齊才細反 一曰泛
齊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也 二曰醴齊 醴體也成而汁滓相將醴上禮 三曰盎齊 盎者成而
翁翁然葱白色盎烏浪反 四曰緹齊 緹者成而紅赤色緹音体 五曰沈齊 沈者成而滓沈於下 辨三酒
之物 物者財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酢其財令作之也 一曰事酒 酌有事人飲之 二曰昔酒 久釀
熟乃 三曰清酒 更久於昔祭祀用之 辨四飲之物 物說見上 一曰清 清即醴之泲者即清也醴人之濁
而泲之則清 二曰醫 醫… 三曰漿 漿即今之酨漿米汁相將也 四曰酏 酏即今
以清醴為醫 掌其厚薄之齊 齊有多少之齊 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
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饌謂具設之也后世子不言飲不言饌不具設也 凡祭祀以
法共五齊三酒 共謂大小各有多少各有常法 以實八尊 五齊五尊三酒三尊
大祭三貳 如祀天地宗廟之祭副之以三益副之 中祭再貳 如祀日月星辰五祀山川
小祭壹貳 如司中司命山澤之屬小祭則止以一益副之 皆有酌數 酌於尊中者有數
唯齊酒不貳 五齊之酒特用 皆有器量 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 ○共
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 皆使其士奉之
○凡王之燕飲酒 王與群臣燕飲之禮 共其計 計其用酒之數以共於王 酒正奉之 酒正
則如鼓來其酒也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
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 雖君之賜亦有常數頒宣賜之之式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
之 有秩謂有常數者 酒正之出 謂出酒給用也 日入其成 日計曰成 月入其
要 月計曰要 小宰聽之 酒正入文書於小宰以待考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
不會 以見世子用酒在所會也 以酒式誅賞 誅責以其作酒之善惡者
酒人 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主造酒者 掌為五齊三酒 酒正辨其名物酒人為之 祭祀則

共奉之（以待祭祀而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事非一事也共酒入于酒正之府）○凡祭祀共酒以往

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主造飲者）掌共王之六飲（酒正言[illegible]飲而此言六飲者以[illegible]）

水（涼無厚薄之齊也）漿（[illegible]）醴涼醫酏（[illegible]）入于酒府（[illegible]）

酒正之府○共賓客之稍禮（[illegible]）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illegible]）

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冰室者）掌冰（[illegible]）正歲十有二月（月正）

（謂夏正十二月即建丑之月也）令斬冰（[illegible]）三其凌（[illegible]）春

始治鑑（鑑盛冰之器治之者謂二月將出冰故也）○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

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illegible]）賓客共冰大喪共

夷槃冰（夷槃所以寒尸[illegible]）夏頒冰掌事（[illegible]）秋刷（[illegible]）

（納新冰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主籩者）掌四籩之實（[illegible]）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illegible]）饋食之籩其實棗（[illegible]）

桃乾藤榛實（[illegible]）加籩之實蔆芡栗脯（[illegible]）羞籩之實糗餌粉

餈○凡祭祀（[illegible]）共其籩薦羞之實（[illegible]）喪

事及賓客之事（[illegible]）共其薦籩羞籩（[illegible]）為王及后世

子共其內羞（房中之羞）凡籩事掌之（凡事非一事也）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主醢者）掌四豆之實（豆以木為之[illegible]）○朝事

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

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

（[illegible]）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

之豆實（[illegible]）賓客喪紀亦如之（二者亦皆用豆）為王及后世子共其

內羞（房中之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illegible]）以五齊七醢七

菹三臡實之（[illegible]）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illegible]）

（[illegible]）凡事共醢（凡事非一事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主共醯者）掌共五齊七菹（[illegible]）○凡醯物以共

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

六十罋（[illegible]）共后及

世子之醬齊菹（[illegible]）賓客之禮（[illegible]）共醯五十罋（[illegible]）

（[illegible]）凡事共醯（凡事非一事也）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主共鹽者）掌鹽之政令（[illegible]）以共百事

之鹽（[illegible]）祭祀共其苦鹽散鹽（[illegible]）賓

客共其形鹽散鹽（[illegible]）王之膳羞共飴鹽（[illegible]）后及

世子亦如之（[illegible]）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illegible]）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illegible]）掌共巾冪（[illegible]）祭祀以疏布

巾冪八尊（[illegible]）以畫

布巾冪六彝（六彝雖爲畫黃流如也用之以祼示其文也故覆之以畫布）凡王巾皆黼（凡四欽三）

（黼用於王者巾皆畫黼文）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安息王身者）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也）爲其井匽（井以傳止水防火災匽以瀦洩汙穢除也）除其不蠲（[illegible]）去其惡臭（欲除不潔去惡臭則決溝匽以滌之）共王之沐浴（沐以潔首浴以潔身）○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次謂以帷日舍）掌王之會同之舍（朝見曰會殷見曰同王[illegible]）設梐枑再重（梐枑行馬也以周衛宮內外之交設之列[illegible]兩重[illegible]）設車宮轅門（[illegible]）爲壇壝宮棘門（爲壇於中而壝其外則列戟以表門）爲帷宮設旌門（王在道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無宮則共人門（王不在宮中則以人列而爲門）○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舍止）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主帷幕者）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illegible]）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五者皆用[illegible]）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所記以止曰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illegible]）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illegible]）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大次以脩止息小次[illegible]）合諸侯亦如之（[illegible]）

設重帟重案（王臨祇則張幕于地而設[illegible]以爲王之位也）諸侯朝覲會同（[illegible]）則張大次小次（以待諸侯[illegible]）師田則張幕設案（[illegible]）孤卿有邦事（[illegible]）則張幕設案（[illegible]）○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illegible]）張尸次（尸尊故別設次）射則張耦次（射禮兩人爲一耦張耦次以行射禮之人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爲王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illegible]）以受其貨賄之入（[illegible]）頒其貨于受藏之府（[illegible]）頒其賄于受用之府（[illegible]）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illegible]）凡頒財以式灋授之（[illegible]）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illegible]）邦中之賦以待賓客（[illegible]）四郊之賦以待稍秣（[illegible]）家削之賦以待匪頒（[illegible]）邦甸之賦以待工事（[illegible]）邦縣之賦以待幣帛（[illegible]）邦都之賦以待祭祀（[illegible]）山澤之賦以待喪紀（[illegible]）幣餘之賦以待賜予（[illegible]）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illegible]）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illegible]）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illegible]）

共玩好之用明玩好非所急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也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也歲終則摠計其大數也○會檜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一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主藏金玉器用之處掌王之金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金玉人所寶者玩[illegible]則可怪玩之物好則可愛好之物兵則兌之戈和之弓之類器則赤刀弘璧琬琰之類良貨賄則貨出於自然而美者皆王所之所藏共王之服玉珮玉

珠玉服玉謂大圭之類珮玉謂珩璜之屬珠玉則珠玉以飾冠冕也王齊則共食玉祭祀齊則供王所食○王齊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

席牀第凡褻器燕衣服謂燕私所服者衽席牀第席也褻器謂所用之器若合諸

侯則共珠盤玉敦合諸侯謂盟會也則共珠盤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以盛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王之獻謂有獻於賓客者文謂之布帛之有文出者

受而藏之以時凡王之好賜王有私惠賜人共其貨賄共其所用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主藏在內者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

兵良器貨賄即大府所頒于受藏之府者以待邦之大用非有國之經用

故以待大事之用也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諸侯貢獻謂諸侯朝聘之類…凡適

四方使者謂王使…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奉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內四方之賓客之小者亦賜予之

外府宮如內府數○主泉布之藏者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貝藏曰泉行曰布入謂受之出謂出之以

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百物或作之或買之待給…

矣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也凡祭祀賓客

喪紀會同軍旅五者所用泉皆有法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幣謂禮幣齎行道財賄賜予

之財用王及冢宰之賜予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細小之用係於邦者受而共之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以其世子衣服在所會也○會檜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會計之長掌邦之

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小宰已掌其二而司會亦掌之

者…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九貢出於諸侯

司會…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

九賦…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九功

九職…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九式所以用財使之均平有

之出…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以歲會…以周知四國之治治如此則四方諸侯之治無不偏知之矣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以四國之治告於王及冢宰有功者賞而置之有罪者黜而廢之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主會計之簿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

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典法則見太宰九正謂九賦九事謂九職之事邦中之版

以知人民之數土地之圖以知邦國之域然則司書但掌其書而已參考則司會也以周知入出百物

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氈

以待邦事若掌次張氊案則共之也歲終則會其財齎財謂泉布齎行道日齎會計其費用之數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書版圖之法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謂宮中官府之形象以治王內之政令內謂宮中政令謂治閽寺之法禁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謂吏之子弟居之謂安之宿衛也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后立六宮一後五前王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以見上下也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八十一人九九而御于王謂每九人一夕也使各有屬以作二事二事絲枲之事正其服一其服禁其奇衺奇衺若今媮巧展其功緒展猶錄也功緒其事也大祭祀宗廟后祼獻則贊王既祼而后祼后乃亞獻贊謂授之也王既薦后從後獻也瑤爵亦如之尸卒食王酳之爵以授王后獻以瑤爵以授后正后之服位服謂褘衣以下六服位謂房中及阼所立處

而詔其禮樂之儀謂其出入登降之節使與禮樂相應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王禮賓而后亞祼三獻而后亞獻瑤爵賓客皆內宰贊之致后之賓客之禮后致飲于賓客之禮則使內宰致之也○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建立國都佐后立市王立朝而后立市市內宰佐后設其次置其敘次司市介次所居敘胥師賈師所居正其肆陳其貨賄肆諸行列貨賄之等出其度量淳制度謂丈尺量謂豆區淳謂幅廣制謂匹長祭之以陰禮婦人之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外命婦三公夫人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北郊正陰之位也下仲春蠶之時也以為祭服以為祭服蠶服既成也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計其稍食稽其功事考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內宰助后受女功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所獻絲枲布帛小則賞之大則罰之宗之功則賞之粗則罰之

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北宮後宮也憲禁令於後宮糾猶割察之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先種後熟日穜後種先熟日稑以助王親耕也鄭司農云上春正歲春事將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小臣以奄人為之掌王后之命命謂使令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出入則前驅以其掌后之命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擯則詔后事也相九嬪之禮事相以助之正內人之禮事正以齊之內人嬪御相正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謂群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之令有私在此者也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閽者主門之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為中皐門應門雉門喪服凶器不入宮為其不祥潛服賊器不入宮潛服衣內甲為其害人奇服怪民不入宮為其惑眾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內命夫卿大夫之在宮中者命婦見內宰則為之闢闢謂辟行人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戒以號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為之導為之先糾察其違戒令者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倍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官名 ○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后六宮也外卿大夫也童子出入使疾故使之通令給小事焉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蹕止行人也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 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立於宮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也 掌婦學之法 婦學之法下文所云 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九御謂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也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 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女御八十一人分屬九嬪以次敘於王之燕寢 凡祭祀贊玉齍 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贊 ○贊后薦徹豆籩 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 則二十七世婦也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 摡拭也 為齍盛 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 凡內羞之物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使往弔

女御 御八十一御妻也 掌御敘于王之燕寢 以歲時獻功事 絲枲之功 ○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 四人奚八人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 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奴曉書者 ○掌王后之禮職 后於禮事所當職者 掌內治之貳 以詔后治內政 逆內宮

掌書內令 於后宮之令有所書而宣布之 凡后之事以禮從 大史之從王

典婦功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 掌婦式之法 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凡授嬪婦功 及秋獻功 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 物書而楬之 以共王及后之用 頒之于內府

典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掌絲入而辨其物 以其賈楬之 掌其藏與其出 以待興功之時 頒絲于外內工 皆以物授之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 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

惠以待時頒（以待時頒而頒之也）頒衣服授之（當頒衣服之時各以其物授之）賜予亦如之（上之賜予亦然）○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主裁縫官之長以奄人為之）○掌王后之六服（其目在下）褘衣（翬翟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揄狄（狄與翟同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闕狄（刻而不畫）鞠衣（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色象桑葉始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緣衣（御于王之服亦以實居挑沙其色則綠白附衣素狄赤揄狄青褘衣玄）素沙（今之白縛也皆以素沙為裏）辨外

內命婦之服（外內命婦見內宰注）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內命婦九嬪服鞠衣世婦服展衣女御服緣衣外命婦孤之妻服鞠衣卿大夫之妻服展衣士之妻服緣衣亦皆以素沙為裏）○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主裁衣者）掌王宮之縫線之事（掌王宮縫線所用）以役女御（為女御所役使）以縫王及后之衣服（衣服王及后之衣服縫人則為之裁）也○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染事者）掌染絲帛（染絲者染而後織染帛者織而後染）凡染春暴練（春陽燥故暴練）夏纁玄（夏暑熱易可和故纁玄）秋染夏（夏翟之羽秋氣涼可以染五色夏上聲）冬獻功（冬至功成並獻之于王也）○掌凡染事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玉石者）掌王后之首服（后之首服下文所云）為副編次（副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髮為之次次第髮長短為之）追衡笄（追治也衡笄以玉為之副所擇者編配閱鞠次所以長髮縱之也笄則卷髮而節之使平也冠者則）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衣褕衣袞衣著服衣副者服次）以待祭祀賓客（凡此以待祭祀賓客之用也）○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主為屨者）掌王及后之服屨（其服之色而為之）為赤舄（後下四舄赤舄有大子之舄闕狄之舄也）黑舄赤繶黃繶（以赤黃絲為下緣）青句（以青絲飾頭之屨句）素屨（白屨）葛屨（以葛為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四時祭祀所用各有其宜）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四郊以雖出國門此…）

魯齋　朱申　周翰

地官司徒第二

司徒曰地官者以其掌邦教而安擾萬民法地之載養萬物也

地官司徒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見天官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邦教邦之大教也地官六十司徒帥之而掌 以佐王安擾邦國 佐助也因其所性而導之謂之擾

大司徒之職 卿一人○教官之職大而無不攝故又總謂之職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土地建其圖則知所遠近之宜人民定其數則知多寡之所在 以佐王安擾邦國 以此助天子而安擾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東西曰廣南北曰輪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辨其名則知其所宜之物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 辨邦國謂畿外諸侯邦國之數辨都鄙謂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之數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設其社稷之壝 社土神稷穀神壝壇也 而樹之田主 田主田神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會計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毛物貂狐之屬 其植物宜皁物 皁物柞栗之屬 其民毛而方 居山林者其民如此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魚龍之屬 其植物宜膏物 楊柳之屬 其民黑而津 津潤也居川澤者其民如此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飛鳥之屬 其植物宜覈物 李梅之屬 其民專而長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龜鼈之屬 其植物宜莢物 其民晳而瘠 晳白也瘠臞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 其植物宜叢物 其民豐肉而庳 庳短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 以蕃鳥獸 以毓草木 以

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

朋友(鄉田同井學校同業)六曰同衣服(貴賤有常上下有制)○正月之吉(建子之月朔日)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始謂和之十二教以下之事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以地官之教法書之為象而縣於兩觀闕)使萬民觀教象(使萬民觀教法而備)挾日而斂之(挾一匝乃收斂近皆知之期者矣)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乃施則民之法于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使邦國都鄙諸侯卿大夫各教其民)令五家為比(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為一比)使之相保(相保居相親)五比為閭(二十五家為一閭)使之相受(受相容居)四閭為族(百家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五百家為一黨)使之相救(救相救患)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為一州)使之相賙(以相賙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使之相賓(賓興之)○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登成也)一曰稼穡(即三農生九穀)二曰樹蓺(即園圃毓草木)三曰作材(即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阜蕃(即藪牧養蕃鳥獸也)五曰飭材(即百工飭化八材也)六曰通財(即商賈阜通貨賄也)七曰化材(即嬪婦化治絲枲也)八曰斂材(即臣妾聚斂疏材也)九曰生材(即閒民轉移執事)十曰學藝(學道藝者)十有一曰世事(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二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猶事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者出於心故曰德)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者見於行故曰行)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以鄉八刑糾萬民(謂不從三物之教則以刑糾合之)一曰不孝之刑(孝見上注)二曰不睦之刑(睦見上注)三曰不婣之刑(婣見上注)四曰不弟之刑(不弟即不第)五曰不任之刑(任見上注)六曰不恤之刑(恤見上注)七曰造言之刑(訛言)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貴為卿大夫賤為庶人 廢疾謂癃病者也 凡征役之施舍
與 施同舍置也征謂征稅役謂徭役也 謂老幼廢疾者皆施舍其征役也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
令 以祭祀以率利飲食以養生喪紀以送死皆有禁令而不使失禮法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 比法
即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之法也 鄉大夫職以歲時 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 眾寡謂民之多少
六畜車輦謂所有之具皆登載於簿書使知其數 登許六反 辨其物 物謂家財 以歲時入其數 以歲時入
其登載之數 以施政教行徵令 施政教謂行教法 行徵令謂起徒役之事 及三年則大
比 大比謂更閱民數及其財物也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比要謂大比之簿書也 乃會萬
民之卒伍而用之 會聚萬民制其材規之卒伍者以待使用 [illegible] 五人為伍 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 二十五人為兩 兩音亮 四兩為卒 一百人為卒 卒子忽反 五卒為旅 五百人為旅 五旅
為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師為軍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以起軍旅 軍旅用兵征伐也 以作田
役 田謂田獵役謂役作也 以比追胥 追謂逐寇胥謂伺捕 以令貢賦 貢謂九貢賦謂九賦也 乃均土地 均平也 以稽其
人民而周知其數 稽考人民多寡之數 上地家七人 一家受田百畝七口以上則上地 可任也者
可任也者家三人 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 六口以中地則 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 可任力役者二家共五人 下地家五人 五口以下地則 可任也者
家二人 可任力役者每家二人 凡起徒役 起民於役作 毋過家一人 每家可任者雖多惟
一人為正 以其餘為羨 正卒之外皆為羨卒 唯田與追胥竭作 惟田獵與
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並行 凡用眾庶 眾庶若國大詢于眾庶之類 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防之禁以戒之勿為非 聽其辭訟 有辭訟則聽其曲直 施其賞罰
有功過則施之賞罰以示其勸懲 誅其犯命者 干犯王命者其罪人欲誅之 凡國之大事致
民 大事自戎作致民每家一人 大故致餘子 大故災故致餘子羨卒 ○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 此謂造都鄙也 經謂為之里數 牧謂以畜牧 制井田之法 九夫為井 九夫受田九百畝
其形如井字然 四井為邑 一方二里而井邑則方二里 四邑為丘 丘方四
四丘為甸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成 甸繩證反 四甸為縣 縣方二十里 四縣為都 都方
四十里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而為一同也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地事謂九職之事 貢謂九貢
賦謂九賦 凡稅斂之事 此又非特九貢九賦之外所出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守謂分界國都
而守之 [illegible] 施其職而平其政 施地守之職而均平其征稅 凡小祭
祀奉牛牲羞其肆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大軍旅帥其眾庶 小
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凡建邦國 諸侯之國
立其社稷 社土神稷穀神 正其畿疆之封 畿疆皆有界封樹以為固也 凡民訟以地
比正之 民訟其文非本可知 據其地比而正之 地訟以圖正之 地訟其疆界不可 據圖以正之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illegible] 六十 [illegible]
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群吏之簿書要會而致事之功狀以待考也 正歲則帥
其屬而觀教法之象 大司徒縣教法之象小司徒帥其屬而往觀焉 徇以木鐸 木鐸金口
木舌 [illegible] 曰不用法者 不用教法者 國有常刑 [illegible] 令
群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 憲謂表懸之 修其法制糾其職事以待邦家
有治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 吏謂比長閭胥以上 三年則大比也 平教治 平其教
治之 正政事 正其政事之得失 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 考其受田之夫居里
之戶數及其人民眾寡 以待政令 以待國家政令所需則共之也
鄉師之職 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人○分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三以一人共治三鄉之教 而聽其治 鄉大夫以下各聽其

民鄉師又審察也閭直吏反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閭比之法即小司徒頒于
六鄉者夫家謂男女衆寡謂民之多少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物謂畜作以供田役爲事
辨見小司徒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可任者用之施舍者不用也舍音捨掌其戒
令糾禁戒者戒其怠忽糾者糾其惰慢令所以使之禁所以使之避聽其獄訟以審其是非曲直大
役則帥民徒而至有大役事則帥其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治所帥民使之政令既役
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謂役人之數也受州里役要者以治役之民出於州里也以攷司空之
辟辟謂功程以司空主役故攷其功程也辟音闢以逆其役事逆謂鉤考之也凡邦事國家有功力之事
令作秩叙秩常也使各有常事叙次第也大祭祀羞牛牲大司徒奉牛牲鄉師進之也共茅
蒩以茅爲蒩用以藉祭蒩音租杜亦作苴大軍旅會同軍旅會同之事正治其徒役與其
輂輦輂駕馬輦人挽行以載任器所出輂輦所由出戮其犯命者
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
師之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前期
出田灋于州里先田之期出田法于州里以令六鄉簡其鼓鐸旗物兵
器簡選也兵以戰遂以金退以鼓指揮以兵器擊刺脩其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及期田
之時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致衆庶以其大旗而陳之以
旗物辨鄉邑大鄉公邑之民使各視其旗物之所在而從其徒而治其政令刑禁政令所以使之
從刑禁所以使之避巡其前後之屯巡之所以察其前後及其部伍而戮其犯命者
見上吐斷其爭禽之訟爭禽而有爭訟則斷其曲直凡四時之徵令有常
者謂四時常有徵令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令萬民徇于市朝以令而各徇國中及郊野
及以歲時巡國及野巡行國中以及野外而賙萬民之囏阨民有困乏則周其急也

艱以王命施惠當自王出也以惠之及下歲終則攷六鄉之治攷六鄉之吏治以詔
廢置以詔於王而廢其惡者置其善者正歲稽其鄉器攷其器也比共吉凶二服吉服
是謂祭服凶服是謂弔服閭共祭器簠簋籩豆之屬族共喪器奠之祖搙之屬黨共
射器弓矢決拾之屬州共賓器尊俎之屬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器即祭器凶器
即喪器也此言鄉大夫備此四器若國大比三歲大比則攷教察辭攷其教察其辭
稽其器稽器展事稽其器展其事以詔誅賞以詔於王而誅賞之
鄉大夫之職鄉者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分掌六鄉之事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政以治之教以化之禁令則禁之也正月之吉建子之月朔日受教灋于司徒注見十二以下
之法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分教法於州長至比長使各以教其所治鄉吏之
以教所治之民以攷其德行攷六德六行之賢者察其道藝道藝之能者以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夫家衆寡謂之登上其數於版籍辨其可任者可任者謂
壯可任國事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謂年二十國中早舍以地近而役多故也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謂年十五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地遠而役少故也皆征之國中
及野而言其舍者舍謂不任者國中貴者以其有爵位也賢者以其有德行也能者以其
有道藝也服公事者以其有職任也老者以其年也疾者以其無力也皆舍總六者皆舍之
而不用以歲時入其書既登載於版籍每歲四時入其書於上三年則大比三年一大比
攷其德行道藝德行謂賢者道藝謂能者而興賢者能者興謂舉也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鄉老謂三公分掌六鄉吏謂州長以下衆寡謂民以禮禮
賓之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賓賢能而與之爲賓客厥明賓之明日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
賢能之書于王以德行道藝之書以告王也王再拜受之重得賢能也登

于天府（天府掌五玉藏貴民登其數之書于天府貴之也）內史貳之（內史掌書王制祿者將貳而制祿）
其（祿）也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illegible]）
之缺一曰和（中節）二曰容（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和）
五曰興舞（[illegible]）此謂使民興賢（[illegible]）出使長
之（出於民上[illegible]）使民興能（[illegible]）入使治之（入於民[illegible]）歲
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illegible]）
（於鄉大夫）正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illegible]）以退（[illegible]）
法（而）各憲之於其所治（[illegible]）國大詢于眾庶（[illegible]）
（[illegible]）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illegible]）
國有大故（[illegible]）則令民各守其閭（二十五家為閭）以待政令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illegible]）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二千五百家為一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illegible]）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illegible]）
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illegible]）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illegible]）若以歲時祭祀州社（[illegible]）
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illegible]）春秋以
禮會民而射于州序（[illegible]）
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illegible]）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
則帥而致之（[illegible]）掌其戒令

與其賞罰（[illegible]）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illegible]）
正歲則讀教法如初（[illegible]）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illegible]）
以贊鄉大夫廢興（廢退也興進也[illegible]）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五百家為一黨）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illegible]）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illegible]）則屬民而讀邦法（[illegible]）
以糾戒之（[illegible]）春秋祭禜亦如之（[illegible]）
國索鬼神而祭祀（[illegible]）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illegible]）以正齒位（[illegible]）
壹命齒于鄉里（[illegible]）再命齒于父族（[illegible]）

三命而不齒（[illegible]）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
民而師田行役（[illegible]）則以其法治其政事（[illegible]）
歲終則會其黨政（[illegible]）帥其吏而致事（[illegible]）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illegible]）
以歲時涖校比（[illegible]）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百家為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illegible]）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illegible]）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illegible]）春秋祭

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亦如月朔也酺音步)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邦比之法謂以比之法也四閭之吏即閭胥也)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校考也大夫家之數)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辨其)及其六畜車輦(其物之所在)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聯合也)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爲一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二百家爲一聯)使之相保相受(相保則相容)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刑罰相及則有罪必舉慶賞相共則有善必舉)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國事可役)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見州長)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簡閱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以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其族之政於所治之事)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二十五家爲閭)各掌其閭之徵令(徵令謂徵召之命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閭二十五家以數而計之)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既比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五家爲比)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奇衺及)徙于國中及郊(徙居)則從而授之(則比長授其所居)若徙于他(出居異鄉)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圜土獄城也)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六十人○)掌詔王之社壝(壝社稷壇之封)爲畿封而樹之(畿上爲封又樹木以爲阻固)凡封國(封諸侯五等之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四邊有封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小都大都)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鼓名官)以節聲樂(八音五聲之節奏)以和軍旅以正田役(田役行列)教爲鼓而辨其聲用(大小之數所用之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以鼖鼓鼓軍事(鼖鼓大鼓也)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

民而止之鐃女交反以金鐸通鼓（鐸大鈴也上文所謂四金也振之以作而通之此即得落）凡祭

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之舞帗舞者兵之所以用之之舞容百物之神有禱）

（捍敵祓除之初鄸音弗）○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

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兵舞（兵舞謂干戚也）帥而舞

山川之祭祀（祭名山大川用之）教帗舞（帗以采繒為之）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祭土神穀神用之）教羽舞（羽析羽為之）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四方望祀用之）教皇舞

（皇以五采羽為之三下皆文舞也皇注作翌音同）帥而舞旱暵之事（旱暵之祭用之）○凡野

舞則皆用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興猶起也可務容）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牛馬羊豕）

（六牲阜盛也蕃息也物謂色）以共祭祀之牲牷（牷純色也）○凡陽祀用

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

祀共其犧牲（犧純毛也）以授充人繫之（祭前三月授之充人繫養之）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主掌養牛者）掌養國之公牛

（公牛謂公家之牛）以待國之政令（以待祭祀賓客享食軍事喪事之所需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享祭之牛）

（求牛陽日繹祭求神所用之牛職人牧人芻養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

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

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

待事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府四人徒四十人○掌繫養牲者）掌繫祭祀之牲牷（牧人共之充人繫之）

（牷音全）祀五帝則繫于牢（牢閑也所以繫牲）芻之三月（食草）

（曰芻養之三月而後用之）享先王亦如之（如五帝之禮）展牲則告牷

（碩牲則贊充人告牷之）碩牲則贊（充人告碩則贊之）

周禮句解卷之四

宋 魯齋 朱申 周翰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士官之長其屬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任土之灋任土之所宜以制賦 以物地事物色之而知其種殖所宜 授地職既知地利所宜則授以職事於地者 而待其政令因其職事使出貢賦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任見上注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也廛地在於王國之中廛直連反 以場圃任園地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以納禾稼園圃之地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致仕者所受田士田仕者所受之圭田賈田吏為部官者之田五十里爲近郊賈音古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公家所耕牛田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放牧之田百里爲遠郊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之田謂六遂之餘地遠郊之外曰甸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之田謂大夫所食邑三百里曰稍稍去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之田謂卿所食采邑四百里曰縣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之田謂公之天王親子母弟所食采邑五百里曰畺 凡任地謂任土制賦之法 國宅無征國宅凡官所有宅皆無征稅也近者多役故也 園廛二十而一園廛所出利少故二十分而稅其一分 其征近郊十一十分而稅其一比園廛為重 遠郊二十而三二十分而取其三分比近郊又重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十分而取其二分比遠郊又重矣 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二十分而取其五分漆林之物非人力所為故重其征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者不種桑麻也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夫三為屋田而不耕者罰之出三家之稅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征者有一夫之稅家征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凡民無職三事者罰之使出夫稅家稅 以時徵其賦賦謂閭師以下之稅皆以時取之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〇閭師主徵六鄉貢賦之稅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國中及四郊謂六鄉也數謂登其多寡之數 以任其力人民六畜言者牛馬之類 以待其政令之行有政令 以時徵其賦以時徵其稅而取之 凡任民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任農即九職之一三農 貢九穀百穀生九穀也 任圃以樹事即九職之二園圃 貢草木園圃所出草木也 任工以飭材事即九職之三百工 貢器物百工所作器物 任商以市事即九職之四商賈 貢貨賄商賈所通貨賄也 任牧以畜事即九職之五藪牧 貢鳥獸藪牧所養鳥獸也 任嬪以女事即九職之七嬪婦 貢布帛嬪婦治絲枲以成布帛 任衡以山事即九職之三虞衡 貢其物山林之財 任虞以澤事 貢其物澤之財 凡無職者出夫布九職之事無職者出一夫之泉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自畜牲者祭不得用牲 不耕者祭無盛黍稷曰盛不自耕田者祭不得用盛 不樹者無椁椁外棺也不自種樹者不得用椁 不蠶者不帛不自蠶者不得衣帛 不績者不衰不自績麻者不得衣衰此皆以恥不勉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縣師主斂邦國都鄙之賦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邦國謂王畿外諸侯之封邦都鄙謂公邑稍甸謂六遂郊里謂六鄉 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夫家謂男女人民田萊謂其田及荒萊者皆知其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以計其六畜車輦之數 三年大比一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 則以攷羣吏攷其功過而以詔廢置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 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 會其車人之卒伍 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〇凡造都邑造都邑謂造采邑也 量其地

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賦貢

也賦謂上之所取貢謂下之所供各以其時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

之容容知儀也祭祀以敬二曰賓客之容賓客以和三曰朝廷之容朝廷以肅四曰
喪紀之容喪紀以哀五曰軍旅之容軍旅以嚴六曰車馬之容車馬以謹凡祭
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從保氏隨王之舉動從而諫其惡聽治亦如之
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諫猶正也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德成守朋友糾其從
則使之勉而無決散勸之朋友則使之攻刀以相輔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其行成乎道藝正則使之
而無可哀探之者則使之自強而不怠巡問而觀察之巡問則詢之以言觀察則考之以事以時書其
德行道藝書其有德行道藝者以時書之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其有才藏可任國事則舉書
之以待用也以攷鄉里之治六鄉之吏其治有能否司諫亦歷攷之以詔廢置能者詔王而置之
否者詔王而廢之以行赦宥民有過失則行赦宥以與其自新也
司救○救猶禁也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者在事謂違慢也誅讓責也
以禮防禁而救之禮防所以防民之惡聖人以禁所以救其惡也凡民之有衺惡者衺惡
謂未麗於法者三讓而罰罰謂撻擊之也三讓而罰不悛則加之以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士官明刑
謂去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三罰而不悛則加以明刑恥諸嘉石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役
諸司空使事官役之也其有過失者過失謂已麗於法者三讓而罰三讓責之三
罰而歸于圜土圜土獄城也其罪已著未忍刑之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天患災害也民
有疾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節旌節也巡行也而以王命施惠施惠恩惠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也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為仇讎諧猶調也
謂諧相調和凡過而殺傷人者過無本意也以民成之成平也鄉民共成其罪也一說以
鄉民共和解之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之畜者亦然凡和難和難諧和之言父之讎辟

諸海外此以下言人有父兄君長之仇不可同處者也辟諸海外避仇之人也父之仇人于所以報故使之辟諸海外
避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兄弟之仇為兄弟者所必報故使之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
弟之讎不同國從父兄弟謂同祖也不同其國君之讎眡父
師長之讎眡兄弟謂兄弟者辟諸千里之外主友之讎眡從父
兄弟主大夫君也友朋友也亦不同國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節玉節也不從主令則調人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凡男女自
成名以上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
令會男女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
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
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
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市官之長掌市
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則有禁令使爲之則有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爲叙分其地而掌之以立一市之大經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而辨其物使各以類相從則賈平而有綱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政令禁物之侈靡者則民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市物均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商通物則貨賄阜盛而泉布得行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量度平定其價則買者來也儥音育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券書也民有違約者則以券書結信而止其訟也劑子隨反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能知物之眞偽故使之禁偽除詐也賈音古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刑罰禁止暴亂之人及去其相竊盜者虣音暴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以泉府所藏與民同之民無貨者則賒貨而予之大市日昃而市日昃日過中也百族爲主族姓也大市人多故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朝日出商賈爲主四方有無相交故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夕日入販夫販婦爲主細民之

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物之無者當使之有利於民者當使之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物之害財者當禁其懲而使之亡侈靡者當抑其末而使之少○凡通貨賄通達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也貨賄自内出者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適之門及市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偽飾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之類在民者十有二一十有二禁謂器一兵車二布帛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也在商者十有二

商不得貨在賈者十有二賈不得在工者十有二工不得作市刑小刑憲罰刑之小者則書其罪而揭於市中刑徇罰刑之中者執其人而徇於市也大刑扑罰刑之大者則撻之扑音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士獄官也其罪觸于五刑則歸之士官而治其罪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成謂平其價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也凡賣儥者質劑焉凡賣儥者則爲之立券書也質劑券書之名大市以質大市人民牛馬用長券小市以劑小市兵器珍異之屬則用短券掌稽市之書契稽考也書契取予之券也同其度量度謂丈尺量謂斗斛

壹其淳制淳謂幅廣制謂匹長使其廣狹短長之不異也巡而考之行巡於市而考校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犯禁謂其量不合淳制者則舉其貨而罰其人凡治質劑者謂治其質劑之獄訟者國中一旬王國之中以十日爲限郊二旬國外曰郊以二十日爲限野三旬三十日郊外曰野都三月三月爲小都之限邦國期諸侯之國以一年爲限期內聽其在限內來者則聽其訟期外不聽其在限外來者不聽其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廛市中空地也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泉也絘布列肆之稅也緫布無肆而賣者之稅也質布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所罰犯市令者之泉也凡五布者斂之入於泉府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凡屠者屠殺六畜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斂皮角筋骨皆器物之用而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四時食物市不售者斂而入于膳府膳府供王羞之府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市中群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次治事之所也）而平其貨賄（貨賄之價不得獨為高下）憲刑禁焉（憲刑禁以示之使不敢違）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大治大訟則司市斷之）

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如此則可以令市也）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使有一定之價）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十肆則一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五肆則一人○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二肆則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每肆則一人○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

門養之。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四方賓客造門而請見者）則以告（告之於王以禮也）

司關（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關謂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國貨之節謂貨賄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司貨賄之出入者（主貨賄之出入於關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治謂其貨賄之禁，禁謂客其違國之禁）（征謂稅也，廛謂舍而禁之）凡貨不出於關者（謂出於他道而避稅者）舉其貨罰其人（沒入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謂不犯禁當達之者）則以節傳出之（節以為物信，傳以說其數）（其數多寡，其出關皆謂有精籍為傳者非也）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敂猶叩也）則為之告（告之于王以禮迎之）有內外之送令（奉令送則）則以節傳出內之（以節送者在外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節謂符節行者所執之信）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謂玉節以下之八節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以輔王命（以輔成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謂諸侯于其國以王命，其使宜如是也）守都鄙者用角節（守都鄙者謂采邑大夫）（采邑主者其材宜如是也）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所執之節）山國用虎節（山多虎故以虎為節）土國用人節（平地多人於節）澤國用龍節（澤多龍）皆金也（三者皆以金為之而鑄其象）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為之，盛其節）門關用符節（門關司門司關也，符節如今之）貨賄用璽節（璽節者如今之封為）道路用旌節（旌節今使者所擁節）皆有期以反節（期為之限）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凡以王命往來必有節以為信）以傳輔之（又有傳以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其無節者，幾則不達）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人掌六遂之六鄉也）掌邦之野（野在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以土地之圖經界其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其縣鄙地域有形，其溝涂有體，其制而成之有法）五家為鄰（鄰則相比，猶六鄉之比也）五鄰為里（里則同井，里猶六鄉之閭也）四里為酇（酇有相助之意，猶六鄉之族也）五酇為鄙（鄙如邊鄙，同志守望，猶六鄉之黨也）五鄙為縣（縣則首於遂，猶六鄉之州也）五縣為遂（遂則達於外也，遂內為六遂，猶六鄉）皆有地域溝樹之（地有疆域，有溝以通水，樹以為限）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使在其所治）以歲時稽其人民（以歲之四時計其男女多少）而授之田野（授田一家）簡其兵器（以簡閱兵器）教之稼穡（以興利也）凡治野（治野之言治）以下劑致甿（甿民也，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下劑為正卒一為羨卒，其外為餘夫）以田里安甿（出耕同田，入居同里，則民安也）以樂昏擾甿（擾順也，合婚姻以田家之法，則民馴也）以土宜教甿稼穡（下十二田之宜，而教之稼穡也）以興鋤利甿（鋤耕也，興起其民以相助，是與民為利也）以時器勸甿（耕耨之器各以其時制相勸勉也）以彊予任甿（民治一夫之田而有餘力，則更與之田，故有力之民任田）以土均平政（政與征同，以土均之法，平其地役之征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土地分上中下三等）以頒田里（分頒田里以授民）上地夫一廛（夫人各受二畝以為宅也）田百畮（每夫受田百畮為世業）萊五十畮（萊謂田之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所頒田里之外，餘夫別給其數，亦同）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中地不及上地，故倍其萊之數）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下地不及中地，故萊又倍其數）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溝洫之通水於川也）遂上有徑（徑所以通行於田間，徑容牛馬）十夫有溝（十夫二鄰之田也）溝上有畛（畛容大車）百夫有洫

百夫爲噂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爲噂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車二軌萬夫有川萬夫百爲噂之田也川可以受遂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于畿畿六遂之境達于畿里畿內而行之也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見鄉大夫鄉師注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老幼癈疾不任役與貴者賢者皆所當舍也以頒職作事職謂大宰之九職事謂司徒之十二事以令貢賦貢九貢賦九賦並見大宰以令師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起政役政役凡役之征若起野役六遂在野故云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鄙都縣遂之長各帥所治之民以遂之大旗致之遂人雖是大夫而得用熊虎之旗者以其家與大司徒同也其不用命者誅之以旗致之而不至是不用王命故誅之凡國祭祀共其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師猶鄉之有鄉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四人同上六遂政以令之戒其怠忽禁其姦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登其籍於遂人辨其施舍與其任者人使辨其施舍者遂師所當施舍者與可任者經牧其田野經其田而任民以耕事辨其可食者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皆辨之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備其數任民也以徵財征財征可以徵役也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言其事而有役之事而有所訟則聽而聽之也巡其稼穡巡行也春種曰稼秋收曰穡而移用其民謂如以民務用於遂也以救其時事謂如水潦暴至非一遂之民所能隄防收獲用以救其時事也凡國祭祀國家有祭祀之事審其誓戒誓以所戒成以歸遂師則審聽而辨之共其野牲其於六遂故曰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野之九職九賦所得入于玉府以供王之玩好賓客則巡其道脩道者有賓客往來之衛要當修治庀其委積委積以給賓客館舍之所用故比而具之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以用衆田獵以簡衆平野民役之輕重使均平掌其禁令禁其犯令之必從比叙其事而賞罰比其勞逸叙其先後有功者賞之無功者罰之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猶六鄉之有鄉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每遂一人掌之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遂師已見也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九職之事民以爲功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其所掌之政致其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鄙師鄙中大夫也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政令以治人祭祀以事神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民謂師田行役戒其怠忽令其所行以時數其眾庶以時比
數之而已無與為特而察其媺惡而誅賞眾庶之中美者有賞惡者有誅歲終則會其
鄙之政而致事歲終則會計鄙事之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四里為酇酇長亦下大夫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
夫家校其夫家之多少比其眾寡比其什伍也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行役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謂戒令皆聽而行之也趨其耕耨趨謂督促
稽其女功稽考也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邑猶里也比其人民之多少六畜之登耗
兵器之數治其政令政令之施於里者以歲時合耦于耡耡謂里宰治處也合耦謂同其耕作之人四時
合耦以相佐助以治稼穡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趨其耕耨趨謂督促行其秩敘秩次
也敘事之次第以待有司之政令上至遂人下至鄰長皆有政令而徵斂其財
賦徵其財賦斂其賦也
鄰長五家則一人鄰長五家為鄰掌相糾相受五家有過則相糾察有移徙則相受容受凡邑中之政
相贊里宰有政令則鄰長率其相贊助徙于他邑不使其居則從而授之隨所徙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斂野賦之職野之所徵掌聚野之耡粟屋粟
閒粟耡粟謂六遂在野外鄉里所斂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粟閒粟謂閒民無職事
所出一夫之征粟而用之用謂以恤民之艱厄也以質劑致民質劑謂券書也以之為
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斂野賦斂薪芻掌斂野之賦野賦謂園囿
山澤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疏材謂草木之可食者凡畜聚之物以稍
聚待賓客稍聚謂三百里為稍地之所聚之物以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甸聚謂二百里甸地之
所聚羈旅謂客而未得館者凡其餘聚以待頒
賜○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
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
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八十人○主均平土地之政令掌平土地之政
以均地守地守謂山澤虞衡之屬以均地事地事謂三農園圃之屬以均地貢貢謂諸侯之九貢也以和
給也者平頒其興積平其所興發頒其所積聚施其惠施惠謂因民之惠而惠之
散其利因民之利而利之散謂不一端也而均其政令均謂使均平也凡用粟總言用粟
春頒而秋斂之春興作其不足而頒之秋因其有餘而斂之以成其法凡新甿之治皆聽
之新甿新徙來者治謂聽其所求使無征役無征役以寬其財以地之媺惡為
之等家七人則受以上地之美家五人則受以下地之惡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掌令丘乘之政令四邑為丘
一乘稍人則其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會謂諸侯殷見師田謂
軍旅及田獵行役謂征伐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同徒謂在地之徒役也輂
謂人輓曰輦帥而以至帥其徒役治其政令以攻命之以聽
於司馬聽命於大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

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邦國在畿外都鄙在畿內 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可否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隆殺內使之調和也 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視地之媺而重行之視地之惡而輕行之 掌其禁令 宜行者令之不宜行者禁之

草人 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主除草以施物 掌土化之法 化謂變易也易其惡而使之美 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物之在地各有所宜草人相視之而辨其種宜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㶆用犬

稻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主水田種稻 掌稼下地 下地水澤之地也 以豬畜水 豬謂畜水也 以防止水 防豬旁隄也 以溝蕩水 溝者所以引所畜水 以遂均水 遂者均布畜水 以列舍水 列田之畦埒也 以澮寫水 澮以寫水之害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可以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旱暵共其雩斂 喪紀共其葦事

土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土訓說遠方土地之宜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道說也 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地慝地之所生惡物有害人者則告王以辨之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巡守於四方則土訓夾王車而行以便於詔王也

誦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說四方之事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四方之事皆有書以志之王欲觀焉則詔之 以掌道方慝以詔辟忌 四方有慝能害人者則告於王以辟忌之 以知地俗 知志淫好婬之類 王巡守則夾王車 訓詞

山虞 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山之大小及物之所生 掌山林之政令 主山林之事 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為之守禁所以禁民非時採伐也 仲冬斬陽木 陽木生山南者 仲夏斬陰木 陰木生山北者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斬材者限以日數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掄擇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萊除其草 及弊田植虞旗于中 致禽而珥焉

林衡 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 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平川之所出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 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入川池之類皆執而貢獻之 祭祀賓客共川奠（進川物之籩如魚鱐之類）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掌國澤之政令（掌其政令）為之厲禁（厲見山虞注）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 頒其餘于萬民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邦田之地政 為之厲禁而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 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巡其禁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 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度量受之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 以當邦賦之政令 凡受羽十羽為審 百羽為摶 十摶為縳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凡葛征 徵草貢之材于澤農 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以權量受之 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以時入之 以權量受之 以共邦之用 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以時聚荼 以共喪事 徵野疏材之物 以待邦事 凡畜聚之物

掌蜃（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斂互物蜃物 以共闉壙之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共白盛之蜃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囿游之獸禁 牧百獸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國之場圃 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 以時斂而藏之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 享亦如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九穀之數 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 以知足否 以詔穀用 以治年之凶豐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 上也（人四鬴上也 每人一月食四鬴年之上也）人三鬴

也（每人一月食谷三鬴則平年役中也）人二鬴下也（每人一月食谷二鬴則凶年之下也）若食不能

人二鬴（若計更其數月不足以給一鬴之食）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以就穀之有餘也）

詔王殺邦用（殺少也凶年邦用宜從殺故詔於王也）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

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宮中用谷者）掌平宮中之政（掌為米於宮中）

謂平其政 分其財守（財守謂分掌之）以法掌其出入（掌給米之法也出謂出於舍人入於倉中也）

凡祭祀共簠簋（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實之陳之（簠實稻粱簋實以黍稷○又陳之也）

賓客亦如之（亦共簠簋實之陳之也）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米禾陳于中庭禾三十車）

喪紀共飯米熬穀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

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米之或出或入皆別其物）

歲終則會計其政（會計用米之政令）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主藏穀）掌粟入之藏（凡谷皆藏而以粟為主）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九谷之物皆辨之以待邦用之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法用（若法式所當用而有不足則待餘財而後用之）有餘則藏之（谷雖有餘不可以妄費必藏之以）

待凶而頒之（年谷不登則以所藏者頒賜於民）凡國之大事（國之大事祀與戎）

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戎以出征祀以出郊故倉人共道路之谷積食飲之具焉）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闕）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種谷者）掌巡邦野之稼（巡行邦外曰野）而辨穜

稑之種（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周知播種之名與其所宜種之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以為稼者之式而縣之於邑閭使民知之）

知巡野觀稼（以秋熟時巡行於野以觀稼之善惡）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從正斂凶年則...）

掌均萬民之食（均謂平也豐年則人四鬴下則人二鬴之類）而賙其急（民有厄急）

則賙給之不責償也 而平其興（謂興發以賙則均平其役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掌共米物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賓客共其牢

禮之米 凡饗食共其食米 掌凡米事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掌凡祭祀共盛 共王及后之六食 凡賓客共

其簠簋之實 饗食亦如之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若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共其食 掌豢祭祀之犬

周禮句解卷之五

春官宗伯第三 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也伯長也宗伯典礼以事神爲主不言司者明祭祀鬼神非人所司也

魯齋 朱申 周翰

春官宗伯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見天官冢宰注 乃立春官宗伯 宗伯建立春官之職 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邦礼即六典之礼典也春官其屬六十宗伯帥之而掌邦礼焉 以佐王和邦國 助天子而和邦國也礼之用和爲貴故以佐

大宗伯之職 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〇宗伯主礼之官故舜命伯夷作秩宗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建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之三礼〇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 封曰建祀此曰保 謂建邦國祭則受福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礼凡十二条見下文事謂祀祭享

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冬日至於圜丘祀之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槱燎謂積柴而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飌師箕也雨師畢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 飌古風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稷穀神五祀者門戶竈行中霤也五嶽者東曰泰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常山中曰嵩山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也貍謂埋之沈謂置諸水也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疈者披析牲體而磔之四方百物之神即若蜡祭也此一節所以祭地示 以肆獻祼享先王 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祼者灌鬯以求神也 以饋食享先王 饋食者進黍稷也 以祠春享先王 春物未有故曰祠 以禴夏享先王 夏物未成故曰禴 嘗秋享先王 秋物成可嘗故曰嘗 以烝冬享先王 冬庶物總多故曰烝此以者所以享人鬼 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凶礼凡五条哀謂救患分災也 以喪禮哀死亡 死以氣言亡以形言也札則有時瘥之類 以荒禮哀凶札 荒謂歲穀不熟札謂民病疫有殺刈之類 以弔禮哀禍烖 禍與烖[illegible] 以禬禮哀圍敗 [illegible] 以恤禮哀寇亂 [illegible] 以賓禮親邦國 賓礼凡八条親謂使之相親附也 春見曰朝 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 夏見曰宗 宗尊也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 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 冬見曰遇 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 時見曰會 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而命之 殷見曰同 殷衆也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時聘曰問 [illegible] 殷覜曰視 [illegible] 〇以軍禮同邦國 軍礼凡五条同謂使諸侯和同不違背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以征伐爲主所以用其衆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人民而恤其事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以教戰爲主所以簡閱其徒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以築作爲主所以任其衆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以正封疆爲主所以合其民也 〇以嘉禮親萬民 嘉礼凡六条人民有合宗族飲食之礼 [illegible]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illegible]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昏姻之礼所以成男女之礼所以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illegible]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illegible]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illegible]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illegible]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illegible] 壹命受職 [illegible] 再命受服 [illegible] 三命受位 [illegible] 四命受器 [illegible]

皆四命而授以所賜五命賜則則地之王之大夫五命則賜以畿內之都鄙六命賜官王之卿六命治
爲子男則許也建官以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出封則加一命始爲諸侯建牧立軍八命作牧諸侯
有功德則受八命爲九州牧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受九命爲方伯得專征伐也○以玉
作六瑞四圭兩璧爲六瑞皆以玉爲之以等邦國辨其等級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
取其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以植曰桓取其強直有立也侯執信圭信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謹而
不屈也信伸伯執躬圭躬象人形而曲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也子執穀璧穀象穀於璧取其能養人也
男執蒲璧蒲可爲席瑑於璧取安人也○以禽作六摯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至也
等諸臣辨其等級孤執皮帛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卿執羔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也大夫執鴈取其候時順於陰陽也士執雉取其有文守介而死
也庶人執鶩取其不飛遷無他心也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以玉作六器六等禮神

之器皆以玉爲之以禮天地四方以禮天地地示及四方之神以蒼璧禮天璧圜以象天之
形其色蒼則以象天之色也以黃琮禮地琮方以象地之形其色黃則以象地之色也以青圭禮
東方東方其帝大皞圭形銳以象出震生物其色青則以象木色也以赤璋禮南方南方其帝炎帝半圭曰璋
赤璋者以象相見乎離與火之色也以白琥禮西方西方其帝少昊琥爲虎形取其威猛象物白則金之
色以玄璜禮北方北方其帝顓頊半璧曰璜象物藏於黃泉之下玄則水之色也皆有牲幣
言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而以六器爲主各放其器之色所用牲幣各依六器之色○以天產
作陰德牲出於天故曰天產人食而靜靜則屬陰故天產所以作陰德以中禮防之禮中也性則貴其靜
求之末於亂以中禮而防亂也以地產作陽德情感於物故曰地產物而動動則屬陽故地產所以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樂和也情既動則恐其過不中節故以和樂而防其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百物因而成於天地形於地而禮以事鬼神天地中和之理故皆於以合之以事鬼神

感格以諧萬民則門族黨無不和順以致百物聚其財物無不得宜○凡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示天神地示人鬼此三者爲至大帥執事而卜日執事謂有職於祭者宿眂滌濯
卜既得日則齊宿而眂滌濯祭器涖玉鬯涖臨也玉禮神之玉也鬯鬱鬯酒也省牲鑊省視也鑊所以烹
牲也奉玉齍王所奉者盛以薦齍盛黍則奉之詔大號大號見大祝大號六號之大者詔之爲祝辭也治其
大禮紀祀事之三式禮也詔相王之大禮凡王所行者則詔之及行禮則相之若王不
與祭祀或有故而不得親與則攝位大宗伯則代王行其祭祀凡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也果祼也代王祼於賓客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入詔禮曰相諸侯宗伯爲上相王命諸
侯則儐儐進也王策命諸侯則儐進之使進王大封大封建諸侯則先告后土后土社也
告之以立國之意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布祀典之禮於內外分封疆使之各知祀神

小宗伯之職中大夫二人大宗伯之副掌建國之神位建立也神位如下文所云右社稷
地道尚右故建社稷於國之右左宗廟人道尚左故建宗廟於國之左兆五帝於四郊兆爲之營域也
大皞於東郊炎帝黃帝於南郊少皞於西郊顓頊於北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五岳四鎮四瀆四類以
望而祭之者四類日月星辰以類而祭之者爲兆於四郊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川丘陵墳衍民所財用者各因其方兆其所在也○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五禮
吉凶軍賓嘉有禁令之使不敢用者有令之使不敢僭者用等謂牲器尊卑之差等也辨廟祧之昭穆祧謂遷主
所藏之室也天子七廟一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辨吉凶之五服及吉之五服謂在內王公卿大夫士在外
公侯伯子男也凶之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車旗宮室之禁禁者與命數所謂各辨其命之數是也
詳見典命掌三族之別三族者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爲三也以辨親疏以父親祖以相親曾高以子親
孫以孫親曾元是爲九族也九族之中三族爲親近族者是也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謂一宗嫡也以其當室

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掌納宗族之政令○毛六牲擇其毛也辨其名物辨六牲之名号與其物色而頒之于五官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使共奉之五官各以所主而共奉祭祀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六齍謂黍稷稻粱麥苽用謂以供祭祀盛也所用不同故各名物各辨之使六宮之人共奉之以黍稷為齍盛乃婦人之事奉之事也辨六彝之名物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以辨其名以待果將嘗禘祼之時將送以祼也辨六尊之名物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公祀賓客皆用之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有功者以功而賞或以恩而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四時祭祀其事則有先後之序其禮則有隆殺之別若國大貞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之類則奉玉帛以詔號奉玉帛以禮神詔大祝定六號大祭祀省牲牲充入豢宗伯省之眂滌濯執事自滌濯小宗伯眂之祭之日逆齍饎人共粢盛小宗伯逆之省鑊烹牲之鑊宗伯省之告時于王告王以祭之時

告備于王告王以祭之備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將其瓚果以奉王祼之也祭祀以時承而王賓客以時而授詔相祭祀之小禮祭祀小禮太宗伯詔之相則相之凡大禮大祭祀佐大宗伯詔相大禮者大宗伯也小宗伯則佐之而已○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諸侯來朝受其將幣之齎受其齎來貢獻之財物圖籍若大師大起軍旅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出軍則先立軍社不有事於社立軍社立其主也奉主車以車載木主而奉以行若軍將有事將有征伐之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小宗伯與祭有司祭四望之神以求福若大甸大田獵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有司謂司馬之屬饁饋也謂以獸而饋四方之神也遂頒禽既祭乃頒禽以與所從○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眂

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大事所禱於軍神以求福肄儀為位肄習威儀位設神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凡國之大禮者佐大宗伯佐長也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陳也陳列祭祀之禮佐宗伯掌立國祀之禮祭祀神位之禮既定然後以佐大宗伯大宗伯有禮事肆師則佐助之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大祀天地宗廟之類牷色之牲立次祀用牲幣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之屬用牲幣而無玉立小祀用牲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之神也以歲時序其祭祀每歲四時祭祀其先後之序

及其祈珥祈珥謂釁禮之事也大祭祀展犧牲展閱也犧牲則展之繫于牢以牢閑繫牲也頒于職人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頒之使養也凡祭祀之卜日卜祭祀之日宿為期卜前之夕詔相其禮詔之以言相之以力眂滌濯亦如之亦詔相其禮也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六穀於簠簋而表識之及告絜淨也展器陳告備陳祭祀而展之又告備具也及果築鬻築香草而煮以為鬯用以祼將也相治小禮肆師自行相則相治之禮誅其怠慢者執事懈怠不敬者則誅責之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四郊神位也廟七廟也禁令不得侵犯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祭祀禮成則告以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凡師甸

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用牲以祭為神位）類造上帝（類造皆祭名聚其神謂之類）封于大神（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祭兵于山川（兵所過之山川皆有祭）亦如之（皆為神位）○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祭表貉則為位（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則設神位）嘗之日（秋祭）涖卜來歲之芟（芟草除田也故卜之）獮之日（秋田）涖卜來歲之戒（戒為兵戒不虞恐為農功之害也故卜之）社之日（秋社）涖卜來歲之稼（稼為農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金香草宜以和鬯）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凡祭祀賓客之祼事（有祼將之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用鬱草和鬯乃實之於彝）凡祼玉（祼玉圭瓚璋瓚）濯之陳之（濯之所以致潔）以贊祼事（贊助祼將之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儀謂行事節謂行事早晚之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官屬如鬱人○鬯秬黍為酒其氣條暢也）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社土神也壝為壇也大罍瓦罍也）禜門用瓢齎（禜祭于國門也瓢謂瓠蠡也齎讀為齊）廟用脩（脩讀為卣卣中尊宗廟之祭用之）凡山川四方用蜃（蜃畫為蜃形於尊也祭山川四方之神則用之）凡祼事用概（概尊以朱帶者也凡祼將用之）凡疈事用散（疈辜也散漆尊也疈辜之祭用之）○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屬木故列於春官）掌共雞牲（用雞為牲）辨其物（辨其毛色）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也）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四者皆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事為期（期謂作事之時）則告之時（以雞能知時故使之告其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面禳四面禳也釁以血塗之也二者用雞牲則共之）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尊以盛酒彝以盛鬱）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雞彝之屬）詔其酌（詔告也酌以祼）辨其用與其實（用謂四時之用實謂所盛）春祠夏禴（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祼用雞彝鳥彝（謂刻而畫雞鳳凰之形於彝也二彝皆盛鬱鬯以待祼將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后以璋瓚酌亞獻為之二獻）皆有舟（舟所以承彝也）其朝踐用兩獻尊（朝踐即朝獻也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其再獻用兩象尊（再獻謂饋獻也以象骨飾尊也兩者一實醴齊王酌以獻一實盎齊后酌以亞獻為三獻四獻二實醍齊王酌以為五獻一實醍齊后酌以為六獻王之七獻則以象尊之醍齊后之八獻則以象尊之盎齊也）皆有罍（其尊也）諸臣之所昨也（昨與酢同蓋諸臣酌於罍以為酢也）秋嘗冬烝（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祼用斝彝黃彝（斝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皆有舟（並同上）其朝獻用兩著尊（著尊著地無足也）其饋獻用兩壺尊（壺者以壺為尊也余並同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並同春祠夏禴）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朝享謂朔月之祭以四時故曰間祀追享謂禘祫）祼用虎彝蜼彝（謂畫虎蜼之形於彝也蜼獸名也余並同上）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大尊大古之瓦尊余並同上）其再獻用兩山

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彩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彩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彩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彩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圭有瓚 瓚於圭頭為器名之曰瓚用以祼鬯 以肆先王 如宗伯肆享是也 以祼賓客 如大行人再祼上公一祼侯伯之類是也 圭璧 圭其邸為璧 以祀日月星辰 朝日以大圭鎮圭而祀日月星辰以圭 毛詩若敬禮身祀禮畢也 璋邸射 半圭曰璋邸射而射之於琮也 以祀山川 如宗伯兆山川五岳各因其方是也 以造贈賓客 謂致稍餼之時造之也 土圭 量日景之圭 以致四時日月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測其景之長短 封國則以土地 建國封諸侯則以測日景而制其地 珍圭 瑞節以為之 以徵守 召守國 以恤凶荒 執此以賙 牙璋 琢其鉏牙之象為之 以起軍旅 出征則以起軍 以治兵守 守國則以治兵 璧羨 璧圓九寸其袤十寸 以起度 分寸尺丈由此而生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疏璧琮 以斂尸 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穀圭 琢如穀粟之文 以和難 以聘女 聘女以納幣 琬圭 琬圭之瑞節 以治德 諸侯有德於下民則以此治之 以結好 諸侯結好則以此 琰圭 琰圭有鋒芒 以易行 以除慝 諸侯之惡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 共其玉器而奉之 大喪共飯玉含玉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上公九命為伯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 侯伯七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 其大夫四命 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 公之孤四命 以皮帛視小國之君 其卿三命 其大夫再命 其士一命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 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 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一命 其士不命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之吉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注跋作韎祭群小祀則玄冕時小祀謂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軍
事韋弁服韋謂革之熟者弁冠也其服用十五升白布緇素以為裳王以為兵事之服眡朝則皮弁
服衣裳與革弁同但以鹿皮為弁也王以為眡朝之服凡甸冠弁服冠弁委皃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
王以為田獵之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為天王斬衰
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
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九命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其服九章侯伯之服七命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其服七章
子男之服五命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其服五章孤之服公之孤四命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三章卿大夫之服公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
卿亦再命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服一章○其凶服亦加以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
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各共其奉上之衣服而用之○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國外之祀掌外祀之兆守外祀在四郊兆為之壇也守守
其兆也皆有域域界掌其禁令禁其不敬令其為之者若以時祭祀每歲
以時祀于四郊則帥其屬而脩除帥其胥徒而脩其壇除其草萊徵役于司隸而役
之徵召也司隸掌徒隸之官也謂以司隸主衆隸而供役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帥其徒而
守厲禁之地而蹕之止行人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為祧祧人令則主而藏焉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
之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守祧守之其遺衣服藏焉遺衣服謂先王先公大斂之餘衣服亦藏於廟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
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婦人○以宮中之女卿大夫士為之掌女宮之宿戒女宮謂刑女給宮中役
者宿戒謂前期齊戒也及祭祀當祭祀之時比其具比次也具謂所濯溉及粢盛也以品次音序詔
王后之禮事詔告也禮事謂獻薦撤之節也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六宮之人謂世婦及女
御也黍稷曰齍在器曰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外內宗謂女之有爵者禮事則以言語之外內宗之禮事與
以力卿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賓客饗食后有亞祼亞獻之禮外內宗佐之而世婦相之也○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拜事
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王同姓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當祭祀時薦加豆籩薦加
豆籩以棗饌食之有加也及以樂徹樂作而徹則佐傳豆籩后撤傳之內宗又佐傳之外宗有司
也賓客之饗食亦如之饗食豆籩亦如祭祀也○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
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王姑姊妹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當祭祀時佐王后薦玉豆
眡豆籩王之所薦豆籩皆飾以玉眡其鹽者眡其實也及以樂徹亦如之亦佐后也又為內宗佐傳也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
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
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
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

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周禮句解卷之六

宋　魯齋　朱申　周翰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官之長）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名法謂其道也）以治建國之學政（國有學學有政不修則不治）而合國之子弟焉（合聚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入學者謂之國子）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有道之謂道行有德謂道而有得於心[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子弟）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illegible]為樂之祖祭於瞽宗殷學名[illegible]不忘其本）

以樂德教國子（以樂德教國子即國之子弟也）中和祗庸孝友（中不偏也和中節也祗敬也庸常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以樂語教國子（以樂[illegible]其語故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興者[illegible]物道者直言其事諷[illegible]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

（以樂舞[illegible]其節）舞雲門（黃帝樂[illegible]雲之出也）大卷（言其[illegible]也此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堯樂也言其[illegible]無所不施也）大磬（舜樂也言其[illegible]之道也）大夏（禹樂也言[illegible]大能[illegible]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illegible]得其[illegible]中故反）大武（武王樂也[illegible]成武功也）以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為六律）六同（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律為六同）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黃帝堯舜禹湯武六代之舞）大合樂（律同聲音舞所以合[illegible]）以致鬼神示（[illegible]之郊廟則鬼神[illegible]由此而致）以和邦國（[illegible]之諸侯則邦國由此而和）以諧萬民（[illegible]用之鄉射則萬民由此而諧也）以安賓客（賓客[illegible]用之[illegible]則賓客由此而安也）以說遠人（四夷之君[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樂[illegible]遠人皆說也）以作動物（[illegible]物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樂以此作則動物可作也）乃分樂而序之（分用六代之樂以[illegible]先後之序）以祭以享以祀（[illegible]示享人[illegible]天神）乃奏黃鍾（黃鍾[illegible]）歌大呂（歌者詠之[illegible]）

丑子與丑合舞雲門舞皆動之以奏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祀天神於郊乃奏大蔟寅屬歌應鍾亥屬寅與亥合舞咸池堯樂以祭地示祭地示北郊乃奏姑洗辰屬歌南呂酉屬辰與酉合舞大磬舜樂以祀四望祀五岳四鎮四瀆乃奏蕤賓午屬歌函鍾未屬卽林鍾也午與未合舞大夏禹樂以祭山川祭天下名山大川乃奏夷則申屬歌小呂巳屬卽中呂也申與巳合舞大濩湯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后稷之母乃奏無射戌屬歌夾鍾卯屬卯與戌合舞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周之先王凡六樂者總上文六樂而言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播猶揚也八器以成音凡六樂者上同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此言大蜡之祭索鬼神而致百物也變猶更也樂成而更奏也羽物鳥屬注水鍾曰澤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臝物虎豹之屬石曰山竹木曰林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鱗物魚龍之屬高曰丘大阜曰陵四變而致毛物及墳

衍之示毛物狐貉之屬水涯曰墳下平曰衍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介物龜鼈之屬土示原隰之神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象物謂日月星辰天神謂五帝○凡樂大祭祀作樂圜鍾為宮圜鍾卽夾鍾也屬卯天神以為之宮以卯為日出之方也東方之律也黃鍾為角黃鍾屬子大蔟為徵寅屬姑洗為羽辰屬宮聲最濁角聲次之徵聲次之羽聲最清寅辰三者陽律之相錯也靁鼓靁鼗八面鼓也靁天聲也孤竹之管孤竹竹特生者陽數也雲和之琴瑟雲和山名也雲門之舞雲門天之樂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形故以祀天神而奏其樂也若樂六變陽數自子至巳為六則天神皆降天神在上故曰降可得而禮矣可以行禮之○凡樂函鍾為宮函鍾屬未大蔟為角寅屬姑洗為徵辰屬南呂為羽

酉屬是二者羽靈鼓靈鼗四面鼓也孫竹之管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空桑之琴瑟空桑山名咸池之舞以祭地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故以祭地示而奏其樂也若樂八變陰數函鍾屬未自未至寅其數八也則地示皆出地示在下故曰出可得而禮矣可以行禮○凡樂黃鍾為宮黃鍾屬子大呂為角丑屬大蔟為徵寅屬應鍾為羽亥屬路鼓路鼗四面鼓也陰竹之管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之琴瑟龍門山名九德之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事作樂之事大祭祀宿縣宿縣者於祭前之夕縣樂器遂以聲展之展省也叩之以作聲而展省其完否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凡王出入廟門則奏王夏之章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尸主人以象神也其出入廟門則奏肆夏之章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章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詩名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

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
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佐大司樂教其舞者)掌國學之
政(大司樂之所建治者)以教國子小舞(此以下蓋大舞也)凡舞(其目在下)有
帗舞(析五采繒而持之)有羽舞(析白羽為之)有皇舞(以五采羽為鳳皇)有旄舞(持毛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有干舞(執干而舞)有人舞(無所執以手舞)教樂儀(教王)
(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行以肆夏(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之樂以為節也)趨以采薺(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之詩以為節也)車亦如之(乘車之行亦以肆夏采薺為節)環拜以鍾
鼓為節(以鍾聲作之鼓聲以止之)凡射(射之節)王以騶虞為節(騶虞召南詩)諸侯以貍首為節(射義曰貍首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蘋為節(采蘋樂循法也)
士以采蘩為節(采蘩樂不失職也)凡樂掌其序事(陳樂器及作樂之事皆有次序)治其樂政(治理樂者使得其正)凡國之小事用樂者(小事謂小祭祀)令奏
鍾鼓(令其長)凡樂成則告備(樂一變為一成告備者所謂工告樂備也)詔來瞽皋舞(皋謂諸舞使之來)及徹(祭畢而徹籩豆)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歌徹歌雍詩也)
令相(相謂扶工也瞽矇皆有扶之)饗食諸侯(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序其樂事(亦有先後之序)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飲燕而射)帥射夫以弓矢
舞(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樂出入令奏鍾鼓(所以為之節也)凡軍大獻(奏捷於廟)教愷
歌(愷歌獻功之歌也)遂倡之(樂師倡之而眾和之也)○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
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中士四人○胥有才智之稱)掌學士之版(學士國子也版籍也)以待致諸子(父兄爵列於國)

(謂之國子以其父言之則謂之諸子致謂招此版籍以致其來也)春入學舍采合舞(春以孝士入學舍采謂薦蘋蘩之屬而祀先師合舞者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秋頒學合聲(至秋則頒其才藝所為合聲者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會六代之樂而舞焉正舞位者使左右前後有倫)以序
出入舞者(其出入行列各有序也)比樂官(比校其所教之人)展樂器(展視其所用之器)凡
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之眾皆舞)序宮中之事(次序宿衛於王宮者)
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貳大胥者)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之使來比之使有為此則校其能否也)觵其不敬者(不敬者以觵罰之也)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撻以荊扑怠慢則不勤於舞者)正樂縣之位(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也位則其次序也)王宮縣(四面皆有縣如宮之有墻也)諸侯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卿大夫判
縣(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卑於君也)士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辨其聲(別其聲音)凡縣鍾
磬(每方各十六枚)半為堵(半陳之則為堵如見宮牆之堵)全為肆(全陳之則為肆如四面皆設)
大師(下大夫二人○凡樂工皆以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陽聲黃鍾子大
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同大呂丑應鍾亥南
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文之以五聲(五聲相雜成文)宮土商金
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播於八器以成音)金鍾鎛石磬土塤革鼓
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簫管教六詩(以六德教瞽矇)曰風(諸侯國風)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為比)曰興(託物興詞)曰雅(大小雅)曰頌(宗祀歌頌也)
以六德為之本(中和祇庸孝友以正其本)以六律為之音(六律六同以知其音)大祭

祀帥瞽登歌（升於堂上而歌詩）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拊瞽乃歌也拊音撫）

下管播樂器（吹管者在堂下樂器竹之屬皆吹管也）令奏鼓朄（朄小鼓也鼓朄乃播樂器也朄音胤）大

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射節即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也）大師

（大起軍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執六同六律吹之以占軍士之聲）而詔吉凶（商則戰勝軍士強角

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大喪帥瞽而廞作

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上士四人贊大師者）○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教教瞽矇也鼗如鼓而小

有耳持其柄搖之柷如漆筩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也敔狀

如伏虎背有二十七刻以木櫟之以止樂也塤燒土為之狀

上平底有六孔以聚聲簫編小竹為之管如篪有六孔弦琴瑟也歌依詠詩也）大祭祀登歌擊拊（擊拊而歌登堂）

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鼙也應與朄及鼓輕重之應也）徹歌（有司徹而歌雍）大饗亦如之（大

饗諸侯來同祭祀）○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之聲

音之節（五聲八音之節奏）與其和（相應和者去聲）

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掌播鼗柷敔塤簫

管弦歌（此八者皆小師教之播揚以出聲也）諷誦詩（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誦六詩則知民風之厚）

薄世奠繫（世奠繫即帝繫世本之書也言以世之序其繫也諷誦世繫則知興廢之源也）鼓琴瑟

（詩與世本雖不歌猶徵琴瑟以合之也）掌九德六詩之歌（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見大師謂以人聲詠之）

以役大師（又知大師所使役）

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目明者）○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

磬掌大師之縣○掌凡樂事相瞽（相扶持也作樂則扶持之）○大射皆奏

其鐘鼓（王與諸侯射皆奏鐘鼓以為之節也）鼜愷獻亦如之（鼜謂夜戒之鼓愷獻謂戰勝獻俘之

樂亦皆奏其鐘鼓也鼜音戚）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同即六同言同則六律在其中矣）掌六律六同之和

（以六律六同取其聲音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

以為樂器（以其聲中否作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

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凡為樂器（凡作樂器之法）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十二律六律六同也古之為樂器皆其數

皆始於黃鍾其長九寸分度之物也而其餘律皆自是而生焉）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其齊量各於十二

聲也）凡和樂亦如之（皆以調和樂之器是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教擊磬擊編鐘（編鐘編磬

合十有六枚為一簴）教縵樂燕樂之鍾磬（縵樂雜合六代之樂也燕樂二南之詩也）凡

祭祀奏縵樂

鍾師（中士二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

凡樂事（凡作樂之事）以鐘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名）王夏（王出入奏之）肆夏

（尸出入奏之）昭夏（牲出入奏之）納夏（四方賓來奏之）章夏（臣有功奏之）齊夏（夫人祭奏之）

族夏（族人侍奏之）祴夏（客醉而出奏之）驁夏（公出入奏之）凡祭祀饗食奏

燕樂（祭祀以禮神饗食以禮賓皆在廟堂也）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

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射節以此四詩為節鍾師皆奏之）掌鼙鼓縵樂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教龡竽笙塤籥

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

鍾鼓與磬相應之鍾也。燕樂亦如之。燕樂歌二南詩，亦以鍾鼓應之。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如鍾而大，鎛音博。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者。金奏謂奏金，即鎛鍾也。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即八音是也，以晉鼓鼓之。饗食賓射亦如之。亦鼓其金奏之樂也。軍大獻，則鼓其愷樂。獻捷于廟而奏愷樂，亦以晉鼓鼓之。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軍之夜三次擊鼓戒守之鼓。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東夷之樂。掌教韎樂。韎以茅為服也。教其樂舞，因使服其服也。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帥其屬之舞者十六人以舞韎樂。大饗亦如之。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之所持也。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也；夷樂，四夷之樂。旄人則教夷樂之舞耳。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皆屬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燕樂用夷樂，旄人舞之。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三孔，舞者吹之。掌教國子舞羽龡籥。執羽以舞，吹籥以為節。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國子舞之，籥師擊鼓以節之。賓客饗食則亦如之。與祭祀同。○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吹籥以為詩章。掌土鼓豳籥。土鼓，以瓦為匡。豳籥，豳國名，周家王業之所由致也。豳籥，謂豳人吹籥之詩章也。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豳詩，豳風七月也。逆暑以晝，求諸陽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也。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祖，始耕者，謂先嗇也。祈年，祈甘雨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豳雅，豳詩也。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息老物，田官所謂司嗇也。豳頌，謂詩之頌也。萬物至此老而將休，故祈而息之。○今按：先儒以豳雅、豳頌皆為七月詩，非也。七月，國風也，非雅頌，各有所蓋逸。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四夷之樂人所屣之革履也。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以其舞而言之也；其聲歌，以其所吹唱而言之也。祭祀，則龡而歌之。吹其聲而唱其詩也。燕亦如之。亦同祭祀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有功者鑄器以銘其功。掌藏樂器、庸器。樂器，曰庸；器以銘功者，皆藏之。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筍虡所以縣鐘磬，橫曰筍，植曰虡。以示其所伐守也。饗食賓射亦如之。與祭祀同。○大喪，廞筍虡。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盾也，舞者所持。掌舞器。羽籥之屬。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陳，列位也。既舞，則受之。舞畢而藏之。賓饗亦如之。與祭祀同。○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官之長，問龜曰卜。掌三兆之法。兆，灼龜之象也。一曰玉兆，如玉之兆。二曰瓦兆，如瓦之兆。三曰原兆，如原田之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占兆之辭也。每體十頌，為千二百也。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伏羲易也，或曰夏易，以艮為首，艮為山也。二曰歸藏，黃帝易也，或曰殷易，以坤為首，坤以藏之。三曰周易，文王易也，即今周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經卦凡八，每卦之上又各加以八卦，為六十四也。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夢出於思慮，有所至者。二曰觭夢，觭，一俯一仰，為觭；於事得則為奇。三曰咸陟。無心感物為咸。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

曰象 天象變動 三曰與 與人事 四曰謀 謀圖事 五曰果 果事成否 六曰至 至人與否
七曰雨 雨請雨 八曰瘳 瘳疾病 瘳謂愈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八以
命作龜 則以龜筮事 三者合聯而占之 以觀國家之吉凶 吉謂福祥 凶謂禍災 皆可以前知也 以詔
救政 詔告也 既知吉凶 預告王修救以救之 凡國大貞 大事求正於龜卜也 卜立君 君無冢
土者 卜大封 封謂封諸侯 則眡高作龜 眡高謂龜骨高者可灼處 作龜謂以火灼之而作其
兆也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命龜謂告以所卜之事也 凡小事涖卜 涖臨也 大事小事
自涖之 事則大卜 ○國大遷大師 則貞龜 凡旅陳龜 凡喪事命龜
卜師 上士四人 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 史二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佐大卜 掌開龜之四兆
開謂出其占書也 一曰方兆 二曰功兆 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 ○凡卜
事 眡高揚火以作龜 大事大卜眡高 則以卜事蓋小事也 揚其火以灼龜 致其墨
明其兆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上謂仰也 下謂俯也 左左倪也 右右倪也
陰後弇也 陽前弇也 以授命龜者 卜師辨之以授太卜 而詔相之 詔告也 相助也 以吉
以事也 相去聲
龜人 中士二人 府二人 史二人 工四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工主取龜攻龜者 掌六龜之屬 屬言非一也 各
有名物 名以別之 物以色之 天龜曰靈屬 天龜玄俯者是也 地龜曰繹屬 地龜黃仰者諸仰也
也 東龜曰果屬 東龜青前弇果也 西龜曰靁屬 西龜白左倪靁也 南龜
曰獵屬 南龜赤後弇獵也 北龜曰若屬 北龜黑右倪若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
辨之 色謂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 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 龜秋而堅成 可以取 攻龜
用春時 春而龜氣發 可以脩治 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物色也 龜色不同 故藏之室亦異也
上春釁龜 以牲血釁之 祭祀先卜 卜先 若有祭祀 祭於天地宗廟 則奉龜以

往 待其占也 卜也 ○旅亦如之 喪亦如之
菙氏 下士二人 史一人 徒八人 ○菙 荊木也 灼龜用之 菙音垂 上聲 掌共燋契 燋即灼龜之木也 契即開龜之鑿也
卜則共荊樵以灼龜用 鑿以開龜也 以待卜事 蓋人共之以授卜師用之 ○凡卜以明火爇
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 下士八人 府一人 史二人 徒八人 ○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 以龜為主 占人亦占筮 以八簭占
八頌 將占八命之事 先以頌辭 而以八頌占之 以八卦占簭之八故 八卦即三易之經卦
也 八故 八事之故也 以眡吉凶 以占吉凶 凡卜簭 龜為卜 筮為簭 君占體 體兆象也
吉凶 大夫占色 色兆氣也 史占墨 墨兆廣也 墨有大小 卜人占坼 坼兆舋也 坼有微明
等者 視兆象而已 卑者 以次占其餘占 ○凡卜簭旣事 則繫幣以比其命 ○歲終
則計其占之中否 用以進退龜人之法否
簭人 中士二人 府一人 史二人 徒四人 ○謂著曰簭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 三易 筮之書 九簭 簭之事
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 此三易也 詳見大卜 九簭之名 其名見下 一曰
巫更 鄭氏曰 巫字皆當為筮 更謂筮遷都也 二曰巫咸 咸 筮宗也 三曰巫式 式 作法則也 四
曰巫目 目 凡事也 五曰巫易 易 命也 六曰巫比 比 與民和比也 七曰巫祠 祠 筮牲與日也 八
曰巫參 參 筮御與右也 九曰巫環 環 攻伐而圍之也 以辨吉凶 辨其
以占吉凶 凡國之大事 八命之事 先簭而後卜 當用卜者先筮之 筮不吉則不卜也 上春相
簭 擇 上春乃一歲之始 相視 謂擇可為簭者也 凡國事共簭 以共占筮之用
占夢 中士二人 史二人 徒四人 ○ 掌其歲時 歲謂子丑寅卯 時謂春夏秋冬 觀天地之會
辨陰陽之氣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日為太陽
月為太陰 星二十八宿屬陽 辰十二次屬陰 蓋以占六夢之吉凶也 一曰正夢 安

而夢 二曰噩夢 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覺時所思而夢 四曰寤夢 覺時所道而夢 五曰喜夢 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 恐懼而夢 季冬聘王夢 歲十二月聘問王夢 獻吉夢于王 王夢之吉則獻其兆 王拜而受之 吉夢在王而佑之者在天 拜而受之尊天之所佑也 ○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眡祲 官屬如占夢 ○ 祲謂陰陽之氣相侵漸而成妖祥者 ○ 眡音視 祲子鴆反 掌十煇之法 煇謂日之光也 以觀妖祥辨吉凶 妖見則主凶 祥見則主吉 觀所以辨吉凶也 一曰祲 陰陽氣相侵也 二曰象 陰氣附日如象 結而成象也 三曰鑴 黑氣如鑴於日也 ○鑴音攜 又音睢 四曰監 如冠珥也 日之旁氣 五曰闇 日晝而暗也 六曰瞢 陰氣蒙蒙然也 ○瞢亡鄧反 七曰彌 白虹彌天 氣貫日也 八曰敘 氣成次序 日有序也 九曰隮 升氣於日 虹也 ○隮子兮反 十曰想 形雜氣以成想也 ○ 掌安宅敘降 正歲則行事 歲終則弊其事

大祝 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 ○ 祝官之長 祝之又反 掌六祝之辭 辭謂事神之辭 以事鬼神示 天神人鬼地示之礼 祈福祥 福謂天所佑 祥謂化為祥 求永貞 永長也 貞正也 求長正之福 一曰順祝 順豐年 公亶之理 以祈天順 二曰年祝 祈有年 三曰吉祝 祈福祥和五福 以慶民 四曰化祝 祈弭災 以化氣 五曰瑞祝 祈瑞祥之降 六曰筴祝 所以龜筴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鬼神示不和同而為災變 則以六祈禳之 一曰類 合其類而祭之 二曰造 造其所而祭之 三曰禬 禬去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又類 四曰禜 若日月星辰山川之神 於是乎禜之 五曰攻 攻其災 六曰說 以辭責之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 以言達上下之謂辭 上下以親 疏遠近以情言 達遠近以勢言 皆以辭 一曰祠 若伊尹祠先王是也 二曰命 若說命之命是也 三曰誥 若湯誥仲氏之誥是也 四曰會 會同盟誓之辭 若甘誓湯誓是也 五曰禱 若禱於上下神祇亦是也 六曰誄 若哀公誄孔子之類是也 辨六號 號謂尊其名 更為美稱也 一曰神號 若云皇天上帝是也 二曰鬼號 若云皇祖伯某是也 三曰示號 若云后土地祇是也 四曰牲號 若云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五曰齍號 若云黍曰薌合是也 六曰幣號 若云幣曰量幣是也 辨九祭 有此九者 祭養之礼 一曰命祭 主人命客祭之 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是也 一曰衍祭 曲礼客擧食 與客辭於客 然後客祭是也 三曰炮祭 人將食 先祭之 如封地之時是也 四曰周祭 周猶遍也 編祭之是也 五曰振祭 六曰擩祭 擩祭者 先擩而後祭 振也 拜食者 擩以祭 不食者擩則祭之 ○擩而乘反 七曰絕祭 絕見祭辭 八曰繚祭 繚絕祭 亦同 祭之絕祭 九曰共祭 共授也 辨九𢷎 一曰稽首 拜頭至地也 二曰頓首 拜頭叩地也 三曰空首 拜頭至手也 四曰振動 戰慄變動之拜 五曰吉𢷎 拜而後稽顙 六曰凶拜 稽顙而後拜 七曰奇𢷎 八曰褒拜 再拜 九曰肅𢷎 但俯下手也 以享右祭祀 享尊右助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以鑑取於月 明火以燧取於日 ○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 右亦如之 ○ 來瞽令皋舞 相尸禮 既祭令徹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 相飯 贊斂 徹奠 言甸人讀禱 付練祥 掌國事 國有大故天災 彌祀社稷禱祠 ○ 大師 宜于社 軍事出則宜祭于社 造于祖 軍出造于祖廟 設軍社 類上帝 告祭于上帝 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 則前祝 大會同 造于廟 告行 宜于社 過大山川則用事焉 反行舍奠 建邦國 新封邦國之禮

先告后土先告地示用牲幣用牲所以祭之用幣所以禮之○禁督逆祀命者頒祭
號于邦國都鄙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祝官之屬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
祠之祝號侯以致福之將至禳以却禍之方來禱以求福祠以後事而報此皆祭祀之小者小祝將事則掌其祝號以祈福祥福則致福祥則卻禍欲其祈而得之也順豐年豐則無凶歲故順之也逆
時雨時雨先期而至者逆之故曰逆寧風旱風旱可安之故曰寧彌烖兵烖天患兵人禍彌以止之弭同
遠辠疾罪自取之疾陽氣之作故遠以避之罪同大祭祀逆齍盛逆迎也齍盛即所共者
○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
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
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喪之祝官掌大喪勸防之
事及辟令啟及朝御柩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柩出
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
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
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田獵之祝官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貉之祝
號表貉謂祭於所立表之處舍奠于祖廟將出田而告祖禰亦如之禰父廟也師田
師以田致禽于虞中虞中所立之中各致禽乃屬禽屬其禽以別其種數○及郊饁獸舍
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詛祝官如○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
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
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
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無數○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
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
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助大宰掌六典以佐王
治邦國也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法八法也治官府也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則八則也
掌典法則者也蓋大史以掌書為事典法則之書皆其所藏故也凡辨法者攷焉辨法謂有用官府都鄙之法
而不合於法者攷之於大史也不信者刑之不信大史之法則以刑治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
之有約劑者藏焉約盟誓也劑券書也皆藏其書於大史也以貳六官貳副也約劑之書其正
在六官其副在大史六官之所登六官以約劑之書登于大史若約劑亂則辟法辟法其約劑
而不可攷則大史開所藏之法以正之不信者刑之如是則不信者無所逃其刑也正歲年
以序事謂作曆正歲年而授民以事各有次序也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布也先頒其曆於官府次
及都鄙者自近而及遠也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月朔則告朔于廟
閏月日之行也一日一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月之行也日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合是月有不足於三十日也二者之余每歲凡十一日有奇故曆家則置閏月以歸其

余數爲詔王居門終月卜居總章明堂每月各有其室閏月則詔王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與卜大卜之屬也史占墨故大史與卜日焉戒及宿之日戒謂前期十日散齊也宿謂前期一日是也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群執事謂凡有事於祭者也祭之事具載於禮書故執讀禮書以合其事也祭之日當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貴賤之位有常故執禮書而定其次序也辨事者考焉辨治之執事者考於禮書不信者誅之不信禮書者誅責之大會同朝覲天子與諸侯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讀禮書而協其事及將幣之日諸侯將幣見君之日執書以詔王執禮書而告王以今其禮也大師大起軍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以天時知天吉凶而知天道以之告王其所也大遷國遷都抱灋以前法謂司空營地之法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凡射事凡大射賓射之數飾中舍筭舍釋曰飾中所以盛筭故舍筭於中以待射時射之執其禮事凡射禮升降進退之事大史掌其禮節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之貳掌邦國之志諸侯之國志其土地風俗之書奠繫世帝系世本之書奠定也繫世謂之書辨昭穆昭生穆穆生昭辨之則知其世系也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凡有事皆告於王也大祭祀讀禮灋小史師群執事讀禮書之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俎以盛牲簋以盛粢以昭穆為先後小史掌敘之而其敘則以所讀禮法為證也○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佐大史而讀法凡國事之用禮灋者讀禮之法掌其小事事之輕者○卿大夫之喪賜謚

讀誄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也○掌十有二歲謂歲星所在也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十有二月謂斗柄所建每月一辰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是也有十二辰謂日月所會也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有八星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辨其敘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以會天位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昴以正仲冬冬夏致日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春秋致月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以辨四時之敘二至二分正則四時之敘正矣

保章氏官屬如馮相氏○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掌天星星辰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志記也天之五星辰行度變動而無常以觀天下之遷天下災祥禍福之遷運皆可得而觀焉辨其吉凶謂所爲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封域皆有分星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以觀妖祥觀星宮客星所犯向分野主向妖祥焉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星在木則大為相在大則土為相在金則水為相在水則木為相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雲有五色以二分二至日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降豐荒之祲象豐有年也荒無年也降其祲象於內因使人預知而為備也祲音浸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十二風者風生於十二辰之位也天地之氣和而成風和則無事命乖別之妖祥乖則異別則訛此天地之不和為妖祥也故命之以告於人焉凡此五物者謂雲物上之也五事也以詔救政救政告於王預修訪敘事謀訪天時以次序其事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猶今之內制節騰之職掌王之八枋之灋八柄八法詔王者以詔王治以八柄詔王治

王叙群臣而內史則以詔王治者蓋以內史有司之事治則在於王於叙群臣非所任也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誅殺也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說並見大宰注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上以治下下守之為法上以命下下守之為令內史掌其副貳也以攷政事攷政事則所主任者凡有所為皆事也以逆會計逆會計則所王在財歲終之會計也三歲之計皆計也掌叙事之法叙事謂事之先後受納訪納言也訪謀也受其所納之言受其所訪之對以詔王聽治掌叙事則詔王以聽其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諸侯下邦之君也孤卿大夫王臣也策命謂以簡策書王之命也凡四方之事書四方諸侯奏事於王內史讀之內史則讀之於王也王制祿則贊為之祿謂仕者之俸也贊為之若為之辭也以方出之書其辭於方版而出之賞賜亦如之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亦皆為之辭也內史掌書王命王之命出為命而內史則書之遂貳之一以書副本而藏之以待有考

謂政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叙之于人以謂令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掌書外令王之誥令出於外則書之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掌達書名于四方名字也達於四方使書同文也若以書使于四方使者奉王命以使於諸侯則書其令外史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侍御於君之史官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治萬民此三者之治令以贊冢宰三者皆冢宰所掌御史特贊助之耳凡治者受法令焉法令為治者皆御史所書也皆從御史授之掌贊書外史所掌之書凡數從政者凡公卿以下從政之數御史皆付之版籍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車官之長主巾者以設為主也掌公車之政令公車謂本官之車辨其用與其旗物用謂祀賓之用旗物謂大常以下而等叙之等謂差其上下叙謂次其先後以治其出入當用則治其出用畢則治其入○王之五路路車也王者所乘之車有往來不窮之道也一曰玉路以玉為飾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鍚音陽樊纓十有再就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皆以五采罽飾之為十有二匝建大常十有二斿大常畫日月上畫十有二斿斿音留以祀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金路以金為飾鉤鉤當馬胸亦以金為之樊纓九就樊纓皆以九匝建大旂交龍為旂以賓賓客會同用之同姓以封王子母弟出封為侯伯亦以賜之象路以象為飾朱以朱飾馬勒樊纓七就皆七匝建大赤其旗名以通帛為之以朝每日視朝用之朝音潮異姓以封王之甥舅出封亦以賜之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其纓以絲飾之而為五匝條音滌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兵事用之以封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亦以賜之木路不用革鞔但漆之前樊鵠纓以淺黑色飾樊鵠色飾纓鵠音鶴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田獵用之以封蕃國九州之外蕃國亦以此賜之王后之五路王后有五路重翟以重翟羽為車兩旁之蔽厭翟不用重翟但次其羽使相厭也厭於涉反安車不用翟羽為蔽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輦車以人挽之而行○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䄏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䄏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䄏革飾駹車雚蔽然䄏髹飾漆車藩蔽豻䄏雀飾○服車五乘服事者之車孤乘夏篆五采畫轂約卿乘夏縵亦用五采但不篆刻大夫乘墨車黑色不畫士乘棧車不用革鞔而漆之庶人乘役車可載任器以共役○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精製曰良粗製曰散不入車服之等者其用無常惟王所賜凡車之出

入（當用而出也用而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敝多少）○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王及后之五路（王五路后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以命之物以下……）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戎路之萃（戎路在車……）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凡兵師用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仲冬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司馬頒旗物司常助之）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周禮句解卷之七

夏官司馬第四（象夏氏之官也。司馬掌兵，而曰政官者，以兵者聖人之用兵，所以一正天下也。）

當齋 朱申 周翰

夏官司馬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並見天官。）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illegible]）以佐王平邦國。（[illegible]）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illegible]）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illegible]）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illegible]）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illegible]）制畿封國，以正邦國；（[illegible]）設儀辨位，以等邦國；（[illegible]）進賢興功，以作邦國；（[illegible]）建牧立監，以維邦國；（[illegible]）制軍詰禁，以糾邦國；（[illegible]）施貢分職，以任邦國；（[illegible]）簡稽鄉民，以用邦國；（[illegible]）均守平則，以安邦國；（[illegible]）比小事大，以和邦國。（[illegible]）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illegible]）馮弱犯寡則眚之；（[illegible]）賊賢害民則伐之；（[illegible]）暴內陵外則壇之；（[illegible]）野荒民散則削之；（[illegible]）負固不服則侵之；（[illegible]）賊殺其親則正之；（[illegible]）放弒其君則殘之；（[illegible]）犯令陵政則杜之；（[illegible]）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illegible]）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illegible]）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illegible]）方千里曰國畿，（[illegible]）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illegible]）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illegible]）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illegible]）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illegible]）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衛畿（衛畿采畿之外其地方五百里號曰衛畿衛者以衛内也○[illegible]至衛五服皆之中國）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蠻畿衛畿之外其地方五百里號曰蠻畿蠻者言其俗之慢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夷畿蠻畿之外其地方五百里號曰夷畿夷者言其陋之易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鎮畿夷畿之外其地方五百里號曰鎮畿以鎮守之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蕃畿鎮畿之外其地方五百里號曰蕃畿蕃者謂其在外為蕃籬也○自衛至蕃四服謂之四夷）凡令賦（令賦令民之賦）以地與民制之（以地之肥瘠與民之衆寡而制之也）上地食者參之二（上地可食者三之二謂田百畝其不可食者三之一謂田五十畝也）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上地家七人可用為兵者三人）中地食者半（中地可食者半不可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也）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中地家六人其可用為兵者兩家共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下地可食者三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也）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其可用為兵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illegible]）司馬以旗致民（[illegible]）平列陳（[illegible]）如戰之陳（[illegible]）辨鼓鐸鐲鐃之用（[illegible]）王執路鼓（[illegible]）諸侯執賁鼓（[illegible]）軍將執晉鼓（[illegible]）師帥執提（[illegible]）旅帥執鼙（[illegible]）卒長執鐃（[illegible]）兩司馬執鐸（[illegible]）公司馬執鐲（[illegible]）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illegible]）遂以蒐田（[illegible]）有司表貉（[illegible]）誓民（[illegible]）鼓遂圍禁（[illegible]）火弊（[illegible]）

獻禽以祭社（[illegible]）中夏教茇舍（[illegible]）如振旅之陳（[illegible]）群吏撰車徒（[illegible]）讀書契（[illegible]）辨號名之用（[illegible]）帥以門名（[illegible]）縣鄙各以其名（[illegible]）家以號名（[illegible]）鄉以州名（[illegible]）野以邑名（[illegible]）百官各象其事（[illegible]）以辨軍之夜事（[illegible]）其他皆如振旅（[illegible]）遂以苗田（[illegible]）如蒐之法（[illegible]）車弊（[illegible]）獻禽以享礿（[illegible]）○中秋教治兵（[illegible]）如振旅之陳（[illegible]）辨旗物之用（[illegible]）王載大常（[illegible]）諸侯載旂（[illegible]）軍吏載旗（[illegible]）師都載旜（[illegible]）鄉遂載物（[illegible]）郊野載旐（[illegible]）百官載旟（[illegible]）各書其事與其號焉（[illegible]）其他皆如振旅（[illegible]）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illegible]）羅弊（[illegible]）致禽以祀祊（[illegible]）○中冬教大閱（[illegible]）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illegible]）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illegible]）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illegible]）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illegible]）群吏以旗物鼓鐸鐲[illegible]

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射三侯大祭祀饗食（人祭祀謂六月也饗食所以礼賓客也羞進也）羞牲魚（以魚爲牲而進之）授其祭（授尸賓所祭之物）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中大夫二人）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

大司馬之法

軍司馬（下大夫一人）闕

輿司馬（上士八人）闕

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闕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六鄉賞地之法（六鄉之地）以等其功（功之大小）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者）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者）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者）事功曰勞（以勤勞立事者）治功曰力（強有力者足以任治故治功名之曰力也）戰功曰多（戰以多勇而能勝故名戰功曰多也）

凡有功者（凡人臣有功於國家者）銘書於王之大常（日月爲常王之旗也有功之名銘於大常之上使與日月同其光也）祭於大烝（冬祭曰烝死而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享也）司勳詔之（詔以其勳而告於神也）大功司勳藏其貳（大功之書藏於天府而司勳則藏其副本以定其賞也）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賞田之賦役也）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豫知故無常也）輕重眂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二一分臣食其一也）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而又加賜之則不征其稅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掌質馬（質平也賈馬價）馬量三物（量其高下之材必量其高下之數使可知其價）一曰戎馬（共戎事之馬）二曰田馬（共田事之馬）三曰駑馬（共下材而甚之馬）皆有物賈（以其材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綱惡馬（馬之惡者則綱維之所以毀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有司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因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毛色及其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蠶爲龍精與馬同類禁其再蠶恐傷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掌建國之法（建國謂之法其四方王國之域也）以分國爲九州（自王畿及諸侯之國其地分爲九州也）營國城郭（營謂經營內曰城外曰郭）營后宮（王后之六宮）量市朝道巷門渠（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量其所以從來門以出入渠以通水者量其廣狹之制也）造都邑亦如之（造都邑之未邑亦如建國之法）營軍之壘舍（壘軍壁舍軍所止）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社主所在有市有朝其所在則謂之里）邦國之地（諸侯之地其所封大小）與天下之涂數（天下道路之數）皆書而藏之（以備其考）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祭祀羞羊肆（羊肆謂體解全烝也）羊殽（殽謂體解節折也）肉豆（肉謂肉醢加於豆也）而掌珥于社稷（珥謂刉牲以血祭社稷）祈于五祀（祈求福之祭也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以血塗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斬牲而徇於陳之左右言不用命者）祭祀贊羞受徹焉（贊羞助進其饌則受徹之）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掌羊牲（用羊爲牲則掌之）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

……以禳也祭祀割羊牲[illegible]登其首[首者陽……所以報陽也]凡祈

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

牧人無牲[牧人無牲之時]則受布于司馬[則受其貨泉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

而共之[使羊人之屬賈人買之……吉凶禮……]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掌行火之政令[行火猶用火也此]四時變

國火[國火之法……以救時疾……]以救時疾

[各以其宜……]季春出火[大星……]民咸從

之[出火之令民皆從之]季秋內火[……]民亦

如之[……]時則施火令[以……]凡祭祀則祭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十人徒四十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

固[……]頒其士庶子及

其眾庶之守[……]設其

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

[則為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

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

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

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若有山川則因之[因之……以為阻固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九州之圖[……]以周知

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設國之五溝五涂[……]

[……]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

[……]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

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

節者達之[……]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闕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

[……]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

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

送之于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致師[……]察軍慝

[……]環四方之故[……]巡邦國

[……]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

[……]降圍邑[……]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挈壺以令軍井

[……]挈轡以令舍

[……]挈畚以令糧

……也。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㰐（[illegible]以次更聚擊㰐守備之[illegible]）凡喪縣壺以代哭者（[illegible]）皆以水火守之（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illegible]日夜之刻數）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冬則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射事者）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illegible]）三公北面（[illegible]）孤東面（[illegible]）卿大夫西面（[illegible]）其摯三公執璧（[illegible]）孤執皮帛（[illegible]）卿執羔（[illegible]）大夫執鴈（[illegible]）諸侯在朝則皆北面（[illegible]）詔相其灋（[illegible]）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illegible]）詔相其事（[illegible]）掌其治達（[illegible]）以射灋治射儀（[illegible]）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illegible]）樂以騶虞（[illegible]）九節五正（[illegible]）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illegible]）樂以貍首（[illegible]）七節三正（[illegible]）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illegible]）一獲一容（[illegible]）樂以采蘋（[illegible]）五節二正（[illegible]）士以三耦射豻侯（[illegible]）一獲一容（[illegible]）樂以采蘩（[illegible]）五節二正（[illegible]）○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illegible]）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illegible]）以矢行告（[illegible]）卒令取矢（[illegible]）祭侯則為位（[illegible]）與大史數射中（[illegible]）佐司馬治射正（[illegible]）祭祀則贊射牲（[illegible]）相孤卿大夫之灋儀（[illegible]）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illegible] 朱申 周翰 [illegible]

夏官司馬下

司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掌群臣之版蓋自公至于士總而治之故曰士

掌群臣之版 書群臣之名皆以版故謂之版 以治其政令 [illegible]政令也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損益謂[illegible]具數有多寡也故每歲[illegible]之下之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辨其[illegible]則知其[illegible]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illegible]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illegible] 以詔王治 [illegible]

以德詔爵 [illegible]有德者皆[illegible]於王而爵之 以功詔祿 [illegible]有功者皆[illegible] 以能詔事 有才能者則告王使各治其事 以久奠食 食者有司之[illegible]不特詔[illegible]特以[illegible]之久而定 唯賜無常 賜者出於上之[illegible]特恩無常數也 正朝儀之位 [illegible]朝儀[illegible] 辨其貴賤之等 [illegible]

王南鄉 [illegible] 三公北面東上 三公[illegible]以東為上 孤東面北上 [illegible] 卿大夫西面北上 [illegible]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 [illegible] 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illegible] 司士擯 [illegible] 孤卿特揖 [illegible] 大夫以其等旅揖 [illegible] 士旁三揖 士又畢而有上中下故旁三揖焉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illegible] 大僕前 [illegible] 王入內朝皆退 [illegible] 掌國中之士治 [illegible] 凡其戒令 [illegible] 掌擯士者膳其摯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 大喪作士掌事 作六軍之士執披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凡邦國 [illegible] 三歲則稽士任 [illegible] 而進退其爵祿 [illegible]

諸子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illegible]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illegible] 辨其等 [illegible] 正其位 [illegible] 國有大事 [illegible] 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 [illegible] 惟所用之 [illegible] 若有兵甲之事 [illegible] 則授之車甲 [illegible] 合其卒伍 [illegible] 置其有司 [illegible] 以軍法治之 [illegible] 司馬弗正 [illegible] 凡國正弗及 [illegible]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illegible] 凡樂事 [illegible] 正舞位 [illegible] 授舞器 [illegible] 大喪正群子之服位 會同賓客作群子從 凡國之政事 [illegible] 國子存遊倅 [illegible] 使之脩德學道 [illegible] 春合諸學 [illegible] 秋合諸射 [illegible] 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illegible]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勇士為車右者司右主之掌羣右之政令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也政以正之令以命之凡軍旅會同軍旅戎事會同賓事合其車之卒伍卒伍謂車僕所掌之倅車也而比其乘比其所乘之馬使力相參者屬其右屬其為右之人使之同心屬音燭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以其為右必任勇力之事也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掌其政令政以正之令以命之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主虎士者留奔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則以虎士趨從前後以衛王也卒伍言伍則有行列也趨音聚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謂王所舍之地用虎士衛王也王所舍之防也王出而舍則外則以虎士守之閑則以梐枑王在國則守王宮王入而在於國則以虎士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國有災異之故則以虎士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十人○以旅力而衛士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王出則以下士十六人執戈準夾王車而行爾字準左八人八人在車之左右八人八人在車之右車止則持輪使王車安固也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服節者服與王為節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衮冕者從王服也大常王所建旌六人維之則一時有三人持之也諸侯則四人諸侯建旂四人維之則一時有二人其服亦如之諸侯之服郊祀裘冕二人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送尸迎尸皆執戈而從尸車之後

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大僕下大夫二人○僕侍御之官大僕其長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立之位大僕正之使當其禮出入王之大命出大命則為之於外入大命則納之於內掌諸侯之復逆復者有報逆者言上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前正位則當士所謂大僕前也退則立於路門之左也入亦如之王燕朝之位在外朝也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路寢門外四面以象廟寢也其門外則內朝而掌其政政謂鼓節早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窮告困窮之民四方遽令之急事以擊鼓之令為來也聞鼓聲大僕聞有擊鼓者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御僕御庶子皆主事二官當此事以聞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王出入則大僕車之左馭而前行也凡軍旅田役贊王鼓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大僕贊之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鼓以救之大僕亦贊其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法王之燕飲相其禮法大僕相之王射則贊弓矢大射燕射以弓矢授王則贊之王眡燕朝則正位王眡燕朝大僕皆正其位掌擯相相擯則助王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以不眡朝之意告之也

小臣上士四人○大僕之屬掌王之小命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故小臣掌其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詔相以小法儀者如小祭祀之類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也正王之燕服位王退而適燕寢則正其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入則小臣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沃水以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弔勞

大事佐大僕

祭僕中士六人○代王所行祭祀之事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謂王於祭祀有故而不與之時也而警戒祭祀有司有司有事於祭祀者警以言而戒以事也糾百官之戒具有期則戒期罰戒則共具陰糾祭之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反命以祭故畢則帥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使以王命勞與答之有司勞去声誅其不敬者有司不敬則以王命誅責之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臣之偏于尊者如馬之在驂也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群吏之逆謂自士以下有言於上者庶民之復謂悍情見知有復於上者大祭祀相盥而登盥洗手也登謂登牲體於俎也相謂相之也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王之冕有六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而此云五冕者大裘與衮同一冕也皆玄冕朱裏冕以版為之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玄表而朱裏延紐冕之覆而在上也紐小鼻也纓於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之文以書王而垂於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也就成也繅音藻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繅貫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也玉笄朱紘以玉為笄貫於紐以朱為紘繫於笄之兩端而結於頷下諸侯之繅斿九就冕之旒侯各九就每就繅九旒侯伯為公斿留瑉玉三采瑉石似玉者也三采朱白蒼也瑉音民其餘如王之事謂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斿皆就此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玉瑱玉笄以玉為瑱所以塞耳也玉笄見上王之皮弁會五采王皮弁有縫之服其縫中結五采玉為飾也玉璂象邸玉璂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弁內頂之邸也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兵器者掌五兵五盾此言兵并五兵弓矢戈殳矛也五盾則授盾者之音謂戎車之音之名未盡之屬見上之音福也各辨其物與其等辨其物則其用各有所宜也等則其制有長短小大也以待軍事除戎器以戒不虞也及授兵以兵器授軍旅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師旅卒兩人數合頒所因多寡並從司馬之法及其授兵輸亦如之輸師還而有司還兵也及其用兵亦如之謂出於守所也二者皆從司馬之法祭祀授舞者兵干戚之舞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戈令之物也制事者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如下文祭祀軍旅會同之屬祭祀授旅賁殳旅賁掌執戈盾而趨及祭祀則但執殳也故士戈盾故士王族故士也以其故士故之勇者以為衛授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貳車副車也若有事於會同則以次者以授之建乘車之戈盾王所乘車不授之但建其戈盾而已乘去声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虎士亦王之衛故亦授以戈盾及舍設藩盾舍王所止之所設盾以為藩衛行則斂之王行則無所用故斂之斂去声

司弓矢下大夫一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弓弩矢箙之長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八矢謂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謂曲直長短之制也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辨之而掌其守藏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藏去声與其出入出則頒之入則受之中春獻弓弩弓弩成於暖氣和之時故中春獻之

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繕人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戎右 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

齊右 下大夫二人。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 上士二人。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 中大夫二人。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

……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凡賓客[illegible]受其幣馬[illegible]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
之[illegible]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四海猶四方也山川之神]則
飾黃駒[黃駒黃馬也]凡國之使者[大夫使人以國事]共其幣馬
[illegible]凡軍事[illegible]物馬而頒之[illegible]等馭夫之祿
[自馭馬以下皆有祿辛馭夫以見之也]宮中之稍食[稍食者祿廩也謂馬在宮中者]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掌贊正良馬[贊助也正良馬之中良者]而齊其
飲食[所以養之使肥]簡其六節[所以簡之以六馬之等]掌駕說之頒[illegible]
[有勞則說之]辨四時之居治[謂駒所處之宜]以
聽馭夫[馭夫之所役]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賈二人徒二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
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
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天子十有二閑]
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
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
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
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
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
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四方之職貢地圖
掌天下之圖[illegible]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illegible]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
[illegible]周知其利害[illegible]乃辨九州
之國[illegible]使同貫利[illegible]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illegible]
其澤藪曰具區[illegible]其川三江
[illegible]其浸五湖[illegible]
利金錫竹箭[illegible]其民二男
五女[illegible]其畜宜鳥獸[illegible]其穀宜
稻[illegible]正南曰荊州[illegible]其山鎮曰衡山[illegible]其
澤藪曰雲瞢[illegible]其川江漢[illegible]其浸潁湛[illegible]
[illegible]其利丹銀齒革[illegible]其民一男二女
[illegible]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illegible]
河南曰豫州[illegible]其山鎮曰華山[illegible]其澤藪
曰圃田[illegible]其川滎雒[illegible]其浸波溠[illegible]

其利林漆絲枲（漆木成林也 枲麻也）其民二男三女（五人之中二為男而三為女）其畜宜六擾（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正東曰青州（青州在正東方）其山鎮曰沂山（沂山在沂水縣）其澤藪曰望諸 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沂出沂山 沭出東莞）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兗州在河東）其山鎮曰岱山（今之泰山也）其澤藪曰大野 其川河泲 其浸盧維 其利蒲魚（與青州同）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 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雍州在正西方）其山鎮曰嶽山 其澤藪曰弦蒲 其川涇汭 其浸渭洛 其利玉石 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 其山鎮曰醫無閭 其澤藪曰貕養 其川河泲 其浸菑時 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河內曰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 其澤藪曰陽紆 其川漳 其浸汾潞 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 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并州在正北方）其山鎮曰恒山 其澤藪曰昭餘祁 其川虖池嘔夷 其浸淶易 其利布帛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馬牛羊豕犬）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 方千里曰王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凡邦國千里 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 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方百里則百男 以周知天下 ○凡邦國小大相維 王設其牧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王將巡守 則戒于四方曰 各脩平乃守 攷乃職事 無敢不敬戒 國有大刑 及王之所行 先道 帥其屬而巡戒令 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 掌土圭之法

五寸以致日景(五寸以致日景者，夏至則景尺五寸，冬至則景丈三尺)以土地相宅而建
邦國都鄙(以土地，謂度地也。度地，辨其可居者以建諸侯之邦國及公卿之都鄙)以辨土宜土
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所宜。土化，謂糞種所用也。任地者，謂授之以地而任其職也)王
巡守則樹王舍(王之所舍，樹之以藩籬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遠方之民(懷來遠方之民)
致方貢(致四方之貢物)致遠物(致遠方之物)而送逆之(送其去，逆其來)
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貨以璽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委積以安其居，館舍飲食以順之)
好其
合方氏(官名，合四方之事者)掌達天下之道路(道路所以通往來也)
通其財利(財利，物產也)同其數器(數，十百千萬之數。器，禮樂之器)壹其度量
除其怨惡(邦國相怨惡者，使相和)同其好善
分(分屬之)外(外之使)之齊一
訓方氏(官名。訓，道也。道四方之民者)掌道四方之政事(道，猶言也。四方，諸侯大之為政，小之為事)
與其上下之志(上下，君臣也。志，其所欲也)誦四方之傳道(傳道，謂四方傳說往古之事，為王誦之)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
新物(新物，謂物之新出而觀民志之好惡)
形方氏(官名。形方，制四方邦國之形體)掌制邦國之地域(地域，大小之界)
而正其封疆(正其封疆，使無爭訟)無有華離之地(華離，謂不正而相離異也)
使小國事大國(小以事大)大國比小國(大以比小)
不得侵陵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掌山林之名(山林之名號)辨其物
與其利害(物，山林所產。利害，謂有益於人者、害於人者)而頒之于邦國使
致其珍異之物(珍異之物，有珍異之物則致於天子)
川師(官名，如山師)掌川澤之名(川澤，水之名)辨其物與其利
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並同山師)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四方之地名
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物之可以封邑者(辨其可以封邑者)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掌達法則(八法、八則)匡邦國而觀其
慝(觀其所以匡正邦國而察其慝惡)使無敢反側(不得背法)以聽王命
撢人(主撢王之志以告天下)掌誦王志(誦王之志，可以見其心之所之)道國
之政事(道，猶言也)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巡行天下邦國而語之以王之志)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如此則天下之民和悅而正面向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以國法掌其政學(以國之法掌其政事學問)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周禮句解卷之九

晉齋　朱申　周翰

秋官司寇第五 [illegible]

秋官司寇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illegible] 乃立秋官司寇，[illegible] 使帥其屬而掌邦禁，[illegible] 以佐王刑邦國。[illegible]

大司寇之職，[illegible] 掌建邦之三典，[illegible]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illegible]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illegible]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illegible]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illegible] ○以五刑糾萬民：[illegible]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illegible]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illegible]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illegible]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illegible]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illegible] ○以圜土聚教罷民。[illegible] 凡害人者，[illegible] 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illegible] 以明刑恥之。[illegible]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illegible] 不齒三年。[illegible]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illegible]

○以兩造禁民訟，[illegible] 入束矢於朝，[illegible] 然後聽之。[illegible] ○以兩劑禁民獄，[illegible] 入鈞金，[illegible] 三日乃致于朝，[illegible] 然後聽之。[illegible] ○以嘉石平罷民。[illegible]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illegible] 桎梏而坐諸嘉石，[illegible] 役諸司空。[illegible] 重罪旬有三日坐，[illegible] 朞役；[illegible] 其次九日坐，[illegible] 九月役；[illegible] 其次七日坐，七月役；[illegible] 其次五日坐，[illegible] 五月役；[illegible] 其下罪三日坐，[illegible] 三月役。[illegible]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illegible] ○以肺石達窮民。[illegible]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illegible] 立於肺石三日，[illegible] 士聽其辭，[illegible] 以告於上，而罪其長。[illegible]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illegible] ○凡邦之大盟約，[illegible] 涖其盟書，[illegible] 而登之于天府。[illegible]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illegible] 凡諸侯之獄訟，[illegible]

以罪名相告曰獄 以財貨相告曰訟 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 定正也）凡卿大夫之獄訟 以邦法斷之（邦法八法也）凡庶民之獄訟 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大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 則戒之日 涖誓百官 戒于百族（百族者王之族姓）及納亨前王 祭之日亦如之 奉其明水火（司烜氏取明水於月 取明火於日）○凡朝覲會同前王 大喪亦如之 大軍旅涖戮于社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 掌外朝之政（外朝在雉門之外）以致萬民而詢焉 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 三曰詢立君 其位 王南鄉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 群臣西面 群吏東面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 以眾輔志而弊謀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 附于刑 用情訊之 至于旬乃弊之 讀書則用法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 一曰議親之辟 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議能之辟 五曰議功之辟 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議勤之辟 八曰議賓之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群臣 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及大比 登民數 自生齒以上 登于天府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以制國用 小祭祀奉犬牲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 納亨亦如之 大賓客前王而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孟冬祀司民 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 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 登中于天府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 令以木鐸曰

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戒其

犯命者 干犯大命者 鄉士職之

遂士 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六遂獄官 掌四郊 六遂在四郊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遂士十二人二人共主一遂之民數而糾察其五戒之令 聽其獄訟 所六遂之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並同鄉士 二旬而職聽于朝 六遂去王城稍遠故增二旬之限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並同鄉士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 並同鄉士 協日就郊而刑殺 六遂在郊以外故就郊而刑殺 各於其遂肆之三日 此六遂之獄故各肆其遂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王欲赦之則令三公往議之 ○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六鄉在內故曰國 六遂在外故曰郊

縣士 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在都鄙掌縣之獄官 掌野 郊外曰野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 縣士三十二人各主其縣之民也 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並同鄉士 三旬而職聽于朝 野去王城尤遠又增一旬之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並同鄉士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各於其縣而肆之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六卿往議之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邦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 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八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四方都家之獄官也 掌都家 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 家謂大夫之采地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都家去國遠故以三月之期都家各有其君不得自斷故上其獄訟於王國 司寇聽其成于朝 [illegible]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 並同鄉士 書其刑殺之成 欲知其所刑殺之罪也 與其聽獄訟者 欲知其所聽獄訟之人也 都家自有主治故不言刑殺及肆之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迎四方賓客 掌四方之獄訟 掌四方諸侯獄訟之事 諭罪刑于邦國 以所附罪制刑之意諭于邦國諸侯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諸侯有訟獄而治正於士官者則造此辭對於此求達也 四方有亂獄 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 則往而成之 親往其國成其罪而正之 邦有賓客 四方諸侯來朝覲者 則與行人送逆之 賓客之官也賓客之來則行人送逆之 入於國 賓入國門 則為之前驅而辟 訝士為賓客前驅辟除行人也 野亦如之 在野亦然 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 謂征伐 則讀其誓禁 [illegible]

朝士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十人○王之外朝 掌建邦外朝之灋 外朝在庫門之外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 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民(俗)所於嘉石(嘉石文石設於左)平罷民焉(平罷惡之民而使之自強於善)右肺石(肺石赤石)

達窮民焉(達窮困之民而使伸其情)○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

慢朝錯立族談者(族談者謂聚談錯立則不正不敬皆禁之也)○凡得獲貨賄人

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凡士之治(士之治獄)有期日(期限有日)國中一旬(謂獄士旬而治也)郊二旬

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以一年)期內之

治聽(在期之內則聽其訟)期外不聽(期外則所以息訟也)○凡有責者有

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

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民(中士六人府二人史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登載也)自生齒以

上皆書於版(男女自生齒以上皆書其數於版籍)辨其國中(王國之內)與其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及其郊野(郊謂都鄙也自國中至郊野民數皆辨別之)異其男女(男女各異其籍)歲登

下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三年比校民數)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司民則以所校民數告於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小司寇以孟冬祀司民)

獻其數于王(以司民所治之民數獻之于王)王拜受之(重民之數也)登于天府(藏於天府)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天府之官收其貳本)以贊王治(以民數多少贊主民之吏)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五刑者)掌五刑之灋(五刑各有其法)以麗萬

民之罪(以其罪而附麗萬民之刑)墨罪五百(墨謂刺其額以墨窒之以明其罪 此罪者有五百條 下四刑同)

劓罪五百(劓謂截其鼻也)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人則閉於宮中)刖罪五百(刖足也)

殺罪五百(殺死刑也 然此與呂刑五刑之屬不同也 蓋自重而之輕也)若司寇斷獄弊訟(謂其獄訟於朝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司刑則以五刑之法告於司寇所犯之輕重而擬其刑罰也)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刺主刺殺者)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刺殺也宥寬也赦舍也)

以贊司寇聽獄訟(司刺以是法而贊司寇聽獄訟也)壹刺曰訊群臣(訊問也)

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三問之於萬民)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壹赦曰幼弱(年未八歲)再赦曰老旄(年八十以上)三赦曰

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求民之情斷以三刺之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上服殺刑下服墨劓刖宮)

然後刑殺

司約(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約劑六者之約書萬民皆有之)

治神之約為上(神約謂命祀郊社群望及祖宗也)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

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

則六官辟藏（約劑之書其副本皆藏於六官是則大官皆開所藏而視之也）其不信者殺（大

亂約書者施以死刑）

司盟（官屬知司約○盟）掌盟載之灋（……加書於神也……書於策也）凡邦國有

疑會同（諸侯有不協於會同者）則掌其盟約之載（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辭）及其禮

儀（禮儀謂其物也……）北面詔明神（神明之……）既盟則貳之（既盟以載……告神乃為副）

（副本以授六官也）盟萬民之犯命者（犯命謂犯君令也盟者託神以結其信也）詛其不信者

亦如之（不信……）凡民之有約劑

者（民之約……）其貳在司盟（司盟則……）○有獄訟者則使之盟

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

共祈酒脯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掌金玉貨賄之事）掌凡金玉錫石丹青

之戒令（……）受其入征者（金玉……）

（……）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

（印以……）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

之府（……）入其要（入其計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

（……）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

其金版（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

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掌犬牲（……）凡祭祀

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

治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收教罷民（……）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

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

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

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

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守盜賊（……）

（……）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

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

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

（……）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

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

市

奉而適甸師氏（甸師屬天官）以待刑殺（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必適甸師抑而殺者刑于隱親親貴貴之義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以主斬殺賊諜之事）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諜謂敵人為[illegible]謀大者執以鈇鉞小者以刀刃搏之謂去衣而搏其尸也搏當為膊）凡殺其親者焚之（殺五服之親者則燒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王之親者則辜而磔之不全其体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踣謂僵尸於市使人見之也肆陳也）肆之三日（三日乃除之）刑盜于市（盜罪未至死者亦刑于市以号之）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其他罪犯法者亦刑于市）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所以親親貴貴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各隨其罪之輕重）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可使守門）劓者使守關（[illegible]）宮者使守內（宮刑之人道絕可使守內）刖者使守囿（[illegible]）髡者使守積（[illegible]）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掌五隸之法（五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辨其物（辨其衣服兵器之屬）而掌其政令（[illegible]）帥其民而搏盜賊（[illegible]）役國中之辱事（中國之辱事則帥其民而為役之）為百官積任器（百官任用之器亦其役為積之也）○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illegible]）掌帥四翟之隸（[illegible]）使之皆服其邦之服（以其所素習也）執其邦之兵（以其所素習也[illegible]）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也內則使之守王宮外則使之守野舍之厲禁此齊司隸之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句解卷之十

秋官司寇下

會齋 朱申 周翰

布憲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布以數施之憲以表示之 掌憲邦之刑禁 憲表也刑即司寇之刑禁即士師之五禁 正月之吉 正月朔日 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 旌節所用者以宣布刑禁於四方也 而憲邦之刑禁 表示四方使皆知之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 詰謂以威憲文詰問邦國都鄙采邑也 達于四海 知於六服之外四海之遠 凡邦之大事合眾庶 大事謂祭祀會同也合眾庶則用人民也 則以刑禁號令 號以召之令以行之以五刑五禁號令之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相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 司猶察也斬殺戮謂傷民相斬殺者 謂殺也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 匿其事而不言 攘獄者 攘卻獄訟 遏訟者 遏止民訟 以告而誅之 察此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戮之

禁暴氏 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民暴亂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禁止亂也 謂恃於人論暴謂敢作威恐人謂事已以不為正也 撟誣犯禁者 撟曲為直誣善為惡以罔犯刑禁也 作言語而不信者 造作無誠實之言語以惑民也 以告而誅之 禁此三者以告於司寇而誅戮之 凡國聚眾庶 以大事聚眾庶 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眾庶有犯禁者則戮之以徇眾○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 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 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野廬謂野之道路廬舍宿息之地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此國中道路至于四畿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國中曰國國外曰郊也比謂次比也遠人三十里有宿十里有廬即宿息之地也井所以供飲食樹所以為蕃蔽亦使民則巡行而校比之也 若有

賓客 四方諸侯朝聘 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自當警則令其人相聚擊柝以待暴客也 有相翔者誅之 相翔猶翱翔為盜賊者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 道路舟車之行或迫而相擊互者 敘而行之 敘次其先後而行之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 有節者秉節而行有爵者卿大夫 則為之辟 辟止行人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掌凡道禁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 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除骴 掌除骴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 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若有死於道路者 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掌凡國之骴禁

雍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止水者 掌溝瀆澮池之禁 溝瀆澮池皆所以通水者也謂隄防之水道必有禁 然後可以除害也 凡害於國稼者 害於稼者謂水害 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 阱謂穿地為穴以陷禽獸擭謂之柞鄂以捕獸 秋令塞阱杜擭 秋收已畢故塞之杜之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恐專利而害於物故禁之

萍氏 ○萍氏主水禁萍者以其浮於水上不沈溺也 掌國之水禁 水有溺死者則有禁 幾酒 幾司察非時飲者 謹酒 以民亦用酒凡此皆以 禁川游者 禁不乘舟而游 防其溺也

司寤氏 ○寤覺也 掌夜時 以星分夜 夜則星見 以詔夜士夜禁 夜士主行夜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明而後行也

禁宵行者夜遊者宵夜前曰宵遊謂夜時雖不行亦禁止之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火也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夫遂取火器也日大陽之精故取明火焉以鑒取明水於月鑒取水鏡也月大陰之精故取明水焉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以明水為粢盛以明火照燭也共明水以充玄酒也凡邦之大事謂祀賓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設於門外曰大燭設於門內曰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軍旅脩火禁大衆所聚宜數道也○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當為滌器之滌也掌執鞭以趨辟趨辟以作威使行道者趨而避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天子用八人夾道而趨辟公則六人降於王也侯伯則四人降於公也子男則二人降於侯伯也凡誓凡設誓比軍衆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者出將戰則戮使前未命命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脩治也閭里門也掌比國中宿互㯮者宿謂守者互謂行馬㯮謂擊㯮氏則挨比之也與其國粥粥行而賣物於國中者亦比挍之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追胥謂伺逐盜者既其入敕則司勤者賞之怠者罰之禁徑踰者徑不由正路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兵革趨走馳騁於國中之道者二者皆有禁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喪亂寇盜互謂行馬所以障出入也守閭互之所以防非常之變也唯執節者不幾有節以達者則無所用幾搜察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則作也掌攻草木及林麓攻治也柞木曰林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刊謂斫去其皮也山南曰陽冬至陽之日刊陽木以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剝亦斫也山北曰陰陰木以至陰之日剝陰木而水之則陽木陰木皆不復生矣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欲其化則春秋之時變其水火則陰木至春又復而大之陽木至秋又復而水凡攻木者掌其政令凡治木者皆有政令以正之以命之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謂芟除也掌殺草芟除殺之春始生而萌之萌之始生夏日至而夷之夷之鉤鎌迫地芟之也秋繩而芟之芟之除其實也冬日至而耜之冬至一陽生則耜之以土翻其根也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化之以水火使其根爛也○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

蟲獸敺

壺涿氏 如字 掌除水蟲 以炮土之鼓敺之 以焚石投之 若欲殺其神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則其神死 淵為陵

庭氏 下士一人 徒二人 掌射國中之夭鳥 若不見其鳥獸 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若神也 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銜枚氏 下士二人 徒八人 掌司囂 國之大祭祀 令禁無囂 軍旅田役 令銜枚 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 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 如字 掌國之大祭祀 共其杖咸 軍旅 授有爵者杖 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 中大夫二人 ○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 大賓謂五等諸侯 大客謂諸侯之臣 以親諸侯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 春見曰朝 圖其事之可否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秋見曰覲 比其功之高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夏見曰宗 陳其謨之是非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冬見曰遇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時見曰會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殷見曰同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 以同邦國之禮 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 執桓圭九寸 繅藉九寸 冕服九章 建常九斿 樊纓九就 貳車九乘 介九人 禮九牢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立當車軹 擯者五人 廟中將幣三享 王禮再祼而酢 饗禮九獻 食禮九舉 出入五積 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 執信圭七寸 繅藉七寸 冕服七章 建常七斿 樊纓七就 貳車七乘 介七人 禮七牢 ○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 立當前疾 擯者四人 廟中將幣三享 王禮壹祼而酢 饗禮七獻 食禮七舉 出入四積 再問再勞 ○諸伯執躬圭 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 繅藉五寸 冕服五章 建常五斿 樊纓五就 貳車五乘 介五人 禮五牢 ○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 立當車衡 擯者三人 廟中將幣三享 王禮壹祼不酢 饗禮五獻 食禮五舉 出入三積 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 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 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出入三積 不問壹勞 朝位當車前 不交擯 廟中無相 以酒禮之 其他皆眂小國之君 ○凡諸侯之卿

禮各下其君二等（此其君之礼皆降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亦下其君二等也大夫九依之八也士九依之九也）○邦畿方千里（王畿地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在王畿外）歲壹見（其地近故每歲一朝見）其貢祀物（共祭祀之用者）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在侯服外）二歲壹見（地稍遠故二年一朝）其貢嬪物（共嬪婦之用者）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在甸服外）三歲一見（地又遠故三年一朝）其貢器物（共器物之用者）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在男服外）四歲壹見（地又遠故四年一朝）其貢服物（共衣服之貢者）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在采服外）五歲壹見（地又遠故五年一朝）其貢材物（共材用之貢者）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在衛服外）六歲壹見（地尤遠故六年一朝）其貢貨物（共寶貨之貢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要服在九州內其外則蕃服皆謂之蕃國也）世壹見（以其地極遠故每世則位乃朝）各以其

貴寶爲摯（不拘其所貴也）○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天子撫安諸侯之法如下文所云）歲徧存（每歲徧問其安否）三歲徧覜（三歲則徧視其治故）五歲徧省（五年則徧察其風俗）七歲屬象胥（象胥通言語之官也）諭言語（五方言語不通故使象胥諭之）協辭命（諸侯無□不相接故使象胥協之此二者七年一次來行）九歲屬瞽史（瞽史宗官）諭書名（書名所以□其文故使瞽史諭之）聽聲音（聲音所以和其聲故使瞽史之此二者九年一次來行）十有一歲達瑞節（瑞六見宗伯六節見掌節所以達四方而文之也）同度量（度謂丈尺量謂斗斛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也）成牢禮（若掌客之所掌是也）同數器（數器若合方氏所掌是也）脩灋則（灋則謂八法八則謂□□□章之也此五者十一年一次來行）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每十二年王巡守若不巡守則諸侯皆朝也）○凡諸侯之王事（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辨其朝位上大夫之位）正其等（正其尊卑上下之等）協其禮（協其饗餼積膳之禮）賓而見之（使諸侯以賓禮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

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往來）歲相問也（比年小聘也）殷相聘也（三年大聘也）世相朝也（謂君即位乃朝相見）（將同行道路也）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行人之副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以待四方之使者（以待諸侯之使來朝聘者）令諸侯春入貢（春朝之時入貢謂六服所貢也）秋獻功（秋覲之時獻功）王親受之（親受其貢獻功所以樂諸侯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小大以礼…）○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天子使人於諸侯）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覜省聘問（見大行人注）臣之禮也（五者天子撫臣之礼）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節見掌節…）以金爲之（…爲尊者行命不可變易故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六瑞合瑞之不…）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以其通情而來則…）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為此一書所以興利除害也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為此一書所以去逆而成順也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為此一書將以禁而制之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為此一書所以寬而恤之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如此則康樂和親可致矣故又為此一書凡此五物者總上文五書每國辨異之每國各為五書以反命于王行人送行天下歸成五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如此則天下之事可得而編知矣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公侯伯子男五者為賓孤卿大夫四者為客[illegible]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illegible]

[illegible]將合諸侯[illegible]有事而會則令為壇三成為壇於國外三成三重也宮旁一門為宮者二百步四旁各一門詔王儀告王以見諸侯之儀南鄉見諸侯南者嚮明之義也土揖庶姓土揖下手揖之庶姓者非王之親也時揖異姓時揖平手揖之異姓者王之外親也天揖同姓天揖舉手揖之同姓者王之族人也及其擯之擯諸侯以前也各以其禮以爵一尊卑而為隆殺公於上等壇有三重擯公於第一重侯伯於中等擯侯伯於第二重子男於下等擯子男於第三重其將幣亦如之[illegible]其禮亦如之[illegible]王燕則諸侯毛[illegible]惠故○凡諸公相為賓諸公之自相朝主國五積三問主國主人之國也[illegible]其止宿則有五積[illegible]皆三辭拜受[illegible]皆旅擯[illegible]再勞[illegible]三辭三揖[illegible]登拜受[illegible]

拜送[illegible]主君郊勞[illegible]交擯三辭[illegible]車逆拜辱[illegible]三揖三辭[illegible]拜受[illegible]車送三還[illegible]再拜[illegible]致館亦如之[illegible]致飧如致積之禮[illegible]及將幣[illegible]交擯[illegible]三辭[illegible]車逆拜辱[illegible]賓車進[illegible]答拜[illegible]三揖三讓[illegible]每門止一相[illegible]及廟唯上相入[illegible]賓三揖三讓[illegible]登再拜授幣[illegible]賓拜送幣[illegible]每事如初[illegible]賓亦如之[illegible]及出車送[illegible]三請三進[illegible]再拜[illegible]賓三還三辭[illegible]告辟[illegible]致饔餼[illegible]還圭[illegible]饗食[illegible]致贈[illegible]郊送[illegible]皆如將幣之儀[illegible]○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illegible]各以其禮相待也[illegible]如諸公之儀[illegible]○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illegible]

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而有問勞之礼去則送之而有贈賄之礼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其邦之大小而致其幣如一王■以其幣為之禮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日出而朝西東也日入為夕西面也不正其主面不南向亦不背客不北向但居主之國面巳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國使之礼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急遽之事並事之小而欲速達者媺惡而無禮者媺惡謂吉凶之小事礼儀所不載者凡其使也行夫出而為使必以旌節旌節以通道路也○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國賓客任器為之守備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賓客取道降卒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謂道路用旌節也達諸四方使無阻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賓客有路節出入門關故無幾答之者送逆及疆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主通夷狄之言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者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遠人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之言而諭解之以和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爭親而不疏也若以時入賓謂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則協其禮協遠人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與協其礼也與其辭言傳之達入之言不達於中國象胥則講求而協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出則送之入則逆之而賓相之授賓曰擯礼曰相○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王者征伐四夷之事則用諸侯得為次事卿若威令文詔之辭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皆量其事體之輕重用之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賓客牢禮之法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牢謂牲也餼謂生牲也獻謂禽獸也飲食謂饗食燕飲與其政治政以王之治以禮之王合諸侯而饗禮合五等諸侯而行享食之禮則具十有二牢十二者王禮之數也庶具百物備庶衆之具百物之品類不盡具諸侯長十有再獻諸侯長謂上公之守作伯者用十二之礼者以侯伯之也王巡守殷國王十二年而一巡守則殷國者朝則國君膳以牲犢所以盡之國其君以犢牲為王之膳最其敬也令百官百牲皆具掌客令主國具百牲以從王之百官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王以從行三公則其禮比於上公卿眡侯伯之禮王之從行卿禮比於侯伯大夫眡子男之禮王之從行大夫其禮比於子男士眡諸侯之卿禮士之從行上士其禮比諸侯之卿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庶子中士下士而合其礼比諸侯之大夫○凡諸侯之禮此下言諸侯待諸侯之礼上公五積此言侍上公之禮其餘至也於其正致…凡…皆眡飧牽…三問

皆脩(以其間隨數致三問也。羞脯者趙之加書往者也) 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言公所從行之人皆有牢) 飧五牢(此卽夕食五牢之數也) 食四十(凡四十品) 簠十(簠所以盛稻粱 其數有十) 豆四十(豆所以盛菹醢 其數四十) 鉶四十有二(鉶盛羹器也 其數四十二) 壺四十(壺所以盛酒 其數四十) 鼎簋十有二(鼎以烹牲 簋以盛黍稷 二者之數各有十二) 牲三十有六(牛羊豕三牲具為一牢 每牢以九為列 牲三十六者 則上公四牢也) 皆陳(陳以上者) 饔餼九牢(饔熟食 餼則生牢 飧府為此朔學之後所陳) 其死牢如飧之陳(如飧五牢之數陳於門外) ○牽四牢 米百有二十筥 醯醢百有二十罋 車皆陳 車米眡生牢 牢十車 車秉有五籔 車禾眡死牢 牢十車 車三秅 芻薪倍禾 皆陳 乘禽日九十雙 殷膳大牢 以及歸 三饗 三食 三燕 若弗酌 則以幣致之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 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 八壺 八豆 八籩 膳大牢 致饗大牢 食大牢 卿皆見以羔 膳大牢 ○侯伯四積(此言待侯伯之禮 四積者比於上公降一等也) 皆眡飧牽(四牢之禮) 再問皆脩(侯伯止再問 又眡介行人宰史之牢) 飧四牢 食三十有二 簠八 豆三十有二(比於上公減五分之一) 鉶二十有八(上公堂上二十二東西夾各十 故其數四十二 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八 故其數二十八) 壺三十有二(亦減五分之一) 鼎簋十有二(與上公同) 腥二十有七(變牲言腥者互見也 二十七者三九之數也) 皆陳 饔餼七牢(降於上公二等) 其死牢如飧之陳(如飧四牢之數) ○牽三牢 米百筥 醯醢百罋 皆陳 米三十車 禾四十車 芻薪倍禾 皆陳 乘禽日七十雙 殷膳大牢 三饗 再食 再燕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以其爵等為之禮 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 八壺 八豆 八籩 膳大牢 致饗大牢 卿皆見以羔 膳特牛 ○子男三積(此言待子男之禮 三積者又降於侯伯一等也) 皆眡飧牽(眡飧三牢之數) 一問以脩(亦降一等) 飧三牢 食二十有四 簠六 豆二十有四(比於侯伯皆減四分之一) 鉶十有八(堂上十東西夾各四) 壺二十有四(亦減四分之一) 鼎簋十有二(惟此為之數 侯伯子男同) 牲十有八(牲當為腥 二九十八也) 皆陳 饔餼五牢(降於侯伯二等) 其死牢如飧之陳(如飧三牢之數) ○牽二牢 米八十筥 醯醢八十罋 皆陳 米二十車 禾三十車 芻薪倍禾 皆陳 乘禽日五十雙 壹饗 壹食 壹燕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以其爵等為之禮 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 六壺 六豆 六籩 膳眡致饗 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來聘問也) 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如待諸侯上介之禮) ○凡禮賓客 國新殺禮 凶荒殺禮 札喪殺禮 禍災殺禮 在野在外殺禮 凡賓客死 致禮以喪用 賓客有喪 唯芻稍之受 遭主國之喪 不受饗食 受牲禮

掌訝(中士八人 府二人 史四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訝與迓同 主迎賓客者 掌邦國之等籍(謂九儀之等差載於書籍者) 以待賓客(以其尊卑之節) 若將有國賓客至(國賓謂諸侯及諸侯之臣至來朝聘也) 則戒官脩委積(委積謂米禾芻薪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戒之使供具也) 與士逆賓于疆(訝與士迎賓客於國之境) 為前驅而入(既迎於境 則為之前驅而入於國也) ○及宿則令聚柝 及委則致積 至于國 賓入館 次于舍門外 待事于客 及將幣 為前驅 至于朝 詔其位 入復 及退亦如之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 及歸送亦如之 ○凡賓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此言使卑者迎尊者也 卿之禮 言諸侯有卿 卑於諸侯 故使卿訝之) 卿有大夫訝(大夫卑於

猶故接大夫迎之大夫有士訝士卑於大夫以使上迎之士皆有訝如上士爲賓客則使中下士迎之凡訝者凡迎賓客賓客至而往賓客告至乃往迎之詔相其事詔謂以言告之相謂以力贊之而掌其治令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交者皆使之對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以之自王國而及諸侯由諸侯而及萬民所以通上下之情也道王之德意志慮道言也王者德之所存意之所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皆爲諸侯萬民言之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諸侯萬民皆知王之所好而行之知王之所惡而辟之使和諸侯之好諭諸和諸侯之必使之好也達萬民之說謂通達萬民之情使之說王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邦國通事謂諸侯相朝之禮凡此所以結其交與好也以諭九稅之利諭告也九稅謂九職之稅使諸侯知之得以爲利也九禮之親九禮謂九儀之禮使諸侯守之各安其分也九牧之維九牧謂九州之牧使之小大相維也九禁之難九禁謂九法之禁使之知所畏難也九戎之威九戎謂九伐之兵使之素有畏威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闕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闕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王部家采邑之國治而命於朝掌都家之國治掌凡公卿王子弟之都及大夫之家有治於國者日朝以聽國事故所遣謂之故朝大夫每日至朝廷而聽之以告其君長而告之於都家之君長國有政令王國有政令之政所使即之令則令其朝大夫令都家之吏使之告其君長凡都家之治於國者謂都家有事所令者往國者必因其朝大夫必因朝大夫以達於王國然後聽之然後可其治也惟大事都則則家事之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闕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庶子八人徒四十人闕

家士亦如之闕

齋　朱申　周翰

冬官考工記第六

鄭氏曰古周禮六篇司空之官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後人録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補之○今按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冬官考工記上

國有六職（言國家之事有此六種職掌如下文坐而論道以下六職也）百工與居一焉（[illegible]）或坐而論道（[illegible]）或作而行之（作猶起也行猶為也[illegible]）或審曲面勢（審察五材之曲直[illegible]）以飭五材（金木水火土也）以辨民器（[illegible]）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illegible]）或飭力以長地財（[illegible]）或治絲麻以成之（[illegible]）坐而論道謂之王公（[illegible]）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illegible]）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illegible]）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illegible]）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illegible]）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illegible]）○粵無鎛（[illegible]）燕無函（[illegible]）秦無廬（[illegible]）胡無弓車（[illegible]）粵之無鎛也（[illegible]）非無鎛也（[illegible]）夫人而能為鎛也

燕之無函也（[illegible]）非無函也（[illegible]）夫人而能為函也（[illegible]）秦之無廬也（[illegible]）非無廬也（[illegible]）夫人而能為廬也（[illegible]）胡之無弓車也（[illegible]）非無弓車也（[illegible]）夫人而能為弓車也（[illegible]）知者創物（[illegible]）巧者述之（[illegible]）守之世謂之工（[illegible]）百工之事（[illegible]）皆聖人之作也（[illegible]）爍金以為刃（[illegible]）凝土以為器（[illegible]）作車以行陸（[illegible]）作舟以行水（[illegible]）此皆聖人之所作也（[illegible]）天有時（[illegible]）地有氣（[illegible]）材有美（[illegible]）工有巧（[illegible]）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illegible]）材美工巧然而不良（[illegible]）則不時不得地氣也（[illegible]）橘踰淮而北為枳（[illegible]）鸜鵒不踰濟（[illegible]）貉踰汶則死（[illegible]）此地氣然也（[illegible]）鄭之刀（[illegible]）宋之斤（[illegible]）魯之削（[illegible]）吳粵之劍（[illegible]）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illegible]）地氣然也（[illegible]）

鄭司農
菉　澤音擇　義二相同

荆之幹（荆地在南方，多堅木，可為弓弩之幹）妢胡之笴（妢胡，胡子國也，近楚，其地多箭，可為箭笴。妢，扶云切）吳粤之金錫（吳粤在東南，多山，產金與錫）此材之美者也（此材之美，乃天時地氣自然而美者也。○此一節言材有美）天有時以生（陽一噓而生）有時以殺（陰一吸而殺）草木有時以生（春夏陽盛，故草木生）有時以死（秋冬陰盛，故草木死）石有時以泐（泐，石理或以寒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冬水寒，凝而不流動也）有時以澤（澤以春時而消釋也）此天時也（○此一節言物之得時，天有時也）凡攻木之工七（下言此七者）攻金之工六（下言攻金之工其目有六）攻皮之工五（下言攻皮之工其目有五）設色之工五（設采色之工其目有五）刮摩之工五（刮以成器，摩以出光，其目有五）摶埴之工二（摶，圜也。埴，土黏也。摶埴，陶瓬其目二也）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也）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此六者攻金之工也）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此五者攻皮之工也）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此五者設色之工也）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此五者刮摩之工也）摶埴之工：陶、瓬（此二者摶埴之工也）有虞氏上陶（上，尚也）夏后氏上匠（夏時尚宮室）殷人上梓（殷尚器）周人上輿（周尚車）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此言周人上輿，以車為多也）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

嘖音見
削音消

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凡察車之道（察車高下之法）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自載於地者，謂輪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所以為轂、輻、牙也）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

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矩謂刻識之也斬轂材必辨其向日之陰陽方陽也者稹理而堅陽[illegible]謂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陰[illegible]疏而不[illegible]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以火炙之則轂雖敝不藃[illegible]轂小而長則柞柞謂挾[illegible]大而短則摯摯危也[illegible]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illegible]陳篆必正[illegible]施膠必厚[illegible]施筋必數[illegible]幬必負幹[illegible]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揉輻以火[illegible]平沈必均沈[illegible]以均[illegible]直以指牙[illegible]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illegible]行山者欲侔[illegible]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illegible]是故塗不附[illegible]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illegible]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illegible]萭之以眡其匡也[illegible]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illegible]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illegible]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illegible]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illegible]故可規可萭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illegible]謂之國工[illegible]輪人爲蓋[illegible]達常圍三寸[illegible]桯圍倍之六寸[illegible]信其桯圍以爲部廣[illegible]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則欲其高[illegible]下爲宇則欲其低卑音婢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illegible]蓋已崇則難爲門也[illegible]蓋已卑是蔽目也[illegible]是故蓋崇十尺[illegible]良蓋弗冒弗紘[illegible]殷畝而馳不隊[illegible]謂之國工[illegible]輿人爲車[illegible]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

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爲圜必中於規中去聲）方者中矩（爲方必中於矩）立者中縣（立者必若縣之直）衡者中水（衡者必如水之平）直者如生焉（直者必如木之生）繼者如附焉（繼者必如附於幹）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居材得其所處無并）（所以小入大[illegible]之而入無兼并之失）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淺深之度）軸有三理（[illegible]）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田馬高七尺故輈深四尺）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駑馬高六尺故輈深三尺三寸○此言輈有三度也）軸有三理（釋三理之義）一者以爲媺也（[illegible]）二者以爲久也（堅而可久）三者以爲利也（軸之勢欲其利而易轉○此言軸有三理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馬所以駕車故車之進[illegible]）退則與人謀（人所以御[illegible]）終日馳騁（終日用之[illegible]）左不楗（[illegible]）行數千里（雖行數千里之遠）馬不契需（[illegible]）終歲御（終歲御車）衣衽不敝（[illegible]）此唯輈之和也（凡此三者以輈之和故能如此）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軫在下以承上故象地之方）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蓋在上以覆下故以象天之圜）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illegible]）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天有二十八宿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大火蒼龍之宿東方之星其星有九）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鶉火朱鳥之宿南方之星其星有七）熊旗六斿以象伐也（伐白虎之宿西方之星其星有六）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營室玄武之宿北方之星其星有四）弧旌枉矢以象弧也（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

攻金之工（此下言用金之法）築氏執下齊（錫多者爲下齊）冶氏執上齊（錫少者爲上齊）鳧氏爲聲（[illegible]）㮚氏爲量（[illegible]）段氏爲鎛器（[illegible]）桃氏爲刃（刃劍之屬）金有六齊（用錫和金其齊有六）

分其金而錫居一 [illegible] 謂之鍾鼎之齊 [illegible]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illegible] 謂之斧斤之齊 [illegible]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謂之戈戟之齊 [illegible] 參分其金而錫居一 [illegible] 謂之大刃之齊 [illegible]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illegible] 謂之削殺矢之齊 [illegible] 金錫半 [illegible] 謂之鑒燧之齊 [illegible]

[illegible]

築氏為削 [illegible] 長尺博寸 [illegible] 合六而成規 [illegible] 欲新而無窮 [illegible] 敝盡而無惡 [illegible]

冶氏為殺矢 [illegible] 戈廣二寸 內倍之 胡三之 援四之 已倨則不入 已句則不決 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 重三鋝 戟廣寸有半寸 內三之 胡四之 援五之 倨句中矩 與刺重三鋝

桃氏為劍 [illegible] 臘廣二寸有半寸 兩從半之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 長倍之 中其莖 設其後 參分其臘廣 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身長五其莖長 [illegible] 重九鋝 [illegible] 謂之上制 上士服之 [illegible] 身長四其莖長 [illegible] 重七鋝 [illegible] 謂之中制 [illegible] 中士服之 [illegible] 身長三其莖長 [illegible] 重五鋝 [illegible] 謂之下制 [illegible] 下士服之 [illegible]

鳧氏為鍾 [illegible] 兩欒謂之銑 銑間謂之于 于上謂之鼓 鼓上謂之鉦 鉦上謂之舞 舞上謂之甬 甬上謂之衡 鍾縣謂之旋 旋蟲謂之幹 鍾帶謂之篆 篆間謂之枚 枚謂之景 于上之攠謂之隧 十分其銑 去二以為鉦 以其鉦為之銑間 去二分以為之鼓間 以其鼓間為之舞脩 去二分以為舞廣 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 以其甬長為之圍 參分其圍 去一以為衡圍 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 一在下 以設其旋 薄厚之所震動 [illegible] 清濁之所由出 [illegible] 侈弇之所由興 [illegible] 有說 [illegible] 鍾已厚則石 已薄則播 侈則柞 弇則鬱 長甬則震 [illegible]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 以其一為之厚 小鍾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為之厚 鍾大而短 [illegible] 則其聲疾而短聞 [illegible] 鍾小而長 [illegible] 則其聲舒而遠聞 [illegible] 為遂 六分其厚 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栗氏為量 [illegible] 改煎金錫則不耗 [illegible] 不耗然後權之 [illegible] 權之然後準之 [illegible] 準之然後量之 [illegible] 量之以為鬴 [illegible] 深尺 內方尺而圜其外 [illegible] 其實一鬴 [illegible] 其臀一寸 [illegible] 其實一豆 [illegible] 其耳

三寸〈耳廣三寸〉其實一升〈四升爲豆合爲升〉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

〈黃鍾律長九寸上下相生十二律五聲之中宮聲爲君象之器也中者也〉槩而不稅〈用槩所以平也不

征其稅所以爲公也〉其銘曰〈刻於量上以銘之其辭如下文所云〉時文思索〈時是也言是文君思索以

求其理〉允臻其極〈允信也極中也使天下所信而至其中也〉嘉量既成〈量成而名之曰嘉〉

〈以一天下之法以其美也〉以觀四國〈示四方之國也觀音貫〉永啓厥後〈以永

開啓其後世于孫〉茲器維則〈欲使後世惟以此爲法則也〉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

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

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函由不至也〉犀甲七屬〈以犀皮爲甲 [illegible]〉兕

甲六屬〈以兕牛皮爲甲〉合甲五屬〈合甲 [illegible]〉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

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年壽者用久也〉凡爲甲必先爲容〈容象式也〉然後制革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

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

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

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

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

衣之無齘則變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

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

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

直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

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

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

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韗人爲皋陶〈韗人爲鼓木者也 [illegible]〉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

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寸中圍加

三之一謂之鼖鼓〈鼖鼓大鼓也〉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

鼓必以啓蟄之日〈[illegible]〉良鼓瑕如積環〈[illegible]〉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illegible]〉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

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

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illegible]〉白與黑謂之黼

〈[illegible]〉黑與青謂之黻

〈[illegible]〉五采備謂之繡〈[illegible]〉土以黃其象方天時

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

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後於素功也蓋先以粉地[illegible]抵可施以五采也鄭曰其受采白受[illegible]未孔子曰繪事後素此之謂也）

鍾氏（鍾重也染重也故染重）染羽（羽所以飾旌旗）以朱湛丹秫（湛漬也丹秫赤粟也取汁染）三月而熾之（熾炊也湛子潛反）淳而漬之（漬染也）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三染為纁謂染朱黑色五染赤汁又再染為緅七入染汁為黑曰緇緅側留反）

筐人闕

㡛氏（治絲帛而練熟之官㡛音荒）湅絲以涚水（涚水灰水也湅音練涚音說）漚其絲七日（漚烏侯反）去地尺暴之（暴步卜反）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此湅絲之法[illegible]）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illegible]）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周禮句解卷之十三

鄮峯　朱申　周翰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玉人治玉之工）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安也安四方之義）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公侯伯之圭皆曰命者以其出於王所命也桓柱也取植立之義）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信取尊而不屈之義信音申）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躬取卑而不信之義[illegible]）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illegible]）天子用全（[illegible]）上公用龍（[illegible]）侯用瓚伯用將（[illegible]）繼子男執皮帛（[illegible]）天子圭中必（[illegible]）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illegible]）大圭長三尺（[illegible]）杼上終葵首（杼殺也[illegible]）天子服之（[illegible]）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illegible]）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illegible]）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illegible]）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illegible]）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illegible]）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illegible]）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illegible]）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造贈賓客之稍也……所謂致餼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翔（後弱則矢行而遲），中弱則紆（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原缺

梓人為筍虡（[illegible]樂器之架也[illegible]）天下之大獸五（[illegible]）脂者（牛羊之屬）膏者（[illegible]之屬）臝者（[illegible]）羽者（[illegible]）鱗者（[illegible]）宗廟之事（[illegible]）脂者膏者以為牲（[illegible]）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illegible]）外骨（[illegible]）內骨（[illegible]）卻行（[illegible]）仄行（[illegible]）連行（[illegible]）紆行（[illegible]）以脰鳴者（[illegible]）以注鳴者（[illegible]）以旁鳴者（[illegible]）以翼鳴者（[illegible]）以股鳴者（[illegible]）以胸鳴者（[illegible]）謂之小蟲之屬（[illegible]）以為雕琢（[illegible]）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

之阻（[illegible]）是故兵欲長（[illegible]）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𦆪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匠人建國（[illegible]）水地以縣（[illegible]）置槷以縣眡以景（[illegible]）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illegible]）晝參諸日中之景（[illegible]）夜考之極星（[illegible]）以正朝夕（[illegible]）

匠人營國方九里（[illegible]）旁三門（[illegible]）國中九經九緯（[illegible]）經涂九軌（[illegible]）

象也。左祖右社王宮在國之中其左宗廟其右社稷面朝後市其前為朝其後為市[illegible]市朝一夫朝者官吏所會市者商旅所聚皆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夏后氏世室[illegible]下同此言三代明堂之制夏后氏號為世室也堂脩二七謂其南北之深夏后氏度以步堂脩十四步也廣四脩一堂之廣[illegible]以四分脩之一[illegible]則[illegible]上下同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上堂有五室以象五行[illegible]其廣[illegible]以四尺也中央[illegible]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共為九階四旁兩夾窗[illegible]每室四戶八窗白盛以蜃灰堊牆[illegible]門堂三之二門堂[illegible]正堂[illegible]室三之一門堂之室[illegible]三分之一殷人重屋[illegible]堂脩七尋[illegible]五丈六尺[illegible]崇三尺[illegible]四阿重屋[illegible]周人明堂[illegible]三代[illegible]其一[illegible]度九尺之筵[illegible]

[illegible]東西九筵[illegible]南北七筵[illegible]堂崇一筵[illegible]五室凡室二筵[illegible]室中度以几[illegible]堂上度以筵九尺宮中度以尋八尺野度以步六尺涂度以軌[illegible]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路門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illegible]外有九室路門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illegible]九分其國以為九分[illegible]九卿治之[illegible]王宮門阿之制五雉[illegible]宮隅之制七雉[illegible]城隅之制九雉[illegible]經涂九軌[illegible]

[illegible]環涂七軌[illegible]野涂五軌[illegible]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illegible]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illegible]環涂以為諸侯經涂[illegible]野涂以為都經涂[illegible]匠人為溝洫[illegible]耜廣五寸[illegible]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illegible]田首倍之[illegible]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illegible]九夫為井[illegible]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illegible]

[illegible]方十里為成[illegible]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illegible]方百里為同[illegible]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illegible]專達於川[illegible]各載其名[illegible]凡天下之地埶[illegible]兩山之間必有川焉[illegible]大川之上必有涂焉[illegible]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illegible]防必因地埶[illegible]善溝者水漱之[illegible]善防者水淫之[illegible]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凡制溝防必先一日深之以為式）里為式（必合一里之後計之）然後可以傳衆力（有其式則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車人為耒（耒之為器其作事也車人為之）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二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為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䐉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䐉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黄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時冬析幹幹欲堅而自固故冬析之而春液角角欲和而溫柔故春液之夏治筋筋欲散而解接故夏治之秋合三材膠絲漆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秋合之寒奠體奠定也體者弓往來之體也必於寒而定之則弓體用膠至冬必而守也冰析灂灂者漆之滑也必於水而析之則漆灂欲其不動故也灂于名之冬析幹則易此覆解上文謂於幹堅之則析之則其勢和易也易去声而春液角則合於角和之時而夏之則其氣炁治也夏治筋則不煩於筋散之時而治之則其理不亂也秋合三材則合於成材之時而合之則其質不相離也寒奠體則張不流之體已定則張而不流則接也冰析灂則審環漆已定則不移為所鼓動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被弦於春俟一春之久而後可用也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劑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

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六者之中幹角而急用維幹強之弓以幹為強角附幹而安以張如流水張弓如水之須流維體防之弓往來之体防其淺深之失引之中參維角定之引弓要三尺之矢翔欲定工也必其用弦之正張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得天時材美工巧為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相幹勝一不和角勝二不被筋勝三不三者皆平曰三均量其力有參均均者參謂之九和合上材工時角幹筋之六者又以絲膠漆為之輔九者相得而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角與幹筋皆權平筋三侔侔對等也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鋝稱膠也邸稱絲也斞有所受也上工以有餘巧工和之而有餘下工以不足下工和之則不足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說並見夏官司弓矢注弓長六尺有六寸此言人之形貌不同故弓之等制不一六尺六寸弓之制最長者謂之上制此弓之上等上士服之士之上者能用之弓長六尺有三寸此得長短之中者謂之中制此弓之中等中士服之士之中者能用弓長六尺弓之最短者謂之下制此弓之下等下士服之士之下者能用之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

體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詳謂之最極善謂之至角偏者而於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善也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角善幹又善而知獨未善可以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幹對角幹善而筋亦善

周禮句解卷之十二

姑蘇
□□家藏

周禮全經釋原十三卷周禮傳敘論一卷

（明）柯尚遷撰

明隆慶四年傅寵等刻本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柯尚遷撰。尚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

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尚遷推闡作經本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尚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爲變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爲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之數、故曰全經。較庭椿之紛更割裂、差爲稍勝。故唐順之姜寶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擾邦國爲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尚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云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尚有續論、而源流敘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周禮註序

予少讀周官甚見其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自天官冢宰以及於柞氏薙氏之屬纖悉具張委曲周悉未嘗不嘆曰嗟乎周公之勤天下如此乎亦既勞矣繼讀易繫乾坤之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因天地以知聖人輙又廢卷嘆曰周公之經畫太平何其易且簡乎夫禮理也本於心發於事一以貫之者也周公德秉中正既以心會乎理之原而制禮作樂範正百官自非洞而不蔽者詎

造物乎花萬品種種異相而莫非天精之流徹來予曰周禮一書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處信哉名言也故謂周禮為聖人之糟粕廢而不講者是以粗迹視焉而不知天則之精隨物而即有者也謂周禮為必可復牽合附會不知變通以應時是剪綵以效春花而不知天則之精超於色相之外也粵自周禮去籍於諸侯火於秦殘缺已甚漢人以考工記補之愈失其真新莽安石竟以此誤天下非周禮之不可行泥周官之迹而不得周公之

心則之無益於治宜也厥後如鄭康成之註賈公彥之疏莫能是正宋元諸儒乃擇冬官文之誤入五官者取而歸正之我

朝方侍講何可憲復加考訂有周禮正誤集註等書行於世視昔加密而周公之心尚有未盡煥然者予師鳳阿姜公碩德宏才博極群書而周禮尤所究心其間心領神會發明宏義甚衆即欲筆而成書侚以朝夕侍從有志未逮頃者蒞酒南雍公務清簡日與諸生論說之闕之柯君尚貞志禮有年者

公與語大悅遂因筆之以成其志柯君反覆考究沈潛玩味悉取周官之書註而釋之既采諸儒之所長間參以己見之所獨又各為之通論一篇以推極其淵微而要不悖於鳳阿公之旨歸[illegible]成予披而讀之見其搜採博雅發揮通暢或合或離宛然復見周公之心譬諸覩造物而見天則生意可掬也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有功於世教不細嗟乎非鳳阿公固無以為柯君之準的非柯君抑將以竟鳳阿公之志哉廬州守張公加意斯文

更加校正按之梓以廣其傳固請予言以爲序予
辱鳳岡公之門牆聞其議論甚熟義不可辭謹述
而叙之後之觀斯書者尚亦知周公之心而後可

隆慶四年九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蜀巴傅寵撰

周禮全經釋原序

閩長樂陽石山人柯尚遷撰

先民有言泰和在成周宇宙間至治固不可得而見矣幸存周官灋度六篇其當時爲治之迹矣乎因其迹以求其心得其心以推於政故成周之治百世可復作也今全經具存不曰周官而名周禮何哉盖禮也者道之體也灋也者道之用也心也者道之管也道與心一斯心與政一矣心與政一斯灋與禮一矣灋與禮一然後謂之王制也心與政一然後謂之王道也道與心一然後謂之天德也故程子曰有天德

斯可與語王道張子曰不闢性與天道而言制作者末矣是以君子格物以誠意慎獨以養心則天德具矣立誠以動物由心以行政順應以平施則王道行矣則地稽天損益因禮變通宜民則制作協乎自然矣故能會心政禮灋爲一道則成周之治夫豈遠哉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暴秦漸出於漢氏劉德購之得於李氏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

世者固不幸哉自漢以來千餘年矣論之者更幾賢
行之者更幾主而卒不明不行何哉其不明也我知
之矣簡札淆亂司空錯於地官求之分也封建鄉遂
井田格於悖說求之正也其不行也我知之矣心與
政離說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
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
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
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斷
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復三代

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
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胡爲補以考工記後此
諸儒訓釋名物不爲無功雖大意未見然尚承襲漢
本不敢更定至元有余庭椿氏者始謂冬官不亡散
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
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雜取
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禮雖存紛
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以邁之曾鈍竊志是經體驗探
求至形寤寐似窺見其一二者然後知周禮一言一

字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當時已施之治迹者
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知周禮者
孰知孟子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
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
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
乎偉哉孟氏爵祿之篇井田征稅之論誠宜補周禮
之闕者又約其旨將自試於齊梁卒不能遂乃曰堯
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何其言

之諄諄至此百世之下非無知孟子之心者特以周
禮不明無所率由故耳邁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
冬官而證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
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
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夫端既明則封建井田
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
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
平者爲不亡矣哉

嘉靖乙巳二月朔旦書

周禮源流叙論

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作當在攝政六年之後將致政成王之時也然當是時天下既定法制既立故其書於六官之首弁冠之以惟王建國以至民極二十言歟夫周公之作周禮也非字字創而爲之也蓋皆當時朝廷官府縣象頒布之文臣民遵守之典其酌於廟廊施措於天下武周所以監夏商之舊章損益因革立一代之新政隨而會萃成書周公復筆削焉則是書之成當在成王涖政之日制爲一代憲典令萬世遵行亦若後世會要會典之書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言周禮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言周公作周禮其用心如此古語曰周公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求天下之賢士夫天下之士豈有賢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居冢宰之尊接之如此之勤者

亦以天下庶事百物知其理於心不若專其事者得之尤切故也是以其作周禮也規模措置綱紀畢張不徒於彌羌天地和洽神人而凡百工衆技無不挈持綱領而可推其細微也不徒檢飭君身防絕禍患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分別賢能在位在職而凡百官萬民一德可稱一能可使無不俾之各致於用也不徒山川井牧萬生庶類區處各當而凡禮儀之施牢醴籩豆之數無不詳也是故以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是周公之心也及至幽厲禮樂之書稍稍廢弛東遷之後王政不綱諸侯相吞已違周公治諸侯之規度至孔子時周禮雖在於魯三家專政既與周禮背馳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蓋思欲舉而復周公之舊制也其對哀公問政首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知是時周禮尚完可舉而行爾又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寤寐不忘周禮故也不幸魯麟見獲女樂

閒機天無意於斯民矣東周之志徒發於公山佛肸之召於是退脩春秋以寓周禮故凡征伐盟會邦交聘問之際深致意焉麟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乎知道不行春秋之作扶周禮於旣壞使人知王道不可一日不明於後世也厥後孟子欲以周禮而施諸戰國之君故其言曰以齊王猶反手也遂約其旨欲自試於齊梁及不能用乃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聖人竭其心思之力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言周禮也又曰爲高必因

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何其諄諄至於如此然當是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去籍者去其害己而錯亂之也今觀周禮冬官之職合於地官之末大司空之職合於大司徒又地官而闕司錄之職大司馬小司馬治諸侯之法度皆闕焉此非諸侯惡害己之所去乎是以孟子班爵班祿之對井田征稅之論誠欲補周禮之闕者然則孔孟所以汲汲皇皇欲挽其世爲三代者其具蓋在此矣及至秦一火而燼之漢

興岩藏壁隱皆出獨周禮未嘗見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授孟卿后倉傳之二戴卽今之儀禮禮記是已周禮不知何所出賈公彦叙云漢書藝文志周官六篇傳四篇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馬融傳云秦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絶之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後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又隋書經籍志有云漢時有李氏者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莫能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叙著于錄略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此其後取以輔王莽更制立度而周禮大壞後世遂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此叙周禮正經存亡顯晦亦頗明矣然謂冬官

獨缺只存五官愚謂冬官實不亡合於地官凡而
夏官大司馬亡者半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行司
馬俱有職掌皆治諸侯與行軍征伐之法度實亡
耳此皆戰國諸侯惡害已之所去人不知其爲缺
而曰冬官亡也豈其然哉至於註疏之家正義又
云漢末有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之初年且九十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大中大夫鄭興
及子大司農衆往傳其業又以經書記傳轉相證
明爲解二鄭明於典籍撰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

微正讀鄭玄作周禮注多引杜子春及鄭司農之
說以讚而辯之焉周禮遂因康成之注列於九經
乃盛行於後世矣其時亦有林孝存以爲武帝知
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
何休亦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其者則謂劉歆附益
以佐王莽唯康成徧覽群經精於考究故能荅林
碩之難使其義得條通焉然則自漢以來註疏之
家得失亦可見矣迨至於魏有蘇綽者遂識其書
取以輔宇文周其所更立制度多本之周禮雖大

經不明事多杜撰然其良慮美意亦足開唐家一
代制作之懿爲居世宗所謂六官府兵與租庸調
是也周禮雖存其義晦矣梁明威將軍崔靈恩合
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穿該悉其儀撰義宗
一百五十六篇先儒稱其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三
禮乃並立矣太學博士賈公彥作周禮疏十二卷
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孔頴達作正義以備
古今之說訓詁纖悉聖人制作精意未之能明至
宋熙寧中王介甫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其自序

云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
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乃欲訓而發之爲難
又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尤難也可謂有志於是
矣至其所以自釋其義者未能提綱挈領乃謂其
書理財居半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
之口如青苗之法證以國服爲息之言其他方田
保甲市易之類皆稽古被壞天下至今籍口惟明
道程子千載之奏雖不別言周禮而周禮之精要
具焉嘗曰不以三代之灋治天下終危邦也周禮

由孟子而後惟明道能知之考其所言其復三代
手段也考亭朱子乃謂三禮宜以儀禮爲經而以
禮記諸書爲傳其書以周禮禮記列爲記傳至於
王朝之禮之補則又多引雜書與周禮參錯以補
諸禮之闕故近儒舒氏譏之曰東漢而下是書與
儀禮戴記並行猶吳魏與立漢賊之義晦矣至於
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則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此
書僅得與淮南子白虎通僞家語諸子備引證而
已是天王居鄭而狩河陽矣此朱子之大惑也然

愚嘗考其言曰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
熟爛之書又曰比閭族黨之灋正周公建太平基
本如棊盤布定然後棊子方有放處又曰周禮胡
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出此不然周禮是
周公遺典也又語門人曰禮書異時必有二本其
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言迂僻蔓衍之說
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無間
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
書也則朱子於周禮尊信如此儀禮經傳之作蓋

未成之書亦非定論故也雖然朱子未嘗表章周
禮然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其時有臨川
俞庭椿氏者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
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
之半以爲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
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所遺
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冬職之首
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補
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

人入司空至本
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
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
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
朝之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剔僞之作又於諸職
之文逐句删合分別真僞尊彼與此矣夫周禮聖
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皆出於周公之
所裁定其義足以幽贊神明其數足以參天兩地
如日星之明不可掩蔽如四時之序不可變更諸

葉水心此一段寫得甚有味

是之

職相通諸事相濟如錯行代明並行不悖者也豈容一毫意見移易哉一壞於戰國諸侯害己之惡遂合冬官於地官使大典淆缺弗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俞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有以僞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水心葉氏有言曰周禮脫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

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列於遂豕酌飲焉惟其量耳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禮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而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者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然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廢教瀕齊備

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大哉言乎然冬官具存六典畢備其大綱大紀固足以成相天地立極生民其庶物萬事纖悉畢舉節目詳明則書非不足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苟有君有臣躬行於上惻乎愛民之實心舉之以運吾心之實政則三壞之陋職可洗而成周之至治可復矣苟無其心未見治之有餘也千載而下惟王通其識周禮乎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未有若周公

爲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其居家不暫舍周禮曰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唐太宗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橫渠張子嘗曰縱不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欲買田書井推周公之遺澤明當今之可行皆可謂有志矣然仲淹子厚人臣也無可爲之勢發之空言可也太宗人君也有可爲之勢當可爲之時猶有不得爲之嘆何哉豈非冬官未復而六典之不辨鄉遂采邑而設官之太參并牧不兼

而征稅之難定簡稽不定而軍政之非制賢能不
分而才德不當其位教化不立而善俗不能興制
産無瀍而民不得其養則周禮何以能行哉無怪
乎三代而下有爲之君賢明之佐項背相望以無
其具故不能致三代之治也愚自有知竊有志焉
以天地民物得所之由古今治亂興衰之故含蓄
于心久矣考後賢未施之論及君臣已行之迹皆
不能如王子陽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之論及得周禮讀之研精覃思爲日既久

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知武周之治迹孔孟之作
用舉備於此乃敢會衆說而振其中洗千年之晦
蝕決諸儒之壅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
典備致鄉遂以下爲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
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校
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六十屬而
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瀍以明井牧之制簡稽
之瀍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源
明以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

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
社禘嘗之禮則質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
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閩之師說此皆周禮之大
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者敢竭鄙見作
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丘氏
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
與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暢闡明
焉耳今古儒者註述周禮莫可勝紀敢以其表見
於世者僭論於此云

嘉靖丙午三月朔旦晉安後學柯尚遷喬可書

周禮源流叙論畢

周禮全經目問

天官

太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𩜾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注疏云凡六十三官

目問

冢宰何以掌邦治也曰治之大者則統乎天子自典瀆則而下以及建牧立監設官分職凡所以立國而宜民者皆其職之所掌故曰邦治然則其學王宮何也曰天下之治脩身齊家未有治國平天下不本於脩身以齊其家者也故冢宰所[illegible]治平之事然其本務則唯爲王經理脩齊二者[illegible]已故宮正而下天官所統之職皆出於脩[illegible]此小宰雖掌八灋之目然治王宮其本也[illegible]鉤考治灋然亦脩宮中之職事詞以見天官之職

齊治而已矣曰以宮正宮伯爲屬之首何也曰以其掌宮禁宿衛士庶子之治者也王家宜以謹可宮室爲先故始之歟曰飲食細務也必次之以膳夫至腊人十官何也飲食居室脩身之本也曰以醫師五官繼之何也有安養則有疾病故醫次膳羞也曰所醫者國人而供王則食醫又不治疾何也曰善理身者未病而調節飲食能謹則病無自來矣故立食醫以奉王而不敢言醫疾所以致尊養之義也自酒正至冪人凡官不次膳夫之下在

醫官之後何也曰酒醴籩豆所以行禮非以爲食也是故極醇醲之味盡水陸之珍以交神明以洽賓客耳雖共王燕亦以禮也故不徧於膳夫膳曰自宮人至掌次四官繼之何也脩身之道飲食居處而已安不忘危舍次必備焉夫天官冢宰以脩王躬爲急則所以輔養交脩表裏和粹是居處飲食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遏其未萌之欲者正大臣以道格君之事也顧以爲綏而不切耶曰大府以下四官在冢宰何也王制不曰冢宰制國用乎天

子以天下爲家財用家之本也故以次脩身焉又次之以司會五官何也財不會則用無節而國貧矣故立計官次財官之後也而職幣司裘掌皮次財官何也曰以其財所出之異不入大府也曰以內宰宮寢之官繼之何也曰此正王之家事冢宰治其外內宰司其內實天下之大本也以內小臣奄豎次之者役於內宰以通內外以別男女也曰九嬪世婦女御王之妃嬪矣三夫人不與者非冢宰所統也曰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則六十四人矣非九嬪之世婦乎曰春官世婦掌禮者也蓋女師之職有齒德者爲之施內宰之教妃嬪以下之傅姆也故以女官而加男爵屬於禮官曰女祝女史在其後者何也曰其有才藝之女御遂以任之也自典婦功至夏采皆衣服女功之事次之者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天下未有無職事之人故典絲典枲典婦功縫人皆爲后宮女功而立者也以夏采終焉則脩身齊家之道盡矣故天官之職以治天下爲末以脩身齊家爲本此所以佐王而爲首相焉

地官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illegible]

目聞

問曰司徒掌邦教何也曰教者教萬民也冢宰掌朝廷王官司徒掌萬民故御民者君之本也朝廷者萬民之本也民賴君以治君資民以養天施地生之道也故二官以天地名焉民以官府而治天官掌官府故曰治親民治事謂之教司徒專理民事者故謂之教曰自鄉大夫至比長者無府史胥徒何也此鄉官司教者也萬民之中人品不齊故差其等秩以明其禮推其德行以職乎教者也此皆賤者之位也曰自封人至充人六官皆微職而次鄉官之後何也曰此皆掌御民禮樂之事教之先也封人爲社稷而設也鼓人舞師爲祭樂而設也牧人充人牛人爲祭禮而設也爲國者先盡禮

於神然後致力於民故居此與曰載師閭師次之何也曰此在職之選也載師任土閭師任力土無遺利人無遺力斯九土可治九職可分矣此民事之大者故先之焉曰縣師次之何也此治都鄙之吏也合鄉遂師載師閭師之職無統於一官天子使吏治其采邑是也曰遺人均人又次之何也曰遺人掌委積均人均職役貢賦使食各有其備使民各得其職故次之曰師氏保氏司王宮之教宜在天官今在地官何也曰地官掌教雖貴人不與民同其教灋同也故屬地官司諫司救則萬民之師保也司諫掌勸率之教司救掌糾戒之罰亦猶詔嫌諫惡之意也故次之曰調人媒氏之繼諫救何也曰既教於安常之中不能不防於鬬怒之時故調人以平成之治之於未亂也夫調人司和合之政而男女又合之本也故設媒氏掌男女之判合以次之所以立生民之始也曰司市次之何也曰民生衆則庶職備不可無交易也故設交易之處仍質人至肆長皆司市之所經理也曰泉府居

末何也曰此六鄉補助之政也國中賒貸則用泉貨郊野賒貸則用穀粟在國則泉府主之以出於市也在野則旅師主之以出於田也此濟民之善政也曰門關又次之何也曰門關所以譏察異言異服與貨賄之不由不物者與市官相聯故次之掌節在地官何也曰節所以通達道路門關之所譏事相聯屬也故次之而地官終矣故教者所以教其民之事也故商賈不遺焉是後世之所謂教哉

春官目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家宗人 都宗人

目問

問曰宗伯掌邦禮何也曰王者以禮樂治天下天下有序而和則治矣故命官曰春春者所以生萬民也曰宗宗者所以爲天地人神之主也曰既有三禮又有五禮何也曰三禮所以佐天地五禮焦以齊民物是使幽明各得其所也其文則具於儀禮其綱紀則列於宗伯是故夫禮大宗伯則掌其經小宗伯則守其灋肆師則陳其數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則司其器斯禮之所由行也或

曰天府居禮屬之首何也以其掌祖廟之重器神
明之也與瑞典命司服次之何也曰禮莫大於分
分以辨等爲先等級之懸莫大於天子諸侯大夫
士也典瑞則以圭璧節信而辨之典命則以車旗
宮室禮儀而辨之司服則以冕弁服飾而辨之是
故儀章表於上等級明於下天下豈有不安其分
者哉此禮官之大濟故次天府也曰典祀守祧次
之何也曰旣以正人尤宜事神故典祀則事外神
也守祧則事內神也神人各歸其所斯禮立矣曰

世婦設女官府於六宮乎曰世婦以婦人而加男
爵以治內政蓋王后夫人以下之傅母也內外宗
派出於王族故世婦大抵皆內外宗之有道德者
爲之故次之也曰與天官之世婦同乎曰天官世
婦王之妃嬪也王以禮治天下后以禮治六宮故
設世婦女官以掌其禮以掌女宮有其有秩行女
府史胥奚以掌禮也故屬禮官焉曰冢墓職喪次
之何也曰禮有吉凶廟祀吉禮也喪祭凶禮也旣
有祀祧以典其吉又有冢墓職喪以典其凶則愼

終追遠之道也或曰大司樂樂官也旣掌大學之
教宜屬詩御而在宗伯何也曰古人樂以養德大
司樂之教國子乃成德之教樂以達三才之興豈
獨教人而已乎屬宗伯者有禮而後有樂禮自陰
而統陽樂自陽而於陰禮可兼樂陰宜從陽也若
大師以下則專掌樂者也典同以下十二官則掌
樂之器數也曰大卜次司樂何也曰卜以藏天地
之與樂以通幽明之氣氣以妙其靈神以通其故
故相次焉曰太祝占卜何也曰皆神道也卜以求

其靈祝以通其故卜以求未來祝以明旣往故相
次焉曰太史後卜祝何也曰太史總知天道人神
之故者也蓋無卜祝之禮遂又以司天故爲相保
章氏皆屬之內史掌內令外史掌外令御史掌贊
書皆以贊王及冢宰之治者然不外乎文書之職
巾車旗又禮之辨名分所存也都家宗人掌都家
之祀禮以在外故末之而禮典終矣

夏官目

大司馬 小司馬(闕)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闕)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太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缺職五司 除六十九官 七十官也 [illegible]

秋官目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illegible]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諸氏見闕 六十六官

冬官目

大司空　遂人即小司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三官目問

問曰夏官屬政秋官屬刑何也曰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成物之府政者正也使民物各由於正則長養而不害○冬官長不已必盛而無制使不加以肅殺之威則物不能成刑者成也故物患於不長尤患於不成也此夏秋二官所以配政刑歟曰事官爲冬官何也曰冬者閉藏之時藏不密則長不盛物以長盛爲極故附之於冬所以爲夏長之地也曰冬官司田野可以爲閉藏之地乎曰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萬物出於土而後於土三府本於冬而物本於地此冬官所以司田野也曰夏官掌兵兵大刑也秋官又掌刑何也曰夏官掌平天下使諸侯各遵王灋而莫敢不一於正兵固不用也使民物各由於正刑亦可措也刑設而不犯政行而不窮則天下治矣此二官所以常相須也

曰小司馬既亡矣軍司馬乃屬之首而闕其職不知所掌何事也曰治諸侯之灋度必詳於小司馬軍司馬乃其致也有振肅之道焉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天下之大防司馬之根本也諸侯既害己而去籍使司馬之職存則周固不爲春秋亦不爲戰國矣孔子生於周末悼王道之不明懼浸淫於戰國也故作春秋以寓王灋大抵本於司馬之職掌

故曰誅曰殺曰征曰伐曰盟曰會孰非執司馬之
權以治天下諸侯乎故考春秋之所書則司馬之
職掌存矣識春秋者不知本於司馬之灋而曰孔子
以天道而與奪諸侯與大夫此當時周未亡也孔
子陪臣以天道自任誅討時王之臣子欲用僭亂
而自爲僭亂可乎况當時刑書亦備諸侯大夫作
於司馬小事著於刑書今刑書亦亡矣孔子據司
馬而討諸侯據刑書而誅大夫就成周之國灋以
行文武之政刑使天理民彝不可一日泯滅於天

下此作春秋之心灋也或曰小司馬既亡軍司馬
爲下大夫與五官同輿司爲上士行司馬爲中士
與五官異何也或三司馬原無職掌但制軍之灋
既定及有征伐大小司馬及三司馬將之以往故
闕其職乎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軍將
皆命卿各有府史胥徒則有將帥有官府可知也
而司馬之職乃掌平天下與兵政之本非將帥之
任也輿行司馬亦各有分職如罰之公路公行品
秩有定故特著之必俱有職掌而亡之矣曰五司

馬既有職掌六軍又有將帥官府則兵民分矣曰
考之司徒司空既有職掌而鄉遂大夫又有其職
則司馬必有職掌又有預設之將帥其卒伍之灋
皆同如晉作三軍趙孟將上軍欒書將下軍皆臨
時命將也而兵則寓於農君有征伐則以簡稽之
灋起之四分當兵之數籍於司馬發其一分之旅
以行征伐平時皆在民伍之中非如後世兵長爲
兵而坐食民膏也或曰司寇之職士師爲屬首遂
士縣士方士在四郊都鄙其聽職也有期皆受中

于士師則王畿士官固整然明也而大行人之在
秋官果可以舉諸侯士官之職乎曰諸侯六典建
官亦有鄉遂都邑其設士官皆同王畿刑罰諸侯
自治之行人所掌者諸侯入貢獻功朝覲會同之
品制聘問禮儀之節度皆所以使之慎固封守遵
王章而不敢踰越苟有忿違九伐隨之此刑之大
者亦可見治國之與平天下宜繁宜要之道矣或
曰冬官掌邦土其灋行於六鄉都鄙矣又設稍人
一官掌丘乘之令毋乃司馬之屬乎曰稍人所以

屬地官者都鄙之中兵民不分寓兵於農稍人掌之是故家出一人爲正卒見於六鄉司徒主之甸出車一乘四分當兵之數司空主之若有征伐發共一分之強則屬司馬合其卒伍選將以行符不知三者簡稽之源司徒司空司馬各有所主之兵而言三代寓兵於農之制皆罔而已曰山林川澤有虞衡皆屬司空而司市則屬司徒何也曰虞衡出財之地故屬司空司市聚財之所故屬司徒大抵六官各有比閭族黨之外之餘民以其類而分屬焉天官之有士庶子宿衛王宮之人及后宮之褻宗伯之有大司樂司馬之掌諸侯司寇之有行人與司徒之司市司空之虞衡皆周公均權之意存乎其間也豈容以意見移易哉或曰夏官之有小子羊人司爟秋官之有犬人司寤司烜冬官之有舂人饎人槀人皆爲祭祀而設與司徒封人五官宗伯鬯人四官同可矣而秋官自冥氏至庭氏十數官微細非關祭祀行禮之事也毋乃非周公之意乎曰聖人在上使昆虫草木鳥獸無不成若

蜡氏雍氏萍氏冥氏庶氏柞氏薙氏數官有益民用存之猶可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所載甚微末其文至淺近非聖人所删定明甚今思之致後人疑周禮者實在乎此乃戰國時擬爲之以混於聖經如考工記四十三工皆擬周禮官名而作者後人欲以補周禮之闕者矣此數官宜出之於考工記之末又恐啓人移易諸官之弊今姑存之而著其說於此云後學柯尚遷識

周禮全經綱領

一周禮所以名全經者豈惟六官得全六經亦由此而全也是故分遂人以下為冬官以司徒土地之事為司空之職則六典畢備脉絡貫通三百六十屬循天運之自然也不謂之全經乎儀禮雖與周禮並行然亦以出於周禮而全也何以明之司徒曰以祀禮教敬則士祭禮也以陰禮教親則士婚禮也士喪禮也以陽禮教讓則士冠禮也士相見也鄉射鄉飲也家鄉之禮非

司徒之書乎掌交曰諭諸侯以九禮之親則食饗燕射邦交聘問皆邦國禮也非司馬之書乎王朝之禮則吉凶賓軍嘉是也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而協事此即五禮之書隸職所以行之也非宗伯之書乎據周禮以補儀禮則經亦全矣豈惟儀禮五經皆出於周禮也太卜掌三易之灋非易之所出乎大師掌九德六詩之歌曰風賦比興雅頌非詩之所出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內史策命孤卿大夫太祝作誥誓命以通上下親疏非書之所出乎春秋則以司馬之職掌正天下諸侯之違王灋者是四經皆出於周禮者也邵子曰天之四府者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經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是知周禮儀禮者四經之本也命之曰全經夫豈苟哉

一周禮所以合儀禮為六經者何也禮記經解叙六經為詩書易春秋禮樂樂無經今配禮為六何也記曰樂由陽來禮自陰作蓋禮體雖陰而

用則陽樂體雖陽而用則陰陽能統陰故禮必兼樂周禮有大司樂屬於禮官樂之本也樂之用則在儀禮故郊廟燕饗鄉射飲酒必用樂樂之聲雖自陽來而用則從於禮而為陰無禮則無樂矣故樂不成經從於二禮稱六經云

一周禮三百六十屬見於小宰絲毫不可增減也先儒以合六官所統為三百六十官故參差不齊移易經文之原起於此今以屬首宰夫下大夫四人倍至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則二十

八人矣加以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六十八人矣他官不稱旅也合六官則爲全經讀周禮者必先明乎此則六官統紀斯正而無疑於微細諸職矣

一天官冢主天下之平而本職則掌天子脩身齊家之事也故小宰獨掌宮刑糾宮中設内學以士人爲之者以出於德行道藝之選也先儒以爲混男女之別後世易之以奄侫不知春官世婦有宮卿之設以女官而加男爵乃女傳之任也置府於六宮有女府史胥奚所以施内宰教灋其職則掌女宮之宿戒女宮者宮刑之女男去勢而爲奄女幽閉而爲奚宮中用刑男女所以通傳内外命令也内宰雖用士人與宮卿官府分爲表裏男女之別豈不甚嚴而冢宰又總之三代有此故無女寵奄人之禍此灋不傳天官之職不明故也

一司徒比閭族黨之職乃賢者在位之選教灋之原也六官治事之職乃鄉吏能者在職之人也

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賢能二科實周禮大綱能明乎此治天下猶運之掌耳取人不外乎賢能用人不離乎位職教人不出乎三物司徒之大本也今士六德之書滿天下六行無書故人不尚行治不如古乃在乎此宜以古經曲禮內則少儀三篇脩成完書使天下之人先習此而後六經又以是而制爲鄉刑則人皆脩行風俗淳美而天下治矣孔子期月而可孟子齊王反手其具乃在乎此辨之巳詳茲不復著

一先王以禮爲國宗伯掌禮所以治神人各安其所也使不通之以司徒教灋則禮不達於天下矣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又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蓋人之欲無厭雖遁踰分限心猶未足不以禮制閑之亂何窮巳也故典命司服皆所以辨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使貴賤等級不相踰越則上下有體而民志以定費用有節而財計不乏先王所以能使禮達分定而民易使

者其具在此

一春官五禮之書在儀禮今古經闕王朝之禮獨有覲禮一篇其餘五禮皆可依周禮補之吉禮則郊社宗廟也明堂大饗也籍田親蠶也先帝先師也凶禮則大喪也荒禬弔恤也賓禮則朝覲宗遇會同聘問也軍禮則大師大田大役大均也嘉禮則婚冠飲食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也太史執書讀禮協事今書既亡小宰六聯者聯合衆職以行五禮之事也若以各職中聯職取而合之使始終條貫以補衆禮之闕雖不能畢備紀綱可具見矣愚於儀禮家鄉邦國三部既考定集釋成書而於王朝之吉凶賓軍嘉倣以聯職爲經考諸傳記以補之雖不能如太史所執之書明備亦以經補經非無稽妄作者使後王制禮有所據依而先王之禮亦可存其槩不至廢墜矣

一言禮必及樂樂依乎禮者也古之樂經存於大司樂其五聲六律八音大師以下備詳其制而

六列三宮之歌奏則六代之樂咸備焉愚既取漢太史之所傳授宋朱蔡之新書及近代明樂之著作詳具於大司樂之中矣但樂章不傳則不可得而補也若其樂之用則宜列於儀禮各篇之後如天神地示人鬼之樂曰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大合樂也以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作動物其理皆形見於樂則未之能備但樂之本原既得其理亦可推也欲於儀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之後各補以樂將詩經風雅頌之中凡可用於儀禮者各以律協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列於諸禮之後以全聖人禮樂之制病未能也聊引其端以俟高明邃哲君子

一司馬職掌宜不止此而以蒐苗獮狩入之戰國諸侯所亂也小司馬既亡軍司馬亦有職掌今大司馬所存只有九灋九伐九畿令賦四節而已治諸侯灋度不如是略也若以秋官掌交考之則有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

難旹大司馬之日也小司馬職掌宜以孟子班
爵班祿補之又以逸司馬備稽之濟三番寓兵
與闕發之制補之則大小司馬可知其槩矣然
行司馬則蒐苗獮狩是也司馬之亡孟子患之
今推測如此未知是否
一秋官亦有刑書今皆不傳司刑曰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皆肉刑也殺罪五
百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則周末刑條愈密矣
鄉又有八刑乃以禮制刑司徒所謂以刑教中

則民不虣是也又有嘉石焉有圜土焉此皆未
麗於灋者必有其書今俱亡之矣後世除肉刑
則三千之屬既棄而不用鄉刑嘉石圜土皆無
書禮刑表裏也刑不立則人孰肯由禮存於後
世者生刑大輕死刑大重不及周官五刑之一
刑罰不得其當何以懲奸三代之不可復其至
要尤在乎此可不思乎
一司徒司空雖在六官之中皆以親民自治其鄉
遂如小司徒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數遂人即小司空也稽人民授田野簡兵
器教稼又辨其夫家六畜車輦老幼廢疾以頒
職作事其親民之事如此其詳也諸侯六典建
官亦有司徒司空自治其民猶王畿也三代之
時天子諸侯無不親民如此後世天子獨居九
重之上雖設六官而司徒只司錢穀大府之職
也司空只司百工雖有虞衡水利亦具名而已
親民之官獨有州縣而已州縣而上有郡守不
親民也郡守而上有監司不親民也監司而上

有牧伯有巡察而又有六卿制之皆不親民一
羊十牧則州縣雖有愛民之實心承奉制使曰
亦不足矣安能各付其望而自展其志乎故欲
求三代之治必復司徒司空二職郡守親民然
後可
一府史胥徒庶人在官之役也司徒須職有曰學
藝者府史也服事者胥徒也掌夫八職曰府掌
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然則府史與胥
徒宜有分別府者有謀猷操守廉介之人爲之

官府之主本也史者有文學精敏練達之士爲之皆由於庠序之所教養有德行道藝者各以其才之所成者舉用焉亦試之以事之意也稱職有功則入賓興之典孔子嘗爲乘田委吏即府史之類也才藝既成乃命以職高者入太學下者爲鄉吏治事之職胥者有才智之稱漢謂之什長掌官叙以治叙則堂上爲序次幹辦之役也不稱則役之嚴敵從掌官令以徵令堂下皂役是也漢一胥管十徒四職既明則天下弊

端絶矣後世則統謂之吏胥吏者鄉吏能者在職之選也胥者堂上之役趨走服役之人也合而名之非也欲復三代之治府史必庠序之中有德行有才藝者爲之賢能則入舉選之典而命職焉胥徒則役民爲之天下不治未之有也

周禮全經綱領畢

先儒姓字考

漢

杜氏 子春 河南人 有註

鄭氏 興字少贛 河南人 有註

鄭氏 衆字仲師爲司農興子 有註

鄭氏 玄字康成 有註

唐

崔氏 靈恩爲梁明威將軍 有三禮義宗

賈氏 公彥 有周禮註疏

孔氏 穎達 孔子裔 有周禮正義

宋

李氏 覯字大伯 盱江人 有周禮致太平論

王氏 安石字介甫 臨川人 有新義

程子 顥字伯淳 號明道先生 有說見遺書

張子 載字子厚 號橫渠先生 有經學理窟

王氏 昭禹字光遠 臨川人 有解

劉氏 彝字執中 長樂人 有五官中義

林氏 之奇字少穎 三山人 號拙齋 有全解

史氏 浩字直翁鄞人 有講義

胡氏 安國字康侯衡山人 有說見文集

王氏 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樂清人 有詳說

周氏 必大字子充廬陵人 有講義

朱氏 熹字元晦號晦庵先生 有說見文集語錄

呂氏 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 有說見文集

陳氏 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永嘉人 有講義集說

鄭氏 樵字漁仲莆陽人 有說

鄭氏 鍔字剛中三山人 有全解

薛氏 季宣字士隆永嘉人 有釋

陳氏 祥道字用之長樂人 有太常禮書

易氏 祓字彥祥長沙人 有解義

黃氏 度字文叔山陰人 有五官解

葉氏 時字秀發嘉興人諡文康 號竹野 有禮經會元

葉氏 適字正則號水心龍泉人 有說見習學記

鄭氏 伯謙字節卿永嘉人 有太平經國書

曹氏 叔遠字器遠永嘉人 有講義

林氏 椒 有[illegible]

項氏 安世字平甫括蒼人 有丘乘說

夏氏 休 有井田譜

楊氏 恪字誠仲永嘉人 有辨疑

陳氏 汲字及之永嘉人

陳氏 川之天台人 有考工解

趙氏 溥蘭江人

鄭氏 敬仲 有說

薛氏 高 有說

陳氏 止字熙之永嘉人 有小集

李氏 叔寶字孝齊莆陽人 有精意

孫氏 之宏字偉夫山陰人 有小集

魏氏 了翁字華甫㐅縣人 (號鶴山[illegible]今據建炎本府) 四川邛州蒲江人宋史儒林傳四百九十六 當寫之何號新誤載

林氏 希逸號鬳齋福清人 有考工解

俞氏 庭椿字壽翁臨川人 有復古編

王氏 次點字與之永嘉人 有訂義

袁氏 宏

朱氏 申字周翰建安人 有周禮句解

元

吳氏澂字幼清臨川人
有三禮考註

丘氏葵字吉甫清源人
有周禮全書

陳氏友仁字君復嘉興人
有周禮集說

皇明

梁氏寅
有說

蘇氏商字平仲金華人
有序官考

何氏喬新字廷秀號椒丘廣昌人
有周禮集註

舒氏芬字國裳號梓溪進賢人
有周禮定本別爲圖釋

黃氏佐字才伯號泰泉廣州人
有大司樂樂典

李氏文察字[redacted]平和人
有經進樂書

先儒姓字考畢

釋原凡例

一周禮古經自惟王建國始今首題曰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下四官皆然乃後人所加以爲書之標題今因之然此總名一官也則太宰之職之前宜題曰天官上舊本無今補之其天官下與五官皆有下則隨卷帙厚薄而別之非有定例也故今亦因卷帙而題之不拘舊本也

一周禮序官明言乃立天官乃立地官此設官也序一官之後乃明言太宰之職司徒之職此分職也古本序官在前分職在後與六綱相應後儒解經多析序官繫各職之首與綱不合今悉依古本正之

一周禮自漢儒訓釋至於今日不下百家其於名物器數至詳至悉矣然皆以周禮闕冬官故大義多舛逆不通後儒雖有新得者亦以意見移易經文爲解其名物多依古註集成亦不能辨此釋自何人始愚今有見於全經所解多出於

愚見隨經文而發明之條理脉絡固無先儒之摭遺矣但其名物器數與非大義所關者亦不能一一出自巳見爲解摘採前人與巳說合會而成一家之言若有要義之處方著某氏曰鄙見則以按字別之

一每篇訓釋之後必作原以發明之蓋周禮之書與他經說義理者不同字字有實事實用幽微廣遠故每篇訓釋之後必作原以發明之謂之曰原者推原作經本意也猶原道原性之原其有先儒論著暢達可采者則直書某氏曰不別作原其文繁者節之泛及他章者條之不純者删之使簡明易見云

一訓釋之中有采先儒之說書曰某氏訓釋之後總解有采先儒論著以代作原者亦書某氏曰覽者無從考其氏爲何先儒間有同姓者做以自漢以來先儒姓氏名字所著書目及地望總列於前使觀者欲求其人有所考證云

一音釋只考古註擇其要者註於經文之下易知之字不須音切者畧之然是經之註初亦雙行節經註解原曰乃大書今因雙行之註經文大析及小字難看遂併其經以成段數使觀者得全篇旨趣故訓釋亦大書與原曰同依正義加釋曰二字別於原曰故名釋原云

一六官正經釋原之後約全書大綱如鄉遂封建之類作爲通論十篇以發聖人經世大灋之意編爲一卷以附於後矣又思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若遂

聖人在天子之位治教大明之時

祖宗良灋美意在可繼周矣其間有詳於古而略於今者有詳於今而略於古者既提其要具於綱領矣敢取古今之制宜更改損益通變宜民之道著爲緒論以附於後名曰附錄云

釋原凡例　畢

周禮全經卷目

序名公序篇自總序一篇 源流叙論一篇 六官目問四條
全經綱領十二條 先儒姓字考 釋原凡例七條
卷之一
天官序官
卷之二
天官上
卷之三
天官下
卷之四
地官序官 地官上
卷之五
地官下
卷之六
春官序官 春官上
卷之七
春官中
卷之八
春官下
卷之九
夏官序官 夏官上
卷之十
夏官下 秋官序官
卷之十一
秋官上 秋官下
卷之十二
冬官序官 冬官上 冬官下
附録
卷之一
周禮通論
卷之二
周禮通今續論

周禮卷目畢

周禮全經集之一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後學柯尚遷集釋并原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以下灋天地四時以建六官周天三百六十
度六官三百六十屬冢宰言天官者總御六官奉
承天道統理萬物者也冢山頂也宰主也制也言
所主制者大非若他官只司一事而已取其象則
曰天官立其名則曰冢宰不言司者無總之義宗
伯亦不言司者祭祀天神非人所主故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釋曰王三代君天下之號民所歸往之稱也建立
也國王者之都也辨別也方四方也正位聽治中
正之位與廟社奠置之所也體制國中民居衢路
之形如人之有四體鄉閭是也經經畫郊野丘甸
之制如織之有經緯井牧是也設置也官冢宰以
下六官所統是也分別也授也職官所掌之事極
者標準之名民之表則也○今考曲禮曰臨諸侯
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
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王稱也司空曰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此建國也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水地以
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夜考之極
星以正朝夕此辨方也又曰國中九經九緯涂九
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正位也司徒令民五家
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此體國也司空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司馬灋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

同遂人又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
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數法經野備矣乃
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
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
司空掌邦事宰伯四司設官也治教禮政刑事分
職也此數言乃周禮之綱蓋先王制國必先分封
建侯以立民主別鄉立遂以比民居井牧田野以
定民業然後設官分職以維持之必制定而後建
官官定而後分職職定推行之後乃作是經此蓋

以其總制六官之志以冢宰以其同主一卿之事曰大宰[illegible]不主一職宗伯紀掌其[illegible]故皆不言司

約其制作之本於先然後於庶職之中推言其制也故於經中取五者之制畧具于此

原曰極者何也中之謂也以適化言則曰皇極以濡度言則曰民極皆所以使民各歸其分以協於中者也蓋王畿之而後根本定所以爲民建此極也體經行而後國野正所以爲民定此極也官職舉而後治教明所以爲民溥此極也故極之所在蓋欲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道之禮樂教化之內使其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厖以從上令然後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矣先王之爲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故六官各冠之以此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釋曰冢宰六卿之長也帥總率之也屬其屬六十也治謂經理之均者平也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無不各得其所也大曰邦小曰國通言王畿侯國也

葉氏曰掌邦治與均邦國其事同也而邦治則自掌之均邦國必以佐王何也蓋宰相之權重則侵天子也厚集徒黨布列庶位欺柄下移非重所致爭輕則百官侵宰相之權也更進用事惟天子意向是趨大臣始不得以天下事自任矣故直曰冢宰掌邦治則天下事無不在己而經世之志得行矣又曰以佐王則權綱常主於上所謂廢置眡朝必以詔王贊王是也豈至於大重也哉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大旨恭

釋曰大宰即冢宰也變冢言大者對小宰言之也卿爵也即上大夫冢宰三公之任故命以卿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六卿有闕亦以三公領之小宰其佐也故二人中大夫次卿也主治一官之事惟此三人而已謂之治官宰夫以下其屬也故四人倍至下士三十二人共六十人小宰曰其屬六十即此也六官之數皆同宰夫治官之考也故爲屬之首旅衆也上士中士各有所分主之事而下士則卑矣分屬衆事以治其繁故稱旅焉惟六官有之丘氏曰自下士以上得王之簡命則爲王臣下文府史胥徒官長得自辟召非王臣也

原曰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

胥即徒之什長每徒十人胥一人所以居民論徒役之事

化寅亮天地周禮未見其職惟朝士掌外朝之灋又有公孤之位何也蓋三公者師道也六卿者相道也禹以益爲相湯以伊尹爲相未有公孤之立也惟成王以幼冲踐阼不可無師保之教故設公孤於六卿之上成王實師之然六卿正職公孤之職也彼所謂論經弘寅者豈但恭默無事而已明今觀六卿之職盧天以立道本道以揆事其成相天地立極生民者靡不畢舉然未嘗拘拘於灋守也六少而下則一一皆法度之守而不可有絲毫之侵奪矣則知公孤之位其爵也六卿之長其職也位職相兼治本端矣而冢宰則六卿之總也故人君惟任一相曰冢宰司徒而下皆分職以聽焉斯君臣道合治出於一矣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次序幹辦之事則置胥有號令徵召之事則置徒宰夫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此皆庶人在官其長所徵役者不稱則去之無遷轉之煩無勲勞之考其祿則下士視上農食九人以此等之則府食七人史食六人

胥食五人徒則役之也比庶人在官之祿也其多寡不同則量其職事之繁簡耳有官府則必設之

原曰古者庶人在官爲府史者無非道藝之人賢人君子或未得志亦往往出於其間所謂委吏乘田是也夫吏有得則知自愛其身則樂而任之不能則復之農畝司徒頒職所謂學藝服事是也祿足自養則邪念不生不誘爵祿則無外慕是以官府肅乎奸弊不作後世鄉遂之農變爲額役又變爲吏胥以胥異史而府史失職併其祿而重其任天下指目之無賴甚教之爲奸而授之具也不得已又以爵祿誘之以熟於爲奸之人而使之居上臨民是肆其虐於民也可乎哉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環衛王宮有兩項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爲之分置八隅謂之八次八舍宮伯領之一項在王宮徒役爲之分於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分置區廬宮正領之而宮正乃掌王宮宿衛官之長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伯長也以其爲宮官之長故曰宮伯所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士庶子乃公卿大夫之庶子國子之倅諸子所掌是也諸子掌王族宮伯掌宿衛二官蓋相通歟

陳氏曰宮正掌凡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乃八次八舍之濃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爾節而撤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其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内外察矣又宮

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脩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宮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禮記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即此官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扶交反賈音古

釋曰庖廚也取烹炰之義必用賈人者以其主市買知物價也天子之廚亦用市買蓋國畿所貢只備其數時用之物須用市買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饔於容反

釋曰饔割烹和調之稱内饔所主在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内之事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釋曰外饔所主在外掌外祭祀及饗耆老孤子割烹皆是在外之事饔別内外重君身也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釋曰亨與烹同主給水火以役内外饔

原曰天官之職天子脩身齊家之事脩身必始於飲食故宮衛之後必繼以膳饔之職焉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釋曰王耕千畝甸師主之帥其徒耕耨以共齍盛共蕭茅共野果所以爲祭祀此皆地之所出也又帥其徒薪蒸以役内外饔之事所以不使地有遺

利人有曠職也公族有罪亦刑于甸師者爲兄弟
故不顯示人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釋曰獸人共野獸以爲膳羞亦膳夫之用也

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
徒三百人 䱷音漁

釋曰䱷人掌取魚以爲膳羞亦膳夫之用也徒三
百人以池塘園沼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釋曰鼈人掌取互物亦膳夫之用也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腊人掌乾肉亦膳夫之用也

葉氏曰甸師掌王籍者也何以列於食官蓋先王
設飲食之官雖供王膳羞而實兼祭祀之事甸師
而上有膳庖饔烹之官下有獸䱷鼈腊之職皆有
祭祀之事者也先王以禮人之禮事鬼一食而且
祭其先而况粢盛之本原可忘其自來耶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十人徒二十
人

釋曰醫胗脉察色以療疾者醫師衆醫之長諸醫
皆統於醫師也史二十人者醫案多故也

食醫中士二人

釋曰王之飲食五味之宜最難和也故設食醫以
調節之○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
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亦始於飲食之不節蓋飲
食人之本也不得其養無物不長本失其養無物
不消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
此食醫所以設也愚謂聖人設醫皆所以治萬民
之疾病未嘗立治王疾病之醫也此可見保王躬
者貴於不病和飲食者貴於得宜

疾醫中士八人

釋曰疾醫專治內證古經雖不傳後世爲其術者
亦精矣

瘍醫下士八人

釋曰瘍瘡瘫也瘍專治外證今世所謂外科也

獸醫下士四人

釋曰獸馬牛也先王愛人及物獸亦置醫官以治
之何其仁之至也

原曰醫職固不可廢而食醫獸醫皆屬醫師何也

政必出於一術必世其守也食醫調王之飲食不當兼治萬民之疾病瘍醫察外證不當兼內證獸醫既已治病瘍之獸又不可以治人此職之所以不能相兼也天子調和天地大臣調和陰陽醫師調和身體故凡調和爕理之事醫師皆掌之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酒者祭祀賓客燕饗喪紀之禮無不須焉以酒名官豈獨掌酒哉酒之所設必有膳羞百物備然後成禮故酒人以下至於冪人皆酒正之屬也

故其官獨以士人爲之此下七官皆以奄人女奚爲之而酒正統焉政出於一也惟凌人以士爲之以在外不在內也其官不統於膳夫者其禮脩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釋曰用女奚爲酒故以奄人統之奄去勢者奚幽閉者不稱士亦府史之類先王重名器不使刑餘列於士人也女酒女人解作酒者奚給使者有三百人造酒人多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釋曰漿人主共王六飲入于酒正女漿女之曉造漿者以飲與酒爲類故次於此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氷室曰凌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王之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亦輔相爕調之一事也〇丘氏曰周公以此屬於酒漿之末蓋酒所以奉陽氷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常欲周流於天地間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致乖戾者豈能與天地同流哉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釋曰竹豆曰籩女籩女之曉籩實者蓋四籩之實百物之所備其務至精至細者女人以酒漿爲職則籩豆之實是其所有事者故宜以女爲之禮雖無所不在而曾子則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固非君子所當務觀此亦可見矣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音海

釋曰醢肉漿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醢人司豆實也不謂之豆而謂之醢者以豆實皆爲醢也四豆之實與籩相錯亦爲羞之事故次於此女醢女之曉醢者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呼西反
釋曰醯醋也凡五齊七菹須醯乃成而醯醬飲食皆不可闕故立其官亦以女人爲之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釋曰鹽之所産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出於井而爲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此其所出必於海澤之旁則既有川澤之衡取之矣此其所掌乃爲鹽之務者也然五味非鹽不和周官不著鹽政用女爲之者亦膳羞之滋而下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歷反

釋曰可以巾覆膳羞之物者用此以潔飲食細務也有品式存焉故立其官以次食後
原曰酒之於人大矣以交神明以洽燕饗不可廢也故以祭祀言則謂之凡酒以飲食言則謂之飲酒以陳設言則謂之陳酒以獻酬言則謂之禮酒以秩秩言則謂之秩酒五齊則專用於其祭四飲則專用於致養四籩四豆之實則祭祀燕享所必有也醯醬又所以和膳羞也水鹽又所以給酒禮之用也是其用相須而成禮相因而舉然皆謂之酒也故立酒正以統衆職以士人爲之而設府於外其于皆以刑于男女爲之故宮中之女雖多而職業則各有所事造飲食其大本也至於絲枲織維縫線之務祝史廟祧之禮善其事者令其居是職功緒有稽賞罰有科是以盡心職業無外慕之心非若後世聚千百少艾於深宮之中妖淫愁怨而致水旱之災也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宮中居舍官之長此下四官皆王之寢處供帳安息王身之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舍行所解止處王休息之時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帷幕幄帟之事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釋曰次次舍也幕人共帷幕掌次則張之二職相聯而後成事
原曰宮人四官所以掌王之居處亦脩身之事也飲食而後居處故次於此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

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大府爲王治藏官之長有賈者邦國都鄙之賦有物必有賈人辨之然後知其美惡貴賤也○葉氏曰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大府實主之故受而入之大府也分而頒之大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大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大府也以大府爲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待以通知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掌於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後之不給

不恤也財如何而不匱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釋曰此官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爲主故曰玉府有工者使攻玉也有賈者使辨貨物也此天子之內帑也○鄭氏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爲二官何然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之所作及獻人獻人所入之物專共王玩好賜予乃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凡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

公家之用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得不分爲二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釋曰內府者受藏之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良者皆入焉以待邦之大用若出師遷國然後出之蓋大府自有九職以待九式之用矣此則貢賦之良者可以經久故擇而入是府以備國實所謂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也此與玉府畧同但玉府所藏寶玉故惟王自得用之此所藏凡良貨賄故與冢宰得用之不在大府九式之內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釋曰外府掌邦布以時交易者古者交易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灋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一也九賦之中亦有以布代者蓋九功多以泉代故也凡布皆入於外府者以其外府在外布可以流行交易故設此府以理財備國用也

原曰大府總凡貨賄之入皆置諸府以受之以備九式之用而不敢有一毫之踰越矣其諸侯萬民之貢與凡式貢之餘則頒其良者於受藏之內府頒其布於受用之外府又擇其中可實之物以入

於王府又以司會紀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豈入職歲稽出職幣斂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隸于冢宰所謂制國用者不出此矣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

釋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計爲計官之長此官雖主考天下之治然考財用其要也故次于此

葉氏曰大府爲財官長但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計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何也蓋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於溷以較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鈎考掌財用之吏苟權不足以相制而大府反得以勢臨之又安敢較其得失姦欺也今臨之以中大夫之尊則糾察鈎考之勢行於諸府之中而司會又屬之於冢宰則九式節財用歲終制國用司會又不得而欺之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曰書簿籍也司書掌記財用之數書之於簿籍實鈎考之本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釋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以稽實在之數司會分屬之官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釋曰職歲會計邦賦之出而以職歲名者以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凡財用必會之於歲終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幣者財帛俱謂之幣職幣主斂官府公用所餘之財物不足則取具於大府有餘者司會計之出入二官有定數矣有餘者又立職幣以斂之不然寧免有司之姦欺乎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裘以獸皮爲之雖出於山虞然不在九賦之中者以九功是絲麻裘是皮褐皆可禦寒故次職幣之下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已製者謂之裘未製者謂之皮皮之用廣不專爲裘也次於司裘以斂財也

原曰司裘掌皮二官列於職幣之後者蓋天下貨賄至九貢九賦盡矣而九功則布縷之征所以爲衣也皮裘則山虞所賦所以爲褐也詩云無衣無

得何以卒歲此九功之所未有九賦之所不備故特設官而繼財官之後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內宰天子所以治內之事對太宰而言之故曰內宰府之相也古者男女不親故內小臣奄人之職皆內宰所用以通傳言語教令者也故內宰施所教於中猶師保教王子於外也

原曰內宰之設王者所以立教家之源者也夫治未有無本而成故教家者治之本也士庶之家女

子少時已姆教婉娩聽從至長性行和美自是宜家況以天子而統四海之大后妃之尊一念邪正之間所係匪輕安可不汲汲教之耶文王后妃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師女師也立世婦宮卿於內以為女師屬之春官而施內宰之教內有女宮女奚外有內小臣奄寺以通傳教令故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外視太宰而內施其職又屬於太宰先王所以致重於是官者欲家齊而後國治先其本也後世則以為混男女之別故以奄人為之殊不知奄人內豎止傳內宰之令於宮卿者也而宮卿又有女宮皆刑人也以傳令於內宰又安有混男女之別乎後世以齊家之本付之奄人又無女宮幽閉之法是以宮府判隔后妃莫預政之端宦官基竊柄之禍何莫不由此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曰內小臣用奄士即經內宰之後可見奄士即為內宰通傳教令者而寺人內豎何莫而非內宰所用乎奄位止於上士亦惟四人而止耳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釋曰閽人司晨昏啓閉者也刑人墨者使守門此

也囿苑囿游離宮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釋曰寺之言侍也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此蓋刑人之奄者為之也正內路寢也

內豎倍寺人之數

釋曰豎童子之稱蓋奄之小者主通小事閽寺既嚴其守然後繼以內豎

原曰秋官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刑人未嘗不用也然則閽人寺人其即墨劓與

宮者乎天官之屬除閽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二十九人皆不命也惟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者爲之四人而已爲其下者不過內豎女奚爲之給役耳其職卑其數衆而又近役於內宰臨之以冢宰雖有傾覆蠱惑之徒又安得騁技於其間哉

九嬪

釋曰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其數也不列夫人於周禮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尊於天官也不言其數曰九嬪則止九人而已

世婦

鄭氏曰具其名而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按昏義則二十七人春官亦有世婦則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其職又與此不同者後儒合之則所謂下大夫中士果何人也竊意天官世婦與九嬪女御爲列則誠天子之妃嬪也春官世婦則專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大夫士之爵者乃女官設府於內有爵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內宰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處制乃備也視其有爵有府史胥奚而內外宗次之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

釋曰昏義所謂御妻也宜八十一人凡宮中所掌衣服縫線酒醬籩豆蠶績者恐亦此女御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之職辭令能通神明知禱祠之事者故設之宮中俾無外求焉夫最易惑人莫如巫祝然亦人心之不容已者一切廢之則必求之外濁亂宮闈由是始也故先王立之宮中而設其職則神人兩得其當矣奚者幽閉之女也男去勢爲奄女幽閉爲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子去其生本則幽閉矣凡言奚者倣此

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釋曰女史掌禮者也猶太史之於王執彤筆以書起居故後宮憚而脩德

李氏曰自九嬪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彼女子而當至尊幽居九重則驕蹇自恣無所不

至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
其瀆有屬則必考其功奉瀆則不敢不謹考功則
不敢不勤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
之效也而况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
二人及大夫士之職皆分命賢者以參檢为事與
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可同年語矣
以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則天子既無私人
群臣焉得不公庶務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此之謂也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

賈四人徒二十人

釋曰典婦功者主宮嬪絲枲功官之長有賈者欲
以辨絲枲之美惡貴賤有工者欲先治法式以授
嬪婦也○典婦功以下三官設府於外悉用士人
先儒以為此人主奢侈之原國家利害所關非士
大夫為之則害國政必矣不得不與內官相關通
如女祝女史內司服縫人則悉可用內人耳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四人

釋曰絲出於蠶繭所以為繒帛典之欲以授嬪婦
也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枲出於種植所以為布典絲枲者授女功而
治之典婦功者功既成而歛之皆主婦人之事故
在此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釋曰內司服司后服也而九嬪世婦亦必共之焉
自此以下皆掌衣服之官惟內司服與縫人近后
故用奄士為之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
禮使無色過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釋曰女御統率之而已女工則專為縫線之事故
用八十人焉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釋曰追治玉石之名詩曰追琢其章掌為王后之
首服者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釋曰掌造王及后之屨者首服在上尊故追師弁
師互與后之服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男子婦人
同於屨人掌之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釋曰掌服之官不常置以衣服之類故附於末

鄭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列內宰屬大宰者以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寺凡將命洒埽之人自九嬪至女御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縫紝衣服凡宮內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其人巷伯之雅寺人爲之継春官亦遂其選晉侯近女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按周禮首惟王建國至民極二十字六官皆有之乃周禮之綱也辨方正位建國事也體國經野種遂井牧事也自乃立天官至夏采敘官事也太宰之職以下分職事也自不可混後儒析設官之事冠於各職之首遠大綱矣故依古本正之六官皆然

周禮全經卷之一

周禮全經卷之二

天官上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釋曰大宰大官之長也職所掌之事也建立也邦指王畿六典常也經也六典治教禮刑政事也此六者冢宰秉之以爲常經六官守之以爲常灋也佐助也治者理之也邦國通言王畿侯國也

原曰職也者其所主制以統衆官乎故獨於大宰小宰宰夫言之也建邦也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其王者所恃以立國乎故於六官及司樂大史朝士言之也六典者一分而爲六也天下之治渾淪粹盎和氣充周者一之爲也判以治教禮刑政事綱舉目張條而不紊則燦然各有其所矣故天子主一以代天理物大宰佐王建六以爲常灋愈分則愈理愈析則愈密在得人而任之故曰治邦國也邦國治則教養乎洽王德周浹矣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釋曰治者經紀而統理之言治典者立為常灋冢宰掌之經猶治絲而條理其經緯也治謂臨制而整齊之百官所居曰府紀理也萬民天下庶民也使民皆就吾條理故曰紀是故邦國其上也官府其本也萬民其極也三者舉而天下盡矣○教者訓誨振作之謂立為常灋司徒主之安者上無教則百姓不親彝倫不敘而國危矣故教者所以安之官府亦言教者百官萬務各有自然之道以處之故不可無教擾者馴習之也謂振作興起使復

其常性故治則使之就吾條理而教則使之向慕喜悅以安吾條理也治則如天教則如地○禮者自然之秩序也無序則不和故立為常灋宗伯掌之和邦國者使之各安其分各履其常也統百官者使之尊卑先後秩然有序也變官府為百官者尊治教也諧和也司徒曰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以六樂平民情而教之和諧之謂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者正則平矣物各當其分之謂平平則均矣均齊方正之謂均故整齊天下脩飭百度使天下截然齊一政之事也立為常灋司

馬主之○刑者侀也成也所以禁奸慝刑暴亂也詰問也隱而難知故推問以求其情顯而易見則直刑之耳糾猶察也戒也糾戒禁令是也立為常灋司寇主之是故治典以立其本教典以遂其歸禮典以齊其分其有不一者則政典以一之皆教出禮違政則入刑矣故刑典爲後也○事者民事土地田野之事也耕耨不失其時則倉廩充實財用足矣故曰富百官之設以為民故百職皆以此而任之分民九職使之治地以定其業所以生之也以治地之事立為常灋司空主之六典而至於

刑盡矣生生之本在農也故以事典終焉民獲其養則治教禮刑有所施猶四時之冬所以立三時之本也

原曰六典其盡天下之務矣乎故六典立而治道舉矣治者理之也主宰綱維百政由出如天之無不覆幬教者成之也涵濡長養萬姓仰賴如地之無不持載禮者節文之使神人各安其所政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振舉之也刑者齊一之如天有長養必有肅殺以輔成之也事者生之也立民生之本如天之冬萬物萌芽於此也六典舉則一德成

矣由邦國而官府而萬民三者所以盡天下也以
邦國言故曰經曰安曰和曰平曰詰曰富所以統
理之以官府言故曰治曰教曰續曰正曰刑曰任
所以振舉之以萬民言故曰紀曰擾曰諧曰均曰
糾曰生所以造化之此六者千萬世不易之常經
邦國之治亂係焉百官之脩廢由焉生民之休戚
關焉冢宰之任其重如此所以為六卿之綱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
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

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唐古法字
釋曰八者之灋皆朝廷所制之法度與百官守之
者也治者經理之府者官所居之處盖官者合卿
大夫士而言也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也屬即小
宰之六屬自宰夫鄉師肆師等以下共三百六十
人也冢宰八灋舉其綱小宰詳其目其實官府之
灋皆小宰所掌也○六官所治之事則謂之職士
也如曰大宰之職大司徒之職六職之外不與之
也辨者別而明之使有司存也其日見於小宰○
聯謂通職聯事以合成禮事也官指官府而言邦

治則總官民也事有關係衆官者則會衆聯事而
合成之事即五禮之事也故官無屬則上下不相
統而事不治職不辨則彼此相侵而任不專無官
聯以通之則大事五禮皆不外矣故官將次之○
官常者叙官之常灋始則命之位次則授之以職
次則考其勤情次則以事而制食次則考其成功
之要會又察之以情而施賞罰此為治官之常灋
即小宰之六叙也聽者審察而考其實也○官成
即小宰之八成有一定之成灋也經謂條理之曰
官常者治凡百官也曰官成者治鄉遂之官也○

官灋者百官各有隨時斟酌奉行之灋有命令之
行使人遵守如太宰正月垂治象之灋司徒垂教
象之灋是也百官各術其灋則無侵官離局矣故
曰正官治○官刑者治官府之刑即司寇之官刑
上能糾職其日見於士師之八成不在小宰者家
宰統六官也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不敢犯灋度
故以此糾察之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也○討
猶察也弊猶斷也以六者察群吏之行能斷群吏
之治狀而賞罰之即小宰之六計也
葬氏曰官府所以振舉天下之事為治之本源也

大宰既溥之以六典均之以八則苟無八灋則庶政不行而治灋不立矣故必以治官府繼六典也雖其有官屬則治有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守而不侵有官聯則脉絡貫通有官常則百官以治有官成則萬民以察有官灋則變通自上而下守不移有官刑則莫敢為非有官計則莫不向善大宰總其綱小宰治其目○周公之詳於官府如此又安有曠官廢事者哉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脩職攷灋而會之於始月終則以叙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攷事又從以察之於

終大宰則令百官各正治受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既而大計群吏後行誅賞於三年之後是以百官正而朝廷正矣寧不為治天下之大根本哉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馭音御

釋曰則亦灋也詳曰灋畧曰則都鄙在鄉遂之外載師所謂公邑家邑皆鄙也大都百里次都七十里小都五十里載師所謂縣畺之地皆都也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次疏者與卿同處於小都次疏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所以使之朝夕從事王朝而退食於家故其貢賦立其宗廟社稷故賜則以治之也○都鄙之中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故三公和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其族酺雩榮州禜不與焉遂同大夫士以此殺之馭猶馬之在馭操縱之權自其君出也故使之立其祭祀則一方之鬼神皆主之矣○灋即則中之灋也有官府則有八灋以治之天子八灋以治天下官府諸侯八灋以治一

國官府故都鄙之君必賜之灋則以馭其長貳之官也○有罪則廢之有行則置之吏殿輔之吏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故賜其君以廢置之權也○祿田祿也位爵位也士上中下士也吏則能者在職之人士則賢者在位之選也有比閭族黨之制則有德行道藝之書有興賢能之典則有祿位之命故賜其君以制祿授位之權以馭其士也○上斂下為賦下奉上為貢賦者取之於民貢者奉之於王也用國用也既賜之都鄙則令之取其地之所有以操財用出入之權而行經制之灋也○

禮俗昏冠喪祭飲射讀灋與六俗也使之須五禮六俗之教以馭其民則教化行而風俗美矣○刑即八刑五刑賞即進爵加祿刑以懲惡賞以勸善使都鄙之君操之則威行而莫敢不服矣○田役則用伍兩卒旅師軍之灋起之田則大田役則工役皆用衆之方也使其君得以卒伍之灋用其民而教其坐作進退之方所以馭其衆也

原曰則也者治之灋也制於王者也故祭祀而下莫不有一定之制通行天下而不可易矣而都鄙復有八則以治之者蓋賜其君以八者操縱之權

宗伯曰五命賜則是也六命賜官則得以專此八灋矣七命賜國則亦專此六典矣夫邦國在王畿之外者也故其權專都鄙在畿國之內者也故其權降官府在王朝邦國都鄙之中者也故其權分先王以典灋則等之則遠近輕重之間斟酌損益毫釐不爽苟能通之則天下之大皆具於三者之中矣後世荒遠微職無不除授於冢宰無乃與先王公天下之意殊乎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予音與行去聲

釋曰柄者操持之名猶器之有柄詔告也八柄者天子所以馭群臣非人臣所可預惟冢宰得以詔於王者也柄○權○在此○爵內則公卿三大夫三士外則公侯伯子男爵以授德有爵則貴矣自君出也故命之爵所以馭其貴祿田祿所以酬功也有祿則富矣田邑君所司也故賦之所以馭其富也予賜也特厚之稱封爵是也卓者特恩之加覬望所不及也故予與奪對皆不測也置謂進而置之

於此出其等也行謂賢能可紀則進而置於其位也故予則不測之賞置則循序之進不測之賞所以待異才異功循序之進所以待常德常行生與殺對欲殺而不殺之是生之也不死得生福莫大焉是君予之也故曰以馭其福奪者盡取其爵祿則無所有而貧矣是君使其貧也廢退也與置對不賢不能以輕重而廢退之也與盡奪之者異矣以其有罪也誅殺也內史曰殺與生對過則罪之深也

原曰王者以爵土分天下英賢度遠近制為典灋

則共治之矣苟非操大權之柄以制其命何以見
天王大一統之治哉故典灋則者制治之經上所
以布乎下而八柄者制治之權下所以服乎上八
柄一失則典灋則皆不行矣故以次其後也夫貴
也富也榮幸也壽福也進秩也人之所大欲也惟
王得以予之是馭之以不測之賞也夫誅不成戮
而願忠貧也退也討也人之所深惡也惟王得以
奪之是馭之以罪過之罰也夫誅不畏罪而顧戮
內史又有八枋以詔王治者也故八柄必詔之以
大宰然後權之施得其當又詔之以內史然後權

之用不敢輕是以大宰內史有品量之權而與生
殺之柄天子操生殺之柄而必寄二臣以品量之
權此所謂天命天討非人所得而私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釋曰統猶統治之統謂振舉之也既群臣者制其
生殺予奪之柄馭萬民者推其德行道藝之權而
使之遷善敏德也必詔王者欲躬行於上以率之
也親親者使人各親其親以行孝弟之道又制為
宗灋而使之親睦九族則親疎之殺各得其當矣

故謂故舊也制為交際問饋之禮使之厚親舊則
六行之睦婣也進賢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命司
徒行舉選之灋賓興德行之賢也使能謂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命司徒舉有道藝之人亦賓興之使
之在職二者興賢舉能之事有力於施教立事
者功德在民則益其田祿以保之貴謂卿大夫州
長黨正之屬德行可尊者舍其役益其祿除養老
之禮使人致敬而莫敢慢所以尊之也吏鄉遂之
吏如閭師縣師旅師司稼之類有功則加其祿秩
以達之此三者鄉吏進秩之事禮賓使許上遠人

委人野廬豐其委積飭材以待賓客羈旅也此馭
萬民而曰興賢使能尊貴達吏則王道只在行鄉
遂之法可見矣
原曰民可教也亦可馭也知所馭之道而馭之帝
王之功可立致也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
馬不其難歟夫親親敬故馭之以行也進賢使能
馭之以德也保庸達吏馭其功也尊貴禮賓馭以
禮也馭以行則人莫敢不興行而綱常立矣馭以
德則人莫敢不脩飭而德教行矣馭以功則人莫
敢不趨事而功業可興矣馭以禮則人莫敢不相

敬而風俗可美矣此八者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
屬乎上感之而孚動之而應綜牽絕連惟命是聽
此馭民之道歟苟以智巧籠之刑威過之民始不
可馭矣此萬世治民之要灋也王道之本在此可
不思乎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
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釋曰職事也任使也民生至繁民事至多不以職

分之使各歸其業則遊手必多矣故既馭之必有
職以任之也三農原隰平地之農天下皆三等之
地故列三等之農以爲本九穀黍稷稻粱豆麥秫
苽麻也生種也惟可種九穀乃爲可食之地也以
籬樊之曰囿可種果蓏曰圃其實一也毓與育同
猶生也草木果蓏之屬載師所謂場圃任園地其
實國中四郊皆有之掌山林之官曰虞掌川澤之
官曰衡山澤雖非可耕之地凡民有資山林川澤
以爲生者皆虞衡之官掌之故總言虞衡作材今
虞衡之徒衆是也藪無水之澤牧即萊也不可爲

田宜牧畜者故曰牧大抵萊近田者故可以益田
之冊牧則曠遠之地特可蕃養鳥獸而已工專
治之稱致力攻治謂之飭用形移易謂之化八材
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
曰剝羽曰析此化材也言百工則不止此有是地
之所出無百工則不資民用矣故次之行貨曰商
居貨曰賈阜盛也通流行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有百工作材無商賈以通之則貨滯矣故次之嬪
婦之貴者婦有姑者曲禮凡生曰妻死曰嬪美稱
也化治絲絲紡績之屬絲蠶絲也枲苧麻也有男

職必有女職故次之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謂
奴婢之屬聚斂謂畜積之疏材如蕉葛之可布草
根木實之可食用者閒民無職事之稱蓋下戶不
能任一夫之廛里者轉移於八職之間執事若今
之雇作者故無常職然所入亦不下於耕者故立
其職使出夫家之征焉
原曰任民也者因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不
廢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任之謂也夫天下之地
使民業之而食力以資生者不過平地原隰皆可
爲田者與夫園圃可種菜茹者山澤出材之處則

有虞衡焉湖海曠遠之所則有藪牧焉天下之地不過此數者而已食土之毛孰非君民無曠土無游民則天下治矣故四職爲民生之本也苟無百工則地雖有生民何以致於用哉百工既作而用利矣苟無懋遷有無焉民亦未見其發利以資生也又有商賈以阜通之焉此二職者又所以運用乎地之所生民之所業者也民職盡於此矣然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又有嬪婦爲而絲枲者土地之所出也況嬪婦又有業者之室家乎貴者爲嬪婦賤者爲臣妾精者爲絲枲粗者爲疏材皆分

之以宅地者有布縷之征焉職可以不列乎閒民不能受地則轉移於衆職之間而衆職亦須閒民以助不給所以列其職者不可使有遺民也故九職分則民業定矣民業一定志慮不易風俗自淳美財用自充足萬物各得其所矣大司徒之頒職小司徒之施職載師之均地職皆頒此也施此也均此也故觀九職之立則知周公之於天下備布周密幽隱卑達對生庶類咸在甄陶之中包天地以爲量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乎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釋曰上取於下曰賦斂聚也金貨曰財布帛曰賄既以九職任之乃以九賦取之載師閭師徵之耳邦中國門之內載師廛里任國中場圃任園地邦中之地也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此其出賦之制也四郊國門之外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並鄉遂之地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出賦之田也又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出賦之額也甸地

去國中二百里載師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其賦皆無過十二也削作稍家削去國中三百里載師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之采邑在焉故曰家縣地去國中四百里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乃王子與卿大夫之采地都去國中五百里載師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乃王子母弟之親者與三公受百里之國爲采地比於外諸侯也自邦甸至邦都皆有都鄙之地其制準鄉遂而殺之其出賦亦如四郊但助漆則衆米之征貢漆則取其泉爲賦或以其物其布縷之征則自廛里取之有田必有里

皆在郊甸縣都之中也二征九賦未嘗別爲至大府乃分爲九功以其所入爲布縷之征故也王城門外等急處爲關城內有市都鄙亦有關市關以征貨之出入市以征貨之藏符市關皆有賦也山澤虞衡之賦也閭師曰任虞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澤事貢其物者此也按先儒以九功爲九職之貢則虞衡藪牧既在九職矣又何以山澤在九賦也可見九職之虞衡以任之九賦之山澤以取之九功亦在九賦之中也明矣幣餘者職幣以式灋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

財皆納之於上故九賦列之職幣納之也

原[illegible]貢賦之不明也久矣上取乎下曰賦下奉乎上曰貢其實一也上文以九職任之此以九賦取之載師等其則而徵其賦因所以爲九賦也閭師任其職責其貢此所以爲九賦也故賦一也其類有二有粟米之征公田賦稅之外以貢灋取之載師等其則閭師斂其財以貢天子大府名之曰九賦雖九職所出不同然皆謂之粟米之征正賦也布縷之征乃七職之嬪婦臣妾所出以其布帛之賄貢於天子大府名之曰九功雖有無職與宅不毛者所出不同然皆謂之布縷之征亦正賦也太宰以其所出同郊甸縣都之地也故合之而分爲貨與賄大府以其所入有貨與賄之異其類也故分之而名爲九功以九職之功也故九賦九功皆一賦也無所謂九職之貢矣若侯國取民之制無不同於王畿王制大同故也但以其國之所斂者貢於天子賦之名變而爲貢耳非有二也是故天下之民不同也不外乎九職天下之職不同也不出乎三征出三征以取賦則爲暴征橫斂而君非其君矣外九職以治生則爲浮巧逐末而民非其

民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以周禮攷之然後知孟子王佐之才深明先王之灋者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好去聲

釋曰式謂用財之成灋均者使適中節者無濫費也冢宰制國用九式其制之灋乎祭祀謂玉帛牲牷之豐殺宗伯致其用太宰定其式大府曰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諸侯府宿其臣及客式謂燕饗牢
羞之等差大行人主之大府曰邦中之賦以待賓
客衣有賜時舍稍贈與之禮若有賙䘏賑貸之費
大府曰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庖膳夫所用也服司
服所用也大府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工事
百工之事謂營造制器凡工作之事皆是也大府
曰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則工事只九式之一耳豈
司空職哉幣帛謂迎勞賓客贈送之幣與吉凶之
禮所用者大府曰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曰芻秣
曰秣所以養牛馬也大府曰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匪分也頒賜也王所頒賜群臣或以旌勞或以獎
善也大府曰家稍之賦以待匪頒好用者因其所
好而用之婚媾之好宗室之親諸侯群臣之見及
有曲賜大府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劉氏曰財用
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由其均節而財用有餘
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取於下而自足
聖人所以仁其民也由其均節以立制度則繼世
之主不敢踰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
天下知所以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九式者
如此

葉氏曰九式之立豈但以制移用之原亦所以均
調天下紀綱國家碑之台家豈不以財用為先此
所以繼九賦之後也夫惟太宰有式灋以均之大
府以式灋頒之司會以式灋逆計之職歲又以式
灋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灋而贊會事則人主不
得違式灋而通用有司不敢違式灋而妄供私心
以式灋而格後心以式灋而消九式真理財之大
道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

九曰物貢

釋曰下供上曰貢致者使之自至用者適於用而
已不求珍異之物也祀貢如犧牲苞茅之屬嬪貢
如絲枲之屬器貢如銀鐵石磬丹漆之屬幣貢玉
馬皮帛之屬材貢杶幹括柏篠簜之屬貨貢金玉
龜貝之屬服貢絺紵絺麻之屬斿貢珠璣琅玕之
其燕游之物物貢九州雜產之物也夫貢只一也
王畿九賦以其地為類而供九式之用侯國取賦
之制亦如王畿既貢於王即分為九等以入九式
祀貢祭祀也嬪貢幣貢服貢乃幣帛膳服賓客也

器貢材貢物貢乃工事稍林甿荒也貨貢於貢非匪頒財用乎是大府所入九貢反多九賦反少矣原曰大行人侯服貢祀物至要服貢貨物六服六貢矣此制貢各以其所有也視大宰之九貢而闕其三其爲物至微也然則九貢者皆諸侯之貢各有九物乎曰六服六貢是等其遠近定諸侯間歲朝覲廟享贄幣之禮非九貢之物也小行人曰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是天下諸侯每歲遣臣納貢之禮大宰之九貢是也蓋侯國公田之粟既爲卿大夫之祿矣地賦之取必以貢于故賦之名變而

爲貢然後以其餘爲國中之用也按司空建國有五百至百里之差而曰其食者四之一三之一二之一耳此兼其屬國而言也司勳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是大國百里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與都家采地賞地三之一食其常制也但王畿之賦以粟米布縷分爲九賦九功侯國則直指所貢之物配爲九式之用亦可以見九賦之斂財賄者不出九物之內而侯國之取賦亦不外於郊甸縣都互相備也若天子富有四海而諸侯乃令其以遠近間歲而貢其至微薄之物且

[illegible]

又聽其自來而不強其至豈富有四海之意耶
係予奪之欲鄙縣天下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藪音叟 長丁丈反

釋曰兩猶耦也繫猶綴也所以協合萬民使聯綴而不渙散也上既有八統馭民此又有九兩繫之者蓋統者上以其權而收束之兩者使下之心協合於上九兩行則民心協合自親戚於我不離叛

矣○牧者上牧民之臣在位之職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雖牧伯亦有分土惟其有爵土也必思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則己受利國傷則家受稍莫不盡心民事興利而教誨之以有地之故也如等皆民牧故曰以地得民非止九州牧也首言得民在行封建以爲之綱○長者鄉遂之長亦在位之人也自族師至鄉大夫自鄰長至遂大夫皆民之長也有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大夫士之位其宮室衣服從儀各有等級齊民不得僭差則人莫不修德以道以聽族衆矣非以貴得民乎行封

[illegible]

建必行鄉遂故次之○師者德行高而學業富足爲人之模楷又能教導引翼成學者之德以達其材者也上能隆禮而尊崇之必成就賢才以需國用而德化成矣非以賢得民乎○儒謂有道有學者詩書禮樂之業備先王之道賴之以明所謂天民之先覺者足爲後覺之師資則人皆遵道遵路而孝弟忠信之俗興矣非以道得民乎夫鄉遂之長職乎教固有師道然以長目之則以品秩之崇使人向慕也師者庠序學校之師有道德能成就人才者非鄉遂之長也儒謂明先王之道以覺人

蓋不論在位在職與齊民但有能明斯道者皆謂之儒雖師以教儒以道然爲師者未必不爲儒爲儒者亦有不爲師皆足以得民故先王之時亦必別之○宗宗灋也族九族也小史辨系世奠昭穆公卿大夫士至於齊民莫不有宗有族公劉立國必君之宗之乃宗灋行於鄉灋之中使之尊尊而親親則九族惇叙孝弟化行矣非以族得民乎○主者一家之主自其臣妾子弟言之即族黨州鄉之長得以合子弟畜臣妾位愈尊則益其田禄而家愈大衣食豊足是以利得民也上言長以品位

行儀言之此言主以田祿子弟臣妾言之故曰貴曰利以別之其實皆鄉遂之長也○吏治事之吏能者在職之人也有才藝者使民興之以治鄉遂都鄙之民事鄉遂庶職是也是其興利除害有益於民而民心悅之則得民矣故知賢能之分則知主吏之說也○以類相求曰友以德相信曰任以力相勸亦曰任友者同等之稱貴賤長少皆有同輩者如野人以耕農相任童幼以習學相任君子以脩德學道相任皆得民者也夫子老安少懷而中於朋友信天下之民齊等者多皆能以信相任

則天下治矣○藪澤藪山澤皆有虞衡不言山者江河湖海天下獨多可以兼山故不言山而言藪也山澤之實藏魚鹽材木民生不可一日闕者虞之有虞而公其財則民富矣必以藪終之者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人情莫不欲富聖王厚之而不困欲得民者終不離乎富之而後教也故觀九兩之立則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鄉遂之灋也可見矣

原曰太宰以九兩終治典者得無意乎夫民難合而易暌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苟非德義足以結其

心利澤足以養其身決非一人名位所得而留也此非有他牧以地主以利吏以治藪以富皆足以養民之身而吾任得其人使脩飭而振舉之長以貴師以賢儒以道宗以族友以任皆足以繫民之心而吾處得其當又作興而鼓舞之則自然相安相養相遂相親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雖有變故之死靡他矣故周公晝夜思慮作大宰十章其經制天下罔不備矣而終之以此正以見為上者欲得民不在於區區灋度之間惟在於教養兼舉以仁心而行仁政而已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灋不能以自行九兩繫民之謂乎

按太宰十章周禮之綱也治天下之道具備于此張子曰太宰一職難看蓋無胸襟如許之大包裹得過記得此又遺彼以總觀之天下之大各有條理不過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其要皆備於吾心今觀典灋則八柄與下文施之之灋雖立天下之大本然不過用人之道也八統九職九兩治民之道也九賦九式九貢理財之道也天下之大不出此三者而已大學傳乎天下曰好惡絜矩者太宰治民之道也用人理財各有大道者亦太宰二端盡之中庸之九經亦不出此是知孔門之傳授致用之要術豈出於周禮之外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吉音決縣音玄挾

釋曰正月孟春之月吉朔日也始和建寅之候陽和始布也夏正紀月三代迭用惟改歲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以新民耳目終始萬事也後凡言正歲則建子月朔也歲終則建亥月終也大抵改歲則三代不同紀月以正四時則三代一揆商

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元祀則改歲以紀年也十有二月是不改月也春秋書春王正月則純用夏正以紀年不以改歲繫月也故周公獨言始和可知矣孔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正春秋之灋示後世不宜以改歲紀年也布頒布也治治典邦國都鄙兼王畿侯國言之縣揭也以今年所行治典之條目書之於板象縣於雉門兩觀之間使有司萬民觀而灋之謂而行之也浹日旬日也斂收也鄉遂之民十日而觀可遍矣邦國都鄙則正歲十一月朔既頒行之至于正月則遍於天下矣皆令正

月縣之此成周頒灋頒朔之制也丘氏曰治象者天垂象聖人則之故闕曰象魏灋曰治象之灋縣之有象於上爲萬民所瞻仰也

葉氏曰聖王縣灋象魏其愛民深而教之至乎蓋聖王未嘗以灋令刑罰而強民以必從也惟恐其以愚觸罪有愧於作民君師之責是以正歲既布治灋以示乎近正月皆縣之以示乎遠遲之以十日之期欲其觀聽之詳狀之於浹旬之後恐其習歲之玩又使遒人以木鐸徇之不但已也使鄉遂之中鄉大夫正月頒灋州長正歲正月與夫春秋

祭社之時爲民讀灋黨正又以孟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酺之時讀灋閭師又以歲時聚衆之時讀灋蓋視民彌親者教彌數保民於無疆者其教思亦無窮其如父兄之於子弟耳提面命丁寧告戒惟恐不至果不可聊然後不得已以刑一之正所謂王者之道涵濡煦育納之於仁壽之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之謂也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監古暫反參七南反傅音附

釋曰典六典也施典於邦國使國得以依六典而建官也此典灋則皆自建官言之建立也牧者宗伯曰八命作牧每州各設牧伯以司其州之諸侯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監鄭氏曰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愚謂諸侯各治其屬國即方伯連帥而謂之監也大功德升爲州牧則稱伯焉殷制天子使大夫三人爲三監至周使伯爲牧不立大夫設參卿也六典三卿者并太宰於司徒并宗伯於司馬并司寇於司空左傳杜洩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子爲司空則諸侯三卿之制可見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如齊有天子二守國高是也伍五大夫也傅附也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中當其下下當其元士殷衆也謂衆士猶六官旅下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佐助也助成官府之事府史胥徒是也灋立矣乃建官以行之曰立曰設曰傅曰陳曰置皆建字之義也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釋曰則八則也典分國事而爲六則又分邑事而

爲八則者典之目長謂王子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爲邑之主或身在王朝而食其賦稅也兩謂兩大夫天子使之治其采邑者也伍下大夫五人也殷輔則視邦國而殺之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釋曰灋八灋也凡官府皆有正如太宰司徒是也貳如小宰小司徒皆中大夫二人主治一官之事攷成也佐成事者乃屬之首如宰夫鄉遂師肆師士師是也殷則上中下士所謂其屬六十人是也

凡官府之士皆謂之殷惟六官下士稱旅也輔則府史胥徒也典則之輔皆同凡百官府皆有長貳殷輔無是則非官府矣

原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變而通之存乎權故邦國都鄙官府立而天下之大舉矣六典八則八灋制而政之大綱立矣牧監長正與參兩貳攷伍殷輔設而舉政之人備矣天下之大聖人以三者之權等之則大小高卑繁簡各得其平矣非聖人心極天下之公而明孰能運天下如此其周且要哉夫德作天地者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下至於鄉遂之官莫不各以其德而制其位又各與之以大小不齊之權大者治要小者治繁聖人固不曰四海一統也天下一人也以天下之權盡收一己以四海之事盡屬王朝而天下公侯大夫俱不與之以專命之權固無不可矣然天下之高者必自下積累之而后至於高未有空中特然獨高之理泰山高矣必有丘阜岡巒輔之而后成其大天子必有公侯卿大夫師長而后成其尊有公侯大夫師長矣必有權以授之然後各得其職苟不與之權徒以空名崇之無乃非聖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之公心乎此權之所

以不可不均也故王朝有六典矣而諸侯亦有六典非僭也天子六典有六卿諸侯六典只三卿天下民事皆同故侯國不得不施六典也六典雖施三卿之下其官皆得自置故曰六命賜官而大夫則非諸侯比也既與之地爲都鄙之君乃賜以八則之權得以祿位黜陟其臣民也故曰五命賜則至於官府之吏則在職之人其權各有差等矣後世獨有官府之權而賜與賜則絕無焉是非聖人公天下之心也故舉天下之權皆收於一人蕩里

之外一命之官無不選授於王朝無乃非先王均
權之意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釋曰上言行灋之本此言用灋之要聖人以天下
之事盡於典灋則也故建官以行之亦惟循守成
灋以待事之至而已固不得作聰明以亂舊章亦
不至臨事無所據依而眩此聖人制作之功也故
守成之君何爲哉亦守先王之灋而已以灋待官
府之治者邦國都鄙皆有官府則又典則之末也

官成雖在八灋之中官皆爲民而立又八灋之末
也故特言之禮統言之禮治合於道則爲禮又所
以秩序和平典灋則者又其本也待賓客之治者
有典則則必有交際有交際則必有禮禮無所不
在待賓客特其治之一耳
原曰天下之人衆矣其務繁矣豈一手足所能運
動哉不有成灋以待之日亦不足矣故天子以一
人主制於上次則諸侯也又次則都鄙之君也而
王朝邦國都鄙又皆設官府以總理之故立爲典
灋則以經之則天下事統之有綱也會之有紀也

治灋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太宰清心無[illegible]恪守之
至[illegible]舊章應之未嘗作聰明以亂成憲所以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者也可以見制作之功矣然官
爲民而立也苟於民事不有成灋以理之慮其饑
寒救其疾苦聽其恩愛而徒以刑灋把持之烏在
其爲君也又有八成之灋以待之然典灋則與官
成固所以整齊於尊卑分守之中外不與賓客之
往來也又制爲邦交聘問食饗飲燕之禮則禮無
刑政內達不悖四方上下均齊方正無有偏而不
舉之處矣此皆出於自然之理固非騁其才智

方而可以壓服乎天下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
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眡與視同後倣此滌直歷反濯直角反
釋曰上言太宰正職此言贊王命言太宰聯職聯
者合諸職共行五禮之事也其日見小宰諸職皆
有聯郊祭有分祀有合祀總言祀五帝者合祀也
後言旅上帝者分祀也稱予曰帝者氣之主也有
五方五色之異謂之五帝宗伯言昊天上帝者又
合而言之非五帝之外又有昊天上帝也祀帝禮

之首也故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其脩誓戒令也戒齊戒也具謂備具牲帛牢醴之品脩謂洒掃滌潔之事此致齋也前期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帥執事卜日凡百官有司執祭之事者太宰大宗伯太史帥之而卜日待吉則與大司寇涖戒誓之犯誓則施刑此卜日致戒之事及執事眡滌濯者當齋祭之晨執事滌溉祭器大宗伯宿眡之太宰及執事然後視之此省器之事納亨謂納牲將告殺君親牽牲太宰贊助之既殺以授亨人謂之納亨此省牲之事及祀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

玉爵所以獻齊酒執以從王至而授之此贊王行祭獻禮之事郊祀之儀亦畧見於此矣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示音祇下同

釋曰祀大神示謂旅上帝祭地示也亦如之太宰之禮皆如郊祀享先王宗廟六享也玉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獻神皆太宰贊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見大宗伯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者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玉幣諸侯所以享天子行人云廟中三享是也玉獻諸侯所以獻國珍異與貢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玉獻也玉几王所依者立而設之所以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禮之於阼階上贊者助工後之此四者皆太宰爲之贈玉所以送先王行於從容之後含玉天子崩以玉含口中行於始崩之時亦助[illegible]爲之作大事若軍旅田役及禱祠是也[illegible]不別言只戒百官贊王命而已彼職則備言六聯五禮也

原以太宰天子之相臣故其禮亦天子之相禮也上相天子下臨百官故百官必聽太宰之誓戒天子必待太宰之贊助以一人而處上下之間其任可謂重矣故六聯五禮皆誓戒百官贊助王命巍然百僚之首身任天下之重故不觀其禮何以知其職之尊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釋曰此言太宰贊王出治之事眡朝謂臨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日朝群臣聽政之朝也冢宰

贊聽治助王平斷國事也四方聽朝請王巡守四方朝諸侯於方岳以致制度冢宰亦贊聽朝大政事大典禮王自治之小事則太宰聽決不以煩王也四方賓客小治謂天下諸侯令臣來聘或小諸侯來咨政事亦不煩王冢宰自决之○王恭己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者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于冢宰發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治各有體觀此則君相之職可知矣

原曰於贊禮可以見太宰之職尊於贊政愈可以見太宰之任重矣故眡朝聽朝皆以贊王王固必待太宰之贊而後行事乃得其當也小治自决亦欲得當乃可以副主之託也相資以道相與以心故君臣道合魚水相投斯明良遇而王道成矣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會音檜

釋曰歲終建亥月終也不言正歲者以有小宰正歲事屬觀太宰治象之灋於天官之府乃頒行天下令各於正月縣之故太宰不言正歲小宰不言正月互相備之義此言太宰考課百官而行誅賞也百官府百司庶府六官皆在也正其治自考其屬以正其一年所治之事會大計也受其會則各屬以其所會之事致於太宰太宰受之令司會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方之治然後聽其所致之事以告于王詔廢置廢者退其秩置者進其秩此一歲之攷也及三歲則令天下大比邦國都鄙凡百官府皆會計群吏而行誅賞之灋蓋歲終廢置所以脩舉廢墜三歲大計乃行黜陟之典誅也者不徒廢而又加之罪賞也者不徒置而又

加地進爵考覈明而誅賞當此人臣所以力於事功也○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縣灋宰百官興事也施灋待治執要以御天下也歲終者其成也一歲詔廢置三歲大計誅賞順承天道之公也故太宰一職豈惟爲臣所當知爲君者亦不可不知

原曰唐虞之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考績以三年黜陟以三考則九年矣在唐虞之灋可謂甚寬成周則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而廢置行矣三歲則大計而誅賞之其灋亦甚密焉何

哉蓋聖人考績之典非固止於稽績以進官也又
升遐其久次以妨賢也不過欲以天下才治天下
事使官稱其職德稱其位僥倖者無所容奸欺者
不得逞而已苟德稱其位才稱其職一世不易可
也靡德冒位濫才鰥官何日即去可也德大任小
匹夫卿相可也德小任大易不踰時可也是故任
之不得不久而考之不可不密任不久則功不能
成考不密則實不能覈然則成周一歲廢置三歲
誅賞者久任之意未嘗不存而有歲三載考績九
載黜陟者考之未嘗不密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
糾禁

釋曰小宰貳太宰者太宰平章天下司其綱小宰
專掌王宮與官府八灋之日言建邦者亦建立邦
本國依以立者也宮刑王宮之刑罰也后宮則路
寢一小寢五其外則宿衛之處有八次八舍之灋
宮正宮伯掌之后宮者王后所居之六宮內宰掌
之內有女傅女宮設女官八十一人春官世婦掌
之亦無總於小宰蓋天官者天子之掯臣先掌王
脩身齊家之事而后及於治國平天下故宮刑與
政令糾禁皆小宰掌之猶司徒之掌六鄉司空
掌六遂者也政以正之令以約之糾以察其失禁
以止其邪政令行於王宮糾禁推行於后宮

葉氏曰小宰之職不亦重乎首曰建邦之宮刑又
曰正歲帥屬觀治象之灋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夫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次舍與士庶子之宿衛
王宮伯已掌其戒令糾禁宰夫正歲又以灋警
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宮中職事謂宮卿官府女宮官人之屬皆是
之則周人於宮政詳且密矣今小宰首掌王宮之
禁何也曰天下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也侍御僕

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宮治蘇
太宰歲終廢置二年誅賞亦惟總其要耳宰夫惟
警戒之耳宮正亦惟令其毋去守耳宮伯亦惟令
其作宮衆而已不有小宰治之以宮刑憲之以宮
禁使之各脩職攻灋待事以聽王命而制之以不
共之大刑吾恐奇袤之習作淫怠之念萌君王所
者皆若而人則君德必不能潛消於瘖勿之中而
史習必安肆於禁嚴之內誰與絕愆糾繆而格其
非心也耶然則宮刑之掌於小宰其脩其廢實君
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釋曰逆謂迎受句考使知功過之所在貳者掌其副貳之書也典灋則所以治邦國官府都鄙者也而小宰掌其貳所以佐太宰治平用人之事也執守也均財使之得其平節邦用使之無過費冢宰雖制國用然只其大綱而已小宰實執其貳而均之節之此佐太宰理財之事也

原曰太宰者天下之綱也小宰者太宰之目也太宰施其意小宰行其灋故典灋則太宰總其操縱之權小宰則掌其貳而攷其功罪之當貢賦式太宰既制其斂散之政而小宰則執其貳而謹其出入之司非行其灋乎太宰有八柄八統而小宰無之二者皆天子操縱臣民之大權太宰詔之故不與也太宰有九職九兩而小宰無之二者皆調理萬民之事制治之本原小宰行灋而已故不與也然則太宰小宰之職不居然可見乎

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釋曰以官府者本太宰以八灋治官府而言下五條皆言以官府者亦同乃詳八灋之目也六敘即八灋之官常敘者官府次序之秩惟有序斯可執之以為常矣正者整治之群吏上士以下也位者別其品秩有上中下之別以次序正之使不得紊亂凌僭也治有四職治要治凡治數治目之別位有貴賤治有詳畧尊者宜畧卑者宜詳以敘進之使不得干亂也事者有職斯有事作猶起也事有小大緩急以敘作之則無闕人廢事也食稍食士之俸給也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故制食必與作事相應敘而制之者使其餼廩稱事也會者歲終衆職致事獻所會計功狀必以遠近尊卑為敘而受之情者五敘之中或有情灋相礙不可以敘拘者則聽其情而以情灋權之六敘苟無聽情則魚貫而進可矣必有通融聽情之灋斯無窒礙也

原曰八灋以官常次於官職之下小宰以六敘居首何也蓋敘者官府秩序之常也凡事有敘則條理可尋而不紊常經可據而不拂況於正群吏而無敘可乎是故以敘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

以敘進其治則職事不得以相逾以敘作其事以
敘制其食則事食不得以相浮以敘受其會則日
月歲之要可攷也以敘聽其情則親傳賢能之
故可原也不然則六者皆亂尊卑得以踰越功過
得以相混簿書可以紊亂賄賂可以私行百官何
所遵守而官府官職安得而舉哉故不得不以六
敘爲首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蓋六官
下士之多專爲此而已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蓋
衆職胥役守其文書給其使令亦爲此而已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
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
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
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
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釋曰屬者連屬之義六官各有職職必有屬然後
聽於一六屬者六官之屬必聽於長然後邦治可
舉而行也天官謂太宰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以
爲正與貳以主制一官之事者三人而已其屬謂
宰夫以下至旅下士凡六十人也掌邦治謂天官
一府長與屬共掌邦治之事也大事從長謂屬首
上於長貳不敢專行也小事專達謂宰夫鄉師肆
師士師遂師皆可達於王也故曰長治要而屬治
繁六官皆同

原曰王者體天以爲治故遵天以建官六官三百
六十屬非人爲之私智也遵天運自然之度而已
皋陶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凡官之設皆代
天工也况六職之中政本所繫數不遵天官非代

天可乎自漢以來皆謂合六官所統者爲三百六
十之數間有不齊乃以已意移易以合小宰每屬
六十之言亂經之原實起於此不知小宰之六十
皆以六官之內所屬不以六官之外所統也其曰
天官則太宰少宰三人爲長宰夫至旅下士六十
人爲屬則長與屬皆掌邦治代天工之人也邦教
邦禮刑政事皆然若以所統言屬則膳夫以下庖
人酒人及縫染之職皆可以言掌邦治乎又所統
之官有一官散而爲千百者如地官鄉大夫而下
只六職合六卿則有一萬八千餘矣可以當六十

之數乎所謂大事從長小事專達者亦爲六屬之府言之也若以所統之長屬則天官宮正而下只有六七屬六官微細之職皆有長屬亦得專達否乎經文明言其屬六十足分毫不可增損也若以萬有不齊之官而爲此書一不易之數又非聖人作經之灋也大唐六典分二十四司固得爲胥下大夫二十四人之意然每官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則亦二十八人而止耳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全無之後世不得不以吏胥補下士之數夫胥徒皆庶人在官役民爲之灋一胥統十徒謂之什長司以當下士之數乎今六官之中弊端最深六十屬之說不明故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詰起乙反

釋曰上古官屬欲官府聯屬而定于一也此言辨職欲官府各定其職不使紊也六職既辨則府定其府官定其守而百政自理矣六職與六典大同而小異六典以書言治之灋也六職以官言治之人也不言官府此正官府之事也平者各當其分之謂使之大小強弱不相侵凌而邦國平矣均者各得其職之謂使之貧富賢愚各安其所而萬民均矣治莫先於理財會計財用而調節之治職之事也教職以教爲職守也使之各循於理則無侵暴之事邦國有不安乎使之與行而遵道則無爭爭之失萬民有不寧乎使行旅入其境皆有常餼以禮之賓客有不懷乎以禮爲職者朝覲聘問不使有闕是和之也冠婚喪祭射鄉相見各有儀式是諧之也天神地祇人鬼各安其享是事之也服則使之順於王正則使之安於職九貢出於邦國邦國欲於其民服之正之則百物可聚矣問其曲直而加征討察其犯教而施刑罰所以刑邦國與萬民也明灋禁戢奸慝盜賊除矣事職者主地衣食之事也是故正經界時耕耨田里安甽上宜教民樹是以生百穀由是以足蠶桑由是以實倉廩則邦國得其富萬民得其養而百物以之生矣無曠土無游民此冬官之職乎

原曰愚觀於辨職益信司空之未嘗亡也遂人曰掌邦野稍人民授田野教稼穡非事乎頒職作事以令貢賦非富乎夫一廛田百畝非養乎趨耕耨稽女工以四達戒功事非生乎故遂人即小司空也不於辨職而知之何從而考之是故取大司徒土地之事以為大司空之職而加於遂人之上分地官之半以為司空之職考之六典辨職而合稽之序官六十屬而同於之六官無一事不通於條貫則六官完整如舊矣噫役儒以司徒為司田野司空為掌百工則辨職所謂教所謂養而富而生果何謂哉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釋曰屬以官定職以事定然事有相因屬有大小不通之以聯則五禮不行矣故官聯次之五禮事之大者皆聯事通職然後邦治得以會合而成祭祀則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司馬羞牛牲司寇奉明水火之類是也賓客謂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與小宰太宗伯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所治賓客之事司徒令脩道備委積大司寇前王之類是也喪謂太宰贊含玉贈玉大司徒率衆庶鄉師治役荒謂大司徒移民通財宗伯殺禮行人賙委之類軍旅如司馬禁令大司徒以旗致民中春振旅中冬大閱皆聯事也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也如司馬教陳鄉師帥民司徒舉旗虞人萊野之類斂民之賦弛民之力如太宰九賦司馬司空制賦閭師載師徵賦此斂之聯事也均人掌均力政而鄉大夫則舍其賢者能者老者疾者此弛之聯事也六官之聯皆具衆職之後小事有聯如司關聯門市之類

原曰聯職也者聯其五禮之事也五禮有吉凶賓軍嘉皆王朝之大禮周禮每官必有聯職大史職曰大事執書讀禮而協事是知大事為五禮其吉為儀禮聯職所以行之者也夫祭祀者吉禮也喪荒者凶禮也賓客者賓禮也軍旅者軍禮也而田役本在軍禮以事大故分之嘉禮亦在賓禮以事小故合之斂弛則事之大者故特見焉是六聯之行五禮者審矣夫官不分則侵官離局而體統不立職不聯則大事不舉而禮行不周太宰舉其要

故以官聯會官治小宰治其許故以六聯合邦治
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雖分而不相離也
合其聯而會其治則諸職相通而不相混也邦治
成焉大禮大事與焉故不覩聯職何以知儀禮之
所亡哉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
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
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政音征傅音附別彼列反予上聲
釋曰此卽太宰之官成立民間八事之定法以經

理萬民之治也聽猶聽治之聽上從下之辭卽治
官之治字蓋經理之非聽訟之謂也政方政也字
從征謂賦也役徒役也比居以民居比而列之立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言欲
理民征役之事則令其行比民居之法用衆以
征伐也田四時之田獵也簡選也稽計也簡稽之
法如一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一爲正卒一爲羨
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行師又以司馬法簡稽
之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分
當兵之數縈其一分之强其法見遂司馬言欲理

民師田之事則以司馬簡稽之法起之二十五家
在鄉則爲閭在遂則爲里皆有巷巷首有門門側
有塾版圖者古人以版爲策畫閭里之形於圖藏
之官府凡民訟則以比居之圖正之地訟則以地
形之圖正之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傅
者也著約信於文書別而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言
欲理民貸責之事則先爲傅別之法使之不爭也
位定而後祿之此祿位也鄉遂之長進秩則有田
祿以益之官田宅田士田是已禮命者月書季考
及六比與賢能以鄉飲酒與鄉射之禮禮之進其

書於王然後命之以祿位也取予者取之於官而
官予之卽泉府官斂市之不售者貸之滯於民用
者買者賒者都鄙從其主國郊從其有司皆書於
契然後予之是也此與稱責異者稱責民自相借
貸故令爲兩券各藏其一此則民貸於官故必從
其有司書之於契然後與之質劑卽司市質人之
事質成也平也先鄭云月平價也劑券書按質人
成市之貨賄賣買者質劑焉想古者貨賄入市必
先令質人成其價揭於書以示人使賣買者不得
爭價隨時高下月必更之故曰月平大市則質人

平其價而立券小市則依揭示而賣買焉故五民
之肆適市而莫或欺也有爭則依官揭與券而斷
之故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舊說質長券劑短券
不知賣買之時何用券書且質字豈可以長券訓
之哉然則質劑者乃質平之劑也有給於民曰出
民輸於官曰入即旅師春頒秋斂之事歲計曰會
月計曰要皆計簿也頒與斂皆以官之計簿考之
原曰八成也者制為成灋使民遵行而後經理之
即鄉遂之灋也是故比居而後起征役簡稽而後
出師田禮命而後進祿位圖成而後正閭里則教

養無舉而民定矣大本立矣不能無有餘不足也
而使之相為稱貸焉不能無以贍補不足也立司
市而聽其交易焉不能無長雜之急也設泉府於
國以聽其除貸焉不能無貧乏之可矜也立旅師
於野以平頒其興積焉八成故而民業定焉定分
明焉役攻均焉禮教行焉忠信立焉恩澤溥焉太
宰司其綱小宰詳其目然後布於司徒司空使行
之六官之設何者非為民哉苟以八成為聽訟之
具也則太宰典灋則之下又專言官成以待萬民
之治何耶蓋又為典灋則之本故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釋曰聽平治也弊猶斷也平治八灋治官之計有
此六者以斷群吏之治廉察也太宰之大計小宰
宰夫之月書季考歲會皆所以廉之也善謂有良
有德及民者六計以德為首能有才藝而其功及
民者敬者操持不苟才能不及而立已嚴恭者正
者特立持正而無傾邪者此二者長於德行之吏
灋能修守官灋足守職無侵者辨者斷決分明之
意才識明敏臨事不惑也此二者長於才能之吏

以此六事廉察之則吏之賢能見矣
原曰六計廉善不廉惡何也曰冢宰以興治為事
故考其德行才能將以畀之職而裨於治也司寇
以糾過為事故有官刑而曰上能糾職其曰見於
士師之八成皆所以行太宰官刑之事者也古之
考百官善惡不相混淆小宰廉善士師糾惡而分
攻之夫無善則不可任職矣治官以用人為職者
也故可先立不善之目以廉之哉故賈誼曰上設
禮義廉恥以御其臣臣不以節行報上者非人類
也此亦小宰之六計待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居其

厚大居其薄之意與是故吏以德行為上才能次
之敬與正祭其立身行巳德行之實也灋與辨祭
其治官行灋才能之實也教不出乎德行道藝用
不離乎賢德才能故考之亦以此也故觀小宰之
六計則知成周用人之灋才必稱其德職必當其
位可知矣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
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
治訟
釋曰灋五禮之灋度也戒謂飭其事具謂備其物

太宰於戒具不言灋道揆之任也共財用者國用
冢宰制之故七事皆小宰令百官府共之施謂施
恩惠舍謂舍而不用爭其事之謂訟聽其訟之謂
治施舍治訟皆自聽理之亦舉其要而已
林氏曰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文春秋列
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
給於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脩
而粟米聚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
隨用取足也故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
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

共其資糧屝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使天下之民
飛芻輓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運之
繇蓋興於此烏足為治世灋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
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釋曰宗廟之祭有禮神之玉幣獻神之玉爵則從
太宰助王亦謂之贊也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言
灌也宗廟之祭王酌以獻尸小宰將而送之也賓
客之祼宗伯攝王為之小宰贊之王不祼賓客而
有受酬故凡受爵受幣太宰於賓客處受之以授

王太宰又受於王以授小宰蓋祼則佐宗伯受爵
受幣則佐太宰也賓口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
玉者賓客所賵委之禮○程氏曰天地用玉幣交
神明而不祼則玉幣尊於鬯故太宰贊之鬯則太
宗伯贊之祼將又卑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
謂序事也先王量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
辨賢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
終則令群吏致事
釋曰敘即六敘也月要每月之小計則小宰受之

歲會一歲之大計則贊冢宰受之也每歲終則令六官各齎一年之功狀致於冢宰以待攷也此小宰攷計之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釋曰正歲十一月建子之朔也周攷歲於建子故稱正歲攷歲之朔耳日一新太宰斟酌一年之治灋此日縣於天官之府小宰乃帥治官之屬往觀之乃頒行於天下至正月之吉縣於象魏令天下各以是日縣之行新令也先儒以正歲爲建寅正

月不知此耳蓋以攷歲言故曰正歲以始月言故曰正月鐸鈴也金口木舌古者將有教令必擊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不用灋者謂官屬有違治象之灋者以國刑施之不汝赦此警衆之辭也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釋曰乃退者觀治象而退也宮刑即建邦之宮刑也五刑掌於司寇宮刑獨小宰掌之以總治王宮也憲謂表縣之禁謂止絕之以宮刑之禁縣之使官中官府觀之也又令以戒之使各脩其所治之職蓋宮中之人各有職業無遊閒者各攷其所事之灋以待所作之事以聽王之命令蓋小宰之戒飭乃承王命以治其家者安有專轍之失哉不共謂犯刑禁也大刑重於常刑以王宮深嚴之地故制刑加之治家貴嚴故也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帥其屬冢宰操其柄而小宰則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雖非冢宰所自爲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易紀律者蓋嚴冢宰也夫是以君宰

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不勉者蓋本諸此

鄭氏諤曰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灋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矣今而復掌王宮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本不容分也蓋宮正宮伯不過掌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天大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教王后夫人與九嬪世婦凡女宮奄人之在左右者耳其於徒役宿衛又不相關職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相臨統而臨之

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隷於太宰職雖列
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攷之
曰建邦之宮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于王宮
曰令脩宮中之職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則王宮后宮無
不在所掌也自其守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
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酒漿次舍幄帟供奉
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財用
之司有皆領之其門多寡數約內舍去取天子始
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守后
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后之限九嬪九御世婦女宮

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
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
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
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總內外而小宰爲始小
宰之宮刑既已齊其家宰夫之朝灋又以治其國
然後太宰之典灋始可以治天下矣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
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
之復萬民之逆
釋曰宰夫六屬之首天官之攷也攷者聚實督察

之任朝有三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
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
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
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王
眡治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法正位者立
朝廷尊卑之位司士掌之宰夫糾其不如儀者治
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見朝士職灋以正之曰
禁灋以使之曰令此肅朝儀也敘群吏之治即下
徵令辨其八職是也令戒令也上有所令而下有
所報告謂之復上無所令而下有所啓請謂之逆

猶漢之尚書典奏章報告是也○按三公無職以
六卿兼之其位見於此其職見周官
原曰宰夫之設朝廷紀綱之司也故正朝位有其
灋則無內陵之患待賓客有其令則無外侮之憂
群吏之治得其敘則紀綱脩明職業必勉矣臣民
復逆得其道則明目達聰君門無壅矣此宰夫所
以操振肅之權而爲天下之耳目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
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

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釋曰百官府合六官所屬及天下之官府也徵召也辨分辨也辨百官府之所職掌以治百官徵召命令也正謂官府之長以中正爲義灋官府之八灋也要者綱要也官府之長只掌其本職官灋之綱要而已師謂官府之貳以教師爲義官成官府之成灋也凡者合衆目者也謂庶務也貳則治其羣司屬官之長也以上職爲義官灋謂每年須行之灋縣於象魏者皆此八灋之條件故曰目非

八灋也旅衆也謂六官之下士也他官無旅也官常官府秩序之常灋數如文書案斷之數然則旅者如今六部都吏司吏之類皆下士爲之非今之胥吏也府藏財貨之屋契符契藏畜積有官府必有貨財有貨財必有書契故設府以司之此則庶人在官之長者史理文詞能述事曰史書者官府通行文書也贊佐也佐治者若今文書令其起草也此必道藝之選有文學曾教養者然後舉用之如孔子曾爲委吏乘田之類府史之賢亦命以官胥徒則役於民賤役也不才則去之胥有才智之稱

官叙官府所行之次序規矩也設胥以給官府治事務次序之役此爲徒之什長漢一胥管十徒役之於民者按胥即堂上之徒徒者役召之稱官令謂官府之命令徵召也令使也蓋趨走應荅官府命令之役令之皂役也

原只曰要而凡自凡而目自目而數治人者也府史胥徒庶人在官治於人者也然府史則不與胥徒同府史道藝之選胥徒役民爲之八職既辨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天下之大感之而通動之而應事無不舉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音僻）

釋曰治灋治吏之灋式也攷稽督也百官府以王朝鄉遂之官府言群都鄙以在野之官府言○王氏曰制治者灋也行灋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非立灋以考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太宰出灋以治之者也小宰執灋以逆之者也宰夫循灋以攷之者也乘猶計也王氏曰以一二三四乘之謂之乘總會其數之謂會欲知其總數則宜會欲知

其別數則宜乘令此欲知其失財用物及足用長
財善物故言乘之失其所藏之財賄則謂之失財
非所當用而用之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
則謂之失物辟名謂非其物而假其名者也宜刑
所謂邦盜邦誣也足用用無不足長財所用有餘
善物美而精緻以爲家宰以行其誅賞宰夫佐宰
之政也故凡用人理財之法必稽攷覈實如此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
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

陳數　委於僞反積子四反飲食並去聲飧音孫後放此
釋曰灋式祭祀之式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凡
此皆有常灋式者大宰眡滌濯而宰夫從之禮事
五禮之事比較次也小宰七事令百官府供其財
用而宰夫贊比之牢禮之灋總言其綱也掌牢禮
以下皆言其目也牛羊豕共爲一牢積委積謂米
禾薪芻膳謂牲物烹和者獻謂新物始獻者飲食
酒醴也飧熟食也如大行人飧五牢之類牽牲可
牽而行者陳數所陳多寡之數賓客未至則有委
積已至則有膳獻飲食始至則有飧牽賓之飧牽

則有司所供賜之飧牽則王所好賜此言燕賜其
客掌其物又掌其數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
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
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
帥有司而治之
釋曰弔事弔諸侯及臣也幣用以賻也器所致明
器也凡所共者凡喪所用者皆共其財用也凡喪
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喪王后世子之喪也小喪夫人以下之喪也小

官士也宰夫事其戒令治其辨其事也旅衆宰下
士三公六卿之喪則與職喪帥有司治之大夫之
喪則使旅下士帥有司治之尊卑之殺各當其分
如此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釋曰此攷治官之屬群吏之治也歲終每歲之終
也歲計曰會謂一歲會計文書總勾考之月終每
月之終也月計曰要十日爲旬終滿十日也歲計
月成宰夫令群吏各正其歲會月要日成爲書上

之以考其治否逆令而廢事怠期者告於冢宰而
誅賞之觀此則成周之課付其嚴也蓋本爲則旬
月上其要鄉遂外屬則歲終上其會宰夫受而攷
之
李氏曰先王之所以課吏者如此其密也川入其
成是無一日而可廢放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
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
無功者卒伏其辜宜乎天下之無不勸勉愧耻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
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釋曰此警戒攷察宮中之官府蓋小宰總其要宰
夫攷之灋即治官刑之灋度警謂儆之以言戒謂
束之以事正欲其脩宮中之職事也宮職宮伯掌
其徒役則理宮中之庶務宮正稽其功緒是也其
士庶子宿衛者則宮正糾其德行教之道藝是也
諸子又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其教不出乎三物也
王內則內宰置府於六宮之外宮卿則置府於六
宮之內皆小宰宰夫掌之是以小宰頒其教宰夫
攷其成書其能者謂有道藝者與其良者謂有德
行也其百官府亦以賢能二端攷之不言賢能而

曰能良者蓋廉奄人女奚與宮中女官及反維某
之職不言告王而言告上者書其功狀以進小宰
小宰告于太宰大宰告于王而行舉用誅賞之典
也
原同治外易治內難外之百司庶府所懼者天子
之內八柄所存也至於宮中之官府則固近天子
之光而有深切感移之機矣今觀宰夫既掌治朝
之灋一日侍天子左右也又以灋警戒宮中之庶
職然從容之或不勸也又書其良者能者以告于
上而行誅賞焉則宮府之中禁乎天子之嚴威惟

恐不脩職攷灋植德學道以聽旌舉矣孰有女寵
內侍騁其邪詖傾覆之技於其間哉此宰夫所以
尊嚴隆重而百官內外莫敢易紀律者以灋在也
然宰夫又不得自專也而屬之小宰小宰則總內
外百官府之綱而治其刑賞糾禁者也小宰又不
得而專之也所以調燮之者又存乎太宰焉是其
體統相維其効忠悃而王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而已然則宮中府中又安得不一體而天子無私
人矣後世天子大內相臣不得與聞所以脩身齊
家天下大本一切付之奄人至使大臣反媢左右

以求容者亦勢所必至本將既亂而未治者否矣
有志欲行先王之政者必以宰夫小宰之官政始
焉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
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比方季反柝他角反舍音赦）
釋曰宮正掌王宮之宿衛者戒飭戒其怠忽糾者
糾其緩散令之使有為禁之使勿為夫侍衛之不
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謹近習掌王宮
之戒令糾禁乃宮正之大權也時四時也比校比

也官府之在宮中如膳夫內宰之屬次所以待直
宿也舍所以待休沐也皆校比其人之衆寡及在
否置版以籍其人之名以待戒令也夕莫也柝戒
守者所擊也又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懈怠離
部署也故謂禍災也令宿宿衛王宮也亦如之擊
柝以上之事辨內外王宮自雉門內以至燕寢為
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為外辨謂分其內外之人
禁謂禁其非時出入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殺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
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稍所教反）

釋曰稽猶考也計也與事造業為功功事有倫為
緒身之所行為德見於行事為行即六德六行也
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勤怠故糾之也殺奈
之於微也若閽人云喪服凶器不入之類均平頒
也稍食俸廩也蓋察宿衛群吏之出入與均頒群
吏之祿食也天官惟宮正內宰獨言均其稍食它
有司不言者周時內有六宮外有三朝凡治朝之
官宮正掌之凡禁中之官內宰掌之故廩祿之多
寡總計其數付與二人使自分授之故群吏自均
平不待於特券打請也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異

常也衺不正也民宮中吏之家人與為徒役之事
者蓋禁中內外之別至嚴官府次舍列于外六寢
六宮列于內有公政與徒役則帥而入于宮之內
以治之暮則出而歸于次有衺者去之內外之辨
豈不嚴乎什伍者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亦
以什伍之法編列之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
宿衛之令道藝即六藝以其皆道之所存也故曰
道藝上文糾其德行此教之道藝則三物之教王
宮與萬民無異也但師保三物之教則教王子庶
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諸子之脩德學道則教

公族之人宮正之德行道藝則教官府衆史之[illegible]
人與徒役之衆庶也故王宮之教雖有二等然不
出乎三物矣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
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
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
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釋曰史之廩祿月終會之以小宰受其月要也吏
之職業歲終會之以大宰受其歲會也王氏曰稍
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疏數不同者養之者詳而

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
臣之義也人臣致其義而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
君人致其仁則下不至於日朘而無耻大事祀與
戎也無去守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離所守而須
其政令所以待非常也火星以二月見於辰九月
伏於戌即其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脩火政先
王因天時以謹人事之戒思患而預防之者也蹕
蹕止行人以禁諠譁也秉燭爲明以防不虞也蓋
宮正從王以出行或宮中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
以共衛護廬倚廬舍堊室也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辨者禁其散亂等其次序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
者居舍
梁氏曰侍御僕從之官朝夕近於王者也苟非常
德之士方正之人則阿徇逢迎沮善長惡何所不
至宮正所以職於內外之辨功緒之稽德行之糾
出入之幾淫邪之去其防之嚴矣而尤必曰教之
道藝何用心之切哉必使左右近習之人皆親儒
生以成德行然後王心無爲以守至正而朝廷百
官萬民無不正矣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
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釋曰伯長也以其掌公卿大夫之子弟故曰宮伯
王宮之士庶子者主族與功臣之世賢者及公卿
大夫士之庶子王以其自近而衛焉故安危一體
休戚一心即諸子所謂國子之倅是也蓋此士庶
子乃宿衛王宮者宮伯掌其政事諸子辨其等正
其位教以車甲先王所以待貴臣庶子者猶如此
況世冑乎版名籍也以版書之政令上所正者爲
政下所禀者爲令秩謂依班秩受祿叙謂依才等
之先後徒役之事宮衛用衆之時也宮伯作之諸

子亦謂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
者也次宿衛所在舍休沐所在八者環列八方以
衛宸居乃子弟分授之或居四角或處四中各任
徼候之事亦使之脩德學道於此皆謂之職事也
○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
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釋曰大喪如國有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
子行則宮伯戒令而統治之也秩叙者班秩之廩
當月給故月終均之才等之叙以歲成故歲終均
之均平也宮正尊故主介宮伯卑故主均以時冬

夏也頒布也夏頒衣冬頒裘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皆宮伯掌之○王氏曰食人之食者必思所以死
人之事被人之衣者當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豈
徒衣食之哉亦使之有以充其責故也夫衣裘之
頒所以示其仁誅賞之行所以示其義仁以親之
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有道矣此所以
用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
弗禦而安危一心矣
葉氏曰宮正宮伯掌王宮者也在王宮者百官府
各有版士庶子亦有版官府有次舍士庶子亦有

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此百官府之衆寡宮
伯則掌其教令秩序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郎
衛也太僕司隷虎賁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
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上之官吏在宮中而直
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庶子在宮中而入衛
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
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
僕掌之而小臣御僕隷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
士八百人先後王趨以卒伍眡朝則在路門之右

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
居虎門之左使其屬率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
王門之外師氏掌之師四翟之隷使服其邦之服
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隷掌之此周防徤閑之
衛也宿衛之別四而郎衛兵衛二者常相聯屬焉
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恃以為腹心者也居
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
任専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
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幾其出入
去其淫怠奇衺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

會其行事使無闕摞廢職則居王所者孰非德行道藝之選哉士庶子之在版者皆卿大夫士之子弟有諸子以考之成材者有司樂以合之宮伯惟均其秩叙頒衣裘掌誅賞而已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

周禮全經卷之二

周禮全經卷之三

天官下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音嗣）

釋曰人君以一身爲天下萬姓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其大本也故膳夫次宮伯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畧有四者后配王以治內也世子天下之本也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饋食於王皆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

之饌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清水漿醴涼醫酏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也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醢醯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甕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侑音又　齊側皆反）

釋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侑勸也王之食也以禮其侑食也以樂侑之所以養之也王將食必祭膳夫授所祭之物品食者每物皆嘗之王乃食故物必祭思報始也品必嘗謹於微也膳夫行之就養有方也卒食食畢也徹收也造故處也徹食必以樂和其終也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為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以和平其心而助氣體之養也齊謂散齊致齊也齊必變食致潔其氣體去酒

去葷以致精明之至也齊時加一舉謂三食皆變常食非殺牲盛饌之謂也大喪死亡也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大裁日月晦蝕為天裁山川崩動為地裁大故寇戎也凡此皆不舉以自貶損也所謂憂以天下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胙音祚

釋曰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奉進也贊助也燕食不如朝舉之盛故不預整列而膳夫奉之不先授祭物而膳夫贊之祭餘謂之胙胙俎祭餘之俎也祭祀則有尸胙王之俎賓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稍事小事而飲酒稍則禮之略也故設為脯醢而已脯醢脯人醢人所共者特設之為之衍也餘則使其屬為燕謂王燕群臣庶賓也王人有獻酢則膳夫代王行主以君不敵臣也揚子曰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群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揖遜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

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釋曰上言奉王之膳羞此言掌后世子之膳羞故膳夫之於后世子也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肉加薑桂鍛治曰脩撫薑桂以鹽乾之曰脯王以肉脩頒賜群臣亦膳夫掌之也致福者諸臣祭祀致胙於王謂之致福膳夫受以共王膳卿大夫士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之以給王膳是故養后世子頒賜群臣膳夫主其出致胙受摯膳夫主其入膳夫者飲食之概量也會計也謂計度多少也歲

終則會者謂頒賜群臣燕飲賓客會其出致福與
舉會其入其他皆會之是無所不會矣惟王及后
世子之膳不會者當享天下之養豈可使有司限
制之耶然惟王后世子一身而已其餘皆會也後
世不考歲終則會之文而曰凡王后世子之俢用
皆不會是蕩然無紀也是故觀王后世子不會之
文可以見至尊制灋之禮觀歲終則會之文可以
見有司守灋之義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
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鱻音鮮 薨音槁

釋曰庖掌庖厨者六畜即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
牲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兎也六禽鴈鶉雉鳩鴿鷃
也凡鳥未孕曰禽辨其名物者凡畜禽獸皆有名
號物色故皆辨之凡計數也鱻生肉也薨乾肉也
備品物曰薦薦羞者羞出於牲非常御之物時乎
薦進也膳羞者常羞也好羞非常之物禮器曰四
海九州之美物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王氏曰若文
王之菖蒲曾晳之羊棗先王先后平生所好者祭
祀因而脩之事死如事生之心也故曰好羞喪紀

喪中之祭庶羞之屬庶衆也賓客禽獻燕饗好賜
所用之禽獻謂獻禽於賓客

凡令禽獻以灋受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
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
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腒音渠 鱐音搜 臊音騷 麛音迷 羶書然反

釋曰令令獸人也灋受之必書其所獻之物與其
數也出謂出以授賓入謂入以待用出入有定式
依而授之用禽謂煎和之以獻王行猶用也羔豚
羊豕之小者方春而肥牛脂曰膏香腒乾雉鱐乾
魚夏物易腐用乾犬脂曰膏臊犢麛秋肥鷄脂曰
膏腥鱻羽飛潛之物冬肥羊脂曰膏羶如春宜食
羔豚則煎之以牛膏夏宜食腒鱐則煎之以犬膏
秋宜食犢麛則和之以鷄膏冬宜食鱻羽則和之
以羊膏王者之養必順其節煎和之味各有所宜
此庖人獻禽之灋也王氏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
之膳不會庖人只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
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
其為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為天下之本也唯
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

無會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絜其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奢侈之心如此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亨普庚反

釋曰饔調和熟食也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則齊以五味調和之體名謂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謂殺胾膰炙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者舉成數也陳設也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百羞庶

羞百二十也醬物二十甕也珍物八珍也凡此內饔先進食之時選擇其中御者以俟膳夫之饋王也后世子不言饋只共之者殺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由泠音零毳昌銳反皫芳表反貍音鬱睫音接般音班

釋曰內饔辨腥臊羶香之物可食者則共之不可食者則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也則陰陽偏勝之氣不能干而四體賴以安矣牛之夜鳴者其肉必庮臭羊之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犬股裏無毛謂之赤股而狂躁其肉雖臊而不可食皫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聲細而踈散則氣鬱塞而不泄其臭惡矣盲有目而視不明交睫曰睫毛交也豕如此其肉必腥腥讀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斑也螻螻蛄也馬黑脊而文斑旋則其臭如螻蛄不可食矣此皆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故內饔辨之古人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所以養其志氣者必以正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

饔人共之膴火姑反胖普半反好去聲

釋曰凡宗廟祭祀時祭月祭皆在其中云割亨不言煎和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不貴褻味故也掌共共當爲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也胖半體胖體之連骨者鱐乾魚以待珍膳好賜王所善而賜之饔人今內饔之屬蓋言掌共則內饔自掌以待共膳饔人共之則別有掌者以待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

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飤音嗣

釋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外神皆掌其割亨耕古魚腊以群小祀不用牲也賓客始至之禮饗餼將幣之禮饗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上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是也皆外饔陳之饗者老有國老有庶老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下有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得也兄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

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者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亦皆有饗食之禮師役出師征伐及巡守田役也獻以飲之賜以子之脯肉以勞之詩有出車杕杜此勞師役之詩也小喪死王事者及有功者與大夫以下之喪亦有奠祭於王之禮故外饔陳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齊才細反

釋曰亨人主給水火爲外內饔亨煮者鑊所以煮之鼎所以和之齊水火適均之節膳羞之物亨人辨之以其職調亨之節也祭祀饗食賓皆有太羹鉶羹亨人共之劉氏曰六牲之肉汁不和以味者謂之太羹牛則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而用陪鼎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鉶羹孝子愛於親以德不以味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必備物所以竭其誠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耨乃豆反齍音咨

釋曰甸師主藉田者以其共野物給薪蒸茅蕭給亨人之用者故次之其偏府史胥徒也耨耘耔也

天子祭田謂之藉以其借民力治之也王以孟春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耶徒三百人也以時入之者麥則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六穀曰粢在器曰盛粢稷穀者六穀稷爲長是以名云○劉氏曰聖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爲人之所尊富貴皆外物也豈足以奪其志哉必躬身爲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者夫志遂於己而誠及于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况使天下孝於其親此聖人所以務

為百政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也、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
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釋曰蕭香蒿合黍稷與稻既與焚之使臭達墻屋
茅用以縮酒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若神飲之
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共茅蕭與果蓏者不
使地有遺利亦所以致誠於祭祀以其地之所出
也受眚烖丘氏曰國有大變妖乃粢盛不蠲與則
神弗享與夫何使至於斯籍王在疚欲請命神祇
受譴謫不可得也乃使太祝作禱辭授甸師以禱

籍田之神受眚災彌後殃焉非罰使甸師受眚於
已也同姓有辠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氏死與刑
為二等重罪則死磬于甸人輕罪則致刑于甸人
必刑于隱不刑于市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役給役
也木大曰薪細曰蒸耕耨之暇則帥其徒三百人
使之薪蒸果蓏蕭茅以供饔饗之用焉盡其徒皆
給食公家者故役之如此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賓客
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
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罟音古注之樹反
釋曰罟網也以網搏取所田之獸四時田獵春用
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一為主辨名
物者辨百獸之名與其物也冬成物之時狼殘物
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也春秋書冬麋
以此各於其尤害物之時若而獻之獸物朱子詩
傳作鹿豕犬抵各獸不可食者莫可紀故總言獸
物守罟備獸觸罟也弊仆也弊田止田止則虞
人致旌旗於田處之中央注猶聚也獸人則令所
田之衆輸其所得獸聚於旌旗之下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也為用鮮故共生獸為給常用故共死獸
入于腊人乾之以為脯也其皮毛筋骨入于玉府
者將以制器用也獸人司獸故凡田獵取禽獸者
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夫無
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故田者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之庖書曰嗜若于上下草
木鳥獸禮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
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
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𩺰者掌

其政令凡𩰶征入于玉府𩰶今作漁

釋曰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漁師即漁人也季冬即以時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乃以竹爲笱而承梁之孔以取魚也○劉氏曰魚潛于淵蓋物之善者聖人養之也漁則數罟不入汙池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然則罟非其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爲矣是以罟必四寸若設以時則凡魚皆得以遂其性也王鮪鮪之大者鮪出河南至春入西河上龍門以俟變化周人取之獻所無也鱻鮮也薨乾也王之膳羞用魚則獻於

膳夫凡禮事用魚皆𩰶人主給之也取魚受政令於𩰶人以其知取之時節及其遷也漁征漁者之稅也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後亦得自取魚其中須骨堪飾器物者𩰶人主收之送入玉府以當邦賦

王氏曰周之初沛澤多而禽獸至周人皆惡其逼矣唯周公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𩰶人之官脩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爲物潛逃微眇難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萃其尾而頒其首浮沉大小備得其用則以有節度加焉而已然則𩰶人之官脩養萬物之恐者也故王官各入其物于玉府以爲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無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互户故反簎楚角反蠯蒲丁反又蒲佳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

釋曰互物謂介甲之屬介或作互也簎以叉刺泥中搏取之蜃大蛤也貍藏也自埋藏於泥中非簎罟可致者然及龜魚孚乳以夏而啓以夏秋故春獻鼈

蜃秋獻龜魚避其孚乳之時而弗獻也惟工不以飲食之養皆仁政之施及然後能使物盡其性也蠯蜯蛤也蠃螔蝓也蚳蛾子也謂蟻之子取其白者爲醢故授醢人王氏曰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諫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蚳蝝爲仁此以共蚳蝝爲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按鳥獸魚鼈咸若皆其德懋之致自獸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以共膳夫之用亦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以暴殄天物也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胖普半反）

釋曰大物解肆乾謂之乾肉薄析曰脯小物全乾爲腊膴全體亦大之義胖半體此皆獸人所共腊人治之也田獸一爲乾豆故祭祀共豆脯鄭氏曰脯非豆實當爲羞羞脯謂庶羞之脯薦脯謂薦獻之脯凡腊物皆腊人治之以爲脯故凡事取具焉

原曰思觀於膳夫以下之職而知王者養身之道矣非獨養身乃養德也是故享天下之養者莫大於備物盡飲食之道者莫先於備禮備禮備物者必致其精備禮者必致其敬精矣敬矣盡愛物之道而得乎栽成輔相之宜者皆於此乎見之今考之膳夫所掌之珍羞與飲庖人所掌之獸禽鱻薧内饔之膴胖骨鱐外饔之脯脩魚腊亨人職煎和甸師供薪蒸獸人㪋人鼈人共鳥獸魚鼈龜蜃腊人共脯腊夫是之謂備物物備矣豈徒窮口腹之欲而已耶故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所以謹其微侑食卒食皆以樂所以道其和夫是之謂備禮庖人辨香臊腥羶之宜欲適

四時之宜内饔辨腥臊羶香之臭而去六物之不可食獸人則辨四時獸物之獻則又致其精與如此王日一舉齊日三舉一舉常道也三舉者將交神明必變食潔饌所以致敬也若有喪荒凶札則不舉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有凶變必致戚而不遑安者皆自已出也況敢以盛饌自豐耶夫是之謂致其敬又以甸師以下觀之則知先王於山林川澤之物取之甚廣而皆有其濟用之甚周而必以其時於耕耤之暇則蕭茅薪蒸之共者從不空養也於獵則守冬春秋異獻於魚則時㪋爲梁時籍鼈蜃則庶物皆得以遂其生而成育物之仁至於祭祀賓客喪紀膳羞得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栽成輔相之功又於是乎寓也非大聖人能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者安能制度之曲盡其道如此乎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釋曰醫師總掌衆醫爲四醫之長故掌其政令毒謂五毒攻之之毒者謂五藥療之之藥二物也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政即聚毒藥以共醫事也令

聊使皆分而治之○劉氏曰察有州土之宜採取之候禁制之方攻治之濟悉預知之然後可以與醫事也疾輕而病重疾甚曰病也頭瘡曰疕身瘡曰瘍皆造醫師而求藥○王氏曰凡人以血氣為營衛氣壅遏而不通則有疾病血凝結而不流則為疕瘍疾病則使疾醫治之疕瘍則使瘍醫治之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釋曰每歲之終醫師考眾醫之事功而制其食祿之差分為五等十全為上者按其病用其術十無一失者也程子曰非謂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者則奈何但知可治者與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則為上也失一失二失三皆然定為醫按歲終計之以為祿食之差蓋餼稟必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食音嗣 和去聲 齊才細反

釋曰和調也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甕八珍謂八物之羞此皆膳夫所掌食醫主調和其齊使適於節焉夫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本和由於飲食之弗節設飲食者人之本也本得其養病何自生哉故在民與物則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后當防其疾於未然此食醫所以為諸醫之先而為之醫師也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釋曰春為陽中其氣溫食齊眡春宜溫取其生也夏為陽盛其氣熱羹齊眡夏宜熱取其化也秋為陰中其氣涼醬齊眡秋宜涼取其成也冬為陰盛其氣寒而飲齊眡之宜寒取其清也人一身備四氣之和故味眡四時為準也春為木而肝屬焉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所以養肝也夏為火而心屬焉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所以養心也秋為金而肺屬焉秋主揫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為水而腎屬焉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所以養腎也脾屬土分旺四時故皆調以滑甘以養脾也○黃氏曰滑以調之慮其不通也甘以調之慮其不和也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不可無土四味不可無甘此甘所以調和斂散者氣之所由以通也

穀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稌音杜苽音孤放甫往反

釋曰會合也合之以相成也膳食之宜謂畜與穀各有相宜稌秔也苽彫胡也牛土畜稌土穀羊火畜黍火穀此二者以同氣爲宜豕土畜稷水穀此以土尅水爲宜犬金畜粱土穀此以土生金爲宜鴈火畜麥木穀此以木生火爲宜魚水畜苽水穀此亦以同氣爲宜君子卿大夫士也食皆本爲和王食然君子之食亦當依倣以爲節也○黃氏曰

牛羊豕鴈魚天產也以爲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爲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所宜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楊氏曰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也凡百君子所以自養者亦當放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亦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音消痒以掌反疥音介瘧魚略反嗽西豆反上時掌反

釋曰疾醫醫師所使醫萬民之疾病不云療而云養者治病以調養爲本也癘疾氣戾不和而成疾也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咳也上氣逆喘也四時之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素問云然也蓋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方夏之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痎瘧之疾夏則陽溢於皮膚冬則陽溢於臟腑疥生於皮膚者也故夏有痒疥之疾嗽肺病也

肺氣爲金而主聲故臟腑受病則肺動而爲嗽上氣之疾矣此四時之厲疾也夫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運而爲四時或爲寒暑或爲溫凊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爲之感動哉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以襲之不然客邪欻踣其舍則疾病交作此四時所以皆有癘疾者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竅苦弔反

釋曰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酸酒苦飴蜜甘薑桂辛鹽鹹之類五

穀麻麥黍稻稷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素問曰形
不足溫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也氣養
形也藥療病也養精爲本養形爲次療病爲末下
文皆療病之事五氣五臟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
也五聲口所出之聲出脣舌牙齒喉有宮商角徵
羽之辨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木靑火赤金白水
黑土黃也此三者有相生相勝之理有旺相休廢
之道醫者望其氣聽其聲視其色則死生可以預
知矣兩者再也參者三也謂再三重審驗之九竅
陽竅七陰竅二變謂通與塞也五臟心肝脾肺腎

爲五臟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
行道之府膀胱爲津液之府是爲九藏三焦爲孤
府故不入藏之動爲脉或曰九竅之變有通塞之
二候故曰兩九脉之動有浮中沉之三按故曰參
可謂精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
入于醫師

釋曰疾醫所以治萬民之疾病所命者中士八人
而已其他爲醫之人尚多皆名隸於醫師民有病
者請於醫師使治之內外各專其術故使分而治
之失治者曰死應死者曰終書所以死終之故入
于醫師而稽考之以爲制食之差等古人醫政詳
密如此故民無橫死與夭札之災也

原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而不及王后貴人者
聖人深意之所在也凡疾病有不起於飲食之不
謹起居之無節者乎故食醫一官列之於前雖不
及藥石之儿而以醫名官是欲其保安於無事之
日光醫職之下又有酒漿等官所以調飲食而迎
導和氣者無所不至矣而宮人舍人掌次之職在
在有之所以節宜其動息起居者得所不至疾病

何從而生哉故醫師之設蓋欲貴者養之於未病
之先賤者治之於已病之後君子觀此則知深慈
以養心謹禮以養形者自不容已矣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
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
之瘍音羊折時設反祝作注劀古八反齊才細反

釋曰瘍瘡瘍也瘍醫專治外證腫瘍氣聚而不散
者潰瘍血流而將破者金瘍刀傷而成瘡者折瘍
蹉跌而骨折者祝注也以藥附者之或曰如字以
氣呪瘍而從之也劀括去膿血也殺以刀去其腐

爪也視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不去必劀之括之
不愈則殺去之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
毒者攻之利法也五氣五藥之氣也養之補法也
五藥以療其瘍於外五味以節其養於內王氏曰
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
主故先藥而後味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
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釋曰酸者木之味肉以骨爲體骨收則強故以酸
收之辛者金之味肉以筋爲節筋散而不攣故以

辛散之鹹者水之味脈所以行血脈耎則和故以
鹹耎之苦者火之味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完故以
苦堅之甘者土之味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
以骨爲體以肉爲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
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故以滑利之蓋腎
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木屬也故欲散
心主脈心火屬也故欲耎肺主氣肺金屬也故欲
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而竅則水屬也故以
滑利爲主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

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
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
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食音飼
釋曰療獸病者醫獸內病之症也療獸瘍者醫獸
外症也醫人則內外各自爲術醫獸則合爲一術
貴人賤物也獸病疾之不可見者獸不能言則病
狀難知必灌之以藥使行行之不止則其病劇
又從而節止之先動其氣脈因以觀其病之發而
養之則獸病可療矣此醫其內者也瘍結於外而
易見必先灌以藥而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

惡然後藥以療之養以息之食以肥之此療獸瘍
之序也是之謂外症死則計其多少之數以進退
其食如此則醫者有所懼而獸之有病者可愈此
聖人及物之仁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
之
釋曰掌政令者酒官之長也式其給用之式若米
麴多寡之數漉其造釀之濃若水火齊量之差酒
材則凡資之以爲酒者皆是月令曰秫稻必齊麴
糵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是也按者授酒人使造之公酒爲公事而作酒如
饗燕飲射之類亦以式灋授酒材釀之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
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
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
飲與其酒之方劒反盎烏浪反緹音體醫於已反酏以支反
釋曰齊者造作而有節量之名也五齊用以祭祀
非人所飲也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以
名者義之所自出也太古以明水爲禮其後乃有

玄酒玄酒一變而有泛齊泛齊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泛齊一變而有醴齊醴齊成而汁出渾厚而甜醴齊
一變而有盎齊盎齊成而滃滃然葱白色其味得中過
此有緹齊其色紅赤味以是酒矣沈者成而滓沈
則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五者
酒之始也三酒所以飲者務致其實而已故言辨
其物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味稍薄不可以久者昔
酒昔熟而久者也其味厚故可久清酒者醇酒也
酒熟久則醇醇久則清清或言祭以清酒或言清
酒百壺故酒以極清爲極美故事神接人皆以清

酒爲尚焉自泛齊以至清酒然後爲極酒之次也
清爲涼醴而爲之隋謂醴粥而爲之漿用米以漿
謂之酨漿言米汁相將也酏則糗粥之清者可飲
也陳氏曰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酏涼漿人
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無清水涼之味清非酒正
所辨酒在飲中非月漿人之濃內則無水涼醫亦
以其薄而略之五齊以下並酒人漿人所作酒正
則辨其厚薄之齊共之於王則陳設之所謂饌也
后世子不言饌飲酒則直共之而已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

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
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
其士奉之
釋曰凡祭天地宗廟諸神皆有五齊三酒祭有大
小酒有多少各有常灋以共之五齊五尊三酒三
尊此陳列水玄酒君五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爲
十六尊不言者祭正所陳也大祭王服大裘袞冕所
祭也中祭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王服希冕
玄冕所祭貳謂益也酌所用器注酒尊中者數量
之多少也陳氏曰酒貴如五齊而其味薄清貴

如三酒而共味原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齊酒皆有貳備乏少也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中祭二尊小祭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禮運曰玄酒在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皆設而弗酌者也故有器量而無酌數禮酒王所致酒糟醬醨不泲者也泲曰清不泲曰糟士共下士也諸侯來爲賓者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使士奉之不親獻也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釋曰王燕飲酒謂王燕居而自飲酒或不時與群臣燕也共其計者計其用酒多少之數以共於王也有司不可以濫度拘王故但共其計也惟獻王故酒正親奉之士庶子宿衛者或賢能者耆老有齒德之老孤子死王事之子皆有饗禮示所隆無酌數以醉爲度示恩意之厚也王若以酒匪頒賜群臣酒正必立爲一定之式灋令循而行之秩酒謂月給有定數書之於契以授之使知所得之多少執以取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釋曰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日入其成館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聽之以其識九式之貳守出納之正也其不如灋者也歲終則計會總一歲用酒多寡之數入於大宰以合九式也王后飲酒不會者當享天下之養無過度也然此自飲而已非匪頒也世子以下皆會防荒

侈也以酒式誅賞者酒正於授酒材之初既有給用之式則於造成之後必計其美惡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之或曰凡用酒各有式酒正掌之受用酒者或過不及違式灋者酒正誅賞之可以互相備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釋曰酒人皆婦人曉解作酒者屬人掌之酒正辨其名物授酒材酒人則受酒式酒材於酒正而造

醴之故曰掌爲五齊三酒世婦春官之世婦立宮
卿女官府於內以掌女宮之宿戒教王后六宮之
禮事故女酒奄人之屬此宮卿世婦掌之故曰以
役世婦非天官妃嬪世婦也禮酒饗酒也饗以訓
恭儉𤄙爲而不飲所以爲禮也飲酒燕酒也燕以
示慈惠常飲之酒而已奉之者酒人奉于賓客也
凡事王燕飲之事也酒府酒正之府也王燕飲之
酒酒人當奉之故共酒入于酒府而辨其厚薄之
齊也凡祭祀之酒自有人奉之故共酒往待其令
而已賓客之陳酒掌客所謂壺四十皆陳之類此

酒亦自有人陳之故共酒以往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
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
奉之凡飲共之

釋曰六飲大槩煮醴而爲之以其味薄而淺則謂
之水水爲清冷所以和酒涼爲寒粥所以佐酒無
厚薄之齊不待辨也漿醴酏見上入于酒府者酒
正當承之也稍禮賓客欲去留門王稍給以六飲
之禮非正饗饋之禮也夫人之賓客卿大夫之妻
也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猶冢宰之有賜予也

若上下內外大小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清之爲
醴涼之爲醫酏此四飲漿人奉之不使士凡用飲
漿皆共之非必饋食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釋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
于凌陰設官以掌之上以順天時下以防人患也
正歲者建子月朔云十有二月者周人改歲於子
而不改夏月故建子十一月謂之正歲建寅月謂
之正月此云正歲十二月者改歲之次月建丑月
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是月之日也季冬火星中大

寒冰方盛之時水澤腹堅故令斬冰 其凌三倍
共冰納於冰室備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
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
掌事秋刷 刷所劣反

釋曰鑑似甈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氣春
始治之爲三月將獻羔啓冰也外饔內饔之膳羞
酒人漿人之酒醴見溫氣皆失其味故用冰鑑以
涼之也祭祀之物停久故各共冰鑑謂祭物置冰
鑑之上也賓客之膳羞則以冰鑑之故不置鑑夷

之言尸也尸之盤曰夷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
漆赤中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中欲以寒尸故
共夷槃冰也夏四月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群臣則
主其事刷清也秋七月天氣凉不用冰刷除冰室
將納新冰

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
禦暑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
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之或過則乖
戾而爲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強故方陰
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
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
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
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如此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
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
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麷方弓反蕡作文反鱐所求反㮚力質反藤音老榛側巾反蔆音陵芡音儉㮚古栗字餌而志反餈作資反

釋曰籩竹器如豆其容實皆四升朝事饋食加籩
羞籩曰籩也籩豆禮之器也器以薦物而致禮各
有司存故非特掌其器併掌其實也朝事祭宗廟

薦腥之事熬麥曰麷麻實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
黑築鹽爲虎形曰形鹽膴以魚肉爲大臠鮑以魚
於糗室中糗乾之鱐乾魚也鮑出江淮鱐出東海
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是爲朝事八籩王
薦腥后亞獻之後薦此豆籩也饋食薦熟之事乾
藤乾梅也榛似栗而小三物則以乾濕之物足此
五物爲八籩此王薦熟后亞獻之後薦之蔆芡也
芡雞頭也四物重言之謂八籩加籩者尸既食后
亞獻尸所加之籩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
合蒸曰餌餅之曰餈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餌
言糗餈言粉互文相足也此羞籩者王既酳尸后
文獻羞籩羞豆各四焉是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
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釋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
曰薦先薦後獻也若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
籩豆朝事饋食也既食既飲曰羞若尸食後酳尸
說所進羞即加豆之實也賓客之事謂燕饗時喪
事謂殷奠時皆共二籩之實也內羞房中之羞凡
籩事非一事也或曰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

世子之内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者則此内羞非
共王后世子乃后世子以此内羞共禮事而籩人
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凡内羞之
物則此内羞爲共祭明矣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
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
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
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醓他感反箈音台
醓魚反蠃力禾反蚳直尸反臡乃兮反音作寧反茆音卯麇京倫反
蚳反蠯步丁反不反脾婢支反析星歷反蜃音辰拍音博
芹音勤箈音台筍音笋
糝食音餘糝桑感反

釋曰醢豆實也不言豆人而曰醢人者爲豆實而
言也四豆之實亦是薦羞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全
物爲菹細切爲齏凡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
乃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
則成矣醓肉汁也昌本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
也麋似鹿而大者也此爲朝事八豆之實蠃螔
蝓也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蜃大蛤也蚳蛾子也
豚拍脅也此饋食之八豆芹楚葵也深蒲蒲始
生水中子醓醢肉醬也箈箭萌或曰水中魚衣筍
竹萌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兩兩相配爲八此加

豆之實后設之酏食也内則取稻米舉糔溲之小
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糝取牛羊豕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稻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謂之糝食此
爲羞豆之實二豆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
世子共其内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
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齊當爲齏
釋曰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
蚳魚兎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也三臡麋鹿
麇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腜爲菹齏
菹之稱肉及菜通賓客之禮致饔餼時也上公醢

醢共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此云五十
罋者罋之半舉中以見上下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
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
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
醯醯呼西反
釋曰醯醢一事也周人分爲二職其所實之器在
醢人則爲罋在醯人則爲豆罋以備禮數豆則可
和齊俎而共醯醯人雖具齊菹以充豆非醯則齊

菹之味不成故醯醢不嫌二職耆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醯而成者故醯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以醯所成之物凡醯醬之物則以醯所成之醬也王舉共醯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也后世子之醬齊物用醯以成之者皆共之賓客共醯五十甕并醢人五十甕爲百甕侯伯之禮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才細反鬻音煑盬音古

釋曰鹽所以調和食味故次醯人王氏曰鹽之爲物其用博其利厚必有政令以治之先王之時山澤有虞衡物爲之厲而爲守禁至於鹽則有守禁尤嚴以共百事之鹽者鹽之爲用非一人人不可闕也若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其大耳鹽之所産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於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於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鹽者取其消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共飴鹽者取其味之甘甜可嗜食也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爲煑鹽者鹽之陳而古者其色黑或化爲水也用火以煉治之則潔白如初其味和矣

原曰鹽民食之和不可一日闕也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盍貢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禮鹽人之職以共百事之鹽蓋亦以鹽之用而共邦事未嘗以鹽之利而共邦財也其官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令謂共鹽耳待其戒令謂煑鹽爾自祭祀

賓客膳羞之外未嘗有一毫之取於民是以其利則嘗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未嘗貪其利以富國下之人未嘗諜其利以富家故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殺以爲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黼音甫

釋曰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禮器云犬路素而越席疏布冪至敬無文者也六彝皆盛鬱鬯以祼宗廟其巾冪皆畫雲氣尚文也其實天地亦有

秬鬯之彝宗廟亦有八尊則天地皆用疏布宗廟皆用畫布可知劉氏曰凡王之燕射饗食當巾冪者皆緇爲黼則有形爲斧矣緇以設色所以示文章形以爲斧所以示威斷古之道也夫巾冪所以衛潔清而示恭敬也故設官以掌之其所以事天地宗廟序尊之儀可知也

原曰飲食祭祀燕饗賓客喪紀國之大事也周禮諸官各有其禮矣而所以備四者之用則自膳正至冪人九官掌之蓋大所以顯天地之和致事養之用者莫大乎五齊三酒四飲也而酒正酒人漿

人職之極天地之產盡水陸之珍者莫盛乎五齏七菹七醢三臡醢醬也而籩人醢人醯人職之節天地之盛氣以堅衆味莫大乎冰取自然之味以和庶物莫大乎鹽此二者用若小而關天地變調之功則大也故特設凌人鹽人以掌之至於巾冪致潔之物也而有天地宗廟及王之品飾焉爲是而設官可見先王致詳致謹於禮義之中莫不有灋式存焉是故於飲食燕饗也則見先王不以口體而竭四海難得之物焉於祭祀也則不敢以天下而儉於天地宗廟百神而不盡誠盡物焉於賓客也則不敢以天下之富而缺上下之歡與懽柔之實焉至於喪紀則不敢不預其備焉九官之設實大義所在大禮所關可以爲世循之而不敢苟者此職不明則四禮不盡其義何物彼議之近微矣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illegible]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illegible]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illegible]

擇曰宮人主安息王身者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謂依二寢一路寢一燕

寢一側室所脩埽除也王者外有三朝內有六寢陰陽之義也井以停止水備火災猶也謂雷下之也以又水潦備洗滌也蠲潔也除不蠲去惡臭謂決所以洗濯之所以謂之脩也沐以潔首浴以潔身則膚受之塵垢無所受也埽除所以潔室執燭所以爲明鑪炭所以致熱凡寢中之事宮人則兼治之凡勞褻之事宮人則兼理之王會同征伐則在之所次舍皆宮人掌之此宮人所以司王之居處而舍幕次之官所以爲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

壝壇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梐步禮反枑户故反車直隆反壝遺季反）

釋曰會同之舍發政爲會施政爲同王若巡狩則會諸侯於方嶽之下不巡狩則爲方明之壇於國門之外皆爲王宮於其下梐枑行馬也內外兩重設之然後設車宮棘門於內所以營衛至尊也車宮環車以外向轅門仰轅以爲門壝埒築壇於中壝土於外以爲宮以棘爲門棘荊棘或曰手戟也君晝日息暫展肆焉則張帷以爲宮設旌以爲門無宮非舍息之所在鑾暫駐亦必設備故以衛士爲門焉○劉氏曰設梐枑再重所以衛宮車也設車宮轅門所以衛壇壝也爲壇壝棘門所以衛大子會同也爲幄宮設旌門所以待王之休息也無宮則共人門亦以待王之休息也凡舍事工行所止舍皆掌舍職之也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釋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布爲之四合曰幄帟幄內之帳綬條也四物皆以綬連繫之也此即綴衣也掌舍幕人掌次三職相須而成事上掌帷幕幄帟綬者王在宮之時則幕人掌共事此朝覲以下言共之者共之掌次使張之不主其事也大喪用帷者以帷掌也或與幕張之於殯帟在柩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唯有帟故共之明士無帟亡有恩賜之者乃曰君於士有賜帟是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釋曰舍與次一也舍者久居之所次者暫止之義故分爲二職待張事者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送與掌次張之灋者大小丈尺之差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釋曰旅之爲言衆也陳也上帝合五帝言之大旅上帝者合五帝於圜丘以祭也國有故則旅上帝分五帝而祭也亦曰旅但不曰大旅也氈案張氈于案皇邸設鳳羽于版以爲屏風此王齋宿之所設也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謂四時迎氣於四郊冉有故亦於四郊祀五帝次謂幄也

王不宿於外故初往則設大幄以候息止既接祭
則張小幄以候行禮師田出師田臘張幕不設幄
者王臨誓衆或四顧瞻察也大次亦初往所居小
次亦待事之處皆過方明之壇爲之師田者與諸
侯從王而師田也只言張幕設案則不重也敬賓
客者也三公九卿將受命出使於四方亦張幕於
庭所以藉觶設案爲位王立於前而授之命焉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
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釋曰凡喪王與諸侯孤卿大夫之喪也帟振上承

塵也三重再重不重尊卑之等也旅衆也公卿以
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祭
祀之尸則張幄以更衣亦尊之也耦兩人爲一耦
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射人云王以六耦張三侯皆
有次以待之○丘氏曰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
曰帷幕幄帟所用非一次用罷徹之而復用其爲
費亦少矣後世離宮別舘動萬家生養之資爲一
日燕卒之備嗚呼無怪乎生民息有之無日也
原以飲食起居養身之大務也王者端拱於穆清
之上享天下之奉求遂欲得矣然過於安養則所

以戕身之具亦甚蕃也不於飲食起居之間而致
其謹可乎故天官於宮伯之下即設食官以保其
身體而養之於無事之日又次以醫官而藥之於
無病之時又次以酒官以和五味之旨則於飲食
之養亦備矣又設宮人以潔六寢使王致謹其起
居於內又繼以掌舍幕人掌次以謹其起居於外
則所以保王躬於平日者至矣後世乃以天官不
親細事以食醫宮禁付之近侍奄豎之手而不屬
之論經燮理之大臣則所以防微而杜漸蓀和而
節僭者尚何望耶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
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藏財浪反
釋曰九功即貢賦中之布帛以其出於女功所成
故謂之九功貨則九賦之物與泉賄即九功之布
帛也受藏之府內府也受用之府外府也內府金
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以其可久藏故入受
藏之府外府掌邦布之入以共王后世子衣服之
用或布帛或泉均謂之賄故入受用之府官府謂
王朝百官之府都鄙謂治采地之羣吏執事謂府

史胥徒及有公事之務合用財物皆受之大府焉
○此只言二府受財用亦外府之賄也下文有式
貢餘財則擇其可寶者以入玉府乃有三府焉大
府則三府之總官而二府則分中士專主爲守藏
之吏故大府無中士下府有上士者天子內帑專
官守之亦統於大府故大府不自置府也諸侯只
一府天子有三府○按鄭玄以太宰無九功之賦
遂以九職當之夫稍甸縣都關市山澤之賦非出
於九職之三農園圃百工商賈虞衡乎凡賦以地
九職以人言人必資於地而後賦可出也獨嬪

婦臣妾五職皆有之皆分以宅地者故閒師無職
亦出夫布則九功誠嬪婦之所出謂之布縷之征
焉觀之外府只掌邦布以爲衣服財用可知矣此
所以先賦而後功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
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
賜予 稍九式作芻

釋曰頒財亦於外府而分九職式灋九式之灋也

太宰定其式大府遵而行之關市以下即太宰之
九賦膳服以下即太宰之九式關市商旅所聚百
物珍奇於此乎在故以待王之膳服王者備天下
之養也然有凶飢則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王
則不舉而素服此又濟外之深意呂氏曰膳服雖
不會然不出關市之賦而已此所以爲式也邦中
之賦因廛之所出也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
則有積與饔餼按之則有饗燕故以邦中之賦待
之以國宅之民近而易於備禮故也四郊遠郊遠
郊有牛田牧田其賦取之以養公牛馬及祭祀之

六牲也匪頒者功懋懋賞所以馭其吏稍地家邑
之賦出於諸臣之所奉亦以賞羣臣也甸地去國
稍遠公邑未頒與人者故取其賦以待百工營造
之事以公餘之財給與造之用苟無其財則營建
之役亦可已矣此其式也邦縣小都之田乃王子
與公卿之采地也問勞贈賄酬爵佾食皆有節貨
故以邦縣之賦待之畿內諸侯所出以待畿外諸
侯之禮事也邦都晉地王子母弟公孫所受百里
之都其賦多矣國之大事莫重於祭內神外神牲
帛庶品所須實多故以大都所入最多之賦待之

夫小都以接人大都以事神蓋畿內之賦莫多焉
神人之禮莫重焉喪紀九式作喪荒山澤者虞衡
所賦也喪有賻賵含襚弔奠葬祭凶荒所爲預備
其用亦多也故以山澤之利待之以天下之餘地
餘物爲預備不虞之需也賜予九式作好用義亦
同幣餘職幣之餘財也王有燕好不時頒恩苟不
預之倉卒所取九式亂矣故以幣餘之賦待之以
常待待人以所餘給非常賜予也王之好用無常
不出乎幣餘之賦而已則有濫用橫賜者太宰得
以式灋而節之○此言畿內之賦以配九式之用

者然皆外府之物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
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
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釋曰邦國之貢即九貢之貨賄司空所謂食者三
之二一入於王者小行人所謂春入貢是也弔用
即外府所謂共百物而待邦用者也畿內九賦以
配九式矣畿外諸侯之貢貨賄也則入於外府以
待邦用焉大抵畿內畿外之貢賦功皆以入九式
皆以入三府大府分言畿內入九式畿外入三府

者以畿內之式先定爲大本然後以諸侯之貢蓋
之國用乃得充裕焉此皆入外府者萬民之貢即
王畿侯國賦貢之物祀也嬪也器也幣也材也貨
也服也斿也物也皆民職之所成也府庫則內府
也故內府曰受良兵良器金玉齒革良貨賄皆賦
貢之物而王畿侯國之所斂者充府庫所以待邦
之大用與王好賜焉其他不用也此言內府也式
即九賦待九式之用者貢即邦國萬民之貢也餘
財者王畿邦國之賦貢大於大府之時即擇其奇
珍可貨者入於王府以共玩好者不以玩好待

國大用故謂之餘財然亦奇珍可爲國貨非如貨
賄之可常用者此言玉府也賦者九貢九賦九功
皆言賦也用者九式及邦之大小用度也賦言其
入用言其出也取具者一出一入皆取於大府也
歲終則總會計一年貨賄出入之數此雖司會之
職大府亦自會之
原曰成周理財之道大抵於大府一職可以見之
故粟米之征則九賦之外也而公卿大夫之受地
者取之爲祿矣百官執事之稍食皆取於粟米也
則有倉人廩人舍人以主之矣而大府所職則九

貢九賦所入之貨賄以待邦用焉故財非出於貢
賦則大府不敢入用非出於九式則大府不敢出
工后世子不得而妄用百官不得而妄供以有式
灋在也故九式必用乎九賦九賦必出乎九職侯
國之賦亦如王畿但二為國中之用一入於王為
九貢則所以關財之源與節財之流者其本固有
在矣是以大府既於外府置九藏以待九賦之入
以預九式之用矣其邦國九貢之物則又配於三
府焉府雖有內外之分然凡貢賦貨賄庶品之入
必因其地擇其物而入之蓋以徵內九賦九式究

其大本然後以邦國之貢充裕國用焉則賦式一
定之中未嘗不通之以三府變易之權是以有餘
不足可以相兼而大故大荒可以移用也然三府
雖有變通之權又有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
內量入職歲稽出職幣振餘而大府不得而欺之
則成周理財之灋大畧亦可槪矣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
角枕角柶

釋曰玉府所掌乃式貢之餘財金玉玩好良貨賄
物雖貴而不關於國用故謂之餘財金玉人所寶
者玩好可悅樂奇珍之物兵器如寶弓劍之類良
貨賄如文織之類又如獸人壓人之皮角筋骨湮
皮之財物皆入于玉府是也服玉王所服用之玉
如大圭之類佩玉佩璜衡牙也珠玉琢玉為珠以
貫綫亦食玉以玉為屑齊則食之助精明之養也
含玉璧形而小為死者實口復用生時衣服升屋
以招魂也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以楔齒者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
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

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釋曰燕衣服王燕私所服衽非席也席坐席也床
笫牀簀也褻器私褻所用之器王燕服燕器皆掌
於玉府者明其貴重也合諸侯謂盟誓也珠槃以
珠飾槃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為敦所以盛牛耳
血盟會所用也王之獻諸侯來朝所獻也文織帛
之有文出於織成者玉府受於作治之工而藏之
以待用焉好賜謂王有私恩頒賜臣下者玉府則
共其物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釋曰內府受王畿侯國之貢賦由大府所須受而藏之所謂受藏之府也謂之內者蓋積之以備國實所謂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是也九賦九功固以王畿爲本亦侯國九貢中分九賦九功之等亦如畿內之賦也待邦大用待之以備非常如邊國出師凶荒大故然後用之非如九式之常用也上是所貢之物此是所獻之物貢則有常獻則無常也

幣四方賓客來朝之幣獻之者金玉齒革諸侯所獻國珍冢宰所謂玉幣玉獻是也其物亦充內府焉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王遣使於諸侯則共其所受之物此王者所以遺諸侯也其有報施之禮者則以原所獻者受之即反幣也冢宰式王治中內或有所賜予亦得請於王取之內府可見冢宰爲首相亦得用內府之物也玉府只共王之好賜內府并及冢宰好賜則玉府者天子之內帑內府者天子之公帑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釋曰外府受用之府布泉也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一物也執此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入外府以共百物而待邦用有灋即九式之灋外府給之或曰外府之立專掌邦布此布何從而出曰侯國之賦將折泉而入貢者以其道遠而易運也九功之內有布帛者皆入外府以其可以流行常川故也則知九賦者或庶物或折泉九功者皆布帛以其共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及幣齎之財用故也所以總言邦布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釋曰此約九式之事而爲文也王后世子之衣服則關市之賦待之祭祀則邦都之賦賓客則邦中之賦喪紀則山澤之賦賜予則幣餘之賦幣帛匪頒稍秣則會同軍旅所用者大府總掌其灋外府受其貨賄大府未嘗自置府也邦之小用細小之用謂以泉布可以權百物也歲終則會者會計一歲出入之多少知餘欠備侵盜也王后衣服不會

者以享天下之奉不可以有司之灋繩之世子府
下則皆會矣然不會者亦不出關市之賦耶豈蕩
而無節也哉
葉氏曰三府所掌見王者富有天下之意也若伙
國只一府而已故大府九賦所入以待九式之用
者國中之財也二府與式貢餘財者天下之財也
觀九式只用九賦而九貢不與焉可知矣玉府掌
金玉玩好玉爲重也故謂之王府內府待邦大用
使者適四方所受之物則奉之王與冢宰之好賜
則共之其用同在外何以謂之內豈非以貨賄之

藏在內以備國貨而不輕用者乎外府固共百物
之用而王后世子之衣服所共又在內何以謂之
外豈非以泉布之在外流通可給常用者乎大府
邦國之貢爲侯國所貢邦布言之也外府之共百
物邦之小用非甲用乎萬民之貢爲邦國民職所
賦之物言之也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
兵器非充府庫乎式以[illegible]以供玩好則職玉府
也故三府所掌而統之以大府則三府不行行其
私大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之九式則大府
亦不得行其私而況於司會司書以稽之則成周

理財之道至精密矣茲所以常有三十年之通而
民無凶荒水旱之患禮備樂和兵寢刑措而成泰
和之治者豈非制國用之所基乎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
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
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
灋均節邦之財用會古外反

釋曰會大計也六典八灋八則之貳小宰之所掌
也司會亦掌之職在會計故逆受而勾考之以計
其治否也九貢九賦九功取民之常灋九式用財

之常灋致者欲其至之謂不至者以會而知之令
者使之共之謂不共者以會而知之均節者量入
爲出由會而知均節之灋也九功之賦皆出於民
職而九賦亦出於九職也但九賦出於三農園圃
虞衡百工商賈皆有其地者故司會因大府有
郊甸縣都之等故總言田野九功之賦出於嬪婦
臣妾民功所成者司會因九職皆有布縷之征故
總言民職非既有九賦之賦又有九職之貢也○
唐氏曰兖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爲口
率出泉先王取民以什一貢與賦不幾二乎古之

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如後世乎葢其
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
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
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用令民職之財用亦析
爲三益信其說曾未深攷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
財言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
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國
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
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於九賦言
田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有九賦豈田野

所能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
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既賦之而復責之貢哉
唐氏之辨貢賦可破千古之惑但九賦之中與邦
國之貢亦有以泉代物者以道遠不可致也况外
府專掌邦布之入豈可全無以泉代賦乎但九功
之賦專爲嬪婦之職而言耳故曰令民職之財用
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
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
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

詔王及冢宰廢置

釋曰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之在邦中也
書傳書也契最凡也版户籍也圖土地形象廣狹
也凡旨契版圖字於司旨司會上鈞考故掌其貳
諸侯百物財資財用以成司會欲知財用出入之
數故掌其書契欲知大家山林川澤所入之則數
故掌其版圖之爲有所治政則司會按書契版圖
以逆之而又聽羣吏計會之書焉諸官府一日所
治之事有數紀其數而計之有目總一旬之數而
結之有凡以凡攷目以目攷數是之謂參凡與數

相考數與目相攷是之謂互日成則旬計也月計
曰要歲計曰會積日而月又以月要攷月成積月
而成又以歲會攷歲成詳畧並施久近無容則四
國之吏治其勤怠不可隱矣詔王廢置者以國之
吏治莫逃乎司會則以其勤怠之績告王及冢宰
升有功而黜有罪此司會所以爲冢宰之重職也
故以中大夫爲之焉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
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
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正音征

釋曰九職即九賦九貢也九正即司空以九等制天下地征司徒載師掌賦貢之事也九事即九式也邦中之賦城郭國廛閭族之關也土地之圖山林川澤之數入者賦也出者式也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司書掌書記司會掌鉤考二官實相須焉叙比次也受其幣受財幣之簿書也次叙掌事者之財以知其餘乃以幣餘之簿書受之於官府都鄙入于職幣使振舉其物也幣餘充九賦之目者也非司書則何所考然此所入至多非旅度歲宗則皆爲吏所欺隱矣凡關乎國體者皆曰上不專指王也上之用財必紀錄其用財之數抱其書往攷于司會防其侈用而妄費也

三歳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釋曰三歳則以會計之書佐大宰以大計群吏之治凡民財之有無器械之備乏田野夫家六畜之開聚衆寡登耗莫不有數存焉至於山林川澤阨塞之處無不稽焉以逆受而鉤考之則群吏之徵

令多寡當否遲速畢可知矣司書掌九職九正則稅歛之灋備於司書掌事者如載師閭師縣師皆於司書處受灋焉取民不得過制也事畢使之入要貳之書則知稅歛之多寡完否其要將以致諸制其貳藏之以爲勾攷之證邦治攷之者司書自六典八灋已下無不掌其書足以邦治於此乎攷也則司會一職又大府之本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釋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其類不同職辨其物而執其總則邦賦之大數可知矣以其總數副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則邦國財用多少可以勾攷其得失也群吏受財以給公用者職歲之事貳令者職內爲副令而類書之及歲終以會計以已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與夫官府所出財用之數參互鉤攷也然後比次其財如國有大用內府之所共國有小用外府之所待若夫有無多寡豐歉盈虛出於天之所爲非人力所及者必預備於

此經與相資爲移用者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釋曰職歲掌邦賦之出者謂凡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皆書其數以貳之備歲終會計而攷之也蓋有數以計其財有書以貳其數則財用之多寡費出之當否皆可攷而知矣每歲群吏用財多寡具有成式大府以式灋授之職歲故凡出財用者于職歲受之叙受賜者之尊卑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所掌也故以叙與職幣授之歲終之會則以九式之灋贊助司會以鉤攷群吏之計也此與職內同者凡內外府應于財用皆計於司會職內職歲又所以贊司會也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王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釋曰職內職歲既以稽財用之出入則必有餘財其數不可亂也故立職幣以收之幣者給公用之餘財也收之有式灋焉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之幣此會計餘財之入也振猶舉也掌事者所用有餘不鉤考則沉滯矣故舉之以為給賜予之用所以在九賦之末既斂得幣則當辨其物知類之善惡而奠定其錄又書為標目各入一府使知價數多寡然後度其用之所宜以詔王之小用或賜予賞若大用則各有式灋者存歲終會計其出入之數所以防冒濫也凡諸官府會計財用之事職幣以式灋贊司會而勾考之知其餘則入於職幣

故也○黄氏曰周公設官理財居半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詰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辨之有類統之有總小數之則舉大數之則會職歲所叙職幣所振雖餘財然猶加肅焉葉氏曰成周理財大灋在於設司會之官也故官府邦國都鄙山澤郊野其出財也有地九貢九賦九功其取財也有灋以九式之灋令財用其用財也有節苟不設司會之官以司會計則於群吏四國之治豐歉盈虛之數書契版籍之稽有所弗考不立其屬則於出入頒授移用振餘有所不知是

以既立司會以執其總又立四官以治其凡則彼此相稽式灋相維國無聚斂民財不乏官無盜臣而君用不匱成周之世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由設官之有道也漢高帝以張蒼爲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官以爲管計此官遂廢豈知成周立中大夫以爲計官位尊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行於諸府之中有司不能用其奸欺人主不能肆其侈欲後世主會計者或以屬官而會其長勢必有不行矣讀周禮者知大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大府又知太宰之所以用司會則理財之灋庶乎可得而論者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釋曰裘以獸皮爲之大裘黑羔裘冬至祭天於圜丘服裘被冕而祭天示質也言大尊之也良善也玉藻所謂黼裘也爲八月誓獮田所用仲秋獻之行羽物鳥獸毛毨之時蔚羅可設故以羽鳥賜群臣以應秋氣也功裘人功多謂狐青麛裘之屬不如良裘之全卿大夫所服也季秋授衣之節故獻之以待頒賜群臣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鵠古毒反廞音歆

釋曰王大射謂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士者也侯以布爲之以皮飾其側鵠棲皮於侯中也虎侯中廣丈八尺鵠方六尺王所自射也熊侯中廣丈四尺六寸大半寸諸侯所射豹侯中廣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卿大夫以下所射此下之大射諸侯與卿大夫將祀其先祖亦與群臣射而擇士諸

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其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士不大射祭無所擇侯必用虎豹熊麋之皮示服猛也鵠小鳥難中也廞裘與廞樂器同蓋陳儀物於庭序也儀物皆德之所寓故陳之皮車以革鞔遣車邦之皮事謂用皮也掌皮主斂皮司裘主用皮故曰掌皮事裘則皮之巳制者耳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釋曰全毛者謂之皮去毛者謂之革鳥獸毛毨之

時共皮善故秋斂之革須練治故冬斂之[illegible]
歲乾久故春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
之用也式灋作物所用多少之故事也百工如裘
氏韋氏函氏之類毳毛之細縟者以爲氈當用則
共之邦事若大旅張氈案之屬財斂本數及餘者
見在者留給予人以物爲資用者
原以司裘掌皮經財官之後者皮革取於田狩非
九賦之目故也自此以上爲外政自此以下爲內
政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

其人民以居之
釋曰內宰治王內之政對太宰治百官故曰內宰
太宰不稱外者統乎內也書者所以教宮人六宮
之陰禮九嬪之婦學九御之婦職閽寺之法禁皆
其所以爲書也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其版宮
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其圖王內后宮也政令施
於閽寺者均平也稍食祿廩也無秩而有職事者
謂之人民分之者使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內
之官府冢宮世婦掌之外之人民內宰掌之閽豎
通乎內外之間不廢其職不違其事此內宰之職

所以兼統內外而令其別於男女之間耳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紀
宜反衺似嗟反
釋曰鄭氏曰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不敢斥
言若今稱爲中宮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寢
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劉氏曰六宮者王后
也后雖尊而四德具備不敢怠於聽學故曰新其
德以爲六宮之範也故詩稱尊敬師傅曰告言歸
以爲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者爲內

宰而教王后者此書其實也愚謂內宰之教六宮
豈親教之哉蓋立世婦宮卿於內以爲后夫人以
下之傅姆以施內宰之教灋其官屬於禮官不爲
內宰之屬者內外相維之義而奄豎通傳其命令
耳言告師氏者言告於男子耶○九嬪九人不言
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其數同也九御女御也九
九而御因以號焉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各
有所屬者自夫人下至女御三三爲屬如姪娣之
於媵以相親愛併無妒忌之心也二事謂絲枲也
正其服后六服夫人揄翟闕翟九嬪則鞠衣世婦

則展衣女御則祿衣正之不使踰僭也苟則怪而
不常褻則僻而不正謂越常正以立昇用秘計以
求媚者皆省之也絲枲女功之本及縫線之事皆
有功緒必省而稽之
張南軒曰古者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教詔之
葛覃言歸必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
宵不敢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教道之者
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
蓋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
其變將有不可勝言者周家歷世相傳其君子則

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
息服習乎艱難味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本也夫
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務念
乎稼穡之勞而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
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
非治之所由興也與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
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
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
其服位

釋曰大祭祀祭宗廟也祼謂王既祼而出迎牲后
乃從后祼也獻謂王薦熟后亦從後獻也贊詔相
其禮事也瑶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
亞獻之其爵以瑶為飾此三事內宰皆令春官宮
卿詔相其禮也王后之服如祭先王則褘衣祭先
公則當揄翟祭小祀則闕翟是也正其位房中户
內及阼階所立處也禮樂之儀謂后出入行薦徹
之禮進止之節當與樂相應者詔相之九嬪贊后
薦玉齍薦徹豆籩內宰又令宮卿詔九嬪贊后之
事也賓客之禮先王承賓猶承神也故大饗之禮

畧如祭祀賓客王同姓尊爵及二王後來朝覲為
賓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饗燕亞王而獻賓
也瑶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后之賓客公卿大夫之
妻外之命婦也禮若牢醴及爵馳糟之類此皆內
宰令宮卿致之也使后之所使也內命婦王之嬪
御及內外宗有爵者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喪
麻之服哭泣之位從而正之佐也治也正也皆內
宰掌禮之事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
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釋曰始建國君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朝陽而市陰也次司市之思次
介次也敘謂各於其地之敘肆舖設於市肆也陳
列之也度五度丈尺也量五量斗斛也淳布帛之
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后宮之式所以一制度正
民心絕詐偽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原曰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意乎古者后不預
政非無政也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后之政
乎陰禮者后之禮乎朝之政主乎義王與公卿大
夫平治天下者也市者商賈販夫交易之處主乎

利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市以通貨賄濟民用不
可闕也先王不立於前而置於後政不出於王而
出於后此見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
也且立其法曰君過市則刑人赦諸巳視利則無
以令乎人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有罰
者以身爲君子當論道義而不當見財利也其賤
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
利能和義財貨成家市肆成國先後之間治亂之
分心術之判也觀之曾孟之所傳授拳拳於先義
後利之戒其亦得於聖王之遺乎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
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
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
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中音仲

釋曰中春建卯之月草木發生之時外內命婦見
前北郊正陰之地也郊必有公桑蠶室見祭義
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后之親蠶
非徒以敬祖宗且以勸天下之女工也內人王宮
之內之人也稍食會之於歲終使無冒濫也稽計
也既成其絲枲之功緒及終則稽之以知其勤怠

也獻功者女御以下獻絲枲之功也比校也纏小
則良纖大則麤賞罰之以示懲勸也內宮總六宮
之內夫人以下所用之財皆會計之也賞罰於歲
終故均其稍食於歲始勵功役也巳施其功事於
正歲則稽其功事於歲終別勤惰也憲表縣之也
北宮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也守宿衛者小宰
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者前宮也內宰正歲憲
禁令于王之北宮者後宮也內外各設其禁皆受
之于少宰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

王（穜直龍反 稑音六）

釋曰：二春建寅之月，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之，而宮卿世婦亦有所在，授先種後熟為穜，後種先熟為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播殖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郊禘也。○李氏曰：普天之下婦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而非一易也；將以共粢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親耕以事先易先姑，不敢不用力焉，所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從蠶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盡力於農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事先祖以共祭祀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鄭鍔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賓客之來則有禮賓之事，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供祭服則親蠶，耕籍則獻種，是后不為無職也。立內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先王之意不止此耳，中宮之貴，枕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以掌宮中之政令，而制以天下之公法，實所以杜驕恣之原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好去聲）

釋曰：后之內小臣與王之大僕同，亦正其服位出入。大命也，命謂使令所為也。服，后之六服。位，祭祀賓客喪紀宮中之位。出入前驅，所禁以肅衆也。擯，贊也，有禮必有事，擯則若執事介賓也。詔則告之以言也。相，佐助也。正，正其失次也。徹后俎者，正內人者與前事也，徹謂后受尸之酢飲于房中之俎。膳夫徹王所俎，所以尊王；內小臣徹后之俎，所以尊后也。好事謂恩好之事。四方謂王后族親之在外內者，必遣內小臣以脩其問遺之好，所以睦外親也。好令謂恩好之令。卿大夫謂族親有位於朝者。陰事謂群妃御見之事。陰令則使詔告於北宮之命令也。

原曰：周禮一書，其餘奄皆不命也，惟內小臣則有奄上士四人而已，其他未有以爵稱者。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皆其居次則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同牀笫之言，固不可以詬辱僕父渾者男

女其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矣然古人之奄者皆
是有罪刑人先王不枉其材而用之共門有譏信
端序可授爵者四人以掌王后命令正服位而已
矣如後世所謂着青紫者千人皆無故而自刑者
也夫極治之世無倖人主親近婦人正士不使刑
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閽人寺人之
属悉統於冢宰其職卑其數寡人主不得以私意
昵內臣不得以非道干設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
先王治內之嚴也周衰春秋豎貂立公子無虧則
奄人與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則奄人預薦

舉矣恃勢怙寵漢唐之間尚忍言哉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
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
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
為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
廟門凡賓客亦如之辟匹亦反

釋曰閽人刑人亦奄者墨者使守門則外門苑囿
也中門雉門也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外
朝在庫門外群史衆庶皆可入也三曰雉門則非
臣民所得妄入故閽人掌其禁四曰應門內則治
朝也五曰路門內則燕朝也喪服衰絰也凶器死
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器之可賊人者奇服異
常之服怪民左道惑衆者也凡此皆變異之事故
不使入宮所以嚴禁密之地也先王治內之遵正
在乎此則巫蠱之禍何自興哉內人王內之臣公
器王宮應用之器賓客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
者三者出入須有帥道無帥則閽人譏察之以時
以晨昏為啓閉之節也外內命夫命婦內外宗之
夫婦皇族之人皇族之女也故得出入於宮中闢
者闢除行人使無干犯也埽門庭致潔也燎大燭

也古者之燭以荊百枚并而束之以為明也蹕止
行人也廟在中門之外燎以致其明蹕以致其肅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
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
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
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釋曰寺之言侍也亦奄者為之內人女御也女宮
幽閉之女在宮中者即女奚也戒飭其怠令趨其
行相道其出入為之通內外也糾察也其不循則
者寺人亦得糾察之有司掌禮之官寺人帥女奚

以爲之役則女宮乃宮刑之女可知世婦非宮官卿之命婦在宮中掌祭祀之禮者必用寺人以通內外則男女不親可見內宰之教令必以寺人通之內人王內之人有宗姻之喪而行弔臨之禮則詔相之立于其前者寺人賤也詔相者婦人不可無相禮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釋曰豎未冠之稱蓋奄之小者源亦有宮刑而小

也此專給內外通令之役故曰小事以其出入便疾若大事則有寺人焉爲內人蹕亦女官之行於禁中者喪遷將葬朝于廟也褻器振飾類沐之器將葬而祭曰遣奠既祭乃包牲體載之以車隨柩而行曰遣車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原曰內宰以下四官皆奄豎爲之而女宮亦寺人掌之蓋皆役於內宰用以通傳教令者也可以見內宰之職掌矣其曰教六宮教九嬪九御糾祭禁令豈必內宰親之無亦司其綱紀而世婦宮卿大夫士行其法度教戒歟然內宰宮卿亦不親授受也以奄豎女宮通之彼之所以別男女者嚴矣故寺人職曰有禮事則帥女宮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者豈非幽閉之女春官之世婦乎後世不知女宮世婦之職故以內宰爲混男女之別不得不用奄人易內宰之職又令世婦於天官使內官既無士人職掌又無女師教訓而幽閉之禮不行以致怨女深幽上干陰陽之和奄人用事竊弄國家威柄付者而非內宰之職不明所致乎後之人主必知齊家之道正本清源之學先於內宰世婦女官但不四者而復周公之舊斯乃致太平之首務

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釋曰王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王之內宮盡於此矣春官世婦自宮卿至大夫士共六十四人此皆女師有德學老婦爲之施內宰之教者也豈王妃嬪之等乎然則九嬪掌婦學之灋止春官世婦所執以爲教者於九嬪言之者以王九嬪尊故掌其灋使春官世婦遵而行之

婦德貞順也婦言詞語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枲也婦學之灋不過四者而已各帥其屬者王之內以三三爲屬后之屬有三夫人九嬪各屬三妃二十七世婦各屬九嬪八十一女御各屬二十七世婦每三人而屬一人凡王之內人不過一百二十人爲極今不著其數者不必備無可增也以時御叙于王所者王之燕寢也時御以時進御叙者其進有敘也鄭氏曰群妃進御之灋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

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所謂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王齍玉敦盛黍稷之器也薦徹豆籩者后之事故九嬪贊之賓客諸侯來朝后助王燕饗時九嬪從后往當贊后事也大喪內外命婦皆依尊卑命數后哭後以次序皆哭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概古愛反

釋曰祭祀祭宗廟也賓客饗食諸侯也喪紀朝廟設祖奠也帥女宮令女奚給役也概拭也洗祭器食器也黍稷曰齍在器曰盛涖臨也春官世婦比女宮之具而王世婦則尊重親臨視之以肅衆也內羞房中之羞糗餌粉餈之屬或人臨人共內羞世婦涖陳之也○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而必使九嬪世婦躬涖乃事而女御之職又以贊世婦焉蓋以婦人不事於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職也則關雎之

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之於後者斯其爲教不亦大哉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故王使掌弔臨卿大夫之喪蓋王親族同姓者或使人致禮或往弔焉○按世婦女御掌弔臨卿大夫之喪內宗亦云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王后有臨諸侯之禮而此三官掌其事也夫王后於賓客有助王祼獻之事則其弔臨之禮固所宜有蓋古者君臣其分雖嚴而情則甚親其於天性之親往來報施之禮亦自不可已者後世君臣勢隔上下之間情愛漠然此治所以不如古也觀之

王后世婦女御內宗俱有弔臨臣下之禮則成周
君臣之間何等氣象今以後世人情而疑聖制此
不可也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
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臨于卿
大夫之喪
釋曰御猶進也侍也敘者以九人少長爲敘燕寢
之內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者位尊則有禮也女御
卑且役之而已且防上之專妬也功事絲枲成功
之事歲時獻之內宰佐后比其織良而賞罰之則

宮御雖賤職業必脩矣○李氏曰以女御職卑而
掌燕寢則不敢習妬而九九之濫行矣九九濫行
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男女人之大欲一
有失時則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
子碍於人情周家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
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
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社
稷之重其有寵者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
然則聖人之意遠矣祭祀贊世婦者助其帥治女
官也沐用瀋浴用湯翣障柩飾也天子八翣后同

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從世婦者其數如使者之
介云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
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而亂國亡家者實多也蓋
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昧不足以自見弱不足以
自立與物而遷鮮克正也堯之試舜觀厥刑于二
女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尙曰舜能以義理下
其心則凡女子不漸教摩禮不克使之行婦道明
矣今人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況后妃同體於王其
次嬪御亦所愛者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

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爲驕富則爲侈寵
則妬不荅則怨懼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
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良或爲
之剝其他患禍可勝言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
中下至女御皆受教皆知禮皆習業德皆正言皆
順儀皆治容無侈服無家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
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
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於斯見矣王道安得
不成乎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

禬禳之事以除疾殃禬古偪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
釋曰女祝之設所以敬鬼神除疾殃也王有大祝小祝后亦有女祝聖人通天地幽明之故祭必用祝所以交神明疾殃禱祠亦人道切之至情也故雖王之后宮亦必設焉內祭祀竈門户也王立七祀三在內此也禱祈福也祠報福也招招取善祥梗捍禦之未至禬以除災禳以弭變故有疾則禱有應則祠祈祥則招備災則梗有災則禬祈害則禳此皆欲除去疾殃之事也故立女祝以主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

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釋曰女史之於后猶太史之於王擇嬪御之賢而有學有藝者爲之令執彤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言動以佐內治嬪御德之善惡進御之不以其敘皆書之故后宮皆知懼而脩德后之禮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祼獻女史掌之內治之貳貳內宰也掌之以詔后治內宮之政令鈎考六宮之計后有命令則書之凡后有禮事則執書以從猶太史執書協禮事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賈音價
釋曰婦式之灋絲以爲帛枲以爲布其制治皆有常灋其多寡皆有常數也嬪婦九嬪世婦內人女御女宮以下皆頒授此婦式之灋也女工絲枲之功齎授用之財也授事者授其所爲女功之事授齎者授其所爲女功之財也王之內人自九嬪世婦以下皆治絲枲皆有婦功故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此周家之灋也及至末世詩人刺之曰婦無功事休其蠶織此周之所以亡也授嬪婦功不特

授之而已及秋皆令其獻成功於后也內宰佐后受獻功者亦比其大小苦良而賞罰之典婦功則辨其大小苦良而定其賈書其賈數與物多少以共王后之用上于內宰王后監之頒于內府藏以待用然則成周王之內宮無不蠶績之女其功緒有稽如此則無驕逸之失矣此內宮之中典婦功所以設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釋曰絲入九職之嬪婦所賦分以宅地者所謂甲
布也后宮親蠶亦有之辨其物有美惡之不同則
以其所值之賈書而揭之者將以為授功獻功之
程也掌其藏出者未與工之時受而藏之待與功
之時出之以頒于外內工使化治之也外工外嬪
婦外宗及諸侯卿大夫之妻內工內宗女御女宮
也以物授者若縑帛授以素絲文繡授以采絲也
王之賜予以絲予人也亦如之皆辨其物以授之
也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

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
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
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纊音曠織昌志反會古外反
釋曰良功絲之縑帛苦功麻之布縷帛視布為美
典絲者受之辨其物之美惡書其數之多寡以待
有司若司服弁師之類政令禮物法度之政也上
謂王后或夫人賜予以絲頒賜人也○上介市曰
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典枲受苦功而不受良
功則絲之良麻之良皆典婦功所受也曰典絲所
共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

孝乎鬼神致美乎黼冕也其受良功不亦宜乎白
與黑間謂黼采色一成曰就自袞衣九章而下皆
背衣而繡黼於裳則黼畫其服也天子繅存十有
二就以組為冕旒之就曰組則組就之為冕皆祭
祀之用也用絲以為線縷用纊以充衣纊用組文
以為物之飾皆喪紀之用也邦器茵席屏風之屬
文織以文為織華采之繪也絲組以繫屬也凡此
皆典絲共之歲終則以出入之數計其所用之多
少焉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
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齎古作資
釋曰枲麻也布枲之已成者緦縷紵枲之未成者
麻者麻之為枲者草者苧葛之為枲者故曰麻草
之物時與功之時頒之于內外工授齎計其當用
則授麻草使為布緦史氏曰布重而緦輕布視帛
為良故曰苦功以賈揭之者辨其苦良之賈以待
頒賜之時也上分別其賈揭藏之此則以其物頒
授之賜予以布賜人也歲終則會計其頒與賜之
多寡也皆與典絲同

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贊內宰又教之以二事九嬪又教之至於婦功與絲枲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之屬又皆辨其苦良比其小大爲夫尊而王后卑而內人皆相帥以絲枲之事而其詳至於如此其嚴者豈非天下之務雖本之爲貴耶男子之務本於耕農女子之務本於蠶絲苟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財用所爲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庸可忽耶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褘音翬揄音搖鞠居六反展張彥反緣吐亂反

釋曰天子之服九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服六祭服三常服三也九六取陰陽之數褘與翬同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者曰翬狄與翟同雉名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以爲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其色玄揄狄畫搖者其色青闕翟闕而不畫其色赤此三者皆祭服也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其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也緣衣其色黑御居及御于王之服也六服備矣婦尊尚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色素沙今之白縛也六服皆以素沙爲裏以示其德之一也素則取其內之純白也紗則取其外之疏通也內命婦服此三等外命婦其夫孤服鞠衣夫卿大夫服展衣夫士服緣衣三夫人三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

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惟二王之後褘衣亦皆以素沙爲裏也后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及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之時凡命婦謂女御與外命婦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喪衰九嬪以下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后喪所共衣服者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內具生時所用紛帨線纊鞶之屬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翣所甲反

釋曰縫線婦人之事故以女御掌之也以齎其工奚以共其事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作短者也以役女御者女工聽女御所役使以王與后喪非女工之所度量也宮中之縫事則其事爲喪衣飾帷帟翣柳之類衣翣柳之材者翣如方扇持之以蔽棺柳柳車也柳陰木爲輿車謂之柳輿翣以木爲體用彩繒纏之以爲飾也縫線小事也立其官以女御女工爲之可見古人重女工則後宮之女非無事矣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掌凡染事暴步卜反夏戶雅反

釋曰染人以下復用士人以其功非女工也染絲者染而後織染帛者織而後染春陽和故暴曬其練絲其素而暴之謂之暴練春絲始成且天不燥烈也纁黃而兼赤色玄亦而兼黑色以其陰陽雜而成文夏暑熱濕之時以朱湛丹秫易以和釋故染纁玄而爲祭服也凡六冕之服皆上玄下纁染夏者染五色之總名夏翟自然而成五色其類有六曰翬曰摇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秋凉之時乃可染備色春暴絲練夏秋染色至冬織功乃成故獻功也凡染事謂不止絲帛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釋曰追治金玉故名追師冠飾於首故謂首服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其髮以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服之以見王記曰夫人副褘以配褘衣首飾之上也次禕女次純衣則次配純衣爲下也然則

編居中配展衣矣此三翟之首服也追治也王后之衡笄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長一尺二寸以卷髮而節之使平也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非王祭祀佐后之禮自於其家亦降焉纚笄總而已喪紀笄而又加之以絰九嬪内外命婦之所服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繶於立反句音渠

釋曰首服在上貴故弁師追師分掌之屨舄在下賤故男子婦人同於屨人掌之服屨者服各有屨也重底者爲舄單底者爲屨王之吉服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后之吉服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凡舄之內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黑赤特言其尊者絇者屨頭牙底相接處縫條於其中也句當爲絇謂屨頭以絲爲鼻也素屨祭祀之屨葛屨夏月之屨命夫之屨纁屨也命婦之屨黑黃屨也功屨以人力爲之非功裘散屨無約糞屨也以宜服之夏

則用葛冬則用皮也○上明王及后尊者舄屨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屨也外命夫六卿以下也內命夫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內命婦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散屨亦謂去飾祭祀而有素屨以宜服者謂各以尊卑所宜之服服之若散屨惟大祥時所服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釋曰謂之夏采者采色所以重生之道也喪則奚素居死之道也復者所以求其生故名以采色而置一官列其事臨時設其職也大喪王喪也復禮行於始死屬纊絕氣之後以招魂也古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北面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冀其復生也于祖于四郊皆其平生所有事之處也復于祖廟以所服之冕服復于四郊以所乘之車綏冀神魂識之也綏讀爲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之旄首所謂孑孑干旄是也

原曰自內司服至夏采皆掌衣服之官脩身之事也而內司服縫人染人所以掌其服於身者追師所以掌其服於首者屨人所以掌其服於足者夫服爲身之章不盡其制則等級何以辨不列於內治之末何以見婦功內宮所不可廢至於夏采爲天官之終者以復盡愛之道先王所以愛其親至誠惻怛以至於此所以爲脩身之終事也

周禮全經卷之二

周禮全經卷之四

後學柯尚遷釋原

地官司徒第二

官以地爲名象地也地形載萬物司徒掌教以
安萬民同也司主也專主一官之事也徒衆也
謂萬民也萬物附屬於地萬民附屬於司徒宜
矣又古文都后稱司言有司之道與后王相反
君道貴寬大有司之道宜執守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
國民極以上解見前

釋曰邦教即教典佐助也因其所性而道之謂之
安因其所習而制之謂之擾○何氏曰仁漸義摩
使自得其性者安之也惇典庸禮使各順其常者
擾之也安則無矯拂扞格之憂擾則有優游浹漬
之益安而擾之民自和順於德義矣
原曰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二官皆天下重任
國之根本也故以天地名之而四官則各司一事
猶天地統四時而四時則各司一氣也今觀治則
治宮官正百官理財用而教則擾民職攻夫屋教
三物正萬民也治舉於上教施於下眞由天施地
生四時輾運者也後世政教殊轍以政令刑罰爲
治以語言諭授爲教則與古悖矣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政刑固
所以治民而德禮乃所以教民也然皆曰道曰齊
則治之亦所以爲教也但古之教者教之以事而
理不外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非民事乎稼穡耕
[illegible]政令貢賦老幼廢疾六畜車輦非民事行於其
關乎舍是而爲教抑將何教耶離此而有所謂事
何事耶故古之教者惟於日用常行之中引導而

整齊之使之歸於道而合於禮則精義入神之理
即此而在矣故古者謂之教令則謂之治今之所
謂教古亦謂之事也一道一齊用心誠僞之間王
覇之幾判於此能知古人之所以教則大司徒之
職如可得而言矣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釋曰教官大小司徒也屬自鄉師至旅下士其屬

六十人也六鄉則鄉師宜六人今只四人者葢司徒教灋通於天下故鄉師居司徒之府近掌六鄉外及六遂都鄙皆稟六鄉教灋故不分治也

原曰鄉師居司徒之府以治六鄉之政令遂師居司空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然非鄉遂分治也鄉師行司徒之教灋於六鄉而六遂都鄙效而灋之遂師行司空治野之灋於六遂而六鄉邦國都鄙效而灋之然治六遂者居司空治六鄉者居司徒蓋以六遂在野故治野之灋依之而立六鄉在國故教灋依之而立國野雖分而教職事職則無偏

廢之理矣然鄉遂之中秉天子刑政之權以治之者惟鄉師遂師而已都鄙之中則縣師也鄉遂大夫以下皆民秩也爵位雖高不敢與二師抗矣故知賢能位職之辨然後可與言周禮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釋曰鄉老者致事公孤之老鄉官之爵最尊者昔成王立三公三孤爲王者師周禮無其職惟此有鄉老宰夫司士有三公之位蓋在朝之公孤受大都百里采地者也公侯伯子男又在外諸侯之爵皆爲在位之選也二鄉公一人六鄉則三公也○

丘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則與王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侍坐於天子而不爲偏與百姓相親而不爲褻惟道所在上而論道於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司徒見之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釋曰比者比也相共之義也有長以別之二十五家爲閭胥有才智之稱百家爲族師帥也以德行帥人者也五百家爲黨正者爲人所取正也二千

五百家爲州長者衆人之尊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丘以本秩名之大夫尊也卿爵也上大夫之稱也是故天下國家者一家之積也比閭族黨州鄉者民居多寡之等也五人之長百人之長千萬人之長者德有大小故位有崇卑也先王爲鄉黨以總其教爲品秩以等其爵視其爵位立其家灋爵尊則家大使各治其家以爲下觀灋焉則賢否才德自見所謂教職者乃在於此則賢愚貴賤咸獲其所矣王道之本在此哉

原曰鄉遂之灋其治天下之大本即人之生也愚

知不同才能亦異不有以處之則強凌弱衆暴寡
上下不辨民志不定矣天下何由而治哉聖王於
是以自然之道而經理之自五家之比而至於萬
二千五百家之鄉自五家之鄰而至於萬二千五
百之遂自比長一下士而至於鄉大夫之鄉自里
宰一下士而至於遂大夫皆鄉與里選月書季考
必其人之德行道藝可為五人之長以至萬二千
五百人之長者為其位以處之為其爵以等之則
才德各稱其位人無慕外之心使其志慮不易視
聽純一無不在於脩德學道以聽在上之旌舉也

聖王御世能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其術如此可
謂至簡至要矣其濟具於此條之中更千古莫有
能悟之者是以致用無術賢才無所而古今遂以
判也何以明之有官府必有府史胥徒之非官
府也今鄉老而下自鄉大夫至比長皆以爵聯民
居為善等無府史胥徒之設何也此習者之位位
爵既定則設官分職皆以維持乎此而已故凡周
官有府史胥徒皆能者之職惟此與公侯伯子男
為賢者之位不先定乎位又何以施其職哉曰鄉
遂大夫而下皆有職何也曰此教職也夫教者以

德行師人也非以語言誦授也其教之具則不外
乎三物惟其身有乎此然後師人以此治家有焉
然後能教人以家濟不在刑政之末也向官府之
有是故天下之人雖多不出乎六鄉天下之家雖
衆不外乎比閭天下之教雖繁不離乎三物有其
德則有其位有其位則立其家立其家則司其教
不明乎位職之辨何以知司徒之教濟哉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釋曰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封人專屬

故其徒多然用之有時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鼓人兼掌金而稱鼓人者金以節鼓也不屬
司樂者以金鼓和軍旅正田役鄉野之事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釋曰舞師掌教舞野徒執役而舞者此官主教舞
以供野祀司樂之舞則學士為之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釋曰主牧六牲以祭祀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釋曰此官主牧祭牛凡牛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牧之臨祭之前乃授充人而繫養之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充肥也養繫牲肥之
原曰封人為社稷而設也牧人牛人充人為祭禮而設也鼓人舞師為祭樂而設也民為貴社稷次之然則司徒蓋為民而立社稷禮樂祭祀皆為民而設故此六職次於司徒之下可以見民事之所重司徒之所先矣故曰為國者先盡禮於神而後

致力於民故幽明各得其所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釋曰鄭氏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愚按載師掌任地之處與司貢灋也自國中至鄉遂都鄙皆貢助並行鄉中多貢遂都鄙亦有八等之田其灋俱掌於載師而辨其輕重之稅如後世之均則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以其周知閭里之情故曰閭師掌任民力也處於閭里之間與民相從事使之隨其地宜以施九職而責其成功也
原曰地不任則荒人不任則惰地荒則人之衣食何資人惰則必棄本業而事末作故先王設載師以盡天下之地其灋曰民有分五畝之宅而不種桑麻者必出里布分百畝之田而不耕者亦出屋粟無職而不受田者亦出夫稅家稅何者以地不可荒也又設閭師以任天下之人使入於九職以著其地灋曰民必歸其職無職者布縷之征不可免也故出夫布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各有罰所以振作天下之人而使之不惰也地不荒人不

惰則衣食有資而恒產定矣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勞而不淫則恒心存矣有恒產有恒心俗之所以善治之所以成也二職之設其可緩哉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主都鄙土地人民之事徵野賦貢無載師閭師二職而居於都鄙之中至縣而止縣正則鄉官縣師則命官也故其權與遂師同
原曰八命賜則受采地曰都鄙天子使吏治之者其縣師也故曰掌稍甸郊里之地域即都鄙之地

也若大家稍畜聚斂群吏詔廢置即遂師以行於遂者也徵野賦貢即載師閭師之事也然則此官蓋兼鄉師遂師載師閭師之職尋一邑之刑政者也不爲都鄙之正官乎即後世之知縣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音位

釋曰遺饋遺之遺掌委積之常以待六事之用然待賓客其要也如今之主驛官者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此官主均平上地之征經界之守均地利而入九職均人力牛馬車輦公役之征

原曰遺人均人之設亦爲國至要之務也遺人不設則國無委積道路不通賓客無館凶荒不備行旅何能出於其途哉均人不設則賦稅不均經界不正地廠不明而力役公上者亦不均矣三征不均則欺詐幸免之俗興而奸邪悖亂之徒起矣天下不平乃由於此故六鄉必設遺人均人六遂必設委人土均蓋以民務莫要於此後世遺人無委積之掌而驛傳之濾至於病民之深均人則絕無焉亦以經野之事制產之濾皆不舉行此職無由而施故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以道教人曰師世守其官曰氏師氏教王宮以德行詔人者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釋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乃王宮小學之師師氏王宮大學之師其職本以

詔王徵與諫王惡則其教自王以下聽焉且掌國中失之事師屬守門閭則古之教者必付以權其教乃行豈在於語言論授之間耶

原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皆居虎門之左其制何如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尚書大傳曰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蓋虎門者天子路寢之門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則公宮之左

必有大小二學可知矣王子八歲入小學束髮入大學者入學之期也國子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蓋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然則在郊之大學王子不入乎曰周制太學在郊者者朝覲之旁專學業也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辟廱四門四橋東曰東序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東序即東膠也上庠即虞庠也其師即大司樂也鄉遂都鄙賓與之俊士天下侯國歲貢天子之造士國子及侯諸子教成材者皆學於此焉但王子之學則在公宮之左泮大學有時而與國子齒此記所以有將君我而與我齒讓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夫周人之於王子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王子之教其適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為天下得人也其庶將以有國有家付之為民神之主也可不重歟國子之教以其席父兄之勢豢宮闈之安不有師道之尊嚴則何以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又有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也哉此師保之任所以為天下大本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諫猶正也此官掌糾萬民之德行而巡察鄉遂都鄙之教者邱氏曰即今之提學官將以扶植正學維持公論者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語曰汝弗能救與此官以禮防人之過糾察人之邪惡者也

原曰先王於王宮之教既有師保矣又以萬民之教鄉遂以下之職或怠廢不舉苟且以塞上也又設諫救二職以勸糾德行而巡察邪惡所以輔翼警飭之者無所不至則為教者豈敢苟且具文而萬民豈敢怠於為善而肆於為惡乎然後知萬民之諫救即王宮之師保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釋曰調和合也此官主平成人之相讎殺者

邱氏曰凡人之情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鬥鬥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迨今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也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釋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之今齊人麴
麩名曰媒盖釀合之義也
原曰男女之合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也詩首關雎
書美釐降禮謹大婚人道自是始焉故先王設官
以司之子生必書其月日與名藏之以立其根然
後視其才質而媒合焉故無怨曠之失備反目之
虞政徹俗美何莫不由此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司市雖主平市然商賈一項人民皆其所敍
財利盈縮之間而教未始不存也
葉氏曰先王授民以井田是食也制商以市廛通
貨也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矣是以匠人營國
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也者
所以通商賈而阜貨財也昔者神農氏作日中爲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此市之所以作也而聖人必先之曰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毋亦曰朝與市有義
利之分王與后有陰陽之別生財自有大道有國

者當以義爲利不當以利爲利者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曰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一人徒
二十人
釋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司農曰廛謂市中之地
未有肆可居以藏畜貨物者孟子曰市廛而不征
瀆而不廛謂貨物藏貯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愚謂
市宅也公家所立爲市之宅故有廛布之稅而廛

人主斂諸布盖斂市租之官非止管市宅而已司
市質人廛人三官乃命官胥師以下則給役也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
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
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賈音嫁虣音暴
釋曰鄭氏曰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
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
價司暴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去者愚謂肆長則
主一肆猶一家也胥師賈師各二十肆司虣十肆
司稽五肆皆肆長之有才智者爲之立市之瀆以

二十肆而止與比閭不同
原曰自肆長而上胥師而下其市之所以成也以
肆長爲主則爲賈而坐肆者也無肆長則無市矣
胥與司稽司虣國肆長爲之賈師平物價胥師掌
治訟皆且賈之有才者與之偕而統率之猶夫比
閭族黨之濾非命官也故鄉制則爲二千五百家
而止市制則二十肆而止何也義欲其長利欲其
短也屠人賓人泉府則司市之屬設官也肆長而
上不在鄉遂之數不隸教官以其近利也舉選不
取以其無教也自胥師以下皆無秩以商賈不敢

與士君子齒也遠郊之内有賈用司市與其屬之
祿也胥師以下無秩則無祿矣蓋先王之立市也
不使雜於閭里懼其亂教也不設朝廟之前以利
爲後也不使士農爲之以商賈之人持心近薄恐
其亂俗也是故設於國之陰而主之以后祭以陰
禮其先義後利之制可見矣夫利平人不可親也
恐其溺心也有位不可親也恐其蕩志也故令國
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得過市過則有罰其
作濾之嚴如此先王之遠利何如哉昔者晉之留
商葺籓木楗以過於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

與士君子齒則周公之遺化固存什一於千百矣
後世立市無濾士農君子雜而爲之是以億兆之
人趨騖於利士君子而有商賈之行聖人以道治
天下之意今亡久矣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泉即錢也泉府之官主以征布斂貨使商不
失其本以貨而平賈之使官不失其財民有祭祀
喪紀急用者則賒之不取息以利民也民之貧者
以國服爲息以恤貧也六鄉有泉府以泉以貨賒

貸鄉民六遂有旅師聚二粟以貸貧民二者須與積
皆先王立通融之濾以行周貧補助之政所以利
民非以利國也民利則國利矣
原曰泉府之設聖王立應時取予之濾以通天下
之貨以濟天下之民乎故貨有貴賤時爲之也未
有貴而不賤賤而不貴者泉府以征布斂時所不
售之貨使商不失利所以利商也時之既至必有
求貨者乃從其原抵賣之使官不失利民不從貴
所以常平也民有喪祭困急則賒之立期取償而
不取息所以濟人於困以廣仁也民有願貸則以

其身服役國事爲息願以身役寸以微貪不願不強也夫其取予之間上不失時中不失官下不失民是先王所以流通百物拯救萬民裁成輔相之道也豈若劉歆六斡立濫安石青苗市易堂堂大國作皇求利者哉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此官主啓閉國門譏察不物防冦盜守國固者不征商惟犯禁之物則舉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王畿千里於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共十二關此官主譏察出入防冦盜與門市爲職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節符信也行者所執以爲信

原以司門司關掌節三官皆掌譏察之官門關主於譏察貨賄人民掌節所以通乎譏察者夫民之奸僞四出有國者不有以譏之則亂不有以通之則潰聖王所以遏禍亂之原實在於此烏可忽哉

地官上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十有二教以佐王安邦國擾萬民

釋曰此按五官之例而正之者也元本大司徒之職之下曰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司空之職闕焉臨川吳氏取孟子舜命契五教之目補之續以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丘氏曰觀十有二教之施不係於五物則知此二句爲羨文而司徒安擾邦國者

不在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其爲冬官之文錯在於此無疑也

愚按周禮乃成周一代之典及周衰諸侯相吞遂違周公封國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周禮孟子時已亂矣至漢其書始出惟存五官河間獻王購以千金莫能得乃以考工記補冬官至宋俞庭椿乃謂冬官錯於五官之中而有復古之編吳臨川祖其說而有五十字之補夫司空之職以考工記補之者固妄而曰錯於五官者亦非也司空之職具在無待於補也蓋自去籍

之後書已錯亂遂人即小司空也以變小司空之名故續於地官之後而大司空之職以無所附故併於大司徒之中特去大司空之職五字而已豈遂亡哉十二教正司徒之職掌也而次於上會五土物生之後以不相續也遂將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二句是司空之職盡入於司徒也後儒誰取冬官於五官之中辨職不明各以己意移易經文無所證據刪六官皆亂矣名爲復古實亂古也竊不自揆更考經文以遂人序官之數與五官相同自旅字之別則知遂人以下皆司空之職又以六官

辨職考之教職言安言擾事職言富言養則知土地之圖封疆之制非司徒之職而十二教與頒職事所謂安與擾俱盡之司徒之職又可知矣二職之分以經證經斷無可疑非遂已見者而司徒司空之職皎如日月是周公以全經遺萬世者可無憾矣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虣薄報反

釋曰安上治民莫先於禮欲民盡五常之道必以禮教之祀禮祭祀之禮外祀則州社黨榮族酺也內祀則祖先之祭禮祈報以教敬追遠以教孝孝敬合一則自無輕慢苟且之失矣陽禮則冠也射也飲酒則相見也教以敬長尚齒貴德尊賢則其心和順自知避讓之道無爭競之失陰禮者婚姻之禮及父子異宮之類教以男女有別婚姻以時子致情於親則親愛之心生而怨曠可免矣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禮者燕饗祀神序序皆教以作

樂與舞則民情和洽向善而不能已無乖戾之失矣此則儀禮家鄉之禮其綱在此皆宗伯所掌之儀者宮室車旗衣服器用禮節各視鄉官之秩使貴賤隆殺等級分明則上下以辨民志以定無有僭越踰分矣此典命掌之俗即本俗六事也教之齊車服與孝弟尚道義則衆心安定民風淳厚不偷薄矣刑即鄉之八刑時有不率教者則有獄教之刑其附于五刑者歸于士斯無橫暴而難制者矣誓者糾戒也恤憂也鄉中以時讀灋而糾戒勸勞之使之知憂勤而盡職則不敢怠惰矣度品制之

度分鄉官爲六秩不使僭踰辨其賢否以別貴賤
而定其制度如五儀六服六摯之類則民皆率德
安分而知足止矣
原曰大矣哉聖人以度教節之意乎蓋凡人耳之
好聲目之好色鼻之好臭口之好味苟窮其欲雖
匹夫而擬萬乘或未足以厭其心也是聖王既以
五儀之命等在位之人又以鄉遂之秩行民俗之
內使之比長少別於齊民其宮室衣服飲食賓客
閭胥不得以勝族師而族師又不得以過黨正司
徒又以儀等辨之不使踰越而辨施舍又嚴於貴

賤之等是故無德而富則秩不加有德而貧則祿
必益故雖有千金之資惟無德則與下户爲伍宮
室不得侈而衣服不能華則飽食之餘無所用溢
羨之外無所求柰之何不率德厲行以聽人之旌
樂哉故鄉遂之秩行儀等之辨嚴所以正人心美
風俗行教化之大機也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
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釋曰鄭氏曰世事世習其事猶管仲云士農工商
各專其業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也賈謂世事謂因才藝之事鄉遂治事之吏皆
學世事而有能者使隨所長而任職則可謂使能
而令之不失職矣賢者有德行者爵位也鄉民之中
有德行者進以爵秩是以賢制爵也則民孰不勉
而脩德哉祿以酬功鄉吏盡心於庶職以功而詔
祿則莫不勉於興功而盡職矣二者等賢使能之
事司徒掌教之大權也
原曰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五典而周禮十二教不
及五典何也曰五典言其理十二教施其事是故
教敬則親矣教讓則序矣教親則別矣辨等則義

矣教安則信矣五典雖舉其要孰若司徒所教措
之於事周詳曲折各得其條理哉夫教之道廣矣
大矣先德禮而後刑政教和教中者所以師其進
德也教恤教節者所以作其發勸也制爵制祿者
所以勵其勞勸也孰非所以扶植五教本乎事而
納之於道也乎故觀十二教之目則古人所以爲
教之事可知矣固無待於補也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飭材六曰通財
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財十曰學藝十有一曰

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釋曰須職本在縣濟之下今以司徒大政所在故移於此須布也發載也布萬民之職事而載於籍爲稼穡即三農生九穀也樹藝即園圃毓草木也作材即虞衡也阜蕃即藪牧也飭材即百工也通財即商賈也化材即嬪婦也生財隨宜以爲生即不專於轉移執事也太宰分職而司徒頒之乃見施行之實也九職之外又有學藝謂有道藝如禮樂書數之類致用於事功之實也世事如農圃醫卜祝史之事藝之小者所謂世事教能是也今欲

補內六記即學藝是也外六記即世事是也服事給公家之役如府史胥徒之類是也故九職定其本十二職舉其繁天下之人雖多豈出於十二職之外哉無職則爲浮民游手聖王不容者也
原曰天下之治在於民有職天下之亂在於民無職故太宰分職矣必司徒頒之乃得其所也由是而司空均職鄉遂施職閭師任職凡治民之官罔不以民職爲事誠以民之爲生皆上所以與之一技能之微一動作之末上皆爲之區處至於一德可稱一能可取必使之待用而不遺民之父母其信然矣後世非惟不爲民分田制產以爲生且民職不分服田畝者征科百出而斂之若讎民遂厭農畝而不事至無以爲生乃浮巧逐末任其自生爲僧爲道爲雜技者半農人焉而上不之恤馴致大亂何莫而非不頒民職之故哉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譏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弛施氏反舍音捨去上聲眚音省殺所界反蕃方袁反）
釋曰施十二教教之頒十二職養之民得其所矣

凶災之變不可不防也故以荒政繼焉散利發倉廩以賑貸之薄征減其賦稅也緩刑省其刑罰也弛力寬其力役也舍禁山林川澤之利令民不時取之也去譏關市之上非惟不征雖譏察亦去之也眚禮凡吉禮及賓客之奉皆省之凶荒殺禮也殺哀凶禮葬祭不求備也蕃息也止息音樂飲酒不樂也多昏不備禮許嫁娶也鬼神能助陰陽爲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盜賊之起由於凶荒故盡心荒政則盜賊自除矣
原曰水旱堯湯不能免故聖君賢相旣脩德行政

三十二年頒 乳所出有

調和陰陽綏序不用其至矣而司徒視民之官徒以荒政爲首務何也蓋不特吾有德足以格天而恃吾脩政足以應天如子之於父母能保其不怒哉旻在起敬起孝而底豫之也故脩政所以脩德也然十二荒政以散利爲先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告禮蕃樂殺哀多昏之典行未必有實惠及民也然利苟不備於平時則臨事將何所散哉周人爲荒政之備者詳矣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𠁼頒與積而賒貸之遺人掌縣都委積以待凶荒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凶荒而頒之蓋以三年

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是以天不能災而人不能害者以備先具也不知乎此而欲脩德以應天也不亦迂乎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釋曰保安也息生也謂保安其民使之蕃息也丘氏曰救荒之政如攻疾保息之政如調理幼者慈愛之如産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是也老者養之如七十者賜以粟八十以上者賜以帛是也鰥寡孤獨皆天民之窮者必有以振救之飢寒困之貧不能自存者必有以賙給之疾病者寬其力役使得保其性命家富者平其賦役書其勤敏使保其常產而不使削之行此六者則民皆得其所矣

原曰歲飢民困災變不虞民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者先王爲救荒之政可也至於平時爲生宜自力也復爲是保息之政何哉蓋民之困窮固由於凶荒亦有不凶荒而困窮者則幼者資人以生老者資人以養窮者無所控訴貧者不能自給疾者罹於天刑皆不可無保安之政也詩云哿矣富人

哀此煢獨先王既有荒政聚之於災變之月又有保息養之於無事之時其所謂如保赤子父母天下之心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媺與美同

釋曰本俗者使民風習俗不離於本奢侈相矜強弱相勝皆離本者也民不安原於俗之偷弊故本俗所以安萬民也朴而不壞華而不僭謂之媺鄉遂比居之遴以閭巷之形畫而使貴賤有等華朴得宜則相帥以安分矣族猶類也類其墳墓使祖

備體魄不遺則莫不敬宗重遠而相帥以孝敬矣
聯合也使之有次序不相瀆也兄弟手足之愛易
於睽違聯之使情義相得則莫不相帥而遜弟矣
師儒有道德者聯之使先覺覺後覺則莫不向學
而尊道貴德矣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聯之使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則莫不相帥相讓以敦信誼矣衣
者身之章也等級由之以分同之使制度有常上
下有等則莫敢詭異而僭越矣民能行此六者則
文質彬彬泰和之氣象也太宰九兩有宗族師儒
朋友則天下之治必以道德孝弟爲先也可見

原曰古人有言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
俗風俗之藏否天下治忽隨之周公有見爲治之
大原故立本俗之灋於司徒誠以俗不正則民不
安故媺宮室以安其生族墳墓以安其死聯兄弟
以安其情聯師儒以安其教聯朋友以安其交同
衣服以安其分自其生死之安也而孝敬之俗興
矣自其情分之安也而遜讓之俗興矣自其師友
之安也而道義之俗興矣三者之俗興則不賞而
勸不怒而感遷善遠罪亦不知誰之爲者有不在
於本俗之六事也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
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浹日而斂之
釋曰正月陽和始布之時縣教象之灋于雉門之
兩觀攷教之始也布教謂頒布教灋之文書縣教
象謂以教灋書之於板而縣之也邦王畿國侯國
也都鄙王畿侯國皆有之司徒之教通於天下者
也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
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
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
釋曰施教灋即鄉灋也王畿侯國都鄙之君長各
使其鄉官行教灋故曰使之各以教其所治五家
則號爲比比次之義善惡纖微必知使相保任不
得爲惡二十五家則號爲閭左右爲之門以稽出
入同巷而居良者使相容受惡者毋得相隱百家
則號爲族有同宗合族之義一家或有喪衆共助
之故曰相葬五百家則號爲黨有相黨援之意故
患難則合力救援二千五百家則謂之州州之言
周也有無相通賙其匱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

向也人所向往上令而下從也三歲大比彼有賢能我從而賓之我有賢能彼又來賓我此鄉遂不獨王畿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不成鄉遂則爲都鄙其教灋皆同

原曰天王大一統者也故鄉遂之灋軍伍之制皆通之天下無不同焉是以司徒施教司空治野司馬制軍其灋皆同皆曰邦國都鄙也曰然則比閭族黨在國中鄰里酇鄙在四郊何也曰國中多君子故教灋依之而立四郊多野人故治野之灋依之而立天下莫不有鄉遂莫不有都鄙也是故在

司徒以掌其教則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在司空以掌其野則爲鄰里酇鄙縣遂之名在司馬以掌其兵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名均此民也而治灋有三先王恐三者之灋名實相紊也故分其所屬而辨其輕重使爲治者因其宜而制之國中多君子而教灋重也則當鄉之名四郊多野人而治野之灋重也則當遂之名都鄙雖未成鄉遂也而比居之制立教之灋田野之事無不同也及用軍旅之時司馬稽其人數更立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名雖異而數則同均此民也教灋必行於遂都鄙治

野之灋亦行於六鄉制軍之灋鄉遂都鄙均焉是以各有所屬而通於天下自其各有所屬也而職掌明焉輕重辨焉自其通之天下也是以一視而同仁並行而並事焉故匹夫爲善於千里之外可得而知也爲惡於千里之遠可得而糾也故曰聖人之於天下也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釋曰以鄉者以上文鄉灋也三物德行藝也賓賓

禮也興舉也以鄉灋之三物教天下之民德不足取之行行不足取其藝有德行則謂之賢有道藝則謂之能鄉大夫以鄉飲酒之禮舉之獻賢能之書也德謂道得於心知者明辨畢照仁者博愛無私聖者思能通微義者處事合宜忠者內外如一和者順適無乖然皆五性之德和者禮之德忠者信之德而聖則兼五者之德也行者以德而見於行事也孝謂善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謂信於朋友恤謂矜憫孤弱然孝者百行之先五者孝之推也六者之序人

生本于父母罔極之恩也故孝居先兄弟與吾同
出于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于祖宗故睦次之五
服異姓之親骨肉相聯故婣次之朋友合志同方
故任次之鄉里鄉黨相安而居故恤又次之藝者
習之於事也禮五禮習熟其儀文度數樂六樂能
知其節奏鏗鏘射以觀德御以馳驅書以形天下
之文數以計天下之物此六者皆道之所存也故
曰道藝

原曰三物其盡教之道乎得之於心之謂德行之
於身之謂行習之於事之謂藝其道則一而已矣

分而言之德行所以成己道藝所以成物三者皆
吾性完具而不可一闕焉教者豈能強於性分之
外哉但人之才質不同故於三者互有長短是故
德行道藝俱全者謂之大賢大能賓興舉之於王
以當大用矣司諫所謂辨其賢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是也長於德行而畧於道藝則謂之賢長於道
藝而德行次焉則謂之能下文所謂使民興賢出
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上者賓興於王
次者進退其秩此之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道
藝不足而德行能存者質實之人耳德行不足而

道藝獨長者才藝之士耳以任職之小者處之俱
無可取則隨其位職而廢置行焉此三物之論也
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先
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有制於天下此賢能
之別也故天下之人不同而三物之教則同天下
之才不同而賢能之成就則同先王以賢而處位
以能而任職二端既明天下可進於學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
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釋曰刑以弼教故不從三物之教者則設刑以糾
之麗五刑者歸之士師鄉刑亦扑罰而已不弟即
不友也不言友者凡不友者教之弟不恭者刑之
造言謂訛言惑衆亂民謂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德藝不設刑獨於六行有刑者蓋德無可見
而行有可徵有德必有行以行考其德思過半矣
藝則人之材有不可強者故教以德藝而糾之以
行先王之教內外兼舉如此

原曰刑以弼教其依禮而言者與教者何教以禮
也六行之教內則曲禮少儀也此三禮者鄉之所

以爲教也教之不從然後以刑一之刑必依禮
制者也故曰仁與義互爲交脩禮與刑相爲表裏
刑也者帥其由禮也苟不教以禮而徒以刑一之
則刑之者不知其所由用刑者惟徵之於瀆是孟
子所謂不教而殺罔民者也故古者制行必徵之
於禮行瀆者以禮而議刑夫是之謂表裏之義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
而教之和

釋曰禮吉凶賓軍嘉也樂六代之樂也僞者心未
受而強從之謂情與僞對蓋流蕩縱肆而不可拘

檢之謂中者抑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也和者
變化鼓舞使之心志融悅以入於道也中和者民
之性情也教民者必求至於是以爲準焉
原曰先王之於民既以三物教之八刑糾之道教
亦云備矣又以禮樂防之何也夫民力分未及而
強施之則悖知識未至而強賂之則勢斯皆心未
能受者也而遽以刑迫之則未免強從於外兔而
無恥矣故名之曰僞禮者聖人本天理緣人情而
畫爲制焉使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亦勉強
而企及教之具必以此爲先焉使其尊卑貴賤日

用彝倫皆循是爲守則民有所據依自率德安教
免於僞矣非防僞教中之道與孔子曰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此之謂也夫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
地之和也和序人心之本也序則相敬和則相親
而情正矣故禮勝則離離則情僻情僻則流流則
忘返先王懼其離而流也故以樂和之凡燕饗祭
祀序序之間必教以歌舞之樂所以宜其和而節
其流則情歸乎歡欣和悅以進於善體教自不
能已矣非防情教和之道與孔子曰有恥且格此
之謂也則先王之爲天下亦奚爲哉禮樂而已後

世以刑政代禮樂治功之儲高不出乎五霸之間
禮樂雖存其文而已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
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
爲虛文愷斯言也判古今於一言次王伯於萬代
者與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
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釋曰不服教不從而違教瀆者爭財曰訟爭罪曰
獄地治謂爭地而訟者小司徒曰凡民訟以地比
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即此是也士謂鄉遂士附

罷也司徒聽訟施鄉刑扑作教刑也其有罷於王
刑者則歸之士師使審察而正其罪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脩
野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
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釋曰祀五帝謂迎氣四郊及大饗帝於明堂羞猶
進也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牛牲謂薦腥也肆陳體
骨也羞其肆謂薦熟也享先王四時禘祫皆是也
亦如之奉牲羞肆也大賓客謂諸侯來朝大司徒
令遺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途道及委積芻薪米穀

以待之也大喪王后之喪也六引喪車索也六鄉
屬六引六遂主六紼治政令徒庶喪事之戒令也
大軍旅謂大司馬九伐之事大田役謂狩田大閱
之事旗畫熊虎者也當用衆之時則以此旗致其
徒衆而治其戒令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
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
刑
釋曰大故謂國有寇兵也致民於王門衛天子及
備詢謀也節六節有節乃行防奸細也荒凶年札

疫厲也移民移其少壯以就食也通財許賒貸不
閉糴也蓋民食之不足移之以就有餘通之以濟
不足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皆荒政之事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釋曰正治明處其文書也致事上其計簿也歲終
令所屬計一年之要也改歲教灋未頒止令其官
屬而警戒之曰各共其所治之職脩其所作之事
以聽王命者以王之誅賞皆依各職所上之功過
也不正謂不共職而脩事者常刑司寇官刑也

原曰前乎唐虞舜命契爲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在
寬後乎周官則稱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曰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司徒之掌教尚矣故成王作周官亦
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則司徒之掌教
舍五典人倫之外無他物今司徒所掌典曰教典
職曰教職象曰教象灋曰教灋官曰教官則司徒
之掌教夫誰不知惡以爲天下後世之惑特未知
教之所以爲教故或局於人民土地之粗則以爲
司徒專掌財賦或厭其粗迹而入於高虛則曰司
徒只敬以親義別序信者師氏保氏不過五六員

其餘盡分托爲夫上地人民之事乃司空之錯簡
而五典亦豈外於十二教耶蓋先儒徒知五典爲
親義別序信不知所以行是五典者有不在於十
二教須職事荒政保息本俗與夫三物八刑禮樂
也哉愚故曰施教須職恤其凶荒保其孤弱正其
習俗者教之以事也德行道藝者教之以理也以
禮樂防其情僞而致於中和者教之功也則今司
徒之教亦可遠稽大舜近質於上矣說謂司空既
亡而以徒尊掌財賦哉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
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比毗志反施式氏反

釋曰小司徒言建邦則大司徒可知矣故依此補
之也稽考也國中王城之中六鄉也四郊六遂也
都鄙王畿之都鄙不言邦國者小司徒止教王畿
之內大司徒則及天下也侯國亦建六典有司徒
止率大司徒之灋以教其國而已一夫一婦爲夫
家子之即下文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也九比之數
者即辨其夫家之衆寡與貴賤老幼廢疾之等如
七人授以上地六人授以中地五人授以下地三

等大槩言之耳細分之上等有三中等亦有三下
等亦有三所謂上上中中至下下凡九等也故爲
九比之數役凡言九比者倣此辨其施舍者如一
家五人二人半二人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施之也老
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幼者廢疾者皆不征
之是舍之也征謂百畝之稅役謂力役之征蓋周
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取以三征曰粟米曰布縷曰
力役無職事宅不毛者仍有夫家則三征不能免
也必如老者以下乃免之故按九比以辨施舍司
徒之大務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飲食若鄉飲酒
饗食之類喪紀族相葬埋之灋皆有禁令使不失
禮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
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
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釋曰比灋以九比之數蓋爲成式夫家衆寡也六
畜中牢也稼穡耕耨也勤惰德行也優者爲上等
次者爲中等又次者爲下等三三而九之以此灋
頒于六鄉之大夫使之登載其實以歲之四時入

其數司徒依此以施其政教謂使之讀灋糾勸也行徵令謂徵召命令莫不有一定施舍之籍大比者令考三年中之消息而須受之以上中下之地稽其勤惰賢否而黜陟之賢者能者各有等數上等賓興次等進秩下等降黜莫不以九比之灋乘之比要者比灋等第之簿也六鄉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侯國三年進其要於司徒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卒子忽反

釋曰會合也卒百人伍五人蓋約伍兩卒旅而爲名也比閭之灋以家起數卒伍之灋以人起數故別其名焉作亦起也田大田也役工力之事比有同行共作之意追逐寇胥伺盜也令貢賦亦用卒伍之灋者令其納粟於官亦以卒伍起之也○丘氏曰司馬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者七十五人也約而言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四乘則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乃天子宿衛之兵其餘六遂都鄙之兵悉天子之畿內則爲萬乘矣諸侯大國則有千乘而三鄉則僅止五百乘耳以三鄉三遂言之故曰千乘之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釋曰均土地者地有肥磽則以萊與易佐之而分爲上中下之地此遂人之灋也又稽人民考其數而定其爲上中下之家者蓋上地家七人餘夫多

故受田亦多則爲上地可任者即餘夫未成家不受屋而受田者中地下地亦然皆以餘夫多寡而爲受田之多寡而分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優餘夫也蓋以正當大家一人爲正卒餘夫爲羨卒竭盡作行也記曰惟爲田弗出與寇盜非常之變則正卒羨卒偕行不言起軍旅者六鄉之民正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夫正羨更出者所以番休其力正羨並出者所以重講武事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釋曰用衆庶謂田役與追胥之類攻教以令之戒禁以止之皆小司徒所掌有爭競者聽其辭訟有功罪者施其賞罰有不遵誓戒者則誅責之大事田役軍旅之類致會集也大故寇盗水火非常之變也餘子即餘夫羨卒也

原曰司徒所以詳於九比之灋者所以授三等之地也地有三等之不同而三等之中又有三變者以地之肥磽而分上中下之地者則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

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是也以壹家受田之多寡而分上中下之地者則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是也盖家有上中下而壓則一田萊與易有上中下而餘夫受田皆如之故知餘夫多則受地多授地多則爲上地餘夫多則爲上家此不易之理也故九比之灋所以校其人之多寡勤惰而授以三等之田受田之後又校其人之多寡而分三等之地也司馬令賦又有三等之地皆以其地之瘠闢多寡與人可用之多寡而分則據

成功而言耳其曰上地食者三之二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可用者家二人曰食者謂其耕治而可養人者耳曰可用者謂其可簡稽而爲兵者耳故曰以地與民制之然後賦之以兵斯不謂以墾闢多寡而分三等之地乎愚故謂三等之地有三變苟不然則上家授以上地田百畝中家授以中地田二百畝下家授以下地田三百畝地有定數而家有定人一恒人可辨之小司徒又何容察於九比之稽哉且上家餘夫多而上地田數少中家人少而下

地田數多則上家有力無可耕之地下家無力而地多不能耕先王經制固如是耶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釋曰井牧固是司空之大務今在司徒者以司徒掌六鄉井牧之灋雖始自六鄉然制井之灋必有夫畛涂道路遂溝洫澮川乃成井牧故司徒只言田之實數而經制之灋則在司空也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言牧則山林藪澤丘陵原隰皆兼之矣遂人授田以萊相之萊即牧也○葉氏曰

此泛言經土地耳夫井牧之制通之天下可也
邑丘甸縣都無往不同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
百畝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方
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方六
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縣
方二百五十六里三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
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
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中爲公田之數在
內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
乎百畝此井田定制也

丘氏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
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爲田其三十六井則山川城
郭縣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爲一同積萬
井其中六千四百井爲田而三千六百井爲山川
城郭以四數之田之實數司馬灋以十數之兼山
川城池而言也丘甸則用之於鄉遂及公邑縣都
則用之於采地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
制而民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賈田士田
之類未至於縣都也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
甸也井邑丘甸見於縣都之中唯卿大夫之所受

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必盡爲縣都之制
也但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
掌之平棊盤之畫哉雖有井有牧比折而行乃見
井田之活灋周禮一書皆通率而備言之楚蒍掩
所謂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則成周之遺灋
也所謂井九百畝者非必皆平上上地也因地形
之所遇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矣故井田
之灋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積累千治而大備於成
周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
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政音征
釋曰此土六鄉言之任地事者既授之田遂任以
耕治之事也貢者謂田中田有廬謂公田百畝內
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又二畝半在邑於墻下
植桑以供蠶事因取其布帛以爲貢故大府謂之
九功也賦者貢灋地稅之中出泉爲口賦也稅斂
之事公田之稅粟也斂收也謂就公田中所斂也
分地域正其經界也辨其守定其業也施其職施
九職於田萊之中也平其征使之供貢稅出車役

各有常灋而均一之無使有輕重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脩野道委積大
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
治其政教
釋曰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也此二事大司徒主其大小司徒主其小宜矣大
軍旅則以旗致萬民小司徒當帥其衆庶以與之
大軍旅大田役大司徒治其徒庶之政令小軍旅
小巡役則小司徒當治其政令也役者正稽引究
役上之事帥領六鄉衆庶以役其事而治其政教

凡建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
之地訟以地圖正之
釋曰建立邦國必設其社稷之壝壝使各有所奉
正其畿域之界限使各有所守蓋社稷疆域國之
重事故小司徒立之亦可以見司徒掌邦國矣地
比即五家爲比之比地圖田野及屋宅閭巷之圖
也民之爭訟是非則以比鄉之人正之民之爭疆
界地域則以所在地圖正而斷之此小司徒所以
聽訟而以無訟爲本也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
致事
釋曰屬官司徒之上中下士也群吏鄉中受治職
之官也治成治事成功之績也要會群吏所上之
計簿也此一歲之終考治之事其本屬之官則責
其成功以詔誅賞其六鄉之吏則攷正其計簿上
其事於大司徒以待冢宰之考績而行黜陟也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釋曰帥屬則司徒之僚屬群吏則六鄉之吏也憲
表懸之也脩灋防弛廢也糾職防怠散也正歲改

歲之時教灋未頒於天下大司徒乃縣之於地官
之所小司徒則帥僚屬往觀焉木鐸之戒戒司徒
之屬也小司徒又令六鄉之吏遵司徒之禁令脩
明教灋糾正職事以待邦家之政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
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釋曰六鄉四郊之吏謂鄉遂中之群吏也言四郊
則六遂亦以六鄉之教灋行之可見鄉灋通之天
下矣教治讀灋糾戒之事政事比灋訟獄之事夫
屋即田百畝夫一屋也衆寡即家七人六人五人

也蓋三年大比之時小司徒則帥六鄉六遂之教
官平其教治之優劣正其政事之得失攷其受田
之夫屋里之屋及家人衆寡六畜登耗兵器備之
上於大司徒司徒上之冢宰詔王廢置誅賞之故
曰以待政令
原曰先王教民之法固已備見於大司徒矣若其
法之施行則小司徒盡之而小司徒所執以行教
法之要則九比盡之今觀比法不過稽其夫家之
衆寡也辨其老幼貴賤廢疾也六畜車輦之多少
也田器兵器之苦良也耕種樹藝之勤惰也是數

者若甚煩而且末上之人宜不足恤也而小司徒
之職乃顓顓焉從事於此月有要也歲有會也三
年有大比也群吏之誅賞無不以是也夫以堂堂
司徒豈無所事而所職乃民間之細務此有故矣
夫天下之治在於民得其所得其所則治失其所
則亂夫民之所急有不在於衣食乎是故稽其夫
家之衆寡將以授三等之田也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將以行征役之施舍也稽其畜器展其治事將
以別勤惰行黜陟也自其夫家之稽也而生厚焉
自其器事之展也而用利焉自其勤惰之別也而

德正焉德正則俗善用利則民安生厚則民富斯
三者聖人所以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雖唐虞
雍熙之治亦不出此矣後世乃以爲民間之細事
廟廊之上不一及焉此古今所以判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
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
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
訟
釋曰受命朝廷專治六鄉者鄉師而已雖居司徒
屬官治法只及六鄉不及天下以四人而治六鄉

則亦未嘗分治也若鄉大夫以下皆在民之官無
不聽命於鄉師故曰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察之也國比即九比之法制之於下司徒
頒之故稱國焉惟夫家有衆寡故必辨其可用與
可免也其戒令糾禁與獄訟皆鄉師專掌之是比
法鄉師所執以治鄉之大權也鄉大夫以下惟攷
其實上其數於鄉師鄉師校其比而等第之致於
司徒大比則執此以行廢置誅賞其聽治之法先
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訟所以治之而
謂之教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

釋曰此言鄉師掌役也大役如築城造邑之類未至則帥之既至則治之政令徒役之政教命令也役畢則州里之長課其章程於簿致之鄉師鄉師受之以致司空所均之力或必均平然後鈞考其所作之役事凡邦事小役也秩常也叙次也令鄉吏依常作之不親涖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

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蒩音菹輂九玉反音翿纛徒報反匶音舊窆音貶

釋曰此言其喪祭之執事也羞牛牲與司徒奉之也茅以縮酒蒩以藉祭此共於何師及祭入于鄉師共之也輂輦皆小車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則以爲藩營大軍旅會同稍人作其徒役輂輦帥以至鄉師則治之而已有犯教令者惟鄉師得執而戮之者權之所在也大喪則帥民至其所監督其事纛羽葆幢也匠師葬事之帥也鄉師執纛以指麾輓匶之役柩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監督役人之窆窆葬下棺也及下棺又執斧以臨備豐碑之用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釋曰此言其司田獵之事也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田灋田獵之灋皮即所當用之器與當用之人也鼓鐸旗物兵器則閱之卒伍之灋則脩治之此田之先事也大旗熊虎之旗也致衆

庶則植旗致於其下也陳之者表正其行列也每鄉各有旗以爲號鄉師則以旗物分別其鄉邑之人使各立於其處而聽指麾然後治其政令而使之從忠其刑禁而使之避也屯徒也聚前後異部巡之所以脩正其部伍也其有違犯命令者則執而戮之軍旅尚嚴也獵得禽而爭則聽斷之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音艱

釋曰四時徵令有常如歲時屬民正月命脩封疆二月雷且發聲之類皆用木鐸徇于市朝以警人

知也以歲時巡國中之民有不得其所者巡野中
之民有不足不給者量度以行賙助之政如旅師
所聚三粟春頒而秋斂之如遺人所掌鄉里委積
皆本王命而施惠澤於民此巡省賙民之事也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
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
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釋曰鄉師教官之攷也故四人共掌六鄉歲終其
相參攷六鄉之吏治以詔王行廢置之灋也鄉器
禮器也器有大小及所用之不同則分其民居多

寡而共之以備行禮之用官又常稽之令民耳聞
目見所以習禮樂之意於平時此成周之治所以
禮備樂和粹然盛美也鄭氏曰吉服祭服也凶服
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籩豆之屬閭
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
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
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州長或時行禮於此黨
也賓器者樽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鄉大夫
或時賓興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
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
也愚謂族相葬故共喪器射於州序故黨共射器
賓於鄉故州共賓器乎者備爲尊者用也至於吉
凶禮樂合具之大器則非鄉大夫莫能備其全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釋曰歲終者校正歲稽器三歲大比則攷六鄉府
吏之教德行道藝之進與否察吏致事之辭情實
與否稽其禮器兵器田器精良與否展其鄉之民
事或治與否以告於王而行誅賞之灋焉
原曰鄉大夫既以鄉爲之州長又中大夫也鄉師

乃以下大夫而秩居其上何也曰六鄉之中受命
天子秉刑政之權以治之者鄉師而已若鄉大夫
州長其秩雖尊一聽鄉師制治之灋也令觀一職
之中稽夫家辨施舍也則曰掌其戒令糾禁聽其
獄訟大役則治其政令邦事令作秩敘則刑禁之
事官府常灋鄉師掌之又其於軍旅會同田役喪
紀皆掌其刑禁誅其犯命至於巡郊野賙䘏阨給
補助又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王誅賞是
鄉中大權無不秉於鄉師也然後知鄉遂之師爲
治鄉遂之正官與鄉大夫而下所掌之糾戒禁令

不同矣况黨正族師又皆在民之官乎掌夫八歲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鄉師之職可知矣况鄉師之下又有上士中士下士皆所以治鄉大夫以下之人乎苟不明乎在位在職之𢇁此品秩之崇卑何以處之

周禮全經卷之四

周禮全經卷之五

地官下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釋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一鄉之中必立一上大夫之尊以爲主然等伯正司之職直以本秩名之又不設府史胥徒之役固知鄉大夫以下皆民官也然則民官以德詔爵亦有祿乎曰載師於近郊有宅田官田鄉大夫以下之祿也士田族師之祿也賈田市官之祿也遠郊又有賞田則鄉大夫有功而加賞者也牛田養公牛牧田養馬者也鄉官之祿必取於此也政以正之教以誨之禁其勿爲令其有爲此鄉大夫之權也然政教禁令與鄉師不同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釋曰正月之吉建寅月朔也教灋三物凡比是也鄉吏自州長以至比長也德行六德六行藝六藝以其皆道之所存也故曰道藝○按鄉大夫獨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則鄉大夫乃教官之宗主是必皆曰鄉大夫涖事王朝退老於家則司

鄉中之教而食教官之祿者也尚書太傅曰大夫
七十而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故
鄉遂之官大夫士之秩者皆官為大夫士者或為
大夫士之子孫而世其祿者也必家勢各為民之
所服而教亦易行人所矜式子孫亦思守其家聲
而不敢廢宗灋亦可常行而不墜故上下以親民
志以定也教灋同不離乎三物然推行之際必有
條件故逐年有受教須教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

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
時入其書
釋曰登上之也夫家之衆寡登之於州長黨正鄉
大夫則登之版籍也可任即上地家二人二為正
卒餘為羨卒皆辨之也國中六鄉野六遂也國中
之民晚征而早舍以地近而役多也郊野之民早
征而晚舍以地遠而役少也此所謂施之也其舍
而不征者有六有爵者在所尊有德者在所敬有
道藝者在所崇服公事在所優有年齒者在所安
有天刑者在所恤也既登於版籍每歲終則入其

書於司徒焉
原曰司徒教灋以辨施舍為大務施舍之辨而國
中四郊則異灋此可見鄉灋之必行於天下矣然
謂之施者征之也舍者免之也征之者豈如後世
分地稅身稅為二哉蓋古者自十五至二十皆授
田而為夫家其無職事者亦出夫家之征其宅不
毛者有里布則是有田無田無論在國在野之殊
皆取以三征曰粟米曰布縷曰力役也若夫賢能
則舉於司徒者不征於鄉舉於王者不征於司徒
所謂舍之也既言施之有國野之別而貴者賢能

與服公事者之舍必表曰國中者蓋鄉遂異治鄉
中多君子也而遂人只曰老幼廢疾而已故不明
施舍之辨則不知司徒之教必通於郊野不知稅
灋之三征則何以明施舍之事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釋曰此賓興賢能之事三年大比者每歲月上閭
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友睦婣有學四時
孟月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每歲之終州長又攷其
德藝則人才成否有定書矣故鄉大夫三年則大

校比其月書季考之實而總覈其德行道藝之合
大賢大能宜進於王也則集合鄉吏行鄉飲酒禮
以賢能爲賓而興舉之焉鄉老大夫之三公教化
府居於百里大鄉之中時而與王坐而論道賓興
之時皆屈爲鄉老而行人也史官州長黨正衆寡
皆使師閭師比長各以名來而會以衆寡上
禮字鄉飲酒之禮下禮字禮敬之禮以上行之禮
敬之也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釋曰厥其也其賓興之明日也獻進也天府祖廟
寶玉所藏之府內史掌國令之貳王制祿則贊爲
之者也獻賢能之書王必再拜而受之重得賢也
其書與祖廟寶玉共藏貴重之至也內史貳之將
以制祿也苟舉而未當豈不愧此禮哉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釋曰退獻賢能之書而退也前言禮者鄉飲之禮
此言鄉射之禮乃鄉吏共行射禮以觀之與賓禮
行之者異矣詢之者以平日位在已下者既書其
賢能則出而在已上問其心服與否也一曰和謂
內志正也有德則能和矣二曰容謂禮貌莊嚴也
有行則容莊矣三曰主皮謂射中否也有藝則能
中矣四曰和容謂禮儀習熟容節比禮也此以禮
觀之也五曰興舞謂綴兆舒疾節奏比樂也此以
樂觀之也成周造士以禮樂故致之以禮樂也既
行射禮以觀人材與所書之稱否又詢于衆庶以
問其心之服否所以示至公也此謂者應上之詞
言所以觀之詢之者非徒如此而已也將使民自

興其賢者出其本秩使之加於已上以長於我而
任教也將使民自興其能者使入於其鄉而治我
事也舉非爲人而舉乃以長我治我者而舉之實
見其賢能故耳果心有未服則豈肯舉之哉

原曰成周舉選之法有二節焉其大賢大能則行
鄉飲酒之禮以之爲賓而興之進於天子入於太
學教養之司馬辨論官材舉以任百官府之治矣
其次賢次能則鄉射以舉之而進鄉官之秩焉然
其舉雖二其教一也二十五家之閭歲時讀法而
書其敬敏任恤百家之族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

孝友睦婣有學五百家之黨正歲屬民讀灋始書其德行道藝之全矣然能書之未能攷之也州長則攷之能攷之未能興之也而鄉大夫則興之教之初已為興之地則興之曰何貿於賓禮之隆哉周家得人之盛其本固在此也然鄉吏進秩其舉行之典亦有至公之制焉既行射禮以五物觀其德行道藝所以驗其平日所書之當否又徧詢其所舉者果出於其心之所願服則其所書者既不可以經營而倖得而所以舉者從豈有蔽私待我之心哉則人必將率德勵行以聽旌與之不暇矣

使德非實有則誰肯舉之而還以長治於我者乎孟子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後世科目取士糊名易書以示至公不知以利祿為謀光誘以利欲之教盡矣豈若賓與之典使人自脩其德行道藝以為教月書季考使人心服自舉之為公哉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釋曰會計也大曰政小曰事致獻也歲終則攷其一年所教之功遂令鄉吏大計其所教之政獻其所治之事上於大司徒也正歲事之始也則令鄉吏攷灋于司徒而斟酌其利宜而行於一歲也以退攷灋而退也憲表懸之也所治謂州黨族閭也國大詢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之類皆鄉大夫致其民至於外朝也大故災變寇戎之類則令其所治之民各守其閭門以備之將以待上之政令也旌節執以為信者民難以徵令行必以旌節輔之乃得通達也古人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門門

左有塾閭胥坐之其灋至嚴所以備災變防寇盜行教灋謹出入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邦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釋曰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中大夫之秩亦鄉官也教治即下文勸戒之事政令謂賞罰戒令所以輔教治者灋則其條目也屬猶合也謂會聚之邦灋司徒所頒之教灋則不外于三物十二教然每年必有推行之灋訓戒之辭讀之以教民也攷其

德行道藝者以黨正族師之所書者攷之以驗其實也既攷之又勸勉而訓誨之其有犯教與過惡者則糾督而戒飭之夫州長教民既攷其善矣從勸之既糾其惡矣從戒之無不欲其入於善蓋欲以德化民不恃其刑政以威之此教化之道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君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釋曰州社州中土穀之神也歲時春祭社以祈穀

秋祭社以報功祭之日必會民而讀灋者民不空集也亦如之謂勸戒之也序州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州長主攷黨與族閭所書者故春秋以鄉射之禮會民於序以別賢否且示化焉蓋古之攷德必以射班固曰序則行禮而示化焉此也大祭祀州祭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之喪也涖臨也必親涖者敬上也作起也師謂征伐田謂狩獵行役謂土功戍守役作凡此數者徵民則州長帥而致於司徒戒令所以率作事賞罰所以治功過皆[illegible][illegible]之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釋曰歲終會政攷其終也正歲讀灋正其始也三年大攷州里德行道藝之成否將以贊鄉大夫也惡者黜廢之善者賓興之皆本於州長所攷而贊之也不曰州閭而曰州里者鄉灋兼行於六遂之中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釋曰五百家為黨曰正者為一黨之人所取正也

政令教治變上文耳其實一也四時孟月寅申巳亥之月也吉日朔日也正月在州三時在黨讀灋必言邦灋者兼八刑也民知教灋則不違乎義理民知邦灋則不麗於刑辟因讀邦灋遂糾其過惡戒其怠惰也禜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為壇祭之如社稷云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也亦如之者必讀灋而糾戒之民不空集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釋曰索鬼神郊特牲曰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即蜡祭也稱國命祀也序當作序州學既名序黨學宜名序也學記曰黨有序術有序孟子曰謹庠序之教又曰序者養也序者射也今有州學而行鄉射於黨學而行鄉飲是其義也黨序飲酒禮亡必正齒位者以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之時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雖鄉大夫之尊亦來觀禮鄉射記曰大夫學作不入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

相次也鄉黨尚齒然有爵尊而齒不敵者尊以齒序則失貴貴之義故聖人制之禮曰一命爵不敵齒則齒于鄉里再命爵尊于鄉人而不能勝乎天序故與父族之人爲齒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爵尊矣不齒者貴貴之禮則席于尊東蓋鄉飲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爲卿大夫觀禮者爲鄉人所遵遵故謂之僎席在酒尊東是之謂正齒位而長長貴貴並行不悖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釋曰黨中婚冠喪祭飲酒之禮皆黨正教之蓋民者寡也非教則不明古者民間之禮無不自上教之凡戒禁之此風俗所以淳美也夫射飲相見固鄉禮也而冠昏喪祭則家禮也自黨以下家禮無不教之師旅田役則以什伍聯比之灋治其政事謂糾率之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大比亦如之
釋曰歲終會計其黨政則帥族師以下致之於州

長夫人之智愚賢不肖之不同教以德行道藝使之歲終服習日就月將至於歲首必有可書者故會民讀教灋而書之黨正既書則州長得以攷而勸之鄉大夫得以攷而興之則其材成矣校比即辨施舍與其可任者族師閭胥至近也歲時校比黨正則往臨之以驗其實也大比亦親校其比以閱實之而登其數於州長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
釋曰百家爲族師帥人者戒以飭其怠忽令以輔

之政事邦政之事月吉每月之朔也蘋濮州長以
正月黨正以四孟月族師則每月舉行之民彌親
者教彌數也孝弟睦婣六行之本學謂詩書禮樂
之事族師所書三物未全但有一之可稱者閭胥
即書之進於族師族師又攷而書之也酺爲人物
災害之神鄭氏曰此世所謂蜍螟之步與人鬼之
步歟蓋亦爲壇位祭之如雩禜然族師無飲酒之
禮但因祭酺而與民相酬酢因而讀邦灋書德行
也大抵百家之族日與民相從事其賢否必知之
悉矣故三物之書族爲本也月吉春秋皆有讀所

以激其進德作其怠倦也至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
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
輦
釋曰邦比小司徒之九比也四閭之吏閭胥與比
長凡有職事者夫家衆寡與六畜車輦鄉大夫既
登之族師又登之並以死生貴賤老少之變不同
不可不以時校登爲施舍之地也百政皆起於族
雖黨正亦親涖之以其親民故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

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
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釋曰聯綴也有次序之義蓋一比之中五家既有
先後矣十家爲聯則二比又分先後也四閭既有
先後矣八閭爲聯則二族又有先後也分之則比
長各統五家閭胥又統五比族師各統四閭若無
先後之次則同等者不相上下何以能合爲億萬
使翕然齊一哉惟其有聯則自一家數至五家爲
一比之次自一比數至五比爲一閭之次自一閭
數至四閭爲一族之次自一族而加一族爲八閭

之次自比積之而萬而億莫不翕然有序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皆本乎自然連而不亂也推之天
下無不皆然十家爲聯聯其居也十人爲聯聯其
人也居有比閭族黨人有伍兩卒旅其灋皆同先
王所以必立爲聯比之灋者欲其舊比居者則相
保新來徙者則相受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
惡而無所蔽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
相嫉職役葬埋則相佐助焉故聯比其民者所以
歡洽其心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

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釋曰作起也前言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矣此言若
出師田役用衆之時則每家擇可任中一人以伍
兩之灋合之君行簡稽之灋則或四家出一人或
六家出一人或三十家出一人如司馬灋乃視其
見在人數合其卒伍而用之族師掌百家聯比之
灋所起故詳言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者管轄人
亦須有灋實嚴肅也故用衆之道合其卒伍使有
統一簡其兵器使之精強帥以鼓鐸旗物使威令
必行掌其戒禁刑罰使灋度嚴肅所以協其力也

至於歲終則會計其一歲所行之政事而致於鄉
大夫焉
原曰治民之道上下不辨則貴賤無別而強弱相
凌矣故無序則禮不行上下不聯則情義乖離而
歡愛不接矣故不和則樂不興先王以禮樂治天
下必先以伍比之灋等其上下以立其序又以什
聯之灋合其群衆以導其和故以居言之則五家
爲比十家爲聯百家爲族二百家爲聯無事則相
保相受有事則刑罰慶賞相及由此而脩之則教
化以行人心以變由此而脩之則禮義可興刑罰
可措由此而脩之則風俗可淳泰和可致矣以人
言之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百人爲卒二百人爲
聯推而至於千萬人至億兆人焉故渙然而歸則
各安其居忽然而合則各有其次令以師田則行
伍以定號令以行旗物以整令以執役則同力合
作戒令不煩而事功畢集者以吾聯素定故也大
伍不制則亂聯不合則乖聖人欲有爲於天下宮
知必有機要之道不徒清靜而無爲矣然則什伍
之灋雖閭百聖何以易之大司徒亦有兄弟師儒
朋友之聯者皆欲其同心同德以向於善何往而

非以禮樂治天下之道哉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
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征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政音征觵古橫反撻吐達反
釋曰二十五家爲閭胥民之有才智者惟其齊民
故無政治只掌徵召命令於其閭而已衆寡人民
也二十五家人民可以數計故不言夫家衆寡然
施舍之辨自閭胥始與民同處故察之詳祭祀謂
州社黨禜族酺也閭胥與焉役師田功事之役政

州黨射飲讀灋之類衆在上之衆也過此數事必
聚衆者以閭胥民所率先掌徵召也此謂校比
閭之衆也閭胥近民故讀灋無時節聚而比則讀
之以相告戒既比則書其恭敬勤敏與同等相信
爲任同類相濟爲恤也不及德行道藝者德未可
名由敬敏任恤以行之而至於成德達材則有德
行道藝之名而可書矣故敬敏任恤文德行道藝
之本也故閭胥之所書止策勵脩飭之所在觀此
可以知教本矣不於此而立某只日求乎孝弟睦
婣與夫仁聖忠和者而書之其不茍以相欺者幾

希矣凡事謂聚衆庶而校比之事觵罰觵撻罰朴
也罰謂財帛也此失禮違教之罰閭胥執其役也
夫書其行則不遺片善罰其惡則不容小惡此周
家之民所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者由治之於始
故也

班氏固曰聖王之制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
教庠則行禮而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
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
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
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者不提

挈冬民既入餘子皆在序室婦人同巷相從夜績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
同巧拙合習俗也又曰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
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
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按班氏之言能排測周制之一二但曰於里有序
而鄉有庠是未知州序黨庠之制也春冬出入民
里胥鄰長坐左右塾此遂虞也餘子在序室俊秀
十五六入庠序之餘子也婦人同巷相從亦杜想
之言耳但曰民年八歲入小學而知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而知君臣之禮則合古者小大二學之
意蓋比閭族黨之教所以教萬民其書內則曲禮
少儀也閭塾之學所以教小子者周禮亦未之言
但於司諫曰朋友正其行而強其道藝辨其能而
可任國事者止言在黨庠州序之俊秀也是少儀
者閭塾之書而內則曲禮則黨庠州序之書也班
氏此說可以補未備之意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
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
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辠即罪字衺似嗟反

釋曰比長即上耒也鄰五家亦立之爲長有下士之秩然後等級有辨統帥有人五家聽信之故亦有治之道焉相受謂相寄托假貸也和和親情意綢繆也有辠爲非而麗灋禁也寄謂恠誕衺僻邪惡比長齊民之長也故惟令其善相勸勉而相和惡相糾戒而相及而已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於郊或郊野之民入徙國中其閭里必自上授之其舊居比長必送於彼授其吏皆去遠鄉不能親送則爲之旌節使執之則門門行達也若所居新鄉無比長親授或出本鄉過他鄉無節信則門關繫之納於圜土以詰所自來蓋折亂民即盜賊也○梁氏曰比長至卑也而鄉濟必始於此聖人慎焉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奇衺而罪必相及也而後奸惡無所容無授無節則必因而治之也而後反叛之徒無處之可藏無徙而不獲盡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庶可以安生可以遂非上之人慮之周而處之當焉能使之無不得其所哉

原曰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夫讀灋糾戒月吉歲時皆屬民焉則耳提面命不是過矣德行道藝教之具也昏冠飲酒喪祭射鄉教以禮也校九比辨施舍六畜車輦教以事也占之所以爲教者不出乎此人之所以爲人不外乎此矣不獨教之而又書之不惟書之而又攷之攷之既密少會鄉之衆寡而行賓興之禮上者進於下次者觀之尙之以進退其秩則人心孰不激勸而何於爲耶故德稱其位則御衆教以其德則化行爲之爵以次其尊卑爲之禮儀宮室衣服度數以等其分爲之鄉遂諸職事以用其才有德禮以感之無刑政以驅之官不出其鄉教不離其事有激勸之權有訓告之備斯先王所以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致雍熙太和之盛其機蓋在此矣後世不知位職之辨立教之灋別立教官專以語言誦授爲教鄉無崇德之位民無觀感之實縱曰致治不過財殺豐盈而已德禮之備民心之淳無有也聖君賢相出爲宜以此爲首務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

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釋曰地官司民者也民事以治神爲先故封人爲爵之首社祭地之稱配以稷王社祭天下之土國社祭一國之土天子之國畿內也社以句龍氏配稷以棄爲配壇在中壇外爲壝畿封而樹之者相其所宜木以嚴其界限也不言稷與壇者舉重以見之也封國封建諸侯也則割其方色之土與之立社於其國設其社稷之壝立其界限之壝畿界之上皆爲溝塹又封其土樹其木以爲阻固都造

大都小都公邑家邑亦封其四域溝樹之令其社稷之職者都邑亦必有封人以主社稷之事王朝封人特令之使立其職事而已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楅音福絼一作紖持忍反槀古老反

釋曰飾謂刷治潔清之也楅設於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於牛之鼻以繫繩絼牽牲之繩也水以滌牲槀以藉牲也君牽牲入廟亦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實褁於腹炮之以備八珍也鄭氏曰封人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與祀有[illegible]牛賓客有牢醴積膳之牛軍旅有犒牛[illegible]同之盟有載書之牛皆飾而蒸之

葉氏曰古者立君曰奉社稷取喪曰失社稷死國曰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故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封國必設社稷之壝造都邑之[illegible]見其識邦國皆有社稷也鄭氏以社稷土穀之神有功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詩載芟春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宗伯大烖則[illegible]稷言其與天

皆相爲休咎與民事相爲豐耗故設官以掌之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鼖音焚鼛音高

釋曰金鼓皆鄉野所用者故特設鼓人以掌之所謂和民以樂此其一也六鼓即下文六鼓四金即金錞金鐲金鐃金鐸也以節聲樂雷鼓靈鼓路鼓晉鼓是也以和軍旅鼖鼓是也以正田役鼛鼓是也教爲鼓教擊鼓者辨其聲用鼓之制有長短而

其聲有大小辨其所當用之事也雷鼓八面鼓也
神祀謂祭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示也
路鼓四面鼓也鬼享祭宗廟也鼖大鼓也長八尺
也兩面軍旅鼓之鼛鼓長一丈二尺役事鼓之詩
曰鼛鼓弗勝是也晉鼓長六尺六寸鼓金奏謂先
擊編鐘後擊晉鼓以和之此六鼓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錞音淳鐲直角 鐃女交反

釋曰錞錞于也圜如　頭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鐲
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

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也鐸大鈴也振之以通
鼓金鈴金舌曰金鐸在軍所振金鈴木舌曰木鐸
施令時所振此四金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
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
詔大僕鼓 帗音弗鼜音戚

釋曰百物之神謂蜡祭兵舞則干戚之舞帗舞以
采繒爲之有柄持舞之時則禁之以應其節也鼜
夜守鼓也蓋軍儆戒在夜故擊鼜鼓以警衆也司
馬職曰昏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
通爲發昫軍動旦行也亦擊鼓以進衆救日月時
告王擊祀天之雷鼓大喪始崩及窆時則詔大僕
擊鼓傳達于四方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
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
舞 暵呼但反

釋曰舞師掌教舞者兵舞即武舞用干舞祭名山
大川用之有扞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祓除之
義羽舞析白羽爲之形如帗四方謂四望也羽有

翼蔽之義皇五彩羽爲之用於旱暵有陰陽相濟
之義二者皆文舞也野舞謂野人之學舞也教之
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用舞也興猶作也不興舞
民間小祭可略也

原曰鼓人舞師不屬於樂師而在於司徒者以民
間之所用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具在此也
夫民不以禮教之則爭不以樂教之則乖祭祀固
禮也而樂之所用亦莫大於祭祀至於軍旅田役非
樂不和而況於歌舞之節文所以正民德者樂其
可廢於民哉故大司徒曰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此鼓人舞師所以必在於此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黝於糾反

釋曰六牲謂牛馬羊犬豕鷄也阜盛也蕃息也物謂色也牲生牲也牷純全也蓋牲牷則牲之全體者犧牲則牲之純色者皆互言之耳祀分陰陽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宗廟則屈陽而從陰陽祀

禋祀實柴槱燎之祀也陰祀血祭之祀也望祀貍沉之祀也時祀六享宗廟之祀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祀者毁事祓禳毁除殃咎之屬騂者赤色之盛黑色之微以南北方之色而分陰陽之祀也方色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黃也尨雜色皆可也繫牲者時祀以上也不繫外祭小祭之牲也繫則授充人以養之不繫則自共奉之而已不授充人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釋曰牧人所養者六牲之牛牛人所養者本[illegible]之牛公牛者公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待國之政令則祭祀享食賓射軍事喪紀所需也享牛獻神之牛求牛索也職人即充人也芻養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徬蒲浪反 簝音老

釋曰牢禮飧饔太宰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生饋之也膳雖進之也羞進也所進賓之膳其牛享食

賓射講禮之時用之也犒牛犒師所用奠牛遣奠所用之牛牛有二有祭享之牛有任用之牛兵車之牛則挽戰車也載任器則用以挽載車也人在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用也公用之器也互福衡之屬盆所以盛血簝所以受肉皆牛人共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釋曰充猶肥也牢閑也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養牛羊曰芻蓋授之牧人而養之也散祭祀謂司

中司命及凡小祭祀也縣于國門使守門者養之展牲謂察視也告牷告其體色之純全也碩大也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

原曰自封人至充人職至微也而列載師之前何哉蓋五官皆司徒屬外所用禮樂之微職猶春官鬱人至司几筵五官是也官雖微而職則要事雖小而關予禮樂則大故次於此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釋曰任土者土地有生物之功任之不使閒曠也其灋則區畫王畿之土地爲郊甸縣都之等將以

授人也物地事者有土斯有物上有青黎白黑黄壤之不同或宜九穀或宜果蓏或宜蕃爲畜之類凡地事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以以牧事凡所謂地宜之職以此授之待其政令者以此而定賦稅待上令而取之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釋曰在國之屋曰廛在田之廬曰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曰二畝半爲宅在邑二畝半爲廬在田即里也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國中王城之內也場以納禾稼圃以種蔬菜園樊之内爲圃○

按廛里也場圃也雖云在國中與園地其實總約遂都鄙凡在邑之宅皆謂之廛在田之廬皆謂之里其在田在邑之空地皆謂之園地合鄉遂都鄙皆謂之國中以邑宅而言也下文云園廛二十而一可見在田之廬爲里餘地爲場圃矣此二句言廛宅也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釋曰宅田州長黨正之田士田旅師閭師之田賈田司市以下之田近郊五十里六鄉之地也官田

遂大夫縣正鄙師之田賞田有功者賞地之田也牛田養公牛者牧田養馬者也遠郊百里六遂之地也此七等之田皆鄉遂之中井田之外行貢灋野人耕而取其賦以養君子者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又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即此是地若井田之徹灋則自鄉遂都鄙皆是此地其賦稅爲百官之祿及九賦之需又非如七等之田專以厚君子也鄉大夫爵則卿也或皆日王朝之卿大夫有家邑其田非鄉中可容故不存焉此總言七等之田在鄉遂者下文只以郡邑本名言之其實都鄙雖

不成鄉遂亦如鄉遂之制故制田之灋而七等并
其中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釋曰鄉遂之外爲都鄙亦爲公邑何以謂之鄙五
百家也有五百家之聚則謂之邑不成縣遂也公
一邑天子未須與人者郊外曰甸地在二百里之內
也其地之灋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丘
邑之田在鄉遂之內成甸之田在鄙邑之內而縣
都之田則居於小都大都矣以井田之數而名其
地未可知也家邑者天子之大夫各受二十五里

采地在三百里之內有稍字未詳地則甸與縣之
閒耳治邑者縣師也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釋曰縣者井田之灋則四甸爲縣比居之灋則二
千五百家爲縣曰縣地者居井地灋曰小都大都
者用比居之灋以縣爲都之名依之而立四縣則
萬家也都止於萬家四縣而已不制鄉遂者大都
不可稱國也畺界也自此之外則爲侯國小都則
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之內大都
則天子之三公及王子母弟又受采地百里在五

百里之內者故采地百里亦如侯國大國三鄉三
遂采地不成鄉遂者別四郊也○丘氏曰四郊地
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
都居三十六同共百同王畿千里也鄭氏曰凡王
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
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
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
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
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
五千家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

夫則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
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
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按鄉遂共十五萬
家一家受田不及二夫七等之田亦以夫受計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釋曰上言任土貢助在其中此言任地專以貢灋
言也蓋周人貢助並行助則十一不假言貢則七
等之田有差等耳故再列之國宅凡官府所有宮

室吏所治者故無征園廛二者皆民所居盖在五畝
之宅之內者種桑麻爲布縷之征故二十而一下
文宅不毛者亦有里布是也近郊十一謂宅田士
田賈田之稅也遠郊二十而三謂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之稅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亦貢灋七
等之田鄉官所受之祿也漆故書作桼蓋有水澤
之處謂之漆詩曰猗與漆沮凡澤數皆可名漆也
林山林也漆澤衡所掌之地林山虞所掌之地二
十而五者如魚鹽材木之類不用人力耕治天地
自然之利也但視其所得每十分取其二分之半

夫井田之助灋則有公田同十一也徹灋無公田
但每夫十取其一貢灋則輕近而重遠者盖七等
之田皆鄉官所受以爲祿及其私田而授民以耕
者故取之不同如此亦立爲定灋令其不得多取
於民故也然亦或有萊易之中耕治之勝於腴田
者故多取之未可知也國語季孫以田賦仲尼語
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賦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籍田者鄉官之祿孟子所謂圭田
也以力者耕治有勤惰而取之不同故有遠邇輕
重之差正此之謂也賦里下文里布也宅不毛有

里布所謂量其有無也若在官之田皆取以什一
不假言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
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釋曰宅不毛者宅謂廛里也遂人曰頒田里大一
廛田百畝則宅地五畝二畝半在邑則廛與國也
二畝半在田則田里與場圃也皆樹桑以供蠶家
里田廬也遂人曰以田里安甿是也布即布帛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此正五畝宅地之布也閭師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即此布也故民受五畝之宅

若不種桑麻亦必取其里布爲布縷之征不以不
毛而免之也屋者民居之室即廛也屋粟粟之出
於屋者盖既受百畝之田自有百畝之稅粟雖不
耕於田無所取粟亦必於屋而取之不以無而免
之也夫征即百畝之稅粟家征力役之征也○夫
無職亦取夫家之征受宅不毛受田不耕皆取其
粟米布縷之征則是周制每成夫家必有三征惟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幼者疾者然後舍
之故鄉灋以辨施舍爲大務鄭玄訓里爲二十五
家之里屋爲三夫之屋則窮民一家尚不能共況

二十五家與三家乎㮚㮚亦不至於是也鄉遂之賦小司徒鄉師令之閭師載師徵之皆此賦也都鄙之賦里宰徵之縣師歛之亦此賦也以時者徵之各以其時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即此是也原曰周人監二代之制故貢助徹兼行貢者取其受地之稅耳助者八家同井同養公田也徹者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也葉氏曰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丘甸縣都之制無往不同又曰載師七等之田閭師縣師所任之賦則貢灋矣稅有遠近輕重之不

同故載師立為定額使之自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灋則郊野貢灋亦隨歲以為上下非校數歲為常也愚謂井灋邑丘甸縣都者言實田之數耳然用之於鄉遂甸則用之於鄙邑縣都則用之於大都小都七等之田鄉遂都鄙皆有之而徹灋亦在於井邑丘甸縣都之中故載師備列之蓋周人經界之灋甚嚴一夫定為百畝其有肥磽則以萊牧益之不過欲均百畝之稅耳但數至九夫則為一井固不拘拘畫井為公田也惟耕則通力合作計畝而取以什一故為徹灋成井則有公田為助

灋故皆可謂之丘甸縣都也其有不成井與夫營即七等之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隨其秩以為差等非以五十畝為限也但所謂國中自賦亦大槩言國中多君子故貢灋多非謂鄉遂無助徹也至於甸稍縣都不言七等之田者蓋都鄙之制皆有國野此居之灋亦如鄉遂但不使之成鄉遂故名都鄙亦貢助徹並行其間故舉其本名槩之七等之田自在其中耳但助徹則皆什一矣七等之田多鄉官之祿不得不行貢灋故立為定額使鄉官自賦之理或然也鄭玄乃謂王畿皆為貢

侯國皆用助貢不然矣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釋曰閭師熟於閭里之情者故掌鄉遂人民六畜登耗之數將以任其力不使怠惰遊手也待政令聽鄉遂師校比之政令徵賦與載師同徵此賦也載師之賦主於地稅閭師之賦主於九職農末雖有或專或兼之不同但每人三征則無不同故曰皆一賦也若如先儒說閭師所徵者任民之稅則下文言貢而此言賦可見與載師同徵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釋曰此言任民之瀆天下之民不出九職太宰分職司徒頒職不過分之頒之而已必閭師任之然後職有可立之處而出賦稅也農者天下之本任之於郊甸縣都之中而出粟米之征矣園圃則郊內藪牧則郊外固有以農兼之亦有專其業者則視其業而取賦或貢草木或貢鳥獸焉工化八材商通貨賄亦有農兼之或專之爲業者則工有工瀆商有市瀆使之貢器物貢貨賄焉任虞以山任衡以澤山澤之利出於天地之自然也故使之各貢其物若角人徵齒角羽人徵羽翮掌葛徵絺綌于山澤之農之類以當邦賦是也自三農至虞衡所職不同視其業而取賦皆不出百畝稅額或以物或以米或穀以爲祿物以當邦賦也至於嬪婦則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皆使之貢布帛以爲布縷之征焉此任其職而責其貢以充賦也○或曰貢九穀者農也農既受田而取以十一矣若園圃工商嬪婦虞衡之貢既不能以什一取之則專其業者貢賦何以爲節乎曰以下文閒民無職者觀之則令其出夫布矣以上文載師無職出夫家之征觀之則夫征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是有職無職皆出三征矣夫布力役則或有定數而夫征則有等殺焉載師職曰園廛在國中則二十而一場圃藪牧在郊甸縣都之中則或十一十二也虞衡則二十而五焉商有市瀆工有役瀆此其取之之節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釋曰無職謂閒民無常職也夫布嬪婦所貢之布帛即載師之里布也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夫布里布皆一布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古夫布里布皆廛布也分而取之非矣此即布縷之征故閒民亦不免之畜養牲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衣不得縗衰謂吉衰也罰之所以恥之使各歸其職而勤其無職也

原曰先儒謂夫征百畝之稅何但百畝之稅耶蓋推九職之貢耳夫農貢九穀固百畝之稅粟矣園

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虞衡貢山澤之所有雖非受田皆當百畝之稅而爲粟米之征者也嬪貢布帛則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爲布縷之征焉而力役之征則辨其可任之人而有公旬之灋則具於均人矣是故有夫家則有分職有分職則有三征此先王所以制恒產定賦役出財用之本原皆具於此也故明乎三征之灋則太宰之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大府之九功皆可源流會通條而不紊矣或曰三征者布縷力役輕於百畝之稅而受田者尚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若園圃工

商嬪牧虞衡皆限以百畝之額且無上下而必取盈焉民將不堪矣曰先王粟米之征受地者視地而取稅受職者視業而取貢故百畝爲夫一也有一家受地餘夫多而無數百畝者焉亦有田少人多無別職者二三家共百畝者焉惟視其田有百畝則取百畝之賦耳此田不耕者所以有屋粟也其不受田者藪牧有藪牧之取工商有工商之征山澤有山澤之賦亦視其業之多少則視業而取貢耳非餘夫必限以百畝之額也惟閒民既不受田又無職業豈約既不可稽使不限以三征天下

之民或受一征焉而曰吾家有可任之人則共力役之征耳或受二征焉則曰吾既成夫家則出夫布矣使不限以粟米之征民皆不就本業浮民游手偏於天下而田之荒萊日甚惟曰吾共二稅而已然則太宰分職司徒頒職司空授地職皆以不受田而免之則何人可須可授乎故粟米之征閒民所不可免也可以見先王敦本抑末之政矣或曰九賦之斂財賄粟米不在矣果如漢儒口率出泉爲賦乎曰非也田野所取貢助徹之入皆以粟米爲百官府與在位在職之祿矣惟草木鳥獸貨

賄器物與山澤之所出皆取其物以充九賦而當粟米之征焉或取其物或取其泉隨時之宜惟上所令耳是九賦所取雖爲粟米之征而非粟米之物也若夫布縷之征則盡爲九賦故大府別爲九功視太宰以九賦配九式之用自祭祀而下無粟米可知矣至於侯國九貢亦以九賦取民以三之一爲九貢之目共二則爲國中之用王制大同故也故明乎載師閭師貢賦之灋王制如指諸掌矣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

群吏而以詔廢置
釋曰縣師治都鄙之正官其職與遂師同蓋五鄙
爲縣二千五百家也下有五百家之鄙上有萬家
之都縣居其中故治都鄙者總名縣師邦國王畿
侯國也王畿侯國俱有都鄙稍謂家邑甸謂公邑
郊里者都鄙之郊里也掌地域守其分土也夫家
人民辨其上中下家可任之人田萊上中下地田
百畝萊五十畝及一易再易之數也夫家人民有
多寡田萊有荒治六畜有消息車輦有備乏縣師
皆掌其數而攷之三歲都鄙之吏縣師考校之上

其功過於縣則知人而廢置之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
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
器以帥而至
釋曰軍旅會同田役皆用衆之事並受灋于司馬
者都鄙之兵皆司馬主之有所徵召則縣師帥而
至大抵鄉遂之兵以衛王國軍旅征役皆都鄙之
兵也故平時皆受司馬節制會其車人之卒伍者
既作三番簡稽之數則隨見在調發之人會合其
卒伍之灋與稍人帥之以聽役於司馬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
賦貢
釋曰造都邑者帥民徒而造之都有大都小都邑
有公邑家邑量其地者亦以定數制之量其寛狹
以爲都里鄉鄙辨其物者辨十二壤土宜之物而
授民田然後定其里數地域而溝封之等謂稍甸
縣都也縣師並載師閭師之職載師任地徵賦
縣師則辨稍甸郊里地域而徵賦閭師任民貢貢
縣師則辨夫家田萊而徵貢故兼言賦貢明兼二
職然賦貢一也

原曰縣師其治都鄙之專職也與鄉有鄉師遂有
遂師以治之而載師閭師則居於鄉遂之中以任
地與民焉惟都鄙則只設縣師而事皋矣故掌稍
甸郊里之地域則兼任地之事矣辨夫家田萊六
畜則掌校比任民之事矣攷群吏詔廢置則掌考
績之事矣作衆庶會卒伍則掌兵戎之事矣造都
邑量地制域則掌營建徒役之事矣徵賦貢則掌
徵斂之事矣合鄉遂之四職而萃於一官以分地
少而委權專也所謂天子使吏治之非縣師也耶
若其所以爲都鄙之主則在乎五命賜則之卿大

夫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積音漬

釋申少曰委多曰積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以待邦用其餘於六處立倉以聚之也鄉里謂鄉遂之内民居之處立倉積穀以賑民之囏難困阨者在國曰門在郊曰關門關所征之貨既以供九賦矣其餘則積之以養老而無子幼而無養者也必於

門關者以出入易於取給也郊里謂四郊之鄉里也諸侯爲賓其臣爲客必以郊里委積待之者賓客至郊關之内爲主者當與之餼廩也野鄙謂百里之外何鄙之地羇寄也旅行客也以野之委積待之給過客之行饋也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之内民聚居之處各有委積待凶荒之賑恤也蓋此委積隨在而貯不獨在而取郊里野鄙亦有待凶荒者而賓客羇旅則凡三十里五十里皆委積以備之此其大槩也行之有通融之濟為數事皆聚之所聚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遺人掌之如下文所

列者道路之委積也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釋曰國野自國而達於野之道路也廬企室也略設飲食以濟飢渴三十里半舍也則有路室可宿焉委小積也以供飲食五十里民居聚集則設市隸於市官四方可以交易市中設有候賓之館有積以供其焉凡一舍之間三廬一宿日有飢渴之備夜有寢處之安所以處賓客行旅亦周矣凡委

積所在遺人司之巡而比之則所積不至侵耗以時頒之則所出不至於妄濫

原曰遺人委積之掌凶荒之賑恤老孤之畜養賓客羇旅之行固皆取之而足也至於諸侯會同聘問軍旅之興徒役之作用衆之方也道路皆有以供之是何委積之多如此哉後世一遇凶荒則賑濟無策師役之興千里饋糧驛傳之擾民不安其生民困於徵求國疲於軍餉安得如古者隨地委積以供之無徵求之若無轉運之勞而事事乃有其備哉揆厥所原由於兵民既判委積盡於養兵

官不王者驛傳困於迎送耕稼食衆地利不盡
倉廢墜是以一遇荒饑而國力不支也然周人之
委積也有道旅師聚三粟春頒秋斂恤民囏阨在
此矣委人聚疏材以待賓客羇旅之用倉人辨粟
入之藏有餘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國之大事備道
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周人所以爲委積亦多矣
是以備能先具而亡後世之患也後王不欲致治
則亦已矣如欲寧萬民壽國脉先王之政可不講
求而施措之哉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

釋曰均平也政讀爲征均地政者均其土地之征
稅也先定其經界一夫受田百畝萊易牧地佐之
使肥瘠得中令一夫守之是謂均地守分上中下
之田萊以三等之農數牧使之蓄鳥獸場圃使之
種桑麻是謂均地職地守地職既定然後征之使
出一夫之稅粟一家之布帛也均人民則辨其可
任者役之牛馬車輦使之委輸此事役之征也地
守地職則粟米布縷之征下文公旬所用則力役
之征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
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
均

釋曰凡均力役之征必視歲之上下以爲差等豐
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年人食二鬴
爲無年公旬者公上役作之旬也如有十日之役
則役可任之人以年上下三日二日一日以公旬
爲率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玄改旬爲均
鄭鍔則曰每冬三月役民二十七日則類暴秦之
濫由不知公旬之義也凶謂飢饉札謂疾癘無力
政者雖公旬一日亦無之也無財賦者粟米布縷
皆免之也收猶脩也對均言之蓋凶札之時不辨
守界人自不侵不施地職民自盡職不均地征以
無財賦也凶年不均每年小均三年大均蓋地守
地職有變易人民有消長地道有變動故三年必
大均然後三征得以均平人民得以樂業

原曰均人之設見孟子三征之言爲得周人征稅
之要也蓋均地守者均一夫百畝之地粟米之征
由是出也均地職者以九職之人各任其地之職

布縷之征由是出也均力政則辨其可任者給役以公旬爲斷焉力役之征具於此也自均人觀之則周禮賦貢征稅之事征役力政之濟雖繁且博豈外於地守地職力政之三事哉惟三事必用乎均也是以載師任地有宜授之人閭師任職有當受之業而族閭之長校比之得其可任之人以聽公上之役矣使均人不設則諸職不能相兼三征亦安能使之平均而無偏重之失哉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媺卽美字

釋曰媺善道也謂德行之美也詔告也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也國子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師氏德盛道尊爲世師表故以善道詔王者以自然之理而從容以告所以尊王也以德教國子則自其所得者而儀刑誨訓之使國子效灋之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是也至極也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道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至德爲道之本也敏速也敏德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人倫日用之間實履其事者

也苟不勤敏則行不力故敏德所以爲三行之本也孝德者國子所生之降所籍之厚既與人殊自當深念罔極之恩不可頃刻而忘于懷有得于此則爲孝德須臾而忘于此則爲逆惡也故真有此德爲實深固則必深知逆惡之非而自不忍爲矣○朱子曰三德者相須爲用不可偏廢然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譏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以廣其業而有虛空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但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釋曰教以德者使之得於心教以行者使之見於事朱子曰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加修不實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然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至德敏德亦惟孝德足以盡之故三行亦以孝行爲本推行友順之目亦以盡孝也孝行如問安視膳之類親者愛之也知愛其

親則知所以奉養之方矣友行如忠信辭遜之類
尊者敬之也賢良道德之可尊者順行如恭敬奉
承之類事者弟子之禮也師則敬我者也長則尊
我者也是故事師長如事親則可謂孝順矣尊賢
良如事兄則可謂友弟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
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釋曰虎門王路寢之門也居左者立大小二學於
門之左也師氏保氏居之司視察也察王之視朝
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中中於禮也失失於禮也

蓋王曰視朝於路寢用人行政之善師氏詔之而
教國子以爲禮用人行政之失不在於語言誦授
之間而直於行事之際教誨焉是以古人必於事
而爲學成材然後可以從政而臨民也夫師氏以
媺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
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衆則此心易撟所以必
使國子宿衛王宮薰陶於德行則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善士所以輔養君德涵養氣質而置君於
無過者莫急於此此王宮之教所以爲密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從才用反治直吏反蹕音畢

釋曰舉行也聽治坐朝而聽政也王出而祭祀賓
客會同軍旅喪紀入而常日聽朝師氏無不在左
右者無往而不詔王以善也其屬上士府史胥徒
也四夷之隸乃司隸所掌者兵服各用其本國之
旆布弓劍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
宮也內列謂番營之在內者王在朝與出在野外
師氏必帥其屬與隸以守衛王者所以教國子皆
守衛王宮之人且爲官之多從衆之廣等威嚴之
權則教道尊嚴而人攝服王亦恃以無恐矣況師

四夷之隸以守內列亦以遠人無覬幸非常之變
可防肘腋之變故也先王於師氏之官所以處之
委曲詳盡如此則教道焉有不行者

葉氏曰師氏教三德而不曰六德教三行而不曰
六行保氏既教以六藝又加以六儀與司徒三物
不同以貴游子弟與六鄉之民異其節目節有詳
畧之殊然爲教則一也夫國子皆曰教而保氏獨
曰養國子以道者道非口舌之所能諭以之養其
心則三者之教始可得而施焉此又與三物教民

不言道同意也又師氏曰學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中者教之以爲鑒失者教之以爲戒如此則達於政事然後可以涖政臨民矣周人之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重蓋以公卿大夫之子席父兄之寵蔭宮闈之安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不限才愚槩居祿位恬視世祿則鮮克由禮不學面墻則涖事惟煩苟無教養之素以變化其氣質而保護其德性將何以負其德行之素而動容節奏必合於禮樂異時涖官臨民而欲授之以政皆達得乎當成王時周公之子伯禽衞康叔之子年齊太公之子呂伋皆事成王他日皆爲顯諸侯此非周人詳於教國子之驗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釋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以諫惡爲職者繩其愆糾其繆使內無失德外無失政乃所以保之也養國子以道者六藝道之寓也六儀道之著也師氏之德行非可以語言直入必教之藝依倣之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優浸漬以涵養之則德行自然可造矣養之以道如此然師氏之教大學之教也保氏之教小學之教也大學教之以理小學教之以事二學之教亦於師保二官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六樂也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射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馭也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六書也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朒句股九數也○六藝以禮樂爲本禮樂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也而列於六藝何也曰禮樂有大小有始終有儀文度數之禮樂有大禮大樂和平天下之本焉有不可須斯去身焉保氏之五禮六樂亦儀文度數之間耳然大司樂成均之教專以樂成就人才故藝謂之曰道藝者亟指禮樂而言之也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釋曰容即儀也以見於外者言祭祀有裸獻薦徹

故其容欲穆穆皇皇賓客有迎送燕餞故其容欲
嚴恪矜莊朝廷則踧踖如也翰恭如也曲禮曰朝
廷濟濟翔翔喪紀始死則皇皇焉既殯則望望焉
既葬則慨然如不及曲禮曰喪容纍纍色容顛顛
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軍旅曲禮曰戎容暨暨
果毅貌言容詻詻教令嚴肅貌色容厲肅視容則
清明也車馬曲禮曰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
美肅肅雍雍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藝乃道之所寓容乃道之所發養之以道者如此
王舉聽治皆從者謂隨事納諫也其職事與師氏

同闈宮中巷門使其屬守之所以幾出入蔽宮中
之衛也師氏守門保氏守闈宮中整肅之權一由
師保節制此教之所以必行而不敢犯也
葉氏曰周官分職聯事可謂纖悉而獨諫官一職
缺焉僅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而已
周公以三公之師保不必備乃設為師保二氏而
以中大夫下大夫二人為之其職專其任重意者
言責之所由係也然師氏詔媺不知所詔者何媺
保氏諫惡不知所諫者何惡夫陳善閉邪順美救
惡臣子職分之當然也然謂之師保詔媺諫惡不

過一言行教國子而外則師隸而守王門師屬而
守王闈其餘則王舉聽治則從而已也其於拾遺
補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肖焉愚以二官考
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亦皆守衛之人
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以循誘其
善於默默之中何以言之為哉然師氏之教國子
以德者乃其詔王美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
其諫王惡也必有師氏涵養於先而後保氏正救
於後是師氏之職尤重焉故書言師氏必儕於虎
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趣馬之行誠

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在王所而與為善者師氏
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從而正救之故曰
掌諫王惡 言而已豈必如後世以諫名官耶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
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
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釋曰此官列於師保之後蓋猶民間之師氏也司
救猶民間之保氏也糾者率其怠倦勸者循循善
誘德六德朋友同學之人也行六行正規戒也強
勉切磋琢磨也道藝則詩書禮樂是也蓋德無可

見設示之以意感之以心惟上所以糾之勸之若孟子所謂勞來匡直輔翼期使之自得者可謂盡糾勸之方矣行則可見而道藝則又習業之本務也故令其朋友以六行相規正以道藝相講習而勸強磨厲以進於學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也蓋古者庠序之中不專立師而教讀兼於閭胥族師州長黨正又不專居於庠序但擇其朋友之長而先覺者互相規戒告詔故言朋友而不言師也巡謂巡行問謂訪問觀察則考校之也德行道藝之書既定於鄉大夫黨正以下

矣司諫則考察其所書之當否以詔廢置也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此即俊秀有德行道藝可升於司徒進之天子入太學涵養之司馬辨論官材而任之是也鄉中升俊秀之事惟見於此夫教之書之固在鄉大夫以下而巡問觀察考校裒實當其才定其書然後使之升之者其權司諫執之也巡問觀察之間六鄉之吏治可攷矣萬民之德行可知矣以詔王行廢置也赦宥者民既有過失爲司救所罰而廢黜者能改過有德行可書者又從司諫而赦宥之此可見爲師者必操攷察廢置之

權而後教道尊嚴而人信服若師保二氏必掌國中失師爲隷守門闈而後教可行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衺耶邪字

釋曰救猶禁也司諫掌糾勸德行司救掌誅讓衺惡過失亦猶師氏詔王媺保氏諫王惡四官皆師表之職也衺惡在心故爲不善者其辠重過失在事偶陷於惡者也其辠輕誅責罰也讓譴怒譙責也以禮防禁而救之者古者禮刑表裏出禮則入

刑教民以禮以禮制刑刑其犯禮者而已故防禁民之衺惡莫先於禮苟有背此者亦審諭而救止之果不能救乃行誅讓也蓋古者有少儀内則曲禮三篇實鄉中教民之禮書所謂八刑亦依此制之故使民有所持循今此書之廢久司救以禮防禁果何禮乎此治衺惡之處也讓者以言語切責之罰者以搥楚撃撻之士司寇之屬加之明刑則去其冠飾而書辠惡著之背以明示諸人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坐日已滿又役於司空以勞苦之夫三讓而罰三罰而加

明刑所以使之愧恥諸嘉石所以徵其心役諸
司空所以挫其體無非欲其改褒惡之行而革心
向化也先王之愛民厚矣苟又不變寧免於殺哉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
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釋曰圜土獄城也過失雖非故為讓之可也三讓
三罰以啓其遷善之心者至矣而復不悛則納之
圜土蓋日任之以事而役則收之于獄不加明刑
不坐嘉石者其辠輕於褒惡也天患灾異也民病
札瘥也國中六鄉也郊野六遂都鄙也必以節巡

者節以輔王命也問民疾苦或賙之或救之也以
王命者宣布天子德意也○司救掌褒惡過失之
刑罰而兼賙恤施惠之事何也曰先王之設刑
所以疾民將以救民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也官以救為名而末乃示以救之之事先王
好生之意不可見乎

原曰觀司諫司救之職可以知教道矣夫教也者
非糾勸之至而刑罰之加則教道不行非任之以
政役之以權則教道不尊故先王既立鄉職以司
教化之本矣使無振作飭整之方則教亦終廢也
故又設司諫以巡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别其人
材以風厲之其糾勸可謂至矣又使之操考察之
柄詔廢置之權則道安得而不尊教安得而不行
哉又設司救之職專以八刑糾萬民之褒惡過失
犯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加明刑役因其辠之重輕
而困辱之而勞苦之無不欲其入於善也則教道
安得而不立人心安得而不服哉是故吾於朋友
之正行强與可以見古之庠序亦有群聚之濟於
辨其可任國事則知備才之本俊秀之升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難乃旦反

釋曰難相疾讎殺也諧猶調也和平也民相侮傷
由教瀆之不舉耳故設調人於司救之後正以消
其侮怨之風而養其渾厚之俗也過失誤也無意
而犯之成平也謂立證佐共明之也過誤殺傷此
在秋官司剌有過失之剌皆在所宥也先王於民
物之命固不忍見其殺傷然亦憫其過誤之至此
是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報之意故立調人
以鄉里之民立為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停其
怨怒之心亦省刑之大者及過誤而殺傷人畜產

者亦以鄉里之民平之蓋過誤殺人不待教而誅
矣過誤殺人死者爲不報生者不免於死故情事
既明避之法是矣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
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
之 辟同避
鄭曰和猶調也難讎難也凡與人爲難六戎五兵謂
之四海之外夫夫事君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此復讎之義

也今有父兄被殺子弟之怨不能平也故欲從復
讎之義然君上之義以過誤殺傷本人無罪也自
上殺之則賊棄其民聽其子弟之讎殺是無其君
故立調人以和之而使之相辟則彼無横死君無
棄民而子弟之怨亦消矣辟之何如君父之讎則
辟諸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義也兄弟師友之
讎則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反兵之義也從父
兄弟主友之讎則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
之義也曲禮言其義之經周禮處其義之權故知
經權之變者可與言禮矣瑞節主節之剡圭也和
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調人以剡圭使其
子弟執之以治其罪或殺之或囚之也夫矜過誤
而施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仁之至義
之盡矣故與之以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
朝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
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
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曰凡殺人又反殺其人也反殺者既遂之他國
子弟不書于士又無端節自反殺之則彼既有殺

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失故又使鄰國交讎之不
可容於其國也○或曰反復也既殺一人其有子
弟恐其復讎則又殺之故鄭氏曰欲除害弱敵則
殺人者或逃他國則令其國與本國交讎之殺人
而義如當事而誅大惡托濮而殺元姤朝士所謂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若此者避
之他境令其子弟勿讎之但之是不從王命者也
必誅之而不容於鬬怒怒相鬬未至殺傷也故
使鄉里共和解之平成之則不至於殺傷而爭息
矣不可成則不相服也則鄉里之長與鬬人書其

是非曲直辨其先動者爲非爲曲而誅罰之

原曰役讐和調之說漢唐儒者多駁之伊洛之間亦惑之豆峯胡氏大以爲非周公之典遂以爲雜此蓋信其爲聖人之制制治於未亂保民之大本也蓋先王旣立鄉官以司教又設司救以糾勸誅讓之則鄉里之間宜其仁厚輯睦無門戶殺傷之失也然人心不齊事變不一不可不爲之處也故立調人之官以諧和之行間勢不止其覆正之有鬪怒者乞成其書其由自陳其先動固不使其訟於鄉師謀於士師矣此息訟之術也及其

有殺傷者亦先於鄉里成之故而殺者歸之士師誤而死者謂其本無意而過誤也質之於衆則彼本無罪一切宥之則不能平子弟之怨禮有復讐之義刑有欽恤之典故調和於禮刑之間令其相避勿得相讐大其信於海外於四海之流矣避諸千里之外與不與於三代之制殊遠有異周者不能得其鄉井矣爲子弟雖不得調亦公其仇不可以得其忿而得其心耶及不肯避調者之端節令其執之旣復其讐又令其不得反仇之夫其使自避而不就之於官也是欲其知罪免逃捕也復也使其子弟勿復讐者令與以寃御自咎也故調人之官一設使彼知罪而自避使此自省而勿仇見以無怨之殺無逮捕之擾無累及鄉鄰之不安其原者未不動聲色之間而息大獄於未原之地謂非聖人之制可乎愚見後世大獄大囚之滿於天下何者而非殺傷人之未能辨明者乎死者一人而累者數十家何莫而非不成於鄉里而成於官府者乎一有來心在道者出而調和之則天廢於燕熾又繼之以任調人之官者乎噫調人之官何以行而後世之治鄉始於鄉里之教不修而人

姑多犯禁而世御俗者其思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釋曰判半也男女之合必有行媒者以有別也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書其所生年月日及名嫁娶以爲驗也防其淫佚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期〇孔子曰夫禮言其極是也判妻出妻也入子謂女子爲人姆養者凡娶此二色之人爲不正之名皆書以記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釋曰仲春建卯之月陰陽交會行婚禮順天時也奔謂先時未具六禮過此則失時也故亦許其成婚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凡不告廟而行納采納徵請期親迎者謂之奔此必因家貧凶荒札之故者而後許之若無故而不備禮及此時而欲成昏謂之不用令罰其父母及主昏者觀此則奔非私奔之謂矣司猶察也女無夫男無家而鰥寡不能自存者會合之使各有所歸如書所

謂敬寡屬婦是也若義夫節婦則特異之行故旌之以厲風俗

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純側其反

釋曰幣婚禮有納幣納徵皆用帛純帛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貧者可以不及富者不得過制故曰無過遷葬謂死而求婚嫁殤謂死而求夫是皆瀆禮亂倫故禁之也陰訟謂淫奔之訟也勝國亡國也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陰訟鄙褻之甚不可聽之于官府故就出聽之以示不正之合喪國亡家之本示監戒也罪隸五刑者歸之士師所謂去勢幽閉者此刑也

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婦然後爲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以聖王設官主判合之禮于生必書其名男女盛年其昏禮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男三十女二十爲期書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爲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

濱野則鄙長稽其女工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有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賈音嫁儥音育劑子隨反賈音古虣蒲報反去起呂反

釋曰司市上市廛治商賈平物價收財賄者也所以一項人民職屬鄉遂也故屬地官之末先義後利也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政之刑以齊之量

斗斛也度丈尺也執五量以定五穀之價建五度
以定布帛之式禁謂違式務俗之物不陳於市令
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此八者司市之大經
也次市官所治之舍思次介次也敘肆之行列也
以官次爲列序分地而治之則市之經畫定矣肆
貨人藏貨之所也陳物於肆以類而辨之則市之
物價平矣物之僞薄易售而無資用者也禁之則
民不貴異物而市平矣阜盛也布謂泉也布所以
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得故商賈通
而貨財盛則泉布得行矣徵召也價買也量度所

以齊物也物之多寡長短有定價則買者來矣質
以人謂劑以書約貨交予以是爲信則爭者止
矣賈民胥師賈師也能知物之真僞使之辨貨賄
易則欺詐之術不行矣刑罰如小刑憲罰中刑徇
罰大刑扑罰是也市肆之間奸詐強跳犖犖徵以
刑罰則虣可禁而盜可去矣泉府聚泉之所同共
也泉府所藏之貨與民共之市之不售者官爲斂
之民之無貨從官貸之所以利民非以富國也○
司市爲市官之主故其教治政令皆司其綱而其
日則自質人以下分掌焉故質劑結信則質人之

職也賈行布則廛人之職買民禁僞則胥師之職
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刑罰禁虣則司虣之職也
陳肆辨物則肆長之職也至於同貨斂賒者又非
泉府之職乎其餘門關掌節皆同商賈之往來禁
貨賄之出入與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司市之通貨
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則商賈也者亦分天下四
民之一者也故其設官分職經制之詳密如此蓋
亦爲國之大務與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昃音側

釋曰日昃日未中也易曰日中爲市故大市期於
日中百族萬家也爲主主於爲市謂其多也大市
交易大而且多故百族爲主萬家立一市也商賈
家于市中故朝在焉夕市日將入時市也販夫販
婦朝買夕賣以日餘力而給人家常用也故夕時
在焉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
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
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釋曰市入謂三時之市開市門以納賣買之人也

鞭度者無刃之矣繫鞘子上則爲鞭刻爲尺寸則
爲度胥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
故皆就此以守市門也群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
正其肆之分界展之言整也成平也平成市物者
也奠定也整飭會者使定物價防詐欺也上旌者
揭析羽之旌于思次以爲衆望使知三時市也思
次市中官舍行次也市師即司市也涖事于此以
聽大治大訟謂胥師賈師不能決而上之也介副
也小官舍行次也則有序次分地而守之胥師賈
師涖以聽市之小治小訟者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釋曰期于市謂有買賣要約期決于市者辟偏辟
之物謂布有眞僞爭僞布者爭量度之長短者刑
戮謂犯刑者此四事則隨其方之人各於其所分
之地叙要決之不可亂也所謂以次叙分地而經
市是也得遺物者亦使置於其所分之地叙貨於
其貨之肆畜於其畜之肆則不亂拾而失主求之
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則舉而沒之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
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
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釋曰利利於民者害害於民者靡物之侈靡使人
競溺者凡治市者懋遷有無化居鬻資於商賈而
作懷以低昂之使厚風俗徵奸究正人心資本於
公上故凡治市貨賄之灋有用之物無者使有利
者使阜謂貴其價以來之則必有而阜盛矣示民
不幾用物也無用之異物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謂
賤其價以抑之禁之則必亡而微[illegible]矣示民
不貴異物也王制所謂不粥於市之物是也通達
也凡商人齎貨賄出入市與門關皆於司市給印
章與節然後得行蓋門關有幾貨物有禁隨地有
征故也因有災害則不收市征以蘇民困蓋凶札
民困於財矣若泉遶格則亦可蘇故聚金作布也
凶荒鑄錢以益國用蓋古灋云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
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
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釋曰僞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幅
之類凡十有二在民者不得畜也圭璧一金璋二

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
八數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也凡此在上者
不得作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買則因此而粥之皆
在所禁故分之各十有二也憲表縣其所犯之由
以示懲戒也徇以其罪徇于道路以辱之也朴則
撻其身體以痛之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議正
其罪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
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釋曰過市謂諸侯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
子過其都之市也先王立廛欲於未然之前防之
市者貨利所在君子不入焉恐奢靡淫侈蕩其心
而變其守也故國君過市則赦市之刑人蓋以已
既好利市人何誅焉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之
過必罰其幕帟蓋帷所以責其無以自防而見追
後之物也國君如此則天子可知矣市司者凡市
之上也賈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專以待賓
客命帥師役之事者有市則有價賈之事大衆所
在其地之市司帥賈師從之而掌其買易之事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
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
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釋曰質成也成平也主平定物價者也貨賄財物
也人民奴婢也兵器弓矢戈矛之類珍異奇美異
常之物凡此皆質人平定其價也價賣也凡以物
買賣者則為之立質劑質劑謂人質如今牙儈謂
交約券書大市人民牛馬則以人質小市財物珍
異止用書契用質劑者欲其無反悔也稽考也書
契取予市物之券即劑也同度量之使合律度度

以齊其長短量以齊其淺深淳謂幅廣制謂匹長
巡行於市而規考之若其度量不同淳制不一則
舉其貨罰其人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
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釋曰治質劑謂借證佐持契券求訟者度地遠近
以為要約之期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者所
以絕民之好訟者文書也郊遠郊野稍甸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

斂而入于膳府
釋曰丘氏曰絘布胥師所取在次之布也總布肆
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斂質劑者之布
也罰布司市所罰犯令者之布也蓋方貨入於市
其間有詐僞者罰之以布出於次謂之絘布貨入
於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總稅而計之其數
非一謂之總布質人債賣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
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府布等有犯市
令者而罰之謂之罰布廛人正掌市廛之地凡諸
物邸舍之稅廛人得以斂之然廛人本斂廛布亦

兼斂五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兼取也
稅其入泉府又將以斂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民用
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以奪民利哉所徵
六畜者皮角筋骨可作器物也故斂而入玉府以
當地稅珍異之物滯於市而不售者在廛久恐其
腐敗官爲賣之入膳夫之府以供食者之膳亦所
以利商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
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釋曰胥師掌二十肆之刑禁政令者也胥師之下

又有司虣司稽肆長止於二十肆不可與民居同
也但無秩賦之也次介次也二十肆則設之以施
政令貨賄之入則平地之物使爭故司市所須之
刑禁則表縣之使知所趨避也詐僞以言欺人者
飾行以事欺人者價賣也建言作買單言作賣二
用也慝惡物也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乃飾之以
蓋買者此胥師所以察而禁之也司市治訟聽其
大者則小治訟胥師自聽而自斷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
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釋曰賈之有師賈之所取濟也次中介次與胥師
同居一司禁令一司物價也肆有百貨總言貨賄
也治者理其買賣之事也辨其物之美惡課而比
之使相均平展省而平定之然後定其價直使之
合宜則百貨定矣然後令之賣於市使不得輕重
焉○夫古之爲市也先令賈師定物價百貨之價
既定然後令市此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以有
此濟也然賈師又豈得以已意低昂於其間哉將
禀之司市司市禀之内宰内宰禀之后也是故物
無甚貴甚賤之價人無壟斷乘時之思後世劉晏

咢知此意然非先王之灋矣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釋曰天患凶荒札喪貧者不能預備賈民乘時以罔厚利貴價以重民困必禁之使有常賈所以恤民瘼又以懲奸民也四時食物之美雖人所好尚亦使之有恒賈凡官府有所斥賣之物與買物為官府之用賈師則帥其所屬司虣以下至肆長更代直月以均勞逸凡師旅大役會同有大用於市

買賣者皆使之嗣掌更代直月焉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釋曰此職掌禁人無禮鬭争酗暴者將以禮與灋經市也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淵藪也先王將安良善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一司虣專以察強暴為事憲其禁令使人避之苟有違禁不服者搏而戮辱之其古人所謂牧羊去其敗群之意乎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釋曰犯禁則犯市令之禁者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不適於用皆是也搏倒而擒之徇於路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此職專主巡察之任與司虣相通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釋曰此胥乃胥師之役持鞭朴之人也執鞭度以巡其前凡坐作出入各有其常如有舉手行坐不

如灋者不以正者擒捕之撻戮有罪者亦有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禁令使出布者

釋曰肆長則立肆之人蓋有財而為賈者猶鄉之比長也故各掌其肆之政令名相近者如布帛之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所以相遠實相近如馬牛之肥瘠相近而名則不同所以相爾相遠則正其價使之高下相邇則平其價使之如一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者其灋如此總布一肆之中隨其所

賣之物不計其貨只一年取稅若干謂之總布歛
而收之以輸於廛人
原曰司市質人廛人皆設官也故有府有府史胥
徒其所掌政令刑禁皆受之朝廷者也胥即賈師
則宮商大賈之有才令其掌二十肆之刑禁辨物
定價焉猶鄉遂族師鄰長之類也司虣司稽與胥
則其所用之徒役肆長所備之人也肆長則有財
為商而坐肆者猶比長也蓋商賈乃四民之一別
有一項人民故先王所以治之之法如此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原曰泉府猶司市主貨財之府以泉通市賈之貨
賙濟萬民之困急利民莫大焉鄉遂人之有旅師
聚而散以濟貧民乎頒與積者是也此以聚在國
以泉而已歛布歛出布也市之征布者商人所歛諸色
之泉也市有滯而不售之貨官以泉市之所以
便商非為其賤而買之也○○吉買者猶之收
待不售而賈者市貴賈之其賦所以役民非為
貨貴而賣之也所以為此通融之法為商為民國
何利焉

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
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
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原曰抵本也民有買貨以濟用者各從其本價悉
貴人利之也必從其所居鄉里之長或所治之有
司審察之果非射利然後予之賒者立期取償而
無息借大事者也然必祭祀喪紀大事因緊急不得
已而後賒之祭祀旬日喪紀三月差輕重以為限
其食與賒不同賒者買物以濟其一時之用無論貧
富貸者借泉以濟貧乏之乏凡借貸民則貸之有司

其鄉里所轄之官辨其物定其價而授之
後從服役於國事各有日數以為息非其有
取財而為息也○夫泉府之布出於廛人所歛非
苛征也泉府之貨出於商賈所售所為斷也民之
買者與其有司辨其要用不與其貪利也物有貴
賤必從其本價不課其利也民有喪祭困急而賒
貨則立期取償而無息急民卹也民有從官借物
以濟急必出不得已而後授之以身服役國事為
息不責其所無也則既不病民亦不病國兩得其宜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釋曰國之財用取具者入九賦財以供王之膳服在於民則斂貨利商也賒貸利民也是國之經費不過爲王爲民爲商而已歲終會其出入不過會此三者而已他事豈其取於此乎納其餘亦納之於職幣以待移用而已

泉府之財所入者廛人五布而已今曰國之財用取具焉不知泉府何以供之王介甫執此遂曰爲國者不取於民而財用足乃置市易務出內帑錢數百萬以爲本遣人諸處市物以厭富商之利又下出本縣貸於民而取其息以資國用

豈非以國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一言乎蓋所謂財用者供九賦之一也其國用者待王之膳服也供賦之餘則斂貨利商也賒貸利民也出入有餘又納於職幣也果國之財用如斯而已介甫諸禮不熟以成宋人之害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之誤而遺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失均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鍵其展反

釋曰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王城有十二門也管籥也鍵牡也入者爲牡出者爲牝盡授管以門門授鍵以啓門故曰啓閉國門也幾察也不物有所犯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皁隸之沒入官也死政之老死國事之父母孤其子也犯禁在月令先王以義治之則司門沒其財死政者死於先王以利治之則遺人養其老幼監門人之賤者自司門出也正是幾之也監門門者也祭祀之牛牲以門外有閑地也門祭

受其餘者不敢用祭祀之牛祭門特受其牲之餘者而用之朝聘之賓客至門則以告其上以禮而迎之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釋曰王畿千里而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關國貨之節通貨賄之璽節也凡節皆掌節守之惟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以聯門市鄰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內外參聯

以檢滑商司貨賄之出入於關猶司門之正貨賄
也治者治其鬭爭禁者禁其欺詐征者征其出入
之貨廛者賦其市地之廛丘氏曰市有廛市關則
無市官之廛安有廛征盍其掌關貨之節以聯門
市是辨其合征合廛者而關自為貨不出於關必
僞物犯禁而避稅者舉者沒其貨罰者撻其人貨
賄不犯禁者則達之即授以節又為之傳書使所
至無留難爲商取貨於民關至關驗而書之乃與
之璽節其有節者亦為之傳書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

為之告有内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釋曰凶謂荒饑札謂瘥癘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
關門之征猶幾者謂苛察之不得令姦人出入孟
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是也敂作叩
敂關謂至關謂關人也國語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李以節迎之朝聘者亦然送令有外之送令
謂從侯國畿内而入者以節及傳内之送至王所
内之送令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以節與傳出
之送至侯國畿上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
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釋曰節謂行者所執之信邦節則王節以下之八
節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也輔王命王
有命則以節授使者執以為信此守節也王節之
制如王為之則以命數為小大玉在其中而暢
達於外君子比德如玉諸侯之德宜如是也角則
致力於内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為采邑之長者
其材宜如是也制則未聞此邦國之使節也諸侯
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路所執之節皆鑄

金為之各為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澤
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
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也英飾也
蕩竹也英以綵絡而繫於竹持之使其英華外著
内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美尊王命重使華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
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釋曰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主通貨賄之官謂市
官也道路主土地者謂比長也符節以竹為之有

判合如漢宮中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旌節以
竹爲旌如漢使者所擁節是也凡民遠出至門者
司門爲之節出關者司關爲之節商則司市爲之
節其以徵令及徙家則鄉比長爲之節不出關不
用節也凡節有等式裁於掌節有期反節不獨民
與商門關道路之官亦必有期而反與則更爲邦
國都鄙之使節反則有時守節易世方反凡欲遠
行於天下者無有不得節而出不獨有王命也傳
者所以書其事與節相依而行故曰輔之無節者
遇門關幾察之處則執之或納於圜土故不達也

葉氏曰瑞節所以頒大信於天下者掌節一官專
守邦節者也曰守邦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是
即珍圭牙璋穀璧琬琰者也則掌節所掌必有與
典瑞相通者矣以至邦國之使節曰虎節人節龍
節門關道路曰符節璽節旌節又與小行人所達
之六節相關通焉獨都鄙之管節與貨賄之璽節
不同爾蓋角節王畿都鄙之節管節侯國都鄙之
節掌節有門關之職有貨賄之出入故有璽節小
行人掌諸侯之聘無貨賄之出入故無璽節此其
所以不同與夫節所以示信也既典之以春官之
典瑞又守之以地官之掌節又達之於秋官之行
人不如是則無以爲信也蓋典瑞雖以瑞節授使
者而持之苟不合於掌節則使者所持未必信掌
節雖以符節授使者而行之苟不達之於小行人
則使者所行未必通瑞節出入三官互相稽驗則
無矯偽之弊矣

周禮全經卷之五

周禮全經卷之六

後學柯尚遷釋原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者象春所立之官天發也地載也非四時之和則不能成萬物官以春爲名者濃春爲發純和之氣貫乎天地者也宗者主也猶宗族之宗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而宗典祀者也伯長也位莫尊於祭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爲長則謂之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釋曰邦禮者國家之典禮也其經有五其別三十有六和邦國者禮之所以分定神人之所以定上下之所以和也和則樂之所由生故宗伯兼司樂者禮樂之道相須也○司馬溫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不亂哉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大宗伯典禮之長官總掌三十六禮與樂史之等列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而掌其灋守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祭祀之位次及牲器粢盛之品節上中下士各有職分掌宗伯之庶事者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於物反

釋曰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是秬米酒不和鬱者

若祭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酒人鬱人煮鬱金草以和之爲鬱鬯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勑亮反

釋曰鬯釀秬米爲酒祼則用以和鬱秬如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謂之鬯者言芬芳條暢於上下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釋曰雞木畜也爲物至微而設官者以其能嘷旦以警百官祭祀賓客之禮爲牲莫要焉必預養之而屬於禮官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尊彝皆盛酒之器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尊以盛鬱鬯彝以盛齊酒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釋曰几凭器筵席之別名敷席之法初在地一重即謂之筵重於上者即謂之席其實一物也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也
原司尊人以下五官職至微也而列肆師之下者

以在宗伯官府之內也禮莫先於器器莫要於尊彝几筵祭莫重於祼鬱鬯所以祼也而鷄之爲用莫要焉故各設官以司之宗伯之所役召也故次於此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藏物謂之府言天者以藏宗廟祖宗之重器故尊之也不屬大府者寶器非貨賄可班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釋曰典者典守之義瑞玉瑞節信也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餘事以事神爲本故次於此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釋曰命謂諸侯群臣宮室車旗衣服隆殺之等秩典之使不得踰僭皆禮官至要之職故次典瑞一官僚則貴賤辨民志定立國之本也鄭康成謂命爲王遷秩群臣之書蓋遷秩群臣內史策命之有書矣此則據其見在之命而掌其序次之秩禮儀之等使不得踰越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釋曰司王之吉凶冕服及群臣吉凶衣服服爲身之章等級所存也故次典命之下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祀國外之祀也其所兆之塋域典祀守之所以防褻慢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釋曰五服親盡謂高祖以上也天子備禮立祧廟在二昭二穆之上故曰三昭三穆用奄奚守之不言守廟而言守祧者自遠而言之也祧廟守則親

廟無不守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二人

釋曰世婦女官也以女人而加男爵以有職任也其職教六宮后夫人九嬪以下之禮事[illegible]傳毋也設府於內擇內外宗之有德者為之夫然天子立后夫人嬪御使有傳毋加以卿大夫士之職與內宰相表裏以女宮內小臣奄豎通之故曰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原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者天子妃嬪序次自定非官職也何爵秩之有春官世婦有卿大夫士之爵非天子之嬪御乃后夫人以下之傳毋有職者也故加以男爵女府史各二人奚各十二人者其職煩也然亦可以見其有官府矣若是天子嬪御則府史奚何為哉故知春官世婦為傳毋以教六宮禮事者也或曰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學之灋教九御矣春官世婦又詔王后之禮事相王后之擯事掌達內事於外官者何也曰此正春官世婦施內宰之教者也內宰之屬皆男子也豈可以入宮中而施教乎故王內之政雖無不掌而所以教陰禮婦職於嬪御者亦須世婦詔相之也況所以通傳教令者內有女官女奚專屬宮卿之用外有內小臣奄豎專屬內宰之用乎曰世婦既為傳毋今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則八十四人矣不亦多乎曰不惟后夫人有傳毋嬪御皆有之況內既有官府則內政亦多矣故曰專掌達內事於外官外官非內宰而何哉曰既非嬪御其人何自取之曰以德行為本道藝次之或內外宗之有爵德者或王族之婦人或卿大夫士之妻以尚德為主耳故明乎春官世婦之職可以無疑於內宰混男女之別可以免奄宦竊柄之禍矣治亂之原有不係於此乎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釋曰內者王族之內也宗者掌祭祀之名凡者無常數之詞也女子無爵從其夫之爵今曰內女之有爵者無乃上文世婦宮卿以下大夫士之爵其內外宗之爵乎既有爵則必有職故曰宗然則世婦則尊而為卿者爾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釋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有爵者居宮職無爵

者各從其夫凡言女者本其所生自其族人言之也雖老猶然今曰內外女則自王族言也老而有德者衆而爲傳母則體統尊嚴而詔相教導可行矣八十四人之多者內外女多分六宮也府史之備者宮政少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封土爲冢象丘壠之高古者族葬故天子諸侯各有兆域設官掌之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十人徒二百人

釋曰墓者孝子思慕之處冢塋之地此官主邦墓萬民之所葬也冢與墓異名者貴賤之別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職主也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喪

劉氏曰聖人作五禮以經畛其民俾趨于中者也而凶喪之下逮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僭上者有不及中而遺親者何以俾民率禮於凶喪哉故墓大夫者掌庶民之凶禮也職喪者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葬祭襚含百禮皆有定源不可過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禁令序其事焉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教成均太學也由于國子天下俊選之士皆入教之乃大學之綱領又爲衆官之長凡有道者教人皆以樂而涵濡之故曰成於樂況入大學者皆成德之士故惟以樂成就其德然後司馬辨論官材而用之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胥有才智之稱大胥掌學士之版序帥國子者小胥掌徵令撻罰之事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此專職樂之官亦屬於大司樂謂之師者以其賢知而知音可以教其屬也無目曰瞽有目而無見曰矇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善聽而審於

音也磬有上中下因其聲而等之瞭視之明者瞽
瞭無見矣故有瞭三百人扶持輔相之因使學樂
焉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同六律六同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亦謂之十二同凡制必本於此故曰以十二律
爲之度數以十二聲爲之齊量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釋曰磬石聲也此主擊磬亦學編鐘者編鐘與磬

同律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釋曰鍾金爲此官掌金奏九夏者鍾之譜調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
十人

釋曰笙竹音笙師教笙者兼篪而該衆兵由儀白
華黍香皆笙譜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曰鎛小鐘也置官司之者多故也國語曰細鈞
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小故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
十人

釋曰韎東夷之樂韎亦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
服從其宜也樂官亦皆因夷之樂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釋曰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凡官專學舞故凡
以舞仕者屬焉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王氏曰籥三孔
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焉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曰籥章吹豳詩蓋民間祈報蜡祭之樂官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鞮丁奚反　鞻九與反

釋曰鞮鞻者四夷樂人所履之屨此官掌教四夷
樂與聲歌故以其屨名官

典庸器下士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庸功也有功者鑄名其功於器猶曰勒功於鼎彝凡銘功之樂器皆此官掌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干舞者持之謂盾也武舞有之此官上授器無教舞

葉氏曰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教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籥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籥皆樂教也人皆知周之學政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猶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太學藏於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樂爲大宗伯之屬蓋教人以禮所以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發其已發之和非中則無以爲和故禮樂之相爲用而不可偏廢也亦如王制樂正掌樂而曰教禮文王世子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所以爲禮官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卜灼龜以占吉凶也卜實兼筮與夢其官之長只名太卜者筮短龜長而夢又非卜筮之比故總之於太卜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專掌天下之龜工者所以攻龜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菙時髓反

釋曰菙荊木也灼龜用荊故名官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占人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蓋占事知來以視兆吉凶則謂之占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簭與筮同

釋曰揲蓍曰簭簭蓍草也史記曰天下平和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叢生滿百莖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本又作㝱

釋曰夢寐所感也人之精神通乎天地故夜之所夢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徵焉此占夢之官所以設也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鄭氏曰祲陰陽相祲漸成祥者㬥粹慎云吾見赤黒之祲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觀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地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官所由設也

原曰卜筮設官之詳如此聖人精意之所存也蓋古人恭敬不敢自專每有大事必求諸天意而後敢行事雖出於至公猶恐涉於自私是以庭謀佐武周征伐遷都必稽之卜而後決繫曰聖人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禮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卜筮之重如此聖人爲此而作經不亦宜乎至於春秋猶存其法故左氏所載龜筮之繇多名言後世卜筮之瀆流爲術數朝廷不設其官蔿氏左道是信令龜夢之書俱亡漢司馬遷嘗爲龜策傳亦亡矣褚氏所補祭瀆可厭夢經無傳焉今惟有易經賴孔子爲傳而存然亦殺於衆説晦於緯書惟朱子獨出千載之見以爲易本因卜筮而作著筮儀本義以發其旨可謂盛矣夫古聖爲卜筮而作易孔聖因其書讚之以明道設教則今之易用於卜筮者輒用於設教者

事因其所也愚謂易有聖人之道三焉曰理曰數曰占數者易之體占者易之用理則兼體用者也皆聖人精蘊在焉學者曷可偏廢也宋之大儒程主理邵主數朱主占皆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者也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祝者陳其詞於鬼神又致鬼神之辭於主人之稱也大祭祀用大祝小祭祀用小祝言祝兼言史者以其能作六辭也

原曰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遠近親疏曰辭命曰誥誓曰禱誄皆出於大祝所製者今書經之中半皆其辭焉蓋史有四曰太史曰内史曰外史皆辭命之職也而祝史亦居其一焉可以見大祝之官爲不輕矣故以下大夫爲之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喪祝辨乎喪禮者也別立官者吉凶不可同事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釋曰付之言田也因獵之祝官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釋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誓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釋曰巫所以降神司巫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國語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今男女皆謂之
巫者其通稱也王氏曰祝則以辭而通神巫則神
所降而依之故巫所以佐祝

原曰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説息安有巫祝詛盟之
事乃建太祝之官以司群巫而員之廣秩之高何
也曰此所以為三代之世與古語曰何謂治鬼道
微人道顯何謂亂人道微鬼道顯又曰國將興聽
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鬼神之道無以治之治亂
之所由分也古之時民神雜揉黃帝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民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是以絕地天通繇
案然 蓋言至治之極神人各得其所也後世正
道不明民心易惑淫祠諂瀆在在有之是以妖邪
行其威福惑亂愚民故異端左道之術是以騁其
計而民生日用遂以為異端真不可闕者大儒君
子莫不病之不知先王所以理天下之幽者固自
有道立大祝之官以下大夫為之司巫之屬王畿
邦國在在有之司祈禱以治神祇又制為禮度辭
命以通上下遠近親疎是以邪誕之説不行而神
人各得其所也儒者未通幽明之故一切鬼神皆
日為邪至所以禮神之事又闊略空疎故異端得
以竊其機而用之所求少效愚民靡然從之異端
之術遂深錮而不可救矣由先王禮教不明祝史
之官不設民心無所執持而然也孰能復先王之
禮教朝野皆立巫祝之官以理天下之鬼神則異
端何自而生哉

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太史史官之長掌典灋則以逆朝廷邦國都
鄙之治大事執書讀禮協事掌頒告朔于邦國祭
祀卜日大師抱天時從又藏六官之所登馮相保
章皆屬大史蓋其職紀述國事計書禮灋星厤卜
祝皆在所掌矣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曰馮乘也相視也言其世登高臺以觀天文之
次序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曰保守也章文章天之文也劉氏曰馮相氏考
諸曆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占天象以觀時變者
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黃氏曰內史掌八柄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
重故其爵秩高其員廣皆先王精意所寓始以尚

書總朝事自後謂爲中書又謂爲門下而朝廷日
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史之官有二太史掌天
時與禮者故以馮相保章爲屬內史掌治灋策命
者故以外史御史爲屬然皆掌書史文字之事故
各稱史其實二官不同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曰外史掌書外令并掌經籍四方之志皆經書
乃公器也故掌於外史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御猶侍也其史百有二十人者掌朝廷贊書
用人多也史寫書其專職也故居府之上○呂氏
曰御史之名見於周禮以中下士爲之特小臣之
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秦書多云獻
書於太王御史澠池之會名命御史書事淳于髡
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至秦其勢益重遂與丞相分權矣
葉氏曰周之史職有二等太史下大夫爲之小史
等官之長也內史中大夫爲之外史御史之長也

然皆以史名官則皆史也今觀太史所掌典灋則
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即太宰之所掌者內史
所掌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亦太宰之所掌者太史
內史殆爲宗伯屬官其職則與大臣相埒矣灋則
有所謂而不信者刑之約劑有所藏而不信者誅
之太史實得以刑誅百官矣灋令政事會計則攷
逆之公卿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制祿賞罰則贊爲
之內史實得以祿命百官矣此史氏之權所以重
也禮曰古者天子有史官言則右史書之動則左
史書之今太史內史等官曾無一言及言動之書

其所書者內史有王命則書之外史有外令則書之是策命掌之內史外令掌之外史所書者此二事而已御史一官掌贊書撰凡治者來受灋於冢宰則贊書之周人何諸詔文出於內外史非御史也或曰周史掌爲制誥而史籍何獨又職之史氏乎曰此則史官之所掌也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世系昭穆三皇五帝之書皆藏於小史邦國之盟書太史內史貳之藏之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非以書籍爲史官所掌乎王國之上使國之志皆藏之史氏則作史非史官之

職而誰與夫攷周之史職自太史至御史凡七官爲相保章之掌天文猶星曆也內史外史之書命令猶制誥也詔王也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錄名爲史而實蓋是四者之職于以見史官之爲任重矣後世置史徒知有左右官動之記而已其他則有星台有秘閣有諫垣有翰苑之別職分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爺之任不如是之狹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釋曰巾車爲車官之長巾設飾之物巾車所掌以設飾爲主也○王氏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王之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其職見於校人大馭戎右三官然三官皆屬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者蓋春官所以爲禮夏官所以爲兵車旗之物屬於禮而馬與僕右屬於兵所以重其事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路一作輅巾車兼掌天下車典路則專掌王

及后五路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僕猶御也掌其副車以備乏用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司常主王旌旗者也以常名官者日月爲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尊者言、

鄭氏曰車旗所以彰德而辨等威禮而正名一毫不容僭越也巾車掌車司常掌旗二職雖分而實

通故其官相聯巾車曰掌公車之政與其旗物而辨之則車旗之職通矣蓋王后之路有等而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車亦有等王與諸侯之旗有名而卿大夫士師田州里縣鄙之旗亦有名名物之辨等級之叙華其有德之別而禮存焉此巾車司常所以屬於禮官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宗典祀者祭於其都則有宗人宗其禮蓋王子母弟不出封者及王朝公卿皆身居王朝而立宗廟社稷於其都邑故立宗人以掌其禮事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釋曰家謂大夫所食之采邑也祭於家亦有宗人掌其禮神仕謂明神理而仕者○國語曰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由舊典者有卯人之不為常數其藝高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又其次者為下士

原曰古人治神之瀆詳矣是故以神仕者以其藝為貴賤之等其瀆以三辰之瀆由陰陽之精以推之而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則其居可圖所以鬼神之情狀不能隱也國語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所制神之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今之巫祝既暗其義付明之見付瀆之行正神不降慼於邪厲苟貪食貨迷誣人神噫此異端之所以害道也必欲闢異端必先明聖人治神之道以開明俗溺不過禮樂而已禮樂明備神人得所矣

春官上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示與祇同

釋曰建立也三禮立國之本也神一也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祭一也天曰祀人曰享地曰祭此三禮雖爲吉禮然天地祖宗國之本也有天下則可祀之所以建邦國也祭之則受天下之福所以保邦國也宗伯典其禮與王行之所以佐王也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舜命官曰有能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故宗伯先言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亦

禮也次之以吉凶賓軍嘉則五禮也成周兼祀邇
虞舜命官之意爲宗伯之職守也
原曰三禮五禮之一也宗伯掌禮五禮其實也而
首言建邦專掌三禮何也曰天之胙君實爲神主
君之受命惟與神天商辛惟不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此天所以致罰于商武王所以數罪
于受也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明天位由天所命
也安得不以三禮爲本哉或曰五禮皆所以治天下
而曰五禮禮之文也三禮禮之本也故五禮施之
於事三禮存之於心施之事者百官有司能辨之

矣存之心者惟王也故三禮敬而已敬弗至禮弗
達也仁孝弗極則鬼神弗享也惟故爲能盡仁惟
敬爲能盡孝非仁非孝禮文雖具虛而已矣故曰
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孔子
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然則非三禮又何有五禮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飌古風字）

釋曰祭祀之禮曰吉禮者受福之義也其別十有
二事祠祀之享之祭之也上以神鬼示言一下也
此以鬼神示言內外也禋之言禋周人尚臭煙氣
之臭聞者昊天吉其總名南郊分祀是也五帝謂
之上帝四郊分祀日旅上帝是也天以形體言帝
以主宰言黃氏曰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蓋日
月星辰有象者也山林川澤有形者也有象者以
物之精氣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惟天也
無形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不可達之以氣惟誠意
以動之精意以接之人之意誠則交於物精則交
於神盡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故定之

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以恭致義以默致
靜然後思道以致其慮此所以致精而接於帝也
其精意以享之謂與愚謂祀天以禋祭之禮也精
意以享祭之誠也祭天以升禋爲本故下實柴槱
燎皆升煙事也實柴謂實牲於柴而燔之使氣臭
上達也星謂五緯之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日
月星辰有象者故以氣臭達之槱積也燎燔也謂
積柴而燔之不實以牲也司中文昌第五星司命
文昌第四星主人閒妖祥故祀之也或曰天文虛
宿下有司命星主人之壽夭司中天極北極天之

正中主天之中氣故祀之若文昌六星有主天子
文德不當與此混也月宿于箕風必揚沙風師箕
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雨師畢也三祀皆積柴實
牲于上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陽祀
自煙起故於祀天言之此三者祀天神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
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貍音埋）

釋曰血祭者取牲血以祭貴氣臭也地有幽陰之
義故求之以血社即祭地也以上示為義變地言
社者神之也猶天曰昊天穀神祭地必以稷配

明養人之功與地並也五祀五行之神有虞以稷
并五行為六府周以稷并於社復立五行之祀故
曰五祀月令以門戶井竈中霤為五祀非也或曰
五帝之祀正主五行流行之主宰配以五人神其
禮至隆其餘祀典若山林下木川澤下水司爟予
大辨州之社無非五行之祀欽此之五祀當從月
令也愚謂五方帝實天之分山林川澤乃地之分
非五行也五行星在於天運行不息氣行於地變
化無窮今日月有祀五行之氣在地故祭地之下
即祭之主於民用為切故也五嶽東岱南衡西華

北恒中嵩也古人之祭天地也以其闊遠故以人
配焉郊則配其祖虞嚳而夏顓殷契而周稷此配
天也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九州名曰后土以
配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以配稷後更以
棄故名稷此配地也五方之神祀於四郊曰五祀
其配也少昊之子重為句芒食於木司該為蓐收
食於金司秋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司冬顓頊氏
之子曰黎為祝融食於火上司夏及中央五祀亦
以人配也祭山林之牲埋之祭川澤之牲沉之既
有五嶽復有山林川澤之祭者小宗伯曰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則五嶽五祀亦在四郊
矣曰望者望而祭之又曰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
其方此則貍沈之祭也○南軒張氏曰古者祭山
川以其氣之所舂能出雲潤澤萬物故為之壇壝
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
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則亦有山川之
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疈牲胸也肆
而磔之副之疈副而磔之謂之辜此皆祭也合聚
四方百物而索享之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
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

也皆於膴月而祭之亦地類○此三者皆祭地示
胡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所以立
吾誠也鬼神之物非他即吾之誠而已王者繼天
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
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儒者論祭
天地之禮於天則曰昊天上帝有五方帝者感生
帝大主不可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
或立方丘或立方澤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
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
其父者尊無二上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

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于家而家道正矣君
獨出令于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
承而無成太極立矣王者父事天而精一其德故
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
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
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
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足之報而顧
報行與門戶竈失輕重豈禮也哉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釋曰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
血腥也祼者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言有
黍稷也宗廟有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
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薦黍稷饋食禮然禘
以祼爲重祫以饋食爲重四時之享則四禮並用
焉故以肆獻祼言可知是禘也以饋食言可知是
祫也故冠於四時祭之上而四時之祭必用四禮
也故各舉祭名言之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
以熟爲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爲主
故夏曰禴秋則物成而可嘗矣故曰嘗冬物畢成

可進者衆故曰烝○王氏曰按司尊彝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皆用祼今以肆獻祼言者取其歆神之
始也天神之祀以煙爲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
爲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祼爲歆神之始其實天
神同於煙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也○六者皆
享人鬼

原曰天子宗廟之禮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
有祫無禘四時之祭廢其一大夫無祫無禘四時
之祭廢其二大傳曰大夫有大事省于君干祫及
其高祖春秋傳曰大夫三年之祭則曰殷殷以少

牢則大夫亦時有祫亦至始封之祖而止耳是故
禘以祼爲重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祫以饋食爲重故大夫祭禮名爲饋食之禮
四時則兼用之故總名之曰享先王也分而言之
天子月祭於禰四時祭於祖春秋祭於太廟三年
大祫祧廟之主於太祖之廟五年朝諸侯祀始祖
所自出於明堂所自出謂天也既曰始祖矣又何
所自出非天而何禘者從示從帝祀帝於明堂配
以父祖故曰不王不禘也周禮雖未明言宗廟六
享必兼禘祫以理推之當如此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禬戶外反
釋曰凶禮凡五哀謂救患分烖也喪制爲殯襲葬
斂之式衰麻哭踊之度賵賻含襚之儀葬祔祥禫
之節君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品式所以哀天下之
死亡也始死則曰死既葬則曰亡曲禮曰歲凶年
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是其禮也司徒有荒政
十二是其政也凶謂歲饑札謂民病弔慰問也禍
謂災咎烖謂水火若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
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此亦相弔之類
也禬者會合財物以補其所喪行人云若國師役
則令槁禬之是也圍者國圍於敵敗者兵衂於外
恤憂也兵作於外爲寇於內爲亂恤禮則出兵師
以救其危也○按凶禮以喪爲重儀禮有士喪禮
三篇而天子之禮則闕喪大記雖君大夫士之品
節可推以補王朝大喪之闕荒弔禬恤其禮亦簡
可以因時行之不用著其儀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覜音眺
釋曰賓者賓主相敬之禮其別有八親者使之相
親附也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義在尊王
也覲猶勤也欲其勤於王事遇偶也欲其不期而
俱至也○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爲主而用是禮以
待諸侯之來見也朝覲宗遇此王畿之外諸侯每
服分爲四時遞來朝見於天子一歲而遍者侯服
也再歲而遍者甸服也三歲而遍者男服也四歲
而遍者衛服也六歲而周者要服也其朝見疏數
之節如此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
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

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
一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
壇合諸侯以命政焉謂之同者以期而來必相同
也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則諸侯遣臣以問於
天子王制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殷覜以殷
同之歲不當朝則遣卿以覜視於天子此二者皆
侯使臣見于天子之禮也○按朝覲宗遇會同各
有其禮大史大會同執書讀禮而協事今僅存無
之可知其亡矣獨有覲禮一篇王禮五禮獨此而
已然賓禮其制見於行人其儀掌於司儀其本禮

見於掌客參而互之六禮備矣問視之禮亦闕獨
聘禮一篇又諸侯相問之禮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釋曰軍兵衆之名其禮之別有五同謂齊之以議
使其和同也征伐之時有師旅卒兩之制有坐作
進退之灋有鼓鐸鐲鐃之節所以用其命令也因
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
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所以優恤其民也兵事不習

則不和車徒不簡則不精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
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所以簡其能否也城
郭道塗之脩宮室營造之役帥其民而至家無過
一人豐年則公旬三日焉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焉
所以任其力也公旬上所役作之期旬也正其畿
疆使地有定域平土地使民有定業合聚其衆以
成其功也○按軍禮有五惟大田之禮見於大司
馬大役之禮則見於各職大封如山甫營齊邵
伯營謝之類不過簡稽卒伍之灋而已惟大師之
禮其灋則見於大司馬其用則見於九伐其廟算

征戰之方師律行陣之灋則闕或曰司馬灋或是
古軍禮田獵且所作中亦有九伐之說曰此乃軍
禮之傳耳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
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
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
禮親異姓之國
釋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而為之禮也親相親睦
也不曰親邦國而曰親萬民者以宗族兄弟男女
故舊朋友非邦國事也民者下之義以君臣言之

則是宗族以下皆治之所及故曰萬民人君有與宗族飲食之禮所謂族食世降一等是也○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而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與事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殺蒸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

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大宰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之情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之德儀禮有士冠禮士婚禮而王朝冠婚則闕記曰天子無冠禮而有其婚禮大抵婚冠亦自士禮而推之於朝廷耳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此天子賓射之禮也蓋賓禮燕也射禮大射之禮也射以燕必立上賓故曰賓射饗有體薦所以訓恭

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賓客諸侯來朝謂之賓遣臣來聘謂之客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社稷之脤曰脤宗廟之脤曰膰成肅公受脤于社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此其驗也兄弟之國者蓋同姓諸侯有其先王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故王子母弟雖出封而廟不敢立於其國未出封則從王而祭既在國則天子有脤膰之禮矣王使石尚來歸脤是也此禮亦只濟例而已不用儀也行人曰賀慶以贊諸侯之喜遣人

贊之曰慶加之以物曰賀異姓之國則王之婚姻甥舅也嘉禮之行於異姓諸侯者獨賀慶而已親疎之辨也

原曰成周盛時鹿鳴以下治內天保以上治外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則知五禮之所以行矣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辨其用等六官之中各有聯職以行五禮之事則五禮者誠治亂之本國家安危所係觀之變風變雅所作何莫不由五禮之不舉也哉太史大祭祀與會同執書讀禮而協事令儀禮之中獨闕王朝之禮則太史所掌五禮之

書誠亡矣今考之吉禮如郊社之儀宗廟六享誠不可闕者其經則畧見於聯職其傳則郊特牲等篇頗存其意凶禮大喪亦畧見之聯職喪大記一篇分君大夫士之禮紃紀畧具宜取以補之朝覲宗覲遇會同聘問今只有覲禮一篇而已其餘聯職行人司儀畧爲備之軍禮則見於司馬而大役大均大封可依此推之嘉禮饗燕賓射則有大射燕禮可推矣族食冠昏脤膰賀慶亦不必著其儀也由此言之則王朝之五禮亦可推矣後世如不欲興行王道則亦已矣有志復古者其可不推尋

以補其書援據以行其禮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釋曰儀即宮室車旗衣服之禮儀命即內史凡命諸侯卿大夫則策命之之命䇿命異宜貴賤之位乃定宗伯辨其命數多寡正其位分也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天子之下士皆一命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其他所未命者府史皆官長自辟非王官故無命數子男之卿公侯伯之大夫天子之中士皆再命受服者謂弁服也卿大夫服爵弁命於君則得自爲也公侯伯之卿王之上士始有列位於朝以論爵也王之大夫公之孤三命以下祭器不備假而用之惟四命始有田祿具祭器則八則以治都鄙也王朝出封之大夫子男之君始得操八則之權以治其邑也王朝之六卿有都得置官屬治其采地如諸侯故曰賜官王之卿出封加一命或加子男爲侯伯品子男未成國加至侯伯始得建國立軍侯伯之有功德者賜之屬國如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之類非其實封謂之

九州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得征伐於其屬國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爲一伯得征五侯九伯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曰東伯西伯也○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有定命之數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與命學

少有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

康曰大司徒以度教節則民知足易之儀居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大宗伯掌禮節於五禮之下次以九儀何也蓋人心之欲無窮耳目口鼻之奉品秩名位之宗雖逓踰分限其心未肯以爲足也不有禮度以爲之節民志何由而定乎是以九儀之命以宗伯掌之典命司之行人又以九儀而辨諸侯之禮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位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相之儀如權衡之懸而銖兩不可損益如繩墨之設而分毫不可踰越是以賤不踰貴卑不抗尊上不敢陵而下不敢僭周人世守之是以東遷之後威令不逮小國之諸侯尚能維持四百年之久非周公制禮之功乎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申

釋曰四圭兩璧爲六瑞等辨其等級也自王至子男所執之符信鎮安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方也故王執之雙植爲桓桓圭九寸以桓楹爲瑑飾取其桂石國家也故公執之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示其直身事上尊而不屈也故侯執之躬圭七寸以躬形爲瑑飾其鞠躬以事上也故伯執之穀所以養人其璧五寸以穀爲瑑飾示其有養人之象也故子執之蒲所以安人其璧五寸以蒲爲瑑飾示有安人之意故男執之劉氏曰璧有孔居中所以受益也有借瑑所以勤道也治民之德未大成而不可以忘其進則其執璧宜矣○丘氏曰圭制下方上員取象天地內有孔謂之好好有五謂之肉肉倍好爲璧好倍肉爲環圭形直者爲信曲者爲躬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音木

釋曰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瑞摯皆所以等貴賤存乎其所用者致其養也孤卿大夫士通天子諸侯之臣一也名同則其摯同臣於君以摯見者受而勝之所以享臣子之奉也相見交接之始摯所以定明少當事長賤當事貴也孤特立之稱皮虎豹皮示服猛也帛金璧色繒也蓋束帛而加之以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跪乳而有禮欲其朱也詩曰委委蛇蛇亦羔羊之□也鴈往來順

時行列有序大夫以道進退欲其知時也雉有五
彩介而守死士從其有文而守節也鶩水鳥取其
不能飛遷安其業也雞知時而鳴工商執之欲其
守時而動也○王氏曰六等之玉謂之瑞六等之
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
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
帛而以虎豹之皮為飾[illegible]以繢布為飾自士
執雉以下皆無飾矣以其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
侯有享有寶圭璧享也[illegible]也行人上云成六
瑞下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琥璜

以黼鄭氏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
以庭實若馬與皮是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以
六瑞受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皆受而不復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釋曰劉氏曰玉者純陽之精氣而天地之至寶也
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其誠乃以玉作六器
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緣之為柴燎煙
瘞埋沉之所用以答其神之降[illegible]也璧圓中虛以

象天之形其色蒼以象天之色此冬至郊玉也琮
方八面象地之形其色黃則象地之色故夏至禮
地於大社東方其帝大皞圭銳其首象出震而生
物其色青則以象木之色此東郊之禮也南方其
帝炎帝半圭曰璋明也象物之相見[illegible]赤者象
火之色此南郊之禮也西方其帝少皞號以玉刻
伏虎形象成也秋之氣肅白則金色此西郊之禮
也北方其帝顓帝半璧曰璜黃色也象物藏於黃
宮也玄則水之色此北郊之禮皆迎氣祭上帝也
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也牲幣又放

其器之色欲因其類以合其饗也故能感神示於
無形而致禮敬於色象必受其福焉○王氏曰有
禮神之玉有祀神之玉以蒼璧禮天至玄璜禮北
方則是禮玉始告神時為於神坐若書所謂植璧
是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則是祀
玉若書云植圭是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釋曰天產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類陰德者地
之德也地以生物為德故曰陰德然非以天產之
物烜之潤之散之濡之則物不能生非以天產作

陰德乎然物生衆盛美惡雜居非待聖人裁成輔相則陵亂無統三才不立矣故制為禮以約之中若種穀表葬穿牛絡馬宮居粒食乃禮之本原以中禮防之者禮者不過制其過與不及使歸之中而已故謂之中禮防之者若制冠昏喪祭之禮以明父子之親君臣上下等級朝覲聘問之禮以立君臣之義爲養老慈幼事長使衆之禮以序長幼之倫昏姻冠笄以別男女射鄉食饗以正交接皆所以防之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釋曰地產地之所生之物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類八音之器雖人所制然皆地之陰德所產也陽德者聲音是也聲所以鼓動天地之氣凡聲陽也聲而成音則爲德矣氣觸物而聲出聲雖天籟之自鳴亦以物觸之而成樂聖人以地產之物吹之鼓之搏之拊之而成聲非以地產作陽德乎以和樂防之者聲音雖爲陽之德然高下清濁長短疾徐不相爲用則不和矣不和則天地不位萬物不得其平矣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聲故制爲六律六同以齊其聲使清濁高下長短疾徐合天地

之自然循環不窮以和其聲然後作爲和樂使五聲成文而不亂八音從律而不奸始也審聲以氣終也召氣以聲故鬼神雖幽可以人道接人情雖戾可以和平感萬物雖遠可以聲氣召蓋以兩間聲氣常相通故也○按禮本乎天之自然聖人因自然之道而裁制之則爲禮故以天產者天以之樂由人所作聖人因聲音而節制之則爲樂故以地產者人以之天以之者先天也人以之者後天也故曰禮先而樂後禮與在此乃以制作禮樂之本言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釋曰天地之化即陰德陽德也百物之產即天產地產也然必禮樂以合之蓋禮自陰作樂自陽來一禮一樂相須並作則天地之化以合百物之產以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矣由是以事鬼神則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禮儀卒度而神降之福也以諧萬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合敬同愛也以之而致百物則飛潛動植各若其性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矣

禮樂感應之機何其深妙若此哉其理見之樂記
其制度見之大司樂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
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
省息井反鑊戶郭反齍音咨
釋曰天神地示人鬼正所典三禮故為至大執事
有職於祭者宿視滌濯謂祭之前夕躬視洗事滌

祭器也玉禮神之玉鬯鬱鬯之酒也郊社有玉而
無鬯宗廟有鬯而無玉始臨視之祭又奉之也鑊
釜屬牲鑊在廟門之外所以省牲備熟厭焉省之
為玉齍即玉敦盛黍稷器大號所以詔太祝為祝
辭治大禮謂紀綱其大體也其大禮儀則詔相于
王使無失禮王若有故不與祭則大宗伯代王行
其禮事也大祭祀宗廟之事也薦徹豆籩王后之
事不與亦宗伯攝而代之載承之以往也言酌鬱
鬯載瓚往而禮賓君無酌臣之禮故使宗伯攝
酌獻焉王不親為主拜送則王也相詔王禮也出

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朝覲會同宗伯為王相而
贊王禮大喪宗伯主贊其禮哭諸侯謂薨於國為
位而哭之胡氏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
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
幣器財用是王所以懷諸侯也儐進之也鄭氏曰
王命諸侯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
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承王命以策命之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封國天子大儀并諸
侯所得攝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

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釋曰大故凶災也旅衆也謂各分其類而祭之上
帝四郊之五帝也四郊之帝止四時迎氣之特祀
之而已冬至則合祀於南郊若有凶災則隨時各
祭所司權之帝以禳災也旅四望謂五嶽四瀆於
其地有祭夏至望祀合於大社而祭之及有凶災
則各隨名山大川所在而祭之故曰旅上帝及四
望鄭康成以旅為合祭之名合祭只冬夏至有合
祭有故則宜分祭也且旅字豈可以合字訓之哉
后土大社也大封則分人以土必告於社示不敢

專也劉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割其方之土白茅包而賜之俾立社於其國又隨其命數須之祀與須祀謂須社稷之祀與邦國諸侯也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都大都小都家采地鄙邑立社亦如邦國鄉一鄉也立社祀一鄉之土穀之神邑名四也以上皆謂之邑皆有社祀如州社嘗祭侯甸其也○天尊而在上其體渾淪運轉不息不可分也故惟天子得以祭之天子統天地氣類相感也宗伯須祀於邦國都家鄉邑則地之祭諸侯卿大夫士庶皆得祭之蓋土親也民資生焉故皆得因其所有而祭之所以報其德也孔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也

原同語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鬼神其宗伯之職掌與是故事不離於道而禮樂者道也五官所掌皆事也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濫事無禮則亂宗伯所掌五禮六瑞九儀本天下之事而歸於制作禮樂之功所以節其過引其不及而納之於中者也非所以道天下之明者乎然天人之際幽明之理未嘗不相感通其召變致祥捷於影響人所難知惟聖人洞於幽明之故制為天神地示人鬼之三禮以祀以祭以享而感格之作為聲樂以感召之其始也以人而事天其終也天亦不違乎人至於天人合一精神流通而三才各得其所矣故五官所掌皆人也而宗伯之三禮所以理天下之幽者禮樂鬼神幽明得所此設立宗伯之本意是皆出於天叙天秩感應自然而非出於人為者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釋曰大宗伯曰事鬼神示而已小宗伯則建其神位即鬼神示之位也位社稷於右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地示居之位宗廟於左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人鬼居之先言地示人鬼而后及天神者內外之別也兆為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兆之各因其方東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央黃帝同位於南火土相生也故五帝曰四郊不言兆昊天上帝於南郊者四郊則南在其中也四望謂五嶽四瀆與凡名山大川之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

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王氏曰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凡天下之山川丘陵墳衍能興雲而出雨也各隨其所在之方而祭之其兆域不在四郊之中也

原曰觀小宗伯之爲郊兆則知天地各有分祀合祀之禮後世南郊北郊之論合祀天地之非可見矣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天尊也地親也天有四時地有四方

不有合祭無以昭統體之全不有分祀無以別司職之令是故立方澤於雉門之右以祭地合嶽瀆而望祭之社即地也此地之合祭也立圜丘於南郊合日月星辰而類祀之此天之合祭也故曰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見於大司樂可知矣五嶽河海各於其地而立兆天子巡守五嶽柴望祭告此地之分祀也立四郊之兆於四方日月風雨司中司命爲壇爲坎而類附焉四時迎氣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類此天之分祀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分合之祀社即地也經每言郊社之禮天而曰郊地而曰社所以神之也世言旣有昊天與后土合祭矣又有社祭不亦異乎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

釋曰五禮大宗伯司其綱若禁其不當爲令其當爲與其所用牲器之等則小宗伯掌之四親之廟曰廟五世以上宜祧別立二廟以藏祧主曰祧廟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周以文王武王親盡不當祧宜與太祖百世不遷故立文世室武世室於後祧廟之上故曰九廟昭明也穆深遠也古者廟制南爲堂後爲室室東戶西牖

室西北隅爲最尊之位故太祖東向自如始祖之後父曰昭坐北而南向子曰穆坐南而北向故父子不同列而孫附於祖則無嫌矣而生者亦因其世次以別昭穆焉

原曰辨廟祧之昭穆言廟復言祧者何也凡存廟曰廟毀廟曰祧祧亦有廟故守廟者名曰守祧或云祧廟在三昭三穆之外與曰劉歆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不在數中鄭康成云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朱子曰祧廟之主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

及文武世室既立為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之上有
祧主則藏於二世室之夾室故廟數天子三昭三
穆諸侯二昭二穆大夫一昭一穆士一廟然皆以
天子六世而祧其主藏於夾室也竊意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四代之祭通乎庶人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廟數雖別而四親則同別
以明禮同以稱情也經文有守祧之職掌廟祧之
昭穆者蓋北面高曾之上一昭一穆為祧廟四親
并二祧而數之為三昭三穆也自古稱高曾祖考
為五服今云天子三昭三穆則五世六世之祖當

何稱乎故四親廟各藏一代之主祧廟則合凡祧
主皆藏之無有五世六世各自立廟而祧主藏於
夾室之禮亦無有止二昭二穆并二世室為七廟
而祧主亦藏於世室之云也故無祧廟而祧主藏
於大廟夾室者諸侯之禮也大夫則昭穆二代同
廟上則五代同廟庶人無廟祭四代於寢大禮有
隆殺情無貴賤天下之大義也父昭子穆有常數
者禮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毀孝義也九廟之制以
義起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
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釋曰吉之五服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是也凶
之五服謂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有以辨
之則吉服不可下僭上凶服不可重降輕也車旗
宮室之等以九以七以五為節各依品秩上得兼
下下不得僭上也三族父族己族子族也以父親
祖以子親孫以三為五之謂也以祖親曾高祖以
孫親曾玄孫以五為九之謂也上殺下殺旁殺而
親疏之義盡矣正室適室門子適子以其代父當
門故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所以辨嫡庶定繼襲也

王氏曰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
以嫡立也三族之嫡亦皆有嫡子在曲禮曰孤子
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是以正
室名其嫡也此曰正室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
深矣

原曰禮別於五自然之等實存乎其間故其度數
等降之不同特輔其自然者以等之而已用等之
不同有尊卑焉於是辨其廟祧之昭穆有貴賤焉
於是辨其衣服車旗宮室之等有親疏焉於是辨
其三族之別故昭穆辨則尊卑明矣五服辨則情

分明矣車旗宮室有等則貴賤明矣三族之親疏辨則愛敬興而宗法立矣天下之治亦曰禮以辨分明於上則道義之俗興於下矣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釋曰毛者擇其毛色也辨六牲之名號與其物也頒之五官者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

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太宰贊王牲事不奉牲在器曰盛六盛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宮之人世婦云女宮之宿戒是也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天產也故屬乎陽粢地產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玉齍牲必共奉於五官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以成外治者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也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盛鬱鬯也果與祼同將送也名既不同所用亦異故辨之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也王氏曰尊彝皆以祭祀賓客於彝言果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吉彝祼將則尊可知也衣服車旗宮室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祭之序事先後所當行之事其禮有隆殺之別大貞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貞以問問以知吉凶若卜立君卜大封及遷都之類奉玉帛所以禮神詔號即太祝之六號小宗伯詔之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

省所景反瓚才旦反果音貫

釋曰充人繫牲䏊事滌濯祭器小宗伯省之眡之饎人奉粢盛以入簠簋小宗伯逆之烹人烹牲省之鑊謂當祭之時備謂祭物之備小宗伯以告于王瓚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祼謂以圭瓚酌鬱鬯而祼之也祭祀以時而授王賓客以時而授宗伯祭祀小禮不祭則詔之既祭則相之

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釋曰詔相大禮者大宗伯也小宗伯但佐之而已王合諸侯則大宗伯儐故賜卿大夫爵則小宗伯

饋進之也小祭祀則小宗伯專之齎持送也謂所
齎來貢獻之物也諸侯來朝禮畢於廟貢國所有
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旣訖其庭實之物小宗
伯受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
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與音預

釋曰有司太祝也出師立社主曰軍社來社主以
行曰主車古者大師則先有事于社與廟然後載
社主與還廟之主以行故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軍將有事謂與敵合戰也主將有事則

小宗伯以當與祭於軍中司馬之官實典其四望
之祭則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謂軍祭四望
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
禱祠于上下神示 甸讀曰田 饁于歛反

釋曰大甸大田獵也有司大司馬之屬官饁饋也
謂以獸而饋四方之神也頒禽謂以予群臣禽雖
多擇取三十焉每等得十爲三等其餘以予士大
夫習射于澤宮中而分之旣饁獸于神乃頒予人
先神後人也獻神用其大故曰獸頒禽用其小故
曰禽大烖水火之類執事大祝也求福曰禱報祭
曰祠先王靡神不舉要與民同患而已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
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涖職葬獻器遂哭
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旣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
祭墓爲位 渳亡婢反斂力豔反縣音玄衰七雷反竁充芮反或讀爲穿

釋曰大肆陳尸而伸之也渳浴也以秬鬯浴尸也
涖臨視也異族佐斂使疏者以相助也縣衰冠之
式欲其制度之齊也及執事視葬器者執事於匠
之屬主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

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小宗伯是也卜葬兆卜墓
之營域也甫始也竁穿地爲壙皆如上哭之旣葬
坎已掩也喪祭謂虞祔以安之也檀弓曰葬日虞
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成葬丘已封
也天子之冢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爾祠后土於
墓左也以爲王體魄托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
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
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釋曰肄習也習儀爲壇位也大烖如日月食水旱
地震之類合聚其神而禱祀之故曰類歟者有事
于神皆小宗伯爲位也大禮統於尊則佐之小禮
攝于己則專之非王親行曰小禮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
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
祀及其祈珥 祈巨既反 珥而志反
釋曰肆陳也國祀總鬼神示而言也大宗伯言禮
之所用肆師則備陳其物以致其用故曰立佐助
也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玉取

陽精之純以禮神帛取人功之勤以交神牲取天
産之精以事神牷色之純者下只言牲者色不必
純也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
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
矣每歲四時祭祀定其先後之序祈珥皆作禨衈
謂成廟而釁血之事愚謂祈者祈福珥者弭災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
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
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
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職常爲織之弋反 鬻音贇

釋曰展閱也牲之牷者謂之犧牲之純者謂之牷
牢閑也所以繫牲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也頒之
使養其牲也卜日卜祭祀之日宿爲期先卜祭之
夕定其期及卜之時詔相其禮也粢六穀也在器
曰盛齍當祭之日表其黍稷盛於簠簋以徵識表
其名而告潔也又陳列祭器實之展視之而告備
具也築鬻金草及祼之時煑之以和秬鬯之酒以
降神也群臣行禮則相治之執事之人有怠慢者
則誅責之兆四郊神位也廟七廟也掌其禁令平
時不得侵犯也禮成告事畢終其禮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祼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甕
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
則築鬻令外内命婦序哭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
灋者且授之杖 甕公貢反
釋曰大賓客王之兄弟及公侯來朝也涖筵几司
几筵設之肆師臨之鬱鬯鬱人共之肆師鬻以和
之祼則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大朝覲宗伯儐肆
師爲承儐也匪以實幣甕以實醯醢也其事其物
掌客遣人共之其所設之禮則肆師爲之饗以酒
飲賓食以食食賓也授祭授賓以祭食也王祭則

腊夫授之賓祭則肆師授之候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氣國之有候有禳遠或至于五百里之畿近或至於百里之郊小祝實主其事而肆師與之偕行焉大喪大渳以鬯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也序哭使相次序也外命男六卿以下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皆為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濟達升數與裁制者授之杖者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甸音田 貉音陌

釋曰社社之名主宗遷廟之木主軍旅田獵之時用牲以祭社宗行主則設其神位類造皆祭名䝟其神謂之類往其所謂之造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謂累土為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兵之所過山川皆有祭亦如之者用牲皆設神位也助助大司馬也主車石主木主之車也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祭日則設神位焉陳氏曰表貉之祭其蚩尤也貉之祭蓋使

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陣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禡與貉一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釋曰嘗為新穀也芟除田草也嘗新穀則曰此芟之功又卜來歲宜芟否獮秋田也始習兵戒不虞也秋獮之日又卜來歲有兵寇之警否社祭土神也秋祭報社之日又卜來歲稼事之成何如夫於待也不忘失安也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為之卜焉欲預知其吉凶而防之也故太卜以八命貳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救政者因其事而救之非徒卜之而遂已也大故水旱荒凶也令祭者社及禜雩也王氏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然皆待上令而後祭焉則其祀事亦有節矣記曰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謂此矣相其禮相其適子也大夫之喪職喪掌之肆師則相主喪之禮儀也大事如朝覲會同則從其長小事

則肆師專掌其禮所謂小事則專達也治謂戒令之

原曰禮官之綱不過吉凶賓軍嘉而已其綱則大宗伯掌之其事則小宗伯治之至於節目之繁儀文之備而所以綱紀始終乎五禮者非設肆師之職以治其繁則何以周全而無憾哉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有經曲之分而官有大小之殊觀之宗伯肆師亦可以見矣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貍與埋同斝古雅反宜作斚字聲之誤也

釋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立官主之者祭以精意王祼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以精意尤在於此也祼器謂彝及舟與瓚也天地至尊不祼而用鬯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賓客亦有祼者承賓猶敬神尊之至也和鬱鬯者以所貴之鬱金和秬鬯實於六彝而陳列之祼玉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濯之以致絜陳之以備用又因以贊其事而詔儀奉主進祼之威儀節時之早晚也凡王及后宗伯之行祼事皆鬱人沃水以盥手及洗瓚皆所以致絜敬其事也肆器陳尸之器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此爲肆器葬之祼器遣奠之彝與瓚也埋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量人制從獻之脯燔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使執事者皆得以蒙福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其介鬯

釋曰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釀爲酒使芬香條暢於上下也不和鬱謂之秬鬯飾之謂設巾社壝委土爲壝所以祭也大罍瓦罍也禜門風雨水旱疫癘之災則禜祭於國門瓢齎者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也謂獻象之屬中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概尊以朱帶絡腹無飾曰散是故社用罍以出於土也禜門用瓢齎中虛而善容取其質也廟享人鬼

人道尚文脩則飾以彩色故用脩山川四方爲國
沮四杆藏蜃外堅有阻固之義故飾以蜃凡祼必
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焉故曡以概絡腹能
平物故也疈則蜡而疈辜以祭四方百物蜡以息
老物物終則無飾矣故用散與散樂散車同意也
大喪大渳設斗斗所以沃尸也鬯鬱尸以鬯酒
使之香美王齊所以致潔以交神故用鬯以浴所
以致其香潔介副也王乎臨諸侯有副倅同行天
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入于以鬯爲
摯與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王氏曰秬一稃

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以吉和氣之條
暢也祼之事必以鬱和鬯者以明其德之馨香也
其色黄則以明其德之中而著乎外也先王所以
承祭祀而交神明者其德如此故鬱所和鬯乃用
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
鬯之有秬黍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
復古不忘其初之意與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䳍百官凡
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
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嘑火吳反䳍音叫呼[illegible]如字反

釋曰雞爲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養之也
宗伯毛雞故次於此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
騂陰祀用黝夜嘑旦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
警起百官使興也夫雞其色有文其鳴知時文以
事神時以覺人雞之德亦大矣用之重也宜矣四
者禮之大也皆以雞鳴爲度故曰亦如之凡國事
不止五事也爲期爲行事之時候也告時告主事
者行事之時也必雞人告之以雞知時故也凡祭
祀宗廟之屬也面禳四面禳祭去惡祥也釁釁門
與夾室也此二者皆以雞牲共之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
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釋曰尊以盛酒用以獻也彝以盛鬯用以祼也六
尊獻尊以下六彝雞彝以下位尊彝所陳之位詔
告也告王及后與諸臣所酌爲祼獻者不同也用
謂四時祭祀之用皆謂鬱鬯以實彝齊酒以實尊
皆當辨之也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皆宗廟之祭也
雞彝刻雞形鳥彝刻鳳形於彝也二彝皆實以鬱鬯待
祼舟尊下臺若今承槃王氏曰彝皆有舟爲酒戒

也蓋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有沉溺之禍朝踐即朝獻也曰踐者言籩豆有踐也饋獻實爲犧犧尊者畫牛於尊腹也象尊畫象也尊必兩者一實醴齊王酌以爲三獻二實緹齊后酌以爲四獻再獻即饋獻也以序言之故曰再獻象尊亦必以兩者一實盎齊王酌以爲五獻一實緹齊后酌以爲六獻上之七獻則犧尊之醴齊后之九獻則象尊之盎齊皆所以副貳其尊也昨與酢同蓋諸臣酌於罍以爲九獻也不言獻者避王后故曰酢也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釋曰斝彝畫禾稼於彝秋者禾稼西成之時故用斝彝黃彝畫黃目於彝特牲曰黃目者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蟄坏其封故用黃黃土色也曰獻者言其獻齊酒之物也著尊者無足著地也春耕故用犧尊夏假大故用象尊秋斂華就實故用著尊冬勞乎坎之時故用酒壺之尊藏以勞之之意將祭之外親疏爲之遷廟主追而祭之謂追享親近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謂之廟享虎爲義獸蜼爲知獸畫其形於彝取其義也大尊大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義山尊畫爲山形致養之義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獻酌獻音素何反讀爲摩莎之莎字之吳也涗始銳反脩直歷反讀爲滌

釋曰凡言酌者謂皆泲之使可酌也祼用鬱齊用之於始獻故曰獻酌朝踐用醴齊用茅泲之故

曰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饋獻用盎齊涗新之也以清泲之拭勻而流之也諸臣自酢用凡酒脩治也凡酒三酒也滌酌以水和而泲之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旅者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黼音斧依於豈反莞音官紛芳云反純章允反繅讀爲藻

釋曰五几玉彫漆彤素几也五席莞繅次蒲熊席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也所謂所設之席位謂所設之次也大朝覲非常朝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大饗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也大射王將祭祀擇士射於澤宮中也封國以茅包社稷之土於其方而封之也命諸侯朝而命之列於諸侯也王位天子常位也設新設也黼狀如斧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也依狀如屏風即扆也以其設於戶牖之間謂之依設黼其上也依前設王席南鄉爵者明之義筵亦席也天子之席三重初在地者為一

重謂之筵以莞為之而緣以白繡之紛加其上者謂之繅席以五采為之畫雲氣為緣也再加其上者次席即桃枝席以黼緣也莞即管也草似蘭繅即藻也削蒲蒻編以五采次以桃枝竹為席次列成文者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畫雲氣黼白黑采純緣也五几莫貴於玉設於左右以為憑倚至尊也鄭氏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是也蓋祀先王之席及尸酢席皆如上三種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繢胡內反彤徒冬反

釋曰諸侯祭祀席用蒲筵以蒲草為筵也繢純畫采色為緣也右彫几以几之彫刻者設於右莞席紛純天子以為下筵諸侯以為上席貴賤之等也昨席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之席萃成物體為畫不言几無几也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也亦如之為筵席與純于牖前亦如上二種席也彤丹色為飾而設於左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陰事尚

右陽事尚左王田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熊席以熊皮飾席几用漆几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柏音迫萑音丸敦[illegible]

釋曰喪事凡奠也葦似莞而麤萑似葦而細柏迫地之席諸侯則紛純謂諸侯之柏席亦用萑但緣則用紛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每敦一几以其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變几者王祭宗廟祼於堂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尚文示新之也仍因也凶事謂几與几朝夕相因喪事尚質也

陳氏曰席莫貴於次席黼純桃枝席也王莚莞而
無藻純有黼而無繢諸侯莚有藻與莞席有莞繅
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害制之義故次

周禮全經卷之六

周禮全經卷之七

春官中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
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
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

釋曰祖廟太祖之廟保護曰守寶物曰藏玉鎮如
天球弘璧之類可以爲國之鎮者寶器如兌戈和
弓之類歷代傳以爲寶者也大祭陳之以昭先祖

之令德大喪若顧命之陳寶赤刀大訓洪璧琬琰
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之類先王所
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可以免矣示其能守也
既事藏之將以復傳於後也治中謂計治之責如
登賢能書民數之類以察群吏之治所當黜陟者
釁殺牲血以塗之寶物有神司之釁之以祓不祥
也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沃
盥使致敬以奉之執燭用明以省之也　上春釁
之季冬陳之以其神也故以之禮神而問來歲之
媺惡焉王者遷都則奉寶器寶鎮而從之以其國

之重器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釋曰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第六星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所以制穀之豐凶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二星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寶司之也然則天府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爲而已○王氏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國之所寶豈止於玉哉官府州鄉之治中國之寶也民數穀數國之寶也賢能之書國之寶也是知成周之時

以政事爲寶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賢能爲寶天府所藏非特寶玉而已
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爲二十一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者非他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故亦至於水旱不虞之治則必有儲畜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國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陳之于朝周公書之于冊仲尼式其版孟子諷齊梁滕魯之君答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也然則自古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可忽而不思坐視天民之窮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藉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

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釋曰執於人曰瑞禮於神曰器名以命之若桓信躬蒲穀之類物以色之如圭璧琮璋之類用事或用之朝日或用之祀天也服飾繅藉爲繅以籍玉如人之有衣服也晉插於紳帶之間大圭長三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晉大圭猶群臣之有搢執鎮圭猶群臣之有笏五采合成爲一就五就五成也五采五就倚文德也朝日者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也三采朱白蒼也三就桓信躬圭之繅藉也二采朱綠也凡二匝此乃穀璧蒲璧之繅藉也五等

諸侯朝王與相見皆用此等差也瑑刻也圭銳
圓半圭曰璋半璧曰琮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
圭之外加以璋璧之外加以琮繅藉皆二采一就
此臣子所執以覜聘者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釋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著於中央爲璧邸本著
於四面求四出二玉俱成象天以一氣爲四時生
萬物也兩圭有邸謂兩圭亦兩足倂而同邸以象

地數二也旅分祭也祀天則合祀天神於南郊旅
上帝謂迎氣及國有故則各祭五方之帝祀地亦
合祭地示於國中之方澤旅四望亦各分祀望祭
於五嶽大宗伯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
也祼圭有瓚者於圭頭爲器以挹鬯名之曰瓚肆
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於始獻酌鬯時灌之祼賓
客即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諸侯一祼是也惟天地
之神無所用祼故祼止於先王賓客也圭璧圭其
邸以爲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璋其邸而射剡之
取殺於四望也日月星辰麗於天者皆陽類故祀

以圭璧山川麗於地皆陰類故祀以璋邸射璋邸
必象射之貫以山川通氣故也致稍餼於諸侯造
館贈之亦以璋邸射蓋山川爲國限固賓客爲國
扞蔽其用同物宜矣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
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
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
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釋曰土圭測景之圭致亦測也土度也以之測天
時則致日月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

域則建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域之廣狹珍圭即鎮
圭王使之瑞節也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
之執以往致王命歸又執以反命牙璋瑑以爲牙
齒之形兵象也起軍旅以征伐則以治兵戍使戍
守以防寇難則亦以之璧圓九寸殺其兩旁而羨
其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長一尺則十寸爲尺
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亦尺也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以璧九寸而羨之一縱一橫皆可爲度也駔
當作組兩頭皆有孔爲溝渠於溝之兩旁稍高瑑
爲眉以組穿連之疏通也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

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
方明神之也穀善也如穀璧之文列國之君相爲
仇怨王遣臣以和其難則用之男女之合取其生
生不窮之義故亦用之琬圭圜而死之無鋒而潤
瑩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以致命爲結好諸
侯使大夫來聘既爲壇會爲大夫執以命事也琰
圭琰而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諸侯有不義
使執此以責讓之使之改易其行殷覜之時使者
執此以除邪國之慝誅伐之以正其罪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

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釋曰大旅上帝及四望也玉器若四圭祼圭之屬
大喪共飯玉碎玉以雜米含於口中含玉柱左右
顚及口中者贈玉璧也贈玉有束帛凡出玉器以
用者皆共其物而奉之非特大祭大旅賓客而已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釋曰命王命也內史曰凡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
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先之謂命宗伯
辨其命數與命圭其禮儀內史掌其策書有命則
有儀儀視其命數之等也諸侯則言五儀謂公侯
伯子男也諸臣則言五等之命謂孤以下四命三
命再命一命與不命也爵異以命榮之上公已出
封之諸侯有德者加命爲州伯不過九命而已二
王後亦爲上公○王氏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
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皆以九爲節則國之城
方九里宮之步方九百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
九章龍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爲節也自上公而下降
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五爲
節盖禮文之數眡其命而制之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
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
釋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人
君之道也賢者之位也王朝之公卿大夫之命以
八以六以四皆陰數者臣道也能者之在職也皆

封者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者褒有[illegible][illegible]
之爲君也三公爲上公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illegible]
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而權重遠於王則勢有所
伸而權輕矣不言孤與卿同六命也不言士卑也
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亦如之者皆
以命數爲差自三命以下則卑故雖陽數亦臣也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則樹子不
易也○王氏曰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
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謂之象賢則非立之也
謂其賢足繼世大子乃誓而命之也夫立適者先

王所以防僭亂也諸侯適子攝其君則君或老疾
故也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爲之嗣攝君行禮則降
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
故以皮帛繼子男同於外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
誓亦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
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
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

釋曰上公所得置孤孤所以相也眡小國之君
者列於臣而禮則子男也春秋傳曰列國之卿位
當小國之君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
於其君王氏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降者亦不
得等其君之半故孤四命而已侯伯七命故其卿
三命子男五命故其卿再命以次大夫士命數各
相降殺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
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鷩必滅反 毳昌鋭反）

釋曰吉祭服凶喪服名物冕弁喪服是也用事謂
祭祀朝覲之事裘袞鷩毳希玄皆衣也而冕則從
其衣之等而殺焉蓋服飾於下陰也冕飾於上陽
也六服同冕尊首飾也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
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冕之制版廣八寸長
倍之前員後方前俛後仰飾之以布上玄象天下
纁象地名以冕者俛仰致恭之意大裘黑羔裘象
天之體玄也大裘無章祀天與帝用之尚乎質也
陳氏曰記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二

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充則大裘襲衮可知既襲衮則冕十二旒可知故
王之祀天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襲衮冕以致
其文飾昊天上帝圜丘之合祀也五帝四郊之分
祀也其服皆同天無二也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
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繪於衣六曰藻
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王之衮冕十
二章加以日月星辰焉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
鷩冕謂鷩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
四章蓋祭祀從尸之服先王追王也故服衮先公

上祀也自后稷以下太王之前則服鷩冕不敢服
衮以臨之也饗食賓射亦然禮不盛服不充也祀
四望山川則毳衣而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
三章裳二章毳細毛獸也書謂之宗彝祭社稷五
祀則希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
二章祭群小祀則玄衣而冕三旒其衣服無文裳
刺黻而已故大祀用備服小祀用末服自衮衣而
下則公卿大夫士視此以為等天子服無下之服
以禮百神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

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
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疑衰其
首飾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釋曰韋韎之熟者弁冠也韋弁韎韋以為弁其制
略如冕但無旒耳其服亦因赤色之衣詩曰韎韐
有奭以作六師是也眡朝內外朝之事也皮弁
以鹿皮為弁也其服內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為
裳也王受諸侯朝則衮冕矣故皮弁常朝服也甸
田獵也冠弁委貌也以形言曰委以色言曰玄其
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王

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服弁喪冠也其服
斬衰齊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服則以素爵氏
曰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
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王氏
曰王之吉服其弁三三服不同同用弁亦尊首飾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為天王
斬衰服父母之義也錫麻之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疑於吉也三者皆君
為臣服弔服也大札疫癘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

臣大夫士也君臣皆素服縞冠素民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
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
素端凡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
服歛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廞虛今反
釋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
服九章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子男五命故其服

五章自此已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其冋如
王之服如公之服言制度皆如上而殺之殺之者
降其上一等也袞冕九章則公服矣天子則加以
日月星辰不得而同也鷩冕七章侯伯之服矣如
公之制則龍與山不得而同也下倣此喪服自斬
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天子諸侯斬齊而已卿大
夫加大功小功士凶服亦如之則加以緦也吉齊
則玄端凶齊則素端端言其幅之正也自公而下
與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玄端
則玄冠素端則素冠矣奉送也送於王所徙衣服

升屋招魂之衣也歛衣服小歛大歛之衣也奠衣
服座上魂衣也廞讀爲淫衣服藏於椁中者也陳
序所陳之衣服有先後多寡次序也
李氏曰典命而下次以司服而言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先王必爲是品式之嚴者
權衡尺度之不可增減移易者何哉凡人耳目之
欲雖窮極壯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
制之以爲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覬
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
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

曰同衣服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
人可以僭上貴賤無別則朝廷不尊費用無節財
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
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
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釋曰外祀國外之祀如四郊四望四類與夫丘陵
墳衍各因其方是已兆祀神之壇也域兆表之塋
域也守祧之守禁也禁令則守護之而已時祭祀
謂將祭之前帥屬帥其胥徒也司隸掌五隸徵而

役之不勞民也厲則遮列之不使人犯蹕則禁止之不使人行是故將祭而帥屬脩除所以致其潔及祭而帥屬禁止所以致其嚴此事神祇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黝音幽堊音 隋音惰

釋曰親廟曰廟遠廟曰祧不言守廟而曰守祧者尊親廟也古者天子七廟四親廟二祧廟故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先公之主藏於太祖之廟也遺衣服大斂之遺也尸當服卒者之上衣以象生時也廟四親廟也有司宗伯之屬祧祧廟也黝黑堊白也廟親也其事重故有司脩除用人多也祧遠也且少也其事簡只令守者飾治之而已隋謂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祭畢則埋之兩階之東服則藏於廟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内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毗志反 相去聲

釋曰世婦婦人之有德有學者受爵命有職位於宮中蓋女師也女宮者宮刑之女鄭氏曰刑人給役宮中者蓋幽閉之女也其法見天官宿戒守宿戒令也比其具則次序祭祀所具之物若濯漑及粢盛之類王后祭祀有祼獻薦之節世婦詔禮則引翼詔告蓋受内宰大宗伯之命也男女不親世婦詔之而已六宮之人王之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也内外宗内外女之有爵者從后行禮世婦相之世婦相内外宗禮則非王之世婦可見賓客饗食后有亞祼亞獻之禮外内宗佐之世婦相之

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内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釋曰比考究之苛譴也拜拜謝也婦人爵命之婦人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有拜謝王后之禮世婦詔之世婦有府史奚是設府於内與内宰聯職所屬有内小臣奄奚通傳命令故内事有達外官者只告于世婦世婦乃命女奚達於内宰及諸職也文王后妃自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皆告於男子耶故内事達外官掌於世婦則内宰之教六宮亦達於世婦以施内宰之教可見矣

内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釋曰內宗王同姓之女無外事故掌宗廟祭祀耳薦加籩豆者尸卒食則后亞獻尸以加豆加籩為此時薦之也方以其樂徹豆籩后徹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助也先王承賓如事神故饗食賓客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徹豆籩亦如祭祀也王后有事內宗必從者以內女也大喪次序哭者序內外命婦也若諸侯薨於其國后帥宮人為位哭之而內宗亦序之卿大夫

之喪則內宗之夫有親屬者宜有弔臨之禮不哭於宮中矣掌其弔臨自弔臨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釋曰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祭祀亦與執事親覩之儀也玉豆以玉飾豆天子之禮也眡豆籩未獻之時眡其實也薦與眡皆外宗佐之以樂徹豆籩亦佐后而傳於內宗也羞進也王后進黍稷而祭樂則外宗贊之也言贊不言徹者后薦之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凡王后之獻諸朝踐朝獻及酳尸后皆亞王為三獻外宗亦贊之也若宗伯攝后祭祀則贊宗伯亦如贊后之禮小祭宮中小祀則外宗掌其事賓客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

原曰觀世婦與內外宗之在春官則知先王所以治內之政矣夫春官掌禮者也將以禮樂治於天下使天下臣民無不一於禮矣而况於內宮妃嬪嬙御內女外女獨不以禮一之乎故立世婦於宮

中加以男爵職列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宜奉其瀆有屬則宜致其功奉瀆則不敢不謹致功則不敢不勤舉宮中之人無敢不由於禮者教有其師之劾也與后世幽居九重禮教不立而驕蹇自恣者徑庭矣孰知先王之治內有內宰以理庶政則以士大夫為之設世婦於宮中以教禮瀆則以婦人有齒德者為之奄寺奚豎不過給使令通教令而已又屬之冢宰宗伯則宮中府中安得不一體其外內男女之辨又凜乎其嚴矣王正位乎朝廷后正位乎宮壼內外各有其政是以為后者惟

恐禮教之不脩內職之不盡又何暇侵與外政哉
然後知后世所以致后妃與政宦官竊柄者由世
婦之職不立故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釋曰公墓之地王冢也後世謂之陵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葬於此者以一王之支派也辨其兆域者貴賤尊卑各有常制也為之圖若塋域廣狹各

盡界限也先王居中子孫以昭穆夾處與廟制同也○王氏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者皆使之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民德由之歸厚矣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序以昭穆諸侯在王域前居左右卿大夫士亦列處左右而居後各以其族謂各以親疎附葬也死於兵謂刑戮或盜賊而死者非正命故別為塋兆有功者居前處昭穆之中也封謂封土為墳諸侯群臣之葬其墳之高卑樹之多寡各有差次別貴賤也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不封不樹○王氏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樹數尚貴也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呂氏曰周公葬成王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竁昌銳反窆彼驗反

釋曰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既有日葬定日期也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地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焉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也共窆器下棺豐碑之屬也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象人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巾之官將明器鸞車象人使行至壙也窆下棺也執斧以備用涖臨也臨視其葬而下棺也凶器明器也既以棺藏明器於壙也落位丘墳所居前後之位也墓域塋兆所止大小之域也墓禁不使人物殘毀之也三者皆冢人正之蹕之守之祭墓禱祈

之爲以冢人爲尸則非正祭矣或曰墓之祭以報
鬼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所以至之
域使之自竁叟均其禁則均其地域之守禁也○
南軒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
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
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
於孝愛之誠者也然考之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
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
非祭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不忍其義不至甚
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

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精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
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
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釋曰冢高大之稱墓者孝子思慕之處凡邦墓者
百官萬民所葬之地族葬者各從其親也爲之圖
則邦中之墓皆在可攷矣其有墓訟則亦以圖正
之也掌其禁令則各有定處矣正其位序其昭穆
也度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以辨尊卑而辨之使
有私地域者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

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也爭墓地謂相侵區兆之
也聽其訟則掌其禁令之謂此墓大夫之權也屬
者徒也巡墓厲者墓大夫帥下屬巡行塋限遮列
之處使無侵奪毀散也其中之室立有官舍在叢
塋之中時使居守也○劉氏曰聖人父母其民生
則爲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爲之兆域而守其
丘樹則爲其子孫者有不忠於君而不服其教哉
周所以歷年獨永於百王者非無自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
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

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
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釋曰凶喪之禮有過乎中而僭上者有不及中而
遺其親者職喪掌之則五服有制殯殮虞附含襚
賻賵皆有定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國之喪禮若
士喪禮既夕士虞喪服之類涖其禁令則不敢越
序其事則不敢亂先王之立準如此禮安有不行
哉國有司猶言官有司也以王命往有事謂含襚
贈賵之屬詔贊主人職喪官也故詔禮相主人喪
祭喪之祭既夕士虞禮也號謂牲號齍號之屬治其

禮亦若喪祝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者謂凶喪在鄉則鄉之有司當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其喪事戒緩怠也○劉氏曰聖人作五禮以徑畛其民俾趨于中者也而凶喪之禮下逮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僭上遺親過與不及皆然矣何以俾民性其情於凶喪哉故慕大夫者庶民之凶禮也職喪者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宜殯殮虞祔葬祭禫含百禮皆有定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

而制度不失其中生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王道終始無憾者不由於是哉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釋曰大司樂總司樂教而專掌學政成均者周設五學備四代之制南曰成均本五帝學名北曰虞庠本虞學名東曰東序本夏學名西曰瞽宗本殷學名中曰太學五學以南嚮爲尊故總謂之成均猶明堂有五室總謂之明堂也灋則樂灋教灋也

治謂脩之建謂立之也國之學政總司王朝太學之政事也合聚也國之子弟謂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司徒所升天下之俊選皆造者也有道謂通明天下之理者有德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身者使教者分以教國子也死爲樂祖者成就人材之功深厚使人不能忘故死亦祭於瞽宗周人祀先聖先師於西學即瞽宗也故樂祖配食於此蓋太學之教道德以率先之詩書禮樂以涵泳鼓舞之故大司樂既掌學政又延有道有德者教焉使國子心思向慕現在於道德而涵

泳諷誦則在於詩書一言一動又倚於禮大司樂又以樂而動盪鼓舞之則其優游浹洽日聞所未聞而得所未得材不期成而自成矣教者又終身從事於此則業不遷而志不移功德既深死而祭於此焉則古人之教可知矣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許應反）

釋曰樂德者中和粹美之德以樂涵養而成也教國子者德未成先以此教之中者不偏不倚和者無乖戾祗者肅然恭敬庸者流通有常善於父母

爲孝善於兄弟爲友呂氏曰樂德非有道有德者
莫能知之樂以教和無言中者禮樂不可相離與
相齊倫非中乎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
就樂中而言其端亦可見節奏各有倫理庸然祇
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
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自生孝友之端也此謂
樂德樂語固是詩之言辭教之者非特審樂音歌
詩章凡教導之間以此教之欲其有得乎樂之語
也呂氏曰後世成周之學政不修所讀不過章句
而已意思感追無有生意爲是以樂之理見於言

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者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
也道者從容和緩以教道之也諷者詩詞微婉以
機動人先儒所謂倍文曰諷也誦者以聲節之曰
誦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蓋相酬酢謂之語獨自
說謂之言從容和緩優游感發所謂樂之語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卷音權磬與韶同
釋曰舞者樂之盛所以昭德象功也以舞教國子
者呂氏曰古人自幼舞勺舞象其教非獨善於口
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綴兆四肢百體發揚

蹈厲無非至理存焉所以感發之者何如故屈伸
俯仰皆入德之門先王之舞蓋不徒然雲門大卷
黃帝之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呂氏春秋
曰黃帝命樂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
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曰咸池帝顓頊令飛龍
效八風之音作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帝嚳命咸
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因令鳳鳥天翟舞之
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拊
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命之曰大章舜命質
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命之曰韶蓋樂以六

律六同陰陽配合相對爲列則謂之曰六列其音
曰六英還宮合奏自一變而至九變復歸黃鍾之
宮則樂大成矣故謂之九招是六列六英九招樂
之所必有者也黃帝堯舜因而脩之耳大夏禹樂
言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其德之布濩大武武
王樂言其勝殷致治也呂氏春秋曰禹命皐陶作
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
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公作大武爲三象以
嘉其德是六代之樂皆不出乎六成九變樂章音
節雖異而制度同也咸池六英豈始於堯九磬豈

始於舜哉下文乃詳六樂九變之瀹○陳氏曰周之時干戚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乎學者之事始于書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記曰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樂德樂語所以終于樂舞由上庠之書而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於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應可知矣愚謂樂德者得於心形於身樂語者發於言形於宋歌樂舞者動乎四體見於周旋則德成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釋曰制樂在大師成樂在司樂此先言合樂謂旨之也後言分樂謂用之也六律六同五聲八音鮮見大師六舞見上文黃子曰粲河温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天之生數一三五積成陽奇則一函三而為九乾元之用也地之生數二四積成陰偶則三去一而為六坤元之用也是律呂三分損益之所從出也凡陰陽各六月而日至期之日分布四氣各為九十是故九六所以經緯律曆也六為方而兩地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為列而其音謂

之六英九為圜而參天故韶以相繼為義而其變謂之九成是故九韶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黃帝始為清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是也故圜鍾為宮則黃鍾得冬至日之羽聲而生角六變而天神降矣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是也故函鍾為宮則大簇得夏至日之徵聲而制商八變而地示出矣呂氏春秋所謂帝顓頊令之為承雲之舞是也而漢服虔則謂姑洗南呂以南而歌南風韶音在焉則咸池六英非始於堯而九韶亦非始於舜矣按大合樂者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觀諸歌奏可徵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必分干羽與六列乎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即春合舞之謂也夫樂以降天神出地示假人鬼為成非徒用之郊廟而亦用之燕饗焉此言大合樂乃言成均教國子習樂之事所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云爾者非徒習之而已將以用之也如下文乃用之之實用

樂之時胄子與俊選庶子郊人既皆在列而諸侯及絶域之君長奉贄獻而至者目睹威儀舞蹈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欣至德又不獨鳳儀獸舞而已也此邦國所以和萬民所以諧而賓客遠人所以安說也作動物即下一變至五變而致介物是也樂之為用大矣哉

黄子曰樂者天地之氣也興之者人也始也審聲以氣終也召氣以聲故雖鬼神可以人道接也今大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焉而況兩間聲氣

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神在是矣黄鍾奏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光而下動靈不得其道則濫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具也所以大合樂者合天地於君心也雖然吾之心聲形焉三才備矣天以四氣中正而分陰分陽故倡自黄鍾而協黄鍾於清角所以動天也地以四維交際而迭用柔剛故和以太簇而終商羽於流徵所以祭地也人道以宮商為父子君臣合商於角以象仁義而始終乎宮焉所以知人也仰以動天俯以察地中以知人絃歌之道大矣哉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釋曰上言合樂此言分樂分之之後仍合之焉分之則小德之川流合之則大德之敦化天地之大以聲召氣其由人心乎黄帝堯舜三代之樂循曆

數之先後也地示次於天神山川次于四望先祖次於先妣故以六律六同六舞分而序之每奏一律歌一同舞一樂以饗人鬼以祭地示以祀天神奏者堂下四縣鐘鼓之屬歌者堂上玉磬琴瑟之音也庭奏者以陽律為調升歌者以陰呂為聲祀天神樂用六變也聲在南呂一變姑洗六變至夾鍾得宮故謂之六變黄鍾子律令在丑丑衝在未故歌大呂至無射放宮六變乃羽七之樂屬木木能生木其氣日升雲門之舞由俯而仰而其容多仰勢若升天正取其義也是故奏黄鍾歌大呂者

以歌奏之始言之
李氏曰歌奏者奏由律呂順行之序當天地之生數以應北斗之左旋歌由律呂逆行之序以當天地之成數以應日躔之右轉故曰用宮逐羽而清角生言乎其奏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言乎其歌也其神之奏六變以黃鍾爲羽起聲在夾鍾之宮始羽之羽南呂也一變在姑洗二變在應鍾三變在蕤賓四變在大呂五變在夷則六變在夾鍾以六變之位成十奏之樂爲雲門爲陽六變即羽七之謂也數羽之羽而得之十奏者起羽黃鍾一奏也

繼羽以角林鍾二奏也繼角以變宮太簇三奏也繼變宮以變徵南呂四奏也又繼以姑洗五奏也應鍾六奏也蕤賓七奏也大呂八奏也夷則九奏也夾鍾十奏也六變樂至此收宮羽水生角木而清角生焉水之生本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也陽生而後有天故祀天神之樂必先起羽角以合陽生之義然六變之樂惟夾鍾可以祀天者以帝出乎震而太微垣在氐房之間正夾鍾所臨卯位也奏自黃鍾起者夾鍾以黃鍾爲羽雲門以水調爲先歌自大呂起者冬至斗指子日躔丑丑與子合故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天以斗日而運歲功樂以歌奏而成調起奏在黃鍾收奏在夾鍾起歌在大呂收歌在無射先庭奏而後升歌凡歌奏起羽收宮謂之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蓋奏則本宮之羽乃前宮之角歌則本宮之羽乃後宮之角前後皆羽角之陽故謂之雲門雲者陽之所由生也

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釋曰祭地示樂用八變者林鍾爲宮以太簇起聲八變至林鍾收宮故謂之八變太簇寅律合在亥

衝在巳應鍾巳律故歌應鍾至蕤賓收宮八變乃徵九之樂屬火火先尅金而後生土火乃地二所生咸池地宮其舞由仰而俯其容多俯盤旋向地取其義也是故奏太簇歌應鍾者亦以歌奏之始言之

李氏曰八變者林鍾爲宮以太簇爲徵起聲在徵之羽應鍾也一變在蕤賓二變在大呂三變在夷則四變在夾鍾五變在無射六變在仲呂七變在黃鍾八變在林鍾以初歷徵調中之數當八故八變在林鍾數徵之羽而得之也以八變之位成十

二奏之樂爲咸池屬陰耶徵九之謂也十二奏者起徵太簇一奏也繼徵以商南呂二奏也繼商以羽姑洗三奏也繼羽以角應鍾四奏也繼角以變宮蕤賓五奏也繼變宮以變徵大呂六奏也繼以夷則七奏也夾鍾八奏也無射九奏也仲呂十奏也黃鍾十一奏也林鍾十二奏也八變至此收宮始奏徵商次奏羽角先起後止由夏而秋陰之所由生也陰生而後有地故祭示之樂必先起徵商之奏以合陰祉之義蓋造化之機由祉而入咸池之名以入地爲義咸者備也氣迴十二辰爲備火

能生土金由火煉故八變之樂必起太簇寅位火局之首歷十二奏至林鍾收宮合十二支以屬陰氣用之祭地則地示皆出不亦宜乎然祭地惟以林鍾者以地祉之星居未而後天之坤亦在未位也歌自應鍾起者起奏在寅寅與亥合故奏太簇必歌應鍾起歌在應鍾收歌在蕤賓凡奏皆起徵之羽由羽而宮十聲由宮而商二聲順也自商反歸徵宮二聲逆也夫商下生羽者順也今不生羽而反徵是刻羽也刻者兙也不生則爲兙矣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焉商歸徵火兙金也徵歸宮火生土也金受火兙則不能傷木土受火生則土德旺故用以祭地也造化之序則夏而秋火之兙金逆以入周謂商聲引商刻羽則商在徵後金得火制不能兙木此周祚所以綿長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釋曰四望日月星辰也爲天神之次故樂均亦用六變起奏在姑洗六變在林鍾收宮蓋姑洗爲林鍾之羽大呂爲姑洗之羽起聲當在大呂周時冬至日躔牽牛九度是日月星辰皆起於丑大呂丑律宜爲祀四望之始聲戌與酉合故歌南呂以合

奏起聲在蕤賓午位收聲在黃鍾子位建於午入於酉而歸於北取周天星辰之義也所謂歌奏者亦自其始歌始奏而言之

李氏曰六變者林鍾爲宮以姑洗爲羽起聲在羽之羽大呂也一變在夷則二變在夾鍾三變在無射四變在仲呂五變在黃鍾六變在林鍾以初歷羽調中之數當六故六變在林鍾者數羽之羽而得之也以六變之位成十奏之樂亦爲雲門屬陽十奏者起羽姑洗一奏也繼羽以角應鍾二奏也繼角以變宮蕤賓三奏也繼以變徵大呂四奏也

夷則五奏也夾鍾六奏也無射七奏也仲呂八奏也繼以黃鍾九奏也林鍾十奏也六變樂至此收宮其諸取義以配天神樂同然祀天神之樂宮在夾鍾羽在黃鍾祀四望之樂宮在林鍾羽在姑洗之不同益天者帝之神也子爲帝座而帝始出乎震四望者日月星辰之神也日月星辰麗乎天而顯於辰方午未天之中姑洗辰之律帝爲天之主宰日月星辰爲天妙用故取義同而位有不同凡歌奏皆用宮逐羽以從天焉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釋曰山川五嶽四鎮五湖四海也爲地示之次故歌奏與祭地同位但祭地歌奏終於未午祭山川歌奏終於午未原始者推乎山川之所自要終者隨乎坤之位坤者地也山川者流峙於地之中也大夏者其義能大中國也故以其舞用之山川

李氏曰八變者應鍾爲宮以蕤賓爲徵起聲在徵之羽夾鍾也一變在無射二變在仲呂至八變則在應鍾以初歷徵調中之數當八故八變在應鍾者數徵之羽而得之也以八變之位成十二奏之樂爲大夏十二奏者起徵蕤賓一奏也繼徵以商大呂二奏也羽夷則三奏也角夾鍾四奏也變宮無射五奏也變徵仲呂六奏也黃鍾七奏也林鍾八奏也以至應鍾十二奏也八變樂至此收宮其諸取義以祭地示樂同然祭地示之樂宮在林鍾徵在太蔟山川之樂宮在應鍾徵在蕤賓之不同蓋地者土也土獨旺於未寅爲火局之首山川起於西北午爲火局之次地得坤之全體山川起自地中之西北故取義同而位有不同起奏在午蕤賓起歌在未林鍾蓋午與未合始奏起聲在卯夾鍾始歌起聲在辰姑洗卯於亥爲三合辰於亥爲

暗加故山川之祭必於此起聲收奏在亥應鍾收歌在寅太蔟亥寅乃先天後天艮坤之位艮坤本山川之氣故於此收聲其歌奏皆引商刻羽以從地焉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釋曰夷則申之律也申乃坤之方後天之坤退居西南有妣道焉故奏之以動先妣之氣小呂在巳巳與申合歌之以合奏焉先妣之分不得以並先祖故舞可大濩而不可大武蓋大武乃當代之制雖有夾振之容在下而不爲嫌也先妣姜源也

李氏曰享先妣樂亦九變者夾則爲宮以仲呂爲
羽起聲一變在黃鍾二變在林鍾以至九變在夾
則以初歷宮調中之數當九故九變在夾則者數
宮之羽而得之也以九變之位成十三奏之樂亦
兼雲門咸池十三奏者起宮在夾則一奏也繼宮
以徵夾鍾二奏也商無射三奏也羽仲呂四奏也
角黃鍾五奏也變宮林鍾六奏也變徵太簇七奏
也南呂八奏也以至夷則十三奏也九變樂至此
收宮其諸取義與享先祖同于人鬼然享先祖之
樂宮在無射徵在仲呂享先妣之樂宮在夷則徵

在夾鍾之不同蓋仲呂爲無射之妻有妣道焉仲
呂之位在巳夷則之位在申巳與申合然不以巳
而以申蓋巳當巽長女之位申當坤母之位長女
至爲母而後老故享先妣不以仲呂而以夷則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釋曰無射戌律也戌乾位也後天之乾退居西北
有祖道焉故始奏之以動先祖之氣夾鍾在卯卯
與戌合歌之以合奏焉大武之舞有夾振之容擬
于山立於下故獨先祖可以受享於上若以祖則
不可也

李氏曰享先祖之樂九變者無射爲宮以林鍾爲
羽起聲一變在太簇至九變在無射以初歷宮調中
之數九故九變在無射者數宮之羽而得之也以
九變之位成十三奏之樂亦兼雲門咸池十三奏
者起宮在無射一奏也繼宮以徵仲呂二奏也繼
以商黃鍾三奏也羽林鍾四奏也角太簇五奏也
變宮南呂六奏也變徵姑洗七奏也十三奏至無
射九變樂至此收宮其諸取義以享人鬼樂同然
享人鬼之樂宮在黃鍾徵在林鍾享先祖之樂宮
在無射徵在仲呂之不同蓋黃鍾爲諸律之父所

生之黃鍾又以無射爲父是無射有祖道焉故取
義同而位不同凡陽律之奏皆用宮逐羽凡陰呂
之奏皆引商刻羽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
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
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釋曰六樂初作惟言文以五聲播以八音者翕如
之時也及一變而後始有條理矣其所以致物象
神示者實不出乎聲音相應而生變耳豈真見之

哉止一變而致羽物及六變而致天神亦非有難易之別也蓋其樂奏之有條理次序特擬其所致之神必有疾徐先後也司空言五地之物生山林曰毛物川澤曰鱗物丘陵曰羽物墳衍曰介物原隰曰蠃物蓋六樂及祇乃參錯言之也亦取象其所致之次序而言耳必至六變而後言致象物及天神此則樂之成和之至也六變之始所以不言律同之爲宮商角徵羽者其以此與

吳泉黄子曰凡六樂各有舞表爲六列咸英韶而舞之皆八佾合三百八十四人此所以必致諸子

而後足也大武以干戈先之與雲門六變而終大夏與咸池和之八變而終大濩與大韶合爲九變故春秋傳謂之韶濩焉六樂既合韶濩以陽紀應雲門咸夏以陰紀應大武歌奏雖分實相聯絡一變羽角並起宮徵相證火合水也二變角與變宮土合木也三變變宮變徵木合金也四變變徵與商之變宮金合火也五變商之變宮變徵水合土也六變商之變徵角之變宮土穀合而象物見也不言七變無射火鍾大武畢曲角之變宮變徵止德以則天明也八變角之變徵徵之變宮利用以

載地昌也九變變徵條理始終厚生以備人道也六府三事是謂九德之歌亦惟於聲音取象而已然六代所以象功德者各有義焉樂記所謂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者大武之時有此六成也蓋舞位爲四表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第二表至第三表爲二成第三至第四爲三成舞人復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第三爲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爲六成五成爲五變則五物亦示可致六成爲六變則象物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

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則人鬼格矣舞必奏樂在舞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焉

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所 夾鍾

釋曰祀天神樂以夾鍾者夾鍾卯律乃陽氣所出之方在文王後天卦屬震帝出震故奏至夾鍾可以祀上帝黄鍾乃夾鍾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

太簇乃夾鍾變宮在第二奏爲林鍾之徵姑洗在
夾鍾前一位乃黃鍾之角黃鍾乃夾鍾之羽其氣
相關在第三奏爲林鍾之羽則子寅卯辰巳律迭
爲五音其紫微垣在子而角居之大微垣在卯寅
而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而羽居之是五音之氣
發動於三垣之中宜乎天神皆降獨不言商者蓋
歌奏起羽遇宮則止自然不見商聲況周以木德
王天下惟商屬金尅木故諱之縣之曰鼓有柄曰
鼗靁爲天聲八面鼓也孤竹竹特生者取陽奇也
雲和山名極高之地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

形雲門之舞由備而仰勢若升天六變乃羽七之
樂屬水水能生木其氣日升正取雲門之義樂之
所以爲雲門者正以起奏羽水生角木至六變收
宮羽又宮羽七木位自始至終不離乎水則宮羽
相得其天一生水水乃天根是雲門爲是故六變
圜鍾爲宮者以奏之終言之
黃子曰黃帝始爲清角其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鼓
以琴瑟合以管籥其容乃制羽翟以舞之著之控
揭以道其和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大卷是也
象其功德如雲之有門出而不窮能類聚之也清

角者黃鍾姑洗夾則相應而夾則用黃鍾清大呂
中呂南呂相應而南呂用大呂清太簇蕤賓無射
相應而無射用太簇清夾鍾林鍾應鍾相應而應
鍾用夾鍾清十二律呂而益以肆清聲者使臣民
不凌君聲也姑洗爲慢角三中呂爲清角三倡和
清濁參錯成和姑洗從宮六變而圜鍾爲宮則黃
鍾得冬至日之羽聲以生角一陽初復知仁交際
而萬化出焉羽調以角則姑洗以其羽大呂應南
呂六變而黃鍾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以其
角夾鍾應姑洗之角夷則六變而太簇爲徵徵調

以羽則姑洗之羽以其羽無射應夷則之羽中呂
六變而姑洗爲羽矣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故圜鍾
爲天宮而以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三者
陽律之相繼也黃鍾必繼之以太簇而後爲父太
簇必繼以姑洗而後爲父王者父事天而相繼者
天之道故以是祀天神也
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
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釋曰祭地示樂必以林鍾者林鍾未律未乃土氣

最旺之方在文王後天卦位屬坤致役乎坤故奏至林鍾可以祭地示太蔟乃林鍾徵在第九奏爲無射之角火音變而木矣姑洗乃林鍾羽在第二奏爲南呂徵水音變而火矣南呂乃林鍾商在第十一奏爲黃鍾羽金音變而水矣木火金水麗乎土而爲四象四象交而成中土之變化耳木火之音居東得位金水之音居西得位土音居南方夏季濁旺之中得位五氣全具土德居中尊有坤道焉宜乎地示皆出靈鼓六面體大聲弘以應商陰濁孫竹叢生數偶也桑卑隰之地翕陰取爲琴瑟

其聲濁樂以成池入地爲主其舞由仰而俯盤旋向地廣布東西八變乃徵九之樂爲火先赴金而後生土自徵聲之羽奏至林鍾其數九故謂之徵九不言九而言八者起聲在應鍾一變在蕤賓八變在林鍾得宮故謂之八變樂云八變所以爲成池樂者正以起奏徵火赴商金主八變收宮又當徵九火位自始至終不離乎火則流徵歸坤犬地二生火火乃地産是成池焉是故函鍾爲宮者以奏之終言之

黃子曰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有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中也變化不主故常其卒也五官皆備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是也象帝德之聽無所不施如日之洸光天潢而出爍也引商刻羽流徵以生故黃鍾之羽南呂太蔟應之則爲徵姑洗之羽大呂蕤賓應之則爲徵南呂之羽蕤賓應鐘應之則爲徵大呂之羽無射夾鐘應之則爲徵此所謂變化不主故常者也凡角羽並起而刻之則爲商徵故蕤賓徵宮八變而函鍾爲宮則太蔟得夏日至之徵

聲以制商一陰初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焉羽調以角則太蔟之商姑洗以其羽應南呂八變而太蔟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應鍾以其角夾鍾應夷則八變而姑洗爲徵徵調以羽則林鍾之羽以其徵應應鍾之羽夷則八變而南呂爲羽矣函鍾生於未坤之氣天社在東方輿鬼之外地位乎坤故函鍾爲地宮而以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必生於太蔟而後爲毋南呂必生姑洗而後爲毋王者毋事地而相生者地之功故以是祭地示也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釋曰享宗廟樂必以黃鍾者黃鍾子律子宿虛危有宗廟之象人生於子復歸於子故起奏於黃鍾收於黃鍾可以享人鬼大呂乃黃鍾六合律在第四奏爲南呂角太簇乃黃鍾商在第二奏爲林鍾徵應鍾乃黃鍾變宮在第三奏爲太簇羽則亥子丑寅四辰律皆作五音人鬼之氣在北因音發揚其氣昭著故奏黃鍾可以享人鬼鼓鼗用路四

面之響以合宮羽之聲陰竹生於山北龍門山在西北取管琴瑟於此所以引北方之氣以發人鬼之靈九德言人鬼之功業功業者鬼之所附也歌之則魂來合鬼磬舞揖遜蹈厲發揚之儀終不若揖遜之容爲備矣故以奏宗廟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相守爲十劍土居上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人死而負陰抱陽以生及其死鬼魄交則爲神而能享自宮聲之羽奏至黃鍾本宮其數十故謂之宮五然不言十而言九者起聲南呂一變在姑洗九變至黃鍾得宮故謂之九變樂云可以禮人鬼者以人死鬼歸於土九變乃宮五之位爲土終始於此奏之則人魄之在土者其靈因音發動況亥子丑北方幽陰宗廟神靈所藏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萃於宮五而爲神靈之昭假矣豈誣也哉是故九變以黃鍾爲宮者以奏之始終言之

黃子曰唐堯修咸池爲大章虞舜紹堯致治修咸池承雲爲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故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徵商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

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爲中聲六變圜鍾九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鍾爲角八變太簇爲角九變而歸于南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爲羽九變復歸于姑洗之羽清角始于大呂亦九變歸于黃鍾之羽雖角也實亦羽也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

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簇之羽一變蕤賓爲中聲
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
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爲徵八變姑洗爲徵九變
而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
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爲
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流徵始于夾鍾亦九變
歸于太簇之羽雖羽也實亦徵也而太簇應鍾故
聲矣雲門倡咸池爲九磬之陽下管孤竹升歌雲
和琴瑟黃鍾爲宮南呂爲羽咸池承雲爲九部之
陰下管孫竹升歌空桑琴瑟合之姑洗爲宮以其

商奏蕤賓羽歌大呂角奏夷則徵歌應鍾變宮變
徵則大武之歌奏也陰陽既合四序環周廣大清
明備文俱備始乎黃鍾以生十一律而終返乎黃
鍾之宮所謂宮動脾而和正聖者也季札謂如天
地之無不覆載者信矣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
爲宗廟故黃鍾爲人宮而以大呂爲角大簇爲徵
應鍾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
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
以是享人鬼也夫黃帝制聲律以垂萬世而器數
從之帝降而王不相沿樂雖器數屢有損益然孔

子聞韶於齊季札亦聞韶於魯其考擊固非夔倫
也而美善如是者聲均存也然則大合樂九變以
致鬼神示其九部之遺乎六律六同一時並作歌
奏相命分六樂而序之其六列六英之遺乎下管
合於琴瑟以依磬聲則八音克諧可知矣固后夔
之往矩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
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縣音玄

釋曰宿縣者祭之前夕列樂器于筍簴以其聲而

展省之以知其和否也九夏皆鍾之音節有聲無
詞以鼓應之漢儒以詩當之誤矣凡興舞皆使國
之子弟故大祭祀帥國子而舞大饗大燕來朝之
賓客也殺牲於廟門外不迎牲故不奏昭夏至於
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
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
樂

釋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
節射必執弓挾矢而舞所以爲升降之儀詔告也

王氏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樂
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舞亦
所以應王故也大司樂詔其升降揖遜之儀儀禮
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亦以此也膳夫
王日一舉則所食少牢乃常食也王藻天子朔日
大牢則大食者朔日之食也宥勸也食飲膳羞所
以養其氣體宥之以樂所以和平其心充養其氣
三宥皆奏鐘鼓則樂亦大矣故特言之大獻出師
有功而歸獻捷於祖廟也愷樂也獻功之樂曰愷
樂比樂亦無疏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
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
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
亦如之傀音怪

釋曰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四鎮揚之
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傀怪也大
怪異烖謂天地奇變去樂藏之而不用以其變之
大也札疫癘凶凶年烖水火也弛縣釋之而不藏
以變之小者始封諸侯之國俗尚之初則禁其淫
過凶慢之聲尚中正也淫聲淫靡之聲易以溺人
孔子所謂放鄭聲者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凶暴
哀怨之聲不祥慢聲使人驕惰不恭也大司樂皆
辭而禁之涖臨也廞收也臨笙師鎛師之屬初喪
不暇藏故且收之及葬則涖而藏之故曰亦如之
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
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敷物反

釋曰樂師者司樂之貳所教者樂之事亦曰掌國
學之政者以大學之教皆以樂爲本故也教小舞
者如舞勺舞象之類隨節而教之小合則成一代

之樂一節之舞大合則成六代之樂然必始於教
小舞然後能合其大舞也帗舞析五采繒爲之羽
舞析重翟以爲之皇舞兼五采之羽以象鳳凰之
儀旄舞者持氂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干舞者執
干盾而舞人舞者無所執以袖以爲威儀○葉氏
曰舞之別有六樂師教之帗舞如地官舞師帥而
舞社稷者羽舞如舞師帥而舞四方者皇舞如舞
師帥而舞旱暵者干舞如舞師帥而舞山川者人
舞則用之宗廟旄舞則用之辟廱此二者舞師所
以教鄉遂故不與也夫樂舞先王用之祭祀以致

鬼神也而學校教人必以樂舞者盖先王之教國所以淑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志於名分等級之内自成童入學而知有此舞以至師而舞祭祀賓客之時則心志和暢節文習熟誰敢干名而犯分也哉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薺徐私反 貍音離

釋曰禮有儀容樂有節奏教樂者以樂之節奏和乎禮之容儀也肆夏采薺皆樂節之名爾雅曰堂

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義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齊齊故奏采薺車之疾徐亦以二樂爲節環拜賓客環列而拜則鼓以作之鍾以止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皆詩名在國風惟貍首不見於經射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先儒曰此貍首篇文檀弓原壤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之卷然見貍首二字皆未知是否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灋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灋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按肆夏采薺止爲行趨之節則非詩篇又曰環拜以鍾鼓爲節拜既以鍾鼓則行趨可知矣二樂皆鍾鼓之調名無疑也

凡樂事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釋曰序事次事用樂之事治樂政則整齊衆職小事用樂止奏鍾鼓而已故環拜以鍾鼓爲節也凡

樂奏一終則爲一成每成則樂師告備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是也詔告也皐之言號也來瞽當作樂時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當與舞時召舞者使之舞也及祭祀當徹之時則帥國子歌雍詩以徹令相使眡瞭扶瞽師以退或曰相者助歌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禮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事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食音嗣

釋曰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如祭之儀承賓如
祭也燕射先行燕禮後行射禮故曰燕射禮射大
衆耦也挾弓挾矢有舞之儀樂出入笙者歌者舞
者出入則令奏鐘鼓以聲其出入節其當執事者
以爲禮之大節也愷歌軍樂有詩章凡獻捷者皆
歌之樂師教之遂倡其歌使瞽矇和之也喪陳樂
器謂陳而不作明器也檀弓曰琴瑟張而不平笙
竽備而不和是樂官謂大胥至舞師政令如奏樂
令相之類治訟謂治其紛爭而辨訟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
釋曰國子有二等成材而尊者曰學士少而教養
之曰諸子總而言之曰國子版籍也大胥主其籍
以知其出入之數待致謂有事欲致其來則按籍
而召之舍讀爲釋采讀爲菜禮莫厚於釋奠莫薄
於釋菜釋奠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
以致恭於先聖釋菜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
藻告虔而已呂氏曰釋菜之禮其用有三每歲春
合舞則行之月令仲春命樂正合舞舍采是也始
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既釁器用幣然後舍采是

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
道也須分也以春始入學未知分藝所宜至秋而
可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丘氏曰周建五學其中
曰辟雍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
此以觀其能至於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
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
宜學口語者處之成均春屬木木曰曲直而主乎
貌故合舞以春以順乎陽秋屬金金曰從革而主
乎言故合聲以秋以順乎陰蓋舞者等其進退使
應乎節聲者等其曲折使應乎律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釋曰六樂之會謂大合樂也會六代之樂而舞之
濩用三百八十四人所以必致諸子而後足大胥
正其舞位也序出入舞者舞有表行列綴兆之不
同大胥序其出入使不失度也校比大師以下掌
樂官之功能考省其所用之樂器完否也祭祀用
樂舞必取於成均大胥則擊鼓以召之使役樂事
也序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
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事如諸子云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官正云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斯皆有名籍於太學者大胥則序宮中諸子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釋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則掌其徵召命令而校比其多寡之數凡以贊大胥之事而已觵罰爵也撻則以荊扑不敬則心放故罰爵以愧其心小辟也怠慢者違期不至容體放縱則撻扑以痛其形大辟也以合舞人衆故小胥巡舞列而整肅之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宮縣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王於四方皆家故也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曰曲縣繁纓以也蓋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縣於東西又空北面卿大夫左右王之象也特縣則一肆或於東或於堦間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縣鐘磬者編縣之編鐘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虡名謂之堵堵墻之半也十六編鐘為一簴十六編磬為一簴名謂之肆肆陳列之名言其全也左氏曰歌鐘二肆。○按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其或如此乎黃鐘居子右特鐘其制十二均各以其辰之位其餘皆然四隅設建鼓朔鼓應鼓管與柷敔居中此天子宮縣之制也諸侯卿大夫辰位與此同而有降殺士則特架一肆而已由此觀之則知十二律各自為宮當各有其器也

原曰周人學政在於樂官後世學政雖在於禮官然其為教語言誦授讀書作文之外無所事是於禮既不相關語及於樂又以為非所務者則古人之教士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樂之章即周人成均之教也今觀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其所以為教者不過樂語之外皆樂事也樂師掌國學之政教舞而已大胥掌學士之版亦春秋合舞合聲而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惟巡舞列而已堂堂大學豈無所事准於樂之器數是攷是習此後世之所不屑為者而周人設官以成就天下之人材治本所關也而其為教者

此宜乎後世以大司樂為偽書而非周公之制也今觀之後乎周官孔子同曰成於樂文之以禮樂乃可以成人則學之成就在樂可知矣前乎周官舜命夔典樂教冑子直寬剛簡之外惟於詩歌聲律八音之務無他事也而夏而商豈獨不然乎蓋樂之為教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舍樂則非本務矣蓋古人教人不在於長其智惟在於習其事是以大司徒比閭族黨之教無非教之以事者而其終亦曰以禮教中以樂教和而

已則其質與而進於太學者又專以樂而涵養之是以志趣悠然自得於言動性情之外則德不期成而自成者以樂之為道至妙而入人至深也故成均之師必使有道有德者教焉是道德之人必能得樂之理可知矣況大學群聚天下賢俊之士與夫世臣習禮義之冑子皆付之以民社之責者其成德達材之具有不在於樂乎此學政所以必屬之樂官而樂官又屬於禮官也

周禮全經卷之七

周禮全經卷之八

春官下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函鍾即林鍾 小呂即仲呂）

釋曰陽律六陰同亦夫同亦謂之呂皆生於黃鍾黃鍾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黃鍾之實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全數由是自黃鍾九寸之管隔八相生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術曰以上生者倍其實三其

灋以下生者四其實三其灋自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生呂皆下生呂生律皆上生自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皆上生呂生律皆下生蔡氏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但六陽辰則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蓋

居衡則隔八矣由是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濾則黃
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濾則南吕姑洗得全
分約以釐濾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
吕得全毫約以絲濾則夾鐘得全絲至仲吕之實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
行此律所以止於十二也又有變律者若大吕爲
宮則黃鐘爲變宮特黃鐘管爲最長所以止得用
半律蓋黃鐘不可爲他律役故也由是六陽律皆
以次而減半律以合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
爲亦尊陽抑陰之意

原曰天地之間皆氣也有氣則有物有物則有聲
凡聲者陽也聖人因陽聲而制律吕故立黃鐘諸
律根本蓋天地之體數十爲陰陽之全數黃鐘之
數九九爲純陽之極樂者所以宣陽氣也故以純
爲主而不用十也純陽既立再生陰陽而後樂之
節奏成焉其再生陰陽者陽中之陰也故曰樂由
陽來禮自陰作若以太陰太陽相配則與禮爲對
矣是以用陽而不用陰而純陽之中又自有陰陽
也然黃鐘雖大只當復卦初九一爻而已初九之
陽至微也而以至大之純陽當之何也夫樂者所
以宣陽和之本也故復之一陽在天德謂之元在
人心謂之仁其氣至淳其理至善其體至微其用
至廣者也故作樂必則此至純之體因而起數配
以陰陽以齊天下之聲然後宣之而天下和平感
之而鬼神昭格由其本之至純至粹猶道家所謂
天元一氣者也若推於大氣之中則反爲氣所役
矣何自而有樂乎惟其則此至純一氣以爲之本
也故一而三三而九之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
十一焉而極於十七萬奇黃鐘之功用大矣哉然
十一律不則其功用之大三分其二九分其八二

十七分十六八十一分六十四以至十七萬分六
萬餘者必欲探乎元也元者一氣至純之本也黃
鐘之體也蓋分者當律之數其分而存者則黃鐘
之本數也雖十一律各自爲均而黃鐘未嘗不存
焉故十一律未生黃鐘不見其有餘十一律既生
黃鐘不見其不足一而貫圓而神其妙矣乎知乎
此然後可以言合陰陽之聲矣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
革絲木匏竹

釋曰文以五聲者以律生之黃鐘之數八十一即

宮聲也是爲聲本宮三分損一下生徵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聲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下生羽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宮聲大而濁羽極細而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中聲不取角而取宮者蓋宮居陰陽交會之中而發聲之所始也角雖居五聲之中而非五聲之會也又有變徵居其中夫變徵豈得爲中聲哉所以有變聲者由其有變律也五聲相生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又轉無射爲宮夫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於是有變聲焉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少高於徵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下於宮故謂之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而謂之七音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又有變律子聲何也宮君也商臣也角民也徵事也羽物也臣不可以過君民不可以過臣至於事物則不必避如以黃鍾爲宮則他律應之者皆得其正及以他律爲宮而或商商於

宮則臣凌其君矣或角聲高於商則民凌其臣矣乃減半律而製四清聲以應之而謂之子聲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黃鍾不爲他律役所用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諸律諸聲皆黃鍾所生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

原曰宮聲者何中聲也中聲者何本於黃鍾也黃鍾生十一律而商角徵羽不事外求盡於宮中而得之故宮聲八十一黃鍾之八十一也商聲七十

二太簇之七十二也角音六十四姑洗之六十四也徵音五十四林鍾五十四也羽音四十八南呂四十八也此五音之一終矣及太呂爲宮宮音七十五奇商音六十七奇角音五十九奇徵音五十奇羽音四十四奇又五音之二終矣循是以降莫不皆然故十二律全半具而五音大小之數備矣十二律旋宮立而五音大小之聲形矣曷嘗有一之不本於宮之一音哉故宮者君象也乾爲君故取乾氣以作樂乾以統天自乾而下皆坤坤以順爲至少有不順則天地不位君以統臣臣以順爲

良小有不順則君臣易位宮之於商猶乾於坤君於臣易至於相陵以其位之相近此樂之大忌也故宮商二聲爲樂之大端宮中已具有水火木金商中已含有角徵羽故角之居東徵之居南當水火之成氣若生氣則已具於宮矣樂之宮以生數自處以成數處商角徵羽生數自處者立體也成數處四聲者成物也故聽其宮聲可以知其極之建焉聽其四聲可以知其極之錫焉曰旋相爲宮又各自有君臣何也曰宮統四聲猶天子公侯伯子男通天下之五爵也大呂以下旋宮猶國中之

五爵也對天子而言公侯以下皆臣也自列國而言則各全其尊矣獨八十一之宮終不他易者此天地中正之位而民無二王也聖人性天地中正之德履天地中正之位陶天地中和之氣然後作天地中和之樂則黃鐘定而宮音正矣天地泰和之氣由此而宣矣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釋曰教教國子也太學之教以詩爲先王制曰詩書禮樂以造士六詩者王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故詩有六義焉朱子曰風則閭巷男女風土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衆作雖多而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

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王氏栢曰周公祖述虞庭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大師教六詩是時未有訓故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辭意以涵泳其性情莫切焉漢劉歆乃謂詩始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諷誦之餘以足三百之數矣自是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湮程子曰學詩不分六義豈能得詩之體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詞條理無出於此愚

所求之三百篇矣固非虞夏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詩不踰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也夫子之刪存者二百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也雅雖無正變之分而夫子合之爲三百之數總繫之周也今之所謂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成康既沒至孔子未五百年也大師瞽矇音調未失而雅頌龎雜已若周公之制夫子自衛反魯而後正之况夫子既沒大義已乖而聲詩益廢至秦舉詩書而焚之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

之分吾安知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而盡從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參以孔壁之藏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深恨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之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禍而三百篇究如聖人之舊詩書同禍而存亡迹絶如此吾斯之未能信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釋曰王氏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哉要本之於德而已蓋六德本於性情所以主於中六律稽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詩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六德以中和爲本詩必備乎六德者然後取之以作樂協之聲律播之八音也周公之詩未爲經六代之樂則既有定矣其餘風雅頌則隨用隨作然必以六德爲之本則當時所得之詩可放之者亦多矣

原曰古人之詩有六德以爲之本矣然後協之聲律稽之度數合天地之自然而奏之郊廟朝廷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上下格鳥獸也後世之詩既無六德以爲之本辭焉是工雖剛柔清濁靡不

畢究已不合乎天地之自然矣况於矜奇眩能工聲律拘對偶騁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尚得謂之詩乎或云古詩可以協律作樂今詩不可以協律作樂曰不然也蓋有天地自然之聲有由人所作之聲自然之聲者先天也人所作之聲者後天也故以五聲協之律呂旋相爲宫自然清濁高下成六十調此天地自然之聲樂之本也人所作之詩配之五音協之律呂播之八音錯綜而條理之自然成樂亦猶先天之數移而爲後天入用之數也故先天則自然不可易移之後天則變動

而不可窮矣故德之至者詞亦至詞之正者聲亦正聲正則氣從之故奏之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歌之可以和上下格鳥獸也以宮然之聲推以作樂者自天而之人也德極於至而樂亦至者自人而復乎天也德有未至詞焉是工協之聲律而播之八音人之淺深自不可掩子貢所謂聞樂知德者也故德之正者聲亦正德之邪者聲亦邪樂未嘗以其詩之邪而聲律遂窮也今之爲詩也能存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矣發之聲詞鏘然中正如鳴鸞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聞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若此者雖今詩之體獨不可以爲樂乎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朄音胤

釋曰帥瞽矇也登歌歌在堂上也奏奏鐘鼓也擊擊石磬也拊拊琴瑟也書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樂器笙簫之屬播播揚其聲鼓鼓鼓也朄小鼓也詩曰應朄縣鼓朄鼓之以引樂射節若樂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皆大師帥瞽矇爲之歌也大師大起軍旅也鄭氏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士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矢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士卒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詔吉凶使知所戒也廞陳也陳其生行迹爲作謚史序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誄瞽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大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瞽矇正焉皆屬大師之政令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釋曰教教瞽矇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尺有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起樂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所以止樂也塤土音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如稱錘大孔燒土爲之朱質銀金飾之簫編小竹管爲之其管寸二後世謂之鳳簫管如篴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寸弦琴瑟之類歌樂童聲依永亦依於琴瑟也堂上之樂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𣫜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與音預 和音禍

釋曰應鼙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也○王氏曰鼗塤管鏞堂下之樂也弦歌登歌擊石拊石皆堂上之樂下管擊應亦堂下之樂柷敔上下各有之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柷敔也此用之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於堂下也與廞從大師也鼓𣫜小樂事亦如大師六樂六代之樂也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五聲之節也琴瑟在上金革匏竹在下八音之節也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凌則和矣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釋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瞽樂職瞽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聲音也播發揚其音也詩風雅頌之詩也諷吟也誦讀誦也瞍賦矇誦謂詩也詩世謂作詩者之時世也奠定之也繫屬之於此也江氏曰諷誦其詩而及於世乃定樂章而繫之

柯氏駁詩序極有據

如商頌作於高宗之世云九德六府三事韶樂之歌也六詩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鼓琴瑟被以九德六詩之歌所謂弦歌也役謂聽役使

原曰詩世奠繫者何也諷誦其詩必及其世乃定爲樂章而編繫之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則詩必繫之世乃可知其爲人之實而諷詠其詞涵泳其德想像其人然後以樂而播其聲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也苟不繫之世以實其人則大韶何以知其爲舜大武何以知其爲武王哉此詩所以必有序次時世而

後別以六體也今詩經之中六體爲重世次爲輕是以毛鄭相雜漢儒不悟僞作詩序以定之後世遂不能辨皆以爲孔門之舊本矣劉歆明言孝文時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毛氏之出最後詩序必出毛氏之手自謂傳之子夏以攙當時而排壓三家是時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毛說獨行於北海鄭玄北海人也故爲之箋自是而後毛詩假康成之重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後世乃以序冠於經文之上唐宋大儒莫之敢議以爲大序孔子

所作小序作於子夏是漢儒一時之僞能掩千載之目也今觀詩序國風皆季札觀樂之次不同無幾矣按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歲與季子觀樂相隔六十餘年孔子明言放鄭聲今鄭衛淫詩何以俱存也自唐而下承舛聽訛皆以爲大小序孔門所傳矣至朱子拔出千載之見斷謂小序漢儒擬作獨於經中求作者之意盡去小序不以亂經可謂大有功於聖門矣然朱子知小序之非猶惑於大序之說是以風雅次序未之能明以孔子所放絕妖淫愁怨之辭得廁於先王大樂之間耳今觀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之說則詩必表時世可知矣以今考之自周公而上極盛之詩也先儒謂之正風正雅乃當時朝廷家鄉邦國宗廟之樂章也今固當協之聲律以復三代之治自周公而下至宣王亦盛時之詩也宜皆別以風雅頌之名協之音律用於天下焉自平王東遷則詩亡而春秋作矣王政不綱諸侯變亂季子所觀乃孔子之未刪定者也漢儒得於國史遂作序冠之可謂不知而作矣竊欲以風雅之變詩祖孔子作春秋與善去惡之旨及思無邪與放鄭聲之旨取其可以垂訓者列正風正雅之後其妖淫　之詩另爲編以俟才子以從放遠之義以合詩世奠繫之說不知何如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鼙愷獻亦如之（眡讀爲視瞭音了頌音容相去聲鼙音威）

釋曰眡瞭所相瞽亦無以作樂播鼗者以鼗所用者衆也擊縣之於筍虡也頌或作庸功也磬在西方曰頌磬西成功之方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大師宍縣謂大師縣樂器無掌之相瞽謂扶工孔子曰

相師之道也大喪則陳器而不行大旅大軍旅也五百人爲旅賓射王與諸侯射鐘鼓以爲之節焉夜守戒之鼓擊聲疾數故曰鼜憂戚之義也愷獻者獻捷之時亦奏愷樂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碌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碌音衮陂彼義反韽音闇侈昌氏反筰側百反甄音震）

釋曰大師主於和聲故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序大師既合其聲然後

令典同制器故曰掌六律六同之和陽聲爲天
聲爲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各有陰陽之聲
十二聲十二聲雖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作樂
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
高鐘大上也形上大則聲旋聚于上正謂上下直
直正則聲緩而無所動下謂鐘形大下下大也下
大則聲出放肆陂謂偏陂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
狹形偏狹則聲斂束達謂形微大中空大則聲有
餘而若多微謂形微小中微小則聲鬱而不明回
謂其形圜形上下四抱則其聲淫衍而無殺也

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中央寬
也弇則聲鬱而不出甄猶掉也形薄則聲戰掉形
厚則聲如扣石無餘響也凡聲與形相摶而成觀
其形可以知其聲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
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釋曰數本起於黃鐘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
凡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生之故
樂器之度數制於十二律也碾聲生於高䃕聲生
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爲所

制則有齊矣羸聲生於遠衍聲生於回筰聲生於
侈鬱聲生於弇達回弇侈之爲所容則有量矣故
凡爲樂之齊量又制之十二聲焉此形聲所以無
過不及而皆得其中和也和樂亦如之鄭氏曰和
謂調其故器也亦以十二聲律爲準而齊量之也
李氏曰度數齊量不出乎黃鐘黃鐘萬事根本度
量衡之所由出制樂器爲急焉蓋制琴瑟之類必
以度度審則琴瑟之制取諸黃鐘之長制塤匏之
類必以量量嘉則塤匏之制取諸黃鐘之容制鐘
磬之類必以權衡權衡謹則鐘磬之制取諸黃鐘

之重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莫非黃鐘造之也其
音安得不具黃鐘之音哉謂之曰以十二律爲之
數度無不欲其得黃鐘之音故耳故鐘磬雖屬金
一黃鐘之金也鼓雖屬木一黃鐘之水也管簫柷
敔雖屬木一黃鐘之木也琴瑟雖屬火一黃鐘之
火也塤篪笙匏雖屬土一黃鐘之土也先王制樂
器尚象於黃鐘故其所出者皆黃鐘之聲蓋中氣
運於八方物無八方而純和之氣備溥黃鐘於八
音奏無八音而純陽之聲備蓋聲具于器器出於
物物產于其所屬之方八方盡天下之方八物盡

天下之物八音盡天下之音有黄鍾之律然後有
黄鍾之器有黄鍾之器然後有黄鍾之聲器其聲
之本乎律其器之本乎典同者典黄鍾而已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
奏縵樂
釋曰教謂教眂瞭也鍾與磬皆編之十六枚爲一
架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鍾十二皆依次陳之以應
其方之律也編鍾編磬皆磬師職之教眂瞭擊特
磬編磬又教之擊編鍾也言擊編鍾則鍾之大者
鍾師自擊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記曰不學操縵

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樂即二南也縵
樂燕樂皆教其鍾磬祭祀奏縵樂祭之燕也或曰
縵樂雜弄即今之調曲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
蘩掌鼙鼓縵樂
釋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二者
不編獨縣而已以鍾鼓奏九夏鍾師兼言擊鼓者
凡樂鍾與鼓不相離鼓有鼓師欲見先後次第故

兼言之也九夏皆鍾曲名樂之大者以鍾鼓奏之
有音節而無文辭王出入所奏謂之王夏尸出入
所奏謂之肆夏牲出入所奏謂之昭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表之也夫人助祭奏齊
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祴戒也公
出入奏驁夏戒其驕傲也○按九夏皆鍾之音節
有辨無詞若投壺有魯鼓薛鼓之類必以鼓應之
者以金革不相離也鄭康成還以穆叔之言以爲
詩篇誤矣左傳固曰金奏肆夏工歌文王鹿鳴言
金奏則無詞可知與工歌者異矣祭祀饗食奏燕

樂以鍾鼓奏之也掌鼙鼓縵樂鼙小鼓縵樂雜弄
之樂謂作縵樂則鍾師擊鼙和之言鼙鍾亦在也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
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
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釋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管在中笙宮管
在左籥如篴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
之清濁所由生也篪長尺四寸一孔上出篴笛同
長三尺四寸六孔笙師皆教以吹之之瀆舂牘應
雅皆祴樂所用教瞽矇與眂瞭於賓醉而出之時

奏之舂牘以竹爲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舂地以作聲名曰牘者賓醉恐有瀆於禮也應亦以竹爲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於地名曰應者賓歸恐不應乎禮欲其行與樂相應也雅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亦舂於地名曰雅賓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築地爲聲此則鄉飲鄉射之後賓出而奏陔樂也鐘笙與鐘相應之○大旅則陳於僎次不涖其縣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鼜音戚

釋曰鼓考擊以作之也鎛小鐘也鄭氏曰金奏之鼓擊晉鼓以奏鎛鐘也軍中夜戒之鼓有三故曰三鼜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何氏曰祭祀鼓其金奏所謂笙鏞以間也饗食亦如之所謂金奏肆夏也賓射則擊鎛鐘以歌射節大獻則擊鎛鐘以奏愷歌守國以鼓戒嚴則三鼓亦如在鐘師也

靺師掌教靺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釋曰靺爲赤色之韋此舞者所著故因以名官靺師旄人鞮鞻氏皆掌樂而命名不同者靺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靺東夷之服使其樂因使服其服舞者十六人也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大饗之時惟用東夷東夷箕子之國孔子所欲居其樂有中國之風故也○陳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記曰納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四夷樂孔子以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請有司却之然則齊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蓋陳之於門外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釋曰葛天氏之民操牛尾投足而歌旄人蓋其遺制也散樂者野人之樂夷樂者四夷之樂凡以舞仕者皆屬旄人蓋其所統皆夷人之善舞者燕樂有閒燕之意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釋曰籥三孔生中聲而上下之律呂生焉樂之本
也故文舞持羽歛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記
曰秋冬學羽籥是也謂秉翟以舞而歛籥以爲節
也故作之也舞亦以鼓爲節歛樂器而藏之惟羽
籥耳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
釋曰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而可擊也豳籥
以葦爲管竅其上爲三孔可吹也土鼓即記所謂
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王氏曰樂之起本於豳

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豳逆暑迎寒祈年皆本
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
所吹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按中春晝書所謂
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蓋民事之始終實關天
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
而入於内以我爲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中
秋夜書所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迎如迎賓
之義自内而出於外以彼爲客謂陰常居大冬非
出而佐陽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之終始
也逆暑迎寒所以擊土鼓焉豳詩七月也當時必

有豳詩周人相傳其詞質朴故有豳風豳雅豳頌
之說厥後周公擬作以代之不獨雅頌亡而豳風
亦亡矣若大田良耜諸篇則周公以後之詩豈可
以當之哉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
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釋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
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祭蜡郊特牲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萬物
而索饗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

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休息民息老物者萬物
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
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而休息之是也劉
氏曰此三事皆奏豳詩或用其風重民時也或用
其雅擊先嗇也或用其頌報成功也
葉氏曰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存詩亡則樂與
之俱亡耳書曰詩言志律和聲此樂之本乎詩也
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雖有鐘磬鼗鼓
籥管尚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
聞濩至魯而猶存必韶濩之詩尚存也詩苟不存

武樂至萇弘尙樂至蕆公時已不傳矣今觀大師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瞽矇諷誦詩世掌九德六詩之歌此詩之所以爲樂也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皆有詩也由今觀之九德九功之歌今不載於經射節四詩雖首不全豳雅豳頌今亦不存則詩之亡亦久矣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曰樂書不傳爲豈先生作樂之本哉今觀雅頌固無恙也以漢之詩使李延年協之以唐之歌使呂才被之管絃尙足爲樂誠能因三百篇以爲樂則今樂何患不如古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釋曰鞮鞻革屨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蓋夷服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任西方曰株離北方禁劉氏曰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示四夷之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王道之廣大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釋曰樂器如離磬崇牙之屬歷代傳之以爲寶也庸功也庸器征伐所得之金以鑄器而銘功也筍虡所以縣鐘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虡祭祀陳庸器示能守也饗食賓射陳之以華國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釋曰丘氏曰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舞干羽于兩階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公庭萬舞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吹籥文王世子亦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則亦教武舞矣○舞器干羽之屬舞人綴兆行列旣定則以武器授之舞訖則受而藏之賓饗皆有舞其授受亦如祭祀也國有大喪則廞舞器而藏之所謂四海遏密八音也○劉氏曰國子未成童之時所學小舞則此干戈當須輕小其制便於國子秉執回旋故列在樂器之中而屬於大司樂也文王世子所謂冬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則是舞勺舞象時所用之器司兵職曰祭祀授

舞者兵司戈盾之職曰授舞器則國子成人者學六舞當受於夏官矣

葉氏曰周禮樂官自大司樂而下凡二十官然考之太半皆爲樂舞先王作樂拳拳於樂舞者何哉盖古人十三教舞勺成童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鄭氏曰謂以幼小時教之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也教之舞者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六代之舞周人兼而用之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

其

而必旋之舞列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大合樂之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又奚有不可者不然則簫韶九成而鳳凰儀于羽舞而有苗格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釋曰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上古以來其灋可用者有三玉兆夏也瓦兆殷也原兆周也丘氏云玉兆兆之璺罅如玉屬陽瓦兆兆之璺罅暴裂如瓦屬陰原兆兆之璺罅如原田陰陽雜也經常也其經兆之體則龜常兆之體也頌謂繇也常兆之體百有二十每體十繇故有千二百頌也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釋曰鄭氏曰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夏之易以艮爲首謂之連山者象山之連亘不絕也商之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者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地中也周之易以乾爲首謂之周易者言如乾 札

道之變易不窮也其經卦皆八者以畫卦言也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也其別六十有四每卦八變重之數也然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爲占左傳云穆姜筮之遇艮之八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商不變爲占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觭音奇

釋曰夢者精神所感人心至靈故占吉凶也有所因而至曰致致夢者出於思慮有所仍緣而夢也

今謂之思夢觭者奇也無所感無所思出於神運奇怪之夢故謂之觭夢無心感物爲咸陟升也謂無所拘滯自有其夢鄭氏曰陟得也謂無心而得夢經運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爲運鄭氏曰運當爲煇是眡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書眡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十煇每煇九變其術今亡劉氏曰王者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夢則日爲之兆是以與日同占焉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

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釋曰作龜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王氏曰古之作事不犯一己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神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焉征謂卜討伐及行役也鄭良霄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是也象謂天象變動之休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是也與者卜與人共事之成敗也謀者卜謀事之得失也果者卜所求之果否也至者卜所俟之至否也雨者卜時之雨暘瘳者卜疾之瘥愈國家欲卜此事則以此命龜也卜之龜筮之蓍參之夢則吉凶可以前知矣吉謂福祥凶謂禍裁詔告也既知吉凶乃預告王脩政以救之○王氏曰邦事之八命以卜之龜故用三兆之灋以筮之蓍故用三易之灋以考之夢故用三夢之灋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故洪範大疑謀及卜筮而眡其從違以斷吉凶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者此也如是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蓋吉凶之變雖自乎天而其所以感召之者實存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而爲福矣古人有以君之三善言

而熒惑爲之退舍孰謂救政之不可爲與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釋曰大貞大事求正於龜也立君以嗣位未定則卜之也封國以命諸侯可否則卜之也立嗣君天下之本也封諸侯一國之本也故爲事之大眡高者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眡龜骨高處作龜者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命龜謂告以所卜之事也涖臨也大事則宗伯涖卜小事則大卜自臨

之貞龜則貞之於卜位不親命也凡旅謂水火兵
災則旅于神示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與
陳樂器同○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共
事不一喪祭輕於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輕於喪
祭則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考之儀禮卜人與龜
宗人眡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
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固
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小宗伯也貞龜則不命
陳龜則不卜也
●小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
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釋曰開龜者開龜之體去其外甲而存其下甲中
有文可占吉凶分爲四部曰方曰功曰義曰弓此
占龜之繇古有其書百二十體每體有十繇辭今
不傳凡卜皆卜師眡高大事則太卜宗伯眡高揚
猶熾也卜師揚火以作其龜之兆墨者兆之體也
兆體旁璺微而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
矣書曰惟洛食龜有六種見龜人職凡卜必辨其
種類所屬隨其所屬各有其繇以爲卜之方然後

以授命龜而求卜者且詔相其禮儀也上者仰也
下者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
也皆龜體也所卜者當各用其龜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
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
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釋曰屬言非一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色玄行而
首俯者天龜也爲靈屬色黃行而首仰者地龜也

爲繹甲長前弇色青者東龜爲果後弇色白者西
龜也爲靁首左倪色赤者南龜也爲獵首右倪色
黑者北龜也爲若此其體也龜人辨之以精其術
鄭氏曰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
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
郤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秋取龜及萬物成
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龜室
六龜各異室也上春夏正建寅之月釁者殺牲以
血塗之神之也既釁則祭祀乎先卜謂卜師之有
功德者不忘本也奉猶送也祭祀奉龜以往待卜

也旅奉以往待陳也喪奉以往待命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釋曰燋灼龜之木契開龜之鑿也詩曰爰契我龜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燋謂炬其存火所以共卜之用也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而用之明絜之至也契之鋭頭爲焌以契之鋭頭火而吹之其頭若戈鋒焉焌契既燃乃授卜師以卜師燃火作龜以致其墨是也菙氏因而贊相其事爲卜師所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簭音筮

釋曰占人亦占筮言龜者簭短龜長以龜爲主龜書有頌頌者占兆之辭八故即八命也命筮之辭以八簭占八頌者八簭即九簭也用其八以命簭之事合於龜頌之繇辭以命龜之事合於八卦之繫辭故曰以八卦占八故也占人先筮而後卜兩者相習俱作而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也詩曰卜

筮偕止會言近止是也卜以龜簭以蓍體色墨坼皆龜也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也然必先簭而後卜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簭亦有體謂卦體也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疊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而詳其餘王氏曰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故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據序事先後言之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卑之序也凡卜簭既事則繫幣謂禮神之幣也比其命謂書其命龜筮之辭而比之歲終則計其占中否以考官占之得失而進退之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釋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則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

筮則九則所筮之事不一巫當爲筮字之誤也筮之有九猶龜之八命筮更謂變更都邑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灋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筮變易之事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車持御與右也環謂環而攻之可致師與否也先簭後卜兼用卜簭而尊龜故後之吉凶取斷於龜也筮而不吉則不卜相揆也林擇其蓍草可用者以供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釋曰歲時其得夢之年時也天地之會謂升降往來之會陰陽之氣謂休咎旺相之氣日爲大陽月爲太陰星二十八宿屬陽辰十二次屬陰以歲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而占六夢之吉凶也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萬物一氣也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於天也賦形於陰陽故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於所夢者吉凶固無所逃矣〇鄭氏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之夜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正夢者無所感動神靈自覺安平自夢者也噩夢者有所驚愕神動致夢思夢者覺時所想寐而見夢寤夢者魂惺而神遊若夢是寤而有夢也喜夢者心喜情動而夢喜之事懼夢者心有所恐懼

神動而夢恐懼之事大凡人之所夢不出乎此六者六夢之中有可占者有不占者莊子曰至人無夢然孔子亦夢周公則夢亦人所必有者故惟正夢可以占吉凶妖祥蓋人心之靈通乎天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占夢者占此而已噩夢則神有觸而動於夢思夢則心思所求之切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則非夢也神所遊耳喜夢則因喜而致懼夢則因懼而感五者皆非正夢不可占也然亦可以驗心之邪正身之安危神之動靜志之緩切意之所隨而已故曰夢寐可卜學之淺深謂

此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謂正夢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儺歐疫舍音釋儺音那

釋曰聘如聘女之聘當迎新送故之際欲納來歲之福故聘其吉夢欲其來也舍萌取菜之始萌而祭之欲去其萌芽之義乃遣惡夢而使去之也獨言正夢則下五夢不占可知正夢有吉有凶故獻而贈之也令令方相氏始儺以迎和氣歐疫以送戾氣也○鄭氏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

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君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于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之吉夢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眡市運鑴許規反瞢亡鄧反隮作資

釋曰煇謂日旁之氣輝光也妖則主凶祥則主吉觀妖祥所以辨吉凶也祲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象謂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鑴者日旁氣刺日形如鑴也監者雲氣臨日上也闇者陰氣蔽日方晝而闇也瞢不光明貌陰氣蒙蒙日光瞢然也彌者橫亘如白虹彌天而貫日敘者次有片段成列如山在日上也隮蝃蝀升隮于日旁也詩曰朝隮于西想者雜氣象似以成形想也○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illegible]也則爲晝照物則爲生陰斜之象或祲於晝日光所灼莫不消除也今日旁有陰斜之氣干犯而不能消者陽剛之德衰日光爲之微弱陰邪盛大災克消除以成十者之災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與剛徤之德陰

邪氣盛于犯日光謫見于天以示警戒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于王而救政脩焉安宅敘降者謂人睹妖祥而不安其居者眡祲則以其灋爲之安其居處也又爲敘其妖祥而降之使之備其凶而應其吉若保章降凶荒之祲象是也王歲則行事者謂行安宅敘降之事以預告乎下也弊斷也謂計其吉凶之中否多少也

葉氏曰三卜三蓍亦云足矣又有三夢之灋六夢之占何耶曰此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所交而人之精神心術潛有所感也若高宗以夢而得說

武王以夢而克商豈虛也哉宣王考室考牧之詩
以熊羆虺蛇而占男女以魚旟而占豐年室家則
夢之有占尚矣是故致夢之瀍夏后氏作焉觭夢
之瀍殷人作焉咸陟之瀍周人作焉其經運皆十
其別皆九十此占書也太卜又贊以八命之事以
占夢之吉凶亦足以詔王而救政[illegible]之所
感有六占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精神心術之
運與日月之行相交感鄭玄以運如眡祲之十煇
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煇以占吉凶此以日占夢
之一瀍耳月與星辰亦可以此瀍推之可以見夢

之占凶猶神於卜筮也不然何以占夢曰季冬聘
王夢聘之者用焉而奉幣以慶之也獻吉夢于王
何以拜而受之拜云者受焉而歷躬以禮之也此
豈先王欲神其夢而徒爲是僞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
筴祝

釋曰告神之辭曰祝天所佑爲福禍所化爲祥歷
年之謂永正命之謂貞先王中心陳信於鬼神示
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爲信於鬼神示謂郊祀
社稷宗廟福祥謂國家福慶永貞謂民心永歸正
道卽六事也順謂四時協順年謂年穀豐登吉謂
斂五福而錫庶民化謂仁敷九有萬方向化瑞謂
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四靈畢見筴祝謂
龜筮不違乎人大同而逢吉也此六祝皆祈天道
協順地道發生人道歸德然後吉祥發動瑞應畢
至龜筮協從雍熙太和之氣象也非國家之福祥
永貞哉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
五曰攻六曰說 說音稅

釋曰六祝者因祭享祀而祝之用之於無事之時
六祈者特爲一事之祭而祈之用之於有災變之
際同鬼神示者三者不和則災變生故爲六祈以
和合之類以其類而祭若類于上帝之屬造卽其
所而祭若造于祖之屬禬禳災祈福之祭若禬國
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禳水旱之祭若春秋祭
禜之屬攻治去其害故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以
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夫鬼
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
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

神示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其陳信於鬼神者如
此亦所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之際
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誄音累
釋曰以言達意謂之辭上下以位言親疏以情言
遠近以勢言即下六者所通也然此六者皆主於
告神若夫訓告臣民則在內史祠者祠辭先王旣
于主人之辭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命絶之辭誥者
古者大誥命必誥於廟作冊之辭會者會同盟誓

之辭禱告神求佑之辭誄哀死之辭夫辭命之作
大矣古之誥誓辭命深淳爾雅後世不可及者皆
太祝所以陳信於鬼神詩書所存可見太抵爲神
而作者出於太祝爲人而作者出於太史後世乃
謂祝史末流豈知先王之立祝史乃天下禮樂文
章所自出乎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
曰齍號六曰幣號 齍音咨
釋曰號謂易其常名更爲美稱用申尊敬之誠意
也神號天神之號如曰昊天上帝是也鬼號宗廟
人鬼各有美稱如云皇祖烈考是也示號地神之
號如曰后土神祇是也牲號犧牲各有名如曲禮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是也齍號齊
盛皆有名號如黍曰香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是
也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是也神以敬爲主
詞不盡美不足以通神明而表心中之敬況斥其
名者哉此六號所以不可以已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
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釋曰此皆飲食必有祭所以事鬼神也此九祭當

是六享於宗廟皇尸祭食之禮命祭者尸坐祝命尸
取韭菹以祭也衍祭者尸取黍稷切肺以祭也炮
祭者尸取所炮之豚以祭也周祭者賓尸依殺之
序而徧祭之也振祭擩祭本同但振者先擩後振
擩者不振也蓋擩者尸未食之前以俎中肺肝擩
于醢祭于豆間振者尸將食之時既擩必振之乃
祭也絶祭繚祭亦同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
于末乃絶以祭之絶祭者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
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之共祭者膳夫所共於廟
小太祝授王以當祭者或曰凡尸之食祭皆佐食

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
享右祭祀𢷎即拜字褒音報
釋曰稽首頭至于地稽留之久而後興拜之至重
者也頓首頭至地頭而便起拜之次重者也空手
頭至于其中空此所謂拜手者也振動者戰栗變
動之拜在吉禮則爲躃踊在凶禮則爲躃踊吉𢷎
拜而後稽顙凶𢷎稽顙而後拜奇𢷎一拜也褒讀
爲報既拜矣又報一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

今時揖是也推手曰揖引手曰肅不下拜俯下其
手而後引之禮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
陳氏曰太祝吉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頓首
空首振動吉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褒拜而繼之肅
拜並頓首空首振動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禮
之尤殺者也享右接人也或享尊在已上者或右
尊在已右者祭祀接神也或備物以祭而拜或侑
助尸食而拜○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

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稽首寡君懼矣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
亦稽首周誥曰周公拜首稽首成王亦拜手稽首
是也凡自敵者皆從頓首拜陳氏曰春秋時晉穆
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
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衅逆牲
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
徹隋許規反
釋曰大禋祀祭天圜丘肆享宗廟祭也祭示祭地

方澤明水火司烜所共以鑑取水於月以燧取火
於日以給烝享示至絜而清明者也號六號祝六
祝先號而後祝隋尸之祭衅爲血之事逆牲則祼
後王出廟門而迎牲逆尸者向祭之晨王出廟門
而逆尸隋衅逆牲逆尸以鐘鼓奏肆夏昭夏也右
詔尸食而右之皆太祝令之也來瞽令臯舞樂師
詔之太祝來之也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
既祭歌雍以徹祭亦太祝令之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
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

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
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釋曰此經謂陳尸設鬯也渳尸以鬯浴尸言猶語
也禱六辭之屬何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太祝為禱
辭語之皆曰使以禱于籍田之神付當為祔祔者
虞祭卒哭後祔祭于祖練者十三月小祥而練祥
二十五月而大祥除衰杖掌國事謂辨護喪事也
彌猶徧也大故天災當祈於神太祝主徧祀社稷
及諸所禱神示既則祠之以報焉大師大興師以
討伐宜于社軍將出則宜祭于社取社主以行造

于祖軍出造于祖廟取遷主以行載以齊車設軍
社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類告上帝也
有事四望謂軍行所過望祭四方山川之神及軍
有功而歸獻捷于社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也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
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
于邦國都鄙
釋曰王與諸侯會同或時見或殷見或在畿內或
在畿外皆告于廟宜于社而行所過名山大川必
祭以告行反必釋奠以告至釋奠者設饌薦獻酌
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
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新建邦國之城先告地示
者所司故也用牲幣所以禮神禁督逆祀命者謂
不禀天子命令而僭於祀典者禁之頒祭號使得
祭者頒定其神之名號使齊一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彌亡爾反
釋曰非天地宗廟神示而當祭祀之者小祀所掌
也侯候也候以候福之將至禳以却禍之將來禱

以先事而求祀以後事而報皆事之小者小祝將
事則掌其祝號也福則無禍祥則無災故欲祈而
得之豐年則百穀咸登故欲順而應之先期而迎
之曰逆因變而安之曰寧彌與弭同恒風恒暘皆
反休而為咎故祭以寧之烖大患兵人難故祭以
弭之天降罪罰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懼也故
設祭以禳之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
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
五祀

釋曰送逆尸送往迎來也沃尸盥太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贊隋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奠謂薦也祭祀先奠後徹反言之者明所佐太祝非一也設熬棺既蓋熬黍稷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銘書死者名於旌以識之也齎猶送也齎道之奠遣奠也又分禱五祀者所以告王喪之行也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釋曰軍行以牲血釁鼓而祈成功故釁祈當其時

則掌其號與祝也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所事保故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祀社所以弭兵事祝號禮儀之事太祝掌其大小祝掌其小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匶音舊說土活反

釋曰勸謂執纛居匶前以勸帥六引也防謂執披以防傾側也辟辟除其塗令啓棺菆疏曰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除菆塗棺所謂辟也及朝謂將葬朝於廟而後行喪祝爲御匶也奠朝廟奠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飾棺帷幌之屬也遂御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乃代者喪祝二人更相代也說及壙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喪祭虞祭也王弔公卿大夫之喪則祝與巫以桃茢居王前也勝國所誅討者社稷亡國之社也存之重神也斂棺飾斂諸有司所當共者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貉亦作禡舍讀爲釋禂音誅饁于輒反

釋曰貉師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壝壇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是稍於神座之後此師祭也舍奠于祖廟禰廟者告將時田也夫四時之田必在近郊然亦告于祖禰者以人君出入不可不謹也師甸因師以田也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會而屬之各以其類聚之也饁饋

也以所獲饋于郊薦于四方又以奠于祖禰告至
也歛禽者擇取三十入于腊人以爲乾豆備祀享
焉禂禱也歛禽以祭牲牢之神及馬祖之神詩曰
既伯既禱者此之謂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
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釋曰盟詛以求於人類造攻説禬禜以求於神此
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民同患因爲典禮置官
以掌之也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
以殛之謂之詛盟詛之時用六祈則詛祝掌之也

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次用牲加書于其上也以
叙國之信用者載書之辭所以叙明國之信者而
用之也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以約信之詞書
於劑以成諸侯之信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
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
舘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匰音丹蒩子餘反麻於鄉反
釋曰男巫女巫皆不預爲員數司巫則羣巫之長
故掌其政令雩旱祭也帥男女巫而舞呼嗟求雨
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得雨也巫恒巫之
有常而知幽明之故者爲人所尊信故名巫恒國
有大烖則帥羣巫造之以求所以祈禳之方焉主
者神所依匰者盛主之器也道布神巾也中霤禮
曰以功爲道布屬于几也蒩之言藉也以茅爲藉
祭食有當藉者舘所以承藉若今筐也士虞禮曰
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守瘞謂若祭示有埋牲玉
者則守之祭畢則去之巫降者人死骨肉歸于土
精神陟于天故喪事則巫掌降其精鬼之禮焉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
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衍讀爲延弭之敉也

釋曰望祀者望而祀之望衍者望而衍之或曰望
祀四望之祀望衍四方百物之類衍言其多也授
號以祭之名號授之游魂浪祟失位無依爲厲於
人者束茅以招而祭之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
惡夢之贈同一於堂行贈送之禮劉氏曰冬者歲
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也况堂乃人之所寢處而
安之者不宜有邪氣以妨春陽之來也不宜有妖
祟以礙吉祥之至也無方者巫與神通言當東則
東當西則西四方皆可也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
曰無筭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禍祟

則疾病可除矣與祝前與喪祝也弔用巫祝前災
以祓除不祥臨死者故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
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暵呼旱反）
釋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脩禊之類釁以香
薰浴以草藥沐浴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為之今皆
方術爾旱暵帥女巫而舞助陰氣也后弔則與女
巫女祝前后如王禮也大烖歌哭以請有歌者有
哭者以悲哀感神靈也
原曰巫者所以通神明去不祥迎福禳烖者也昔

可少之世儒咸曰先王之世正道明邪說息安有
巫祝之事此未明天地陰陽之理也易曰用史巫
紛若吉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
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是豈
後世淫巫左道治符水厭勝之術者哉雖然今之
巫覡固非古矣特以今之設官自漢以來皆闕此
職故淫祀諂祭無所不至邪誕妖妄誑惑愚民以
至於今雜亂極矣神人舉不得其所矣夫幽之與
明猶陰之與陽不可偏去者也是宜以今之巫覡

之實理正以古人之灋則其禮儀事務必有所當
講者理幽之道得則理人之道可無憾也奚可以
今之巫覡皆非實理而為王道所絕哉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
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
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
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辟婢亦反）
釋曰六典八灋八則掌於太宰太史又掌焉者太
宰掌其治太史掌其書也逆迎也為王迎受其治
也凡邦國官府都鄙之吏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

就太史攷之其與所藏不合者則治之以刑約盟
辭約劑券書也約劑之書其正登於六官其副亦藏
於太史如約劑亂不可質則太史開所藏之貳而
參攷之其有不合者亦治以刑也王氏曰天子制
灋臣下守灋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辨而不
信事理妄會是奮其私智將至於亂灋矣然則攷
其辨灋所以伸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奸辨
之源也約劑所以輔信令司約掌邦國萬民之約
劑矣蓋六官所藏約劑有藏于司約者太史又藏
焉所以貳六官之所藏而參攷之故也司約不信

者服墨刑其大亂則殺亦以約其罪之輕重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釋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太史曰官也作曆以授時使民以序而作事也頒之于官府都鄙者先王上以因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故先布曆於官府次及於都鄙王國既定然後頒告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居門居路寢之門也明堂路寢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朔聽政于堂王居必隨日月

所會閏月無所會之次故居其月之門中左扉葉氏曰明堂有五室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爲五廟之寢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與天子十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於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聽朔於此又因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于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路寢與明堂門相通故知其爲寢廟矣周禮十二月所居之制固無明文然上文曰頒告朔于邦國下文曰閏月詔王居門則知聽朔必於明堂而閏月則在門矣先王重告朔之禮而閏月亦謹所居者蓋閏以正時時以序事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時以閏定事以閏成可不謹乎不然則古人制字何取於王在門而謂之閏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釋曰執事太卜之屬與卜日者當視墨戒謂前期十日散齊也宿謂前祭三日致齊也群執事凡有事於祭也祭之儀灋度數具載於禮書王朝五禮之書也太史掌焉故與群執事讀禮書協合其事行禮也位常禮儀節度各有常位故當祭之日太史執書而次序之使合於禮也太史掌書掌禮故辨禮事之人皆考信於書有抵冒違犯者太史誅

讓之王朝五禮皆有書朝覲會同賓禮也太史既
書而協其事防失禮也及諸侯將幣廟中三享之
時禮之大者太史亦執書詔王以協其事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
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
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釋曰太史知天文故大出師征伐之時抱天文之
書以從行隨時以觀天也太師樂官之長執同律
以聽軍聲太史以占星象而知天道大師以聲律
而知天道故同車共察軍行之吉否也大遷都營

建都城太史掌營國之灋即五禮軍禮之中大封
大役之事也抱灋以前先至其所營度也執灋以
涖者灋即五禮之凶禮有制度儀等之詳故稱灋
即禮書也涖之亦執書而協事也勸防引六紼也
遣將行時祖廟大奠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謚者
節惠而易其名誄者事之人叙述亡之功行朝廷
之事也故太史讀之謚則卿大夫之行太史叙之
故詔王賜之也喪事攷焉亦攷之凶禮之書也中
盛筭之器也設筭於中以待射而釋之記其中之
多寡此大射之禮其書皆掌於太史故執其禮事
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
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大
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
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釋曰邦國之志謂列國記其山川風土物産貢賦
之書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是也奠定也
世則帝系世本之屬小史主定之父子相繼為世
世所自出為繫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定其繫
世則知祖宗之本原辨其昭穆則知世代之倫序

忌諱死者之日諱謂死者之名詔告王之忌諱使
人當事而不犯也禮書禮之全書灋禮之制數太
史執書小史則讀禮灋以戒百官也昭穆有尊卑
俎簋之數有多寡小史按書而叙之五禮之事皆
佐太史小事則自掌之卿大夫之喪則小史為之
賜謚讀誄所謂掌其小禮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釋曰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自攝提格至赤
奮若凡歷十二舍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斗

柄所建每月移一辰自建寅至建丑凡歷十二朔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陬訾爲十二辰之位十日謂甲乙至壬癸爲十日之位二十八星謂赤道旁之經星自角亢至翼軫爲二十八宿之位辨其敍事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有先後之序也會天位者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歲月日星辰之行俱不失其度而可爲時事之候蓋太史正歲年以敍事馮相氏於是乎辨之以合其常位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釋曰致者至也致日致月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五尺長至也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五寸短至也日者實也必於長短極時致之故以冬夏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月者闕也必以長短中時致之故以春秋日之長短月之盈虧以四時致之而有差忒是之謂辨四時之敘王氏曰此皆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與端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此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釋曰占候者以星爲主天星謂經星緯星也志古文作識記也五星有贏縮圜角超舍而前出爲贏贏爲客退出爲縮縮爲主圜角者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辰謂日月所會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盈虧者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朓側匿者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者變動無常也而天下之妖祥禍福之遷運于下者實應之故保章氏隨占而記載其變動之順逆而辨其吉凶之大小深淺以詔爲國者脩救政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釋曰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辨九州之地所封則角亢氐兗州也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也斗牛揚州也虛危青州也室壁幷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昴畢冀州也觜參益州也井鬼雍州也柳星張三河也翼軫荊州也九州皆有星土之觀妖祥則彗星客星犯於其宿屬何分野主何妖祥五星當

在其宿而盈縮失度亦如之○鄭沔仲曰國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堯舜封閼伯於商丘主辰則辰爲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爲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爲晋則辰爲商星參爲晋星其來久矣非因封國歲星所在始有分星也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不可爲據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言見有明驗今則同在畿甸之内或者又執漢書地理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

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是氣一行之學其深矣乎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相去聲

釋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相者色相也歲星欲其光明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故必占其色相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可得而知矣王氏曰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主則無常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順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物色也雲有五色可辨吉凶鄭氏曰以二分二至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黒爲水黄爲豐年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豐有年也荒饑饉也氛爲祲形爲象降之者下其祲象於國使民知之使未至而爲之備也十二風者十二辰皆有風

吹其律以知和否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凉風兑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四維艮爲丑寅巽爲辰巳坤爲未申乾爲戌亥其風各二故曰十二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風生於天地之氣以風察天地之和不和則命乖別之乖則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合不和所致也故命其妖祥以告人使知所備焉然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流通萬物一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釋曰五物謂日月星辰之變動星土辨九州十二歲五雲物十二風也以此五物測陰陽之和否於天地之逆順以詔王反躬務德以脩救政使臣下咨訪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也丘氏曰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警戒之意

葉氏曰馮相保章何以列於史官之中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則大史固司天道月令曰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則二官屬之大史固也皆稱氏者以其

有世功而氏其官猶重黎之世序天地也馮相則司天文之常保章則司天文之變司其常以辨叙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且如星見大辰梓慎知宋之將火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雲而知宋鄭之多喪則以雲物而辨其吉凶矣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風而命乖別矣保章之詔救政以此也叙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然保章之救政必訪馮相之叙事以此見二官其職實相通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釋曰枋與柄同言八柄當自王出也太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殺即誅也太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贊王以行之也內史之職親所守其灋考其當否得以將順匡救焉○王氏曰太宰八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刑之意也內史則慶賞刑威雜而不知其孰先主於守灋而不與其行道揆之意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釋曰上以道制而下守之為灋上以命使而下稟之為令皆有書內史則掌其副貳也政事即典灋則之於政事內史攷百職之奉與否又以其逆其會計之要書而知其得失善惡而誅賞也敘事事治先後也人臣陳言于上為納人君恭詢于下為訪受納訪者受其所納之言與其所訪之對也內史所掌敘事之灋者有便於民先王不任已以為明察必納訪於臣而使內史受焉使者因之不使

者華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
納諫然後詔王聽治龍之於舜山甫之於宣王是
其職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
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
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釋曰命王命也諸侯五等邦君典命四命爲大夫
加一等出封爲子男策命者以簡策書王命命大
夫亦策命士則不策命也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
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

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
此命晉文之辭也四方諸侯有事以書奏王內史
則讀其書以示王也祿田祿任者之俸也贊爲之
爲其文辭也方版也書其辭於方版出而授之賞
賜加以田祿也如之亦贊爲之辭也制祿之方司
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皆致於八枋之灋不
得而濫受之也王言之出爲命內史載而書之貳
副也寫而藏之以待有所考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
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釋曰上出爲命下稟爲令故內史書內謂之命外
史書外謂之令王之詔令出於外則外史書之鄭
氏曰外令王命下於畿外也志記也四方之志若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丘氏曰古者諸
侯無私史諸侯國史記國中之事以達於天子天
子又時巡以察之故列國之史皆藏周室三皇五
帝之書上古之書也傳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類是也故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尚
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書名六
書之名義點畫聲象之屬達之四方欲其同文也

小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諸侯九歲慮其
不一又使行人諭之則天下之書莫不同文矣此
一道德以同俗之事也若使者奉詔令以使於諸
侯外史則書其令而授之
丘氏曰令猶今言制勑也書猶今言制書勑書也
內史猶今言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言外制舍人
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
其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
協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
罪而褒貶損益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之體

此二史所以立也
御史掌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
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釋曰治令者凡治皆出於治典六典八則與官成
也冢宰頒之邦國都鄙御史則以治令攷察其從
違而糾斜之必如其灋所以替冢宰也灋令皆御
史書之故凡爲治者從而受之王有命當以書致
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數從政者自公卿
下至於庶人在官者皆從政也不可不知登下多
寡之計故有凡數御史當糾察之若今御史掌班

簿
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下士爲之特小
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
云獻書于太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
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灋在後是掌記事糾察
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
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
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
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
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
國（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條讀爲絛而音韜鵠戶篤反）
釋曰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謂太常以等
序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掌政令以治其出入
凡公車之數與其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玉路以
玉爲飾玉者陽精之純故祀天必乘玉路錫馬面
當顱刻金爲之詩所謂鉤膺鏤錫是也動則有聲
所以養聽樊馬大帶纓馬鞅也當胷以削革爲之

樊與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所以養明五采一匝爲
一就就成十有二全數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
正幅爲縿斿則屬焉王氏曰玉德之美也王所乘
玉路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
乘之以祀欲王之雖在道途跬步不敢忘乎德也
金路以金爲飾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
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
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者以會同賓客同姓以封
謂王之子弟率以功德出封者也象路以象爲飾
無鉤以朱飾勒而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七成

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日視朝也異姓王甥舅也
華路輓以華而漆之龍駹也以白堊飾帛雜色爲
勒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就不言樊脫字爾
大白商之旗猶周人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
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木路至質
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
省也大麾黑色主殺爲事王出田則乘之蕃國之
君以此封之○王氏曰太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
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
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
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
翣羽蓋重直龍反厭於涉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
釋曰重翟用翟之羽或摧或翟重二以飾車蔽錫
面飾馬同玉路也朱總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以朱
爲總此後從王祀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鱗次翟
羽相厭爲飾不重之也勒面如王龍勒之帛爲當
面飾也繢畫文也詩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
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也此從王見賓
容則乘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皆無翣
無蔽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之羽與四者異也
彫而謂刻華爲馬面之飾鷖總青黑色以繒爲之
車皆有容蓋蔽之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有
安處之義容車帷也蓋車蓋也翟車不重不厭以
翟飾車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總以織組
爲總也有握有帷幕也有握則無蓋矣后所乘出
親桑也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
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
作小蓋爲蔽日也陳氏曰祭祀賓客行禮也故有
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幄朝王不必蔽翣宮中不
必蔽幄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素車棼蔽犬榠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榠革
飾駹車萑蔽然榠髤飾漆車藩蔽豻榠雀飾藻音早萑音丸
釋曰木車不漆者蔽車旁禦風塵者蒲蔽以蒲爲
蔽榠覆軾也犬榠以白犬皮爲榠也尾櫜又以其
尾爲戈戟之弢疏飾釁衣飾二物之側小服刀劍
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偪奸也書曰以虎賁百
人逆子釗亦爲備焉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
頻蔽頻麻以爲蔽其榠服皆以素繒爲緣此王卒

哭所乘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鹿淺複以鹿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駹雜色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萑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者果然獸名也髤漆之赤多黑少者此大祥所乘漆車黑車也藩漆席爲之豻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既禫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毁折入齎于職幣

釋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但不瑑爾墨車黑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王氏曰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參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爲之制度以立之差等則德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所不敢也上不得以偪下下不得以僭上雖有絫纍者不敢干越焉是乃所以正名分之大而杜僭竊之端與精製曰良麤制曰散自役車以上皆任等者其用因有常矣餘或良或散惟所用無常也出以給官用入用罷歸官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者凡賜無常惟上所用則闕而不會以尊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齎與資同財也乘官車毁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入于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者既得其資還與車人繕治之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遣才用反

釋曰遣車一曰鸞車廞謂陳駕之行之以道於墓所執蓋從車隨柩路也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

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旌者銘旌也闗墓門也車貳車也小喪共匶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歲時更續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者物之弊者不有以續之則無繼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入于車材或有中用也雞人主嘑旦車有和鸞相應故使之鳴鈴應雞人以警衆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說音脫

釋曰車人造車以授巾車通掌之其王及后所乘者特設典路掌之而其職特嚴尊至尊故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用謂駕之說謂舍之大祭出路出玉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傳曰日出而駕日中而說所謂駕說也大喪出路陳之書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大賓客出金路以路從者王乘一路典路則以餘路從行非特衛至尊亦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萃七內反廞許錦反苹音平輕遣政反〕

釋曰萃猶副也此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乃革路也革路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左傳所謂共君之戎分爲二廣闕車所用補缺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詩曰輶車鸞鑣輶車即輕車也○按車戰之灋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輈常相更替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三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牧者是也行則以車爲衞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革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四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灋爲不可敗之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古人兵有制故用車戰○共革車者凡兵師用車者皆以革輓之各因其所用而備副車焉巡守及兵車會則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戎路以從不失備也廞革車則五戎皆在焉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張一乏使待旌告獲之人用此以自蔽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旜之然反隼息亮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

釋曰物名者九旗所畫異其物則異其名各有屬則自王以下臣民各有所屬見其旗則使其屬知所從也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各建其旗待用也九旗皆以絳帛爲之太常畫日月者取天道之運也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左氏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即太常

也龍一升一降曰交龍白陰而升青陽而降交衆
之道也詩曰龍旂陽陽記曰龍旂九斿天子之旗
也旃用通幅絳帛爲之無飾周人尚赤所謂大赤
也物者内幅以絳外飾以白殷之正色所謂大白
也旗畫熊虎熊取其毅虎取其猛也旟畫鳥隼鳥
取其速隼取其摯也旐畫龜蛇龜取其靈而有知
蛇取其斂而有勇也大抵旂以交龍曲禮所謂左
青龍也旗以熊虎曲禮所謂右白虎旟以鳥隼即
前朱雀旐以龜蛇即後玄武也其象上取於列宿
豈苟然哉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旂

訓注旄於干之首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
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
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畫當作晝
釋曰司馬主兵司常主旗故於大閱贊司馬頒旗
物焉王建大常臨照萬方象天道也諸侯在國有
君道在朝有臣道故交龍一升一降易曰見龍在
田君德也孤卿中大夫以上旜之爲義取諸亶誠
也象爲大赤赤心事君也殷尚白周尚赤物中赤

而外白言大夫士宜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
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者民所聚也建旗者象
熊虎守猛莫敢犯也州鄉官即遂官建旟者象鳥
隼之勇捷也縣都采地之官也建旐者龜蛇之旋繞
營衛於後也道車象路也王以燕出入斿車木路
也王以田以大閱全羽析羽皆五采繫[illegible]居
則以令行則以析○葉氏曰司常言國之大閱[illegible]具
司馬頒旗物而司馬教治兵言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則同其他否者此言孤卿建旜彼則師都載之
此言大夫士建物彼則鄉遂載物此言師都建旗

彼則群吏載之此言州里建旟彼則百官載之此
言縣鄙建旐彼則郊野載之此言載旞載旌而司
馬閱之說司常主大閱而言司馬主治兵而言大
閱大禮也孤卿大夫士與鄉遂采地之大夫咸在
師都鄉縣鄙之兵州里縣鄙鄉遂之兵此師都所
以有旜州里所以有旟縣鄙所以有旐孤卿大夫
士則從王耳所以建旜建物也治兵常禮也孤卿
大夫士未必盡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爲
軍吏者也采地鄉遂之兵皆屬於命卿故雖師都
不過載旜鄉遂不過載物至於郊野載旐特以采

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屬于命卿故也此其所載之旗或不同故於司常司馬互言之也皆畫其象畫之於旗此旗之細者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群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所掌之事州里各象其名則畫州里之官名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名號此即司馬所謂號名是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

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釋曰王祭祀乘玉路則建太常諸侯以下各建其旗物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太常掌舍曰爲帷宮設旌門設之者掌舍而共其旌以爲門者司常也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爲名各以其物建廞車之旌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此在廟陳時也葬亦如之亦建旌以行也致民置旗弊之者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皆司常所掌甸田獵之旗亦司常建之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此獲旌也旌皆司常共之更旌謂受官旗用之者歲時換易則取舊而予新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釋曰都者畿内百里之都王子母弟及公卿之采邑王頒祀以敘其神設宗人以典其祀如社稷五祀宗廟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有祀典是其祭祀惟王所頒神之所享惟王之賜所以必致福于國也又都家之主皆身居王朝而祭或時游與正

都禮與其服者夫禮所以定尊卑別貴賤辨親疏而明分守也服者衣服車旗宮室之等也僭亂之生其微常起於禮與服此正之所以不可緩也群神之壝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有大故則保之以依神也令令都内之有司也祭報賽也反命白王也王氏曰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上所出也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者蓋無有矣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

禁令

釋曰家謂大夫所食之采地所祀與都同盖大夫皆身居王朝而其私邑之官皆王朝所命故鄭參官祭必命而後祭既祭必反命其致福者不親祀也國有大故令禱祀者或有山川水旱之神在其地者則令其禱祀之歸白於國都宗人曰若有寇戎則保群臣之墤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有王所命祀者亦保可知矣都家人曰正都禮與服而此則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大抵都家宗人職掌本同言之或詳或畧可以互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鬽眉秋反

釋曰凡以神仕者既在於司巫矣此復言之者在都鄙之巫祝也鬼神至幽其情狀難明聖人於大祝司巫之職不敢顯言之至此乃曰以三辰之灋猶鬼神示之居三辰者何也天有三垣各有帝星其庶事咸職與人間無異天象下照以其精司天下鬼神若以天灋而圖之則鬼神之情狀可見而其居可明也是以聖人祀則神格祭則鬼饗豈無其本哉王氏曰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示雖幽而形然皆麗乎陰陽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于莘問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灋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鄭氏曰國語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以所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灋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灋之行哉鄭氏曰天神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鬽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百物之神曰鬽王氏曰禬國凶荒民札喪夫禱祈禳禬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為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也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絕地天通之事蓋古者巫祝之任甚重射父所對詳矣

周禮全經卷之八

周禮全經卷之九

後學柯尚遷釋原

夏官司馬第四

官以夏爲名象夏也說文云馬武也司馬掌兵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司馬掌邦政政者正也政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釋曰邦政即六典之政典也夏官其屬六十司馬帥之而掌邦政政者正天下之性而不敢任情邪

以亂邦之典灋也故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禮典然後繼之以政典者一其民於治教而安於禮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乎治教而安於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

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然以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濟貪忍而誇武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釋曰軍司馬主一軍之衆猶司徒司空有鄉師遂師也輿兵車也行步兵也輿司馬如晉掌公之路車曰公路行司馬如晉掌公車之行列曰公行若無車則騎將步將也徒三百有二十與諸官異者

以大司馬總六軍故獨多也

李嘉會曰自小司馬而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官兼攝故職不見耶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耶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刑事無不著惟兵灋不傳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灋即古軍禮後世司馬穰苴兵灋非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猾曰此言制軍之灋雖與鄉遂卒伍之數同然鄉
遂則比其家之數卒伍則比其人之數軍旅則比
其師之數也王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則三
鄉三遂次國小國以是差之然軍將師帥以下雖
與鄉大夫州長黨正其爵雖同然鄉遂之灋施於
平時伍兩之灋施於師旅有征伐之衆則制伍兩
無事複歸之鄉遂都鄙是以師無廩給之費將無
擁兵之患然所謂六軍三軍二軍一軍乃天子諸
侯之定制皆國中之鄉寓兵之灋以守國者非征

行之兵也六遂都鄙之兵有征伐之時則隨平日
寓兵之數簡稽之隨所選之人編爲伍兩卒旅師
軍之制大將帥之以行此征伐之兵也六鄉之兵
有變之際起之以衛王室四時之閒作之以趨田
役寇盜之臨比之使追胥閒暇之時令之出貢賦
是故備千乘之賦於王城而王國已固畜九千乘
於六遂都鄙而富強已具征伐之衆選六軍之衆
於九千乘之中而民力已裕此先王之足兵而未
常有兵也
陳君舉曰司馬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馬一疋

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
之乘馬且以民數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二家十有
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
者二十人司馬甸出七十五人蓋於一甸六十四
井之中五百一十有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
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籍於司馬以備征伐
又以井十爲通通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爲成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與前數差錯者
前言總籍民兵今言調發民兵前言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今言井十爲通從零說整以什起數耳田
制以八家爲井起筭兵制以什爲什起筭各從其
宜前四丘爲甸爲六十四井五百一十有二家其
籍於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爲成加三十六井
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調發三十人以
中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使
者二千人籍於司馬者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
之數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只言三百家番休
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
丘氏曰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

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千五百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此大國也二軍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三乘此次國也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七乘此小國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故六鄉六遂共二千乘其餘八千乘見之都鄙稍甸稍人掌之七十五萬人爲萬乘大國三鄉三遂爲千乘次國二鄉二遂六百六十乘小國一鄉一遂三百三十四乘此取之近地每家賦

一人以爲國家武備所以強本也若其調發則依司馬灋簡稽之

又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蓋六鄉之內有賞田百里之中有功勳庸勞力多六者之功舉以賞之司勳差其等殺故曰掌六鄉賞地之灋而等其功司馬職當辨官論材考劾功能故司勳居首

按先儒云司勳猶今吏部司封司勳之職宜以屬天官否則六卿上地之賞宜以屬司徒今以屬司馬者先王用師首以功賞爲重賞之速則人心勸如屬地官則司存散出而壅底之患生愚謂此正不明司馬之職在於辨官論才考覈功能予奪黜陟揔爲紀綱也故治諸侯天子所以平天下也而司馬主之司徒舉賢能興之大學將以治職也而司馬論之至於正王之服位出納王之大命朝廷

之紀綱也正朝儀之位掌群臣之版百官之紀綱也而大僕司士皆屬之司馬則司勳非屬之司馬而何乎况六功以戰居末而民功治功事功又六官之事今以戰而屬司馬是誠不知司馬爲朝廷之紀綱乃謂兵官之一職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釋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值如市之有質人司馬之職馬政其首務也故馬質在此

巢氏曰成周設教民養馬之政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爲民平馬價之高下而使民自

畜馬王馬之政乃有校人僕夫趣馬等官何其詳於民牧而詳於王牧也蓋民馬民自備而自畜之其畜也則有司授之其用也則有司帥之王馬則自爲牧廐所以必有數官分任其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釋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量度長短多少之數而不使之踰節者也故自掌營國邑以及祭祀賓客皆掌其度量焉

原曰大司馬之首有司勳馬質量人三官離而判之若不相屬合而觀之司馬之職見矣惟其掌天

下之功賞也故首司勳惟其掌天下之戎事也故有馬質惟其掌天下之制節也故有量人功賞明則天下莫敢不趨事而赴功戎事舉則天下莫敢干紀而亂常度量有制則天下莫敢踰節而犯分此司馬所以爲國之紀綱猶天之有雷霆號令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釋曰小子主祭祀之小事乃司馬用牲事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釋曰夏官主馬羊二牲故在此

原曰此二官與司爟猶司徒之有充人牧人牛人之官在司徒之首以祭祀爲重故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爟古煥反

釋曰舉火曰爟鄭氏曰爟火也乃爇火也司爟之職乃聖人觀天地五行之變順陰陽消長之宜寒暑往來之節而裁成輔相之道者也豈不大乎

葉氏曰水火皆有禁水親而不尊易以溺人秋官萍氏禁之宜也火禁既有天官宮正脩之又有秋官司烜職之夏官又特設司爟掌之何耶火之爲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不得其齊則疾不得其性則災故其星之伏見則國火爲之變易季春出火

司爟禮而出之季秋內火司爟禮而內之二時之出內火星猶祭祀之祭爟不忘本也然司爟行火南方之事故隷於夏司烜取水火秋官奉明水火故隷於秋云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則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修城郭溝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釋曰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司馬所以有司險

華氏曰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因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因險以守國而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成周掌固一職司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使士庶子及其衆庶守之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國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藩涂阝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此司天下之險也二官隔於司馬者雖固封守而預爲備也亦如萃之除戎器戒不虞之意歟昔者周公營洛邑曰使有

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則矜非恃險也今險固二官無亦因天地之所設而使之爲守云爾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候人主候迎賓客之來者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王氏曰巡察内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若結反

釋曰壺盛水器主挈壺水以爲漏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爲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之職焉詩曰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失其職矣

原曰候人掌迎賓客諸侯之使往來也環人致師巡察賊情挈壺令軍井軍糧軍舍皆司馬之所有事也故在於此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王賓射之儀所以屬司馬者以職辨公卿

大夫之位故也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釋曰服不者謂服不服之獸者故曰主養猛獸而教擾之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音亦

釋曰主射鳥以共膳羞及驅惡鳥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釋曰能以羅網捕鳥者禮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此職是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畜養也養鳥以備用

原曰射人之屬有服不射鳥羅畜四官何也此先王所以均節羽物無使失其性也是故聖王之治非以盡民將以盡物故雖飛鳥之微惡者足以為人害善者足以為人用且祭祀賓客所不可廢也柰之何不設官以司之乎然用之有時秩之理貫之寡亦見先王不以小妨大未累本耳故射人雖以射為名其實司公卿大夫之位向掌天子之大禮所射在禮不在物也其屬四官所射在物將以備禮也故物必出於禮者所以均節天地萬物也

服不四官非所以均節萬物者乎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司士掌群臣之版凡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者始附于版者也故其官名司士所正朝儀之位三歲稽士任進退其爵祿則鼓舞百官之機皆屬司馬矣古用人之權職在司馬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諸子主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以兼同姓異姓之衆子言之故曰諸子文王世子名曰庶子者諸公諸侯之禮也諸侯之臣之庶子隸於編氓比天子殺之故庶子專主公族天子曰諸子諸侯曰庶子此其名實之辨也

原曰司士諸子所以在司馬者蓋古者教人之權在司徒考課之權在冢宰用人之權在司馬今司士稽士任三歲進退其爵祿則無冢宰之權矣諸子掌國子之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攷其藝而進退之則又無司徒之權矣不知司馬掌國之紀綱與天下諸侯也故司士掌朝儀諸子掌宿衛教之車甲天子諸侯二事皆其所掌也綱紀所係不屬之

司馬而何哉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右謂勇力之士充車右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則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者皆屬車之右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釋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以爲王之親兵

胡氏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寓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大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五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仕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經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八人

釋曰旅賁者以旅力而衛王則兵衛之猶親者也夾王車則下士也而中士帥之焉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釋曰其所服者與王爲節此官不常置有事則用之

方相氏狂夫四人

釋曰王氏曰時儺而毆疫名以方相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

原曰司右虎賁旅賁三官皆天子在車護衛者也故皆以勇力之士爲之而以士大夫帥之蓋朝夕侍從最親於王者也然必以道義之士帥乎勇力之人使王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所以養成君德者微矣節服方相二氏祭祀朝覲則用之時儺大喪則用之此臨時擇用者序其官者所以寓其事況此類在周禮多矣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僕侍御尊者之名大僕其長官也

東萊呂氏曰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作冏命夫陪僕皆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詩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然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係前此知之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冡宰流風猶未遠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隸者其事褻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皮彦反

釋曰弁者古冠之大稱賈氏曰按郊特牲及士冠

禮皆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
即是六冕皆得稱弁若皮弁爵弁自然是弁
按有服必有冠有冠必有屨今司服既在春官而
弁師則在夏官追師屨人又在天官何也蓋天官
治內者也故追師屨人掌后之首飾與屨而王及
命夫之屨亦附焉者以屨之等成不如冠服之詳
故也司服之在春官固爲禮制之大而冕與服不
宜相離今弁師又在夏官者豈非司馬所掌者諸
侯之分職而弁者衣服之最先故司服主乎天子
而及乎諸侯弁師主乎諸侯而推自天子二官蓋

互爲用而不可專屬故弁師特在夏官與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釋曰甲今之鎧也以下大夫爲之是司兵戈盾弓
矢諸掌兵器官之長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五兵五盾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戈今時鉤孑戟戈盾用多司兵總掌之又設
此官以專掌之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釋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釋曰繕治也詩曰繕甲治兵繕之爲言善其物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原曰司甲以下六官皆掌兵器之事者然既有司
兵又有司戈盾既有司弓矢又有繕人槀人何哉

蓋司甲司兵主於給軍用司戈盾主於供王之用
司弓矢主於待頒受繕人又主於共王而槀人則
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也是其職之相聯而不可
偏廢者若夫別五兵之制異五盾之用弓弩矢箙
各有其等射獵守戰各得其宜無不處之曲當非
聖人曲成不遺之神智哉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釋曰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
齊右下大夫二人 齊側皆反
釋曰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金路以兵亦謂之齊

車所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

釋曰道右參路之右也以王朝夕燕出入故謂之道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釋曰馭與御同大馭御之最尊者即玉路之僕待以馭名重之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釋曰主馭戎車者戎車革路也馭謂之僕者以其侍從於車以尊玉路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

釋曰王敬賓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馭不可以兼職故齊燕祭祀賓客之車而馭則異官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釋曰主馭象路與王燕出入者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釋曰此木路之馭者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釋曰貳車從車使車之馭多其員者備雜馭也

原曰戎右至馭夫九官皆所以參乘馭車者乃天子濮駕之臣臨時無稱故其爵尊無常職故無府史胥徒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必以士大夫為之此官也歟然戎右三官充車之右大馭六官御車之左然王路右五齊右無祀右戎右無田右右可以兼僕以御車則不可兼故五馭皆備官也馭夫又在五馭之外觀此則先王設官真如權衡之陳一毫不得輕重也安可以私意亂之哉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戶教反

釋曰校人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王氏曰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也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　皁才早反

釋曰趣馬趣養馬也詩蹶惟趣馬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而祭之也祭而不愈則用藥以攻

之足以有爵有賈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牧師主牧放馬而須之養之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廋隱也閑者馬之所隱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釋曰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駑劣也麗耦也良馬匹一人駑馬二匹一人養之也

陳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

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政縣師遂人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與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灋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馬四十五萬匹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蓋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掌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盡出於公家所以多寡之不同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釋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自此以下皆掌侯國之官司馬專掌天下諸侯故土方以下皆其屬也

原曰量人掌固司險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教官與司空虞衡土訓誦訓職頗相關所以屬司馬者以司馬專掌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故周禮理諸侯之官僅存此數官而已其大政則在大司馬小司馬而今亡矣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釋曰土方主諸侯土地之事者蓋奉行大司空之灋於諸侯之國焉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懷來也主諭德宣譽以來遠方諸侯及蠻夷之民物者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合方主合同四方諸侯之政教者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訓方主教道四方諸侯使遵王之道者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形方主制正邦國之封疆形體無使侵奪則邦國各安其分守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掌諸侯之山林以致其貢盖亦奉行大司空之灋耳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掌邦之川澤使之貢其物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邍與原同地之廣平者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釋曰匡正也正諸侯以灋則而觀其隱慝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他面反與探同
釋曰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主都之軍賦者其官建於王朝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釋曰家司馬卿大夫采地也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卿大夫之采邑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于王之司馬
原曰周禮治諸侯之政畧而不詳大抵皆於治王畿而推之諸侯惡害巳而去籍則大小司馬有闕文而班爵班禄方伯連帥之制諸國封守之度不見耳其他則於六職而推之司馬專掌之王制大同故也故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則見於天官正月之吉施教灋于邦國都鄙頒十二職事於邦國則見於地官其封建諸侯土圭之制造都鄙之灋則見於冬官祭祀之儀宗廟之數車旗冕弁命數瑞節則見於春官行人司儀掌舍掌客掌交方士訝士縣士則見於秋官是治邦國之紀綱五官皆主之矣乃設司馬專掌諸侯以推行五官所職司空掌封國之灋任土之制則有量人土方氏職方氏形方氏以推行之司徒掌教灋則有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以推行之又設巡察善惡之官則有匡人撢人亦如司

隸司救焉冬官有山林川澤之虞衡則設山師川
師邍師以辨侯國之名物使致貢焉春官有九儀
司服則設弁師以相通侯人以致禮其交際往來
貢賦之節則見於秋官之行人又設都家司馬以
司都鄙之軍賦則周禮治邦國之具亦畧備矣或
者不知職方以下十三官之設所以專理諸侯之
事推行五官之所掌妄爲分析以入他官先王之
意荒矣

夏官上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

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
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
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
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釋曰五官皆曰建邦此獨言建邦國者以司馬專
掌諸侯之事也九灋者邦國之事以佐王平邦國
則使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苟庶乎此然
後九伐施焉則王之於邦國豈遽以刑辟威之哉
亦曰平之而已制畿則有侯甸男采衛之別封國
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自王畿之外其畿皆不過
千五百里自大國百里而下小國不過乎五十里
如是則大無幷吞之強小無侵削之患而地之大
小無不正矣設儀則典命之五儀謂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以五爲之節也辨位則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一位男一位也如此則上
不偪下下不僭上而五等之上下尊卑等級明矣
賢有德者功能建功立業者有德者進其爵有功
者加其地所以作興天下諸侯脩德建功之心而
聽天王旌舉之典也牧太宰曰建其牧立其監牧
謂九州之牧所以統領一州之諸侯蓋諸侯之長

也監監察之如武王封武庚爲殷後而立管叔蔡
叔以監之監亦同等之國如王制所謂十國以爲
連連有長二十國以爲卒卒有正則謂之監也牧
以施政教號令於上監以考覈督察於下上下相
維大小相督所以聯天下之勢而不至於亂也制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詰問也禁諸侯
之禁令天王頒諸侯之大禁於天下令牧監之國
各制其軍又承天子之命詰問其犯禁者而伐所
以繩糾諸侯之慾也施貢謂制其國之貢賦貢則
各以其國之所有貨賄九貢則所謂食者三之一

二人於天子。歸之臣是也。分職則各以其能於
長教化者則令其主教於侯國長於功業者則令
考功於侯國即所謂牧監之職也施貢以任其財
分職以任其能則所以任邦國無專土廢事矣鄉
民無國野之民也簡謂辨其材藝可任征伐者稽
謂以司馬灋三番選之以聽調發之數也覩此則
侯國亦用王朝簡稽之灋矣辨可任以治事也則
無遊民無廢職而邦國之民可用矣守者經界之
地守也則者貢賦之等則也均其地守之經界則
無不均之患平其貢賦之額則無輕重之偏使民

各安其生民安則國安矣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
國小國事大國相和也○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
之有王非先王創始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
盍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
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息矣必
有德者出焉則上下之分安衆寡之情於是乎
有小事大大比小小大之情舉歸乎大定是先王
封建之本也
原曰觀九灋之立則所以平天下之大綱舉矣故
王畿之內天子之國也設六官以治之可謂纖悉

矣畿外建國與天下英賢共治其灋皆自治王畿
者推之是故治教禮政刑事無不皆然但有制節
於其間耳觀其畿封之正儀等之辨則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之制立矣建牧立監比小事大則方伯
連帥之職舉矣賢能之進軍禁之詰則諸侯之功
罪明矣施貢分職均守平則侯國之民事察矣又
簡稽其軍賦則諸侯征役之用民不得而自專矣
夫惟征伐聽簡稽則兵不得而妄用貢賦定疆理
正則財不得而妄取功罪明則善有勸而惡有懲
爵祿之頒綴封之制一定而不移則小大相統而

無侵奪吞併之虞矣使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遠近遲疾輕重強弱各得其平焉此之謂平天
下之要道絜矩之義也後世郡縣之灋是以治國
之道而平天下令天下爲一國無遠近之等無輕
重之權雖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道然國與天
下不可無別亦天道之自然分天下英賢共治亦
至公之理大同之世也有天下者試思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

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皮冰切眚所景反墠音善
釋曰九灋用以定諸侯之職守故曰平九伐所以
斷諸侯之有罪故曰正先以九灋平之然後以九
伐正之一教一治先王所以治天下之權也以強
凌弱謂之馮以衆暴寡謂之犯眚瘦也若人之瘦
眚使其強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犯之罪也
王昭禹曰四面削其地曰眚賢者國之寶宜任之
尊之而賊之則傷義而爲暴民者國之本宜教之
養之而害之則傷仁而爲殘有鍾鼓曰伐則伐者
兵入其境鳴鍾鼓以聲其罪而伐之也內暴其臣

民外陵其諸侯是德不宜君者故伐之而出其君
置之空壇之地以奪其權更立賢者焉野荒而不
治民離散而不安則削其地明其不能有焉○張
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於
農事常首天下之政諸侯助祭成王作臣工之詩
而戒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狩四岳較諸侯
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
荒蕪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
之賞罰莫先於田野之政則先王之意可知矣負
猶恃也固者國有山谿之險可依諸侯恃之而不

服上之教令者則潛師深入其地以伐之則罪人
斯得固斯不能負矣親者其兄弟親屬也賊其親
則不仁殺其親則不義正之者執之而治其罪論
輕重加刑灋焉若春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坐
殺其弟叔武也放逐也弒下殺上也殘滅也臣下
有放其君則無上弒其君則大逆故并其徒黨而
殘害滅絕之也上文君無道而殺臣此臣無道而
害君故皆以王灋誅之令猶命也犯令者違王之
教令也陵輕忽之意政則所須之政教也杜閉塞
之意不許其施令於鄰國也故犯令則違命陵政

則干灋故削其鄰國而杜絕之也外亂若陳靈與
其臣淫于夏姬內亂若齊襄通于文姜是也若是
則悖人倫滅天道無以異於禽獸則不可以親百
姓當誅滅而盡除之如草木之除其根本使不復
生也○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諸侯莫非賢
也安有諸侯違惡至此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
思患而預防之故九伐之灋雖設不欲嘗試也垂
之使知懼而已
袁宏曰古者帝王必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官而
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

民事周禮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之地降殺之詳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一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政事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後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應脩職述守之時務善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者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自周室微弱政教凌遲成文翼戴二國

皆賴是雖楚恃江漢秦據崤函然畏逼宗周忌憚齊晉歷觀八百豈非扶持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釋曰正歲建子月朔布王政于天下至建寅正月朔旦乃縣政象之書如九灋九伐之類有推行條節故也易氏曰布政於邦國都鄙者於萬民何與焉聖人唯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愚謂大司馬職掌不宜止此數章田獀苴司馬灋蓋亦祖述九伐之灋而推演之或有古意在焉今傳司馬灋與周禮不合或曰文王○岐之政愚以爲井田貢賦非司馬灋則簡稽之法不明而周禮不可行矣今取班固之說附之於此庸補司馬之闕文而井田軍賦可得而通行焉

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

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灋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素具春振旅以搜
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
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
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此必有傳授之言
古司馬灋之遺者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釋曰畿疆也猶限也自王城以外分其疆限有九
也又謂之九服畿言其界畫服言其服屬於王也
籍載九畿封域之書也政謂天子須於侯國之政
職謂諸侯所守之職事也國畿王國之畿天子之
畿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每加五
百里爲一畿曰方五百里則蕃畿之內萬里矣孟

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是也蠻畿之外不在
數中侯者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甸田也爲天
子治田以出貢賦也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也
采者采取采物以供天子也衛者爲天子守衛也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也蠻者縻也縻繫之以政教
也自此以上六服爲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謂夷
狄之君長蠻服亦謂之要服要束以文教也[illegible]
夷鎮去中國稍遠鎮守夷服之地不得內侵者
蕃也古其與人異也或曰有蕃屏之義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
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釋曰賦給軍用者也令賦亦以民之衆寡地之美
惡爲制蓋地有美惡令其出賦以給軍餉人有多
寡令其出丁爲軍卒也賈氏曰有夫有婦然後爲
家自二人至於十人爲等七五六者爲之中制也
地有上中下各分爲三等所謂九比也則十口食
上上九口食上中以至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
是也又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
地田百畝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又都鄙

受田不易之地田百畮再易之地田二百畮三之
之地田三百畮是所食者三之二食者半食者三
之一也按遂人曰夫一廛田百畮餘夫亦如之此
云上地食者三之二蓋上地餘夫多故受田亦多
謂其勤力墾闢之多也人多故田多墾闢耕治亦
多故爲上地上家非以萊易之多寡爲上地上家
也其三等以此制之若上家受上地只百畮則人
多而田反少矣故此言食者以耕治墾闢之多者
而言之也
原曰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地量其所受墾闢之

多寡以爲給餉之需民稽其可用之數以爲征行
之備而已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乃一家力
役之征也此之令賦以出征自有簡稽之灋於其
閒耳先儒稱鄉軍之美乃曰處則爲比閭族黨之
民出則爲伍兩卒旅之衆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將
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
此不知司馬灋有簡稽之制故也若天子出征六
軍皆六鄉之士國中偕行而不留一家可乎蓋六
鄉六軍者平時卒伍之灋行於保伍之中乃出貢
賦聽田役之民衛王宫而不以征行也天子萬乘

六鄉不過出車五百七十二乘而已六遂都鄙可
以出車八千餘乘也不發之可乎故征伐之兵必
於遂都鄙之中行簡稽之灋宜爲兵者籍於司馬
稍人掌之所謂若有師田帥其同徒輂輦聽於司
馬是也或曰簡稽之制如何司馬灋曰四丘爲甸
出長轂一乘蓋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之
中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
人籍於司馬稍人掌其丘乘之令是故不爲兵者
常八倍之又曰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
徒二十人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之內

調發者三十人而已是掌於稍人者四分當兵之
數發其一分之強以行征伐簡稽之精至於如此
烏有每家一人偕行者乎曰然則伍兩卒旅之長
又何人爲之曰籍於司馬者稍人所掌平時編爲
卒伍之制鄉中預選其將領之以聽教戒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矣及征伐之時又隨調發之數編成
伍兩卒旅之制於選將之中又擇而統之故軍司
馬與司馬行司馬皆臨行所置也安有六鄉之吏
偕行者乎但所謂有事帥以征伐無事復歸之田
里是以平時民無供給之費將無擁兵之患士安

其所民樂其業此先王之澤所以為美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仲中齊）
釋曰此下言四時教兵之瀆與五官不類或此是
軍禮諸侯惡害已遂去其治諸侯之制節恐斷者
執而伐之故以軍禮補之歟未可知也保敎曰振
旅者振謂振而整之爾雅曰出曰治兵尚威武也
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故教
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也熊虎為旗司馬植之以
期民於下也平列陳者平其列高下如一以為陣
也田獵所以習戰非常事故曰如戰之陳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
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鐲（鐃音曉鐲音濁賁扶云反提徒兮反鼙蒲兮反）
釋曰兵以鼓進以金止鼓鐸鐲鐃皆所以節坐作
也故於振旅辨之路鼓賁晉提鼙皆鼓也鼓人職
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
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故鼓之為
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氣者也
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坐徒
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

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王執路
鼓路者道之大也王以道御衆故執之賁者事之
大也諸侯為王執事故執賁鼓軍將統萬二千五
百人晉以進為義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提鼓鼓之
有柄者於馬上提之旅師統五百人鼙鼓卑者所
執也卒長統百人執金鐃以止鼓兩司馬統二十
五人執金鐸以通鼓公司馬五長也執金鐲以節
鼓伍兩之長皆謂之司馬司馬帥人之稱雖卑而
同其號公者別私人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貉莫駕反弊婢世反）
釋曰坐作進退習戰瀆也詳見大閱蒐搜也春田
之名蓋春時鳥孕乳搜擇取其不孕者將田之初
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少牢漸誓民有司謂肆師
甸祝也鼓遂圍者度[illegible]之屬乃擊鼓而圍
之遂蒐大火田春田用火田止則火止則獻禽
以祭社為民祈穀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用
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以威天下取物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以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害民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秦有具圃鄭有原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矣可不謹乎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
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
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瀳車弊獻禽以享礿茇蒲末反
釋曰茇草舍也軍有草止之瀳於夏教之亦平列

陣如戰之陣也車兵車也徒步卒也撰謂數擇之
也述事爲書合驗爲契讀之則聲於衆也撰車徒
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帥六軍
之帥也門所居之門也公邑謂之縣小都謂之鄙
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茇舍之教乃下
寨瀳營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
寢日固無見啣枚而屬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
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
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不外假者所以防
姦細及間諜等事其他皆如振旅則夫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皆然矣夏田若治苗去其不秀實
者故曰苗如蒐之瀳則其他表貉誓民鼓爲園禁
之屬皆同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
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
陽始起象神之所在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

田如蒐田之瀳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音方
釋曰秋教治兵以出兵爲名秋尚嚴武也旗物所
以統衆載建之於車也軍吏諸軍之帥自軍將至
伍長皆是也師都謂孤卿之治衆者鄉遂六鄉六
遂之大夫也郊野謂都邑之吏也日月爲常交龍
爲旂熊虎爲旗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龜蛇爲旐鳥
隼爲旟書當作畫事謂所掌之事號謂所稱之號
皆畫於旗物也兵廛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
晝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
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之稱所以待夜

事也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網止也秋田主用網
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祊
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
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
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
陳皆坐
釋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教其
一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大閱軍實爲農隙也○
王氏曰四時之田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
旗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象其
事與其號是已周禮四灋大抵詳於冬猶以文考
之四時並用也羣吏鄉師以下也戒衆庶脩戰灋
者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
脩其卒伍州長帥而致之掌其戒令黨正則以其
灋治其政事族師合其卒伍簡其兵器帥而至也
萊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馳驅立三表三表之間二
百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又加一表五十步從南
[illegible]表以北頭爲後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

吏帥民而至質明正明也弊仆也仆旗後至者[illegible]
之車徒皆坐而聽誓士卒北而吏南面軍灋後期
者斬此方致民故誅之下文不用命者斬則此之
誅未遍以死處之也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
釋曰羣吏諸軍帥也誓告戒也如甘誓湯誓之屬
是也陳前南向表也小子斬牲以狥陳左右巡行
之使衆皆知也夫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
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不先有以告戒之
及犯而誅之是罔民也故必斬牲以徇則民皆知
避而難犯矣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
吏弊旗車徒皆坐 摝音鹿
釋曰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軍居一偏皆
自有中軍也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
令鼓以鼙者旅帥執鼙也鼓人者軍將也三鼓以
作士衆之氣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羣吏
皆植所建之旗物車徒之坐而聽誓者皆起軍將

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車徒皆行自後表前至第二表而止也摝鐸者掩上振之爲摝所以止行息氣也羣吏鬪鐸皆仆其旗車徒皆坐者止行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釋曰又三鼓振鐸令作旗作車徒也鼓趨而進則車驟徒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驟謂聚足而進趨則走之疏也及表乃止自第二表至前第三表也坐作如初者又坐又作摝鐸振鐸仆旗作旗也乃鼓者又擊鼓令車馳徒走者馳謂決圍而去走則速也此言勇於赴敵也及表乃止者自第三表至前表也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闋苦穴反 卻起略反

釋曰鼓聲止謂之闋鼓戒者聲鼓以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發徒一刺及三而止以象服敵成於三之意也武王之誓徒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誓車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車徒之節也乃鼓退者謂南裝軍吏及士卒迴身向北從

南而始也軍退卒長鳴鐃以止鼓及表乃止退自前表至後表也坐作如初習戰之禮出入一也○及表乃止凡四段三進一退也每段皆有作行止坐獨第三段無坐者此乃攻敵之時也自後表至第二表曰車徒皆行自第二表至第三表曰車驟徒趨自第三表至第四表曰車馳徒走此其疾徐之節也進則每進一表退則自前表至後表此疏數之節也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釋曰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名旌門曰和師克在和故也以叙和出以次序出和門也左右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也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行列也旗車吏所載也分地謂其部曲疏數也車徒前後異屯相去百步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列使不紊也險野山林險阻則步卒居前原野平夷則以兵車居前春秋昭八年蒐于紅

穀梁傳曰刈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右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陳氏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則人也伍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敵後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濟畧可

知也或者謂晋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孔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詩稱大叔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驂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勝於楚何也

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釋曰驅謂驅禽使前趨獲也逆謂逆遮之不得令走出圍也驅用驅車逆用逆車此田僕之所設也

表貉之祭皆如振旅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釋曰此言從狩田也師帥先擊鼙以令鼓執鼓之人皆三鼓之必以三者節制之度也群司馬衆兩司馬公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爲相疑惑也下文有銜枚氏大獸輸之於公小禽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獲得也得禽

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及所弊田所當止之處也疾雷擊鼓曰駴車徒皆譟者天子諸侯蒐獸有常至其常所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譟讙也徒乃弊冬田主用徒物多衆得取至是而止凡田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于郊又取禽以入獻先王以爲烝之祭也烝冬祭名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以不復用兵之意也故

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祀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是爲後世慮乎春秋繁微云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于物聖人之深戒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釋曰及師者謂平時教其民知上下之分行陣之灋及王廵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大合六軍之衆以行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事禁令也民既教戒軍旅既備諸侯苟有無罪而被虐者救之有罪而不服教者伐之○王氏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爲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爲後蓋師以安民爲先故也大師者王親出師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師吉凶也戒令行軍之約束也主謂社主及遷廟之主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致衆聚衆也比軍衆校其軍數及等一之也王親御六軍則司馬用王之太常致衆而校數之太常既建而後至者誅之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厭於涉反

釋曰司馬當戰對陣之時廵軍陣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師有功勝也司馬則左執律以聽軍聲右秉鉞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灋曰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厭謂厭冠喪服也戰而敗則喪服示戚也奉主車葆本也送主歸于廟與社也戰敗士庶子必有死與傷者王親弔其死者而問勞其傷者皆司馬相其禮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祭
詔馬牲
釋曰大役築城邑之類楨部由將吏如宋城傳曰
華元爲楨是也要簿書也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
欲知其事之可否屬其楨則欲知其人之多寡受
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攷之以行賞罰
也士謂國子之已命者庶子謂子之未命者諸子
職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王也司馬帥之大射
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
六耦羞牲魚牲與魚也羞進之也受其祭謂受尸

賓以祭也大祭祀與大饗食大司馬主進牲魚與
受祭也平一其服也司馬主平一士大夫之喪服
祭喪之祭也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
送而至墓告而哉之也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兵之屬大司馬矣至於軍
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於農寓將
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
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
兵之灋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
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
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地官之
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
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
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廬于
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
必致辟于司空共纖兵之備此可知也蓋古者
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
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
不歸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以牙璋發之其
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帖然無

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
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
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則兵安徧而不惰聚兵而專
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爲患也久矣唐人府兵
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
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吏番再世
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況不爲府兵者
哉
小司馬之職掌鄭玄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凡小
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文闕

軍司馬闕 此乃屬官之首其所職大凡要矣其缺而不能補可惜哉

輿司馬闕 此掌出兵車戰也此亦有職今缺恐爲

行司馬闕 大司馬春蒐夏苗獮狩或在此二官歟

何氏曰先王制禮道民吉凶嘉賓之禮達于天下久矣而軍禮獨藏于司馬周禮於庶官職掌纖悉畢具而小司馬之職文不可攷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徒有其名得非軍灋尚密而藏其冊耶今武經有司馬灋雜以穰苴之說其書文古而意深亦載九伐之灋中間有格言安知非古之遺文而兵家者流附以用兵之權略歟按穰苴獨推演九伐之灋耳若丘國井田出兵之制則誠古司馬遺文而諸侯之制度見王制亦頗備焉

司勳掌六鄕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釋曰賞地卽賞田也載師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遠郊在六鄕之內故言六鄕賞地之灋等猶差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差等大功勳則封國矣賞地謂民功以下也王謂有天下者有安定天下之大功則謂之曰勳諸侯有一國者能安定一國之業則謂之曰功國以民爲本君爲民而立能造福萬民民安則國安矣故民功次之謂之庸者平常之中功德著焉事功者治事之功處人之所難處人之所不能爲則可謂有勞効矣治功則整齊庶政治理著績者也不謂之有力於職業乎至於克敵取勝首虜多效亦不可無賞也然止曰多而已不以之爲尚也故居末焉○鄭氏曰王功之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之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之庸灋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灋成治若臯陶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今按功必至如此則非司勳賞地所掌矣故大功司勳藏其貳其次功能賞地者司勳等其功而賞之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釋曰大功謂王功國功二者之功固不以地賞之也必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後銘書其功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冬祭先王之時亦與祭於廟使與先王同其榮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大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司勳詔之者此大功非司勳所能等差之特於旌功之時司勳詔告之而已又凡大功成績藏於天

府矣司勳主賞者特藏其副貳以備攷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
一食唯加田無國正與征同
釋曰民功以下勞效有多少乃給地以賞之然後
司勳司掌其政令也賞有輕重功有大小故賞無
常惟眡其功而已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戲
多若一畝有堅脆若此之屬不以爲常故輕重眡
功也以地賞功亦如采地之制參分其稅王食其
一二入於臣唯加賜之田出於特恩如天子以已
田賜之故參分之稅全入於臣無國征也夫賞田

在於遠郊載師曰遠郊二十而三此則取之野人
之稅也二十而三之中又三分計之二以供王九
賦一以賞有功采地亦然此周家貢賦之定制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
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
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
外否
釋曰質平也平其材力與價直也買馬以給官用
者則以二物量之然後知其材之所宜戎馬供戎
事之馬田馬供田事之馬駑馬之賤者可以供冗

事之馬盡馬之類雖多而給公家之用唯此三馬
色眾也綱惡馬謂馬之踶齧者以縻索綱繫而馴
習之所以制其奔踶也蓋雖惡馬材有可用故也
受馬者當養視官馬也有司主馬者謂官買其馬
授民養視之也必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
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更
代也馬死於一旬必買馬以代之恐其久而缺備
也旬外馬死入馬耳於有司恐其久而無信也更
以其物使養視者買馬代之欲本色也其外否謂
馬之雖同不必如本色也夫馬頒於民以養之也

必書其齒毛與賈恐其以駑易良也死於旬之內
或養視者之過也故令買馬以代之死於旬之外
則非養視之過故令其入馬耳以驗其實焉若馬
在未老之內而死則令其依齒毛價買以更代若
在馬老應死之外則不令其償馬矣故曰其外否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釋曰馬及行謂馬駒始駕者教之行則以任負於
背使其行之徐而有節故曰以任齊其行學記曰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亦此意也馬訟養馬有
不平致爭者馬質聽之禁原蠶者鄭玄曰原再也

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有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按原訓再無義例禁蠶恐傷馬非聖人之政蠶者民生之本不可禁也原當是平原牧馬之處禁蠶桑於原者恐害馬芻歟然未知是否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釋曰建營立也營國之灋詳於匠人司馬掌天下諸侯故建國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差都鄙有廣狹

之度此量人所以不屬司空而屬司馬也分國爲九州者州方千里則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州各有長王畿獨居一州此建國之大槩也每國之中則營國之城郭城有里數郭周城城郭既立乃營后宮國君所居也量市朝者宮居中前朝後市城中有道民居有巷城有門門外有渠縱橫廣狹各有定制量人以尺度量度之大小各得其分使無僭踰是所以一天下之權也大國亦有都有邑其城郭市朝渠巷各有定制故曰亦如之其營建之次第同也師行於外壁壘之處亦不可無市朝州涂軍社也亦量人制其廣狹市則通行交易所在朝則主將出令之所每州爲一師二千五百人各有涂道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此營壘亦設定也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竁昌絹反

釋曰邦國之地其制有大小丈尺天下之涂道所通達之里數有遠近多寡之數皆書而藏之則天下諸侯莫敢違制而天下之道路莫敢移易以數

在量人故也祭祀以事神饗賓以接人從獻脯燔其物之所共則有數其器之所容則有量量人制之其官以量多少爲事故也所謂從獻脯燔者以所獻牲牢爲正以脯燔爲從也奠道奠也竁穿土爲壙也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度數故也宰祭者謂冢宰佐王祭及攝祭也說事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餘瀝而飲之盡所以受神之福○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官本末相成焉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珥而志反讀爲衈

釋曰羞進之也羊肆豚解而腥之用於朝踐者也羊殽體解而爛之用於饋食者也肉豆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氏曰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醢而進之者也珥彌災之祭也祈求福之祭也社稷五祀見前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禳謂禳災皆小子飾其牲也邦器禮樂祭祀之器軍器兵器之屬以厭妖小子釁之也斬牲狗陳

必用小子者以其掌釁社而軍釁不用命者則戮社故也羞始祭所進之物也徹祭畢所徹去之器也小子皆贊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㵊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釋曰羔小羊也飾羔若記所謂飾羔鴈者以繢示敬也登升也升首以報陽也㵊羊賓客牢禮所用㵊式之羊積積柴也禋祀槱燎實柴也布泉也即今之錢也羊人之屬有二賈人能知物價故教人關布則買羊以供用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釋曰行猶用也變猶易也變國火春榆柳之火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楢冬槐檀四時取火於木各以其宜則民之疾癘可救矣或曰鑽燧改火謂取火於燧也季春三月建辰昏心星見司爟禮而出之心星伏於九月建戌司爟禮而內之出火令民

行火事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內火禁民爲火事雖鍊金焚雍不爲也故鄭人鑄刑書曰火星未出而出火後必有災施火令即以時令民出內火也祭爟爟火神祭祀時司爟祭之所以報其濟民用之功國失火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故國中失火有刑罰也野焚萊非時而擅放火也司馬仲春蒐田主用火因除舊生新若二月後擅放火則亦有刑罰也

王氏曰火之爲物灼之則以燭以燎爨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爲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爲養則

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無以爲
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
皆有厲疾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取其
所宜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於是乎可救矣時運
而往火變而新陽太盛則養陰之勢以抑其強陰
大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
氣而不滯于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爲
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蓋五
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
廢自辰至巳於方爲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爲火

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納之
所以息其氣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
哉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理於此自非深知夫陰
陽之情者孰能與焉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
庶之守

釋曰劉氏曰易云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
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城郭
固於內用其深以培其高也渠所以出水又在外
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
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
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人民適守者也故士庶子
所使帥衆庶而須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焉而守
政於是乎行矣公卿大夫涖職於內而子弟又守
城郭溝池之固於其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
體而先王之治安然無內外之虞矣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
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
如之夜三鼜以號戒　鼜音戚

釋曰飾器兵甲之屬飾之以爲威儀設之以聳觀
瞻備非常也財用國以財給守吏之用也稍食守
者祿廩也任其萬民各以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
所用築甃及爲藩落者劉氏曰財用曰分隨地守
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萬民曰任
分地界爲守也材器曰用防緩急之所須也凡守
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其有移者則受灋于
掌固以通之也蓋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力役有時
不足供財用有時不足給則移甲移役與移財用
以足一時之需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故曰唯

凡得通國有司甲兵財用之官也言其通又必與國有司帥而致之以助其不足則其移也無私矣贊佐助也巡行也鼜戒守鼓也號呼其守者之名也戒戒其守者之事也言為衆庶之懈怠故晝夜三巡為夜不見其三巡故以三鼜號戒為信也以上皆王國之守固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釋曰若造三等都邑則亦治其固與其守灋然不惟王國都邑之內至於國都之境皆有溝樹之固

而鄉遂之境亦如之合守之處其民皆分其職任使視守也而凡造溝之處值有山川則因而為之不須別造也

王氏曰若有山川則因之以為阻固也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為之阻固則用力不勞而其為備也易矣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以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守可賴豈若夫徒恃形勢之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此魏之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在德不在險者良有以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釋曰九州之圖謂天下地理阻阨之圖也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觀其圖則知其阻為其阻而不通也山林則開鑿之川澤則橋梁之而達其道路焉五溝遂溝澮洫

川也五涂徑畛塗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或曰溝涂之上植林木為阻固使民守而禁之則非遂人之五溝五涂矣曰晉師伐齊而曰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曰南東其畝今曰盡東其畝唯吾子之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夫是五溝五涂之設於天下豈惟利田亦寓阻固之意也然唯於分界之處有溝涂則樹之林木以為守固其田中之溝涂不樹也國有故謂兵寇也閉塞要害之路不通往來備奸寇也凡司險之民皆以守之焉

節謂道路之旌節也有節則非寇也故達之

掌疆 闕其職

原曰疆者侯國都鄙之疆界也是故大國不過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不能五十里曰附庸是建國之定制其曰五百里三百里二百里者其爲國也先王之爲此制也盧制必巖分寸必明疆界必定使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故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天下之定其原蓋出於此春秋之時諸侯踰制晉大數圻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司馬之職廢天子不能問方伯自違制而建於是而大

壞矣春秋書侵書伐何者而非兼并之議也故曰春秋無義戰及戰國之時王制壞亂極矣孟子曰諸侯惡害已而去籍其全書孟子已不得見豈特司祿之職缺而掌疆亦缺矣況并冬官於司徒與畧大小司馬之職掌則諸侯之意不益可見乎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釋曰先王於四方之賓客來則有以迎之去則有以送之因設候人之官分掌侯四方賓客之往來其於道路候望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鄭氏曰國語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奸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爲之卽其徒也方治謂出於其方來治國事者候人帥其使而造於朝及其事竣而歸又送之出竟也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送出諸轘轅是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搏音博 諜音牒 降戶江反

釋曰環人蓋巡察之官致師者犯敵以誘其出也鄭氏曰發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

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摘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察軍慝慝陰奸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環四方之故四方其兵戎之故環而却之不使合黨締交所謂折衝禦侮也巡邦國搏諜賊平時巡行邦國之中恐有陰謀邦國有賊來作間諜何處實者搏而執之訟敵國者敵國有兵來侵則往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是也揚軍

旅稱耀其威武以攝恐敵人也降圍邑於其所圍之邑苟有欲降者則受其降然則環人乃才勇口辨之人爲之若古使敵辯士之流耳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畚音本 欜音托）

釋曰挈提也壺盛水器也令軍井者軍穿井及水懸壺其上令軍衆知水所在也壺所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者轡以駕馬馬止則脫轡故縣

轡令軍知所當舍也挈畚以令糧者畚以盛糧軍當給食則懸畚於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使來受糧於此下也軍中軍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聞故各以物爲表識也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軍之所處尤嚴故懸壺以水分漏刻所以序次更迭擊欜守備之人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冬水凍漏凝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〇薛氏曰以火爨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處之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釋曰從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三公輔弼之長諸侯

方伯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孤西卿大夫東面朝廷之序以右爲尊士不與者此非大射選賢與祭故也以言曰詔以力曰相謂射人詔相公孤卿大夫諸侯禮儀之灋也〇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與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荅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

眡而射人以主賓射爲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故南面在朝則有臣道故北面也詔相其灋朝射之灋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釋曰國事謂王有祭祀會同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與其禮儀也戒令僚屬之使無違禮也事則所當行之事也射人詔相之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三侯皆音亦正音征豻五旦反

釋曰此賓射之儀也射灋者制爲度數則爲灋射儀者見於動容則爲儀下文所謂侯也獲也容也樂節也皆是也六耦者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爲六耦射三侯者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群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爲中雖以優至尊乃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獲者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音尖用一人其名曰獲射必有容其制如屛風一名曰乏樂以騶虞歌此詩以爲樂節也三侯熊虎豹也二侯熊豹也一侯豹也豻侯以胡犬之皮飾九七五節奏樂以爲射節之差張布謂之侯侯中爲鵠鵠中爲正正中爲臬臬方六寸五正畫五采之雲氣也三正畫以

朱蒼白之雲氣也二正畫以朱綠之雲氣上文不言士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也此云士豻侯則士行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釋曰貍善搏物者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於今爲半步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王射則射人令人去侯所而立

于後以矢行告者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射畢則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祭侯爲位者祭侯獻服不爲位者爲服不受獻之位也數射中者數射者中侯之筭也與太史者以太史凡射奉餙中舍筭故也佐司馬治射正射以不失正鵠爲佐司馬治之射人佐之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叫志反 苛音何）

釋曰祭祀謂郊禘之事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至也而射人則贊之灋儀謂射灋射儀也作使也會同朝覲用大夫爲介以相禮與士之有爵者爲介則射人作而使之也倅車王之副車也大師令有爵者乘之不敢虛其位以在師中也作卿大夫從者選使從王見賓客也戒太史及大夫介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爲介於諸公者也大史與事者以大史主協禮事故也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遷尸大歛之後遷於室堂作卿大夫掌事者使之各掌王喪之事也王喪親於貴者居廬則比其服之親疎貴賤也居廬而不敬者則苛而詰問之罰而究治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釋曰猛獸熊羆虎豹之屬教而擾之使馴服而不搏噬也祭祀共猛獸以充膳羞也賓客來朝陳虎豹之皮畢則舉而藏之射侯張於射人則贊助之乏即容也舉旌而居於容待獲待射中而舉旌以唱獲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釋曰射鳥供膳羞其本職也祭祀主潔淨敺鳥鳶慮其汚穢也賓客會同軍旅主嚴肅敺鳥鳶慮其喧聒也王射主取矢以司射鳥之事若矢着侯高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鋏箭具也司弓矢共并夾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襦汝俱反）

釋曰以網繫鳥謂之羅烏鳥謂卑居鵲屬也蜡謂臘

月大祭萬物也禴與繻同綱之細密者春鳥蟄而
始出者鳩鷹所化者鳩同春鳥宜養老○鄭氏曰
蜡則作羅襦者謂十二月此時火蟄者畢夫豺既
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獸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
田又曰昆虫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
教也獻鳩以養國老者陳氏曰天子之於老者其
所養有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之老也夫貴胄謂
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
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
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記

之所言四代養老是已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
氏鳩以養之者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所
謂耆老者總三老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
物共膳獻之鳥

釋曰禽鳥可食者非一種掌畜歛而養之阜猶盛
也蕃蕃息也阜蕃使各遂其生教擾使各馴其性
也卵鳥鵝鴨雞鶩之屬其卵可薦者以祭祀共之
鳥物凫鴈之屬以時而來者歲時貢之鶉雀鴿雉
之類非一品也故於膳獻共之先王設此官以供
祭祀備膳羞共器用無棄物者也亦可謂能使禽
獸凡虫各得其所者矣而豈徒哉

鄭氏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
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蓋一官可以兼
數職也茲四官其事雖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
祀者有之供人君之膳羞者有之供賓客之禽獸
者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所以嚴國體
而尊天王也孰謂冗而且濫耶

周禮全經卷之九

夏官下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釋曰版方板名籍也群臣之版凡在位任職之名籍也治其政令以詔王治蓋辨賢否高下以詔王爲廢置之舉此其政令也賢而上其籍謂之益而登之也不賢退廢去其籍謂損而下之也歲一更其籍三年而後進退之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

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及世代任官者賤謂士以下及世代庶人者或曰以有德加爵爲貴以任職不加爵與降爵爲賤亦通邦國列國諸侯也都家卿大夫食采者也縣鄙大夫士之祿在六遂之外也庶子卿大夫士之支子衆子也周知諸侯之數考畿外諸侯所承襲之人也周知都家縣鄙之數考國中任職之人也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祿其賢者將用之餘以衛王宮也詔王治賢否必以告王而使王廢置之也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則司士之職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釋曰凡公侯伯子男五等通於天下公孤卿即上大夫三大夫三士六等施於國中皆爵也爵以授德則賢者在位之選也故有德則告於王而爵之自諸侯之士下王朝之士一等下士視上農倍上君十卿祿皆所謂祿也祿以酬功故有功者告於王而祿之故有德則有爵有才則有功爵祿必相須德其本也祿亦以賦賢者在位之爵也事者職

之事也職有大小能之大小稱之故有不能者則告於王使各任以職事此能者在職之選也食者任職之廩俸也食有多寡治之大小稱之事成於久任則有成績然後廩餼可稱其事也不詔王者乃所當得之稍食也故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養之先王治官之灋亦盡於此矣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之謂也唯賜無常者賜出於王之特恩八柄王所執也恩有輕重則賜有厚薄何常之有謂不可以有司之灋制

絶之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

釋曰人君之眡治朝也自公孤卿大夫以至宿衛之士僕從之臣皆有常位正其位使不差辨其等使不亂司士之職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卿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佐王者也

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太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向故南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為右故也自孤以下則皆迎尊為上公以上皆言面王獨言鄉其體尊故也鄭氏曰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也未嘗仕雖王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是也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以下朝者也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者也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三孤六卿尊故特揖之大夫卑於孤故中大夫下大夫各以等而衆揖之士又卑於大夫故上士中士下士旁三揖為王還門左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向故也太僕前正王位故也王入内朝皆退王視燕朝治朝既畢而入内朝則事官皆退也内朝在路門内亦謂之燕朝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

釋曰士治士之仕於王國者治其進退損益也與其告戒命令皆掌於司士焉擯士者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膳其摯所執羔鴈之摯入於王之膳人以示納用其德也祭祀群臣之有事者皆掌其戒令也灋祭祀之灋度事行禮之事也皆司士詔相之賜爵神惠及下也謂祭祀畢旅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賜及王之子姓兄弟司士呼昭穆而進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也凡有割牲及進俎豆之事皆帥其屬以為之會同作士從者選其行藝

而進之以從王也迎待賓客亦司士選士焉若王
選士使適四方司士則使士爲之介如上卿使則
大夫爲之介大夫使士爲之介蓋命使者王之事
選介則司士擇之焉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
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釋曰大喪掌奠歛及各執事皆司士選其士使任
之披柩車所以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披六
軍之士大司馬所掌亦司士作之守長事之官守
也又令有執於事者雖哭不得去守官不可空也
國有故兵與災也亦司士召致諸士頒其執事之
守也故選任之權皆掌於司士所謂以能詔事也
是理財用人二者治天下之要務也生財在司空
理財在冢宰教人在司徒用人在司馬司士司馬
之屬也此意之不明久矣

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釋曰自頒其守以上皆言王國之中者故曰掌國
中之士治此則言掌侯國之士治也故曰凡邦國
然王國無時不稽士任而考課之權在冢宰邦國
則三歲稽其士任而考課之權在司馬蓋司馬專
掌諸侯故也邦國之臣進退爵祿皆司士掌之則
豈如後世封建一任其君所治而天子不與聞耶
○王昭禹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勤惰爵
祿有進退者則司士有三載而稽考之此黜陟勸
沮之灋所以皆本於王朝而國無異政也春秋之
時列國之爵位名號皆自已出故孔子譏之
葉氏曰司士以久奠食又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
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爲任官之定制而升降
黜陟之灋乃視此爲進退歟是灋也不惟行於王
畿而通行於邦國都鄙矣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
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
事以能不擇其始而擇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
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
驟遷也唐虞任人之灋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
後黜陟何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黜陟成周之
官衆故三年而誅賞太宰雖曰歲終詔王廢置而
群吏之灋亦必待三年然後太計而誅賞之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子路亦以及三年而可
足民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此其爲中制而可爲賢
能遷轉之叙明矣然司士所稽者士任爾大臣如

公侯伯之有功德者又豈可以例遷乎內而周公
爲太師召公爲太保外而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
正周郊苟稱其職終其身而任之也豈若後世錄
功勞以計進守歲月而希遷哉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
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
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
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倅七內反
釋曰倅貳也國子王庶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皆
謂之國子其適子則受業於師氏保氏其成材受

業於大司樂其庶而介於適子者則爲國子之倅
諸子掌之以宿衛王宮者也而宮正亦領之焉戒
令告戒命令也若致於太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
也辨其等以父之爵爲等明貴賤也位朝位次序
也鄭氏曰凡入學以齒則叙其齒以爲之位也大
事軍旅之事也國子即其倅貳也致於太子者公
卿大夫士則聽於王其子則聽於太子休戚同之
所以同心一體無異慮也唯所用聽天子之驅使
也兵甲之事則或寇戎侵及郊畿也授以車則馬
可知授以甲則兵可知合其卒伍百人爲卒伍人

爲伍置其有司謂伍長兩司馬卒正之數臨時聯
合其卒伍立其長帥以行征伐也可見鄉遂之卒
伍亦必臨時簡稽而聯合之以軍灋治之其造作
進退一如軍旅之事司馬弗征以爲國之貴游故
司馬不得以兵賦征之也國征謂鄉遂起甸徒力
役之事皆弗及也○李氏曰大哉王者之所其備
矣乎非直與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役以父祖貴
富宜有報上之心況學有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
之美任之以金革與夫干賞而蹈利庸徒轉賣者
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

未定而恩義固已接於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嗣
王之將帥也又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
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
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
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
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藝而進退之
釋曰劉氏曰諸子學禮樂詩書將世其父而未之

用也割牲體薦俎豆則已仕者爲之而司士掌之
諸子則涖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酳尸
而體解必熟以獻也至於犬豕牛羊則升首薦俎
六牲之體必叙以獻苟失其叙有不中禮則諸子
正而叙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位爵
處也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也授舞器則國子
之用舞器也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
樂教之也國子亦謂之群子者凡庶子居而衆者
名之也從從王也服位喪服之次哭泣之位也國
之政事若征役兵甲之事有者凡人皆役之獨存

國子不役使之在學以養之也遊倅謂介子副貳
適子未仕而遊暇無事者德德行道道藝倅學官
射射宮也國子存而不役者使之自脩其三德六
行習學其道術藝業以成其德進其材也春合諸
學教以詩書秋合諸射教以禮樂必合之者所以
攷其才藝長者進而用之短者退之使習業也
原曰古者國子遊倅不入於師什二氏不入於司
徒之教故特設諸子以統治教脩之其成材者則
進之太學叙用之其未有賢行可名者則爲之官
可以宿衛王宮至於學國亦用庶子焉其又下者

耳可以見古人待世族庶子之意矣後世大夫士
之庶子列於下民而宿衛者又專用武人天子諸
侯之庶子無問賢愚槩以爵位驕其肥遯之志靡
其向用之心焉乎可哉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
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掌其政令

釋曰車有五等右者三右下文戎右齊右道右也
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玉路之右車之卒伍所謂兵
車也合比偏者使之次第相安習也左氏稱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遷曰二
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故車有卒伍者周
之遺遷也比其乘者比其所乘之馬使之齊力屬
其右者屬其爲右之人使之同心車右必任勇力
之士故凡有勇力者習之以五兵選之爲右也司
馬遷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則會同而卒伍其車者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也○王介甫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
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
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

齊民得免死皆無事之時武夫皆制於官府無所
奮其私鬬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
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
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賁音奔先悉薦反
釋曰虎賁主於衛王故王車之行擁衛前後疾趨
而不失行列也舍王所止宿處閑梐枑也守王宮
爲周衛也守王門非常之難要在門也故王出而
舍於外則以虎士守梐枑王入而在於國則以虎

士守王宮國有災兵則以虎士守王門所謂掌先
後王者也遣車王之魂魄所依故從之而哭士大
夫使於四方則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道路不通
有兵寇之故也有徵事徵師役之事也必以虎士
謂其勇猛有力可爲使用以徵兵於四方也
呂氏曰周人戒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任人牧夫準人固是係天下安危所當戒
綴衣虎賁只是侍御僕臣何故與任牧準人同說
而與輕重比最是周公養成君德深厚處大抵外
朝之人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望高
德厚待之尊嚴不敢褻近惟侍御僕從朝夕與宅
親比若得正人動作起居陰化默移須到聖賢地
位若讒諂面諛之人朝夕與之相處便到失德處
故綴衣虎賁位最賤職最親所以不特是常伯常
任準人要得人而虎賁綴衣亦要得人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釋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
之帥焉此王衛之猶親者也以膂力剛強之士爲

之車止持輪使王車安固也服而趨夾王車而趨
也王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也臣爲
王服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絰也介被甲也既衛
王之行則從王之服而已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
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
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釋曰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持之也祭祀朝覲王
建大常之旗其旗十二斿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
持之諸侯殺於王故建交龍之旗而四人持之其

服亦如諸侯之服也喪大喪也喪冕者亦從尸服
也逆尸送尸皆執戈而從尸車之後郊祀亦用尸
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
擊四隅敺方良難乃多反敺起俱反方良音罔兩先音蘚
釋曰蒙冒也冒熊皮取其毅而致果足以驚疫癘
之鬼也黃金四目取其視無不見也黃者中之色
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陰慝也執戈揚
盾所以致其威也帥百隸夷隸罪隸之屬也時儺
以時而儺也月令於季春之儺曰畢春氣仲秋之
儺曰達秋氣季冬則命有司大儺是也以索室則
敺疫入室中索厲鬼而逐之也先匶為之前導也
壙穿地為穴以葬也方良罔兩也敺罔兩以安王
神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
木石之怪曰夔罔兩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
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
御僕與御庶子

釋曰僕侍御於尊者之稱是親近王所之官故王
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出大命王
之教令也入大命群臣承意而復命也復有所報
白也逆有所陳奏也○王氏曰有諸侯之復逆有
公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
情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
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為之次第也若宰
夫則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為諸臣言
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雖為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
不逆是以御僕又云諸臣之逆庶民之復是知復
逆者通乎上下也王眂朝眂治朝也大僕本位在
路門之左今進前正王位而退復本位也王退入
路寢大僕亦前正其位也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
內朝之中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也其政
鼓節之早晏也窮謂窮究失職無所控訴也遽令
謂急遽之令二者欲其聞之速也故使之鳴鼓焉
大僕聞有鳴鼓者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當受其
事以聞蓋此二官皆直事鼓所者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

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宫門

釋曰詔告也詔王之灋儀正其容貌威儀使中於禮也王之牲事以事鬼神也大臣衆矣莫尊於太宰近臣衆矣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也前驅道引也道而居左右與不參乘道王也亦有車右爲軍旅田役王皆視航故路鼓四面大僕佐擊其餘面也日月薄蝕則擊鼓以祛陰慝大僕亦贊其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傳達于四方遞擊以相傳報也窆葬下棺也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長短之數也縣其灋于宫門示四方以爲灋戒也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釋曰弔勞王使往也王與諸侯及群臣有燕所以示慈惠其飲雖無酌數然亦有灋故大僕相之也王之大射燕射大僕贊弓矢授之受之也燕朝内朝王與族人燕處大僕皆正其位擯則助賓相則助王大僕掌之辭謝以不眡朝之意而告之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釋曰小臣大僕之小者小命時事所勑問也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大僕掌諸侯之復逆故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也正服位朝退而適燕寢則正其服位也燕出入若今游幸諸觀苑則取而前驅也沃王盥者以水灌王手所以致絜也祭祀以接神朝覲以接人盥手所以爲敬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三公孤卿之弔勞大僕掌之故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也大事佐大僕所以爲副貳也

王氏曰夏官大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内小臣内豎之於后其職一也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出入則前驅而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前驅是太僕之職與小臣同内豎云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是小臣之職與内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此太僕小臣之職所以分也至於内小臣之所掌宜曰掌后之小命也今乃曰掌王后之命而其通令

凡小事則內豎掌之所以見后之次於王也況后言命不言大命后只有好令于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出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他人乎後世陪臣執國命豈不可嘆哉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釋曰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劉氏曰王之於祭

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正其職六官之屬各振其事先期誓戒擇賢執事齋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文矣而具脩之物王不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聖人之於鬼神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饗帝而受福也已祭帥羣有司復命凡與祭有司敬其事者以王命勞之有不敬者以王命責之也小廟高祖以下廟也祭僕復于小廟夏采復于大廟始祖曰大廟祭祀王同姓有先王之廟者有故不與祭則賜之禽使自

祭也都家亦如之同姓在都家者必不得與祭亦賜之禽也祭祀致福者謂臣有祭祀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錄視其牲體之數以胙付外宗受而膳王故敬慎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翣所甲反）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釋曰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士大夫之弔勞故御僕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與弔勞也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達近惸獨老幼欲有復于上者也故太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

僕是也小臣沃盥則御僕相盥者捧盤受巾也登爲王登牲體於俎也翣飾棺也燕令燕居時之令也序更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釋曰宮人掌王宮六寢之脩則王宮之事隸僕掌五寢之埽除則宗廟之事也王者七廟而云五寢者二祧無寢故也可見王者之廟亦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二祧無寢可見無三昭三穆之說

矣祭祀脩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是
也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蹕止行人者宮中有
事則蹕是故脩之所以治壞洗之所以致潔蹕之
所以警備僕之所有事也始祖廟之寢曰大寢高
祖以下之寢曰小寢
葉氏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
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
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
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
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儀辨大夫以大詢之時

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
伯群士群吏用先後於階陛之間其政誠爲平易
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
灋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與遽令
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治諸臣之復同徹於
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燕朝之灋雖
在太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太僕三公孤卿復逆掌
於小臣群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
復得與諸侯公卿群吏達於燕處之時則亦未嘗
以邃深爲隔矣觀三朝之灋則知成周盛時戶庭

無壅其昧通洞達何如哉然外朝雖掌於秋官之
屬而三公孤卿在焉則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
朝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
眡治朝冢宰贊之則太宰實聞治朝之事矣燕朝
亦夏官之屬也然則群臣之復逆實與宰夫相關
焉況建鼓在路門外王眡治朝則太僕正位王不
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
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
之治宮中府中實爲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矣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

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繅音早
釋曰王冕有六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
而此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衮可知
矣故大裘與衮同一冕也冕以版爲之廣八寸長
六寸上以玄下以朱覆之延即冕之覆而在上者
紐小鼻也自下而視則延長故謂之延紐綴於武
上四旁以笄貫之使其牢固也繅雜文之名也合
五采絲爲之繩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
旒所謂前後邃延也就成也以五采玉相間用五

采繅貫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也故五采備色
也就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笄以玉
爲笄横貫於紐以朱爲紘綴於笄之兩旁而屬兩
端於武也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蓋諸公以九爲節
每繅九成則九旒旒各九玉公之冕用玉百六十
二瑉玉在之似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德之殺異乎
王之全矣其餘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
皆就者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侯伯七命則七就
子男五命則五就玉瑱以玉爲瑱所以塞耳也故
玉瑱塞耳以示反聽也前旒故明以示具内視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
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
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釋曰皮弁者王視朝之服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
之縫中每貫結五采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
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象邸以象骨飾弁內
項上之柢又貫之以玉笄則爲王之皮弁也璂作
綦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
也環絰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冕吉服韋弁戎
服也皮弁朝服也弁絰弔服也各以其等各依其

命數也侯伯冕則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
就用玉五十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
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
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
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
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絰之弁其辟積
如冕繅之就禁令者不得相踰僭也是故尊卑貴
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
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乎九服之諸侯矣此
弁師所以在司馬也

司甲闕其職

王氏曰書之費誓言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
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蓋甲冑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
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先司甲而後言
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
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
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
五兵會同亦如之 廞虛鈐反

釋曰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乃車之五兵也五
盾謂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之盾虎士之盾與

藩盾也辨其物者則以其用各有宜也與其等者則以其制各有長短大小也以待軍事行軍則用之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也師旅卒兩之衆合須于戈矛戟之屬皆從司馬之灋以須之也兵輪謂師旅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也○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楯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鄉大夫畢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

民間耳○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而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兵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此見春秋之初其制尚存舞者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見上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釋曰司戈盾者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戎備之最急者也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時頒之以給用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士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貳車副貳之車也乘車王所乘之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當祭祀之時旅賁夾王車者則使執殳故士從王者則授之戈盾以為衛有軍旅會同之事副貳之車以戈盾授其僕王所乘之車則建戈盾於其上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戈盾王所止宿則設盾以為藩衛王行則無所用故斂而收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藏才浪反中音仲箙音服）

釋曰六弓四弩八矢見下文灋曲直長短之數名物六弓八矢等各有名號物色也守則有人藏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也中春陽氣方和之時弓弩之所成也故獻之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矢與箙成於陰氣方堅之時故中秋獻之蓋四時有明灋萬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固不違乎時之序物之理而與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於是乎出矣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

釋曰王弧夾庾唐大弓體之異名所謂六弓也考工記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之屬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大之屬或曰王弧即弓也唐大彤弓也夾庾盧弓也甲革以革爲甲椹質椹爲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王弧弓強故以授之豻侯五十步鳥獸又近而後射夾庾弓弱故授之射侯與弋學射者先用弱而後習強也唐大強弱適中之弓故以授學射者與爲使者與勤勞王事者矢箙從其弓從弓數也

每弓一箙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鍭音侯茀音拂庳方二反

釋曰凡弩夾庾利攻守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追近弱發疾也唐大利車戰野戰進戰進退非強不及也弩無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發矢不疾也凡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

鍭茀庳弩所用也枉矢取變星絜有結約之義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其鐵比鍭殺爲差小前較重後微輕其行則疾故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前鐵最重中之必死故曰殺矢鍭矢象焉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其前尤重故中深而不可遠用諸近射田獵爲宜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其鐵比枉絜又差小其行不低故用諸弋射矰弋飛鳥刜羅之也恒矢以其可常用也庳矢象焉以其矢行而卑也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前其行平也故可用諸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句音鉤弊音獘

釋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規圓之至也弓強則往體寡來體多合多而圓弓弱則往體多來體寡合少而圓天子之弓王弧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大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士之弓斗力也故合三弓而成一規句曲也弊惡也弓以強爲上以弱爲下則直者爲善而句者爲惡矣故謂之弊弓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釋曰祭祀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親射其牲是已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而共其弓矢也如數如當射之數弃人一弓乘矢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鳥氏用之明弓矢明器之用器也物弓弩矢箙之屬籠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爲之箙以皮爲之田弋之時則共矢而以共矢充實於籠箙之中也矰矢矢之有繳者不在籠箙之中也爲其相繞亂於田弋則共而已更謂償也用於射而亡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則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釋曰此繕人所掌王之用弓弩者謂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之用也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大指拾鞲扞着左臂以遂弦以韋爲之詔王射告王所當射之節也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之也乘車王所乘之車也充其籠箙皆以矢實其中也載其弓弩載之於車也行時備其具以壯武容也既射斂之謂收藏之也尚文德也無會計至尊所用不可以有司之灋拘之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而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齎音咨

釋曰財貨賄也齎其工者給巾財用之直也皆三等者弓弩矢箙皆有上中下之制也六物四物八物皆見上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而攻其造作之灋也形灋定爲素飾治畢爲成劉氏曰春獻素秋獻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弓人曰凡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莫體體定則成而可獻矣矢箙亦春作秋成書其工拙之等以試其享食之羨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試考也考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甚則賞之不善則下其祿甚則誅之俛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賜入之于繕人以共王之

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釋曰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皆槀人藏之以待會而攷之也闕猶除也弓弩矢箙亡者除之討今見在者

原曰國家非兵無以衛國兵非器無以利用槀人人之職工有三等食有上下非直計其事而必試其物非惟餼之以厚薄又臨之以誅賞則造作安敢不慎器用安得不精孔子九經之政亦曰日省

月試餼廩稱事勸百工亦王政之大者考工記弓人為弓矢人為矢函人為甲其灋度精審非後世可及也或曰聖人以道治天下無事於兵今司馬之兵攷於器械之官既有司甲司兵矣又有司戈盾司弓矢既有繕人掌弓弩矢箙矣又有槀人以乘事試工豈聖人亦有取勝於天下之心哉曰易之萃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也者治也治其戎器以戒不虞所以保其萃也聖王能保已之必能治天下不能必天下之必治故思患預防戎器可無慎乎故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穿札與亡鏃同苟有不虞驅空手袒裼之人與戰可乎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蜀劍利則士勇焉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數武庫之藏唯謹簿書嗚呼可哉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色吏反傳直專反敦音對茢音列

釋曰戎車革車也王乘戎車以征伐則戎右驂乘與君同車執戈盾以備非常并充軍中役使也詔

贊王鼓者兩軍相當王鼓以作士氣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也軍聲囂雜懼有不聞則大言於陳中以傳王命也會同之際王雖乘金路而革車從行戎右則充革車之左而不敢曠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是也有盟約之事則以玉敦共歃血辟開也將歃血先執其器陳載書之辭以開衆心也役之謂持敦血以授當歃者牛耳割以取血又以示順聽尸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盟血在敦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齊側皆反乘繩證反

釋曰祭祀王乘玉路會同賓客王乘金路前齊車者王乘車之時則立在馬前以備驚奔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是也王既登車則持馬以備駭輿之患也既乘而行則陪乘在車右爲驂乘也凡牲事王見牲則拱而式曲禮曰國君式齊牛齊右則居馬前却行備驚奔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從才用反

釋曰道車象路王所常行大道之車以王燕出入無非道之故也王之出入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皆如齊右之儀也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詔王之車儀若記曰不廣欬則口之儀也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則目之儀也顧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疾言無非車之儀也王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王下則以蓋從者以儀輔王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軷蒲末反祝之又反軹音只軓音范

釋曰王出郊以祀則有犯軷之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自左馭者大馭下而爲祝則王當左代之馭也既祭則登受王手之轡犯軷遂驅之謂驅馬登其山而去之所謂犯軷也僕即大馭軹謂轂末軓謂軾前將犯軷之時王以祭餘之酒酌大馭大馭則左并轡以右手酌酒祭左右

兩轂之末又祭軾前軓三處乃飲始轢軷而去也曲禮曰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是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釋曰凡馭路總言馭五路也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則馭路之儀其疾徐進止固有節矣蓋行則欲其舒則歌肆夏以節其行也趨則欲其疾則歌采薺以節其趨也馭路儀者總言馭五路之儀也和鸞皆金鈴也鸞在衡而和在軾凡車升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節者謂舒疾之

濼也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衡軾是以淪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非僻之心無自而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釋曰戎車革路也王乘以出則戎僕馭焉故曰馭戎車倅車副車也掌其政令車僕也正其服則正乘戎車者之服盖兵事則韋弁服也犯軷如玉路之儀者王以兵出皆有犯軷之儀因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巡守謂巡諸侯之所守兵車之會謂盟會用兵車二者皆乘革路也戎車之儀戎以威爲主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濼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釋曰以賓以待賓客也節謂王乘車送迎賓客各以其爵命尊卑之等而爲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男五十步與司儀所掌有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濼儀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濼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釋曰出入謂旦莫乘象路以之內外朝也燕謂自內外朝來象路以還燕寢也其濼儀如齊車則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典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釋曰木路以田即田路也王既乘之以適四時之田又乘之以適縣鄙佐車田車之副也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用之於田獵可知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則令獲禽者致於虞人所植之旌也及獻比禽則比其大小而致之也凡田總田獵驅馳之濾提猶舉也王提馬首而走其田路者將以趨其禽而射之也晉進之馳則亟進之故諸侯則進其車大夫則馳其車皆所以佐佑翼禽致獲于王也是故提乘行也晉迅行也馳奔走也尊者安舒卑者速底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釋曰自大馭至田僕皆王五路之御者也馭夫則
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
所不給故馭夫共六十人也貳車副車也從車爲
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也故分
馬而駕治之駕而調治之者俾閑習齊一安於五
御而去其驁奔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

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
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
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繫音計廐九又反鄭氏曰八宜皆爲六字之誤也
釋曰王馬共王五路之馬政謂差擇養乘之灋也
辨六馬之屬者馬之爲不同而所駕亦異天子有
十二閑馬六種故也種馬謂上善似母者王路用
之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
之各以類而相從種馬而下以次差之戎路駕戎
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
宮中之役天子之馬五良而一駑也良馬善馬也

五路之馬也頒之謂頒之于圉師圉人趣馬馭夫
僕夫也養之乘之然後教也四匹曰乘養馬曰圉
圉人良馬匹一人故乘馬四圉圉師教圉人養馬
乘馬則一人故乘馬一師也三乘爲皁則馬十二
疋趣馬皁下士一人故皁一趣馬也三皁爲繫繫
凡三十六繫一馭夫也馭夫中士也六繫爲廐馬
二百一十六匹廐一僕夫則上士也六廐成校變
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之數少備焉故
曰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爲十二閑良馬一種
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五百六十疋駑馬

三之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先儒謂乾之策二
百一十有六在易乾爲馬故六繫而二百一十六
疋爲廐六廐成校合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
六疋然後王馬大備矣故校人以中大夫二人爲
之也駑馬三良馬之數者二馬爲麗耦稱也麗馬
一圉六麗則十二疋六師則七十二疋六趣馬則
四百三十二疋以三計之則千二百九十六疋與
三良馬之數等也王氏曰夫駑馬一物而必三良
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爲多故也因
其數之多寡設官以掌之亦有小大之序故良馬

自圉師至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官則爲稍卑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無其數而掌其事官至於中士之馭夫而已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釋曰閑必以木爲之以防馬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馬六種則種戎齊道田駑也邦國六閑良馬二閑駑馬三閑馬四種則無種馬戎馬

也卿大夫良馬一閑駑馬三閑馬二種止有田馬駑馬而已特牡特也詩曰實維我特特居四之一是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星也房星爲天駟馬資之以生故祭馬祖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馬之未壯者血氣未定不可通淫故執之先牧始養馬者馬火畜火夏盛駒之蹄齧不可乘用故因夏頒馬而牧聚其蹄也馬社廐中土祇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廐之時也故祭馬祇臧僕則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馬步神之能爲灾害馬者故祭之以禳災獻馬獻成馬於王也講馭

大五馭之法講習其藝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飾騶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扑普卜反

釋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者爾雅言宗廟齊毫尚純也而此於宗廟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敬神也天子之於諸侯有馬爲禮而賜之者謂之幣馬校人主飾之士喪禮曰馭者執策立于馬後所

謂執扑而從之所以防其奔逸也賓客之聘馬諸侯來朝聘而享王者校人受其庭實之馬看者以塗爲車以芻爲人馬亦校人飾之以類也及葬埋之則明器也騶逆之車由僕設之校人飾之也王巡狩過大山川則用黃駒爲牲以折沉校人飾之黃者地之中色駒者行地無疆地之類也猶郊用犢之意天子使人於侯國或以幣馬賜諸侯或以私覿皆共之也軍事物馬齊其力也爾雅曰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頒之頒官府卿大夫共軍者等馭夫之祿者校人之屬自趣馬至圉

師皆有祿食舉馭夫以見之也稍食餼廩也鄭鍔
馬於官死之中者亦校人等共祿廩也
呂氏曰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立國制賦之濃莫不以馬爲本所以乘馬之濃在
古最爲精密然天子諸侯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
同細攷當時之馬有養之於官者有藏之於民者
如丘甸歲取馬一匹皆藏之於民不仰公家芻秣
如有事田獵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
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天
子十二閑數不過三千衛文公承新造之國末年

亦至騋牝三千當殘亂之餘如何便及成周全盛
乘馬之數蓋十二閑亦養之於官者所謂三千亦
舉通數言之又如鄭子國之難子產以車十七乘
出討賊子產百乘之家耳如微馬於郊野之間盜
賊卒至何以得集是十七乘乃養之於家者則三
代之馬固有在官者亦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
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
虞古之制度精密如此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
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說始銳反 治直吏反

釋曰馬三乘爲阜而下士一人爲之趣馬校人既
物而乘之以爲良矣又從而贊正其有弗良也將
駕五路謹擇之至矣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簡
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駕以行者以
止有勞逸之節故以叙而頒之也居謂牧厩所處
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以聽馭夫則惟馭夫之
所役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
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賈音古 粥音育
釋曰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其所疾之處而後

可驗而療之若獸醫所謂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
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
攻焉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爲主巫馬之用藥亦
以相醫而已攻馬疾攻謂擊而治之也蓋其疾有
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以毒藥
攻之也受財于校人者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
以其賈粥之以其屬有賈二人以知其直也入其
布于校人所粥死馬之布泉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釋曰牧地非一處度其年歲水草之宜與其馬之衆寡而頒之授圉者所牧之處也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使人輙牧牛馬也孟春焚牧地以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田事焚萊者山澤之處牧師贊之所以護牧地弗盡之焚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釋曰天子之馬十有二閑政以正之教以道之也

阜盛壯也佚特者乘用有節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駣教駣者始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駒者治其蹄齧也閑之先牧始制閑者非前養馬之先牧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毋令喜驚也圉馬教圉其馬也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校人之員者平之其員不應選者正之也馬八尺極高大者可備天子五路之駕故曰龍月令曰駕蒼龍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故稱騋六尺特常馬耳故但稱馬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蓐音辱庌五嫁反茨在私反闔戶臘反

釋曰以師名官者掌教圉人養馬也冬寒藉馬以蓐春則除之釁廐殺牲釁之辟去邪氣也始牧者春秋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謂春分秋分也故春始牧庌廡也廡所庇馬凉也夏熱故也椹質以木爲之縛草以代侯也茨蓋也闔苦也翦草以苦蓋也椹質翦闔皆圉師所習也故因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釋曰芻以飼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役圉師受教於圉師聽使令也賓客之馬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王所以賜之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喪紀之馬遣車所用也牽馬入陳者賓客則陳之於舘喪紀則陳之於廟也廞馬遣車之馬也圉人賤役者也

何氏曰馬政之用古今一也而古之牧者在民今之牧者在官以其在民也故牧養之灋不可得而詳以其在官也故牧養之灋不可不講成周之制官有馬質下士爲之而賈二人以平馬價則足當

時公私皆有馬矣然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自乘至廐爲匹二百六十有奇五分其良而駑居其一焉凡五良而一駑則總爲馬二千六百此其大數也王馬之政牧養之法莫詳於此又以井田之法計之旬六十四井也其賦兵車一乘戎馬四匹又以六鄉六遂之民而實計之十有九萬家則王之馬不能加其二分之一至於徒役之與戰陳之事則王命校人掌物其馬而次之則馬不專賦於民矣又以大司馬之法而計之則天子提封萬井兵車萬乘戎馬四萬匹則是所賦之馬多於王數十倍而當時不有牧養之法爲其在民者多也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畜馬三十萬匹用官奴三萬人散在北邊則牧之以民又有牧之之地唐初得隋馬三千匹八坊四十八監而張萬歲掌之其後萬歲失職馬亦𢦔少至王毛仲領群牧而有四十三萬唐之諸監或在隴右或在河西馬之蕃耗皆係乎監牧之人而又有牧之之地則其在官也多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害音孟白反】

釋曰圖如今之輿地圖也大司空掌天下九州土地之圖特圖而已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據圖以掌天下之地也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釆邑也東方有四夷南方有八蠻東方有七閩西方有九貉西北有五戎北方有六狄其經理廣道里遠孰從而辨之按圖而辨之也邦國都鄙在九州之內夷蠻閩貉戎狄在九州之外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財用之所出九穀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謂別而計之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如金石粟帛之類凡可以利人者也害謂猛獸長虵之屬凡可以害人者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會古外反 藪素口反】

釋曰事之有條謂之貫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四方九州之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濟善惡之相

易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
焉其山曰鎭者能出雲雨以生萬物鎭安於一州
水瀦而不流以生蒲魚者曰澤水涸而不耕而生
草木者曰藪水流而趍海者曰川水積而成淵者
曰浸其民資之以爲生者曰利其衆待之以爲養
者曰畜其土宜之以爲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
仰之以爲生者也九州之邦國仰之以爲富者也
苟罔不知其數要則天下之民不可得而同貫其
利矣○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先從南方蓋尊於
陽方也四鎭五嶽總言之皆山鎭也會稽在山陰

具區吳越之間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三江謂
婁江東江松江也禹貢曰三江既入是也五湖即
太湖也王氏曰國語伍子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
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然則三
江五湖乃吳越之境內也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
注今太湖也然則太湖即五湖耳非太湖之外又
有四也○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
固揚州產也二男五女蓋通以一州之人民計之
七人之中二爲男五爲女也八州言男女者義同
飛曰鳥走曰獸稻稌也即南方水生之秔稻也

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
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稻
夢亡貢反
湛直減反
釋曰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衡山南嶽也在湘南
雲夢二澤名在華容安陸然楚之雲夢澤跨江南
非止此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即禹貢所謂荆州
江漢朝宗于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已
潁水出陽城湛未詳禹貢荆之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所產
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
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如字　圃布古反　滎戶扃反
溠音詐　枲思似反　擾而小反
釋曰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
既豬華山西嶽也在華陰圃田在中牟縣滎水出
東垣入于河在滎陽雒在雒邑爾雅曰水自洛出
爲波溠未詳所在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
在漢南宜屬荆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禹貢豫之
厥貢漆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州所產也六擾
馬牛羊犬豕鷄也以其人所擾馴畜養故曰六擾

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沂魚斧反沭音述或爲洙

釋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蓋周公以徐爲青州故也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縣望諸即孟豬也在睢陽淮水出桐柏今淮河也泗出魯國今泗州也沭出東莞屬瑯琊禹貢曰淮沂其乂是也蒲水草其地水多故產蒲魚禹貢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子禮反盧維音雷雍

釋曰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岱山東岳也今之泰山大野在鉅野縣或曰即今之南望湖也河謂大河泲即濟水盧當作雷即雷夏也維當爲雍即雍水也四種黍稷稻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汭如銳反雍於用反

釋曰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嶽西嶽也爾雅曰河西嶽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公劉曰汭鞫之即渭出鳥鼠同穴洛出熊耳汧隴之西多出美玉美石琅玕之類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音兮

釋曰爾雅曰燕曰幽州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今萊陽縣有

貕養津菑出萊蕪時出般陽賈氏曰幽州之河泲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蓋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爲濟則幽兗皆河濟所經之地也魚鹽近海故也天官有鹽人所掌者共膳夫王官之用而已此曰其利魚鹽禹貢曰厥貢鹽絺則鹽在古無禁後世有鹽禁非也四擾馬牛羊豕也三種黍稷稻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

穀宜黍稷紆於于反汾扶夕反潞音路

釋曰冀州在河北東西南三面距河故曰河內幷山在彘陂爾雅曰霍山之多珠玉今霍州楊紆未詳爾雅曰泰有陽跨澤水出長子縣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汾出汾陽詩云彼汾一曲潞出歸德晉地多山松栢所産柳子晉問所云是也其地男多女少

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音常虖音呼池徒多反嘔烏侯反

釋曰恒山北岳也爾雅曰燕有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固安五擾牛羊豕犬馬也○薛氏曰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纑西北多纖皮先王之於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産黍稷稻粱之異種卌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為之脩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

葉氏曰古之言九州者三禹貢之冀兖青徐楊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兖徐楊荊豫雍先儒以為商制也職方之楊荊豫青兖雍幽冀幷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幷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之九州不同也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言之職方冀州視禹貢為小以分冀為幽幷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兖之間是巳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巳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

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可知矣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今職方豫州之山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可知矣職方既以青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兖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兖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為幽幷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山醫無

閭醫無閭在遼東漢光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兹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藪其浸菑時藪養在長廣菑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耶瑯邪自萊山兹非幽之入徐乎職方曰兾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巡以為在扶風兹非兾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兾州分而為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為六其勢必不能如禹之舊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釋曰即大司馬之九畿也以其服事天子故曰九服詩曰侯服于周王畿司馬曰國畿藩作蕃○丘氏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服之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夾漈鄭氏曰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並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指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

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弼萬里之説周斥大封疆之説皆考古未精耳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

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七伯當作十一伯）

釋曰一州之地方千里以封國必大小相維今舉封國之大數言之以千里爲限則有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差所以表其千里也其實公侯伯子男之數封之以是爲準故曰以周知天下

薛氏曰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

里此廣封也職方兼屬國附庸之地而言之廣封者然以邦國千里計之方四百里則六侯餘四百里三百里則十一伯餘百里何也蓋地勢不能常如碁局之方特因侯伯之爵以里數封之而已餘里無所餘爲職方舉其大數然也周制天下之地凡五千五百里一千爲王畿一千五百里爲夷鎮藩之服封諸侯之地則三千里而已今此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各千里合而數之則六千里何也蓋職方氏特以封疆之數言之非有地里如此之廣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釋曰小大相維謂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爲連連有率二十國爲州州有正二百一十國王設八命之牧統臨而牧理之八牧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制其職牧監參任各因其材不強其不能也制其貢任土作貢各隨其所產不責其所無也

陳氏曰三代時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荊州之牧則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之

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初周公爲東伯周公既沒君陳不爲東伯行東伯之事至康王命畢公曰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成王崩時畢公率東方諸侯則是已爲東伯矣宣王中興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中伯在荊方叔在齊淇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寄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五侯九伯之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者則其弊有不勝言者

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

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釋曰王將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故職方氏前期警戒四方諸侯也守謂國境之內脩之平之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所務之職事則攷察之不使有曠職廢事也國有大刑謂討伐諸侯王之所行謂巡守所行之處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帥其屬上方氏以下而巡行前日所施戒令也十二歲不巡守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殷猶衆也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陳氏曰自古封建之灋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

載一巡守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五載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撣人訓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遠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率不灋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過通達皆係于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閒宣元以後稍還古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宰相則有掾史之行上下相察察之或匿如魏相敕掾史案事郡國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灾異郡不上達相輙奏言之是郡國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史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為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相息亮反
釋曰土方氏掌邦國土地之事領司空土圭土宜土化之灋以施邦國之政者也故土圭長尺五寸致日景者立八尺之表夏至則景尺五寸冬至則景丈五尺土地猶度地也以此土圭度地勢而相其可居者以建諸侯之邦國公卿之都鄙也土宜

謂九穀所宜土化謂糞種所用授任地者謂授諸侯任地之官與草人而令其耕種也樹王舍若掌舍設梐枑之時則於外周匝而樹爲藩籬也
王氏曰大司空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輔相司空建國之事而已大司空掌土宜之灋而土方氏亦以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則輔相司空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空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主於四方邦國故名官以土方氏焉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
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釋曰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非
誘而致之也方貢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厎貢厥
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若所謂錫有
遠迺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
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寶爲摯是也遠方有所獻
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迎之送往迎
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
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共用也治其館舍所以

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達之以節
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
以懷之也名官謂之懷方其以此歟
劉氏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懷萬方以
成蒸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
掌其送迎道路之給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恍
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
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育之義使之心懷而誠
服踴躍於內向而不知其已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
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好去聲
釋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往來相通不至阻
絕也通其財利使懋遷有無豐凶相易以相濟也
同其數器儀等一定權衡同律無異同也一其度
量使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也除其怨惡則講信
脩睦不相侵伐也同其好善則脩仁尚義一道德
同風俗也
原曰先王立合方氏之官見王者大一統之治也
事相通而不壅政齊一而不貳教道行而好尚正
則一統之治見矣是故道路財利通此合方之事

也未及乎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
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
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脩睦敦
仁尚義明禮興樂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教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
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釋曰道猶言也四方諸侯也大之爲政小之爲事
志其所向之善惡也皆言之於王傳道民臣所傳
說邪正利病之事及傳聞四方諸侯之事必爲王
誦之蓋天子耳目之官也正歲十一月歲首則布

其所傳道之善惡而訓之使去惡而從善也觀察
也察其風俗之變也故觀其新物以審民之好惡
則移風易俗之政必有所始者矣
原曰訓方者所以訓誨天下之諸侯也然誨之必
有所因故先以列國之政事孰爲崇讓孰爲尚功
又以列國君臣之志孰爲好賢孰爲忠諫又考之
臣民朝野之所傳說詳以告王則王之四目以明
四聰以達矣王乃以其所誦所傳所道者施爲絕
慾斜繆之教使訓方氏正歲布而訓于四方所以
正之歲之始也又觀其新物以察其能改革舊染

汙俗雖新與否三年則黜陟賞罰行焉如是則四
方之遠所聞者無非灋言所行者無非灋行道德
由之而一風俗由之而同矣夫先王之所以致天
下之大順而以中國爲一人者以有此具也孰謂
其官微而不足以爲大政耶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
使地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讀爲㼌 離若雉反）
釋曰大司空建國命諸公侯伯子男其封疆各有多
寡之數形方氏掌其地域正其封疆所以奉行大
司空之灋也斷而不絕爲華絕而不續爲離正其
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
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矣小國子男也大國
公侯也凡建國必大小相維錯雜而處各相統屬
故建牧立監以安之形方氏又使小國不得越分
僭慢而謹事大國大國亦包涵偏覆不驕不凌而
比小國則天下和平萬國以貞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灋有均守平則以安
邦國之灋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不使相侵而無有
㼌離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灋則形方氏
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是也大國不比於小國

則侵其封疆而有㼌離矣正之弗從然後詔於大
司馬而九伐行焉聖人之於刑伐必有其漸不得
已而後行以有形方氏爲之始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
釋曰山林在諸侯之國者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
陽孤桐是也利謂物之可充民用者害謂物之能
爲人害者須其名數于邦國使之各致其所産珍
異之物令充貢獻以供王之珍玩膳羞服用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
釋曰川澤亦在諸侯之國者川之所產有魚鱉之屬澤之所產有麋鹿之屬珍異之物如泗濱浮磬淮夷蠙蛛暨魚之類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邍與原同
釋曰地名如冀之大陸徐之東原之屬辨其名以知其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其肥磽美惡物之謂相其地可以居民立邑○大司空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邍師之所掌皆所以行大司空之灋者也除山林川澤四者有官餘丘陵墳衍原隰皆原師掌之

原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又設山川邍師於夏官以在邦國之山林川澤也故邦國各有虞衡矣使不立三師以掌之則珍異之物何由而致而疆界必瓜離於列國爭訟由之以起矣後人析入他官不亦繆哉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釋曰灋則八灋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姦偽之惡也反側背違反覆也匡人推達灋則以正列國諸侯而察隱慝使之無敢貳心忠誠一德以尊天子如是則無從匪彝無廢王度一唯王命是聽庶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撢 [illegible]
釋曰志者心之所之政事者心之所發巡行天下邦國以王所欲致治之志慮與王所行之政事以告語諸侯則可以宣德意感人心則天下之民莫不和悅而正向於王矣

原曰先王之於諸侯雖分之以土然所以防閑感化之者亦至矣既有合方氏以一其統馭又有訓方氏以明其好惡則其所以教之者亦至矣此又設匡人使察其有二心不忠反側者惡雖未形見於外其所以匡救之者預矣又立撢人之職以王之志慮與王之行事告之使其傾心一意以向於王夫遠則心貳驕則犯上勢所必有也王者於諸侯所以訓誨防閑之者如此之密則蓼蕭之嘉乎天保之至誠不有所自來耶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釋曰都謂王子公卿之采邑則國有司馬都亦有司馬掌士庶子者司馬司軍賦士庶子主宿衛軍賦者衆庶則民之籍於司馬者也車馬者則所謂甸出車一乘是也掌其政學亦猶諸子之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是也國司馬則邦國之司馬蓋都亦邦國之都也如王畿之都則聽於大司馬矣劉氏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在外既不屬於宮伯諸子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

司馬掌其戒令以聽國司馬奉其節制以進退討伐焉都司馬掌大都小都之士庶子者也家司馬掌家邑皆如都司馬之事但大小不同耳

原曰都家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各置司馬平時糾戒率令之使與事體教無有違慢則都家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無不統馭於王朝矣又其士庶子都家司馬掌其政學一如王國教胄之灋然後世禄之人無驕泆敗禮矣如有軍旅之事徵兵于都鄙則都家司馬率之而聽于國司馬朝大夫云治有不及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此聖王馭都家之灋所以必使都鄙之君無不循灋守則而成太和之治也豈有後世據邑要君之事哉

周禮全經卷之十

周禮全經卷之十

後學柯尚遷釋原

秋官司寇第五

秋肅殺萬物刑所以懲奸惡而整齊萬民也故立司寇掌邦刑以象秋故謂之秋官群行攻刼曰寇舜命皐陶作士命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刑以懲寇爲急也天下之亂有不始於群行攻刼乎故名官曰司寇官所司而至於寇則刑罰之事無不舉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釋曰禁所以防奸刑所以懲惡司寇司刑不言刑而言禁者刑施於已然禁防於未然先王設刑惟恐人入於其中故爲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則人有懼心易避而難犯故言邦禁也司徒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司寇掌邦禁又曰刑邦國者蓋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然後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大小司寇爲刑官士師至旅下士爲屬六十舜命皐陶曰汝作士穆王訓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古之刑官其名爲士至成周始以士爲司寇春秋時陳以避諱之故又改爲司敗其名雖殊掌刑則一故其屬之首必名爲士師鄉士者掌國中之刑罰猶鄉遂師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遂士掌六遂之刑獄者也每遂二人故總之十有二人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釋曰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者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釋曰主都家之刑獄者釆地在王畿四方故曰方

士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以獄訟爲主故
曰士云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釋曰朝士掌外朝之灋爲大詢衆庶主聽獄之朝
故屬秋官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釋曰此官主民數者非訟獄者而屬秋官何也書
其生齒登下之數欲生齒日多也生日多則刑日

少矣故刑期無刑雖設而民不犯此聖人之意故
雖殺民將以生之也此司民所以在司寇與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此官掌五刑之灋以詔司寇斷獄者
司刺上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刺殺也訊而罪定者則刑之其情可矜法可
疑者則從而宥之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約諸侯萬民以言語相約束者則掌其約劑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釋曰曲禮曰涖牲曰盟蓋以約辭告神殺牲歃
明著其信也黃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
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明誓獨行於天下此民
所以畔且疑也
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
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
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
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
疑周官過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釋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者而令玉錫石丹青之
出入亦總之焉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犯政爲惡曰厲司厲主盜賊之兵器及坐盜
賊之爲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十有六人
釋曰司寇祭祀奉犬牲故犬人屬秋官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

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釋曰圜謂圜土也猶後世之獄城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戮猶辱也既斬殺之又戮辱之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釋曰隸給勞辱之役者以罪人爲奴僕故在此司隸爲五隸之長

罪隸百有二十人
釋曰盜賊之爲奴者
蠻隸百有二十人
釋曰征南夷所獲者
閩隸百有二十人
釋曰南蠻之別名
夷隸百有二十人
釋曰征東夷所獲者
貉隸百有二十人
釋曰征北夷所獲者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憲表也主敷布憲法以昭示其民使之畏而不犯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也丘氏曰此言非天吏不可以殺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釋曰禁民不得相陵暴也王氏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廬野道之小室所以待行旅也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候館則館大而廬小野廬氏掌國野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野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清預反
釋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以掌禁戒之事故在於此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於勇反
釋曰掌隄防以止水者溝瀆澮之禁亦禁戒之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釋曰萍之草無根而浮以之名官主水禁取其不沉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釋曰王氏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寤者安能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未遠而君子之來朝或以夜未央未艾則司寤之職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箴之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烜火也王氏曰取明水火於日月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烜之而後明也然爟與烜皆火而司爟在夏官司烜列秋官者蓋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司爟於夏而司烜在秋官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徒歷反

釋曰條謂滌除也不觸之物狼藉道上者則滌除之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脩治也閭謂里門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拼制內外先王立官以脩治其事故名曰脩閭原曰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十官皆譏防盜賊奸宄幾防嚴則奸宄息所以清刑之原歟惟蜡氏司烜二官乃蠲潔與奉明水火之官爲祭祀而設者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釋曰冥氏掌除猛獸之害人者王氏曰欲攻猛獸必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以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釋曰庶者驅除蠱之害毒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

天下之民既庶且繁故設官以除蠱毒之害謂之庶氏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釋曰穴氏主搏蟄獸所藏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翨音翅

釋曰翨鳥羽鳥之飛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曰翨氏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釋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詩曰載芟載柞○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林麓也設虞衡爲厲

禁以掌之又置柞氏攻之者欲其材木為用則設
官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
化之帝者其山松柏斯兑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
脩焉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則
柞氏之職用焉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薙他計反是書薙或作夷芟夷蘊崇之皆去
草也薙氏掌夷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讀爲擿它歷反蔟倉獨反

釋曰硩擿也蔟巢也擿其巢而去之妖鳥不復至
矣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釋曰翦除也主除蠹毒者謂之翦翦斷滅之義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犮音跋

釋曰赤犮猶言捇拔除去之也主除蟲豸自埋於
墻屋之中者

蟈氏下士一人徒一人

釋曰蟈蛙也月令曰螻蟈鳴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涿涉角反

釋曰壺瓦鼓也涿擊也所以驚水蟲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自硩蔟氏以下六官今已去之

釋曰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也自冥氏至庭
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之害雖若傷殘乃所
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故皆屬乎秋官○陳及
之曰古之王者鐘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
養其外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
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儒生論之
以為無他事矣先王猶恐猛獸之隱伏毒蟲之竊
發狸蟲之潛聝水蟲之巧何皆是以害人身者妖
鳥之聲蟲黽之音亦是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
身養心為有缺則是數官之設非得已而不已者
也豕突來蟲黽當衛生雖當時所致亦王制有不
足耳所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以去妖鳥攻禜以
攻蟲物蜃灰以攻貍蟲牡蘜以去鼃黽炮土之鼓
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射妖鳥非明於庶物精義
入神者不能知也

原曰先儒之疑周禮者正謂此十數官之類瑣細
之甚非大義所關先王為此而設官有名爵有胥
徒且有官必有祿則是為民除害者甚微而厲民
為蠹者以巨此有識者所以謂周禮之決不可信

者在此也然不知先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皆鄉遂之民爲之故有此疑以愚觀之先王之於天下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故凡天下之民有一德可錄一能可使皆有以處之故凡天地間有害人之物利人之事天下之人各其物能其事者先王皆必使之致於用庶物之微或刑或害皆必處之各當焉裁成輔相其功正在於此烏可以其小而忽之其所設之官皆於民伍之中有善其事者使之任其職以其官之秩爲辨施舍之等而已夫豈如後世專專設官而廢其士任者哉故知能者在職之說可無疑於周禮矣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釋曰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中以止言語囂讙也此多軍中所用在此者以禁戒之事及祭祀亦用焉故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耆巨之反

釋曰此官共王之齒杖及耆老之杖咸其有功於耆老矣以伊耆名官者蓋古王者始爲蜡以息老物者號伊耆氏後王識伊耆之舊以名官及後世以其官爲姓焉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宗伯掌禮司馬掌諸侯之政令行人掌天下之諸侯往來交際之禮者以掌禮宜在春官以掌諸侯宜在夏官屬刑官何也蓋欲刑官以刑約束天下諸侯使不敢違於禮也其意深矣虞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析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賓論語齊之以禮齊之以刑亦此意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環猶圍也主賓客任器而爲之守衛○王氏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名雖同而意則異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釋曰通夷狄之言者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王氏曰化自北而南以言

其所致者遠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專掌四方賓客牢禮之數者不屬禮官以與行人爲類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訝迎也主迎賓客者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迓賓客爲主而已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釋曰交者主交通以結諸侯之好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所以立掌交之官也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釋曰掌察主督察邦國之事者言四方者毋方中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釋曰掌邦所致貨賄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釋曰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重故總名之朝大夫也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釋曰主都家之八則者也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按春官則有都宗人家宗人掌其祭祀夏官則有

都司馬家司馬掌其軍旅秋官則有都士家士掌其獄訟蓋都鄙之君皆在王朝而其國事皆王官治之所謂天子使吏治其國者也然則司徒司空何以無都家之官曰司徒縣師是也縣師專治都家之正官其祭祀軍旅獄訟又王朝之官治之所謂都不可稱國而分其權也先王之意深矣

周禮全經卷之十一

秋官上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詰起吉反

釋曰典常也法也民失其常則立灋以治之使復于常乃謂之典也苟失其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皆欲致之於中和也詰究治也新國者新造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用輕典寬其文法洪範所謂柔克也平國者已治之國其民已服其政故用中典不剛不柔洪範所謂正直也亂國者悖亂之國其民頑梗暴疾故用重典嚴其政刑明其誅罰洪範所謂剛克也夫先王以德制刑以刑輔德凡刑之所施如權衡之懸低昂隨物何嘗容心哉

何氏曰三典以明刑猶三德以爲治也然人君撫世酬物又不可執一焉新國固用輕典也不幸承刑政縱弛之後人有慢心若復以輕典治之是以水濟水矣必時出猛政懾服人心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也不幸承殘虐無道之餘人無生意若復以重典治之是如火益熱矣必除其苛政使人知有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用中典也然法度不脩姑息爲治則國勢寖微矣必脩明灋度振舉紀綱使臣民皆有所警懼子孫有所持循可也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不審於所用哉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釋曰五刑以野軍鄉官國爲序先遠而後近也上者必欲致其如此也糾者察其違於此然後刑之也故不先教之易以刑之野刑施於田野野以農功爲上而察其不致力者則刑之軍刑施於軍旅者兵以用命爲上而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鄉刑施於鄉灋之教以成德爲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孝爲百行之本也官刑施於官府者官以賢能爲上而察其不脩職者則刑之國刑施於王國者以謹愿爲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暴愿之反也野刑如載師閭師不耕出屋粟無職出夫布之類軍刑不用命者戮于社之類鄉刑以八刑糾萬民

之類官刑即士師之八成國刑即小宰以宮刑憲
禁于王宮是也古之刑師以五者爲類必欲遵得
之灋列之於先然後糾其不如灋而刑之禮刑表
裏之義也
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
故六卿分職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
範於後世者司寇之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富邦
國任百官生萬民者用野刑爲農耕也滌除也隄
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者
以成工爲上不致力爲糾也則冬官之政待之而

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者
則用軍刑爲搜旅也茇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經
也凡設民立政以尊國家者用命爲上以不死守
爲糾也則夏官之政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教典佐
王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者用鄉刑爲司徒以鄉
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
凡率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爲上以不
致孝爲糾也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
典以佐王經邦國治官府經萬民者用官刑爲六
官也六屬也府史也群史也凡役民以立其治造

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以不稱職爲糾也則天官之
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統百
官諧萬民者用國刑爲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
婦也朋友也祭祀也凡率民以踐其禮者以悖慝
爲上以不致恭爲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
焉五者國之大典聖人旦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
地而贊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典刑之正亦莫得
而成之也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
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疲

釋曰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
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邪惡已有過失
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罪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
困悔而知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
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於背以恥之所以啓其
憤而思悔過遷善也其能改者俾反乎鄉里而猶
不得齒於平民者三年欲其動心忍性深自懲創
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
一年而舍出謂逃亡也既不能改過又逃出乎獄

賊則寘之極刑蓋法有出圜土者殺之例也夫驅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圜土之設而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遠罪遷善哉

李氏曰人之為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波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顧忌則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漸也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造七報反

釋曰鄭氏曰訟謂以財貨相造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歟王氏曰兩造謂彼已有辯兩爭者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入束矢以明其直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不直知懲則訟何患於滋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為主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釋曰鄭氏曰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亦自服不直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以罪相告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節然後聽之節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各具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則無所偏信而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必三日而後辯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是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桎音質梏古毒反

釋曰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

之善也嘉石有文欲使罷民思其文理而改悔自
脩也罷附也未附於灋未著於灋也未在足曰桎
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王
介甫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
者則司救所謂衺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
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衺惡則爲其已
麗於灋也唯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
圜土教之也衺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
其未麗於灋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
諸司空則以强其罷故也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無任者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嘗是法
以爲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司空之役不
可廢也與其徑平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
爲利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
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
罪其長

釋曰肺石亦石也窮民夫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
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長謂諸侯若鄉遂
大夫長不肯通達窮民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之
以觀其誠又恐其冤也劉氏曰肺者氣之所由分
達乎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窮無告也猶國之皮
乙心之氣痹而不通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
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於肺石三日者審冤者
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上而罪其長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
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釋曰布刑者正歲布之正月始縣之也蓋先王制
刑欲使易避而難犯苟不顯示乎民而愚者或陷
於罪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必使民觀之者亦使其

知所避而已夫刑侀也侀者成也宜無加損焉必
於正月布行之者蓋先王雖原情以定罪因事以
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是故每年有灋度之
頒焉者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
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釋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
有約誓之辭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
官貳副也夫刑一成而不可變盟要如之且違焉
則刑之取也故司寇涖其盟書太史掌邦之典灋

則內史掌國灋國令之貳司會掌典灋則之貳皆
貳而藏之各以其事攷焉非特備失亡而已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
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
釋曰邦典三典也有新國平國亂國之差而輕重
之邦灋八辟之灋有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至議賓
之辟此爲卿大夫而設也邦成士師之八成邦汋
邦賊至邦朋邦誣雖爲士而設兼乎庶民也三典
大司寇掌之八灋小司寇掌之八成士師掌之尊
畀之序也豈六典八灋官成之謂哉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
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
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
之大事使其屬蹕 亨普庚反
釋曰犬金畜也秋官差之各從其類也戒之日卜
之日也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主之族姓也族
姓之與於祭則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
內而戒百族於太廟之內所以辨親疏也百官言
誓而百族言戒者百族不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
所以不聽誓而聽戒也納亨致牲也大司寇爲王

引導祭之日亦然明水火取於日月者水以配鬱
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凡朝覲會同之時行禮
爲王前導大喪亦然王氏曰明水火之爲物潔而
陰陽之精氣也所以致聖人精明之意於鬼神示
也而刑官奉之以其自潔而能潔於神也弗用命
戮于社軍法也司寇涖戮刑官之事也屬士師以
下蹕止行人也劉氏曰邦之大事役民衆矣所以
致肅也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一曰詢
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

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
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鄉許亮反長丁丈反
釋曰外朝在雉門外致萬民聚集之也詢謀也國
有大政心有大疑則臨外朝集各羣臣萬民而咨
謀焉國危謂兵寇交至詢所以輯寧之策也國遷
謂都邑不安詢以遷徙之宜也立君謂國無冢嫡
詢以孰可爲宗社之主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
府史也當咨謀之時天子南鄉三公州長北面帥
民也百姓北面咨君也不言三孤從公而立也群
臣在東而西面群吏在西而東面左右其事而已

王氏曰三公鄉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官俱在矣詢者詢之民也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次也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斷之於王也書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訊音信

釋曰五刑墨劓宫刖殺也聽獄訟則是非曲直能審克也能聽之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於法以附于刑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又從而用情理以訊之冀其有可以出之者或并其心服而從者至於十日乃斷之王制曰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囚使知其所犯審之而弗變乃用法焉則受刑者可無憾矣其謹之如是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為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子弟代之所以養其信義也人有信義則廉耻生於其心而不復為非義也此先王所以厚風俗正人倫也王族有罪不即市磬于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王氏曰命

夫婦不躬坐獄者貴貴也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釋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聲也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謂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觀聆不直則惑目聽謂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然皆以辭為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為先色氣耳目次之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釋曰辟灋也附麗也人之犯灋有親貴勳賢之屬則議其輕重以為辟有焉蓋卿大夫之屬也親王之親戚也故王之故知也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例賢有德者能有才者以國之賢能則不可與庸常同科功謂勳在社稷貴謂官居親近有功則或可掩過在貴則不遽辱勤則盡瘁國事者賓謂作賓王家吏之勤勞可圖後效既備三恪則

待以不辰此八者不幸陷於刑罪必上請而議之

不可遽行刑灋也乃理之當然豈撓灋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釋曰刺殺也謂獄成而殺之者猶懼其殺之失中也是以訊問於衆以蔽之訊之於羣臣羣吏庶民皆知其情之可以刺宥然後從而施其刑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者也其刑或上服或下服不失乎中焉上服則刑之重者下服則刑之輕者上服下服猶舜典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同也

李氏曰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爲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三年然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飢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其情亦哀矜勿喜烏可不審以及于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匙之以八議三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有外朝之法以詢于衆

焉必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意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上時掌反

釋曰大比三年大校比而計其民數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皆書之于版而登于天府也人數定則賦斂可知國用乃可制也蓋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之多寡以民數制之故也冢宰制國用而兼内史司會言之者内史執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邦之財用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釋曰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煑牲也前王而辟爲王開道除奸凶也小師王不自出之師屬亦士師以下也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益每夫有三征故即民數可知國用也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

者先王必有以報其生養之功冬成物之時故孟
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
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天討也王拜而
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於司寇言之者民之輕
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
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
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士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釋曰群士刑官也登中上其所斷之獄訟事實之
書必於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且示寘其書而

用刑不敢不謹也令群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
使之稟灋故也宣布于四方邦國都鄙也憲刑禁
則揭而示之使知所避也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
刑罰而使不犯也命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
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成會餘官皆以
歲終入其書司寇獨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
也且重民命也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
王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
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音佐徇以後反）
釋曰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
不用也故必輔之以禁欲民無犯於刑是右助刑
灋毋使罪麗於民也宮禁王宮官禁官府國則王城之
內野則郊野之中軍則行師之際凡五禁者徇以
木鐸使人共聞縣於門閭使人共見也古之禁書
不可見亦因時制之要在於使民無犯而已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
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
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釋曰禁者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者飭其怠
忽施於事為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道之使民
無進而麗於五罰也以五戒後之使民無退而麗
於五刑也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
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
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是也然誓者約束以
灋非特軍旅也祭祀誓戒亦誓也誥者開諭以理
非特會同太祝有誥誥於廟之類禁非特田役官
禁宮府皆有禁也推之則糾也憲也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釋曰閭胥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追閭比卒伍之濟渙然而散則同等者各不相上下惟以聯濟施之則先後大小各當其分而無相凌之患矣合者合其州黨族閭比之聯聯其居合卒伍之聯聯其人也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其合之法所以使之相安相受故也上下有序故相安先後有倫故相受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

此追胥逐寇伺盜之事於是乎可作矣慶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所以聯比之者欲其慶賞刑罰相及而已士師掌刑罰故掌合鄉之政如此云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釋曰官中政令刑官之中政事教令士師掌之以上師刑官之攷也察獄訟之辭府士上其獄訟不決之辭致於士師士師察其辭之曲直以告司寇斷之弊之既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則以法報於群士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汋止約反 撟音矯）

釋曰八成言士者以此刑皆治爲士者之成法也大司寇曰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即此八成也此言士彼言庶民者庶民可兼士也按此即冢宰以八灋治官府之官刑網見於大司寇其目見於士師汋讀如斟酌之汋撟讀如矯制之矯邦汋謂探聽微密斟酌爲姦者邦賊謂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邦諜謂陰爲反間刺探國事者犯邦令謂

故恃傲悍廢格灋令者撟邦令謂詐爲王言以布于下者爲邦盜謂竊取國貨以私其家者爲邦朋謂結私黨以亂政者爲邦誣謂造爲訛言以惑衆聽者凡茲八者皆治亂之階故專以馭士其慮深矣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音附 約於妙反）

釋曰鄭氏曰辯當爲貶猶朝士之凶荒慮刑貶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愚謂當如字荒辯之灋即移民通財民可移則移之以就穀或通財移

殺以䀹之即梁惠王所謂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此即古荒辨之法也糾守防寇盜也緩刑舒民心也凶年行其數事亦荒政之在刑官者耳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爲判書以爲之合約謂書其約信契謂官給券書以財獄訟必稽此四者然後其實僞可知也故以此正之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而省也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者此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釋曰勝國爲吾所勝之國謂先朝亡國也亡國社

稷亦祭之安其神也以刑官爲尸戒亡類也自治朝而退於內朝謂燕朝自燕朝而退於寢謂之燕寢燕出入凡非視朝大事出入及宮苑皆是前驅者前王而行辟者辟除行人士師爲之尚嚴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釋曰古祀帝亦用尸尸入門以槃匜盥水則士師沃之王將獻尸必就洗以致潔則士洎而增其鑊水以待小司寇沃王也刉珥用牲以釁也毛者曰刉羽者曰珥賓喪之禮皆以刑官蹕之致其嚴也

王氏曰大小司寇使其屬邦親蹕也士師帥其屬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行師而不從命令者曰逆從旅違陣而不用命者曰犯師禁治兵以嚴爲主故帥其屬而戮之正要會定計簿也歲終士師正之正歲小司寇乃命其屬入會故也去國百里內爲郊郊外曰野小師正歲帥屬憲禁令亦使之無犯故也

黄氏曰爲政至於用刑豈聖人之得已哉詳觀司

寇數官大抵鄉刑之意多用刑之意少設官之意蓋以刑禁民非以刑刑民也舜告皐陶曰刑期無刑成王告康叔曰辟以止辟如必察察爲以治獄聽訟爲能非王政之所尚也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不施其刑而功命德能愿之是尚不察其異而守孝職恭之是糾曰尚者開其向慕也曰糾者糾其過使之歸正也初何意於用刑也八辟麗邦灋其當刑故不可循情而違灋其當宥又不可記灋而忘功覲于灋者不出于私情附于刑者實在于公議又何心于用刑乎此猶曰刑不上大夫士節不

可不厲也至於萬民之有獄訟者使入束矢鈞金
蓋取其辭之直與其信之堅而後聽之豈非使民
無訟乎其麗于刑罰也士師以五禁左右之徇于
朝又書于門閭使之知所禁止以五戒先後之使
之知所謹戒此非刑期無刑乎大司寇正月書象
而使觀小司寇正歲帥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
則帥屬而憲禁令布憲則正月執旌節而憲刑禁
又有禁殺戮禁暴氏惟恐民之陷于罪也司刺則
訊群臣訊群吏又訊之萬民必其左右大夫與國
人皆曰可刑然後刑之如史民以爲不可小則宥

之大則赦之宥之則以其不識過失遺忘也赦之
則以其幼弱老耄蠢愚也至於死刑之不可免也
鄉則王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命六
卿會其期欲合衆議而免之也此正所謂辟以止
辟之義也故大司寇一官雖掌邦刑也而曰掌邦
禁周官亦如之焉則其殺刑也固欲詰姦慝刑暴
亂以格其非心也至於五刑之用豈聖人之心哉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
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
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釋曰六鄉之獄皆在國中而鄉士主之鄉之民數
亦掌于鄉士而糾察戒飭焉所以輔佐吾民俾安
于中而不至抵于刑憲也六鄉之民有獄訟則鄉
士聽之察其辭之虛實辨其情之故誤其有犯死
罪者有死刑罪者或輕或重既定則殊異其文案
斷罪之書以藏之又爲其罪灋之要辭如今之畧
節招情是也因旣伏罪仍至十日而無悔異乃以
職事聽于外朝司寇從而審之果得其情乃就外

朝斷之示無所容私也群士司刑之官皆在者合
衆官而參議焉不敢以獨見斷也各麗其灋以議
獄訟者群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灋
司刺掌三赦三刺三宥之灋故各麗其灋也王制
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其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見當時之所議矣獄訟
成士師受中者成罪已成定也合乎灋得其情之
謂中士師受其定罪合中之文辭也協合也和合
善日以爲刑殺之期肆陳也旣殺則陳尸三日暴

其罪則衆棄之且以懲乎未犯者免猶赦也朔謂
鄉士聽職于朝司寇聽獄之時親至外朝以八議
定其取舍亦不敢以己意廢天討之公也此足以
見先王之時有一獄訟所爲之士已聽之矣而司
寇又聽之羣士司刑又議之士師又受之欲免其
罪則又或王或三公六卿會其期凡更數人而後
成盖不敢妄加人以罪如此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
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夾六命反

釋曰祭祀喪紀軍旅賓客六鄉皆有其屬故帥屬
夾道而蹕以士官爲之欲嚴肅人無敢犯也三公
與王論道者若以國事至鄉則爲之前驅而辟行
人也大事謂軍旅田役之事若鄉衆鄉師治之而
鄉士則戮其犯命者掌刑罰故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
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
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
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

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
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
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釋曰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主之二旬而職聽于
朝去王城漸遠故其期不同焉令三公會其期者
殺於鄉也聚衆庶遂士則各掌其遂之禁令戮其
犯命者司刑故也六卿有事於遂則遂士爲之前
驅而辟行人焉餘見上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

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蔽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
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
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
釋曰郊外曰野自二百里至三百里大夫所食之
釆邑或公邑也三旬職聽于朝者去王城稍遠故
加十日也命六卿會其期者縣士職聽之時命六
卿往議之也掌禁令戮犯命皆如遂士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則主之

釋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則去王城愈遠其都家之主則王之三公及王子卿大夫皆身居王朝而食采於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內者設遂士縣士皆得以職聽于朝而方士則三月乃上獄訟于國者其主在國上於都家之主其主乃付於司寇聽其成也群士司刑參斷之情與灋相應乃麗于律灋以爲中然後士師受之士師又書其當刑當殺之成于案以備稽考又書其治獄之吏姓名以備反覆失實者蓋以其遠故特詳焉愶曰刑殺則各於其處以王命焉縣灋脩之者都鄙比居之灋至縣而止其夫家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皆如鄉遂不言鄉遂者大都不可耦國亦至縣鄙比居之灋惟於此見之故曰以時脩其縣灋也歲終又省之亦於閭里校比之事鄉士

遂士掌民數之意也方士在朝都家各有士在都家之中故其所治之獄訟各上于方士主之然後上于國也

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惟其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爾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也天之意也若天之意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有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仰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輙赦必於外朝與掌市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則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釋曰四方諸侯之來朝覲者有行人以掌其[illegible]
訝士以掌其刑禮與刑不可偏廢也四方之獄訟
諸侯之獄訟也諭刑罪于邦國告諸侯以所以爲
制刑之本意有治於士謂四方諸侯有獄不能斷
而獄疑辨事至者先造訝士乃通之于士師也亂
獄謂在外侯邦有上下相虐君臣宣淫者則往而
成之聽其獄正其罪以告於上也送逆謂始來及
去也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與行人逆送
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爲
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也誅戮暴客者客

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故誅之戮之客出
入則爲之道使知所往客有事治則爲之贊助從
事有成國有師田之事或討伐諸侯也則訝士帥
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
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
立族談者（長丁丈反 罷音疲）
釋曰外朝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王者詢衆庶群
士聽獄訟皆在於是焉小司寇掌其灋朝士掌其
位棘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于外者也槐
取其黄中通理暢于四肢臣德之至也孤卿大夫
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
比諸臣爲尊故位於右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
列於四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太師太傅太
保其位止於三故面三槐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
能自強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而示其辱故爾肺
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佑
之欲其伸故爾以鞭呼趨且辟執鞭以威之呼朝

者使之趨呼行者使之辟所以肅朝儀也慢朝謂
處班行而不肅也錯立謂班行不整者族談謂違
班位而聚談者凡禁慢朝者則使之欽禁錯立則
使之正禁族談則使之靜朝士掌外朝之灋振肅
朝儀者如此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
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
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
不聽
釋曰獲亦得也謂所拾得者也人民小者木齒七

歲以下凡貨賄人民六畜至於遺失有得獲者亦
於聽訟之朝告於朝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
反之至于旬則亦久矣於是舉之大者入于公小
者歸于拾得之人士之治有期日使来於外朝職
聽之以遠近節之故期内聽期外不聽亦息訟之
一端也國中一旬鄉士也郊二旬遂士也野三旬
縣士也都三月方士也邦國朞訝士也蓋民之獄
訟宜以時治苟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矣又況
獄訟追訴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

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
辭（屬音燭 傅音付）
釋曰責者責債其所欠也判書謂凡借貸者書其
數而中分之各執其一有判書可以驗其實故聽
之無判書則不聽者所以養信而息訟也同貨財
如令合錢與販者以國灋行之謂以節傳出納之
犯令者如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是也二
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刑罰惟施於犯令者不及其
儕也凡責者有判書屬責者無判書或有卑書曰
爲而責者則以其地相比近之人傍来乃受其辭

而治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
家縣鄙刑貶
釋曰軍猶攻也盜賊明聚攻剽鄉邑及家㑾辱者
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譈者不俟追胥之灋殺之
無罪仇讎之復雖出於私情苟同國不相避必將
報之不得擅殺必書於士罪昭著則殺之無罪非
擅殺也凶猶囧也貶裁損也王氏曰凶而至於荒
札而至於喪寇而至於戎皆故之大者其所制之

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邦國都家縣鄙
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
趣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也慮貶則財省殺則紓
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獨緩刑也慮
貶則非特省禮也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
宰貳之以贊王治

釋曰登上也民數司於刑官者制刑本以生民且
司民數則不犯刑者亦知懼此刑官之權也男八
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國中都鄙郊野合
王畿之內而辨其地之所著也異其男女知所以
成夫家也下除去也每歲之終必著其生去其死
然後可以驗其實也地官冬官之所按考大家田
萊之數只及於司徒司空以詔廢置誅賞而民數
則專以司民掌之三年大比則以民數之籍上司
寇司民軒轅之角星也孟冬祀之以保民使繁庶
也祀畢乃獻民數於王民爲國之本故王拜而受

之登于天府與宗廟寶共藏者民爲貴社稷次之
君爲輕故也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將視年之豐儉
以制國用而觀其土著治否之實也贊王治觀其
盈縮以考主民之吏之能否也
徐幹曰民數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
之數乃分九職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
可閱也然事役不均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
其心而人竭其力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
下無怨疾焉周禮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
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也如此今之爲政者未之知

恤也譬如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
力乎是以先王致六鄉六遂之灋所以維持其民
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賞罰相延及出入
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
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遁逃者有之於
是奸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竊盜大則攻劫嚴
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敢
不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起田役
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
措其惟審民數乎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
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劓魚器反刖音月
釋曰民之有罪者以五刑之灋麗之皆虧體肉刑
也墨者刻其面以墨窒之劓者截其鼻形不完矣
宮者男子去勢而爲奄女子幽閉而爲奚去勢者
去其陽幽閉者閉其陰蓋女子去其生本則幽陰
閉塞矣刖者斷其足使不能行動則惡何自施殺
則死刑也亦有異焉若司寇斷獄弊訟之時則以
五刑之書三千條件徃辨其罪之輕重所當麗之

刑而詔之如今律家所署灋矣此非精於灋律者不能也故特設其官焉○王氏曰周禮五刑之灋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以刑之灋詔刑罰所謂惟灋惟察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

原曰五刑之屬凡二千五百穆王訓夏贖刑曰五刑之屬三千班固以司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三千為重典然夏刑三千而死罪二百周刑二千

五百而殺罪五百則周之刑為重矣蓋刑非以為之數而分輕重之也刑止五而已行之既久人情事變獨詳故穆王有其屬三千之云非所以為重輕之別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亦擾後王之刑條為言也蓋五刑肉辟也肉辟之用虧人形體聖人誠有甚不得已焉者然亦本諸天理之極為天地立心為百世生民立命而制之也以五刑而論之人之為惡生於心必待形以運之然後其惡成焉聖人制刑辱其形所以懲其心殘其形所以制其心也然此聖人猶欲生之也至於罪大惡極天討不加人道廢矣乃殺之焉故嘉石圜土者勞苦之困辱之猶愛而教之能改則復之尚可齒於平人也至於墨劓宮刖以其終不能改也然後刑之惡心雖存不得肆矣故肉刑者天理之極人情之當至公至平之制也自二帝三王循而不廢世道之隆非後世所及者以肉刑存焉耳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遂廢從古帝王循守之大灋豈帝王好生之德不若後世之中主皐陶伊傅周召之仁智不若漢世一女子哉以無明見遠識之智狃目前之小慈不見天地聖人之心不顧世道之害故

耳噫肉刑其可廢哉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刺七賜反忘音妄旄音耄惷敕江反）

釋曰刺殺也訊而罪定則殺之訊問也掌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於衆人宥寬也赦舍也贊助也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灋其罪有被之五刑則已重加之鞭朴為已輕則宥而寬之故

有三宥之灋至於情之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有三舍之灋三刺者罪雖當死不遽殺之一則詢諸公卿大夫二則詢諸府史之卑三則詢諸國人之衆國人皆以爲可殺然後施刑焉三訊則於我無憾矣又求以寛之以豈其人之不識乎豈其人之過失乎豈其人之遺忘乎宥是三者則宥以寛之也又求之於心曰其人年少而微弱也其人年老而昏耄也其人惷愚而無知也有是三者則不止於宥而直舍之也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罰孚於外因灋以議罪

因罪以施刑情重者服上刑情輕者服下刑然後刑之殺之則彼我皆無憾矣劉氏曰今律三刺之灋皆存特不分職以專掌之而有審刑之官舉人之衍古今雖遠而其志同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釋曰約信也劑券書也以言語之信爲文書於券也治者定也恐其相抵冒上下之差故以約治之也神約謂社稷山川所命祀者民約謂賦貢力役所供者地約謂疆界所至山川所屬也功約謂王功國功軍功民功之屬不可忘也器約謂車旗尊彝禮樂所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所當執者有約以結其信有劑以固其約灋已定於先則後世循守者孰敢違哉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作衈藏仍吏反

釋曰大約劑邦國諸侯之約書於宗廟之彝器至貴至重盟諸鬼神也小約劑萬民約也書於丹圖

圖書以丹爲地而書其上古無紙也訟謂爭六事之約有不明不如始約而爭者辟開也藏約所藏也則開其所藏之約示之不信是踰約借奪也服墨刑踰約之刑大亂謂所借踰者大如并國旅泰山之類六官執受盟約之貳同開藏約之書以視之有不如約則誅之也約則約於人盟則約於神司約掌其約書於初封之時司盟則掌其盟書於既封之後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釋曰盟結信而誓諸神也載爲約而載諸書也凡邦國有疑而會同焉則司盟掌其結盟之載書與合盟之禮儀明神如日月山川是也北面詔之者讀載書以告之也既盟之後上其載書於天府藏其貳於司盟也王氏曰大劑則質諸鬼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盟則盡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爲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則必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爲結信之道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

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詛側慮反　爲于僞反）

釋曰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也凡盟皆北面詔明神大者爲盟小者爲詛詛咀也夫萬民之犯命者誅不信者刑何詛盟之有犯命不信以詛盟而免刑誅則人孰不從詛盟而覬免神誅哉蓋犯命不信爲人所訟無所左驗則難加刑故令其盟詛而自詛焉冀其不自欺於神耳此亦聽訟之一術也凡民之有約劑者謂與儕輩要約之事皆約書者則人既收其一藏其貳於司盟後有反覆至獄訟者則詣司盟啓貳以合之則曲直辨矣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也各以其地域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者謂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改司盟之設宋之大儒皆疑以爲信義不足自結而恃於鬼神末矣愚以爲惟此爲以信其爲治世之瀆王道之備也蓋惟世治然後民知自愛知自愛則畏禍畏禍斯敬信神明矣今有千金之子

雖使之破數百金不惜也違心而詛咀於神不肯爲矣司盟之息訟非治世之事乎苟末世衰亂民身且不自保何有於神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利之所在刑殺之且不懼何有於盟乎故先儒以盟爲衰世之事而王道所棄者殆未見於此矣

王氏曰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瀆者豈徒聽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心以誠相示知欽畏於神而不敢欺慢焉先王因其有欽畏鬼神之心而因以先之則必以蔽詛盟爲

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命
而詛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
補哉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以爲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常者之世已然
矣而作記者以爲誼盟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
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
之欽畏不足以臨之僥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
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
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所以知其必亡
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武父之

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
失之本求之末此其所以滋亂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
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
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釋曰石珵琨之類丹丹砂也青空青也上以政取
謂之征下以職共謂之貢受其入則取諸冬官所
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賦斂者辨其物之
美惡以知貴賤與其數量以知多寡也揭而璽之

者揭識其名物而封之以璽印也此蓋地征之物
入于職金宜在天官今在秋官者以士之罰金亦
焉也金錫可以爲兵器故入于槀人所謂受財于
職金以齎其工是也玉石丹青非所常用者故入
于玉府所謂掌金玉玩好之物是也要計書也入
其總數于大府也金罰即釣金貨罰司關所謂凡
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是也入于司兵給治
兵工直也然金亦可以作兵器貨可以市物料焉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釋曰供金版者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邸後版
屏風也以金飾之饗諸侯亦設皇邸承須如承神
也國有大事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則掌
其所取之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
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釋曰稱賄爲盜強劫爲賊任器者盜賊所用傷人
兵器貨賄所盜得之財物也賈而揭之定其價而
識之也入于司兵以充兵器之用也凡坐盜賊而

爲奴者男子輸于罪隸之官女子入于舂人稾人之官以役之有爵者不爲奴貴之也七十不爲奴老之也未齔不爲奴憐之也毀齒謂之齔家語男子八歲毀齒女子七歲毀齒曰未齔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牷音全瘞於例反幾讀爲刉珥當爲衈駹亡江反相息亮反

釋曰色純謂之牷體毛以告牲貫純也伏謂瘞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轢之而去也瘞謂地祭曰瘞埋也幾珥士師所謂刉珥則舂犬牲是也沈辜大

宗伯所謂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也用駹不若用牲之爲善故曰可也相犬祭知善惡者以屬有賈四人也牽犬者以屬有徒十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大而已凡田犬并掌故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釋曰罷民謂惡人不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收教者拘之圜土使省愆思善是所以教之也弗使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飾其躬也加明刑者書其過惡於背以耻之晝則役諸司空以勞之皆欲其自懲自艾也其能改者以罪之輕重爲久近之期而舍之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雖年滿得出而猶不得齒於倫類者三年所以深懲之也凡刑人必虧體罰人必虧財圜土之刑則加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傷肌圜土之罰則役之以事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也此之謂收教欲使之改過爲善人也

王氏曰禁民以刑者遏其惡於未萌導之以教者格其非於無過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先王有以教之於其始而後禁之於其終也司諫職曰糾其德行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是有以驅之於善也司救職曰凡民有衺惡過失則誅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其有衺惡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耻則以嘉石坐之有過失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改則以圜土納之先王始眷眷於教官

之訓敎而後凛凛乎刑官之誥禁況嘉石則曰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此則曰收教罷民不惟教之于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犯刑之後是雖國有五刑聖人豈輕用之也哉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梏古毒反拲婁奉反

釋曰凡囚凡以罪拘者梏桎拲三者拘囚之械也木其手曰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

重囚也輕者桎而已王之同族則拲其手有官爵者則桎其足以待斷罪及刑殺之時則告于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既告于王又適朝士盡以朝士掌外朝又得以詳審焉朝士以爲無可疑則加明梏於梏上書其所犯使見咸知其罪乃適市而殺之與衆棄之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當殺則拲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刑于隱者親親貴貴之義不與庶人同也

李氏曰先生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灋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灋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於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爲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施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于灋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illegible]反[illegible]比反

釋曰賊爲陰圖不疑者諜爲敵間深者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謂去衣磔之以示衆也殺其親者焚而燒之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辜而磔之不全其體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僵尸于市以懲不道陳尸三日然後除之盜之罪未至於死者亦刑于市以入之其他罪犯灋者亦刑

之于市也王之同族與有爵既言於掌囚此復言
之者掌囚待刑殺此則正殺之也軍旅田役有斬
殺有刑戮其灋亦如之焉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
髡者使守積髡苦門反積子賜反
釋曰黥者無妨於禁禦故可使守門截鼻者以貌
惡遠之故可使守關宮者人道絕故可使守內以
嚴內外之辨也斷足者驅較禽獸不能死守而已
故可使守囿王族無宮刑惡翦其類也髡頭而已
貨財積於隱處故使髡髮者守之王氏曰用刑人

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以全其生也使之以致
其用也先王之於刑人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
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
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
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
野舍之厲禁
釋曰五隸罪隸與四翟之隸也掌其灋則役使之
差等有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
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
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百官任用之
器亦為其民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
也服邦服以其所素安執邦兵以其所素習在內
則使之守王宮在外則使守野舍之厲禁皆司隸
帥之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刑之既明則四
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故使之守內外而不以為
嫌用其兵服而不以為虞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
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
之事徬步浪反

釋曰百官府與有守者則罪隸為之役雖充其役
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夫也牛助封國以牛助其轉徙也在前曰牽在傍
護之曰徬皆罪隸為送致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
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釋曰蠻役使養馬各以其宜校人其徒八十人王
馬千匹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
從其便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陳氏

可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尓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釋曰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也阜蕃教擾與掌

畜同事也掌子鄭氏曰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有守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釋曰牧人掌牧牛馬者也夷隸則受役於牧人以共犓垒之事焉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故貉隸掌與獸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釋曰獸謂熊虎兕象之屬不言阜蕃者猛獸不乳於圈檻也夷隸與鳥言故貉隸與獸言夷貉之人近於鳥獸故識其言也

原曰先王之馭夷狄也侵凌則薄伐之驅之荒服之外而已不窮追也其有慕義而來朝貢者禮而歸之而已其有或屈於勢舍其本國而來歸附者先王使之入于司隸每隸百二十人而不盡收可見矣其有材藝者如司樂作夷樂有韎鞻氏之類使之養鳥獸養牛馬食獸斋之也服其邦之服執

其邦之兵不使其混華夷也使之守王宮王門出則守王閑無非使之以賤役賤也先王之待夷狄意可見矣後世有夷狄願內附者加中國之衣冠命朝廷之爵秩令士大夫下之從中國之人民以處其衆傾中國之府庫以養之致使夷狄生心肆其技以憑凌中國宜乎中國莫能當也有逐帝中華之慘也今夷種之在中國也混於編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時遇北風彼固欻然起其故國之思為吾中華之害矣然後知先王五隸之意必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作其邦之樂者為慮深矣

秋官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釋曰布謂宣布憲謂刑憲刑以懲惡禁以輔刑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先王懼四方之遠不能周知於是設有憲之官正月之吉執旌節帥其屬以宣布於四方而憲于民以國之刑禁使家喻戶曉而不敢犯自邦國至都鄙以達于四海無不知國灋之常守也國有大事而

合人民則以國之刑禁號召命令之也刑者王政之本故丁寧焉達于四海者必書其刑禁之灋憲于民者達于方伯連帥使之各憲于所治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禁令者然後刑禁可以達于四海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釋曰司猶察也殺戮者上之施刑于下也下以非灋相殺戮及傷人見血而里閭壅不以告于有司者攘却獄囚使不得正其罪者止遏民訟使不得直于官者如此則姦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此四者告于司寇之屬而誅罰之是所以怙善良而佑窮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釋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虐其鄉里力正謂肴衆從也以邪為正撟誣犯禁謂撟誣罔冒犯國禁也作言語不信謂造為浮言鼓惑人心也王制曰析

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凡此皆害於正教敗壞風俗者也故禁暴氏糾之以告於司寇而誅之宜矣大衆所聚有犯禁者則戮之以徇于衆奚宮刑之女為奴者隸男子為奴者其聚出入有陰謀也則司以察之收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犯禁則戮之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 欜音託 擊音記

釋曰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者謂循行脩築使不陷
絕而車馬可通于畿也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
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所以待賓客使命之
往來而遺人掌其委積野廬則掌其廬自國及郊
自郊及野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
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為藩蔽所以待賓旅也守涂
地之人廬傍居民也聚而擊柝所以防暴客也相
翔如鳥之翔而後集相視翔玩觀伺欲為寇盜者
誅之以禦姦也輂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不得
行也舟車行於水陸偶相值而輂互阻礙則因其

先後之叙以次而行勿使爭先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横行徑踰
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〇凡道禁邦之大師
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〇不時者不物者
釋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為辟尊王命也有爵
者至則在所承故為之辟敬王官也横行妄行而
暴禾稼者徑踰捷出而越隄渠也皆禁之國有師
田之事而修道則比校其夫役道禁道路有禁令
野廬氏掌之不時謂行作失早晚之時不物謂操
持非常之物幾禁之者備姦人内賊及反間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
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
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致揭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
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蜡清詐反
骴以賜反縣音玄
釋曰骴死人骨也除者屏而埋之不令[illegible]
蹔道途也蠲潔也大祭祀所以致精神之至以交
乎神明之德不以哀樂惡欲貳其心又去物之可
以昏憒其志意者故令州里凡不蠲之物則除之
受黥劓之刑者罔梏拳之具者服衰麻之衣者則

禁之不使接於耳目也大賓客如之承賓如承神
也有行旅死於途者無人收歛既為歛而瘞之又
削木書其日月植于瘞所使其親得以識而取之
也地官閭胥里宰之屬也有衣服任器則縣之骴
禁如孟春埋骼掩骼之屬蜡氏掌之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
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
沈者阱在性反擭胡化反
釋曰溝瀆澮池田間畜水者也穿地為穴以陷獸
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食獸入陷者使足不着

地謂之撈春令爲阱擭以農事方興恐禽獸害稼也故預爲防之溝瀆防旱潦也故禁之恐防水利也皆利民也秋農事已成故令塞阱杜擭使行動恐害人畜也禁不得爲苑於山使草木成長也禁不得毒餌於澤使魚鱉蕃育也此皆利民之事聖人設官司之撙節愛養之道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譏酒謹酒禁川游者

釋曰國之水禁謂朝廷所用之水泉禁之不得與人民雜取導朝廷汲水泉爲賓客祭祀之用也酒者朝廷之酒既有酒正以下司之民間之酒民

造釀之濫費買之度亦譏察之恐不如禮而傷人也謹酒者無使飲酒無節至於沈湎也禁川遊無使人狎玩於深水恐至沈溺者是水禁譏酒則欲水與酒之潔清謹酒禁川游則恐人之沈溺溺於酒猶其溺於水也○王氏曰譏酒則於飲酒徵察其不節者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曉周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釋曰此施於國中者掌夜時者掌夜漏之早晚也然漏箭之早晚升降亦有不應天時者必驗之於星爲故以星之見也爲夜星之沒也爲晚而詔守夜之士嚴夜禁之禮焉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爲晨星未沒而行則禦之夜已深而行則禁

之夜而遊遨惑衆也故皆禁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夫方符反墳扶云反竁昌絹反

釋曰夫遂陽遂也鑒方諸也二者皆鏡屬而其體有方圓之不同先王於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以陽遂取火於日以方諸取水於月蓋欲得陰陽至精之氣以將其誠致其絜也明齍以明水爲齍盛也明燭以明火照饌陳也共明水以明水爲玄酒也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樹於庭中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也中春火星將出之時以木鐸修火禁謂人戒火也軍旅脩火禁大衆所聚尤宜致謹故也屋誅謂不殺於市而誅於甸師氏屋舍之中所謂刑于隱者不令衆庶見也則王之同族及有爵之刑也竃爲壙以埋其尸也明竃蓋揭其罪於竃上若明刑明梏焉或曰屋誅屋幽深如竃蓋土室之中司烜氏以火爲明而後行誅故曰明竃以掌火也亦通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太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釋曰執鞭所以爲威趨辟者以辟除行人使之避尊者也王出入則用條狼八人趨呼使避公侯伯子男皆有之卿大夫不用者君道也誓者君將行命條狼氏執鞭以誓於衆君行貴嚴肅也君登車執鞭趨前君命之誓僕右驂乘者誓曰殺言不謹則殺罪也其次則馭車者誓之曰不謹則車裂之其所有事也大夫謂戎右節服氏皆以大夫之服

蓋以從王非真大夫也關者嚴謹之意敢不嚴謹則鞭五百也師者君行師從人衆也故誓之曰敢不奉紀律鞭三百也君行則太史小史從故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者以太史知天時君之行止皆係於太史也故謹重如此然誓雖曰自近而遠然王行則八人夾王車曰誓則同時誓而後行也誓之詞非實也言此以肅之耳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𣝗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譏（粥育）

釋曰閭有閭胥矣又設脩閭之官以守閭門宿有止宿之屋有行馬之互有擊柝之𣝗脩閭氏掌比校此三者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伺盜惟田與追胥竭作則正卒羨卒偕行脩閭氏比之欲其偕出也其不出者罰之能擒捕有功者賞之徑踰行不由正道踰越垣墻者持兵被甲而趨走者躍馬駕車馳騁於國中者皆不遵灋度及惑衆也故皆禁之國有兵喪之故則令守其閭互以備不虞也執節者輔命而行不待幾察也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

八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釋曰弧張機弩置罦之屬阱坑坎也擭機於坎也靈鼓六面鼓也鼓之使驚阱擭也須者額之須備者謂爪也攻猛獸者旣爲民除害又資其物以利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蠱音古 禬音潰）

釋曰蠱毒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療之瀍也以攻說禬之者蠱有神用巫醫祝禁之也今百粵山谷之間有蠱有神蠱豈自古有

之歟嘉草攻之者用藥草燻之草有善制其毒者其草未聞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病則用之而庶氏比其優劣焉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釋曰蟄獸熊羆之屬有絶倫之力冬則穴處乃可攻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以誘出之而後可得旣得之則獻其珍異皮革如爪牙可備用皮革可製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掎居綺反 翮户革反）

釋曰猛鳥鷹隼之屬取猛鳥者或以鳩鴿誘而致之或以匹類媒而招之鳥來下則掎之謂係其足也旣獲之則獻其羽翮以共用也王介甫曰攻猛獸以除人物之害焉非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止以除爲主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釋曰攻治也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

之地皆可宅居民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政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其皮也凡木生於山南爲陽生於山北爲陰夏日至陽之日也陽木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陽而死且不肄焉冬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肄焉化欲使化而爲土也變其水火者陰木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蘖薄於陰陽相殄之氣化而爲土矣政令卽刊剝之期水火之變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

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釋曰柞氏攻木薙氏殺草皆所以爲田也春如萌芽則以鎡基鉤其生而夷之夏漸長茂則以鉤鐮迫地而刈之含實曰純秋芟其純則實不成矣冬則以耜去其根使不復生也欲其化化爲土以火燒其所芟夷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是也

按舊本薙氏之下有硩蔟氏翦氏庶氏捆同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六官之名蓋異職事不經後人附麗以甚先儒疑周禮皆在此今出之置考工記之後使覽者明其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囂五羔反嘂音叫

釋曰掌司囂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喧嘩也大祭祀貴嚴肅故令禁止無讙囂軍旅田役令銜枚枚如箸爲繣以結於項不使之言語有聲也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言静肅也聲大而急曰嘂聲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嘆聲悲而傷曰嗚禁嘂呼嘆嗚及行歌哭者爲其惑衆相感動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咸音函

釋曰咸函也所以藏杖也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旣事乃授之軍旅授杖有爵者尊其爵故授杖以指揮兵衆不必老也共王之齒杖者王以齒而賜老臣之杖伊耆共之也鄭氏曰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按此二官銜枚禁止言語宜在秋官也伊耆所以優老也何以在秋官蓋秋者陽氣自消之時五十以後向於老矣此伊耆氏所以在此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襘以補諸侯之烖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覜通予反閒去聲脤上忍反襘如字

釋曰大賓謂六服之群辟大客謂列國之孤卿禮以本言儀以文言對舉之互文也春見曰朝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曰覲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曰

宗則陳其謨之是非冬見曰遇則合其慮之異同時見曰會非朝覲之常期而相見也則微其師旅以施九伐之灋殷見曰同當十二歲王不巡狩而諸侯皆來朝也則考其制度亦如方岳之禮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政事焉黄氏曰諸侯平時無事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灋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捨已一於市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蓋如此耳時聘殷覜此二者王見諸侯之使臣也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諸侯使卿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慝猶惡也閒問歸賑賀慶致禬此四者王者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有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賑所以交神之福以賑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諸侯有喜也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災也致禬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也王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閒問歸賑賀慶致禬四者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愛王者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疑猜間貳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繅音藻軹之氏反食音嗣積子賜反勞七報反信音申

釋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凡諸侯來朝之禮曰圭璧執之以見王考

也綏多所以維王者也曰冕服者冕所服之衣
也曰常所建之旌旗也斿其為緌垂者也樊纓馬
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焉就成貳車副車
也無飾者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
牲備為一牢擯所使傳命相禮者也朝位謂大門
外賓出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王始立大門內交
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飢殺末也廟中將幣謂行
朝禮訖乃行三享在受命祖之廟也三享三獻也
皆束帛加璧庭實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和
鬱鬯實彝而陳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

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賓
乃酢王也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凡九也九舉者
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出入五積謂在路供
賓來去皆五積每積有牢禮芻薪米禾問不恙也
勞苦倦之也凡此數者諸侯之禮皆同而有隆殺
之等上公九命故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
禮以七為節子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為節前疾者
轅曲中在軹之前衡之後侯伯一祼而酢者賓酢
王而已后不祼也子男一祼不酢者則有禮無報
畢不敢當盛七獻五獻則七於飲燕以獻為節七
樂五舉主於食故以舉為節此所謂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
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釋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大國之孤未誓於天子
未君命而朝則以皮帛為贄次於子男之後不交
擯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也廟中無
相謂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也以酒禮之

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卿各下其君二等
君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大
夫又各下卿二等士又降於大夫一等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釋曰諸侯之國其道路有遠近之殊故朝見有疏數之節至其所貢物亦因其土地之宜來必其國出某物而限之也此因朝而貢乃執摯見王之禮非九貢之物也小行人春入貢是九貢之物歲之常貢也大行人之言亦舉其槩耳父子相繼謂之世蕃國無朝見之期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然後一來見其所貴寶謂其國所產貴重之物則以爲摯如島夷之卉服西戎之織皮是也王氏曰自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爲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所貴

寶爲摯者辨於治內而畧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六歲之差六貢六物之異正所謂遠邇之期土地之宜焉成王訓廸厥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侯甸男采衛而言也而行人於六服之見則及於要服者其治制禮之時爲已備矣其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又能入貢來見焉則致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今詳爲智

釋曰撫猶安也上諸侯朝天子之事此天子撫諸侯之事一歲者巡守之明年爲始也存者問其安否覜視其治效省察其風化也皆王遣使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南方爲象通言語之官也胥有才智者辭命　辭之命也故七歲則以屬象胥通五方之言語達九等之辭命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按九歲則屬瞽史達六書之名所以同其文也聽六律之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節六節也

度丈尺也量區釜也牢牲若掌客之所職數器銓衡也灋八灋則八則十有一歲王將巡狩之時則列國之瑞節度量牢禮數器灋則有不一者大行人從而達同成脩以齊之爲明年巡狩考制度張本也十二歲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考禮正刑大明黜陟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此皆所以撫邦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

朝也

釋曰王事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禮籍餼饔食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大喪諸侯入弔臨者脊斬之服俯踊之節必教告而相道之列國被寇戎而來告者受其幣而聽其告急之辭以達于王也凡諸侯之邦交謂鄰國之往來也小聘事大夫以比小聚聚之文謂聚之恩以相愛相接也各有疏數也小聘曰問殷中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

以習禮考儀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若問聘則遣臣而已

呂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也所以愧厲之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馭諸侯必使相交以脩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爲之升降之文酬酢之節盡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悍也故不安於偷盜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耻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其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釋曰禮籍所載諸侯名位尊卑禮節降殺之等也四方諸侯之使臣來按籍以待之貢天子所食列國之貢是歲之常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也春而入焉功考績之功也若令討文書斷於九月其甚激也曰獻者因於春而比於秋也王

親受之國之所重在此也入王入朝于王也諸侯來朝其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禮及其既至則有致館將幣之儀皆王遣公卿以示誠意之厚小行人但爲承擯耳承次擯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賓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釋曰大客則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自言也小客則受幣而聽辭者受其贄幣入以告王所爲來之事也適之也王撫存四方遣使則受灋於小行人

使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禮者乃臣
事君之禮存覜省聘問次者臣撫臣之禮賓五者
四謂之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
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
節皆以竹爲之
釋曰達之者使之四方皆齎瀆式以齊等之也龍
虎人皆以金爲之金取不變之義也旌符管皆以
竹爲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不言璽節則貨賄非
小行人所掌不言玉節角節則守邦國都鄙行人

非所達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
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則自外達內言之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釋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合同也
六幣者諸侯所用以享也諸侯之致享內盡其誠
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合六幣也五等諸侯
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
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

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薛氏曰言合者兩兩
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
陽類也乾之所爲故合以馬璋華也文明之方所
用皮有文也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
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
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釆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
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
爲黑謂之黼故也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
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爲之合六幣爲所以和
其好故不使之乖也○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

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
六幣以致享摯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舉焉諸
侯之好故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釋曰天子之於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此賻補賙委
槁襘哀弔慶賀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以治其事故
也病曰札死曰喪則在所賻補謂以禮傳之爲賻
助其不足爲補也穀不熟曰凶[illegible]而爲荒凶荒

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
也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
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謂之役師役則在所禜禬
犒其勞則謂之犒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大宗
伯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在
所慶賀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禍
烖則在所哀弔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烖是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

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
釋曰慝惡也猶圖也行人之適四方必采其風俗
美惡條錄爲書以報上焉所以廣天子之視聽詩
皇華所謂諏謀咨詢即此是也猶後世遣直指使
者巡行天下採察風俗政治美惡以報於朝以行
黜陟也諸侯之政孰有利於民孰有害於民者錄
爲一書則興除之宜在是矣禮俗也政事也教治
也刑禁也諸侯所行有順逆從違錄爲一書則慶
讓之道在是矣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諸
侯罪惡有若是者錄爲一書則征誅之舉在是矣
札喪凶荒厄貧侯國有是者錄爲一書則王朝所
當卹者在是矣康樂和親安平侯國有如是者錄
爲一書則王朝所當褒賞者在是矣凡此五事皆
每國辨異之以爲使歸反命之獻焉則王者所以
周知天下之故者此也王氏曰聖人以天下爲度
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
下之故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
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
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衍究而悉舉故爲之書具

五物以述其事以反命于王則先王所以同四海
於一堂之上者不可謂知要乎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
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
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
幣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釋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會
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三成二

重也宮爲壝土以爲埒其門以棘爲之覲禮云諸
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蓋壝上爲壇壇外爲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蓋聖人身爲天地之主雖
爲萬國之君雖能使之四時來朝不敢當其獨尊
于已也故其朝于國中則仰之以奉宗廟祭祀也
其會于郊外則仰之以拜日月山川也所以教尊
尊也詔王儀謂王旣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
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就其旂而立朝位
王南鄉向明以聽天下也上揖則推手小下之庶

姓無親者也時揖則平手揖之異姓則王之姻親
也天揖舉手揖之同姓王之宗族也及其擯之詔
擯諸侯以前王也各以其爵之尊卑爲降殺壇有
三重擯公於第一重侯伯於第二重子男於第三
重其將幣以享亦分三等其行祼將之禮亦然所
謂上公再祼而酢是也朝享畢而燕則諸侯毛諸
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朝事尊尊尚爵燕
則親親尚齒貴貴老老之義也貴貴者禮也老老
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齒德同爲天下之達尊也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
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
致飱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
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
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
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
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
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釋曰行人所掌諸侯朝于王撫諸侯之禮司儀所

掌諸侯相賓及臣交聘之禮諸公相爲賓謂相朝
也賓所待止則積問聞則問行道則勞皆使卿大
夫致之主國始聞賓入境於其止宿則有五積以
其聞問則有三問賓三辭之者不敢當也拜而受
之敬主君之命也九擯陳之而已矣燕所事於交
擯也再勞者以道途之苦故遣使再勞也三揖者
謂入門當曲當碑也拜辱受其勞拜送送其使也
賓至于郊則主君出郊而勞於是有交擯之禮賓
上各陳九介使之傳辭也三辭不獲賓乃乘車出
舍門而迎之既見則下拜迎謝其屈辱而來也於

是三揖以俟來一讓以致饗然後升堂拜受其勞也主君之去賓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賓乃再拜送之也將幣賓致幣以享主君也車逆拜辱主君乘車出迎而拜謝其來辱也車進答拜賓乘車前進而答拜其迎已也相主之擯賓之介也及廟唯上相入以詔禮也授幣之授當作受主君拜受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朝享而出主君諸賓就車每一請則車一進欲遂送之也三還三辭謂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三辭不獲則告避也熟食曰飧生物曰餼遂去乎畢

而歸其玉也致贈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送賓至于郊也郊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為主而主為賓矣故擯之之禮與主國同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客視其命數為禮之隆殺其行禮之節亦同於諸公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至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送客辭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辭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辭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賓使者當為擯從力刃反

釋曰此諸公遣其卿聘於鄰國之禮也賓至境則主國遣使致積賓至郊則主君遣大夫迎勞賓三讓而升堂聽使者傳命畢然後下堂而拜命升堂而受幣也主之勞賓用束錦賓既至則遣卿致館

其辭讓拜受皆如郊勞之禮三辭者辭主君以客禮待已也主君拜迎而客辟者不敢當主君拜也及廟唯君相入者客乃臣也故其相不敢入也客登堂主君拜其至客三辟者逡巡而三退也賓既享聘主君以禮禮之賓奉束帛請覿所謂私面私獻也問君問其君之無恙也再拜而對者敬所尊也問大夫問其大夫之無恙也對而不拜者已同列也勞客者勞其行道之勤也再拜稽首者謝主君勞已也君館客者以賓將去故就館省之也辟介受命者賓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辟則前而受命

也遂送者主君拜以送客也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出亦三積也侯伯子男之臣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其儀同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釋曰禮儀見於容貌辭命見於問答餼牢禮之常也賜獻禮之加也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降殺

以兩也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賻贈之禮凡列國往來之禮以邦之大小而爲幣之隆殺以幣之隆殺爲禮之厚薄日出爲朝日入爲夕主西南也客北面也爲行人而擯相者視賓主所向隨機旋轉不正面主不背客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兵則周官關氏禍患豈不預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難去聲焉如字

釋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小事小禮也媺福慶也惡凶荒也無禮小使而無大禮也謂諸侯小慶弔也必以旌節爲國使而行雖小事必以旌節爲信也道有難謂在途有疾或他故不以時至然必達之於所往之國王命不敢廢也居於諸侯之國則凡行人煩勞汙辱之事皆掌之焉若止行人爲使則爲之介以行夫爲行人之屬役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㯻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釋曰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謂旌節館謂侯館令野廬氏也有任用之器則環而守之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之或曰環人自以路節出入故門關不得而幾也畿王畿四方之界賓客來則逆之去則送之至疆而止不越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

焉以和親之君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當爲擯

釋曰國使謂審國之臣來朝聘者傳王言而諭說者以象胥知四夷言語也和之親之使其心歡悅也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不謂之大不王者非王政所加故也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跪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傳之者謂其外國之言辭傳以告于王也凡其出入迎送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爲之擯而詔侑其禮儀也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釋曰與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哀臨之禮儀而正其坐立之位遇有軍旅會同之事則受其幣而以賓接之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也國之大事莫大於戎有戎事於四夷則命諸侯使之致王愾焉次事則或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也若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何氏曰夷狄雖在荒遠然羞愧之心好惡之情亦與中國不殊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則相率而悅服矣不然則執干戈以犯邊境者豈其微哉凡伯不賓而有楚丘之伐駒支有蕃而得與于向之會謂夷狄可賤簡耶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

釋曰四方之賓客其名位不同故其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亦異政治王朝之典禮也王合諸侯而行饗食之禮則具十有二牢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皆用王禮之數也庶羞百品莫不皆具厚其禮也上公九命作伯者用十二獻者優尊之也王十二年而巡守則列國皆朝所過之國供王之膳以牲則犢貴其誠也犢繭栗之犢與祭天同共王之百官則具百牲以多爲貴也王之從臣其三公之禮比於上公其卿之禮比於侯伯其大夫之禮

比於子男上之禮比於諸侯之卿庶子之禮比於
諸侯之大夫隆殺之等各有所眡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
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
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
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
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
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

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八籩膳太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牲當作腥車皆陳之車字衍文籔素口反秅音妬
釋曰此以下皆諸侯相朝主國待賓之禮也眡飧
牽所共如飧之數牽牲以往不殺也三問皆脩於
其始至相問閒則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
也群介行人宰史皆公所從行者也致問之始亦
有牢者尊其君以及其臣也簠所以盛稻粱簋所
以盛黍稷豆所以盛菹醢鉶羹器壺酒器鼎烹飪
之器牲當作腥謂腥毘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

死牢已殺者也牽則生牢也十斗爲斛十六斗爲
籔十籔爲秉一秉十六斛禾四秉曰筥十筥曰稯
十稯曰秅乘禽雉鴈之屬自賓始至以及歸饗燕
食皆三君有故不親饗燕食則遣大夫以酬幣致
君饗禮以侑幣致其食禮所以將意也上介有禽
獻以其在諸侯之臣爲尊故優異之也夫人致禮
助君養賓也卿皆見者見于賓也膳大牢亦所以
助君養賓也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
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

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
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一
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
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
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釋曰侯伯之禮殺於上公子男之禮殺於侯伯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於公也致禮於子男殺於侯伯特言膳眂致饗者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饗之禮亦不復饗也卿之膳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子男獨言親見者大國之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見之乃

致膳耳爲國客謂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待之之禮亦如凡介有饔飧餼以其爵等爲牢禮之陳數同科也

黃氏曰先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饗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逆送之示其勤愛而弗敬是以獸畜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况其愛之乎拜揖辭讓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筭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登陛以出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釋曰國新新建國也荒凶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札喪民疫厲也在野謂野外忽遽禮物不可卒備在外禍亂出避也凡此數者禮從省約不求豐備也朝聘之賓死則主國爲之具而殯之喪用饋奠之物也賓在主國聞親之喪則饗食之禮不敢受而受芻稍以給人馬者不可辭也牲當作腥主國有喪不受其熟食而受其生物者有喪不忍煮煎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

聚㰀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釋曰等籍者九儀差數之籍也有賓客則以其籍數而為隆殺之節焉戒官脩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積委之芻薪戒之使蚤正豫備以給賓客之用也士訝士也聚㰀令折㰀氏也及委則令致積以王命致于賓也賓既就館則次于舍門之外待事于客通其所求也前驅道之以如朝也詔其位告賓以位處

也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及退亦復于王所謂賓不顧矣是也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釋曰賓客之治謂欲理國事也以告乎訝訝謂如朝而理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徒屬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也送亦如之送至於境如其前驅聚㰀待事之屬賓客之爵命不同王所使訝賓之臣以爵命皆卑一秩卑而迎尊也賓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治令逆送賓客之政令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知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伐之戒辟音避

釋曰節以為信幣以為禮持節與幣巡行諸侯及萬民聚居之處道説王者德之所存意之所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使臣民皆知王之所好者德善

而行之所惡者邪惡而避之又使王知諸侯之所好達萬民之所悅則上下之情莫不通矣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諭告曉也九稅之利必有九職共貢賦以盡臣職之利也九禮之親必結九儀之好以相維持也九禁之難必知九灋之禁則免於患難也九伐之戒必畏九伐之灋則免於刑戮也皆其職通上之情使其下之必遵成下之義使其上之必從者也王介甫曰九稅之利使知樹藝九禮之親使知分守九牧之維使知聽令九禁之難使知避禁九伐之戒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巡邦

國而論之揃衛蓟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讞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愚謂九稅九禮九牧九禁其目皆見大小司馬之職掌與九伐同而今亡矣

掌察 闕

監掌督察邦國之事者諸侯有廢壅犯令者則告于王而誥之

掌貨賄 闕

諸侯之朝聘有時幣帛之往來有數若非朝聘之期以貨賄私交者主壅所禁也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

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者則誅其有司

釋曰掌都家之國治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也日朝者日日在朝以聽受國之事故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君謂都家之君長謂都家之吏王國之政令當行於都家者朝大夫聽而受之以告其君長而行之凡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朝大夫以達於國若事之大者則其君長當自稟命不可因朝大夫也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者達之故也則誅其有司都家司馬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過蔽塞之患哉

都則 闕

都則掌都家之八則者也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後學柯尚遷考定釋原

冬官司空第六

冬者四時之終終將復始萬物胚胎於此不冬則無以為春矣故司空名之曰冬官司空掌土名為空者土欲其耕治以養民不欲其空者也故立官帥民耕治之曰司空鄭氏曰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以掌邦事亦所以富充空家使民無空者也亦通自漢以後以司空專掌工作由劉德補以考工記故也夫工作之事已在庶職豈可以司空當之天官事職所謂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何謂乎故今直去考工記而司空之職具在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釋曰此四十字臨川吳氏倣五官之例而補之者也不曰邦土而曰邦事者司空治水土立民職所以為國興事也邦國曰富者土有人力則財用出矣邦國所以富也

事官之屬大司空卿一人（此十字愚依五官之例而補之者也）遂人（即小司空也以主六遂田野之事故更名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釋曰小宰官屬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今此大司空與遂人非冬官乎自遂師至旅下士非其屬六十乎至於府史胥徒之數無一而不與五官同且諸官下士雖多無旅字惟此有之是六官所以別庶職之驗也則知遂人以下為冬官無疑矣去籍之亂尚幸此章之不泯使百世之下得有所據以明乎戰國亂經之非得有所考以復乎冬官之職用息乎牽合補贅之弊大典以復以經證經可無疑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酇作管反）

釋曰在國中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所以施行教事在四郊則為鄰里酇鄙縣遂所以施行養事在都鄙亦為鄰里酇鄙但未成遂耳蓋天下之民一也地有不同則事有不一故名亦隨而異故曰野不踰國明於國野之辨則知鄉遂都鄙之別矣是六

鄉雖統於司徒而教灋必行於遂都鄙六遂雖存
司空所統而治野之灋亦行於六鄉異其名者所
以別其地別其地所以異其職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釋曰旅猶行旅在野之官主斂三粟之入而春頒
秋斂以行補助之政蓋賦斂之外立通融之政也
後世社倉實本諸此以其出於貧民故聚爲恤貧
之制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此官掌六遂都鄙之軍制也蓋四丘爲甸出
車一乘稍人掌其伍兩卒旅之數平時教閱之出
師則簡稽之合其卒伍故曰掌丘乘之令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與六鄉
遺人之職蓋相通云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均猶平也掌均平土地之政以掩地守地事
地貢也蓋六鄉有均人六遂有土均合二官而考

之則司徒司空之職明矣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釋曰草人掌土化之灋以教民糞種爲農事而設
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
釋曰掌水利以闢稻田故名稻人亦爲農而設
葉氏曰周人以農立國自后稷以來稼穡有教今
觀周禮則知周公之意矣太宰九職一曰三農司
徒頒職一曰稼穡其重農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

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
剛潟墳壚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瀉防
旱潦也耕耨之事鄭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種稑
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媺惡之地旅師既
等之土均又均之凡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
官勸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大本食者民之天不
耕則失業不給則傷生既厚其生又利其用既興
其利又除其害拳拳重農如此百姓豈有不勤耒
耜而服田畝者哉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訓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數土訓者知四方
之地事者故以圖爲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能通知天下土地之事者蓋習地事之學者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之物與治山
之宜者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

之虞
釋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
地曰林山足曰麓林衡官卑山虞一秩蓋爲之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川流水也川衡者平知川之大小遠近及物
所生者蓋魚鱉菱芡之屬可給用者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
藪如小川之衡
釋曰澤水所鍾之處水乾則曰藪皆百物所産之
區也謂之虞者以能度澤藪之事者爾雅有八藪
之名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釋曰迹者跡之而知禽獸之處者也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釋曰丱之言礦也亦謂爲耿礦金玉之在璞此亦
山中之所出者故設官以司之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釋曰掌徵齒角以當邦賦者也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釋曰掌徵百鳥之羽翮以當邦賦者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掌取葛以爲絺綌以當邦賦者也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釋曰染草草之可染五色者如藍以染青茜以染
赤皂斗以染皂之類此所以待邦之用者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釋曰炭燒之而成取之亦以共邦之用也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荼茅莠也以時聚之共喪事及徵野之疏材
以共邦之用焉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釋曰蜃大蛤能噓氣成樓臺煉其殼可爲灰潔白
可以飾器與墻壁可以共闉壙亦聚之以待邦用
此亦山澤之所出者
原曰司空掌邦土如鄉遂都鄙國爲土地之本經

制之濅無不備矣若山林川澤乃土地之末而所
以治之者未嘗無濅焉故立虞衡以司其政令掌
其厲禁此財用之所出民之養生喪死必資焉者
也迹人卝人雖所出有不同然皆財用所出而爲
之厲禁者也若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
掌蜃皆取賦於山澤之官各司其物之出於山澤
者是以羽革象犀之富珠貝奇珍之物充於王宮
溢於天下者何莫而非山澤之出數官之司哉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釋曰囿域之養牧四獸以備祭祀喪紀賓客之需

且時可共游觀也故曰囿游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釋曰場謂場圃物之方生闢場爲圃物之既成築
圃爲場民之場圃以種菜蓏官之場圃場人掌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釋曰藏米曰廩此官掌國之倉廩以待百官之祿
乃在職之稍食也匪頒賙賜之米亦取於是舍人
倉人司祿皆其屬也舍人主宮中之稍食倉人掌
在野之積穀司祿則均百官及庶人在官者之祿

食多寡之數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釋曰舍宮中之次舍也主平宮中宿衛諸色人民
稍食之穀內外嚴隔故特設舍人於王宮便給與
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釋曰掌郊野畜積之穀即遺人之委積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司祿闕其職然次於倉人之下蓋主頒給能
者在職之祿廩多寡之數經謂之稍食自大夫元
士賦祿以田矣中下士與庶人在官皆有祿米如
令之俸米也在鄉遂則自鄉遂大夫皆有田祿故
師閭師以下皆給於司祿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釋曰主巡野觀稼欲知歲之豐歉為斂之多寡然
後積之以制國用也此官為稅斂之本故次於此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音由

釋曰此主舂宗廟粢盛者也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釋曰饎作饌主炊爨者舂人精之饎人熟之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八人

釋曰[illegible]師之屬此官主內外朝冗食者之
食當內外朝所用之官與徒役不令之食於家特
設槀人一職掌其飲食之事

原曰觀鄉遂設官之意則司徒司空之職較然明
矣是故司徒自載師閭師縣師三官次於鄉官之
後其職則任民任地圖兼乎鄉遂都鄙矣司空則
遂官而下有旅師稍人二官其職則斂三粟以濟
貧民主車賦以時校閱亦兼乎六鄉都鄙也掌委
積在鄉則有遺人在遂則有委人均地政在鄉則
有均人在遂則有土均司教化則有師氏保氏司
稼穡則有草人稻人勸糾德行則有司諫司救固
宜司徒之教化於萬民者而誦地圖地志以知土
地之利害則有土訓誦訓亦詔司空之事於王前
也調人媒氏亦教民之事而廩人倉人司祿乃養
人之職自封人至充人乃司徒掌禮樂祭祀之事
者而舂人饎人槀人又非司空宗廟粢盛之事哉
司市而下乃鄉中之餘民不列比閭族黨之伍而
為商賈者別立官以治之取賦以給公上以其在

鄉也故屬司徒山澤虞衡而下乃六遂都鄙之餘
民不在鄉里鄰鄙之數而取業於山澤者別立官
以掌之亦取賦以給公上以其野外也故屬司空
至於常產之外立通融之濟以為補助周急之政
在鄉則有泉府在遂則有旅師焉合而觀之遂人
設官無一不與司徒相終始蓋一教一養治民之
大務兢謂遂人不足以當司空哉後儒紛紛移易
取別書以補冬官豈知聖王之制明如日星固自
然而不可紊矣

冬官上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富邦國

釋曰土地之圖疆域之形制也人民之數夫家之衆寡也凡王畿邦國都鄙各有圖所謂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辨其山林墳衍之名物也又辨其上家中家下家之人數以授三等之地也夫知土地之廣狹則務興其利知人民之多寡則務蕃其生以是佐王則野無曠土國無遊民而財用可充國可使富矣故曰以佐王富邦國

按此舊是大司徒之職今改徒作空改安擾作富依六典之文也夫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正司空之事書載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以三書考之則土地人民之數司空之職無疑也去籍之後二官合之又以小司空改名遂人次地官之後則司空之職盡入於大司徒自漢以來皆以爲冬官眞亡矣後儒雜取五官水土之事工役之職以補之各持意見人自爲編則五官皆亂矣謹因遂人序官之擬取大司徒之職自土地之圖至造都鄙盡歸之大司空中揭十二教還爲大司徒之職則大司空之職既備而大司徒之職亦備然後以遂人以下四十官繼大司空之後則冬官一篇完整如舊而六官各得其職矣參以天官六典辨職六屬無一不合更不待移易別官以亂聖經則周公開萬世太平之意復明於千載之下矣豈不偉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釋曰司空掌土故以天下地圖爲首務九州者揚

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辨其十等之名物者欲知其地之磽腴生物之媺惡

原曰司空掌土地之圖者欲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然後辨十等之地相其宜而行井牧之法也固無寸地尺土不在經制之中此所以爲裁成輔相之道歟豈若後世圖志之書只爲人開之故物而天下土地在上不與知焉賦稅之額一定或有汙

萊墾闢舉不役辨是以豪強者得據之以爲富而貧賤者有力無有於用則民安得而不勞盜賊安得而不蓄皆由土地之圖不考司空之職不明故也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釋曰王畿有都鄙邦國有鄙邑邦國之數即職方之九服也國界曰畿都鄙之界曰疆或溝水以限之或封土以表之社土神稷穀神社稷不屋而壇

壝外累土爲壝田主田神也以所宜木而樹之以依神也木如松栢枌楡之屬若地宜松則名之曰松社之野○既辨其土地之名物然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有邦國都鄙之制則必有畿疆之封既制其畿疆則必設其社稷之壝有社稷則必有依神之木凡此皆盡之圖天下之大如指諸掌矣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如字皁音早或作皂專徒丸反覈音核莢古協反贏力果反痺音卑

釋曰會者會合五土之性所生之物也動物天產也植物地產也毛物狐貉之屬鱗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羽物翟雉之屬介物龜鼈之屬贏物蛙蠡之屬皆天產也皁物柞櫟之屬膏物楊柳之屬覈核也李梅之類莢物薺莢之類叢物萑葦之類皆地產也山林之民得木之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川澤之民得水之氣多故黑

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多故專而長專圜也火之象也長者炎上之義得金之氣者爲墳衍之民故晳而瘠晳白也金之色也瘠者瘦勁之義得土之氣者爲原隰之民故豐肉而痺豐者土之體痺者下之義蓋五行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土人物皆稟是以生也

按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是知五土同地而異形五物同生而異

類五人同性而異質辨其異所以別宜也約其同
所以反本也同而異者囿乎氣異而同者主乎理
知乎此則物可齊俗可變性可復民可定而成相
之道可致矣又按職方氏備述九州之山林川澤
與民物之生及邦國之數蓋此其綱而彼其目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相息亮反
釋曰土宜者土之所宜有宜民居者壓里也有宜
蕃鳥獸者藪牧也有宜毓草木者萊也有宜種稼
穡者田也此謂土宜十二土者天有十二次日月

之所纏地有十二野王公之所國故星紀爲吳越
分玄枵爲齊娵訾爲衛降婁爲魯大梁爲趙實沈
爲晉鶉首爲秦鶉火爲周鶉尾爲楚壽星爲鄭大
火爲宋析木爲燕雖當時未有其國而司空之所
辨殆亦以分野言也名所以命其土丘陵墳衍之
屬物所以色其土青黎赤埴黑墳之屬相視也相
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以奠民居利則
使居之害則使避之也阜盛也蕃多也毓生也任
謂任地所生因民所能也故居得其所則人民可
阜生畜可蕃樹木可毓然後可以任民以耕治土

事矣此司空度地居民之事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釋曰壤亦土也鄭氏曰以萬物所自生言則曰土
土猶吐也以人所耕治言則曰壤壤和緩之意物
即草人相地宜而爲之種有騂剛赤緹墳壤渴澤
鹹潟勃壤埴壚彊藥輕爂九者之別而制其種以
宜之也然後教民稼穡或樹蓺此司空任土以教
稼穡之事也
原曰先王之於民其處之詳而慮之周矣乎故其
奠民居也必相其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以安其居

又相其便於耕種樹蓺畜牧以安其生其教稼穡
也又辨其高下燥濕之不同以制其種則人民可
阜鳥獸可蕃稼穡可生草木可毓安養有資民豈
有不獲其所哉先王盡爲上之道其爲民如此後
世爲君者此等事亦嘗聞之乎任民之自爲生而
且擾動侵削之民始無以爲生矣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政讀爲征下倣此
釋曰此制賦稅之事均平也均其土之肥磽不等
而使之平故謂之土均之灋其灋任下五物者土

有五色之物如白壤赤埴墳壚之類肥瘠由是而分不過五色而已故曰五物辨其肥磽之差以多少配而成夫則爲一夫之征其數有上中下之不同不過九等旣成夫則令九職之民受之故曰作民職旣成一夫之田其家受之則令出一夫之稅故曰令地貢由是五畝之宅廛以須之而歛其廛里之布故曰歛財賦通之天下不過此灋而已故司以此均齊天下之征司徒掌九比之灋司空掌九等之征能通二灋王制如指掌矣

原曰何以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也曰地有

肥磽不同不過五物盡之辨其肥磽配而成夫其數不過九等而已及至成夫以授夫家征之以十一不假言矣故總謂之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也今考其灋曰六遂上地一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一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一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鄉都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六鄉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九等之征見於三灋之中矣蓋平原廣野則謂之易丘陵墳衍則謂之萊衍沃之地則謂之井井者以田之成數舉之固不拘其形制如棊枰之畫也田有九夫則謂之一井耳然則地有肥磽何自而成夫也故衍沃之地百畝爲一夫丘陵隰皐之地或謂之萊或謂之牧則自五十畝而至三百畝平曠之地雖無高下亦自百畝而至三百畝中閒制之配而成夫數不過九等耳上地有三等中地有三等下地有三等也夫是之謂制地征征者百畝之征一夫之稅耳固不隨地之多少而爲之稅如後世之灋也然則所謂井邑丘甸縣都亦舉其稅灋之實數言之非以是爲制田之灋也以此而均齊天下可以無一地而非井田無

一水而非溝澮無一夫而非什一耳苟不知九等制夫爲征之灋則天下之地萬有不同何自而言井田之灋哉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釋曰此建王國也王國必建於天地之中豈洛邑既成乃作周禮與土圭長尺有五寸其灋所用下可以測土深上可以正日景測景者凡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發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

致日必以冬夏至測景建國必以夏至者以冬至
景長三尺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
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爲地中故於此時植
之以表測之以圭苟立表之地大南近日則景短
不及五寸其處多暑立表之地大北遠日則景過
尺五寸其地多寒立表處太東近日則日未中其
景已如夕其地多風立表處太西遠日則日中時
其景尚如朝其地多陰凡此皆未得其中故寒暑
陰風偏而不和也凡日景在地千里而差一寸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釋曰夏至日正中時量以土圭其日景長一尺五
寸與土圭合乃地之中也則地無偏倚與天合矣
寒暑有定而四時交矣風雨時至而不愆陰陽和
調而不戾百物之產于此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可
以建立王國焉於是制爲王畿千里不惟溝封之
且樹木以爲阻固也王畿千里之制國中爲六鄉
四郊爲六遂五十里爲近郊六鄉之田百里爲遠
郊六遂之田共四同二百里曰甸地爲公邑田共

十二同三百里曰稍地爲家邑田共二十同四百
里曰縣地爲小都田共二十八同五百里曰畺地
爲大都田共三十六同是爲百同此王畿所以爲
千里也○鄭氏曰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
景與土圭等惟潁川陽城爲然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
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
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
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釋曰此建侯國之制也土猶度也制其域者凡土
圭尺五寸之景千里而差一寸假令上公五百里
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四寸五分
景與王畿南畔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其中減五
分百里得一分減五分則五百里減四分則四百
里封侯減三分則三百里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
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封男此土圭制域之度也
封疆自其統治之國言食者自其所封之域食其
租稅言之諸公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其半則屬
國也諸侯諸伯食者三之一則侯二百伯一百五

十其二皆屬國也諸子諸男食者四之一則子食
五十里男食二十五里其餘附庸也
原曰尚書云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司馬職曰建
牧立長以維邦國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十國以爲
連以此言之則凡大國必有統治之小國可知矣
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曰夫顓臾在邦
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由此言之侯伯又有附庸之
小國在邦域之中也然則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今周禮曰公封疆五百里食者半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食者三之一子二百里男百里食者
四之一則與武成王制不合矣孟子又曰周公太
公之封於齊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諸公
之有五百里其故何哉蓋爵有五等食只三等以
爵而繫其統治之屬國言之則有五百里也是故
公之德足治五百里之諸國百里其所食之上也
侯伯之德足治四百里三百里之屬國七十里其
所食之土也子之德足治二百里之附庸五十里
其所食之上也男雖無所治然亦有相屬焉故各
以封疆言之也曰諸公食者半猶二百五十里侯

伯食者三之一猶百里之上也亦過於七十里何
哉曰此公侯附庸臣屬之國也蓋有功加地而后
特錫之孟子所謂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
孔子所謂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此
皆在百里之外故謂之附庸若百里之內則三鄉
三遂之外爲鄙邑矣豈能容小國哉可見司馬所
謂大小相維天設其牧者建國之定制周禮備其
全諸書舉其一而遺而二者也聖經其可議哉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釋曰畿外建邦國畿內制都鄙既建邦國矣乃造

都鄙也侯國但有鄙邑無大都故曰太都耦國亂
之本也制其地域者載師云以公邑任甸地以家
邑任稍地以小都任縣地以大都任畺地皆都鄙
之地也公邑在遂之外不須與人者家邑二十五
里大夫采地小都五十里卿采地大都百里三公
及親王子母弟之采地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內有
城郭市朝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
於家食其租稅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
里四百里五百里之內天子使吏治之縣師是也
又采地者不過食其祿耳治濃皆屬六官有賜則

之權爲以室數制之者室城郭之宅制之亦如鄉遂之灋在城郭則爲比閭族黨在郊野則爲鄰里鄭鄙但鄙邑則五百家而止大都不過萬家而止以其未成鄉遂故謂之都鄙此室數之略也

原曰都鄙之制經未明言先儒亦無論者其意以室數制之者豈特以頒授田制哉蓋室即廛也夫婦所居謂之室數者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之數也灋既詳於鄉遂故但言室數理可推矣且鄙之名何自而立乎五百家爲鄙有五百家之聚則鄙邑之形成矣都之名何自而

立乎四縣謂之都都則萬家也鄙有公邑家邑都有小都大都不過依比閭族黨之灋與鄰里鄭鄙縣遂之名而以多寡大小制之耳五百家爲鄙或未及五百家亦爲小邑四縣爲都或二千五百家爲縣則爲大邑或二縣則爲小都五千家也大都百里內可爲鄉遂都鄙也而鄉之內爲比閭族黨至州而止外爲鄰里鄭鄙至縣而止可爲鄉遂而不與其成鄉遂者大都不可耦國也鄙邑在野只依遂灋至鄙縣而止不能成遂也其所以治之之灋則備於司徒司空縣師推行之觀之八則可見矣是故鄉遂之灋治天下之大本大原也豈可以都鄙而別爲異制乎故曰王制大同使天下無一家而非比閭無一民而非卒伍無一地而非井田乃可以言聖王之經制也

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釋曰此都鄙授地之制也易者互換之義一年耕種於此一年耕種於彼故謂之易不易者歲種之地美故一畮當一畮授之一易者耕一歲休一歲乃復種故二畮當一畮授之再易者一歲耕之二

歲休之故三畮當一畮以地磽故也六遂言田都鄙言地者田則有高下下者爲田高者爲萊地則無高下只觀其肥磽而制夫耳六遂不成萊者爲牧都鄙不成易者亦爲牧牧只可養畜鳥獸不耕之也六遂言夫都鄙言家者夫指田成百畮而言所居有廛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家則兼田地廛里言之一家受田百畮其常制也以灋既詳於遂故略言之耳○是故先王經野處民之道一井一牧比析而行則天下豈有一地而非井田一易一萊相兼授地則天下豈有一夫而非百畮鄉

遂都鄙因地而制則天下豈有一夫而非地征者
溢澮川因地而脩則天下豈有一水而非溝洫
教一聯相須而行則天下豈有一職而非教民哉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
待政令
釋曰此言制灋此言行灋也地職因其地宜分以
九職其定也地守經界既正夫數一定令夫家守
而業之不得侵奪也地貢既授之地必責其貢賦
觀職師徵之制之者有三征也頒職事大宰分職
司徒司空頒之任也地灋者地職地守地貢地之

事各有成灋令民行之待政令者司空經理之司
徒教治故不因其政令而但待政令也
原曰大司空事見全經矣今自大司徒取之至此
而止蓋天太官大宰舉其綱小者行其灋自太宰
小宰以及四官致之詳然見矣今觀大司空之職
何者而非天下地事之綱乎故土地之圖土會之
灋邦國都鄙之數與貢之灋稽其出入至於辨土
宜以相民宅辨土壤以教樹藝以土均而制貢賦
則居四民時地利者何嘗不舉乎又以土圭而建
邦國以任數而造都鄙則司空之職掌可無遺矣

六典所謂富與任辨職所謂生與養皆有一之
不合哉所闕者獨正月始和而縣象布灋及祭祀
喪紀六聯之掌歲終攷灋正歲頒灋則誠闕耳若
夫遂人六遂之政令頒田治野之灋皆行大司
空之事者也不為小司空之職而何哉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
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釋曰遂人即小司空也更名遂人者以其掌六遂

田野之事也觀其職掌皆行大司空之灋可見矣
野者曠大之名郊外謂之野土地之圖受於大司
空者經畫也經田野者井牧萊易並行溝洫道路
相間而田野經矣言縣鄙界中以見上下此定民
居也疆域有高卑大小謂之形鄰酇鄙有左右前後
謂之體司徒只曰令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不言
形體之灋不言地域溝樹但曰相保相葬相救相
賙以成其禮俗云耳司空度地居民故有形體之
灋則六鄉比閭族黨亦司空所造也鄉遂同其灋
變其名者國郊之別也比則親之鄰則相近也閭

則同門里則同居族則相葬郰則相賛助而已鄙
之名卑於黨縣之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依於鄉
鄉以國中民居接比行保伍之灋易遂之民居野
處行保伍之灋難此遂人所以必造縣鄙之形體
也其地有廣狹其域有界限[illegible][illegible]以分之[illegible]亦以
圖之使各有疆界也惟在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界政令刑禁使各掌之者遂師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則各掌其都鄙而遂大夫以下則各掌其所治也
稍人民即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
灋授之田野即下文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

餘夫亦如之是也簡兵器使鄉鄙患有備即車賦之
事也教稼穡使生養有資遂官職事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
宜教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
以土均平政

釋曰此八者治野之灋也劑猶等也下劑役民力
以下家爲率只取其二人重農事也田一夫百畝
里由中之廬舍詩曰中田有廬所以安息耕事也
樂昏者男女人之大欲詩云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七月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故夏耘秋
收之時婦子偕往田中之廬所以樂其昏順其欲
以擾之也土宜教甿如草人掌土化之灋司稼辨
種稑之種與其所宜地爲灋以教之也興鋤即里
宰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旅師鋤粟謂不合耦
以耕公田則罰一夫之粟蓋獨耕則難成功故合
衆人爲耦而並耕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徹灋
亦如此詩曰十千維耦是也利謂合衆力則功易
成時器勸甿即遂大夫簡稼器鄰長與有司歲時
數器所以勸其勤耕詩曰二之日于耜彊予謂彊
壯有力者雖未登夫家亦予之以田任之耕事下

文餘夫亦如之是也土均掌平土地之征以地媺
惡爲輕重之灋行之是也

原曰治野致之以下劑所以寬其役安之以田里
所以遂其生擾之以樂昏所以順其欲教之以土
宜所以興其利任之以彊予所以作其勤平之以
土均所以均其賦八者之政舉則生遂而欲得力
勤而利成用利而情協所以厚之者無不至矣又
時使而薄斂之則其致力以供上先公而後私蓋
有不俟督責之勞而自趨事赴功之不暇矣七月
之風可想見矣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釋曰。此頒田里之灋也。遂灋通之天下。故六鄉不言受田。都鄙不言廛里。灋備於此故也。上地中地下地。以地之肥磽而分也。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是也。須授也。廛。邑居之宅。所謂二畮半在邑也。里。田中之廬。所謂二畮半在田也。田。平地可耕者。萊。草萊高不可

爲田而可樹藝者。餘夫。每家一夫一婦爲正。登大家之數。如有子與弟未娶同居。則不成夫家。爲餘夫也。亦名羨卒。是故廛則一。而授田則有一家受二三夫者。故曰餘夫亦如之。即彊子任甿是也。是餘夫多則受田多。故爲上家。此專以地之肥磽多寡分爲上中下。司徒謂之上家受上地是也。易灋亦如此。故觀餘夫受田亦如之之說。則上家受上地可知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畛之忍反 洫況域反

釋曰。司徒言井邑丘甸者。田之實數積而爲名耳。若夫制土之灋。只論其肥磽。而成夫以夫而定授田規模税耳。夫有二百畝三百畝之羨。則井之形可得成乎。然必謂之井者。亦以腴田百畝爲例耳。遂人因未嘗言制井田形體之灋。但上文言每夫有百五十畝者。二百畝者。三百畝者。合九夫獨不可以言井乎。此只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積至萬夫有川。固亦皆合以丘甸縣都也。而丘甸縣都。只積其田數爲都鄙之名而已。以此言

之。則先儒以丘甸縣都皆爲井田形體之說。决不可通矣。何氏曰。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所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有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道於畿。深廣各三尺曰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廣深二仞曰澮。至於川則不可計以丈尺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道路至此則天下無不達矣。制田之灋。非水與道。則經界何自而成乎。

原同九夫爲井四井爲邑而至四縣爲都者井田之實數也田不能皆上地夫不能皆百畝然制田之通灋不可不以是爲準焉故必以九百畝爲九夫九夫爲一井以起數然後水與道可以制其數矣王制言三分去一爲田之實數三分益一爲水與道及山川城郭是也若以易與萊牧皆在其中則不止於三分去一矣司馬灋曰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則九十夫旁加十夫則百夫每旁則十夫矣故曰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十通爲成成九百夫旁加百夫則千夫每旁則百夫

矣故曰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成爲終帶旁加則千井萬夫矣每旁則千夫故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十終爲同同萬井十萬夫每旁則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曰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夫井間有溝則十夫也十里爲成旁則百夫也百里爲同旁則萬夫也然皆以百畮爲夫起數故相脗合如此丘氏曰井邑丘甸以四起數言田之實數司馬灋通成終同則以

十起數兼水與道及山川城郭而言也以此合三分去一之説似矣若以中地每夫二百畮下地每夫三百畝及七等之田言則三分益一旁加十里皆不能足矣故愚謂司空度地五溝五涂之制大抵以夫爲定數而不計其成井與不以井邑丘甸者亦以九夫起數積而成邑鄙縣都之名非田制必欲如井枰之畫也井田以夫而定則通之天下古今皆可行矣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

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釋曰此小司空之職事也惟掌野故不會政致事不須比灋不詔誅賞只是歲登夫家辨施舍頒職事治政令令貢賦起政役而已其餘則係教灋司徒掌之六畜者馬牛雞豚狗彘也貢者夫布之貢賦謂財賦車賦征役則力役之征凡此皆登其籍而上之於大司空也野役亦謂師田或功作之役遂之大旗熊虎也以致民者以掌衆庶與大司徒同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
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
其政治禁令
釋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者野職薪炭瓬材之屬
令委人以時斂之脩野道委積則令野廬與遺人
也致之致於司徒也綍舉棺之索遂人帥野役屬
六綍及窆而陳役以畚蔂徙土之役野人供之也
凡事功役之事致野民而役之也師田大役必遂
人帥之而掌其禁權各有專事各有所司也

原曰司徒司空職異而事同者耶知其所辨則知
周公設官分職詳審精密各有攸當矣是故一教
一養其職異也共治民事其事同也今以二職之
同異攷之歲時稽人民辨施舍同也六畜車輦之
稽同也軍旅田役之致民同也祭祀賓客之供給
同也歲終之會政致事同也其不同者司徒則司
鄉司空則司遂其同民而異治者耶以其異言之
則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也以鄉八刑糾民也以鄉
飲酒之禮賓興賢能也頒比灋於六鄉大夫也大
比則攷六鄉四郊之教治政事夬歷以詔誅賞也

受邦國之比要也歲時邦灋之讀德行道藝之攷
友弟睦婣任恤之書此司徒之鄉灋所以通於天
下也其所謂掌邦教擾萬民者耶司空則曰土地
之圖也土會土宜土均之灋也建邦國造都鄙也
造縣鄙形體之灋也授民職頒田里辨地守制地
貢也稼穡教甿興鋤合耦簡田器四達戒功事也
大比之與有功者掌治訟趣稼事令野役簡車賦
脩野道入野牲令野職此司空之遂灋亦所以通
於天下也其所謂掌邦野生萬民者耶其所以同
者異民而同治不害其爲同其所以異者同民而

異治不害其爲異是故能知同而有異異而能同
則司徒司空之職辨矣一教一養既具而周公之
六典備矣孰謂地官掌土而司空專掌百工耶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
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
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釋曰遂師居司空之職秉刑政以治六遂之民者
也有民事而無教灋故職曰事職政令者辨夫家
以授田稽六畜車輦簡器之政徵召貢賦行役之

令戒禁治之也登進也遂大夫稽之上於遂師登
而進於司空也經牧謂經制其牧地與田之肥磽
而辨可食之多少以爲上中下之地也又徧知其
多寡之數而使民任之徵財征者徵其九賦之財
力役之征也若有役政之事則作之而聽其不平
之訟巡稼穡春秋巡省以行補助之政也移用其
民者若有災沴如水潦暴至民不能勝則移用他
民以助之時事荒政之事皆遂師設濟以救之故
曰救其時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
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
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庀又作庇匹爾反磨音歷

釋曰野職野賦若角人之齒角羽人之毛羽掌葛
之絺苧皆所以當邦賦者故入之玉府脩治庀具
也省道致絜也具委積致備也委積掌之遺人而
遂師令之也幄帟掌之幕人遂師使幕人帥其胥
徒以幄帟先行至墓以張神坐也道野役者帥野
之徒役以往也磨適歷執綍者之名抱磨持板巡
行而校録之丘籠窆後復土也蜃車鄭氏曰蜃車
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
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懸
謂蜃蛤灰可以築壙壙蜃車載蜃之車遂師掌其
役也平者正其行列部伍也比校比也叙事官府
次第之事也掌遂中之事各有計簿歲終校之以
叙其事而行賞罰此遂師治遂之權也

原曰遂官在野各卑鄉官一秩而遂師則未嘗降
也可見其爲司空之職與鄉師同矣遂之所以必
屬司空者以其在野而民之所事皆田野生養之
事也猶今外府之各屬其上司云耳曰與司徒不

相治乎曰司徒以教灋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
比之數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以待
政令所謂四郊非六遂而何司空掌建邦土地之
圖人民之數遂人掌邦野之土地則六鄉固在其
中是司徒司空之職各及於天下矣故國野之辨
不可無而凡民之生教養則不可偏廢是遂官之
職言野者重而教灋則詳於司徒鄉官之職言教
者重而治野之灋則詳於司空蓋以六鄉君子多
而生養之事寓於教六遂野人多而教灋寓於養
故也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民

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然則遂中之秀民必興以
入司徒賓興之典可知矣

冬官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
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
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釋曰遂大夫中大夫也降一秩野不踰國也登上
其數於籍也夫家衆寡則辨其可任與可施舍因
野則稽其耕治之勤否功事女工之事教稼穡稽

功事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也稽女工者以布
縷之征所出也○班固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
畢入於邑冬民既入餘子皆在序室婦人同巷相
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
費燎火同巧拙合習俗也此言可以發明遂中男
女服事內外之意餘子在序室者遂亦有學民之
俊秀居之於此而學焉立意固美但民俗不同要
亦窺測之言也爲邑者遂之所屬群吏也自里鄰
以上皆謂之邑民居所聚也四井亦謂之邑三十
六夫也會政遂中一年稽考之政事既會則致其

事於司空政歲之始則預簡閱稼器耒耜鎡錤之
屬詩七月三之日于耜稼政如月令云善相丘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民躬親之是
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
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釋曰甿野人之稱興之者野人之中亦有鄰長里
宰鄙長之秩必於野人之中舉之其禮如此帥其
吏自里宰而上司稼之屬所謂與其衆寡也明擧
而揚之屬集而別之有功勸教農功盡力於民事

者治地如草人之土化稻人之水利司稼辨土所
宜之類有功如賢者治地如能者興之不飲酒不
鄉射只進其秩而已能者用其治事而已其有俊
秀者司諫則辨其可任國事舉而入賓興焉四達
者不專一方周其所屬之邑治而戒其民功地事
也鄭氏曰治民之事大通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
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功以所成而言
事以所理而言亦通既舉之後又令凡爲邑者有
在位在職之不同皆以四達戒其功事勸而有功
則賞而興進之怠則誅譏而退廢之也

原曰六遂都鄙皆郊野也都鄙則掌於縣師矣六遂爲司空所掌而大比興甿不過曰明其有功爲其治地而已固未嘗獻賢能之書于王以登天府也蓋掌教者執興舉之權而掌野者課農事之功職各有專主也曰然則鄉皆君子而賓興悉取於是遂皆野人教澤不及賓興無取乎苟有耕歷山之舜築傳岩之說伯夷大公之隱海濱皆不入賓興之典乎曰司徒掌教灋固曰稽國中四郊都鄙矣大比則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矣四郊都鄙不在所教之中乎至於考校德行道藝以入

賓興則六遂都鄙之權又執於司諫司救也何以明之司諫掌糾萬民之德廵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可任國事者不言六鄉而曰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曰鄉里則國中四郊都鄙皆在矣司救掌萬民之袤惡過失亦不言六鄉歲時以節廵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郊野非六遂都鄙而何哉又况治都鄙之八則曰祿位以馭其士廢置以馭其吏禮俗以馭其民可見司徒教灋賓興之典皆及於四郊都鄙矣今遂官所職無教灋意者鄉遂異治其興舉誅廢之權俱司諫司救有以

辨定於平時及大比之年然後於六遂都鄙之典舉而入於六鄉以行賓興之禮其德行道藝可任國事皆以司諫所書爲定歟若今鄉試必合於省中入試之人必由提學所定也六遂進秋之事固在於有功治地如賢能之灋以入賓興之典耳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釋曰政令謂政教號令徵比謂徵發校比頒田里

授以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也分職事相地宜令九職之人業之也趨稼事謂東作方興則督率之使及歲時合耦之事也賞罰別其勤惰也趨讀爲促將用野民以行師畋獵功役及移徙用民執事則各帥其縣之民而致役事既畢則攷其功之成否討其事之勤怠而施勸懲之政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釋曰祭祀亦如黨禜之祭政事以治人祭祀以事

神也師田行役用民之事則掌其教戒令共其功
也○鄙之衆有媺惡鄙師以時數之又從而察之
能從司徒之教灋與否也媺謂成於鄉之三物惡
謂麗於鄉之八刑者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歲
則司諫書而賞之惡則司救糾而罰之歲終則會
計其鄙之功事即所謂有功與治地者而上之於
司空
丘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而鄙師獨
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
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媺有惡鄙師以

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媺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
之好而與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之八
刑者因民之所惡而懲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
至殺之而不慾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
知爲之者孰謂遂官果專於耕而無教耶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
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
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釋曰喪紀之器祭祀之品酇盖有當共者校其夫

家比其衆寡豈惟頒職事辨施舍亦所以治其吉
凶之禮也旗以致民鼓以作衆兵則戈戟之屬革
則甲胄之屬帥田行役而用民則以旗鼓兵革帥
而聽於司馬先王寓兵於農者如此簡器稼器兵
器也有司遂師也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無
不備歲時戒令之出於遂大夫小司空者躬往聽
之歸而宣之以聲其民也趨其耕耨酇長躬就諸
田以勸趨之詩所謂田畯是也稽其女功蚕績之
事亦有時與灋式酇長稽之以布縷之征由女工
所出也班固所謂婦人同巷相從月得四十五日

者亦得稽女工之意遂大夫脩稼政縣正趨稼事
酇長趨耕耨是男服事乎外者遂人以下無不稽
之女工之事至酇長乃稽之蓋民彌親者事彌密
女服事乎內必親近者然後稽之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
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
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釋曰里二十五家耳亦以邑言也比其衆寡則户
口之登耗可知比其六畜則牲畜之多寡可攷比
其兵器則金革之備具可見有欲用之者不待按

耦而見矣使非同居之人安能如是耦耕八合耦而耕其常也亦有合數十耦而耕者至今猶然合耦耒鋤者耕公田也當耕時里宰往即鋤室師八家共耦以耕公田詩曰雨我公田或合一川之衆而并耕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耦十千維耦見衆心競勸也上勉其下故曰駿發爾私其實合耦于鋤師之耕公田也其不至者於師有鋤衆之罰焉秩序者耦耕公田之次序謂相更輪也及當耕耨始合耦使非公田何秩序之有待有司之政令上自遂人下至鄰長皆有政令也財賦者

取賦泉也蓋公田之粟爲百官之祿廛里與萊牧則出泉爲賦以入九賦故曰財賦是知九賦九功出於廛里萊牧如官田園稅納於天子是也丘氏曰財賦之事非里宰所專必待有司之政令見先王取民有制也

丘氏曰周家以農開國誠知夫熟耕凍耘暴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厲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無不曲致其意則民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之鋤與夫趨其耕耨鄰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又有以趣其稼事而誅賞之以旌其勤而挾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爲農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襏襫耒耜之中其情無閒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按古甫論周家重農之意甚美但曰遂官皆設官爲農是不知遂官皆鄉官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釋曰鄰里皆言邑者明在邑之宅非田中之廬也相糾則過失可以相規相受則患難可以相保里宰鄰長有政令則帥五家之民助之貢賦稅斂相

與贊其財師田行役相與贊其力徙遷于他處也一鄰徙則一伍廢不可自徙必有故而後徙則隨而授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

葉氏曰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以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相愛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即比長之相愛相和親鄰長之相糾相受邑中之政相贊者與亦足以見成周井邑之內鄉鄰之中無非安土敦仁之民也比長又有若徙于他邦則爲之

旅師而行之鄰長有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爲聽其遷徙也蓋司空度地居民雖曰邑地民居必參相得然而生齒日繁餘夫日衍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將何所容哉漢人議徙寬大地者聽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亦聽皆此意也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釋曰鋤粟者合耦于鋤以耕公田若有不合耦不耕公田者使出一夫之稅粟此助灋之罰也屋粟載師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田不耕故粟不出於

田而出於屋亦一夫之稅粟此貢灋之罰也閒粟即閭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職之閒所入不下於耕者故罰之使出一夫稅粟故曰閒粟也此三粟本皆貧民所出故立旅師之職爲倉於野以聚之又以濟貧乏之用焉質劑致民者質以人劑以券謂賒貸於民以質劑爲信也興取也積聚也謂此粟取於貧民而聚之故平頒以貸貧民不取其息也所以不取息者以每年有此三粟之入也惟不取其息而平頒之惟貧民得之謂之施其惠與積矣而復頒之謂之散其利均其政令者非此三等貧民則不頒之謂之均蓋三等之民不取其稅則逐末者使倖怠惰者無罰既取之苟不恤之則貧民轉於溝壑故特立旅師以聚之而還以頒之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釋曰又定斂散之灋必須於春以春耕之時貧民不給則不能耕故助之也斂必於秋以收成之時既有收成之也又有此三等之罰則復取之新甿者新來徙於此里者三粟之聚本以待三等之貧

民又有新來徙者以其無素畜故亦貸之及秋斂之不取息與貧民等故曰皆聽之使無征役者新甿既受田則有征役新來遷徙之則不堪故貸粟於旅師使有征役若無征役焉以地媺惡爲等者上家八口餘夫多則受田亦多故上家受上地中家受中地下家受下地上地媺下地惡受田多則征役多受田少則征役少故貸粟視受田媺惡多少爲之等也

愚曰旅師之設先王愛民何其曲盡也蓋民之離本逐末則必至於貧而貧者亦起於怠惰故逐末

與怠惰不耕桀以貧民周恤之則無所勸戒從俾
成風矣故於閒民有罰詒其逐末也不耕公田與
受田不耕有罰誚其怠惰也故皆令其出百畝之
税而不免所以抑之然抑之而不恤之非仁也
故又立旅師聚三粟春頒秋斂而不取息蓋取
之也所以爲義而頒之也所以爲仁仁義兼至民
安有不得其所哉然在鄉有泉府在野有旅師皆
先王立通融之法爲仁民之政者泉府以國服爲
息所以懲貪旅師無息所以補助豈爲多寡謀哉
鄭康成乃因旅師亦以國服爲息則國服二字既

誤解於泉府又移於旅師遂致王莽下除貸之詔
王安石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
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乃以國服籍口不
問其所欲而擧予諸旅師之平頒不問其遠近而
強責諸泉府之賒貸何莫非康成之作俑哉後世
常平社倉亦得泉府旅師之意然必合之古制乃
爲無弊也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
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
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
於司徒

釋曰稍人所掌六遂與都鄙之軍制也丘即四邑
爲丘也丘十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而稍
人掌其政令時校閱之若有師田行役則隨多寡
而行簡稽之法焉同徒同井而耕同里而居也有
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隨所調多
少會車人之卒伍稍人以其法帥六遂之同徒亦
會車人之卒伍帥而聽司馬之號令縣帥都鄙稍
人帥六遂也國有大喪則帥遂之蜃車與六遂之
役者以聽於司徒蓋蜃車及役遂人共之而稍人

帥之也兵之號令臨時制變故聽於司馬曰治民
之政令宣布有常故聽於司徒曰掌

原曰稍人之職獨掌六遂之軍政者乎軍政也者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者也故家出一人爲正卒
以其餘爲羨卒其曰掌丘乘之令者丘十六井百
四十四夫每乘用七十二人則一丘乃二乘之數
也如調發以征役則依司馬法簡稽之甸出長轂
一乘甸六十四井也五百七十六夫共出七十五
人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此其大
要也大抵三代寓兵於農之法家出一人爲正卒

其常數也如用之則隨時依司馬所發多少之數或十人取一人或二三十人取一人敵則隨見在之人或用蒐獮或用兵車則會其車之卒伍或用步卒則會其人之卒伍故曰以縣師之灋師而聽於司馬也縣師之灋會其車人之卒伍而已故軍政者都鄙則縣師自掌之六鄉則寓兵不以調發征行故惟小司徒鄉師掌之六遂則有調發征行之舉故特設稍人之職無事司其政有事帥以行三代制兵之灋大略如此而已豈不至易至簡哉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

釋曰野謂遠郊以外掌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下文薪芻木材皆是也疏材草木之有實者畜聚之物凡物可畜以給用者如瓜瓠葵菽之類是也○委人與遺人相通職遺人掌米穀為食之本委人掌斂疏材畜聚之物以供薪蒸菜蔬然後可以待賓客也稍聚即遺人之郊里也甸聚即遺人之野鄙也頒賜即遺人之施惠也如賜食之類皆用委其他不用委故不言也然曰稍甸而不及縣都者以大都亦有遺人委人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釋曰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可以供炊燎木材可以供張事疏材可以供殽蔬可以飼馬牛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必有路室之委即此之野委路室必有藩籬之圍即此之野囿兵器以共其守衛之用財用以給其道路之需自委積以下皆共軍旅也軍旅之賓客謂諸侯舉兵助王征討或敵國遣兵使以修好也館舍也必舍此者以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釋曰丘氏曰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媺惡輕重適其平矣丘氏曰和之者如何以地之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政令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沿革喪紀祭祀之豐約宜者令之不宜者禁之使適於和而已司空以土會之灋總其大綱而斟酌

緬縫其間使萬目不遺者土均之職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相去聲緹音低墳符粉反麋音眉渴其列反潟音昔貆音丸埴職力反壚音盧㯺音濫蕡扶云反爂音浮

釋曰化猶變也變惡為美變瘠為肥也以土之色與性度地謂之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者九穀之種各有所宜之地如黄白宜以種禾之屬糞種者皆取九物之骨煮取汁以漬種也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蕡者尤多或曰燒九物之骨灰以糞

種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天下之地土色不同有騂而性剛者有赤而變縓緹者有墳起而壤解之者有舊為澤而今則竭者有鹹苦而潟鹵有勃壤則粉解而黏者有埴壚則黏疏而不墳者有彊㯺則堅強而不和柔者有輕爂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猿狐或用豕犬或用麻蕡皆可以變惡為美易瘠而肥則地無不可種矣土化之灋如此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豬張如反蕩吐黨反列音例芟所銜反

釋曰稼種穀也下地水澤之地蓋穀必以水澤之地種之故設稻人以司水利豬積也積水於陂塘以備旱也防堤防也築以止水也又為之溝引所豬水播蕩諸遂也遂者均布溝水俾盈于列也列即一畝三畎為之町畦也以列舍停畝中之水以養禾也澮者會通諸溝致之于川也大上有陂塘

堤防以儲水下有溝澮以洩水則旱潦皆有備矣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者其用如此云作猶治也涉揚其芟者前年所芟之草在於畝中故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洩水而揚去之則治田種稻也稼澤者耕稼於澤中也澤者草之所生故以去草為先盛夏水熱如湯可以殄草而芟夷之芒種稻之有芒者草既芟夷則稻可種矣上豬水之灋此治田之灋雩斂雩祭所須之物澤田畏旱故共禱雨之物葦澤所生可以闌壙禦濕故喪紀共之稻人為

原曰觀草人稻人二官之職則知先王之於農事

審矣是故土化之灋所以別地宜而治種之灋詳
矣稍水之灋所以養禾苗而畜洩之事周矣去草
之灋所以䄬稼穡而作田之務備矣農事之至微
無不經營於聖心設官以司之蓋欲盡人力之助
以輔相天地之宜者也傳稱周公一飯沐而吐握
者三豈欲以此盡天下之能爲萬世之灋乎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
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慝他得反守去聲
釋曰陽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農圃藪澤九職之事
也慝惡也地慝如墝确之地不宜稼穡潟鹵之地

不宜果蓏之類辨地物者辨其地所生之物如江
南宜稻粱江北宜黍稷之類原其生者物之所生
各有其地如嶺南之鍾乳湖南之丹砂之類詔地
求者欲求其物必於其地也王巡守於四方正欲
知天下山川之形勢民生之利害則土訓夾王車
而行備王顧問詔王土地也土訓之掌地圖乃知
一方土地之事者其所知者詳其詔王也近蓋王
畿之內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
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釋曰方志者四方侯國之志書地圖則王畿山川
田野塗巷之圖也侯國遠故有志而已故土訓知
一方之地事誦訓知天下之地事者也詔觀事王
巡守以觀察政俗則誦訓詔之平時亦詔王以天
下利病形勝焉方慝謂一方之瘴烟癘氣王巡守
則道之使王有所避忌且知土俗之美惡如忘淫
好僻之類王制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正誦
訓之職也二訓蓋知天下地理民風土俗異物阸
塞之利害者也故王巡守必以二官夾車焉
原曰予觀土訓誦訓二職而知先王所以能使天

下民物各得其所者蓋有其本矣夫天子深居灋
宮之中堂下遠於萬里土地之淑慝生物之宜忌
民俗之邪正山川之險易民害之有無漠然無所
知則將何以行政制事脩教易俗哉是故設土訓
以詔一方之地事設誦訓以詔天下之地事也近
則以圖遠則以志居則以時詔王出則夾王車而
指視如此則天下之利害民隱何者不日陳於王
前而王心安得而肆逸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
常起於驕縱使二官常不離王之左右而盡其職
則敬畏安得不生先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有此

具也孰謂緩而不切耶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
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
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釋曰山有虞林有衡此獨言掌山林之政令者林
衡受灋於山虞也物為之厲者每物皆有藩界也
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禁以禁
之也○丘氏曰利之出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
之而周人皆有其禁何哉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

官不為之守禁則分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
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無倖者不
得過取而利可均及於民矣陽木生山南必斬以仲
冬者欲其濡也陰木生山北必斬以仲夏者欲其
堅也服車材耜農器季材小木也小木則以時伐
而入之蓋車以致用耜以利農二者為民務之至
重且用小木也故不待春夏開禁當用之時則入
而伐之也雖春夏開禁令萬民斬材亦必限以期
日恐其過取而童其山也邦工國之梓匠也掄猶
擇也朝廷命工入山擇木之可為宮室車輿器用

者以命出於朝且擇材之中用必不亂斬故不敢
禁也春秋亦有斬木濟用者不可入所禁之山林
蓋冬夏乃開禁也有犯禁而竊木者加以刑罰焉
○夫冬斬陽而夏斬陰一年山木之伐者一民用
之取者二可以見愛養之道焉可以見足用之方
焉小木所伐者數服耜所用者多雖冬夏之斬木
有期日而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邦工掄材則不禁
非邦工而竊木則有罰何往而非樽節愛養之道
足民利用之方哉是故觀山虞之於木則先王仁
民愛物之道昭然矣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
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珥如志反
釋曰山虞山神之所依也故祭山林則為主辦議
其祭事脩道脩除壇場蹕行人皆為主之道也大
田獵四時之蒐苗獮狩也萊除其草萊也田之野
山之曠空可田處也弊止也植樹也虞人之旗畫
熊虎也珥當作衈四時大田則虞人於所田之處
除其草茅及田獵止則立虞人之旗於中令獲者
皆致其禽於旗下取禽耳以計所獲之多少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釋曰巡行也木生平地曰林木生山足曰麓巡其禁令巡察而行山虞之禁令也平其守平分其所守林麓之藩界也計林麓者會計其守護之功若林木蕃茂民無盜竊則有賞竹木禿瞯盜竊肆行則有罰受山虞之灋如萬民斬木以時邦土掄材不禁之類若斬木材而用之時則受山虞之灋而掌其斬木之政令也蓋有山必有林林不出於山也故林衡爲山虞之屬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釋曰川衡亦只巡察川澤之禁令而已流水曰川水鍾曰澤禁令如澤不伐夭魚禁鯤鮞之類平其守均平其所守之分界也舍其守獺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令民採取也犯禁者如數罟不入汙池非時而取魚鱉之類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類川衡亦受灋於澤虞者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釋曰國澤如揚之具區荆之雲夢豫之圃田青之望諸兗之大野雍之弦蒲幽之貕養冀之陽紆并之昭餘祁皆國之大澤財用所出有厲禁而不以封者也故屬于國權民因之以致爭也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者澤藪之利在官居於其地之人亦不敢以之爲生業雖令其捕取魚利必擇其貴者進於官府取其珍貴之物以入玉府然後以其餘頒于萬民焉蓋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魚鱉蜃蛤則與民同其利焉先王處澤藪之方不使民專

其利以爲業亦不蔽其利於上而不與民同樂上爲之厲禁下爲之守財所以公其利貴者獻上賤頒于民所以均其利也先王於澤藪處之曲當如此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也葦以闌壙蒲以爲席澤野澤之高曠可田處也澤虞有旌以其掌澤有鳥羽故得注析羽爲旌亦致禽於旌下也澤虞與山虞同總掌川澤川衡其屬也
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

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梟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矣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釋曰邦田之地即山虞所謂山田之野澤虞所謂萊澤野之地是也蓋視山澤之中曠空之野禽獸所聚之處為籓界立迹人守之謂之迹者以其迹知禽獸之處也凡田獵者謂不特天子之民田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習田事則天下皆有田獵之處各立迹人也故曰凡田獵者受其戒令焉麛鹿子也卵鳥卵也謂殺孩夭天也禁毒矢射毒矢射物則物必死謂殺物太重無不忍之心也夫禁殺獸兒禁取鳥卵則有以蕃其始禁毒矢射則有以全其終而萬物不咸若不致騶虞之盛未之有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陣之事天子乘革路建太常以田見於司馬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載游車之旌見於囿人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謂之迹迹人者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釋曰石礦硔之類金錫之在鑛玉石之在璞所産各有其地利之所在姦人窺竊故必設厲禁以守護之若王朝欲取之以飾器用必視其土色以別

其所産圖而授之使取者知所向也既設禁令又從而巡之防竊取也然後丱人取之而入於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而玉府又所以供王之玩好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邦用

釋曰象之齒犀兕之角騶馬諸獸之骨皆可以制器用凡此數者不出于山則出于澤故以時徵其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蓋平地之農以稼穡為事

而萊牧所歛爲邦賦山澤之農亦以稼穡有暇則
射獵亦輸其所牧以當邦賦蓋山澤之地亦當萊
牧故也以量度受之然後知其長短多寡之數以
共國家之用焉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摶徒[illegible]反 縳[illegible]反）

釋曰翮羽本也山澤之間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
爲旌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以當邦賦審摶縳
羽之名數也與諸物不同故特言其例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
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釋曰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草
貢者如蘋苧之類可緝績者出於澤以權度受之
權以知其輕重度以知其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

釋曰染草若藍以染青蒨以染赤皂斗以染黑之
類或生於春或成於秋故以時歛之也權度受之
知其輕重多少也頒之者頒于染人以共染物之
用時如春暴夏纁玄之類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
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釋曰炭物灰物皆山澤之農所出者灰以飾宮室
給澣練炭以共薰爇皆國用之不可闕者不言當
邦賦者以其所用者博不特邦賦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
事凡畜聚之物

釋曰既夕禮茵用荼未入壙之時縫淺黑之布厠
荼於中先鋪於椁下縮二橫三下壙之時以茵藉
之以其佗歟可禦濕也野疏材謂不莠蕎艾之類
可給用者皆掌荼聚之以入於委人以待用焉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
蜃共白盛之蜃

釋曰互物蚌蛤之屬攷其殼煉之爲灰色白如堊
也闉塞也盛成也葬則以蜃灰塗壙以其禦濕也
祭則以蜃灰飾器以其絜白也爲宮室則以蜃灰
飾牆壁取其素絜也白盛者以蜃飾牆壁之名也
○陳及之曰先王之時凡民於田稅之外至有趨
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故耳
葉氏曰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

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先與
民爭利也不爲之禁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
爭利亦不縱民趨利是以大宰有九職以作山澤
之材又有九賦以斂山澤之賦則官不得而私民
不得而擅矣令山虞令民斬林澤虞頒其餘於萬
民至於金玉錫石羽翮齒角絺綌草貢之材皆爲
民所得有染草灰炭疏材互屬之物皆萬民所得
爲此之謂與民共財也又山虞有山林之守禁澤
虞掌國澤而爲之厲禁迹人禁邦田之地而丱人
角人羽人掌葛各取其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以至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無不以時而徵其物
此之謂禁民趨利也蓋鄉遂之民惟知有田之可
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
業往往資山澤之利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農必
輕故先王既許其共財又禁其逐末並行不悖所
以無曠土無游民與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
獸死獸之物

釋曰囿游苑囿遊觀之處也獸禁者取用有節蕃
息有時侵盜有罰也牧畜也百獸者貽胥羽鱗之
屬皆可謂之獸也所以畜養百獸者以爲生獸死
獸之共爾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皆所以
備祭祀賓客之須又非特爲遊觀而設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
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釋曰國之場圃場人掌之民之場圃閭師任之物
生之時闢場爲圃及物之成築圃爲場果棗李之
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之屬府者果蓏成熟之
期也收而藏之以供祭祀賓客之須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

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釋曰藏米曰廩耶九穀之數以知米廩之數匪讀
爲分匪頒隨其數而出入也賙賜貧乏凶荒以主
命施惠也賜予也稍食能者在職之祿廩也在位
之祿則謂之曰祿賦田以予之在職之祿則謂之
稍食給於廩人舍人也上謂豐年下謂歉歲數猶
計也以歲之豐歉計國之用度量入爲出以知足
否也於米告所司爲用穀多少之例也以治年之
凶豐者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傷於有餘年適凶
雖飢饉荐臻不若於不足者以有餘補之之術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鬴音輔殺色界反

釋曰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以民數計廩米之所給之數四鬴三鬴二鬴每人一月之食也上年中年下年也若不能人二鬴則荒年也殺以荒穀米不足就其有餘也殺省也凶年邦用宜從減省故以詔王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接讀為扱舂也盛黍稷也共接盛者蓋為糙米以授舂人使精鑿之為粢盛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釋曰廩人之設也百官之稍食舍人之米穀主王宮之稍食者宿衛之稍食則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則內宰均之所以主其藏稍其數而平其給則舍人之職也財守米穀之數也分分於宮正內宰以每職給用多寡之數也以灋出入米穀之灋式也簠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既實之又陳列之也賓客如之亦實於簠簋而陳之也賓客之禮有筥米陳於中庭車米陳於門外芻禾以共其馬牛皆舍人具之也飯米飯含之米熬穀錯于棺之旁也每歲之春后帥六宮獻穜稑于王舍人預縣其種使風氣燥達以共獻也出謂以時頒之入謂以時斂之辨其物者去皮曰米存皮曰粟粟穀之總名也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秫六者有米麻菽麥三者無米故曰粟米而必辨其六粟三米之物也歲終則總計一年所用米粟多寡之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釋曰倉所以儲粟也九穀皆藏焉而曰粟入者九穀皆不為米也物猶名也辨九穀之名物以待邦國之用也倉主藏粟與廩人舍人不同止穀也餘灋用不急之共用也蓋穀不足則減省用度不求豐盈有餘不敢妄用藏之以待凶荒之貸予大事師役與喪也故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焉觀此

則倉以儲穀郊野處處皆有矣
原曰廩人之所掌百官之稍食舍人之所掌宮中之稍食倉人之所掌即遺人所謂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也故廩人舍人之掌者米倉人之所掌者穀米以給能者在職之祿每月須給必以米者在官之食也曰粟者穊菽麥之不可爲米者其委盛則授舂人精鑿之若夫恤艱阨養老孤備凶荒待賓客羇旅必純以穀者藏久而後用也至六宮穜稑之種則不藏而縣之故知三官米穀之掌則知百官之祿之所出而司祿之所掌則給祿差等之灋也職雖亡意可推矣

司祿闕

葉氏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以其詳不可得聞周官當有祿秩多寡之制內史掌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是祿秩必有定數今司祿之官獨缺意者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與然散見於他書者尚可考也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無采地者亦分以田如載師官田士田宅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然此分田制祿之等也庶人在官者之祿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而下士則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則倍下士上士則倍中士是以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至于士庶子及衆庶在外任職治事者則其長均其稍食與夫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馭夫閽師府史之在宮中者

則校人等其稍食內外朝留治文書者則槁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須有常數所給有定員其祿則出於廩人舍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稍食者司祿取而頒之與內宰宮正等官使之相均給與審乎此則司祿雖闕而班祿之意可得而言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興音豫

釋曰巡行視也郊外曰野春而巡野以觀其耕之勤惰秋而巡野以觀其稼之美惡春皆耕而五穀

之種有先種後熟者有後種先熟者既辨其種又
徧知其名與其所宜種之地以為稼者之灋而縣
于邑閭使衆皆知之也秋省斂而觀其稼之善惡
上下謂豐歉也豐年則賦如常凶年則斂其灋裁
其豐歉以為稅斂之差此貢灋也○介氏因周之
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後有所斂司稼所謂以年之
上下出斂灋者蓋年之上則為民斂而藏之年之
下則為民出而賑之此卽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
以待凶而頒之之義也愚謂周人貢助並行鄉公
田不無斂入之數以稽勤惰均平也猶廩人所謂

四鬴三鬴二鬴之差也賙者賑其艱阨平者均其
征役與謂興其所積之粟也
李氏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者豐
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
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謂以歲之豐凶行稅多少
之數計國用之足否乃詔上用穀之灋也夫什一
而稅天下中正故謂之徹徹者通也然耕穫之事
豐儉無常凶旱水溢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
必欲如灋於理安乎孟子述龍子之言曰貢者樂
歲寡取凶年取盈使民盻盻然故聖人設官必於

穀之將熟廵於田野觀其豐凶而後制稅斂焉豐
年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王制曰冢
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視
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量入為出由此道也後
世除租減斂灋則既闢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
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食音嗣
釋曰齍盛者黍稷在器之名齍盛之米以實簠簋
則授之饎人而炊之牢禮之米以實筐筥則共之
掌客以致之食米飯食之米也凡米事舂槍簸蹂

之事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
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釋曰饎人主炊者六食六穀之飯也祭祀賓客饗
食皆有飯舂人舂其米而積之饎人炊其米而熟
之也此二官皆在王宮之內稾人之屬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
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釋曰冗散也冗食散職服事于內外朝者天子有
二朝此特言內朝外朝不及路寢之朝者非冗吏

文書之所也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也豢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者其共至尊舒其潘瀾浅餘不可褻也瀾音且反

陳氏曰內外饔冗食者之食見於饔人之職而主之奄人惡者如後世所謂賜食或取之內厨者是也頴考叔爲封人有獻於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亦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意而饔人共冗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

周禮全經卷之十二

附録周禮通論卷之十三

晉安柯尚遷撰

郷遂

聖王有作必先制畿建侯以立民主別郷分遂以比民居井牧田野以定民業然後設官分職以維持之是必制定而後建官官定而後分職耳人知制畿封國者官職之本而不知郷遂者又畿國之本也今夫比閭族黨州郷鄰里酇鄙縣遂者郷遂之制也郷大夫士者郷遂之官也故郷遂雖有官矣而非在職之選也何以明之一郷不過萬二千五百家比長以下

士爲之一郷則二千五百下士矣閭胥以中士爲之一郷則五百中士矣族師以上士爲之一郷則二百二十五上士矣黨正以下大夫一郷則有二十五下大夫也州長中大夫一郷又有五中大夫也而郷大夫則卿之秩也合一郷之官已有三千二百五十五人矣六郷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官則有一萬九千餘也又以祿言之下士視上農祿食九人是五家則官賦一上家之食也中士倍下士祿食十八人是二十五家而復賦七上家之食也上士倍中士祿食三十六人是百家復賦其三十二上家之食也推此言之

積而至於一鄉又積而至於畿內又以供朝廷之百需又以供王之九賦是在官之祿反倍於在民之耕則服南畝者其家皆不衣不食悉以供上猶爲不足矣然則鄉遂天下根本澹不可行於後世者其原皆起於此先儒之說不曰此皆無設之具則曰古今異且是古禮果不可行於今矣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山川民物無不同也昔尚好惡無不同也今不可行古亦不可行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愚謂萬民之中愚知不齊才德亦異故貴賤不倚貧富不一古之時宜無以異於今之時也王者之治天

下而皆使之無智無愚無貧無富無貴無賤混然齊一不過受百畝之田以給一家之衣食不亦難哉吾知必因萬民不齊之中而區別之使才德賢愚貧富貴賤各得其分而無侵凌之患然後謂之平治決不爲抑富伸貧寵智擾愚之術也後世遐制既廢强凌弱衆暴寡知詐愚勇苦怯富者田連阡陌邑有公侯之尊里有人君之富貧者流離餓殍而上不之恤不自處上賢者在下皆鄉遂之說不明有以致之不專在於井田也今攷司徒設官鄉遂大夫而下有爵秩之位而無府史胥徒者皆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

是固然但不知
官非一家之官曰
是固[illegible]代除[illegible]
爲之者此又當[illegible]
知之受也

職其教者也無官府之設故無府史胥徒之役設官府以治鄉遂者惟鄉師遂師居司徒司空之局以治六鄉六遂載師閭師則居鄉遂之中縣師則居於都鄙而專治焉故鄉遂之中惟此四官各有府史胥徒爲受命天子操刑政之權以治民事之正官自鄉大夫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鄰長皆鄉遂之民各爲保伍各相教治異其爵秩別其貴賤謂之教官謂之鄉吏不受命天子操刑政之權者也然則其祿何如比長雖統五家即上農也閭胥受二家之田也爲二十五家之長族師雖統百家亦受四家之田又有士田以

益之也此皆農人之中人品不齊德行才能足兼五人二十五人百人之上者爲其田以處之爲其秩以等之所謂下士即上農中士倍之上士又倍者亦合其子弟受之上田令其自耕以供一家之衣食耳固不如在職之上中下士食民賦稅以爲倍也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爲大夫者其家既受田矣別有宅田官田以賦其祿或又有賞田牛田牧田以益之乎夫自其能受二夫之田而至於能受十夫之田則其家之殷富子孫從人之衆多可知矣自下士上士中士而至於秩當上大夫則其宮室之制器用之度衣

無所以多而易
行

小學分石
莫何

服之以禮樂之等可知矣其人可爲五百人二千五百人萬二千五百人之長則德行之優裕又可知矣賢者以次而升不賢者以次而降升者加其爵秩降其田祿合其子弟倫其臣妾降者下其爵秩減其田祿分其子弟散其臣妾此小司徒所以歲終則攷屬官之治而誅賞大比則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司徒廢置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司徒誅賞是以古者之民貧富貴賤常與人之德行才能相稱故俾民不得逞而奸民不得肆易直淳龐以從上令朝夕孜孜措心發慮不

啻不欲勤其事並其職敘其行以聽在上之旌舉此成周之治其根本盡在乎此王道失傳後世未有能明之耳或曰比長即上農也農夫而加以下士可乎曰遂中鄙長無秩里宰則二十五家一下士似爲公宜然古者鄉官皆以德行而立之其實民也耕公田供貢賦則一而已所以有上中下士之名者亦於庶人之中而差等之異其冠服禮節而已非敢與朝廷所命在職之上中下士同也況六鄉乃王城之內宜君子多也六遂與都鄙則通之天下鄉長無秩乃常禮也何疑於六鄉各尊一秩乎曰上中下之大夫爵

四様則無乃未善
說

是乀

亦尊矣鄉大夫州長黨正既民中之官安可授以如是之尊爵曰三等大夫其本皆賓興所出用事而任職則司乎百官府之治矣老而致其事則司鄉中之教及其既死子若孫則亦襲其爵爲鄉官所以貴貴也然襲爵亦以功勞爲等秩世祿之法實在於此必其子孫德不稱其位乃降之若身被降黜則亦不得爵是爵矣況子孫乎然在職之官不時更代鄉官少更代者是以朝廷在位之爵反少而在鄉之爵反多所謂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又曰長以貴得民者此也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爲父

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傳農事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此可以見大夫士致其事必司鄉中之教矣夫所謂鄉遂之官大夫士之秩者皆常爲大夫士者或爲大夫士之子孫而世祿者是以家世素爲民之所服其子孫亦思守其家法而不敢廢是以宗法亦可常行而不墜然後貴者不逾賤而賤者不逾貴故上下以辨民志以定後世以科目取士無德行道藝之考無鄉舉里選之法朝夕鑽研從資口說聖經賢傳乃爲利答其取人也據一日之長憑一人之見富貴貧賤只在須臾之間朝爲庶人夕登仕

版及其廢也剃爲民表夕爲匹夫其進也無漸其退也無歸是以屠沽賤隸皆萌僥倖之心夫其進也無漸則居官者寧無充肖之念其退也無歸則當事者豈忘碩後之心忠赤之心日薄亦勢有以驅之故也是養賢之道既失於前駁官之法大綴於後矣鄉遂之法乃周禮之首務而稍繁其刑井田次之三代而下豈無願治之君賢明之佐欲舉行聖人之典以復中古之治者乎特以其本不明而獨行其末適足以壞天下也故欲行周禮而興王道者必自鄉遂始

封建

胡五峯有言封建者先聖王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者秦人所以私天下之大寶也此升其堂未睹厥奧者歟就秦人而論之信有公私之判矣若以王道言之固無非公天下之心無非封建之法而郡縣亦行乎其中矣但先王之法則俱得之後世則俱失之何也治天下之大本大原起於鄉遂五家爲比必立之長五比爲閭必立之胥四閭爲族必立之師斯皆民也辨其等列異其章服頒其教瀆上下貫聯於是乎分勸率服役於是乎始雖無封建之瀆其所以習民於等差階級之中而消其僭上無等之心

則封建之意實原於此至於五族爲黨黨正下大夫五黨爲州州長中大夫五州爲鄉鄉大夫則卿也斯亦民也仍其官而世其祿立其行而司其教是以上有定職而教可行下有常尊而服以素雖無封建之實而封建之瀆則本於此至於分以五十里七十里百里之土命以六命八命九命之爵人於是始知其爲封建矣是故公侯伯子男者爵也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及上中下士亦爵也五十里七十里百里者祿也而大都小都家邑官田宅田士田者亦祿也公掌五百里之諸國侯掌四百里之屬國伯掌三百里之屬國子掌二百里之附庸男掌百里之屬邑此職也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掌其黨之教治族師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閭胥掌其閭之徵令比長掌其比之治此亦職也是則鄉遂之瀆與封建同故鄉遂者封建之小者也封建者鄉遂之大者也鄉遂行於封建之中封建出於鄉遂之外故不知鄉遂何以知封建也胡子所言無乃未達其本乎探厥所原蓋由賢能二科不明故鄉遂封建莫能辨也夫有德行則謂之賢有道藝則謂之能賢能必本於德行道藝人固知之矣至於賢者

不使能者在職則未必知之也在位在職人所攻知之矣有在位之職有在職之位則未必知之也夫何以賢者在位也有德行則以爵位處之矣自卿大夫而至比長自天子而至公侯伯子男此皆賢者之位故有德行者居之居其位必思久其位蓋以國為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毀其禍此天子諸侯之心無不同也卿官必思德以稱位位以彰德德行尊則能化下而人服故位可久德行不修則大比廢置而降黜隨之故秩進則祿益而富自來秩降則祿削而貧自至故前人欲以貽後後嗣思其堂構

在位者之心無不同也是以三代之人惟患德行之不修無憂爵祿之未至風俗淳美蓋有此具矣何以能者在職也王朝六卿之長與屬下及都鄙治事之吏皆職也有德行道藝之全者賓與之以進於王入於太學教養之司馬辨論官材內史策命之以治王朝六官之事此職之大者然必考其功績而爵秩隨之故王朝雖有大夫公卿之貴皆謂之能與公侯伯子男之賢為對此大賢大能之分也若夫鄉遂之中德行道藝未能兼全者則為次賢次能不以鄉飲之禮禮之賓之止以鄉射之禮觀之謂之賢者則進其

爵如閭胥進為族師黨正進為州長此亦賢者之位也能者則視其所習之道藝令為鄉遂都鄙治事之職如均人遺人之類凡六官所列微職不由朝廷所命司徒司空舉之鄉師遂師任之此亦能者之職也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之謂也若夫在位之職則公侯伯子男之教其屬國鄉大夫以下之各教其所治而謂之曰方伯連帥謂之曰鄉吏教官蓋皆不恃其政刑以威之貴於修其德行以服之是故行高則服衆德高則位崇故侯伯不得專征伐必奉命討罪而無興廢之權鄉官有鄉刑

而無府史胥徒之設教人貴德故也夫是之謂在位之職而在職之位則王朝有公卿大夫士之爵鄉遂庶職有上中下士之秩是也蓋大賢大能天子所用自下士而可至於公卿大夫然必建其勳庸政績然後以次而升功名居先爵祿居後蓋爵以授德祿以酬功不可苟也夫是之謂在職之位亦有居其職不加其爵者以德位稱故也亦有有其爵不稱其職者則改其職依其本秩退為鄉官具有過者黜辱不至於極而去職亦有其所是以在職之人皆盡心職業而無後慮進有忠孝之心退有禮讓之實此王者處

待其當故使之在職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三代所以
恭和長久者以有此具也雖其身死之後子孫亦常
其祿位爵則視其德耳夫是之謂大公夫是之謂封
建故不明乎鄉遂之灋在位在職之分而論封建終
無以得聖人之意也若夫郡縣之灋後世所不能廢
者蓋亦有由矣天子王畿千里設鄉遂都鄙畿外
建侯伯子男諸侯之國亦設鄉遂都鄙但其大止於
百里耳後世不建邦國而立郡縣而徵其貢賦亦猶
畿內采地公卿大夫王子母弟身居王朝而收其貢
稅以爲祿天子使吏治之故畿內之制後世郡縣之

灋也故以治王畿之灋治天下則爲郡縣以邦國九
倍王畿之制分天下英賢共之則爲封建以郡縣之
灋治天下是以天下爲王畿也以天子爲王畿是修
身齊家以平天下而無治國也無治國是以天下爲
巳國也以天下爲巳私分而封建不行則聖人大公
之意亡矣夫鄉遂不立則天下賢者不在於位偏用
能者在職以治天下矣惟賢者不在於位故教灋不
行禮讓不著而鄉灋壞鄉灋壞則賓興樂本貧富無
制故不得不取以科目既取以科目又設在職之官
以教之不過使之讀書爲文以取科第而巳利之所

在程式存焉雖不設官教之何患其不能爲舉業也
故教官爲虛設科目爲虛灋不知古之教官即鄉官
之有德行者爲之今日之教者以德行道藝則明日
之舉者必以德行道藝矣教之初巳爲興之之地則
用之也尚何須於賓禮之隆哉孟子曰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此之謂也以治王畿之灋治天下者
豈惟以天下爲巳國而謂之私哉萬里之外朝覲述
職之禮賀慶考績之事無不同於王畿一命不命之
官至微細也無不入冢宰之銓選使之往還萬里或
數千里要荒之地終年曠職其視先王公天下以爲

心度遠近分英賢以共之何如也是故冢宰施典於
邦國施則於都鄙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五
百里外爲侯服歲一見千里之外爲甸服二歲一見
二千里外爲男服三歲一見三千里外爲采服四歲
一見四千里外爲衛服五歲一見五千里外爲要服
六歲一見是朝覲述職以地遠近而分疏數之期寔
官授職以命多少爲權輕重之別豈有如後世地無
遠近之限事必出自朝廷官無大小之差權皆出自
冢宰哉若夫公侯伯子男之分土分民在今之昨誠
不可與古同何也三代之王天下皆自諸侯而爲天

千里為者以下見今日
所行者

下之所推戴自宜以爵土分天下英賢共之而權不嘗不存也後世之君天下者無尺土一民之資以除暴救民而得之勢與三代不同固不宜踵三代之封建然而聖人公天下之意亦未嘗不存也是宜於郡縣之中而寓封建之遺必鄉遂必井牧都鄙各有所治之民大小各有三等之別以伯統民官必久任以功最加爵而不徙其治職以祿賞功而不以官賞功地分遠近為朝覲述職之期官分大小為朝廷岳牧除授之柄千里為省外設方伯連帥以為監有分職無分民有加爵無專土此古封建之遺後世變而通

之者也使聖王復作必不踵三代之封建因時制宜而道未嘗不存焉不考封建之本原不推郡縣之至理徒曰郡縣私也封建公也先王之意荒矣

郊廟

天之胙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與神天明天位由天所命鬼神饗佑然後為天子也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天神地示人鬼三者接之以其道則天清地寧鬼神降福天位尊且安矣然先儒於天地之祭南郊北郊之分祀合祀天子七廟九廟三昭三穆考論紛紜靡不質據經傳然卒未之能定云夫謂天地有

分合祀者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輕清而浮陽在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萬物之賦形受質者莫不本焉故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體物而不可遺者以不著形迹而神行於其間故感應之妙捷於景響耳地則囿乎質而塊然莫體於下緯曰萬物非地不生然物而非神也質而非氣也不得天之一氣運行其間地亦何自而有生物之功乎故地體雖大而不可與天配矣既不可與天配況可與天合祀乎吾知物之與神既不相同卑之與高貴賤自別耳今以周禮考之大宗伯曰禋祀昊天上

帝血祭社稷五嶽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與圭璋琥璜禮四方小宗伯曰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裘曰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宗伯又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告后土稽之經文蓋天有分祀合祀地亦有分祀合祀非言天與地有分合之云也夫言祀昊天上帝則合祀於南郊言旅上帝則分祀於四郊言祭社稷則祭地於大社言旅四望則分祀於五嶽何也四郊各有壇以分祀五帝故春夏秋冬迎氣而禮之四

類附焉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日爲壇而月爲坎司中
司命陽也祀於南風師雨師陰也祀於北國有災害
則以類隨方而旅祭焉旅衆也分也鄭氏訓合非矣
又於南郊總立圜丘之壇以祀昊天上帝后稷配焉
凡天神皆合祭焉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此之謂也嘗有地在其中乎以祭地言之蓋於
五嶽之下各有方丘以祀五嶽凡山川丘陵藪瀆墳
衍之在其六者配之天子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之

下則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此地之分祀也於王宮之
右爲方澤方丘以祭名之曰社曰后土神之也以稷
配焉名曰大社大稷蓋以稷能養人功與地並也然
後以五祀五嶽及山林川澤俱合配於社而夏至祭
焉大司樂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禮運曰祀社於國所以列
地利也此之謂也今言既有社稷又有祭地何也若
社稷之外又有地之祭則大宗伯以社稷對昊天上
帝而不言地何也蓋社者從土從示神其地故變其
名猶天而言昊天上帝者也豈既有社又有地者哉

後儒有言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又何所本也故太則
諸侯卿大夫之有分地者皆得祭之而鄉遂都鄙之
間民皆立社以祭焉所以神地之道而教民美報也
天則惟天子得以祭之以天有帝非爲臣者所得對
也昔者魯用郊禘孔子嘆曰周公其衰也杞之郊也
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皆二王之後也故得郊焉魯侯
國而郊禘非禮也故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君
臣之分凜不可犯矣或曰孔子云天地不合萬物不
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地合祭於郊亦
可見也故分祀者所以使陰陽各得其位合祀者所

以使陰陽合而萬物生此世道所以泰歟曰孔子不
云乎天尊地卑而貴賤所以位也天地之合者以地
氣上躋天氣下降而後合也奠位者天地之常體合
者陰陽循環之氣非天地之常也陰陽升降道之自
然非合祭天地而能使之合也故分祭天地者欲使
陰陽各得其職卑高各奠其位而君臣父子夫婦各
安其分之道在是此世道所以泰也豈可尊母以抗
父崇地以抗天是亂其常也又豈以道接三才之奥
者乎夫謂郊社以事上帝者使於立文也非併宗伯
之三禮而爲三也衆言殽亂折之聖經可矣若夫人

凡之亨劉歆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
不在此數中鄭玄云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遷
與四親廟而七朱子云祧廟之主藏於太廟之東西
夾室及文武二世室既立爲不遷而三昭三穆之上
有祧主則藏於二世室之夾室竊意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四代之祭達乎庶人廟數雖別而四親則同別
以明禮同以稱情也雖天子九廟四親則一而已春
官有守祧之職掌廟祧之昭穆者存廟爲廟毁廟爲
祧盖高曾二廟之上一昭一穆爲祧廟祧之主藏焉
天子備禮也故曰三昭三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

服以五世爲斷若天子七世則高曾之上又何稱也
是知三昭三穆并二祧而數之諸侯祧主藏於太廟
夾室而已故五廟大夫則昭穆各一廟士則五代同
一廟庶人無廟祭於寢夫禮有隆殺情無貴賤天下
之大義也諸儒不知有祧廟故有天子六世之說也
曰其祭則如之何曰天子之祭一年有四諸侯之祭
一年有三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有薦無
祭天子春犆禴夏祫祠秋祫烝冬祫嘗三年大祫五
年大禘故犆禴則各祭二昭二穆之廟三時之祫則
祫祭太祖之廟祧廟之主不與焉大祫三年一舉則

祧廟親廟之主皆與焉五年則大禘禘也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夫天子之祭自始祖而止矣始祖之上更
無可推其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漢唐宋之君
毋以始祖無可推其所自出故廢大禘之祭竊謂禘
字從示從帝謂天帝也生民詩明言姜嫄履帝武敏
歆攸介攸止而育后稷閟宮詩亦言赫赫姜嫄上帝
是依此則始祖之所自出也后稷既配天矣周公之
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禘之禮焉當
五年天下大朝覲之時爲明堂大饗之禮以文王配
上帝盖文王之德與天同運故孔子曰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
以其職來祭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不曰
禘嘗之禮所以配乎其先可見禘爲明堂之祭矣然
所以當天下大朝覲之時而行明堂大禘之祭者明
位天位也職天職也慶賞刑威皆奉天也豈敢以已
意參之哉既禘之後乃大行朝會之禮而黜陟之典
行焉是故禘則以德足配帝之祖父明仁人事天如
事親事親如事天之義也必天下諸侯及王朝公卿
大夫皆與祭者廣仁孝之道於天下明孝治也諸侯
禴則不祠祠則不嘗嘗則不烝犆一祫二非諸侯不

大祫則天子不大禘魯禘于太廟孔子曰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故明乎郊社禘嘗之義治國豈不如示諸掌已乎

樂本

樂之所以為樂者何也和之至也以和名和故鬼神雖幽而可格萬民雖衆而可諧遠人雖疏而可悅動物雖繁而可作也曰和有本有用故天地雖大日月雖爲道並行而不相悖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和也人群聚處而不相逆和也此和之用非和之本也樂之以和召和也則如之何夫樂始也審聲以氣終

也召氣以聲天地之間聲與氣常相隨也以和聲召之則和氣應矣曰夫聲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蜎蠓皆聲也夫氣陰陽寒暑皆氣也固無待於感召也今以和聲召和氣則亦有本乎曰其本起於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司馬遷氏曰神使氣氣就形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成而成聲此樂之本也夫何以謂之神也不依於形而妙於形不著於氣而妙於氣常存於虛無之中氣不得則不能為氣形不得則不能為形故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聖人畏而欲存之故神自虛無之中而生氣氣非氣也清通妙應非常氣也是氣也其神之所依乎然則神氣之在天地間何由而得之曰冬至者氣之始也邵子所謂子之半天心未移一陽方動未動之間其氣神氣也在易謂之元謂之天地之心在人謂之仁謂之未發之中純粹精者也聖人則此神氣以為樂本名曰黃鍾之宮故以九寸九分之管準之因黃鍾而生十一律由黃鍾而生八十四聲由此而自立陰陽由此而再生造化數始於一成於九三三而九之成二十七而八十一極於一十七萬有而數終焉無非黃鍾之用也而無凡

聲與氣雜於其間是之謂和樂由是以此氣而感天地之氣則和氣應矣故可動天地感鬼神悅遠人作動物也或曰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其雌鳴亦六截竹為筒以應之乃符九寸九分為黃鍾之宮比之十一律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何也曰黃帝聖人也定律作樂何不自用其神知而為之乃命官聽鳳鳴以為樂本者蓋以鳳為神鳥其天地中和之神氣故其聲也待天地中和之聲也惟黃帝伶倫乃能知之故作以制諸竹樂張於洞庭之野其始也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

義是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中也及化齊一不主故常其卒也五官皆備此神無不含含動植飛潛無不來格者以其本鳳鳴而制律呂神之至也令人以意見揣度能得此神氣乎又有欲於人身之指寸以定黃鐘者果神氣所在乎或以紀黃帝之聖猶必聽鳳鳴以定鐘律今無聖人無鳳鳴則樂終不可作矣曰孟子云聖人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聖人雖亡制數法度存則樂存矣但律本出聖人之爲耳故樂本雖亡然神氣之在天地間終古不息一刻而無神氣則乾坤毀而天地不立

也人無此氣則不能成人物無此氣則不能成物此所謂先天之氣也而神藏於其中矣惟於冬至之時可以取之一陽將生未至之間聖人謂之天地之心天地無心神即其心也惟此時可以見之過此則著於氣而非神之所存矣故截竹爲筒以驗之氣至則灰飛此氣非後天之氣至精至純之氣也故以此管爲至神之管得此氣而爲律吹之以爲聲則天地之和發也由是以生十一律由是以正五音而黃鐘未嘗不存焉故黃鐘之管神管也神管體也故曰理如類有可類言此神管之理有可類而爲用者耳又

曰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言分者皆律之數則同形而同類其分而存者則未形而未類皆黃鐘之體也又曰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別之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天器數既成則人皆可識矣然氣數雖形至有也而神存其中則無有也非聖人其孰能識別之是故至細而難見者先天之氣也至微而難審者黃鐘之聲也聖人知天地之妙用而識別之故因神而得其氣因氣而得其聲由是可以和天地由是可以洽神人而樂之妙著矣故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解形必效史遷之言乃

世世相傳而得樂之大本者也故其發黃鐘神氣之理微妙如此後人不知而區區於器數之間求之不亦遠乎自此而下則數存而法備會而通之則前千萬世之既往後千萬世之未來其理莫不形見於樂以子貢之明達猶能聞樂而等百世之王之德况於孔子由文王之操以求之豈不死然見文王哉故樂之道弘矣樂之理妙矣苟能取神氣以定黃鐘依黃鐘而作樂必能使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也故樂惟漢爲近唐宋則有得有失然皆施之議論耳近世有李文利者倡爲黃鐘三寸九

分之說以律準易一陰一陽相爲循環同天地之妙
氣爲是不知有神氣而再立陰陽之道也蔡元定以
易者盡天地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
用止於至善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
人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者也所以
此言可以破李文利賊經之妄矣又有泥史遷之言
者曰九寸三分之管爲神管不用而虛之再生之黃
鍾爲氣管倍長倍廣之管爲形管惟使氣管形管對
吹之神氣形皆立管焉既非矣虛神管不用而又倍
之則黃鍾安在哉黃鍾之管而可倍則聲入雷霆矣

又有執呂氏春秋三時九分吹之者曰函少之說以
爲遂孔不過當合字之譜而已固非黃鍾之元聲也
各出意見聲氣之元愈不可見矣

兵制

兵與民一人也文與武一體也人之賦質固有仁者
矣固有勇者矣然必仁勇備乃爲全德文武備斯爲
全才古之時兵民不分春夏合民以耕秋冬合民以
田詩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故時蒐無事猶不忘
戰也欲兵常強則莫若選民爲兵使有勇力者得致
於用欲食常足則莫若兵民不分有事選之入行陣

無事使之歸農畝是以兵不乏也人則老弱不[illegible]
不與於給則民用可需周家選兵之法上地家七人
可任用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用者二家五人
下地家五人可任用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夫家出一人爲正
卒此徒役之大數也若有大師旅大戎役則有簡稽
之法焉小宰之八成曰聽師田以簡稽其制具於遂
司馬法其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此乃

司馬以田令賦之法也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去
百一十有二家之內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
中擇七十五人籍於司馬是於三等之家正卒七人
之中選一人爲兵以備征伐是必生而有勇力可當
禦侮之寄者然後選而教之也鄉遂之中又辨施舍
老者幼者疾者則舍之是兵非長爲兵其選之也不
可謂不精其舍之也不可謂不預矣苟無征伐則長
在民伍及用之乃合其卒伍族師所謂若師田行役
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鄉師所
謂四時之田脩其卒伍是也然此亦四時之田教戒

乃可及軍旅調發又不盡用之也逸司馬灋又曰
井十為通通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
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前之田賦以四起數總籍
民兵之數此之田賦以十起數調發民兵之數也以
夫井中家計之百井八十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可
任用者二千人籍於司馬者百二十人有奇調發者
三十三人耳是四分當兵之數調發者一分之强故
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詩曰其軍三
單單之言番也謂簡稽者三也成周制兵之法如此
選之豈有不精教之豈有不預用之豈有不均以戰

則勝以攻則取食隨取而隨足而民不能勞蓋得此
道矣先儒稱成周軍制之美必曰處則為比閭族黨
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且曰士不待選皆吾民
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如使天子起六軍征伐則六
鄉偕行國中遂空可乎是不知有簡稽之法故也但
曰有事師以征伐無事歸之田里兵非廩給之養將
無擁兵之患則先王之灋所以為美者是為得之以
兵食言之六官之中朝覲會同祭祀賓客軍旅田役
與喪荒七事也皆小宰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夫軍旅
之用至多也官府何以能供之哉蓋所謂兵賦者非

正是

止賦其車與卒也如八家之中出一人為兵籍於司
馬凡有資用八家供之矣若有調發五百家共出三
十三人則五百家共出三十人之資糧豈有不給哉
然此非常屯之兵行則給之耳而遺人所掌郊里野
鄙之間皆有委積以待會同師役賓客之用矣委人
又斂野之賦斂薪芻以式灋共軍旅之委積薪芻踈
財充軍旅之賓客館焉而廩人掌九穀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則成周委積之多隨處
皆有則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哉至於春秋列國征伐
無歲無之其兵食亦皆取用於所過之國若齊師還

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是矣
亦未嘗有餽餉之役蓋周公之遺法也或曰周之田
稅盡以賦祿矣又安得委積如是之多也蓋凡受地
者三之一食其在公者盡為委積以須七事之用乎
時不以給坐食之兵故隨在有備無轉輸之苦也及
至秦人始飛芻輓粟以給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天下之民始困矣自此而後兵民既分天下田稅太
半給軍不耕而食者徧於天下郊野縣鄙之間安得
委積之備哉一有師旅之興故不得不為漕輓之擾
漕輓之困民又倍於養兵之苦率暴秦之轍行之不

廢欲求天下無亂不可得矣揆厥所原自漢而下王者不階尺土專以兵力定天下故遂以兵守其國由唐詳府衛鎮戍之制設居重馭輕之權及其後也兵以尺籍爲定而子孫不移將以世祿襲官而才藝不選始無挑選之精終無老疾之舍在伍者率多庸羸苟備名數以坐索祿糧竭生民之膏血養無用之老羸耳其驕矜怠莫爲用大敵未至望風先奔徒習爲亂而竭國力一有不副怨叛隨生天下大患孰過於此夫創業之初既用此輩以取天下則承平之日祿此輩以報功可也籍此輩以守國衛民不可也孟子

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君雖至貴必依民而後成其貴也後世之王天下也得國之始必曰藉此輩以取天下亦當養此輩以與國咸休又以不可徒養之遂藉之以衛民焉故府衛兵將率多創業之人也陸賈有言以馬上得天下寧能以馬上治之乎是故誠不宜以此輩守天下矣夫王者之興以除暴救民故天命歸焉非由此輩善戰之力也其善戰者以能除此殃民之賊矣天下既定爵祿金帛既足以償之其心亦自以爲足矣如有賢才豈遂棄哉故報功之與守國誠不可以一途而論也夫國之所以長久

者以能撫養其民而爲之立命故天命不解而祚運悠長矣君不爲民則天位未必其尊且安也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以賊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况一時立功之士可不問其德行才藝而世祿百世乎如養此輩無益於民徒曰報功云耳則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者也司勳曰國功曰功王功曰勳戰功曰多此三者今之府衛之功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此三者承平致治之功也先王皆有世祿之法然世祿之人居其位賦其田矣必有德行道藝之教有月書季攷之法苟德

不稱位位不稱職三年大比一觀一詢黜陟隨之豈惟世祿治國處民之道皆如此矣是公天下以爲心報功守國衛民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豈如後世崇私之極至於坐困吾民而自蹶其本也哉是宜復先王之法藏兵於民家出一人爲正卒所以聯其人以供貢賦以聽田役以比追胥又八家選一人爲兵而儲之及有調發則於儲兵之中四人而選一人以行則兵何有不精天子親征不過六軍七萬五千人而已諸侯不過三軍卿大夫可知矣是以兵精則數寡而足用平時無養兵之費故郊里野鄙皆有委積

更番戍守可矣，然又子兄弟不失安離別之情，生死之苦，而甚未易言也。上善哉，因吾以為今日之必然乎

師行不齎糧隨在取給焉以兵精而數寡也師止則各歸田里而安本業兵無常屯之戍將無擁兵之患天子有大封之役若城齊城謝之類則以他國之人力爲役以本國之人給餉不并用之也其在邊疆及要害之地則更番戍守今年秋行明年夏代者至又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其卒以備稽閱發亡之數也鎮留以鄰月不調之家先王處兵之制大略如此至簡而易行世可以救生民之困豐國家之財富強之術莫過如此蓋所謂對病之劑大豈三年之艾乎有天下國家者留意焉

肉刑

昔嘗慨唐太宗之讀周禮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古今以爲名言予謂封建井田大事也肉刑豈可比哉使天子行濫於上大臣議濫於下須方尺之書於天下則肉刑復矣若封建井田則必裂天下之土宗析天下之田將明君賢臣殫心術之能復唐宗三言無乃失其倫乎今而思之肉刑之復信乎其難也何哉人懷惻隱之心士有近易之見皆曰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應死而死耳肉刑者斷肢體去生本殘傷軀虐乃暴

秦之淫威豈聖人好生之心哉愚細考之自古刑濫以五刑爲本五刑者墨劓宮刖殺也故周禮司刑掌刑各五百是文武之時刑條不過二千五百至穆王作呂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剕即刖也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比舊加多重刑加減者也豈使然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亦擾後王刑條爲言耳則肉刑爲墨劓宮刖自古帝王未之有改也雖堯舜之聖皋陶爲士亦豈能舍肉刑爲濫乎哉曰何以知唐虞亦肉刑也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此萬世刑法之祖也有流有宥有鞭有扑有赦有贖乃入五刑故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說者謂五服服五刑之罪三就肉刑所就之處也則成周五刑本於唐虞承於夏商可知矣後世除墨劓宮刖而以笞杖徒流配大辟爲五刑則有其故焉周禮司徒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此鄉之八刑乃虞廷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也然止於鞭扑及讖罪乃入士師此參狀之所由始也司寇曰嘉石平罷民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司空掌地平者也又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施

職事焉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此終流
之所由始也然嘉石上罪旬有三日坐而朞役使州
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圜土上罪三年恥以明刑能改
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此皆收教之使復為平人未
入五刑也入五刑則毀其肢體不得復為平人矣自
隋唐來以笞杖徒流當五刑之數是古五刑其屬三
千今只存大辟五百也若以呂刑之屬言之則只存
二百也何以懲奸雖然肉刑終不可廢也孔子曰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易曰
屨校滅趾無咎又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是以惡積不可掩罪大不
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是必以其罪而當其刑矣死
與不死之間其別有五然則五刑之等亦協乎天地
之自然者也漢之文帝信一女子之言輕變帝王相
傳之刑濫以笞箠而易肉刑當劓刖者笞五百而卒
多死不如肉刑尚可免其死也至景帝定箠令而笞
者得全自是笞罪日降而輕後世遂以笞杖為五刑
其原又出於此夫謂死者不可復生先王大辟之濫
盡殺一人而後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先王
宮刖之濫盡斷一人而後續其欲斷者矣不原其罪

之所當而槩以當刑之可哀而憫之是豈制刑之意
哉是故肉刑求其完而不可得也故斷之死刑求其
生而不可得也故殺之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也
肉刑其可去哉今夫墨者使其惡不可洗劓者使其
形不復完刖者斷其惡使不能肆此三刑人所易知
復固不難也至於宮刑者男子去勢女子幽閉是去
人之生本而絕其種類也好生聖人之大德絕人種
類中智猶難之况上德之士全惻隱之心者乎此肉
刑所以更千百年歷明君賢臣無敢復之者也愚反
復思之古聖帝明王何必制此肉刑哉豈古聖之心

不若後世中主之心而好生之德不若今中智之士
哉必有故矣盖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必欲
久安而長治是以有裁成輔相之道是以有扶陽抑
陰之法是以有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之良規故制為
此刑也夫虎狼終身不再孕猛獸有角去其齒天地
生物不能絕其惡必有以損其惡亦自然之理也至
於草木亦有長善去惡之理焉詩曰作之屏之其菑
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闢之其檉其椐攘之
剔之其檿其柘故惡不去則善不長死於惡人而可
使之滋蔓乎且天地之生生無窮而所以養人者有

限生多而無以養之勢必大亂善惡俱傷及至人類消縮然後天命至人除暴救民成平定之功乃復生之養之此一治一亂世之所以常相尋也與其善惡並生而易亂孰若植善去惡使善人多惡人少世治長久而不亂乎後世不推帝王所以設肉刑之心輒曰聖人好生不肯輕絶人類是不知聖人之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且不失乎裁覆之道者也況肉刑之人先王既待以不死然猶不棄其用也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積不廢其生不枉其材用之食之聖人何仁之至

也夫宮者使守内則通乎内外之閑必用奄奚可知矣天官奄人皆屬内宰其閽掌后服位下士四人雖曰刑餘其才有可用者亦命以下士之秩不過四人而止豈若後世無罪而自奄者青紫者千人乎或曰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眾宮刑之女否曰男去勢而爲奄女幽閉而爲奚蓋女子去其生本則幽陰閉塞矣猶男子之去勢也漢儒訓幽閉爲幽而閉於宮中後儒遂不考幽閉之法故釋女宮爲宮中之女而不知爲宮刑之女也天地一陰一陽而生萬物今男子有去勢之濾而女子獨無豈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乎嘗

觀禮曰大夫七十而老適四方乘安車行役以婦人又曰八十非人不煖矣則古人養老必用此宮刑之女可知矣春官世婦掌女宮天官内宰掌奄人宮刑男女各有可存則宮中充用必以是人可知矣酒正而下執役女奚無慮七百人皆幽閉之婦人也不然則外官執役女人之多何處取之豈不亂男女之別乎自此而諸侯之國自此而卿大夫之家所以用奄奚爲不少矣以隨處皆有是人也是以三代之時家法各正姦慝不生娼優不行風俗淳美至治長久者肉刑存焉耳有志之君欲復三代之治肉刑其最先

也豈在封建井田之後乎

井田

井田致治之本也舍此不可以言三代之治矣濾制莫詳於周禮乃聖王爲治之迹也儒先之論或有以爲終不可行者或有以爲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皆未明乎至當之理通變宜民之道焉耳夫山川丘陵與天地相終始爲古不易者也人生天地之中三十年爲一世與時消長焉者也故一夫受田百畝非田之廢也必以百畝授之一夫則人之生生無窮而田之區域有定人多田少之處又何所給授乎非

濵之不可行者以此也是宜以田爲經以人爲緯田有定制量人而授田不限以人皆百畝亦不使之無業務附知乎此則周家井田之濵可得而推矣司徒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井田之濵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井田之制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由方里而井言之是夏以五百畝制井殷人又更爲七百畝至周又爲九百畝焉蘇洵有言聖人迭起必以五百畝七百畝九百畝而制井則

必塞溝渠移丘墓造涂路定疆界窮天下民力更數十年他務未遑然後可爲但井地未成民已老死而天下困矣可以爲聖人之濵乎此言井田終不可行蓋泥於制井之形體故耳先儒又曰井田始自黃帝而大備於成周是更數十聖人又千數百載始成也若必曰中公外私八家同井雖再更數十聖人又安可成乎蓋天下之地豈皆沃衍膏腴而無淳鹵磽确之等乎豈無山林藪澤丘陵傂豬之限乎豈皆平土上地必可爲井邑丘甸之制乎聖人必有通融之濵執其權衡以制乎不齊之地使天下無一地而非井

田無一水而非溝澮無一民而非有職乃見聖人之制但未之考耳請詳之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故遂與徑爲一夫之田溝與畛爲一井之田一井九夫今曰十夫可知非井字之制矣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先儒曰都鄙用助濵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濵十夫有溝於經文信合矣愚觀都鄙之間亦有比閭族黨鄰里酇鄙亦有山川城郭宮室涂巷豈鄉遂皆此地井濵不可行都鄙皆平原廣野必可行助乎今國門之外固有膏腴平原可以畫井而行助山林川澤多

居野外宜行貢也定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可乎惟丘葵曰丘甸亦可用之於鄉遂及公邑縣都用之於稍畺似矣而葉時則曰言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無往不同可謂得先王之大意矣求必能推詳之也攷之王制有云山陵川澤林麓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爲田之實數三分益一爲水與道及山川城郭若以司馬濵經制之則亦有可通者矣夫有田必有水也故遂溝洫澮必環於井邑丘甸之中有水必有道也故徑畛涂道必作於經界之際水與道既不可離於田則側夫之餘豈無羨衍之處

可爲田而不成夫者乎又豈無萊牧錯雜之所
可以數定者乎故司馬灋曰十井爲通通方四非法
溝其旁則一里十夫故曰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十通
爲成成方十里則百井千夫其洫其旁則百夫故曰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成爲終終千井萬夫其澮其
旁則千夫故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十終爲同同萬
井十萬夫其川其旁則萬夫故曰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皆兼乎水與道言之考工記匠人職曰九夫爲井
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

謂之澮專達於川夫井閒有溝則十夫也十里爲成
則百夫也百里爲同則萬夫也盖井邑丘甸以四起
數言田之實數以稅歛而言也司馬灋與匠人以十
起數兼水與道以里數遠近而言也以此合于制三
分去一之說亦可矣愚又以爲聖人制爲規矩以教
天下也固欲人由規矩以得方圓非欲使天下必法
吾方圓以合規矩也故規矩有不盡之方圓而方圓
無不得之規矩此自然之勢也今觀六鄉曰井邑丘
甸縣都固以實田之數言也六遂曰上地夫一廛田
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

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皆如之都鄙不易之地
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而
不言餘夫何也九百畝爲一井矣今一夫有二三百
畝上地夫百畝矣六遂又加萊五十畝焉則中公外
私八家同井既不能成而易灋上地亦加萊牧五十
畝都鄙餘夫皆如之未可知也大抵聖人制爲三等
之灋非必曰六鄉用井邑丘甸六遂用萊都鄙用易
也盖平原廣野田無高下而有肥磽也則易灋見焉
丘陵墳衍田有高下而萊雜焉者則以佐田之肥磽
而萊灋用焉肯沃之地田皆腴也則井地成焉井灋

雖曰可成然亦不拘於形體也先王以是三灋因地
利自然之勢而施之猶執其規矩可隨處而得其方
圓耳夫萊易之灋既以益田之肥磽則雖有二百畝
三百畝之不同然亦不過定百畝之稅爲一夫之征
耳周家貢助並行未嘗限以鄉遂都鄙也六鄉之地
城池道路所占必多以夫數而定井邑丘甸之制不
成夫者則爲宅田士田賈田而行貢灋焉六遂之地
亦行丘甸之制也其不成夫者則爲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而行貢灋焉故貢灋所以厚君子稅有輕重之
不同助灋所以別野人則取以什一也百里之外爲

都鄙公邑則明言甸地即四丘而成甸也民居則或成鄉焉或成鄙焉鄙之名本於此至於稍地則田或數甸居則大邑也故謂之家邑地之大田之多產四甸之聚也則縣之形成矣民居則合萬家而謂之小都焉至於畺地則田積成同或數同焉內亦可制鄉遂都鄙也以大都不可偶同不與其成鄉遂而謂之大都焉剡甸縣都鄙雖本於井地而都鄙之名實始於古耳然都鄙之中亦有比閭族黨在邑中鄰里酇鄙在郊外亦有七等之田以厚君子故貢助並行無間於鄉遂都鄙也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乃通率而言耳其曰野助而國中貢者孟言都鄙非無貢也而助灋多鄉遂非無助也而貢灋多戰國之時惟以貢灋專行而助灋不復存矣人思助灋之善故龍子之言如此孟子為救時之論以貢灋未可盡廢而助灋不可不行請野助所以寬野人國中貢所以厚君子此因當時所急而言非謂聖人定制如此也或曰先王立灋既因時宜則井田貢助今亦可行乎曰何不可行也山川原隰丘陵墳衍古今同也宮室城池溝洫涂道古今同也但經界不同耳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如此則是一定可覺
余儒不拘也

祿不平矣今欲行先王之灋惟正經界為先耳古之百畝今之四十畝古今尺不同大約言之耳也一夫受田百畝今亦以四十畝為一夫而定一夫之稅田有肥磽之不同如平地如萊牧以九等制之或一倍或再倍如今世等則之差而定為一夫之稅夫以界定井以夫定由是以夫起稅以稅起數則井邑丘甸縣都皆如古矣田制既定以家而授通之以士農工商固不限以人受百畝亦不必制為中公外私或二家共一夫或數家共一夫或一家受二三夫焉所謂上中下家者亦以受地多少而分之此九比之大本也又有野地

民居客賦不同者則自狹鄉而徙寬鄉比鄰之長從而授之入鄉無授出鄉無節則唯圖土納之逃手務閒者不得恣於其閒地之與民必參相得也乃以成夫之田為民田或助或徹而貢則以年之上下出斂灋以七等之田為官田使野人耕以養君子或自耕而食皆行貢焉則稅無輕重之差田無歉閑之弊而吾夫定也稅定也役均也惟一正經界而天下之井田成矣由是而行比閭族黨於邑中鄰里酇鄙於郊外以德行授秩隨賦以官田以成夫為民田稍下配之丁少田多者分之以給無田者略為限田之灋則

先王之治碁年可復矣安有古今之異哉是故制爾
周之存乎瀆推而行之存乎通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有君有臣舉而行之成周之治夫豈遠乎

周禮傳叙論　　柯尚遷撰

翼傳 論德行道 豈舉選附

周禮一書規模措置綱舉目張運之於廊廟而遐陬僻壤無遺照臨之於天地而昆虫草木致其詳禮樂之顯設鬼神之幽微人道之曲折周旋庶彙之相感相制莫不包舉而無遺讀之若見其粗而精者未嘗不在其中措之若見其滞於事倚於迹合之以自然證之以至理則道未嘗不寓於器之內是故或一言而盡天下之道或一法而含千古之變其叙事也簡而嚴盡而不迂其立詞也約而周推而有餘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非周公之元聖仰思待旦損益百代躬親吐握之勤者孰能及此是萬聖之指微帝王之楷範六經之本根儒者致用之梯航也其可不盡心乎然聖經廣博淵深萬事庶物雖舉其綱而萬目則可類而推也百官萬務雖提其要而細微曲折則可詳而演也古今之異風氣之宜稽之百代尚可損益而推行也愚於聖經所存既句爲之釋章爲之原雖繁而不厭矣自春秋戰國以至於今代有賢哲其所述作豈無

可以發揮聖經者乎六藝之與衍百工衆技之數陳豈無可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帝王之傳統其損益因革豈無三代遺跡相傳而未泯者乎愚再欲離原聖經之旨趣合賢哲之敷述集成記傳以羽翼之其事詳其文理其義正要皆生民之不可廢者苟得而詳言之夫自周公而下惟孔子孟子既得其道又明其法嘗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及終不遇也乃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夢思者蓋周公之形體哉以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具在周禮故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籍之所去大小司馬班爵班祿之法而已其他固具在而孟子聞之熟矣井田征稅之法班爵班祿之論教齊梁王道之陳使職賢能之辨皆所以補聖經者亦既家傳而人誦矣自孟子而下有王制之作雜夏殷之制雖未見周禮然其言有羽翼聖經者固多也又有夏小正一篇出於戴氏之所傳然經幸存於傳之中取而標之其詞古其義深孔子所謂吾得夏時者非此也哉又有呂不韋者集門客作月令此非不韋之客所能撰也蓋秦未火之先所得禮樂古文相傳

而未泯者祖小正之意集成倫類而爲十二紀之首焉觀其他篇之不相似可知矣故月令之篇今在戴記然於周禮有發明羽翼之道焉戴記之中又有明堂位一篇乃末魯儒者所作其詞主於誇大魯國然所陳禮樂之器宮室之度多有古制存焉但曰周公踐祚而朝諸侯則妄誕者也內則之中有飯食之制八珍之法蓋周禮食醫酒正等官之傳也并明堂位皆以翼周禮焉考工記一篇乃戰國之儒會集古工作之事而文之作爲此書雖四十三工之詳然皆周禮工事之支裔耳後儒取以補冬官不亦謬乎其他有所謂九刑政典者其於僞三墳書未可入傳也惟有司馬灋其言間見於漢書或小司馬之遺逸者其出車制賦之廬簡稽之數誠可以補小司馬之闕者宜取以附經外此又有齊司馬穰苴兵灋號曰司馬灋其中所言行師之制九伐之灋多有合於王灋者此其人必曾見古司馬灋之書而爲之傳耳今選其可以羽翼聖經者以附於後凡此六篇皆采先儒之訓以釋之爲周禮之內傳焉此皆先秦古書也竊又嘗排之周禮大指教人以德行道藝取人以賢德才

能有德行則謂之賢而使之在位有道藝則謂之
能而使之在職故孟子之論王道必曰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則古者敎人之具取人之制舉可知矣
是知德行有德行之書道藝有道藝之書讀德行
之書者宜取之以德行讀道藝之書者宜取之以
道藝斯理之必然也後世敎法之廢由於鄉法不
立故爲事無本取人之制先壞故不得已設科目
以羅天下之人材雖曰示公而古人之敎法掃地
矣竊嘗思之科目之設是欲人苦心讀書以求其
理發揮於辭藻以暢其材也夫五經四書之敎其

大指在於欲人體之於身而爲德措之於事而爲
行也是德行之書矣今之取人也固欲取其才以
治天下之事是宜使之讀道藝之書以達其材然
後可也今乃使之讀德行之書是宜取之以德行
可也乃使之依德行之書而發揮於文辭以觀其
才則五經四書柰之何不使人視爲空言且以之
爲求利祿之筌乎由不知德行道藝之敎而所取
悖於所學故也請得而分之古人六德之敎曰知
仁聖義忠和五經四書孰非敎人以進六德哉六
行之敎曰孝友睦婣任恤今內則曲禮之中孰非

敎人以行六行哉道藝之敎曰禮樂射御書數今
所存者禮則儀禮也樂則六代之舞今大司樂所
掌固所以敎國子成德之具也射則鄉射兵射也
御則在於曲禮書數則古文雖不可見今之藝則
愈精矣然此六藝乃才藝非道藝也謂之道則又
有經緯天地之用焉故又有大學小學之敎爲德
行道藝之本也小學敎之以事大學敎之以理然
小學之事不外乎大學之理大學之理不出乎小
學之事但人之入道有淺深故學有大小之辨也
由是觀之則小學有小學之事小學之理大學有

大學之事大學之理者也小學之事則少儀內則
曲禮是也小學之理則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
人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是也大學之事則周
禮儀禮是也大學之理則五經四書是也以小學
大學槩之則德行道藝始無所偏而才德大小皆
當於用矣今欲以德行取人歟則宜先立鄉遂之
濾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以處其位而使之讀五經
四書德行之書可也欲以才能取人以治天下之
事歟則宜使之讀周禮儀禮及才藝之書可也是
知小學者德行之本大學者小學之用而道藝之

內則曲禮
周禮儀禮

事皆具於大學則道藝者德行之用乎德行者道
藝之本乎故不知小學大學之辨無以知德行道
藝相爲體用而人品高下皆以是而知鄕擧里選
之源根本實在乎此故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可謂能得大學小學之意德行道藝體
用之義矣今夫周禮之書大學之實事也上自天
子宰相不知之則無以經綸天下下及卿大夫士
不知之則無以奉守其職孔門所傳大學之書乃
其中之理非儒者號之曰大學在是矣其所謂脩
身不知身何以脩其所謂齊家不知家何以齊而

所謂治國平天下者又何所注錯耶誠是而施之
實事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但據其資以隨世就
功而已則孔門大學之教不亦荒乎殊不知脩身
齊家之實事已具於內則曲禮而教者固以是而
制刑耳治國平天下之實事則具於周禮儀禮施
而措之綱紀天地陶冶民物無不備矣非大學之
全書哉然六德之書所謂知仁聖義忠和之理備
于四書五經也
皇成祖既命儒臣類輯成書備列秦漢以下先儒註
說至詳至備可以行之萬世無弊矣外此又有性

教民言合小
此事恢然矣

理大全通鑑纂要然皆德行之書也取士之制非
精於此固不以之列於士民之上其於六德六行
之事可謂逾行極至矣竊謂成周取士德行爲擧
以德無可見故鄕刑不立內有其德外必見之於
行故鄕遂有八刑之糾是教之以德而考之以行
也今觀鄕遂所書閭胥書敬敏任恤族師書孝弟
睦婣有學黨正乃書德行道藝之全州長又從
而考之豈非教之以德而書之以行也乎今取士
以德行材藝只於六德之書求之六行無書周禮
儀禮又不自而通之而行擧選之源則誦六德之

書以應擧者皆空言無實何從而考其有德而見
之於行也惟考行之典不擧是以擧選不得不糊
名易書以示至公此非聖人之意也古人有德行
道藝正欲知其名而擧之知其人而書之獨行於
隱微之地而書之於昭昭之表風行海流人必向
化矣何糊名易書之有此科擧之源所以與古大
悖也所以然者以六行無全書人無所法守而書
者亦無所據依故耳是宜下
明詔俾六行之書命儒臣開局聘召天下有博學
行誼之士聚天下之書分類博考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持孝弟睦婣任恤分爲細目立成提綱取
祖宗所脩五倫書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兼取而類著之凡今古行有可采者大而諸史細而行狀志銘皆所節取以成科條雖細行有所不遺如性理大全之例既成將行天下下自閭巷上及朝廷皆以是循而行之凡里閭之中有行義敦篤之士行合古人一二者據其事實能具事可合古何人何事幸書歲考以取之則實行可得而風俗可美矣又以六藝成就人才而兼取焉則任國事有人而才行可與矣使不脩成全書令其師演則無爲而行無據而書故擬不動而崇虛者多也然則六行之旨雖非周禮之正傳亦推廣周禮之事也至於六藝所以成就人才其成三物者固有其書而推其說於後云

藝記 推廣古六藝之教分爲內外十二紀敘論

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藝者所以進乎事之理也而道存於其間矣故道得於心之謂德道行於身之謂行道見於事之謂藝德行所以成己道藝所以成物不可偏廢也今分以上下先後者亦以君子之學當先務而後所先本而後末故於周禮閭胥書敬敏任恤未及乎藝也族師書孝弟睦婣有學六行全矣而藝在乎有學之中矣及黨正乃書德行道藝之全焉而藝必以道言者以勤敏有學皆藝之大明在爲德行中之物而非外也學必有體有用而道乃全耳古之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以今觀之惟禮可以盡之樂固寓於禮射御乃行禮之事書數亦爲禮中之物蓋先王以禮治天下故六藝亦不出於禮也愚謂古今不同禮樂宗伯所掌爲藝之首則六藝之禮樂與宗伯之禮樂必有分矣蓋存其大本則謂之道盡其度數則謂之藝今之射御不以取士既爲行禮之事則射御之外宜加以兵刑與禮樂書數爲六藝庶可成一世之人才爲朝廷之用也請推廣古六藝之意兼後世藝術之正分爲內外十

二記以達天下之材僭妄之罪固不可逃然一得
之愚聊備採擇內六記曰禮曰樂曰兵曰刑曰書
數外六記則天文也地理也醫方也卜筮也農桑
也祝史也內六記公卿大夫皆可學庠序學校皆
可教也外六記則凡民皆可習之有精其術者各
有職以用之焉曰禮記者仍立家鄉邦國王朝四
部以統之家禮則冠婚喪祭四禮程朱已有成書
近世儒者著述或節其要或備其儀皆可參定焉
鄉禮則士相見鄉飲酒與鄉射投壺之類朱子增
損呂氏鄉約備其禮今有鄉約可與古鄉儀之教

者宜定者爲家鄉教儀之書焉邦國王朝之禮今
則有大明集禮其篇目與古五禮不遠矣宜酌古
準今再加脩纂以通行天下可也曰樂記者樂學
不傳人起異議以愚觀之惟漢史爲得其傳也苟
能候氣而得至和黃鍾之管則樂之制度分數具
存苟設官分局如大司樂之所掌使天下有寔思
心得者與聲據同聲審其音節則古樂必可復矣
然後取漢唐宋及近代名賢制作如史漢律志宋
史及律呂新書近世亦有樂書可用者重加刪訂
著爲樂律全書以成一代之制作然周家四夷

之樂亦設其官使服其服用其器作於廟廷之上
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今世俗樂與器見於陳氏樂
書等集者亦古夷樂之類也去其淫哇協以中聲
皆可兼用焉春官鼓人舞師卑爲民間教樂而設
有兵舞帗舞羽舞皇舞野舞之類今既不傳然其
用不可廢也遂變而爲民間俗戲亦樂舞之類也
雖詞腔非古亦世變使然若作其忠孝節義之處
能使人感動而興起令浹肌淪骨不可華矣愚以
爲孟子告齊宣以今樂猶古者亦取其有補世教
則何可苟因而正之將古之忠良孝義節行之事

制其聲詞協以音律去導欲增悲之聲著數十本
頒之天下尊設官以司其教酷禁鄭衛淫哇之戲
寘之重法必可以移風易俗助王化不少矣亦此
去邪反正之機也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後世兵民既分文武二道則所以處兵者甚詳然
皆不如成周之制兵民爲一無坐食之費有挑選
之精其習之平時者蒐苗狩獮之法教戒甚詳此
所以兵無不精戰勝攻取主客之勢甚懸向未有
悖逆盜賊奸宄之徒而可以勝吾教戒者百中
選一之精者也兵成周選兵之制處兵之次既論

於前矣而所以教兵之事用兵之法則習兵者所宜講也宜命儒臣定著武經如握奇七書將傳及總要等書參酌類爲篇目去其險詐一依正理令天下遵習則必有真才出焉亦可謂藝之大者至於刑者所以輔禮亦以弼教也自漢迄今刑書具存弼教輔禮之意似爲少矣愚意以爲古鄉刑所糾者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宜以之分條別類著之於前然後以刑繼之曰違如何禮經則當入如何刑灋有禮以道之有刑以齊之刑必依禮故人欲求免刑者先於學禮今禮經不著民無循守之

方著爲刑律亦無根本致民不知而誤陷者遠執法而論之不幾於不教而殺乎故欲脩刑律先脩禮經今內則曲禮孰非六行之條目此古禮也今亦宜訪禮意制爲民間常用之禮然後準此以制刑輕則朴罰重則入五刑矣五刑亦本於違禮故也次曰嘉石次曰圜土然後有五刑曰墨劓宮刖大辟也 臏內刑則不得復爲平人矣此古之刑罰也今爲刑書宜以古刑定其綱然後以漢唐宋之法傳著爲三千之目則刑之宜因宜革務協於至當而盡世事之變焉著爲刑書頒之天下古治

可復作矣六書自黃帝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蒼史觀鳥跡成六書之文至于今蓋十百變矣古人以此爲至重之務故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欲天下書同文也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脩蒼頡法光武時馬援上書論文字僞謬和帝命賈逵脩理舊文於是許慎訪之於逵著爲說文後世宗之今雖有洪武正韻之書然推衍六義畧矣宜考六書之灋以母統子相生不窮之用著爲定論以正

字體然後考古篆楷八分之灋一變爲隸再變爲真又變爲行爲草者之於後令天下習者同焉則文無不正矣精其藝所以載二帝三王之道以繼熙熙穆穆之風次而官府鄉黨刑名計數皆不可苟者豈可以無一定之制乎數者出於天地之自然書契未興而數攸始保氏以數教國子則古必有其經也以天文律曆出於古者精於後世遠甚今既不可考矣後世算術雖非古文然九數之推幽微畢具至於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朓朒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

知者是數之術後世未嘗亡也朱子欲補書數二藝於王朝之禮況樂曆之於數尤切者是宜取後世數學之書如九章筭術之類及古今推術發明之論類成全書頒行天下亦至要之藝也此內外記即古之道藝所以成就人才以爲世用也王宮國都庠序學校天下民庶不能舍之以爲學豈能舍之以爲教哉苟能如
成祖五經大全之例彙集成書令天下習焉皆致用之實也今庠序之士亦衆矣古人之教必以德行道藝上者賓興次者亦可爲世用豈可專於德行

而廢道藝之習乎若爲業以授之爲科以等之然後爲職以任之而天下無遺才矣豈有終老庠序之歎哉又有外六記一曰天文周禮馮相氏掌推步保章氏掌占候古者重黎氏能世序天地堯典一篇言天文者過半先儒曰此堯所以盡爲君之職也後世有司天臺我朝改爲欽天監蓋天文古經雖不可見漢有甘石洛下閎頗得其傳不外乎漢史所推者矣唐有李淳風僧一行元有郭守敬亦有卓然名家者斯皆有書藏於天府今監立四科之職以司之不傳於民間矣而大統曆頒行天

下者民所宜用止五十餘事然亦畧而不詳不爲循用宋元人所集通書美惡雜居又無制化之法多載禍福之詞令人拘而多畏亦有　欽須選擇書畧而不詳是宜再斟酌之兼取通書釐正其煩雜定其可依者著爲成書去其不經之說行於天下有精其術者居陰陽之局以前民用此蓋舊法之不可廢者二曰地理自公劉相陰陽觀流泉而衛文公作楚丘望景觀卜而地理之術始啓古人作邑作宮以矩而定誠有趨吉避凶之法不敢苟也自郭氏葬經一出而地理之學始繁如今世葬

師宜行督禁妄談禍福鼓惑吾民至有停喪不葬以媒利益者不可勝數其害豈少哉故泥其術則害教廢其術則其論亦誠有可取用之亦有能合天地之機者亦宜原其正理取其要約去其邪誕之言集爲正宗之書令民間循而行之使不惑於異說不溺於他岐亦民事之不可廢者三曰醫師記周禮醫師所掌群醫立案考之以上下其食有食醫爲調養之節有內證有外證有獸醫古之醫政精詳如此是欲納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後世醫書充棟汗牛然其要未嘗不存焉故最近理者莫

如醫宜節取大木王宗之書分爲數部頒行天下醫學並肄政爲實案考之以上下其食亦仁民之切務也四曰農桑此衣食民之大本在爲國宜不教而能矣然周禮有草人教民糞種稻人教民畜瀉水利揚芟作田柞氏攻草木薙氏掌殺草則教民農桑實在上者所宜留心也後氏種植之書耕稼之法各有其書近世有王氏農書可謂大備矣若更以農桑輯要等書類成合衍頒之民間并有司行勸課農桑之政者豈非大本所繫哉五曰卜筮記傳曰聖人建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爲易雖有

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則卜筮雖聖人有不敢廢況天下之人乎古卜筮之法至詳周禮太卜之官以下大夫爲之掌三易三龜三夢之法經兆之體皆百有十二其頌皆千有二百漢司馬遷作龜策傳亦亡矣褚氏所補者似不足以盡古人之奧惟易更四聖而始備而連山歸藏亦不傳矣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今皆亡矣然則夢之與卜聖人以之而從良輒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朕兆未萌則有夢以先之也此天地之靈

著於人心也故聖人作經使其戒慎恐懼以保其吉修省稀戒以消其凶非欲前知所以正人心爲法戒至切也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後世或有取焉然於聖人之法無所當也司馬之潛虛蔡氏之洪範雖以擬易無補於世今筮法詳矣或入於外道而龜卜亦無有賢哲纘承其緒作經如太玄不亦可乎唐徐堅作龜經似亦可乘今若參而定之著書如易繫無不可者至於夢之在人爲靈至神爲應至妙也凶而設教使人恐懼修省至切也乃無聖哲作爲夢經以行其政者豈非大闕者乎宜

令天下有宿學遠思能窺天地陰陽之奧秘者作龜夢之經傳用諸朝廷以及天下斯有助於世教不少至於祿命雜數充滿天下雖有小驗斯皆後世之事固非聖人之所留念也六曰祝史記夫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人必有神是以聖人立太祝之官以司天下之神有男巫女以通鬼神之情凡以神仕者考其藝爲進退之等至於宮中亦設女祝又制爲禮度辭命以通上下遠近親疏其治神之瀆甚詳是以邪誕之說不行而神人各安其所也後世儒者未通幽明之故一切鬼神皆目爲

邪至所以禮神之事又淵晷空既致使異端得以
因其機而入其說天下陰機遂爲彼所執庶民靡
然從之而遂行其教法律憲有所不能禁驅除有
所不能滅大賢志士繼出然扑之未滅而愈熾廢
之未久而卽復何也亦先王之制不明故也今若
循先王之法而經制之則異端亦將歸正而爲吾
用矣家宗人職曰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
辨其名物三辰者星辰也天有三垣各有帝星象
懸於天司天下鬼神今老佛二氏皆有三淸佛之
三淸以釋伽當之老之三淸以老子當之此爲妖

誕蓋三辰者紫微垣其北一星名天極又名天樞
蓋極星所在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
正中萬神所宗今謂之紫極是也又有帝座帝星
而太微天市二垣亦各有帝星象天子之行宮也
所謂三辰者其指此歟二氏以人鬼當之謬矣猶
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者若何而爲天神若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雷神司祿司民文昌之類固皆天
神也豈可以人鬼之名瀆之五嶽四海四鎭四瀆
州社里社王社之類固皆地神也又可以人鬼之
號加之乎古帝王先聖先師忠孝節義之士其神

長留於天地間所謂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
皆人鬼也由此而推之則天地鬼神名物皆可辨
而居皆可猶矣今淫祀者蓋以人鬼之名號加之
天地之神示故生此異端妖誕之說儒者槩以爲
無之過矣蓋凡天地之間陰與陽常相對日出則
人用事日入則鬼用事人之生則自小而大人之
死則自大而小形歸于地而精魂則存故爲之廟
祀以鬼享之此人鬼之原也司巫職曰凡喪事掌
巫降之禮謂人始死巫尚能降之也國有大烖則
造巫恒謂其知其禬禳之方也男巫掌望祀望衍

授號旁招以茅望衍之祭授以神之名號束茅而
招祭之爲其游魂浪祟失位無依者爲厲於人故
祭之可愈病也由是言之人神不同而理則一人
有人主鬼亦有主以管轄之也今天下各立城隍
之神以主陰教而徧於府州縣里社亦立社禰是
宜鬼神各有其主矣然曰城隍里社似以地示而
名人鬼夫神必依土有土而後有神此制之合宜
者也是以陽有人攻陰有神收賞善罰惡宜無不
同矣若鬼無主以治之使歸於正則淫邪之妖各
逞其靈必至猖獗泥屋爲殃爲祟於人門帷

廷廢之得其道故神人各安其所以今言中門祝
祝之法以祛異端之說依六祝以邪正祈作伯休
作為六祈之制一曰類有災則類於上帝二曰造
有事則即神之所而祭之三曰禬有災則禬之四
曰禜水旱風雨之不時則雩禜之五曰攻驅逐其
邪祟六曰說以言詞求解脫於神作六辭辨六號
以此為綱而推其目則為犧牲牲幣器物之等辨
其名號與其宜用令祝與巫史司其禮設官以申
明其職掌則理幽之道行矣是宜令儒臣能通幽
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又能知禮樂之情文者為

酌其禮着為一書頒之天下令天下僧尼道士皆
攻為巫祝知禮樂者為史由朝廷以及郡國州縣
皆用是人而皆治於有司則異端之說不攻其
本藝亦皆吾民要用矣反正之機孰大於此凡此
十二記可以盡天下之事凡天下之才藝豈出於
此哉內六記庠序學校所習也備才之多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視其藝而舉用焉命官分職以任之
可以無遺才矣外六記凡民皆可習古人一技一
能皆有用於世今陰陽醫學二者固有職矣若僧
綱道錄司之類亦可更其法易其事者廢

以職司以無廢事矣以此而推廣周公之意則先
王之法無一而不可行於後世也

周禮全經釋原後序

聖人之言曰爲國以禮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理之自然也君子循乎此理故其爲國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言動威儀之細其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非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自然之定序也但吾不以私意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顏子克己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爲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謹之於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於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惟一事而已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撓之故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得此於上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得此於下仲尼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也故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由求之徒未達此理故不免規規於事爲之末顏子其庶乎故子語之曰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嗚呼周公之道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其經之存於今者有儀禮周禮他經言其理二禮見諸用此固古聖人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事也佛老見其大而不見其實則蕩而爲虛名數之家見其細而無見其大則拘而爲陋二禮之不明也久矣補而爲戴記衍而爲箋疏得者什三害者什五漢儒傳之周公守藏吏也名物充陳不問良苦天球河圖兌之弓秘之矢與夫名材毒藥敗鼓之皮但傳以爲先世所遺者皆籍記而封守

之惟謹王安石啓漢儒之藏用其毒藥以療人之饑渴遂禍天下世之以是爲周禮病則亦過矣紫陽朱夫子見高千古學絕群哲嘗加裁定而天不假年此志不就顧其書雖未成而綱領具在條目粲然足爲後聖之所據依昔人所謂固將有待焉者也學者能因其遺書而發明補正之以俟有在上之王者在下之聖者而裁焉固亦朱夫子待後人之心也長樂柯楷獨能有志而精考力求以知夫禮之所以爲大而且切者不泥於名法之拘陋箋疏之駁雜於三代聖

人之所以為心而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深為有見其於周禮有全經蓋取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煩割裂紛亂而全經自復乃集諸儒之說以釋之發所見以原之其間如鄉遂為畿國之本與井田簡易之法賢能職位之辨貢賦中正之則郊禘仁孝之道作樂聲氣之元軍伍儲蓄之制皆有獨見非先儒所及昨歲過予雲陽一語意合遂辱定交一日盡携所著過予于草堂而相討論且以序屬予愧謝以非所敢而柯君之意堅甚隱括君之用心固古人之心也其敢終辭因綴言於末簡云柯君之志尚欲修儀禮與周禮並傳然後於古聖人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事為備其書條理精密但取周禮聯識以補王朝之禮尚未及成他日當有知柯君而為之表章者茲以周禮故預及之

隆慶戊辰十月庚子金壇王樵序

刻周禮全經釋原跋

大忠守廬無狀猥辱部使者西蜀傅公指金勒周禮全經釋原檄忠董梓事刻既竣讀而嘆曰嗟乎聖固有迷於數千百年者而一旦顯白使洞見聖人之心如此書是者采周官六典乃周公致太平之具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遂使離錯亂僅存五官漢人用考工記補冬官牽合連綴使後世不見全書為憾長樂柯君者起而斷然以余庭椿氏所謂冬官不亡散見於五官中者為的論與考工記用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為冬官乃作釋原作源流叙論作六官綱目作通論挈領循綱使聖人經世大典若揭日月於雲霄之上顧其功豈淺鮮哉竊惟今之士人侈談性命之學馳高騖遠甚者以吏治為粗嗟嗟是遵何見哉緬觀茲籍皆周公精神所寄其輔理成化可以紹往聖憲百王乃其運用經綸不遺纖細雖米鹽瑣屑之屬亦條例而曲防焉俾各歸于至當此顧非聖人之心學歟何嘗外日用為教哉竊公加意茲書其旨意深遠矣公被譽可以為也因使者并治焉政凡令甲所載靡弗察舉其諸所條畫炳然皆經國遠猷所謂身有之而身好之者非耶忠叨屬下吏幸睹成事乃僭為論著如右

直隷廬州府知府張大忠謹跋

周官禄田考三卷

（清）沈彤撰

清乾隆十五年自刻本（四庫底本）

周官祿田考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彤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撰是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小國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子男爲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敷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十里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考司勳文曰、凡賞地無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爲賞爲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諸經傳、略無明文。又彤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爲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爲誤記。且班志非爲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彤旣據經文、卽當參校經義、求其脗合。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

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較近郊爲加多、則所去之地、卽當較近郊爲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多、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以疎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爲井田、乃襲宋人緖論、尤疎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可云湛深經術者矣。

先哲有言不通九經不能通一經不通一經之全亦不能通全經之一端余以爲欲通全經一端其有明文者即其經之明文而參考之足矣若無明文者非即其旁見側出於本經與伏匿而微有緒者皆究窮而例推之且曲證之要係自而通也周禮之分田制祿爲其經一大端分田之旨固有明文而制祿之事司祿經亡無所從考而疑公田之不足供官祿者數百年未息其間豈無信其足供者然或虛言其民而未知其法或略知其法而未得其數或得其數而未極其數之詳則與疑者之晦塞夫亦何殊家役士冠雲彤下居治經有淵源而能四達其撰著羣經小疏及說經之文類皆得聖人之精義與其大法最爲方望谿所推重然自於參考其明文者居多今所爲周官祿田考則究窮其旁見側出於本經與伏匿而微有緒者而例推曲證以得之而周公制祿之法數無不畢見孟康成以來註家所未及而司祿之經亦雖亡而不亡矣往歲三禮館之開望谿嘗總其事屢欲薦冠雲爲纂修會冠雲以省覲歸未果故周禮義疏中無其案語是書也出而世之讀義疏者誠并讀而審之則於本經之祿秩不益明且悉乎哉

乾隆庚午冬月長洲德潛題於靈巖山居之東白軒

周禮之體大而難知者莫甚於官祿以司祿經亡註家未得其法數而後儒遂疑田與祿之不相當且傳會者多也吾友沈君果堂博考精思心通源委乃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先列其法數而復以義例左證闡明之所謂法官則員備而仕定田則去三之一而通二夫爲一夫祿則以井田多寡之等當官爵高下之等也所謂數官則近六萬人公田則三十二萬夫祿則二十萬夫有餘也蓋自周禮既出至今一千九百年爲是學者無慮數百家其在官祿要未有能辨析整齊若是者余少沈君九年凡事之自謂好古與沈君同而才不逮讀是書益信或有疑其法數之列未該者余以爲凡古今之計數有大有小有中而計數之法有常有變是書所列皆法之常而數之中也常雖未足該變而變者可以常推中雖未足該大小而大小者可以中測此其義例即取法本經而非臆造知疑者之未及審也故并著之元和惠棟拜手識

周官祿田考卷上

吳江沈彤著

官之命者必有祿祿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自司祿籍亡先後鄭註內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祿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祿將不給之疑後之傅會者日踵爲誣謗即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覈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紕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採經濟策舉

此相訪余爲一陳梗槩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據曩時所得爲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爲問答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祿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嘗牴牾乃晦蝕且二千年而莫之開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井

數定祿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祿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數云

官爵數

周天子制官之祿皆以爵爲差於其內外諸侯官亦如之故欲知周官之祿數必先考周官之爵數而欲并知內外諸侯官之祿亦必先考其官之爵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后宮婦官之爵亦六等女御以下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註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冬官亡例推於後雖數定者不計）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

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其世婦下大夫見後餘並同）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序官文故闕今考補）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

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鄰長每鄰一人。七百五十鄰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故闕其數。今考入此）。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故闕此數。今考補）。趣馬百九十二人（如校人職駑馬三良馬之數。二爲一閑百九十八人。今考正）。庾人每關二人。天子

十二關。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故爲六人。今考正）。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註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鄰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鄰。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鄰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其庶人在官者。府。天官八十五人。地官七十九人。又司門每門一人。十二門則十二人。司關每關一人。十二關則十二人。場人每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百一十二人。夏官七十六人。

秋官七十人。凡四百五十五人。史。天官百四十八人。地官百七十一人。又司門每門二人。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二百七十一人（凡五官人數。諸刊本或互異。今定從明嘉靖閩重刊宋本。每卷末記經註字數者。皆春官占人之史宜與遂人旅人諸官同。二人。而誤依一人。閩別從明閩刊了監及諸本。故其史共二百七十一人。至諸本皆誤下。今考正。考。則各註本官下云）。夏官百八十一人。又庾人每關二人。十二關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凡千有一十一人。胥。天官百七十四人。地官二百有二人。春官百六十六人。夏官二百四十五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又條狼氏八人（故爲六人。今考正）。凡九百五十四人。徒。天官二千二百有四人。地官二千五百三十二人。又司門每門四

人。則四十八人。司關每關四人。則四十八人。場人每場二十人。則百八十人。春官千八百四十人。夏官千九百四十八人。又庾人每關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又趣馬千有八人。圉師千五百一十二人（如校人誤字。趣馬千一百五十二人。圉師千七百二十八人。今考正）。秋官千九百九十八人。又條狼氏八十人（故爲六人。今考正）。象胥每翟二十人。六翟則百二十人。又掌客二十人（故爲三十人。今考正）。凡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非府史胥徒而相類者。天官賈四十四人。奄二十五人。工二十二人。又閽人二十八人（故無此數。今考定）。內豎十人。地官賈八人。奄十二人。春官奄八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韎師舞者十六人。工百有四人。夏官賈八人。虎士八百人。狂

夫四人。工四人。馬醫四人。又圉師六百一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如校人說。宜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圉人二千八百有八人。今考正）秋官賈四人。又罪隸百二十人。蠻隸百二十人。閩隸百二十人。夷隸百二十人。貉隸百二十人。凡五千五百有五人。通計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其后宮婦官之爵。夫人視公。三人。嬪視孤卿。九人。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視中大夫。后六宮。凡十二人（見賈氏公彥疏）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天官女祝四人。女史八人。皆視上士。凡十二人。春官世婦。每宮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天官內司服女御四人（故爲二人。今考正）縫人女御八人。皆視下士。凡十二人。通計百二十人。其給事之女。府及史。春官世婦。每宮

女府二人。凡十二人。女史二人。凡十二人。天官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冪十人。女工八十人。地官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又女槀每奄二人。槀人八奄。則女槀十六人。春官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見疏）則十六人。皆類於胥。凡二百四十七人。天官奚六百七十二人。地官奚四十五人。又女槀每奄奚五人。則四十人。春官守祧。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世婦每宮奚十六人則九十六人。皆類於徒。凡八百八十五人。通計千一百五十六人。其見於經而不可周知其數者。五官之屬十一。上士。都司馬二人。家司馬二人（家司馬故無數。今考補。餘並同）朝大夫二人。中士。山虞四人。澤虞八人。都司馬四人。家司馬四人。都則一人。都士二人。家士二人。下士。山虞十六人。林衡二十人。川衡二十人。澤虞三十二人。都司馬八人。家司馬八人。朝大夫四人。都則二人。都士四人。家士四人。庶人在官者。山虞百八十三人。林衡二百二十五人。川衡二百二十五人。澤虞三百六十六人。都司馬九十八人。家司馬九十八人。朝大夫三十一人。都則八十七人。都士五十人。家士五十人。司市下胥師一人。賈師一人。史四人。司虣二人。司稽四人。胥十人。肆長二十人。皆每官人數。其凡無考。其官本無詳數。亦無常者。春官之屬四。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故以仕爲士。王氏應電周禮傳云。按其職當作仕。今

從之）旄人舞者。其爵有常數而闕者。冬官是也。然以五官爵數之可周知者。去其婦官。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鄉遂官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都野官六千有五十八人）存二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以五官在官庶人數之可周知者。而五分取一。以例其在冬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并五官所可周知之數。凡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此天子外內官爵及凡在官者大總數之略也。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註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千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

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皆各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其王子弟之官之爵。在親者如公。在次疏者如孤卿。在更疏者如大夫。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士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士。皆見於經註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鄉

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酇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鄉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酇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

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鄉。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上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其他有爵官及婦官及在官庶人女給事之在內外侯者。數皆無考

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

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如上公特置孤於卿上。而孤四命。卿三命。則命又因爵而殊矣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註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徵也。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漢書賈誼傳亦云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地官鄉老。二鄉公一人。註以爲三公兼之。而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則不以六卿兼何也曰鄉老無尊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已故三公可兼若鄉大夫則職尊而所掌多故別置而不以六卿兼也如或兼之亦與公之兼鄉老常斷殊矣

僕夫之列於上士何曰按校人職僕夫領馭夫馭夫領趣馬註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

寺人之列於下士何曰酒人之奄掌祭祀役於世婦疏以府史當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尊於酒人之奄則將當為士內小臣爵上士后以下事無不掌而在后者為多寺人所掌多在內人及女宮而兼佐世婦

其職卑於內小臣非止一等則不為中士而為下士明矣

趣馬之定為百九十二人何也曰校人云良馬三乘為皁皁一趣馬駑馬三良馬之數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註云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麗耦也二耦為乘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今按三良馬之三宜為二駑馬止八百六十四匹耳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為皁百八十當趣馬百八十人駑馬八百六十四匹為師七十二當趣馬十二人并之為百九十二人也馭夫之下士二人何以補也曰良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則百八十皁為六十繫當六十馭夫序官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數正相合駑馬六趣馬一馭夫則十二趣馬當亦有二下士為馭夫也僕夫之補何以十人也曰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繫者二百一十六匹也良馬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當為十廄故十僕夫也駑馬無僕夫孰掌其廄曰駑馬卑當即馭夫掌之也駑馬之廄幾何曰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兩校凡十二廄良馬既為十廄則駑馬當二廄也以千二百九十六匹為二廄可乎曰駑馬四百三十二匹而一馭夫歸有定數兩馭夫掌二廄當八百六十四匹不得增多恐所以必破三為二也良馬乘一師四圉二千一

百六十匹為五百四十乘當五百四十師二千一百六十圉駑馬麗一圉六麗一師八百六十四匹為四百三十二麗當七十二師四百三十二圉故圉師凡六百一十二圉人凡二千五百九十二亦以駑馬二良馬之法定數也然則定趣馬圉師之徒數亦如之乎曰然趣馬之徒皁四人良馬百八十趣馬當七百二十徒駑馬十二趣馬一趣馬六皁則有七十二皁當二百八十八徒故并之為千有八徒圉師之徒乘二人良馬五百四十乘當千有八十徒駑馬四百三十二麗為二百一十六乘當四百三十二徒故并之為千五百一十二徒也何以知一趣馬六皁也曰十

二匹爲阜。駑馬與良馬同。六師一趣馬。惟駑馬則然。六師爲七十二匹。故一趣馬六阜也。序官趣馬於駑馬官徒。蓋皆略之

條狼氏下士及胥徒之數。何以皆破六爲八也。曰。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條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

郊野之設官。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見四郊之吏。遂大夫見凡爲邑者。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歷有明文也。且使鄉遂之外而無官。則畿疆以內。教多不逮。聖人之所以撥萬民者。豈若是其疎哉。何以知郊之官爲縣正鄙師酇長。而爵爲上中下士。野之官爲縣正鄙師。而爵爲中下士也。曰。遂之法。計家以爲縣鄙。而郊野如之。則即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何以知郊野之亦爲縣鄙也。曰。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旐。州里即鄉遂也。於鄉擧大。於遂擧細說見方氏苞周官析疑。大謂州。細謂里郊野即縣鄙也。大司馬擧其地。司常擧其家。皆互相備也。且縣鄙對州里而言。則不在六遂之中而在郊野明矣。郊野對鄉遂而言。則在鄉遂之外而爲縣鄙又明矣。其縣鄙而亦計家以爲也。若之何。曰。王畿百同。私田當五百一十二萬夫。通不易

一易再易三等之率。而家受二夫。當二百五十六萬家。則一同當二萬五千六百家詳中卷郊地四同。當十萬二千四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餘二萬七千四百家。以二萬五千家爲十縣。中含鄙五十。酇二百五十。餘二千四百家。以二千家爲四鄙。中含酇二十。餘四百家。以爲四酇。四酇當亦爲一鄙。幷四鄙當亦爲一縣。則爲縣十一。鄙五十五。酇二百七十四也。野有甸稍縣畺四等地。甸十二同。當三十萬七千二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當二十三萬二千二百家。稍二十同。當五十一萬二千家。縣二十八同。當七十一萬六千八百家。畺三十六同。當九十二萬一千六百家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分郊甸稍縣畺爲大小五周。雖算法歸於整齊。要亦隨地勢短長相覆也去六遂家數。存二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家。則爲縣九百五十三。中含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也。若其家而各有增減。則縣鄙亦從而增減焉。此所列者。皆經傳擧中法也。凡公邑皆稱縣鄙詳析疑司常大司馬二職稍縣畺有都家。則不如郊甸之皆爲公邑。而亦專計其縣鄙。何也。曰。縣鄙者。都家之所居也本大宰及大司徒註故經於采邑。必兼都鄙稱之。且都家無定數。而縣鄙有常。計縣鄙。則於官爵之多少。考稽尤便也。何以知郊野官之爵等遞降於遂也。曰。野與郊之差。猶鄉遂也。鄉遂制同。而鄉內遂外。則遂官

之爵。降鄉官一等。故知郊野制同。而郊內野外。則野之官之爵。亦降郊之官一等也。至郊在遂內。為六鄉餘地。而官之爵反降於遂者。乃因郊之家亦以縣鄙名。為六遂羨別之餘。其地等之降固殊常也。然則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何在野而不在郊也。曰。野對郊。為甸稍縣畺。獨舉則或兼郊。或兼郊與鄉。遂人治野之溝涂兼郊而復兼鄉也。經曰野而造縣鄙。不兼鄉而已兼郊也（析疑云。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曰凡治野。曰以達溝洫。則自鄉郊至縣鄙皆用此以治野。又云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疑。鄉大夫之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域郭之外通謂之野明矣）則名郊之家為縣鄙也。又何疑。曰。郊之家必不以州黨名何也。曰。郊之家而以州黨名。必其地止降於鄉。尚等於遂。而野之降於遂。亦止一等。則其官之爵遞高。其祿亦遞增。較今所考之祿田。當益十萬五千餘夫。是盡所餘之公田給之而不足矣。他法用其何以供。故不得不以縣鄙名而降於遂也。蓋量公田之入以定其制也。郊之官自里宰而下。野之官自鄰長而下。曷不并計其數而列之。曰。是皆官之無爵者。無爵則無祿。與遂之鄰長同。非考祿所須也。至序官之無郊野官。文脫耳。否則即遂官為例而省也

掌客之徒三十。而破為二十。何也。曰。胥為什長。胥一則徒十。胥十則徒百。五官自玉府而外。無不然者。掌

客之胥二。則徒當二十也。且掌客與掌訝。其事相承。掌客之府史胥。皆半於掌訝。徒亦當半之矣。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曰。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也。五官之有徒而無胥者何。曰。殆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耳

工賈奄以下之列於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不為有爵之士。則皆在官之庶人矣。其類府史胥徒也。可別而言之乎。曰。工賈。序官多列胥上。或無胥而但有工賈。則類胥也。奄不稱士而領其官。則類府也。閽人內豎則類胥若徒也。瞽矇分上中下。眡瞭為相亦如之。二職相近。而並列府史胥上。則上瞽與其相類府。中瞽與其相類史。下瞽與其相類胥也。韎師舞者列史下徒上。則類胥也。虎士列胥下。則類徒也。狂夫掌飾百隸。當在徒上。其等未詳。馬醫列府上。則類府也。圉師下有徒。則類胥也。圉人役於圉師。則類徒也。五隸皆為役。則亦類徒也。又胥師賈師下各有二史。則類府也。司虣司稽列史下胥上。按其職則類胥也。肆長列胥下。則類徒也。朝大夫都則之史下徒上。各有庶子。則皆類胥也（胥師賈師至此皆不可周知其數者）五隸之守王宮野舍諸役者。固自為隸也。其役於百官府及校人掌畜牧人服不氏者。當即為諸徒及圉人。而類徒中復計之。不慮計食之重疊乎。曰。無可考而別。不得不

復計之。然人不多而稍食寡於會計之大數重疊亦無幾耳。大僕有所云御庶子者何也。曰。此即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非朝大夫都則二庶子之比也。詳閽人大疏

閽人之爲二十八。何以定之。曰。序官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宮門皐庫雉應路凡五。當二十人。囿游之門蓋二。又當八人也。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註以雉門爲中門。則是專守雉門。與序官云每門異。何也。曰。疏云。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有守者。是也。何以知囿游之門爲二也。曰。觀閽人掌囿游之守禁。是游御在囿中。而蒙上每門

四人之文。殆各有當守之門一矣

世婦卿之視中大夫何也。曰。王之九卿六命。十二小卿。皆中大夫四命。九嬪視九卿。此卿十二人。則當視四命中大夫也。天官之世婦。即春官之世婦乎。曰。然其職同。故其人同也。但兩著其職。而爵數獨詳於春官。則未之歸一耳。朱子以周禮爲草本。蓋謂此類也。

女祝女史之視上士何也。曰。女祝所掌。略如王之大祝。女史所掌。略如王之大史女史云。凡后之事以禮從。註云。亦如大史之從於王。餘詳周禮訂義黄氏度說大祝大史之長爲下大夫。次則上士。后官事小。故女祝女史視上士也。內司服縫人之女御。何以視下士也。曰。領之以無爵之奄。宜不得視士。

名之以女御。則御敍于王所者。尤不得視府史也。經之不著其爲上士下士何也。曰。其數少。不得如外官之於中士。上半而下倍。則變其例也。內司服女御之數何破二爲四也。曰。考女御之凡當七十二人。固不可少此二人女祝女史十二人。中士四十八人。內司服縫人下二人而內司服之女御。於王后九嬪外內命婦之服無不掌。則二人亦不足也。何以知世婦之中亦爲女御也。曰。女御者。九御之屬也。九御者。世婦之卿大夫也。世婦之卿大夫爲九御。則世婦之中士爲女御明矣。且安知春官世婦中士八人上。不元有女御每宮四字也。女御爲九御之屬。九御爲世婦之卿大夫其有徵乎。曰。內宰

之教九御。在教九嬪之下。九嬪則掌教九御。而二經別無教世婦之文。則九御非世婦歟。世婦之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幷爲三十六人。則爲九御者四。九御非世婦之卿大夫歟。九嬪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敍于王所。則九御所各帥者女御也。女御非九御之屬歟。何以知女祝女史之爲女御也。曰。上蒙女御之文也。苟非女御。則七十二人而少十二人。尤不可也。女御之必爲七十二人何也。曰。七十二人。則其數八九。得倍於世婦之卿大夫。爲其屬乃足也。且合夫人嬪婦而計之。於王妃百二十之總數。仍無闕也。世婦女御之數。與昏義所云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者不合。何也。曰。此周制也。昏義所云夏制也。故各與其外官之數相當也。周六卿之屬。中大夫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與世婦卿大夫之數適相當。惟上士以下參差耳 康成以昏義註周官。誤也。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曰。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內宗外宗之不列何也。曰。其人皆因事而至。非專官。雖有爵而無祿也

女酒女籩等之類胥。奚之類徒何也。曰。按註疏。胥有才智為什長。徒給使役。夫女能曉解酒漿等事。則有才智矣。女酒三十人而奚三百人。則一女酒為十奚之長矣。女籩十人而奚二十人。則一女籩亦為二奚

之長。故女酒之等類胥。奚止堪給使役。故類徒也。若寺人之職有內人及女宮。何也。曰。內人謂女酒女籩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宮謂奚也。然則註以內人為女御。非歟。曰。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為內命婦。內宰註已言之。且闕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為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徵本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內宰職尚安得以內人為女御也。女府史在女御之下。不為女御。則為女府史而或類胥矣。女宮之為奚。何以知之。曰。女宮為刑女之在宮中者。見於寺人註。而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註以奚為官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註以奚為女奴。女奴。即司厲入舂槀之女子此盜賊之帑從坐者。舂槀在宮中宮女。即掌戮守內之宮者司刑宮罪。註兼宮男女。則此宮者。亦不當專指宮男是二者。即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為奚也

家司馬之上中下士在官庶人。何以補也。曰。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職後。都司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之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即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錫周禮輯義家司馬二條

總五官所存之爵數。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乃不及地官之鄉遂郊野官。則所推得之冬官。固

大減於地官矣。其遇大役而治民徒也。亦足乎。曰。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于司空。故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自州長以下官。郊公邑官亦包之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此里字與司常異。司常以縣鄙野州里。別縣鄙為郊野。州為鄉而里為遂。此以里對州。而並屬鄉師。則州為鄉而里為郊。蓋郊以近鄉屬鄉師也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之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縣正以下官。野公邑官亦包之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長以下。遂及郊野自縣正以下。皆受法于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是官屬之在司徒。猶在司空也。故冬官雖大減於地官。而足以治也

每都每山等官之人數。不五分取一以例推冬官。以

悉并入大總數中。何也。曰。得五官每數之一。其人無幾。而無從考其人之凡。則亦無從得其食之凡。皆不足算也。

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此下詳引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以元文本不相爲設。之於諸侯總計上士者。猶於天子預計元士。蓋卿中下士而不之及耳）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云。公之孤四命。註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春秋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見襄十一年）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詳下卷）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大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疏以大夫降於卿。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惟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五爲下士。

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春秋左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己卿士（見定四年）瑕禽爲王卿士。伯輿之大夫（見襄十年）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明徵。而其下可例推矣。公卿大夫之無中士何也。曰。公之都小於男國。男無中士。則公可知。而卿大夫不愈可知乎。

公卿大夫之縣鄙所以定其數者何。曰。公之都八十里。受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詳中卷。餘並同）以萬五千家爲六縣。中含三十鄙。餘千三百八十四家。以爲二鄙。餘三百八十四家。當亦爲一鄙。并二鄙當亦爲一縣。故七縣三十三鄙。卿之都四十里。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縣。中含五鄙。餘千五百九十六家。以爲三鄙。餘九十六家。并三鄙當亦爲一縣。故二縣八鄙。大夫之邑二十里。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以千家爲二鄙。而奇零附之。蓋亦並計其家之中數而定也。其以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如男國（男以上下士爲縣正鄙師說見後）所謂禮窮則同耳。公之都而加爲百里也。其亦有鄉遂乎。曰。在畿內而爲鄉遂。則嫌於有其國。且上擬天子也。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下逮令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似都鄙亦有鄉。何也。曰。既名都鄙。安得有鄉。特使倣州黨以下之法教民耳。有鄉者自在邦國也。然則大宗伯頒祀于邦國

都家鄉邑。註云都家之鄉邑。非歟。曰。此鄉邑謂鄉遂公邑析疑亦云固與邦國都家並列也

三等國鄉遂之官爵。略倣王畿。其鄉遂之數。何以定之。曰。凡遂之數與鄉同。鄉之數與軍同。蓋鄉遂俱萬二千五百家。鄉在郊內爲正。遂在郊外爲副。而軍則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鄉。故爲六軍。則大國三軍。知其三鄉。次國二軍。知其二鄉。小國一軍。知其一鄉矣。六鄉者六遂。則三鄉者三遂。二鄉者二遂。一鄉者一遂矣。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疏以三郊爲三鄉。魯次國而三鄉三遂何也。曰。諸侯地沃民衆。蓋亦得爲三鄉三遂。以就大國之列。然侯與伯同七命。同食者三

之一。則二鄉二遂乃其常。觀春秋書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伯禽之後。襄公之前。嘗爲二軍。其時固二鄉二遂也。王畿之鄉遂。比長里宰以下士。而大國次國乃無爵。何也。曰。降王畿一等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其國不設中大夫。故州長遂大夫。知竝以下大夫爲之。遞降而下。則下士適當爲閭胥酇長矣。小國之閭胥酇長。何以知非下士也。曰。小國無中大夫。且無中士。則下士適當爲族師鄙師耳。蓋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也

大國次國之野。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何以知之。曰。野在遂外。降於遂一等。遂之縣正鄙師以上中士。則野之縣正鄙師以中下士明矣。小國之野。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不於遂嫌乎。曰。小國之野。其鄙師亦掌五百家政令。義無不以下士者。而中士本無。則縣正亦不得不以上士矣

王畿之郊有縣鄙之官。而三等國之郊無之。何也。曰。郊之爲縣鄙者。皆鄉之餘地也。康成註聘禮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夫面各百里者。方二百里。面各五十里者。方百里。面各三十里者。方六十里。面各十里者。方二十里。其方二十里者無論。若方百里方六十里而三分去一。受田者家二百

畝。則方百里者。止二萬五千六百家。方六十里者。止九千二百一十六家。皆制其鄉而不足。安得縣鄙。故知無縣鄙之官也。然使方百里之郊。爲不易之地。而受田者家百畝。則當五萬一千二百家。制三鄉。訖尚足制鄙二十七。縣五。而上士爲縣正者五人。中士爲鄙師者二十七人。此亦不可不知也。何以知大國之郊而設官。則上士爲縣正。中士爲鄙師也。曰。國無中大夫。則遂之縣正鄙師。適當以上中士。而在野者降一等。郊尊於野而等於遂。則其官之爵亦等於遂也。大國之郊之等於遂。何以知之。曰。地雖大減於王畿。而官之爵等亦減焉。則取公田之入給其祿。尚足以

供他用。不必降郊於遂。以更降其官之爵也

周官祿田考卷上

周官祿田考卷中

吳江沈彤著

公田數

制王畿及畿內外國邑之地。皆主于田。田有公有私。私田民所受。公田則祿所自出也。故考周官及內外諸侯官之祿者。更必盡知公田之約數。王畿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通三等而約之。爲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公田三十二萬夫。若畿內都邑以下之地。大都含四都。

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三分去一。爲田四千有九十六井。爲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通其等。爲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受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小都如一都。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千有二十四井。爲夫九千二百一十六。通其等。爲四千六百有八夫。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公田五百一十二夫。家邑如縣。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百五十六井。爲夫二千三百有四。通其等。爲千一百五十二夫。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公田百二十八夫。若大都旁各加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所加兼四旁及四隅。法本康成小司徒註。下並同）則方百里。方百里曰

同小都旁各加五里爲方五里者三十六則方五十里家邑旁各加二里半爲方二里半者三十六則方二十五里其所加皆曰加田如都邑之法而無國征地之曰成者皆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三分去一者以其二爲甸其去不及一者甸之外或爲邱或爲邑或爲不井之田甸各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爲夫五百七十六通其等皆二百八十八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家公田三十二夫邱各方四里爲田十六井爲夫百四十四通其等皆七十二夫受田者六十四家公田八夫邑各方二里爲田四井爲夫三十六通其等皆十八夫受田者十六家公田二夫井各方一里爲田九夫爲畝九百通其等皆四百五十畝受田者四家公田五十畝若畿外邦國之地上公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十六萬井爲夫百四十四萬通其等爲七十二萬夫受田者六十四萬家公田八萬夫侯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十萬二千四百井爲夫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通其等爲四十六萬有八百夫受田者四十萬九千六百家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伯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三分去一爲田五萬七千六百井爲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通其等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受田者二十三萬有四百家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子方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萬五

千六百井爲夫二十三萬有四百通其等爲十一萬五千二百家受田者十萬二千四百家公田萬二千八百夫男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爲田六千四百井爲夫五萬七千六百通其等爲二萬八千八百夫受田者二萬五千六百家公田三千二百夫其都邑以下之公田法與數悉如畿內惟成亦有加云凡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而約其夫數皆以二當一其地具三等者即界內而通之不具三等者幷界外以通之凡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實八十畝

王畿地方千里三分去一其井數夫數與康成載師註不合何也曰載師註計夫而不計井故方千里爲九百萬夫去其三之一爲六百萬夫今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其三之一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矣康成從王制今從漢書刑法志所以從漢書者以公田出於井也康成小司徒註亦計井而後計夫豈有異於漢書也曰漢書渾言畿內庶邦之井制未必不兼鄉遂公邑小司徒註則以井爲專在都鄙也井不專在都鄙歟曰然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而攷夫屋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見小司徒註屋在鄉郊則井可知鄉郊有屋井則遂與公邑可知且六十四井爲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南郊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郊之

制井益明矣故康成分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爲鄉遂田不井之法匠人井間之溝成間之洫同間之澮爲都鄙井田之法亦非也蓋二法無殊通行畿內與鄉遂郊野之制井相成云

附五溝異同說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註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爲畎水所入即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間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間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即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間以溝其溝不占井間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

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即井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間以洫其洫不占成間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間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間以澮爲其澮不占同間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以百千萬既舉於上文勢即不得不然）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強是即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同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畎縱者遂橫畎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實深）

而足爲阻固也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即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與遂人之所加。而三溝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謂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所占皆不及二百夫。乃加千夫而遂云萬夫。亦遞數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因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排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即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并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

百夫。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千夫。即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間。而占其十之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洫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即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之一分。其所占。爲井三十六萬。爲夫三百二十四萬。較二分之田數。何以贏百之四也。曰。古者制祿稅軍賦。皆因井田。方百里爲六千四百井。方千里爲六十四萬井。苟井數無闕。則賦稅亦無不足。故有贏皆并入所去中也。其所贏有過百之四者乎。曰。過百之四。則井田數闕。而不足以制賦稅矣。載師疏謂畿內山林多。豈有二分土田。蓋地大或然。地小者必不然也。井田之數整。則其形亦方平乎。曰。不方平。田不可井。然方平不盡如圖。康成已言之。若截長補短以方其實。俾分數悉均。亦賴有步算諸法耳。凡山林之屬之所占。可別而計之乎。曰。五溝五涂而去其徑遂。其所占。爲井萬五千四百六十六。爲夫十三萬九千二百溝畛占三萬六千夫。洫涂占六萬四千八百夫。澮道占二萬八千八百夫。川路占九千六百夫其餘。則皆溝涂外數

者所占也。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
處什一。亦約數溝涂之夫數何以知之。曰。以匠人之尋尺乘
除而得也。其法與五溝異同說矣。城郭宮室之所占
可推知乎。曰。可推者。惟王之城郭與農夫之家耳。王
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
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云。城方千六百二
十丈故以六爲七。今從太平御覽居處部所引改正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
文數與里數正相符。則鎬京當亦然矣。郭之大者曰
郭公羊春秋文十五年傳云。郭者何。恢郭也。注云。城外大郭作雒篇云。郭方七十
里故以十爲百。則太大。且下六郭何方六百里。不應郭內得具在郭內。今從後漢志注所引博物記改正
御覽引尚書作七十二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

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郭之大小。蓋因地勢
異於城之有定數。故鎬京之郭不可推也。公卿大夫
之城郭。亦可推乎。曰。其所占夫數可推。而采地無常。
城郭之總數不可推也。其所占各幾何。曰。由王之城
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
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
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本左
傳隱元年中五之一疏定數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
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鄭祭仲之論都城云。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畿
內外通行之中都猶畿內小都。小都猶畿內縣也郭所占皆無考。以孟

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國策於即墨。餞云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而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明前五字爲七之誤。後五字爲三之誤矣則郭之夫數當
四倍於城強也。農家之所占幾何。曰。廬在田中。勿庸
計。其在邑之宅。家亦二畝半本趙氏孟子注受田者二百五
十六萬家。當占地六萬四千夫也
地之分不易一易再易也。惟見於大司徒制都鄙之
條。今以縣畿內及庶邦何也。曰。無大小中外。而各有
厚薄地力之常。故小司徒之均土地。遂人之辨野土。
大司馬之以地制賦。皆分上中下三等。而通行畿內
及庶邦。不易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豈獨
爲都鄙之制也。其所均所辨所制。果通行畿內及庶

邦乎。曰。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
數。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
司馬布政于邦國都鄙。皆兼畿內與庶邦。則其均土
地及以地制賦可知矣。遂人治野達于畿。所謂野者。
乃城郭外之通稱。詳卷上則其辨野土之兼鄉郊都鄙
可知。而庶邦遂人之所辨亦可知矣。不易一易再易
之爲上中下地。何以知之。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
畮。而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一易之地
家二百畮。而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再易之地
家三百畮。而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畝數同。
則其地宜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

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易。百又五十畝。則僅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其一。更三歲而徧。蓋每分連二歲不易。至二歲乃易云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畝數不同而同也。孟子王制皆言一夫耕百畝。而無易不易之差。何也。曰。

孟子王制因代耕之祿。而計五等農夫食人之多寡。以爲差。故專言所耕。不及地等。而地等固寓其中也。此五等農夫所受田。在周官爲上地。以上地家七人。而此之中農亦食七人也。由是推則中農食八人。而上食十人。者爲上上地。中農食六人。而下食四人。者爲中地。中農食五人。而中次食四人。下食三人。爲下地皆可知矣通地之三等。而約爲一夫當一夫。豈以其古法而輒用之乎。曰。非獨以古法而用之。蓋二當一。

則去其夫數之半。而所存皆歲種之田。雖一易再易。猶之不易。而考祿可得其實也。歲所種之夫數。果皆準乎。曰。其數由通且約而得之。安得皆準。即間有準者。亦不能無所增減。蓋人稠則力田者多。每化瘠爲沃。而歲種屢增。稀則反是也。然歲種之中數。固即此通且約者而存。亦不準而準者矣

大都含四都而方八十里。小都如一都而方四十里。家邑如縣而方二十里。何以知之。曰。小司徒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按二十五里乃家邑之有加田者。若四甸之正。則方二十里也。五十里乃小都之有加田者。若四縣之正。則方四十里也。百里乃大都之有加田者。若四都之正。則方八十里也。至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稍地如甸地之制。則四甸爲家邑。而家邑亦如縣地之縣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四縣爲小都。而小都亦如畺地之都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地制爲都。則以四都爲大都。而大都含四都也。然則小司徒之縣都。與載師之都邑有異乎。曰。載師之都邑謂采地。小司徒之縣都謂凡土田。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本縣土註本註亦專指采地。殆未審耳。何以知稍地如甸地之制。而畺地制爲都也。以四邱爲甸。出車一乘。而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

稍二十同并郊甸凡三十六同。而作雒篇謂郊甸方六百里。以甸包稍。則稍地之亦制爲甸明矣。大宰之九賦。家削之外。繼以邦縣。邦縣之外。繼以邦都。邦縣即縣地。邦都即畺地。則畺地之制爲都亦明矣。何以知家邑亦四甸。小都亦四縣。大都則四都也。曰。小司徒由縣而都。則都之下爲縣。載師由家邑而小都。則小都之下爲家邑。家邑之與縣。小都之與都。其等皆同。則其制亦同。而大都之制。亦可推知也已

制都邑之大小以地。亦本載師及小師徒經註也。而林氏椅據大司徒經。謂家百畝。家二百畝。家三百畝。皆計其室數以爲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

（見前義）何歟。曰。林誤也。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
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
地。下云以其室數制之。乃即域內之室數。以爲縣鄙
之爲。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少則徙之入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
數以制都邑也。故仍從載師及小司徒云
計縣都之地。則三分去一。計甸邱邑之地。則不去三
之一。何也。曰。此亦定以小司徒經註耳。九夫爲井。方
一里。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十六井。方四
里。四邱爲甸。則六十四井。方八里。本不兼三分之一。
無可去也。四甸爲縣。則二百五十六井。宜方十六里。
而方二十。四縣爲都。則千有二十四井。宜方三十二

里。而方四十。本兼乎三之一。不可不去也。其或兼或
不兼何也。曰。縣都地大。則山陵林麓川澤六者。必有
所兼。甸邱邑地小。又皆井田積實數。無自而兼也
都家之地。而三分去一。亦必有山澤林麓乎。曰。然。山
澤林麓。所以資灌溉。助食用。不可無也。且使都家而
無之。則皆屬諸天子。而鄉遂公邑之田。所以供祿而
給用者。不亦有所不足哉。然則遂師辨地之名物之
可以封邑者。何但及邱陵墳衍原隰也。曰。亦遂師分
掌其所辨則然耳。若大司徒之制都鄙。固兼辨山林
川澤之名物也。故在王制。惟山之名澤之大者不以
盼。則其他無不盼也。所以都家之田。亦約止三之二

也。有徵乎。曰。周頌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吳氏澄以
爲小都之里數（詳周禮考註）夫小都之里方四十。而但云
三十。則亦止三之二也。小都如此則大都與家邑可
知矣。詩之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何也。曰。小都之田。
四千六百有八夫。每夫耕者一耦。當九千二百一十
六人。云十千者。猶三分方四十里之二。當三十二里。
而云三十里。舉其成數也。詩云駿發爾私。而小都之
田數則兼公私無異乎。曰。耦以十千。則合公私田而
大率其耕矣。詩之義固上下相成也。康成以夏少康
在成田一成而衆一旅。爲二夫當一夫。則封邑亦專
計田矣。豈夏時畿外之法。異於周之畿內乎。曰。所謂

田一成者。乃去三之一以爲田。亦止五百七十六夫。
或稍羸耳。至衆有五百人。蓋其田多不易。而家受一
夫者多也。小雅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謂一成九
萬畝。其公田萬畝。以爲公卿之祿。則所封不皆田乎。
曰。李文貞以此爲述豳公以來舊俗。不係於公卿（詳詩
所）則甫田非采地。乃豳公之所闢適一成。無山麓川
澤。又皆不易。故公田有十千也。由數事推之。則地之
無山麓川澤者。雖介在都家。亦必但爲公邑。而不爲
采邑矣
都與家之地。果皆有三等乎。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
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司徒謂凡

都鄙之受田者也。註云。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是都家之地皆三等。固有明文矣。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邑者家邑。物主易不易而言 本訂義黃氏度說 則又家有三等地之徵也。邦國之都家。其地亦如畿內乎。曰。縣師兼掌邦國之地域。則所謂凡造都邑者。通乎畿外 本訂義王氏昭禹說 而其地亦各有三等矣。故康成謂齊國下大夫之邑三百家。詳坊記疏 蓋方一成而去三之一。又通三等。六百夫而皆以二當一也 本易說卦勞三百六百皆衆成數 凡地之三等。亦相為贏縮乎。曰。縣師既辨其物。贏縮宜不相遠。若商子謂方百里而惡田處十二。良田處十四 見來民篇 其大較也 良田即不易一易者。惡田即再易者。較通為二當一之率。則良田贏十一。惡田縮十一也 然夏少康在虞。田一成而衆一旅。殆又不易之等獨贏也 詳前 見 則周之所封。宜亦有如是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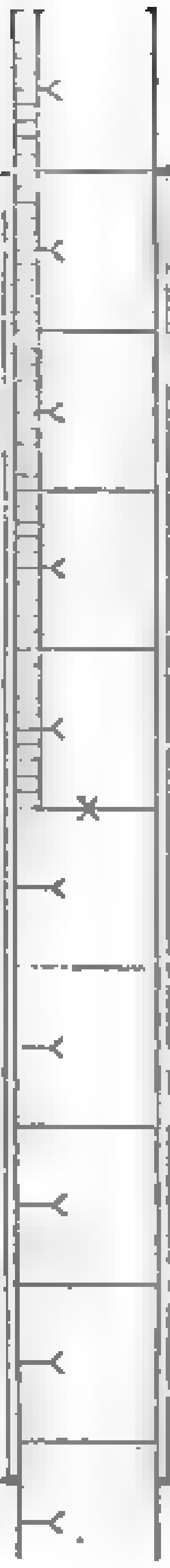
加田見司勳謂田加於賞地也。采地而亦有加田乎。曰。晉語云。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也。庶邦如是。畿內可知矣。其所加里數。何以定之。曰。王制畿內國不過百里。乃殷周所同 漢書刑法志謂百里為采地之大者。專就殷周言。不及夏。蓋夏時采地。在畿外侯服也。詳胡氏渭禹貢錐指 故八十里者。以百里為極。等而下之。則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為旁加之數。蓋古法而存於小司徒

註者也。註雖不及加田。然百里而止為四都。則所餘三千六百井。固足包加田於其間。下焉者亦如是耳。畿內國之不過百里。何也。曰。過百里。則不足於封矣。古之百里。當今幾何里。曰。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蓋古者三百步為里 見穀梁宣十五年傳。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言篇 今三百六十步為里 三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氏翱平賦書。宋如愚說。見馬氏文獻通考。王禎農書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為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之。見洪武正韻。今亦仍之 大於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 從小司徒註所引司馬法及漢書食貨志 今一步五尺 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兵篇之守拒法。宋元明沿之。國朝以五尺為步。見王鼎上居易錄所載孔氏尚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為步。凡歷代[illegible]尺。長短不一。今步之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頒營造尺。當今樣尺之中者九十 而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

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之三百六十步。當古五百四十五步強。百之為五萬四千五百有四步強。其三萬步為古之百里。以五百四十五步強除之。則得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也。以所得數開方之。其積有幾。曰。三千有二十九里強也。凡旁加算法。多有奇零。其與之地也若何。曰。與之地。非盡環其都邑。必有但足其加之之數者。若小都別以九成。家邑別以二成一郊。則已足而整也 九成。即方五里者三十六之整數。二成一郊。即方二里半者三十六之整數 所加無國征何也。曰。不以田稅四之一入於王也 入稅法詳下卷 司勳註云。所以厚恩。

是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其粟與之而已。加田之不及上士何也。曰。公卿大夫之田。亦必有大功而後加。上士則爵卑任輕。雖有功不大。故未嘗有采地也。何況加四。若受賞地與出封為附庸。則有之矣。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白虎通考黜篇云。凡上有功者為附庸。庸也。以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但不進爵。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詳讀官類秩品篇

附古尺圖



右圖摹宋秦熺鐘鼎款識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

前尺並同。按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 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

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為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為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為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註。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

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註疏以為夏殷之制。畿內有國始於殷。詳見前 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据。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為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商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詳朱子語類周禮小戴記二卷 周公

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亦詳朱子語類 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詳王制註疏及訂義陳君舉說 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為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殲止其戰伐耳。左傳襄二十五年載子產責晉所云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者。與孟子相類。孔疏亦謂指夏殷時。朱子謂是應急之說。非至論。是也 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謂太公受地五百里見內篇三

蓋太公實以太師加命受上公之地故史記世家亦特謂齊爲大國其後嗣稱侯不稱公蓋更賜侯爵也史記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乃與周官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强傅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

大司徒所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其封疆也。所云其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如其說。田之多者。不過地之半。今以三分去一之外皆爲田。則其說果不可從歟。曰。然。三分去一。見於王制。見於漢書刑法志。乃三代畿內外所通行。食貨志述魏李悝之言（悝曰地方百里。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

萬畝）且在戰國。則井田未變。此制亦未變。豈周家方行井田而已紛更也。若謂即食者而去其三之一。則田且益寡。何大其封疆如是。而男更無以爲國。謂大其封疆以包附庸。則附庸於諸侯。非牧正師長及有德者。未之輕錫。而所錫亦在封疆之外（本康成註）。故知公侯等之田。必皆三分之二也。然則經所云食者。必從康成地貢輕重之說歟。曰。地貢者。市美物以貢王室。特食者之一耳。食者。則幷留穀五等國。以待王之用。所包甚廣（本東萊呂氏說。詳馬氏通考田賦第三卷）。凡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皆在其中（詳下卷）。故不曰貢而曰食。食讀去聲。如孟子

食人之食。蓋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云云。自地之可食者言。此則自有其地者之食人言也。三分去一之文。周官何以無之。曰。此司空之事。當見於冬官。冬官亡。故無文也

邦國之成之有加。何以知之。曰。成者。公侯伯以封下大夫。子男以封卿者也（詳下卷）。及其有大功而加田。亦法之常耳。但成之旁加。爲方一里四分里之一者三十六。較縣甚奇零。尤必即便近之整地與之矣

凡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固約爲二夫當一夫矣。而有或易或不易者。介其間。則若之何。曰。或易或不易若與全不易者。皆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幷一易

再易者。爲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四其所幷。又二十五夫而當十二夫也。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何也。曰。不易之地家百畝。或易或不易之地家百五十畝。通其等而約之。則家百二十五畝也。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較二夫當一夫之率。畿內宜減十一萬五千二百夫。則公田宜減萬二千八百夫。曷爲不計其所減而專用二當一之率也。曰。二當一。乃槩以三等六百畝之整數。折半通算。便於例推。故專用其率。若公田所減。在三十二萬夫中。僅去二十五之一。於國家食用。未甚贏縮。且歲種之夫數。有時而增。則公田亦不果減。是可不計也

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漢書食貨志之說也。於經有徵乎。曰。中田有廬。詩固言之矣。孟子云。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漢志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說其小異乎。曰。否。孟子略而漢志詳也。至各受與同養。則分領而後助治。事亦相因耳。八十畝之稅入幾何。曰。九穀以粟爲主。見倉人注十斗曰斛。見聘禮及漢律歷志在中地。歲常得粟百六十斛也。何以徵之。曰。魏中地也見詳甫田疆漢食貨志述魏之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按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食三鬴六斗四升曰鬴。每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以百五十石食六人。尚餘十二石弱。帥穀以供五人不足者。兼賦稅及凡費用計之。乃當時法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注云。大孰收六百石。中孰四百五十石。下孰三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若取上孰補大饑。中孰補中饑。下孰補小饑。其所補之餘復補無年。如春秋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類及中歲之不足。歲常得二百石。斛亦稱石。宋以前皆然。近代則五斗爲斛。兩斛爲石八十畝。故減四十斛也。至上下地。歲入之常。則加減七者之所收以通其率。而數亦無不得矣。管子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按戰國策。常山之東爲趙。河汝之間即魏。中年畝二石。乃其上地。兼饑熟通計之。歲常得三百石也。禁藏篇云。歲兼美惡。畝收一石。則一夫爲粟止百石。蓋又就下地而言粟與米同乎。曰。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爲米。故食

貨志以百畝之歲收。爲粟百五十石也。苟有甲。則畝百而米止七十五石。尚得謂中地中歲哉。百六十斛。當今幾何石。曰。三十二石。蓋漢之量與周同。詳律呂新書而漢量有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本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容六升者。彤親見而較之古之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爲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大於古百四十步。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彤師何學士亦云。秦但行之西陲。漢乃徧於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之尺以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當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有六十四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周禮卷云。古百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彤按。宋步弓之長短。略同於周。故但每畝加百四十步計之也。四十一畝下。不云三分畝之二。舉成數粟之外有入乎。曰。有。閭師縣師所徵草木鳥獸布帛之貢也。草木布帛。皆出邑宅田廬之所樹。鳥獸則豕犬雞畜於宅廬。馬牛羊畜於休不耕之地。詳見彤周禮小疏無一不關涉公田。而邑宅復與田廬相表裏。故皆當有入也。若不易之地。歲耕種而不事馬牛羊之畜者。若之何。曰。地之易者。穀入少。而有所休者以事畜。則所貢益以馬牛羊。不易之地。無所休者以事畜。則無馬牛羊

之貢。而穀入多矣。易物而計其直。蓋亦無不均也。穀之入十取其一也。草木鳥獸布帛之入。亦十取其一乎。曰草木布帛與鳥獸之豕犬雞。即載師園廛之征。當二十而取一。馬牛羊。即載師遠郊牧地之征。當二十而取三也。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畜牧自遠郊始。其所征重於農田者。人力少而利厚也。餘詳彤擇地征篇

周官祿田考卷中

周官祿田考卷下

吳江沈彤著

祿田數

周天子及內外諸侯官之祿。雖其籍皆亡。而未嘗不散見經註及他傳記。今即官爵公田二篇。復以所散見者。參互考之。以悉著其等而粗存其數。周天子之官。則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更

疏者之士食如大夫。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內諸侯之加田。則其宰各以其爵分食之。外諸侯孤卿大夫之加田亦如之。凡所食皆取諸公田。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公三人。人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夫。孤卿十四人。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凡七千一百六十八夫。中下大夫三百三十七人。人食百二十八夫。凡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夫。上士千一百五十人。人食三十二夫。凡三萬六千八百夫。中士四千四百九十

六人人食八夫凡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夫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人食二夫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人食五十畝凡萬有八百五十一夫五十畝又不見于經而推知其爵數者上士十一人食三百五十二夫中士千有八人食八千有六十四夫下士五千有三十九人食萬有七十八夫又所闕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其所食以五官食數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之食（公孤去七千六百八十夫鄉遂官去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夫郊野官去萬八千四百九十四夫）存三萬五千有三十夫而五分取一以例之當食七千有餘夫所闕庶人在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以五官在官庶人之食例之

當食二千一百七十夫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餘夫為員備位定而數可周知者常祿之總數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及國中之法用皆于是給焉其外九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夫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以給國中及鄉遂郊野之法用亦分在所封都邑中若內諸侯之公田公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二人食六十四夫下大夫五人食四十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三十三人食十六夫五十畝凡百三十四夫五十畝存千有八十一夫強孤卿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

八夫自食者八十夫其大夫二人食十六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八人食四夫凡三十四夫存二百七十夫大夫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自食者二十夫其上士二人食四夫下士七人食三夫五十畝凡七夫五十畝存六十八夫強凡所存皆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與給國中縣鄙之法用其所加之公田皆食其宰與給縣鄙之法用若外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下大夫二十三人食七百三十六夫上士百一十七人食九百三十六夫中士六百七十六人食千三百五十二夫下士三

千有五人食千五百有二夫五十畝凡五千八百有六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有七十三夫強侯五萬一千二百夫王食者萬七千有六十六夫強自食者千二百八十夫其卿五人食六百四十夫下大夫十七人食五百四十四夫上士八十七人食六百九十六夫中士四百四十四人食八百八十八夫下士千九百六十九人食九百八十四夫五十畝凡三千七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一百夫強伯二萬八千八百夫王食者九千六百夫自食者如侯其卿五人下大夫十七人上士八十七人食並如侯國中士三百七十二人食七百四十四夫下士千六百一十一人食八百有五夫五十畝

凡三千四百二十九夫五十畝。存萬四千四百九十夫強。子萬二千八百夫。王食者三千二百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四人。食百二十八夫。下大夫十一人。食八十八夫。上士五十七人。食百一十四夫。下士三百有五人。食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凡五百四十四夫五十畝。存八千七百三十五夫強。男三千二百夫。王食者八百夫。自食者如子。其卿四人。下大夫十一人。上士五十七人。食並如子國。下士百五十一人。食七十五夫五十畝。凡四百有五夫五十畝。存千六百七十四夫強。凡所存。以給他祿食及法用。與在所封都邑中。悉如王畿。凡外諸侯食王。自九貢而外。皆供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

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與內諸侯之入稅殊。若畿內賞地加賞田及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並無常數。則減省攝官試官封邑官之食。足以當之。畿外國亦如之

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即縣。註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即縣即都專以大小之制言。餘詳中卷）註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註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註兼九命言。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詳見彤周禮小疏）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之有無而殊其命數明矣（疏云。王朝公卿大夫。亦有封在畿內有采地之封者。今乃封于畿外也）夫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況爵等與命數俱同者。寧以封不封而殊其食也。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大功德也。豈未封邑而不之稍殊乎。曰。封邑者。其公田之入。有貢于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則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

稍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也。是何田與爵之適相當也。曰。田自邑至都。止五等。四其都。亦止六等。而孤在卿上。大夫有中下。爵本八等。若不令孤卿同六命。中下大夫同四命。以并爵爲六等。則上下之田。安得皆以四爲差。是田與爵之適相當者。由命數齊之。蓋聖人于爵祿命三者。固更迭參互以各得其制也

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其卿以下之爵等如男國。則卿以下之食亦如男國也。孤卿之大夫士。大夫之士。

其食並如公。不嫌乎。曰。孤卿之官。已殺公一等。大夫之官。已殺公二等。食雖同。無嫌也。若不同。亦不足于食矣

三等王子弟之卿大夫士。其食之所如。何以知之。曰。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八十里地。有加。同食百里。稍疏者與孤卿同食四十里地。有加。同食五十里。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里地。有加。同食二十五里本大宰及職師注疏則其官之食。當亦如公孤卿大夫之官矣。王子弟之食。何以不列也。曰。王子弟非官也。若其爲官者。則公孤卿大夫中已該之矣

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邸。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凡命數同者祿亦同。則命數殊者祿亦殊。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命各半於王國。則其食當亦降於王國矣。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得祿也。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則其祿亦皆如公國也。士之一命。上中下同乎。曰。中下士不命。其祿秩專以爵等耳。何以知中下士不命也。曰。卿三命。半王之卿。大夫再命。半王之大夫。其上士之命。適半王之中士。而中下士不得命矣。且卿三命。比王之上士。大夫再命。比王之中士。則一命而比王之下士者。必上士獨也。凡卿之食縣。下大夫之食甸。有徵乎。曰。左傳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見襄二十七年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見坊記疏。熊氏說。以免餘辭記之言。當據古法。故如此釋之。杜氏解左傳謂一乘之邑。則彼當時僭擬誤也是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二分去一。用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據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惠定宇云。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謂以爻位言之。二爲大夫。三百戶於采地爲至薄。自藏隱。守分薄之謀。而不敢與五爲敵。則无眚也。何采地三百戶。在大國則至薄。在小國未當不厚。小字恐大字之誤成去三之一。即甸也。有此二徵。而上下皆可無疑矣。若未封者之食。與已封者同。亦如畿內耳晉語叔向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

按晉卿之祿。如此下大夫。彼上大夫之祿。如此上士。蓋一旅之田。即一甸。不易者。一卒之田。即一邸。不易者也。時雖多所變更。猶有周官遺制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邸。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子男無中士詳上卷故上士降而食邑。上士食邑。則卿大夫之食之遞降明矣。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食。旣降於王國一等。而小國又降於大國次國一等。何也。曰。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皆降大國次國一等故也。此亦以命數之殊而殊其祿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如謂如其祿。

是即一國之卿。而非命於天子者。則其祿亦有降耶。

曰。此次國。指七十里之國。則卿以命於其君而祿有降。或亦夏殷舊法。非周官制也。王制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內史贊王制祿註。今引其文。亦皆夏殷舊法歟。曰。未可知也。要其足註周官者。惟卿四大夫祿。與君十卿祿耳。中士以上倍以為差。在周官為差祿以四者之半。或試官攝官致仕官之食有如是者。詳見後豈正爵之常祿乎。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固

周室庶邦所通行。然不言公私各五十畝。又不言王畿之下士加一等。則亦疏矣。在官庶人之食并庶邦不殊于王畿。而庶邦下士之祿。不殊其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亦所謂禮窮則同也

庶邦孤卿大夫之加田。其宰各以其爵而分食如王畿也。可悉推而知乎。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詳喪服傳註疏在王畿。公以卿為之。孤卿以大夫為之。大夫以上士為之。由王畿例推而下。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有徵乎。曰。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潘景祖云。陽貨為季氏宰。而按大夫之禮自處。亦以此則餘所推者。宜亦無不得矣。文子子車果皆為卿乎。曰。荀子車非卿而大夫。其宰安得並稱大夫。至文子聽衛國之政。亦見檀弓。焉有聽國政而非卿者。何以知上公之孤之宰。非大夫而卿也。曰。上公之孤四命。燕禮稱孤為公。蓋如王之公。王之公以卿為宰。故知上公之孤亦以卿為宰。而不與三命卿之宰同也。王之公果以卿為宰乎。曰。左傳有所謂王叔之宰者。王卿士之大夫也。襄十年傳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按王叔伯輿。皆王卿士。宰即大夫。大夫即宰。互文也。卿以大夫為宰。則公

之宰卿。而大夫之宰上士。皆可知矣。凡宰之人數各有幾。曰。制事之謂宰。本白虎通蓋家止一人。猶王之有家宰。諸侯之有執政也。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如之何。曰。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削。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削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之卿之上士亦食邑矣。子男之卿之宰。亦上士而食邑。何以知之。曰。以子男之卿再命。與公侯伯之大夫同也

凡所食之取諸公田也。將與之田而令自取乎。抑收

其穀而給之乎。曰。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賞地爲然。其餘則皆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穀爲米粟委積之通稱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即匪頒賙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廩人注。匪頒謂賞人之職諸委積也。大宰註云。匪頒。王所分賜羣臣也。皆未盡其義。稍食則食之小者形成頒祿稍爲小。蓋本大稍事註。廩人之大者惟分頒則稍食其小者也。注云稍食祿廩義未析是藏米于廩。藏粟于倉。積委積于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畡。爽垓通。玉篇引風俗通云。十十日萬。十萬日億。十億日兆。十兆日經。十經日垓。形謂食內之日。賞不及九畡。取所入以食官。賞不由一經。觀射父皆約舉大數言之耳。中卷正謂是也。稍食與祿有異乎。

曰。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方氏析疑云。宮宮宰之誤也馭夫爲中士下士。官中則師圉府史以下。易氏祓云。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見訂義司士職所謂邦國都鄙之士多不命。其稱祿。當即自下士以上。又如宮之食。不稱祿而稱財。內人女宮皆稱稍食者見內宰。經之內人女宮。詳上卷內宰經之內人。賁包女宮也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氏之說誠然。而號以稍食爲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穀之入。由民有多寡。歲有豐凶。而數不得齊。則其給若之何。曰。王之圖國用也。以民數而進退之。倉人之待邦用也。穀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二者雖不專言祿。而祿在其中。是即給之之法也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

收謂之旱。二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此蓋周官凶年頒祿之遺制。若豐年。則于常祿外有賜也。以民數而進退其祿。蓋亦如此若穀土多化瘠爲沃。而公田以大增也。將亦均所增以益官之祿乎。曰。否。公田之大增。由受田者之甚稠也。受田者甚稠。則郊野之官當亦大增。而朝官且必有加。彼其祿皆取給於所增之公田矣。又何以益舊官之祿。況舊官之祿已足也。其給以歲乎。月乎。曰。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當亦然耳。大宰註云。祿若今月俸。蓋漢亦承周法也。人給之乎。給于其長乎。曰。王氏與之謂官長各受給而分之所屬也見訂義舍人職觀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註以爲計其用穀之數按古者穀帛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則其他可例推矣。穀之外有草木鳥獸布帛之給乎。曰。有其孰掌之。曰。委人斂凡畜聚之物。而以縣都之聚待頒賜。所聚謂草木。頒者。分頒則草木之給。掌於委人也。大府受九賦九功貨賄之入。而以家削之賦待匪頒此賦此匪頒專指貨賄。與在大宰九賦九式中主粟米者異。詳見泥周禮小箋內府又受諸大府。以待邦之大用。所謂大用者。分頒在其中註以大用爲朝覲之頒賜亦未備賄者。布帛本大宰註則布帛之給。掌于大府內府也。惟掌給鳥獸者。無從考耳。是三者殆非月給乎。曰。各以其時

庶人在官者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庶人在官者食井。井公田百畝。通率二而當一。則五十畝也。五十畝不足以代耕。則其家更食私田五十畝。載師有官田。註以為庶人在官者之家所受田。半于農夫。其受田半農人者。以半食於公田也。載師註蓋本古法。特未及其義是也。亦轉足徵所食公田之止五十畝矣。府史胥徒之所食。其差若何。曰。小司徒論農夫所受田之等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七人六人五人。各般所養中率下八人同則是上上地家八人。上上地。即不易之地。周官地等名三而實四。詳中卷府史胥徒之食。蓋適如地所養之等也。與孟子王制以次農以下四等。等庶邦府史胥徒之食亦同耳。若府史胥徒之家。而不

止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也。何食乎。曰。此別有餘子弟之田。每人通受四十畝。實二十畝也。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為業。如府史胥徒之在官。其食當亦如之。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載師士田下當有工田。其賈田則包商言之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本載師註則是府史胥徒之餘子弟。其受田當亦如士工商家也。士工商之所食。其差若何。曰。鄉遂賢能之入國學而升司馬者。一謂之學士。一謂之進士。皆離農而未官。類於府史。則當食府史之食。工商在官者類胥。食當視胥。不在官者。其所獲當亦近

胥之入。富商大賈。晚周乃有之。如周官法。國無其弊管子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見治國篇謂此等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衆子。而為進士學士者。食亦當如府史。獨其家不受私田。以父之祿厚也。詳後見賢能之在鄉遂也。若之何。曰。在鄉遂。則士猶農也。載芟之有依其士。謂農夫之子弟。甫田之烝我髦士。若王制所云選士。爾雅釋言云。髦。選也即農夫也。故必入國學升司馬。而士與農始判。曰。農夫自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而外。其餘子弟當受田幾何。曰。以士工商家餘子弟推之。亦二十畝也。孟子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也。然則遂人之餘夫。其受田何以如夫也

曰。遂人之餘夫。謂餘子弟之成家而至五人六人七人者。本王氏應麟故受田如夫也。孟子之餘夫。即餘子弟。與遂人殊。食貨志謂農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是誤合二事為一也。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在官庶人與內外諸侯下士之食五十畝。其亦減十畝之入乎。曰。苟減之。則雖受私田。而代耕仍有所不足矣。況在官庶人。食各有差。而罪隷之家。且不得受田乎。此必皆全給五十畝之入。不與祿多者同也。罪隷為盜賊之男子。其女子已入舂槀。而所食亦五十畝乎。曰。罪隷豈無弟若子。司隷云帥其民。蓋包此弟子言少則所食宜減。多且宜增。亦五十畝。以中者通其率也

官爵不見於經。而推知其數者。祿固定矣若郊自里宰以下。野自鄰長以下。皆以無爵而無祿。則若之何。曰。此與遂之鄰長皆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則如庶人在官者也（士冠禮疏云府史胥徒。皆去役賦補之）蓋鄉大夫之征于國中。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遂人遂師遂大夫。于可任可施舍者皆辨之則六者之不征。略如國中矣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遂郊野無爵之官。各任其職。亦各其地之賢能為之等不得與在官庶人比乎其役賦之去奚若。曰。凡治城郭涂巷溝渠。轉委積。與會同師田行役。令夫家出民徒備馬牛車輦旗鼓兵器斧斤版築之屬（坊記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說詳方氏周官辨惑五。析疑縣師賤及形井田軍賦說）以至其所而給徭役皆役賦也。則無不去也。惟縣師稍人作民徒車輦之屬。當師而至。是為無爵之官之職非役也。遂之鄰長與郊之里宰。野之鄰長固無爵中之稍尊者。而不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曰。在官者不得食其力。在田者自不必代其耕且三者之官約四萬人（遂鄰長萬五千人。郊里宰千有九十六人。野鄰長二萬三千八百二十六人）苟皆給以庶人在官者之祿。當去公田二萬夫。而他法用將有所不足（詳見前）故不與同祿也

常祿之總數。而上蒙員備位定之文。何也。曰。不及攝者。故曰員備。不及試者。故曰位定。不及祿食之增減

者。故曰常祿。考常祿之總數。宜粗得其全。且增減各數不可知。故必即員備位定者而言也。凡所增。若賞地加賞田是。凡所減。則試者攝者之祿食也。在官庶人。亦有攝與試而減其食者乎。曰。士官事無攝（本孟子。而淮南子主術訓。亦云古者士不兼官）則在官庶人亦如之。蓋上職要而下職詳。詳則煩且雜。惟分任。則不勞而有功。且下之食微。亦不患衆給而財傷也。若試在官之事。而食減於在官者。以進士試官之祿例推。當亦有之也。官之試與攝者。祿果減乎。曰。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下士以上之祿也。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進士試為官之祿也。夫試官降於正爵。則其食不宜同。凡食必以久而奠。則未久不奠。亦仍食府史之食耳。是試官之祿減也。夫子論管仲之家臣云。官事不攝。焉得儉。則凡官之攝。不皆儉乎。儉不在祿之寡乎。是攝官之祿減也。若公卿大夫而封邑。王子弟封邑而為公卿大夫。則無庸別賦祿。而總數復有所減。此攝官之類。亦不可稽者也

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何以知之。曰。孟子王制言君十卿祿。謂庶邦之君也。差而上之。王之三公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則王當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矣。公自食三百二十夫。王自食不當三千二百夫乎。曰。否。公之所自食。十其卿之全祿也。則王所自食。當亦

十其公之全祿矣。公自食果十其卿之全祿乎。曰。王
制百里之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
十人。國殷周畿內外通行之祿制。而八十里之國當
亦無殊也。八十里。即畿內百里除之去加田者。故祿制亦當如畿外百里國也。詳前後及中卷
以一夫食九人推之。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夫。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當三百二十夫。則三十二夫。非
一卿之全祿數。三百二十夫。非一卿之全祿而君十
之數。何以知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
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曰。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饎人共王
及后之六食。內宰會夫人以下之財用。會內人之稍

食。宮伯行王宮士庶子之秩。並在宮中。而舍人掌平
宮中之政。分其財守。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當亦
該之。故知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然則宮正所比官
府之衆寡。內宰所分居王內之人民。皆給之稍食。何
以不列也。曰。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即庶人在官
者。其所食皆列於前矣。王宮士庶子之食奚視。曰。視
府史而家不受田。與公卿以下子弟之爲進士學士
者同也。婦官及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即視其所視
爵之食乎。曰。否否。后世子與王同養于膳夫。所謂王
者以天下爲家。不容一家自爲分異也詳訂義陳君舉說然。
則三夫人以下。當統于后之養。未官未封之王子弟。

當統于世子之養本疏其所食要無幾耳。女給事之食
奚視。曰。此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當視
在官庶人也
考祿田而及他法用何也。曰。他法用亦出於公田。其
夫數與祿食爲消長也。他法用有幾。其夫數幾何。曰。
他法用自力役而外。其在國中。若舍人有賓客之簠
簋之實。車米筥米芻秅之飯米熬穀。舂人有饗食之
食米。槀人有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析疑云。謂之冗食者。以其人自有廩祿。門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供之也。槀人有宰臣之賙賜。其在國
中及鄉遂郊野者。遺人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凡賓
客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掌固有衆庶守城郭溝池
樹渠之稍食。凡此諸條。非人數不定。則爲期無常。其
歲用夫數。皆不若力役之可稽。然要必以萬計矣。力
役之所用幾何。曰。小司徒之法。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
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
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
一日。如康成破旬爲均。而通其率。則每年役二日。共

役五百一十二萬日人食米通上中下年之率日六升四合二日斗二升八合畿內二百五十六萬人役五百一十二萬日共食米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斛以中地中年一夫入二百斛之數除之則用千六百三十八夫强所入也如近日方氏冬役三旬之說（按疑云十月納禾稼日至而土功畢公私可用之期不過一月公旬用三日蓋九日也）則豐年用九日中年六日無年三日通其率則每年役六日共役千五百三十六萬日皆三康成之數其食米用田之凡視前數亦三之也凡起徒役唯田與追胥竭作追胥不可稽四時之田其用幾何曰田不給食也小禽私之旣各有以自畀獲者取左耳上復計功而

賞之（州長遂師主田之賞罰）要足償其勞矣故遣人須委積廩人治糧食皆專在會同師役而不及田也田不給食其他果皆足以供乎曰三代之制國用也孟冬視民數歲杪視年之豐耗又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其均節詳審如此則祿食之外亦必各得其分夫安有一之不足也

王制謂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今不據以定王畿都邑之凡何也曰縣內有七十里之國固殷制之不通于周者以是爲據則妄矣

內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註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公食王五百一十二夫非一都之公田歟孤卿食王百二十八夫非一縣之公田歟大夫食王三十二夫非一甸之公田歟若公所自食則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自食十其大夫大夫自食十其上士亦由公之十卿祿差之耳公孤卿大夫亦皆爲君其采地亦皆爲國乎曰都家之稱君稱國朝大夫有明文矣采地之食王皆四之一何也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公之地視諸男故稅入于王亦視諸男孤卿大夫之入稅于王又自公例推之則左傳所謂卑而貢重者甸服（見昭十三年此甸服指畿內）是也其食王不及加田何也曰加田非采地之正無國征也其正者則八十里四十里二十里而足矣（詳中卷）

外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故公田八萬夫而王食四萬夫也侯之地方四百里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故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者王食萬七千有六十餘夫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者王食九千六百夫也子之地方二百里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故公田萬二千八百夫者王食三千二百夫公田三千二百夫者王食八百夫也若其所自食則

皆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大夫之采邑。其入稅于君
幾何。曰。亦如畿内之公孤卿大夫也
内外諸侯之下士。亦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實穀中士四之三。
則亦五十畝也。耕者之所獲實百畝。則其家亦別受
私田五十畝。若家滿九人而有餘子弟。其受田亦五
口當農夫一人矣。下士固有爵者。而其家不免於農
乎。曰。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
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
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
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

士之子有免農者乎。曰。是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即元
士。故元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適子常在成均衆子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宮詳析疑諸子職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
業農以自食其力本少儀註故拔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
五十畝。猶國君之士之子之耕也。子男之大夫。其祿
不過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上士。則其子若之何。曰。大
夫之子。於國家祭祀爲舞人。豈以小國而殊。則亦學
於諸樂官而已。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
而耕者實百畝。在孟子王制。非謂其全食公田百畝
之入。而不別受田乎。曰。然。蓋晚周士世其官。則庶人
在官者亦必世其職。而子弟皆不復業農。又或鄙鄙

之官不必盡存。存者不必皆以士。致食祿者少。而公
田亦有餘。故其制如此也夫
外諸侯之食王。其九貢。大宰有明文矣。謂并供王行
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
以救邦國之食。何以知之。曰。王行者。王之巡守殷同
征伐也。掌客云。王巡守殷同按[illegible]殷國即殷同形謂[illegible]作同字之誤也方
氏云殷同即殷巡守而會諸侯了方嶽詳析疑人行人掌客二篇則國君膳以牲犢。令
百官百牲皆具。百牲具則米禾之具不必言矣。大宰
九式無軍旅。蓋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議則
侯國供其資糧也見析疑大宰職左傳鄭申侯見齊桓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見僖四年是小國于大國

且然。況諸侯于天子乎。以斯三者。知供王行之食也。
崧高之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
其行。周語稱王使爲過賓。則膳宰致饔。廩人獻餼。皆
官正治事。是皆供王使過邦之食也。聘禮云使者若
過邦儀之以其禮。註云賓介米皆百筥。夫諸侯于鄰
國聘使之過猶供其米。則其供鄰國君見王使于王
過邦之食可知矣。王之使于諸侯何。曰。在大宗伯。則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而祭五嶽。祭四瀆。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而各有五。以嘉禮。而以
脤膰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也。在大行人
則王撫邦國。而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九

歲十一歲又徧省也。諸侯之見王及使于王何。曰。在大宗伯大行人。則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覜與歸脤也。在小行人。則春入貢而秋獻功也王之所以救邦國者何。曰。此卽大宗伯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者五也。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大司徒亦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亂烖。則令哀弔之。皆治其事故夫令者。固令鄰國之諸侯治者。必使其國之有濟則于邦國之憂之大者。不獨以侯國自食者救之。而并以食王者救之。亦可知矣

賞地加賞田。與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以減省試官攝官封邑官之食當之。其果足乎。曰。凡進士之任官必試。故試官最多。士官事無攝。公孤卿大夫則皆有攝官（詳鄭氏伯謙太平經國書葉氏時禮經會元及訂義陳及之說三家說亦各有未當者）官而有封邑。封邑而爲官。亦多有之。三者之減省常祿賞大。以當賞地而下數者。宜亦無不足也。賞地之所自食有幾。曰。王食參之一。則自食參之二矣。經所云參之一食者。何必非自食乎。曰。上云凡頒賞地。下云惟加田無國正。則參之一爲國征。而食之必在頒地之王矣。致仕官之所食幾何。曰。於經無考也。白虎通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

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何以徵之。曰。致仕者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其家所受田。謂之宅田。亦半于農人。見載師及士相見禮經註也。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乎。曰。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于農。故亦稍授田使耕之也。然則仕者不世祿乎。曰。惟受采地及賞地之官。得世其祿（本趙氏孟子註）未受地者。本非有大功。殆養之沒身而已。守固士庶子之食奚視。曰。此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當視王宮士庶子也。其他已備論於前矣

余著此書。起乾隆七年之春。其正文三篇甫畢。而心疾作。疾已。又他有修纂。至十三年季秋。乃能爲問答發明之。凡得五十一條。而書成。友人顧君肇聲與徐君靈胎。欲推廣窮經致用之義。請版行之。余遜謝不敢當。旣復念此書固專考周家之祿。然其他均平天下之大經。連類推闡者亦不少。而凡法與數間皆灼然美意之存矣。苟明其法數以得其意。而卽本其意以行其法數。則雖時異乎古。而或潤澤之。或變通之。亦自可無所不宜。然則此書殆不無小補於治道。而正可以質世之究心經濟

者乎。遂以復於二君。二君乃互勘而付諸梓人。時十五年冬也。彤又書

周官祿田考卷下

辛未六月覆校刊修并記

治天下無過用人理財而用人莫先於定官制理財莫重於定田賦以田賦之所入祿天下之官以治其民而以其餘供宗廟朝廷會盟征伐救患恤災之用自王畿以至於庶邦無不處之而裕如此其法在唐虞三代之書惟周禮爲大備蓋周公集古聖之成以爲治天下之極雖萬世莫能違也世變屢更法皆書缺後之學者不能深通聖人之意各以其私妄生疑難謂其法多不可行即制祿一大端而官多田少祿已不給余鄉者未之深考不敢力折其非壬戌之春擬爲經世之策乃執此訪吾友沈子冠雲冠雲心細而力沈窮其源竟其委達其旁支以著周官祿田考三卷而其法數意指無不明

確而詳備焉余因歎漢唐以來制多非古在州郡之屬縣縣令專其事丞尉往往闕冗至所置保正甲長之類多一方狡獪無賴之徒甚且導民爲非而殃民自肥若周禮則比閭里鄰之官罔非正士大小司徒考其成而受其要使天下如一人之身血脉不殊雖毛髮爪膚一氣相通痛癢畢應而制其田祿又充然有餘何慮之周而法之密也其大端已如此則凡制之行於當時而足爲萬世法亦斷斷無疑矣但世有升降事有變遷因時度勢使法稍異而意不違於聖人以庶幾成周之治是又在損益之善而已同邑徐大椿謹書

經禮補逸九卷附錄一卷

（元）汪克寬撰

明弘治十年汪璋等刻本

經禮補逸九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字德輔、祁門人。泰定丙寅舉於鄉。元亡不仕。明初徵脩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取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吉禮之目六十有八、凶禮之目五十有七、軍禮之目二十有五、賓禮之目十有三、嘉禮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禮經附說終焉。克寬究心道學、於禮家度數非所深求、於著書體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乃一類之中、條條連綴書之、合為一篇、文相屬而語不屬、遂參差無緒。又此書實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載春秋失禮之事、雜列古制之中。如祠禮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嘗禮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烝禮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閱禮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朝禮春秋之朝三十六。遇禮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會禮之春秋書會九十五。錫命禮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燕饗禮之莊公四年夫人享齊侯于祝丘。尚略繫以論說、糾正其謬。至於祫嘗禮之文公二年躋僖公。又諸侯大祫禮亦引此條。賻賵禮之隱公元年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襚禮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親襚。會葬禮之襄公二年諸姜宗婦來送葬。皆失禮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語。不幾使讀者謂古禮當如是乎。至於祭與嘗禮下誤鄭康成徒見木鐸徇令一節、與夏書孟春合、遂指正月為夏正。似未見隋書經籍志載康成注書祗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禮謂月令漢儒所作、指為呂不韋作者、不知何據。似未見呂氏春秋有十二月紀。亦殊疎漏。程敏政篁墩集有書是書後曰、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先生既歿、悉被一人竊去、攘為己書。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真贗之迹、皎然甚明。先生元孫文粲等力圖刊布。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為附錄一卷云云。此本有附錄闕文行狀之類、而無其像、亦無敏政此跋。或後人別得改竄之本刻之歟。以其元人舊帙、議論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備一家焉。

經禮補逸序

自樂亡而經存于世者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其亡焉甚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欲定四經謂三禮禮經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於此未就而沒遂為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竊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饗先王以祠春饗先王以禴夏饗先王以嘗秋饗先王以烝冬饗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唯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唯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唯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燕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殘缺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歟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大廟說笏與播柴於奥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繐母介不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

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强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黼黻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饔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稅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駘以至蒐田不時丘甲始作之類可攷也又况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僃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攷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略包舉無遺廢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後學新安汪克寬序

附錄

修史遣鄉關文

寧國府准太平府關該承准
應天府牒文承奉
尚書禮部符文欽奉
聖旨置局編修元史已行纂成洪武二年八月十一日
左丞相宣國公上
表進呈
御覧過欽奉
聖旨編史儒士一十六名各賞銀三十二兩除存留外老病的
送還鄉里欽此除進外數內儒士汪克寬等六名元係徽州紹興
等府路州人數合欽依送還鄉里為此省部除將各人元籍號
色繳回兵部外仰欽依
聖旨事意即便應付船隻遞送還鄉仍行移前路官司一體應付遇陸
路應付脚力接送無得失悞遲滯奉此當府除已應付外牒司依
上應付順便船隻遞送還鄉仍行移前路官司一體應付如遇陸
路一體應付接送施行毋得違悞蒙此當府除已應付外關請依
上應付施行准此當府除已應付外合行移關請照驗煩爲帳上
應付順便船隻接送施行如遇陸路應付脚力接送毋勿遲滯須
至關者
右關
徽州府

環谷汪先生行狀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創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竝有子孫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撤撤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分

子[illegible]編示[illegible]中興學進士出雖[illegible]生傑學明天經究學與群從兄弟爲諸經講明經問文[illegible]郷邑從游者甚衆東山府君華字榮[illegible]與其從兄[illegible]數[illegible]府君相繼[illegible]門[illegible]乃勉勵先生[illegible]文[illegible]學子[illegible]教及東山問難和[illegible]其祖與祁邑[illegible]學之盛自二公發之也[illegible]早歲又從學鄭[illegible]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公[illegible]至元初燕公爲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郝門訪求東山與論講故將[illegible]諸朝東山[illegible]大雅子東山有五子[illegible]明[illegible]學明夫大人王氏請其第三子[illegible]新字[illegible]中山處士記識[illegible]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朝者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illegible]女生丹子次即先生[illegible]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于[illegible]里第生[illegible]康夫人曰[illegible]祖者[illegible]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illegible]六歲石溪教之弄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

百言後二年冬石溪[illegible]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此[illegible]四子骨相[illegible]先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illegible]其師曰[illegible]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illegible]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illegible]於理學[illegible]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書[illegible]知爲學之要[illegible]勤[illegible]於[illegible]或[illegible]不輟[illegible]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illegible]或因[illegible]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illegible]王不宜過勞先生曰[illegible]自樂此不爲勞也[illegible]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illegible]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illegible]其秋鄉里[illegible]錄江浙秋試[illegible]先生一日揮筆成篇鄉先生[illegible]此天才也明年戊午[illegible][illegible]山長[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illegible]郡學[illegible]堂試[illegible]老成[illegible]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illegible]之浮梁[illegible]堂吳先生仲[illegible]學[illegible]先生[illegible]門人曰新安[illegible]

來從遊讀其經[illegible]於[illegible]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爲文[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明理新[illegible]文[illegible]特可[illegible]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illegible]偏[illegible]後銘于[illegible]以[illegible]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答以吾斯之未能信[illegible]何敢然[illegible]定丙寅春閱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illegible]特往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適興[illegible]舉應江浙鄉試即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深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illegible]養之志時貢[illegible]制師秦曰[illegible]年[illegible]而[illegible]純才優而[illegible]博實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illegible]不能於主司是[illegible]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illegible]常也先生歸自京師[illegible]科舉之文[illegible]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

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illegible]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訓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諸書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到故爲文章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illegible]無不[illegible]人後以經學教授[illegible]問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illegible]尚其[illegible]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就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illegible]從遊甚衆先生[illegible]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illegible]先至於文章特其[illegible]峰王[illegible]諸老[illegible]以文章與爲而先生[illegible]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illegible]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仍至元戊寅五月居至[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奉處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毁踰禮至正壬辰蘄黄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illegible]資財爲[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如也自是連歲兵[illegible]

擢至
聖朝甚定喻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　朝廷命行人齎幣禮
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撰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
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
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遣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
有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吾歿則祔于盛
村之先塋其孤遂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
溪先生程公之女勤儉以相成其家業程夫人生與先生同年卒於先
生前十九年癸巳五月八日子男二人曰希曰佾女二人長適同邑李
傑天發幸次適同里謝子原子原卒而守節誓終其身孫男六人鉦鏵
銳鋐鋅鏞國英蚤歲從學於先生訓迪最深每知於先生故敢述其
梗槩于右俾其孤乞銘於當世之名公以圖不朽焉門人前州縣學教
諭歙人吳國英撰

請春秋胡傳纂疏刊行啓　　　　劉紹文

弱木逢采采疑騁一方之闊泰山北斗馳心千里之瞻輒懷人念一萃殷
布寸丹之瀆恭惟
尊先生學通經傳道貫古今明聖人筆削之書沐而不信斟酌群書折衷
之說發也大成推為人之盛心立垂世之大訓無附會紕繆之失重文
彩於奎章極根究取舍之嚴剖裂衷於華夷四方之先覩
續千載之下傳得倚棟關父報飛鈴之捷欲傳梓本幸毋韞玉之藏亂
沐允從俯仁感激俾麟史昭然義見功必有歸將橋工儼不日成伯
可失諗此中覆望冀天鑒

環谷補金豚助刊書疏

叩見
環谷先生所著鍾集註春秋纂疏及春秋考異刊于闈坊綱
目考定名刊于萬川何氏其集今刊于祁庠

傳義音考三十六卷詩傳音義會通三十卷四書音證十卷
俱有益後學無力刊行上干好義君子樂助金穀共成勝事
者
伏以立言垂訓實裨益於前修考傳釋經尤有功於後學伏惟
環谷先生性資明敏學問淵源蚤中省闈破天荒於前代晚登史
館用雲錦於
本朝理學冠於諸儒文聲揚於四海著書數百卷昭若發盲立論絲萬
言判然解惑前書肆刊行之未竟而學徒鈔錄之尤艱第思獨力
以難成惟壅衆擎而易舉欲資好善必遂成功謹干
學士大夫曁及縣家俊傑搜捐金而勸相將繡木以鏤雕大書特
書訓著此時之芳字募助多助供留他日之嘉名各發肯心共完
勝事不日良工會集千年善本流傳天壽斯文與山川而悠久人
介景福畀子姓之聰明拱手告聞點頭允可謹咨

今月　日學生汪蔭等咨稟

五世孫　文椿　六世孫　焞　烜　熿
六世從孫　恕　袖　敎　仁義　仁信
七世從孫　杲　泮　濟
八世從孫　璋　珙　族孫　澍　同刊

吉禮

郊祀

禮器因天事天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
大也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
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
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
玉幣爵之事祀大示亦如之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
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
不與祭祀則攝位小宗伯凡祀大神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
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illegible]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司服掌王之吉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司裘掌為
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典瑞[illegible]四圭有邸以祀天玉人之
事大圭[illegible]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樂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享以
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凡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圜
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禮運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illegible]事也凡以神仕者
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大祝
[illegible]三曰示號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illegible]
[illegible]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宰祀大示則掌百官之誓戒[illegible]
[illegible]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illegible]贊王牲
事及祀之日[illegible]大宗伯[illegible]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illegible]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

[illegible]示以黃琮禮地牲幣放其
器之色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大司
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
享以祀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
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
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愚按大司樂六奏六歌之說葢以陰聲律之陰陽各有合
則得其和矣如祀天圜丘以圜鍾為宮圜鍾即夾鍾也夾鍾主房星
房為天帝之明堂故為天之宮祭地方丘以函鍾為宮函鍾即林鍾
也林鍾生於未坤之位而天社在井鬼之外天社地神也故為地
之宮祀宗廟之中以黃鍾為宮黃鍾生於虛危虛危為宗廟故為
之宮此三宮取義明矣然而夾鍾為宮者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
為羽林鍾為宮者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鍾為宮者大呂
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究其所以取角徵羽者與黃鍾正宮夾鍾
林鍾旋宮之法皆不相應鄭註仍從隔八相生之序求之不合則有
辟之不用之說實未明切葢夾鍾而下以黃鍾大蔟姑洗為用者取
陽律之相次也天尚道故取其次之自然也林鍾而下以大蔟姑洗
南呂為用者取律呂之相生也地尚功故取其功之所生也黃鍾而
下以大呂大蔟應鍾為用者取律呂之相合也人尚情故取諸相合
情之所感也大抵五聲初無定用不過從其律之長短以分聲之清
濁而後協其序耳其於五聲獨不言商者商屬金有剛堅殺伐之
象故祭尚柔樂尚和故不用耳
[illegible]戊午社于新邑禮器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
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

地[illegible]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尚禮天子祭天地歲徧[illegible]
[illegible]
商頌曰臨告于上天后土周書曰告于皇天后土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
學習吹[illegible]是月也大饗帝[illegible]詩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愚按韓子謂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我將之詩於天以嚴其
降鑒於文王則且曰既右享之蓋上帝之尊故其來降有不敢必文
王之親則必其來[illegible]親之道非周公其孰能知乎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illegible]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
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
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
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
也以文王配焉文王祖也配文王於明堂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
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楊氏曰郊祀配天明
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如郊祀然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
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致堂胡氏曰明堂[illegible]以
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illegible]以
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耳王者向明而治
古之常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蓋
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朝群臣覲諸侯頒布
政令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勿毀也則何以於此宗祀文王已行

所以[illegible]文王而[illegible]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
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
向明而治天下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illegible]一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
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
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大戴禮公冠篇祝
辭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
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祀辭則云祀王某或一人某王
[illegible]告之辭也
愚按郊祀天也[illegible]之異論者紛如參之舜典類
于上帝[illegible]以[illegible]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
[illegible]之中并及天地故下文止以六宗山川群神言而不及
地矣又若巡四方[illegible]於山川蓋亦燔柴祀天之中并及於
地故下文直以山川[illegible]不及地矣從類柴之外皆不及地而[illegible]
于山川舉小遺大可乎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周頌巡守告祭[illegible]其
禮皆然故望者郊之微[illegible]不郊猶望春秋譏之大抵祭各從其所主
主尊則可以統卑主卑則不可以統尊如祀五帝於四郊則各從其
方之帝為主而不及昊天矣禮地亦然是知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
統卑也初無所謂合祭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屈尊也初無所謂
分祭曰合曰別則由新莽一時之異說其流至於漢五時之辭甚非
古制而無合於聖人制禮之本情哉

郊祀禖禮

月令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蓋嬪從帝而祀於郊禖猶秋從
帝而祈于郊禖[illegible]

詩[illegible]之高謂[illegible]之之[illegible]謂古有娀氏[illegible]
在南郊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illegible]
大雅生民詩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而生后稷

祈穀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凡祀啓蟄而郊 [illegible] 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illegible] 月令仲夏命樂師[illegible]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飾[illegible] [illegible]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 [illegible]

愚按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為祈穀二郊不同皆配以后稷此先王所以定天位祀百神之大典也若成王賜魯重祭雖郊受[illegible]皆非令攸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卜郊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上於祈穀之郊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

詩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愚按噫嘻小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蓋成王初置田官而戒之以舉耕之時也

旅帝禮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祀五帝禮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兆為壇之營域[illegible]

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illegible]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小司寇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illegible]大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illegible]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illegible]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家語五帝德篇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四類禮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 [illegible]

四望禮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大宗伯以貍沈祭四方掌人掌[illegible]而飾之凡四方用牲凡師事用散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司服王祀四望則毳冕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之事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男巫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以祭禽于四方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詩以社以方春秋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也

迎氣禮

月令孟春之月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孟夏之月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孟秋之月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孟冬之月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祭寒暑禮

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籥章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春秋傳[illegible]牡秬黍以饗司寒[illegible]而藏之

馬按籥章中春注云中秋迎寒與月令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仲春[illegible]內外命婦始蠶此皆與令四時之政較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是則正月正歲不同一時明矣鄭注謂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illegible]使後人益信周之改月豈知正月之吉始和乃今正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謂始和之月也若指此爲子月則陰氣[illegible]伏陽氣尚微[illegible]於此方[illegible]果何取其始和乎要之正月本含正月正歲乃所謂周以子爲歲首者也夫自正月讀法至于月復讀故曰如初若以正歲爲夏之正月則如初又何所指乎鄭注徒見木鐸徇令一節與夏書孟春合遂指正歲爲夏正曾不思夏以寅月爲歲首則以寅月徇木鐸周以子月爲歲首則以子月徇木鐸安可例以周之徇鐸在寅月而謂寅月爲正歲乎借日徇鐸之時政可改而始和之天氣不可改也因併論之

朝日禮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illegible]日月望大朝日則旅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illegible]用事設其服飾玉[illegible]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illegible]叙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大傳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迎日之[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天子上下[illegible]于四方[illegible]作[illegible]釋[illegible]于一人其[illegible]迎日東[illegible]魯語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illegible]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祀日月星辰禮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illegible]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illegible]月令祈來年於天宗[illegible]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illegible]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illegible]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illegible]

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illegible]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疏按立春後丑日祭風以丑近箕次箕主風立夏後申日祭雨以申近畢次畢主雨故皆取先日以迎祭也

救日月禮

周子曰大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illegible]

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illegible]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illegible] 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庭氏救日之弓救月之矢 [illegible] 大司樂凡日月食 [illegible]

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illegible]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 [illegible]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illegible] 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 [illegible] 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illegible] 以平子弗從 [illegible] 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illegible]

左傳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illegible]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illegible] 古之道也

祀社稷禮四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illegible]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司服王祭社稷則希冕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肆師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明堂位春社 王制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 [illegible] 曰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孝經緯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 郊特牲社祭土日用甲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 [illegible] 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illegible]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illegible] 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春秋文 [illegible] 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 [illegible] 詔社稷山川之事鬼神 [illegible] 行於社而自責 [illegible]

愚按社者地示之別祭而亦禮之大者如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此自郊之外而又專祭社也禮曰饗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註者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是則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或合郊社而並言其爲禮之大可見已然社之爲祭固爲地設論者若專指社爲祭地而曰地不與於郊天不可也要之祭天可并及地而其統則兼體不遺禮地雖不可屈天而其祭則同歸于一也

祀山川禮五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司服王祀山川則毳冕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山川用蜃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書舜典望秩大傳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覲禮祭山川丘陵升曲禮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詩周頌時邁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吉禮

祠禮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牧人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愚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周制時享之實名也詩云禴祠烝嘗蓋假字之以叶韻耳非字有異也

春秋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愚按周官祠禴烝嘗爲四時之祭左氏傳曰禘于武宮是以禘爲四時之祭蓋見經書禘于莊公於以禴禘而異耳考之王制春曰礿夏曰禘此蓋夏殷之祭名與周不同蓋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爲大祭也然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爲不以祠祭之名書而止曰有事蓋祭之日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雖祭得時而不成乎禮春秋乃變文而書之以著其失也

禴禮

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王制天子犆礿詩禴祠烝嘗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嘗禮

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烈祖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閟宮秋而載嘗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愚按嘗以物成而薦新故曰嘗周之八月乃夏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況御廩甫災嘗以乙亥距四日間乃汲汲以災餘共粢盛是

[illegible]官祭[illegible]
上大獻也
左氏傳曰祀[illegible]襄公十七年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

烝禮

大宗伯以烝冬享先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illegible]
[illegible]在十有二月
愚按[illegible]
[illegible]以牲將祭則[illegible]
十有二月以戊辰祭日在其月也
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左氏傳[illegible]而烝

[illegible]四時之祭[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不書[illegible]必有
譏如桓公八年春[illegible]以承書[illegible]其不時[illegible]如桓公十四年
[illegible]
[illegible]故也如昭十五年春二月有事于武宮[illegible]如宣八
年夏六月[illegible]太廟[illegible]
云有事所以書者一則[illegible]宣公以仲遂之喪[illegible]而萬入去籥[illegible]
太臣之哀一則[illegible]公以叔弓之喪[illegible]而去樂卒事[illegible]
[illegible]有所重也

祫吉禮

曾子問[illegible]祝[illegible]四廟之主[illegible]

祫禘禮

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

大廟[illegible]
王制天子祫嘗諸侯嘗祫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
公[illegible]

祫嘗禮

愚按春秋時祭[illegible]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祫
則[illegible]大事如此書大事于太廟是也蓋時祭之祫則祝迎四廟之
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及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
與焉[illegible]以大事為祫嘗左氏外傳文以為祫烝若以大事為時祫
則大祫[illegible]有事可乎書法曰有曰大其別時祫大祫之義明矣

祫烝禮

王制天子祫烝諸侯烝祫
愚按烝衆也以冬月時物畢成薦儀豐備故曰烝祫合也天子於此
時升群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之廟故曰祫烝謂時祫也諸侯降於天

子止於秋冬成物之時得合祭焉不得如天子之時祫故曰烝祫皆
變文以明禮制之辨也

天子大禘禮

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玉人之事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宗
伯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大
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饗先王亦如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
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儀禮喪服傳諸
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愚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其祀同乎曰鯀

與嘗不同也[illegible]爲不同曰鯀夏后氏之父也夏后氏之天下受之自
非受於鯀也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殛之羽山非舜殛之也明[illegible]
刑以討之天下之至公也鯀殛舜刑則爲天下之罪人矣禹既受舜
禪而升罪人以配天其可以天下私其父而同[illegible]哉夫大事于
太廟躋僖公春秋尚譏其逆祀則舜之[illegible]以父[illegible]不逆于
天乎夫其郊乎夏后氏之郊[illegible]曰然則禹之於[illegible]曰禹以
祭之禮也何以不雜[illegible]禹聖人也而豈爲是哉祭法之[illegible]以歷序
數聖人郊禘之禮遂例及焉不足信也讀者察[illegible]焉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illegible]
[illegible]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illegible]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
散[illegible]角俎用梡嶡[illegible]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裼而舞大夏　[illegible]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
爲之也　王禀大亀[illegible]其王事與[illegible]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
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禮通得行於祖廟而孝
於服焉　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

大祫禮

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　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春秋文
公十一年公羊傳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
大祖五年而再殷祭　禮器大饗腥三獻爓[illegible]一獻孰

諸侯大祫禮

大傳禮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illegible]　春秋文二年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illegible]

[illegible]大祖[illegible]中以昭穆[illegible]父爲昭子[illegible]河氏

嫄先妣禮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illegible]姜嫄[illegible]廟而祭之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
[illegible]后稷是周之先母也

繹禮

爾雅曰繹又祭也[illegible]于外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　書高宗肜日
[illegible]祭明日又祭之名也殷曰肜周曰繹名不同而復祭之禮同
也
[illegible]公尸來燕來寧[illegible]假樂[illegible]之
[illegible]及朔及[illegible]以[illegible]春秋宣公八年[illegible]猶繹萬入去籥

薦新廟禮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季春薦鮪于寢廟　孟夏以彘嘗
麥先薦寢廟　孟秋登新先薦寢廟　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秋以犬
嘗稻先薦寢廟　季冬[illegible]先薦寢廟　詩潛[illegible]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
享以祀以介景福

天子遷廟禮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
可也改塗可也　禮以次行遷廟事畢請[illegible]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
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illegible]檀弓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左氏謂君薨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　穀梁謂吉主於練　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一氏
之說於殷周之制各有合然禮[illegible]作主於墓而反虞[illegible]二不
忍一日[illegible]也[illegible]而易主遷[illegible]

其說可謂明於敘及祈禱之說蓋以大合祭而孔子意之不欲行之
本也

諸侯遷廟禮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禮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樹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從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祝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再拜畢事

愚按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大祖而為伍也本諸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則不得月祭唯四時祭之而已若高祖之父其廟既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受壇祭而不得四時之祭矣至高祖之祖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受墠祭而又不得在壇之祭矣逮夫去墠而為鬼者雖有祈禱而祭亦不及也蓋以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遷之禮也是故武宮之立春秋譏之則凡廟之不毀者皆祧合於先王祭法之正也

雖已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器以豭豚

宗廟禮

王者之宗廟多祭仁之至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周易萃亨王假有廟大經言以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

愚按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皆夫婦親之之禮也所以然者夫婦足以盡陰陽之義而一氣感通之誠無間於顯微則受福之心亦與之無間於存沒使祭必見乎其位肅然聞乎其容然此必行之常理也不可廢也敬之不思夫安得不敬乎此又交神明奉祭祀之本也

齋禮

祭統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膳夫王齊日三舉玉府王齊則共玉食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禮器曾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

愚按虞書之稱堯曰欽明又曰允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則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不足以語君子也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何也蓋君子之存乎恭敬固不待於齊也齊則所以寓其恭敬而致其誠也謂之非有大故則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其說之陷而不可學也甚矣信斯言也是則恭敬僅存於齊之時不齊之時則不恭敬矣果可以語君子之道乎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往往駁于文而昧于理其言之類此者不能于編也蓋學者致而擇焉斯得矣

祀尸禮

增通典周坐尸詔侑武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守祧掌其遺衣服藏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旅酬禮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按朱子謂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

其敬也

經禮補逸卷之二

經禮補逸卷之三

吉禮

祭先嗇禮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illegible]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illegible]

釋奠禮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釋菜奠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

愚按禮有釋奠釋菜孔穎達正義辨之詳矣周禮春官大胥職云舍菜文王世子云釋奠及行事必以幣是則舍菜以蘋蘩釋奠以牲幣豈禮有輕重乎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菜為贄故釋菜用於大學始教之時用於入學習舞之際用於立學興器之後皆奠為先聖先師之祭此其僅見於學宮故所以師事之也至若古之釋奠施於學者雖曰始立學者以之出征師還以之四時常禮樂之官皆以之然或施之社稷施之祖禰大祝甸祝皆得而用不專於先聖先師而止此其僅見於群祀乃所以神事之也非[illegible]釋菜禮固而釋菜禮皆專為尚德[illegible]而設[illegible]使尊禮先聖先師之祀特與群祀等其亦愛禮者可無辨哉

祭樂祖禮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illegible]祀先賢於西學

祭先嗇禮

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田祖先嗇也[illegible]多黍多稌[illegible]降福孔皆[illegible]大田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祭爟禮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祭祀則祭爟

愚按[illegible]如祭法所祀先世之人以稱其有明之功也然則有功於民者[illegible]此則先王制禮之由[illegible]可見矣

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illegible]

祭先卜禮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祭司民司祿禮

司民人三年大比以萬民之[illegible]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大蜡禮

[illegible]大蜡天子之祭也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郊特牲天子大蜡[illegible]祭百種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illegible]迎貓迎虎

蜡功息以廣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類禮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註祝有類造之祈號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男巫授號旁招以茅王制類乎上帝詩是類是禡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正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造禮

大祝二曰造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詛祝所以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辭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諸侯將出造乎禰

禬禮

大祝三曰禬詛祝掌禬禜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禜禮

大祝四曰禜詛祝掌禬禜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春秋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

愚按大祝六祈之中四曰禜此禜之有定名也鬯人祭社壝而用禜門此禜之有定所也參之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即此又見禜之無定時也至若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三傳未始明以爲禜也及鄭氏釋周禮乃援是爲證安知春秋本文果爲禜祭否乎蓋禜之爲言營也初無祠宇壇壝特爲營纍以祭而禜之耳然此所謂門不過祭于國門之外耳非若祭法所謂國門與於七祀之一者也學者察焉

攻禮

大祝五曰攻詛祝掌攻說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

說禮

大祝六曰說詛祝掌攻說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

禱祠禮

小祝掌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女祝掌王內禱祠之事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喪祝掌勝國邑之禱祠禳儀各位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祭酺禮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

愚按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卿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各以教其所治族師則各掌其戒令政事而於月吉讀法之時則察其六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歲終則會政以待大比是於讀法者日用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群居游息之地亦無非學之所也而其所以養成就德之效

是皆學術之有統道化之有歸也其所以致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者
無由哉

五祀禮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祭五祀則希冕小子掌祈于五祀
司門掌歲時之門受其餘曲禮大夫祭
五祀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者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祭之祭法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
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
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是殷時制也祭
法七祀至一祀謂周制也愚按儀法制度自得兼殷殺不得兼而
諸侯大夫適士祀門行不得戶竈及士庶人乃祀戶竈何邪況曾子
問諸祀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則知五祀貴賤通得
祭之無疑矣鄭氏凡不可通者皆以為殷周異制似脫遁之辭詎且
七祀三祀二祀一祀皆不見於儀禮周官今姑缺之又按血祭蓋以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氏謂此
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
亦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
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故之春
秋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
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
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
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
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
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
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
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
不得用豚井以魚按逸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馬曾子問天子崩未殯
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
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

按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
又飯至于九飯畢鄭注士九飯大夫十一飯按此則諸侯十三飯天
子十五飯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侑尸尸飲卒爵酢主人
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天子崩未殯五祀
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
祭者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
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
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
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
時從啓殯之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
行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
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故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
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郊社亦然王制
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郊社有常自啓至反哭
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反
哭日相值則五祀辟其日也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逾越此紼而
往赴之故去殯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唯嘗禘宗廟俟吉故王
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祭厲禮

祭法泰厲公厲族厲左傳昭公七年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儺禮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經禮補逸卷之三

經禮補逸卷之四

吉禮

天子躬耕禮

月令仲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法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

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

易繫辭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卦之象震動於內巽順於外聖人象其物宜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維其動而順所以有益於民生也後世聖人親載耒耜躬耕之禮蓋亦得於教耕利益之義不忘本始之意也

諸侯躬耕禮

祭義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祭法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后妃親蠶禮

內宰上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祭統曰王后蠶於

□□□□祀服月令季春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

夫人親蠶禮

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祭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祈年禮

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月令祈來年于天宗詩雲漢篇祈年孔夙

祈麥禮

月令季春乃爲麥祈實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蠶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按陳氏謂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御外內命服而蠶服之於神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於先帝所以祈有蠶鞠衣謂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此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

王居明堂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介（青陽左介太寢東堂北偏）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介（青陽右介東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介（明堂左介太寢南堂東偏）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介（明堂右介南堂西偏）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大廟大室中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介（總章左介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介（總章右介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介（玄堂左介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介（玄堂右介北堂東偏）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閏門左扉立于門中（玉藻）

愚按明堂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河圖之位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於時爲春陽其於色也爲青故春堂名曰青陽以木德王也相見乎離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夏堂名曰明堂以火德王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總聚相諧而成文章故秋堂名之以金德王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也其色玄萬物之所歸也故冬堂名之以水德王也左右之堂名介以其介於四隅也中央堂曰大廟大室猶河圖之中宮也四季十八日天子居焉以土德王也蓋以其爲大德之所以曰大廟然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乎震而萬物成形於帝也饗帝而以父配之以人成形於父也故於秋物成之時大饗於是焉至室之積以象土圖下方此法天地之象也宜有四

八牖總之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倍河圖之數而各虛其一爲中宮又與四時節候之氣數各有合也然則聖人制器尚象動可爲法於此尤之可見矣○又按月令載四時天子服器居處各異鄭康成指爲秦呂不韋作蓋以篇中有謂大尉百縣三代無之且以季秋受來歲之朔則建亥爲秦正遂深信之而不究其爲何代之書也然以參考前代之世豈知孟春之布德施惠會諸侯聚學之時豈知仲春之舍采寧已死於十二年則其說亦可徵矣要之大尉之官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舍采之典漢實有之以季秋受朔爲正則太初曆未作之前漢儒作此書以記時王之政事或然也而謂呂作初奚□哉因年繫之

天子告朔禮

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大史頒告朔

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諸侯告朔禮

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春秋文公六年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書雲禮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春秋公羊傳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大雅靈臺序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而從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開冰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冰掌事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冰春秋昭公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詩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愚按鑿冰之說見於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詩然自一至四繫以日自四至十繫以月論者謂言月為夏正言日為周正是則一詩之中兼言二正乎自宋通以為是詩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其後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特因其已成之詩以陳之如所以陳禹之大範九疇是也竊從此詩作於周公則將與召公為公言豳俗之事者將係之雅而不係之豳矣然此則作於公劉居豳之日而豳國本有是歌不足疑也使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則當夏之時用夏之正明矣又何周正之疑哉以月繫者其序以曆而論以日言者其數以陽而論一之日者為一陽之月二之日者二陽之月三之日四之日者三陽四陽之月彼以月言者則皆群陰用事之月也四月六陽而又以月言者陽極則陰生已近乎陰之月也陰以月言陽以日言正猶係傳雜圭始乾終夬以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詩人之旨亦猶是也況首章於一之日二之日之下三之日四之日之上直間以何以卒歲之語是則三之日為此歲之終三之日為次歲之始且四之日獻羔祭韭與月令仲春鮮羔開冰之說合其事以夏正言者為益信矣因通釋之

凶禮

大喪禮

周禮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小宰以法掌以敘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命帥執事而治之膳夫大喪則不舉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庖人共喪紀之庶羞甸師喪事代王受眚裁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䱷人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薧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凌人大喪共其夷槃冰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幕人大喪共其帷幕帟綬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外府凡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內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寺人若喪紀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內豎若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女御大喪掌沐浴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封人喪紀則飾其牛牲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牛人喪事共其奠牛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縣正喪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令外內命婦序哭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司服為天王斬衰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內宗大喪序哭者外宗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小師大喪與廞眡瞭大喪廞樂器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典庸器大喪廞筍虡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小史大喪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巾車大喪飾遣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典路大喪則出路贊駕說車僕大喪廞革車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諸子大喪正群子之服位虎賁氏大喪守王門及葬從遣車而哭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喪持翣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司兵大喪廞五兵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廋人喪紀共

其葦蒲之事稍人喪紀共其葦事大司寇大喪前王士師大喪則帥其
屬而蹕于王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鄉士大喪則各掌
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象胥大喪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檀
弓哭泣之哀稱衰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后喪禮

司服凡喪為王后齊衰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小宰令
百官府共其財用宰夫令從者世婦之事內小臣喪紀相九嬪之禮事正
內人之禮事寺人若有喪紀則刖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
人之禁令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舂人共喪紀之飧牲腊人喪紀共其
脯腊凡乾肉之事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女御后之喪持翣下
記后之喪前王而殯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檀弓穆公之
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
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　三

世子喪禮

小司寇凡世子之喪前王而蹕

諸侯喪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
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列國喪凡小喪紀陳其衽而奠之
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奠卿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
其喪亦如之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雜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
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諸侯飯七貝公七踊公襲卷衣一玄
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
於上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綍皆銜
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檀弓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夫人喪禮

雜記復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下大夫以襢衣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其
大記士妻以稅衣

大夫喪禮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
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雜記復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大夫士死於道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為君使而死
公館復私館不復大夫飯五貝大夫五踊喪大記大夫之喪三日之朝
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
作龜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
以茅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卿大夫之疾君問之無算君於卿大
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禮
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　四

人弔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
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內子喪禮

雜記復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

復禮

曲禮復曰天子復矣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禮運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檀弓復盡愛之道
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喪
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雜記復必三者禮成於三也

承衾哭尸禮

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
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
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主喪禮

大喪記有無後無主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沐浴尸禮 一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 小祝大喪贊渳 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設奠尸禮

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 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足即奠脯醢醴酒于尸東

愚按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記禮者正之曰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又按儀禮小斂奠猶無席大斂則有奠席在饌北襚此則小斂亦并無席矣然小斂之奠設於東方者蓋以萬物生於東而死於此孝子即此設奠依神為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襲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襲衣服皆掌其陳序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 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 檀弓子思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愚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衣衾之設其理人制為典禮豈直苟過於厚哉則凡含襚賵賻之衣衾繁多之具亦必有稱其制也故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同用十九稱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若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朝服一雖其數不同而所以飲厚死之者非徒設飾也蓋以死者辟人之惡而其作附其體者大斂不容疏略也逮及後世有襲衣而大小斂之禮不行故有後世所從而易彼籍得其遺意者鮮溫公之議者甚哉君子有不忍言也如孝子之心知之何曰稱其有無之宜是其孝敬之放斯可矣

小斂禮

大祝大喪贊斂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 大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雜記小斂大斂祭皆辯拜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大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大祝大喪贊斂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 檀弓大斂於阼 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小斂君大夫士皆用復衣復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
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
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
如之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大斂皆辯拜

殯禮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檀弓天子
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
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
之檀弓殯於客位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雜記朝夕哭不帷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
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
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
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
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
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
某死

弔禮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內宗凡卿大夫之喪
掌其弔臨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御僕掌群吏之弔勞司巫王弔則與
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
而詔相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司服
凡弔事弁絰服王制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檀弓君於大夫
將葬弔於宮檀弓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檀弓從公弔之必有拜者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
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
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
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
降反位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
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昭公七年衛襄公
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

臨禮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
其前而詔相之雜記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
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
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
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
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降自
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曲禮入臨不翔檀
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
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
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
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奔喪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
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於於[illegible]遂啟[illegible]諸姬臨於[illegible]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以於宗廟齊於大叔大叔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

含襚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illegible]小宗伯受
其含襚幣玉之分亦如之 雜記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
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illegible]
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illegible]
人[illegible]公之喪[illegible]君使[illegible]含[illegible]貝[illegible]曰含[illegible]
公五年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illegible]
實口耳

含者何口實也賵者何[illegible]以玉[illegible]美也王者何天子飯以
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庶人以錢是也然則何以[illegible]
事死如生不忍虛其親口之意也他曰塗車芻靈之制而獨於是不忍

之心也夫安得不敬乎致之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不同如此本註謂飯含也是節
以飯為含矣參之禮運曰飯腥穀梁氏則貝玉曰含則二者雖皆為
口實而用則不同謂之飯含則可謂之飯含也則不可學者詳焉

賵贈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illegible]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
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
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
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少
儀宰為君使則[illegible]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illegible]入廟門[illegible]
不入廟門賻有[illegible]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雜記賻者
[illegible]也三公三[illegible]公元年[illegible]

也公仲子之賵三年王使武氏子來求賻文公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
[illegible]

襚禮

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襚者曰
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
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
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
朝服[illegible]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
階[illegible]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illegible]
[illegible]八年公如楚[illegible]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illegible]公親
襚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illegible]公羊傳衣被曰襚

弔哭禮

[illegible]

曾子問[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天子崩后之喪[illegible]天人之[illegible]
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公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
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雜記[illegible]兄弟之
喪哭以上見喪之辭而哭

奔喪禮

奔喪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
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
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illegible]之墓北面
坐哭盡哀[illegible]括髮[illegible]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illegible]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
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illegible]小記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
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illegible]

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illegible]凡弟之喪先之哀而後之[illegible]
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
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通言諸侯為天王服斬衰聞喪則奔喪雖
[illegible]未嘗不奔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
麻帶經之日數春秋定公十五年邾子來奔喪[illegible]

朝夕奠禮

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祖祭禮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illegible]於庭

喪朝禮

喪祝及朝御柩乃奠[illegible]孝子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
[illegible]祖考之廟而後行[illegible]遂葬

遣奠禮

大史遣之日讀誄巾車大喪飾遣車大司馬從奉詔馬牲[illegible]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檀弓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
介遣車五乘儀禮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檀弓將行遣而行之

道祭禮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葬禮

喪祝大喪及葬御柩出宮乃代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
治役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
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及窆
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遂人及
葬共其𥬠器遂禮之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大司樂大喪涖
[illegible]藏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大[illegible]
[illegible]柩四綍二碑御柩用羽葆[illegible]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柩以[illegible]
[illegible]四綍二碑出宮御棺用功布[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illegible]大夫三月同[illegible]
士踰月外姻至檀弓曰三月而葬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

墓祭禮

[illegible]伯成葬[illegible]然後為位冢人凡祭墓為尸
[illegible]按[illegible]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皆有廟有廟必有主故既葬
[illegible]則[illegible]之牲[illegible]無廟則祭之于寢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先王無制而發之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祭
[illegible]之以致其孝敬之誠亦不為非禮也[illegible]墓祭為尸之文蓋
[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家人為尸則令有司舍奠
以禮地神主人先反而視牲日中而虞自是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
而以主[illegible]於廟而非常祭于墓之有尸也明矣讀者詳焉

會葬禮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illegible]諸侯五月
同盟至[illegible]大夫三月同位至[illegible]士踰月外姻至[illegible]
[illegible]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
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襄公二年葬[illegible]諸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
[illegible]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
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天子[illegible]禮

[illegible]
[illegible]

雜記諸侯七虞[illegible]虞而立尸有几筵

大夫虞禮

雜記曰大夫五虞又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illegible]

士虞禮

雜記士三虞[illegible]

卒哭禮

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illegible]至于庫門

[illegible]卒哭乃[illegible]服小記報[illegible]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illegible]

卒哭大夫五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上大夫[illegible]

哭少牢檀弓是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哭而祔

祔禮

檀弓[illegible]日虞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喪服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侯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雜記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其王父母在亦然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作主禮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illegible]士虞禮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

小祥禮

[illegible]期而小祥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雜記曰諸侯違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

大祥禮

士虞禮又期而大祥檀弓祥而縞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諸侯違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王制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禫祭禮

士虞禮[illegible]中月而禫[illegible]而從御吉祭而復寢[illegible]禫而纖無所不佩[illegible]禫徙月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illegible]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illegible]禫而從御鄭注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朱説[illegible]近是則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既葬柱楣塗廬既練[illegible]既祥黝堊皆不御內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御內寢[illegible]之[illegible]比御而不入則御為婦人之當御而非御職事明矣然則[illegible]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夫加於人一等者[illegible]過於人矣禮過於人非先王之中制也陳注謂夫子美之恐未必然他日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有姊之喪[illegible]除夫子皆抑其過[illegible]於人一等可正矣

改葬禮

[illegible]從何[illegible]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illegible]先重而後輕

檀弓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諡禮

大祝大喪命讀而敍作隣諡大史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檀弓死諡周道也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誄禮

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大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十五

顧命禮

書顧命康王之誥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十六

凶禮

荒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illegible]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illegible]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illegible]小宰以法掌[illegible]會同賓客之戒具[illegible]喪荒亦如之遺人[illegible]之委積以待凶荒小宰[illegible]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illegible]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大荒素服大司樂[illegible]令弛縣[illegible]凶荒則令[illegible]廩人[illegible]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掌客凡[illegible]凶荒殺禮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以神仕者以禬國之凶荒[illegible]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illegible]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二十四年大侵[illegible]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王制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記禮者之言也孔子又曰凶年祀以下牲[illegible]以下牲不問何哉蓋先王之祀制用有常不以歲之豐凶而易其禮此禮之綱乎經也祀以下牲如凶年君膳則不舉服則布素樂則弛縣[illegible]殺禮而以常祭之牲遞降而用者此又禮之通乎變也然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牲有降用而禮無貶損是則未嘗不同也

大札禮

大司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朝士若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illegible]膳夫大札則不舉司服大札素服大司樂大札[illegible]令弛縣[illegible]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以神仕[illegible]以禬國之札喪[illegible]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均人凶札則無力政[illegible]

分災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

請糴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公十三年晉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illegible]

歸粟禮

[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晉[illegible]秦饑[illegible]文[illegible]五年[illegible]歸粟于蔡以周[illegible]無資

大災禮

[illegible]不舉司服大災素服大司樂大災令弛縣[illegible]小行人若國[illegible]禍裁則令哀[illegible]宗伯以弔禮哀禍災[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宋[illegible]大災[illegible]襄公九年宋災[illegible]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illegible]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illegible]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illegible]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以大府始外內以儀[illegible]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illegible]救公文伯
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尊伯尊曰君親素縞
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左傳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弔災禮

小行人若國有災則令哀弔之春秋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
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莊公十一年宋大災叔孫豹[illegible]如宋[illegible]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為宋災故以謀歸宋財襄公三十年
許不弔災君子知許之先亡也昭十八年[illegible]孔子拜鄉人為火
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致禬禮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若國師役
則令槁禬之春秋左傳昭公六年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哀公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吳子使太宰嚭勞哀公二十
年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使楚隆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
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
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
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
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僖公二
十三年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恤禮

大夫[illegible]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illegible]
[illegible]以叛二十二年[illegible]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illegible]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其父
[illegible]拜命之辱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文
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
[illegible]敗公徒于阿澤[illegible]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
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唁禮

[illegible]衛侯春秋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公羊傳弔亡國曰唁弔失
[illegible]曰弔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
年公至自乾侯[illegible]公三十一年晉侯使荀櫟唁
公于乾侯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喪人
[illegible]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
[illegible]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
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
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
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
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
[illegible]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illegible]以其
[illegible]辭[illegible]矣
[illegible]之六

經禮補逸卷之七

軍禮

振旅禮

春大閱與禹出師振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大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illegible] 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司戈盾軍旅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司弓矢凡師役頒弓弩授兵甲之儀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 大司徒大軍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大僕凡軍旅贊王鼓 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 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典路凡軍旅以路從 銜枚氏軍旅令銜枚禁嘂呼嘆嗚於國中者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幕人軍旅共其帷幕幄帟綬 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廋人凡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封人軍旅則飾其牛牲 外饔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牛人軍事共其犒牛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 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 縣師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大司寇凡大軍旅涖戮于社 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茇舍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大閱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愚按周禮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不廢武備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以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以辨旗物之用其他皆如振旅然其法略於三時而致備於中冬者為將有事也故於是時簡車徒講坐作偏旗鼓以教衆庶修戰法斬牲徇陳而誓之使耳目之觀聽莫不一心 [illegible]

三周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令之責[illegible]也令[illegible]不惟[illegible]民失政之非
而妄為僭禮之舉是豈篤上臨下之道先王教民之意哉故春秋特
書之以垂戒焉耳

蒐田禮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
[illegible]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縣正若將用野
[illegible]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致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鄉
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
[illegible]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
[illegible]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illegible]刑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
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小宗伯
若大田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凡四時之大甸[illegible]
則為位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遂人以田
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稍伯掌
其祝號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亦如之令百官
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巾車
掌王之五路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
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
晉大夫馳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墓人田役共其[illegible]幕掌次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凡田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常凡軍
事建旌旗田亦如之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鼓人軍動則鼓其衆田
役亦如之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田獵獸人掌田獸辨其名物冬獻
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田獸者
掌其政令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迹人凡田獵者
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郊特牲卒乘出大為狄也然後簡其
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
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illegible]曲禮國
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詩吉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盛令則荒于田也春秋傳昭公八年蒐于紅芟
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illegible]御聲者不得入車
[illegible]車為候節揚御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
之道也
[illegible]芟蘭以為防以大芟草為防營也置旃以為轅門旃旌名謂植
旃以為門轅門是韋車以為門舍其五十步後表之中謂君木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葛覆質門闑也以毛裹轂首之上以為門闑也流旁握握四寸謂
車轂門之廣狹相值差偷以寸則車轂於蟄而不得入矣車軌塵
塵不出轍馬候蹄蹤足疾遲相應也[illegible]
節遠令捷御閑容程文義相同攷之車之[illegible]其見於考工記輪人輿
人之治御之名皆見於保氏五御之目是御莫難於車御莫難於人
習其難於戰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此故因田車之御以閑
軍旅之車習民於變為戰之備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是也夫群
卒伍之衆而號之聲三鼓[illegible]車徒驟趨禽獸流閒之時騎射
驅逆之際而御之不以其道則失之寸則車挂馬蹶而莫之為射
不攻中而犯命之罰及之昔之為易乎馭御車節奏之法其難如此
則夫御人之道又何如哉

苗田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王制天子
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illegible]

獮田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羅弊師獮
[illegible]來戒之戒春秋莊公八年春甲午治兵月令季秋天子乃教
於田獵以習五戎五戎謂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也

狩田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戒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詩車攻田車既好駕言行狩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愚按郎非國內之狩故書地譏遠也

類禮

太祝大師類上帝詩皇矣篇是類是禡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愚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為師祭也師興征伐類于上帝言[illegible]以敬其事也

禡禮

大司馬有司表貉于陳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王制禡於所征之地詩皇矣是類是禡

按禡行師之祭也

宜禮

大祝大師宜于社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春秋左傳受脤于社

愚按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主陰先王建國左祖右社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國社亦在公宮之右皆尚陰也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出征祭之稱其義也然征既宜于社而又類于上帝造于祖禰何哉蓋生殺非王者所得私也類于上帝明奉天討也造于祖禰示受命于廟不敢自專也曰類曰宜曰造祭雖先後不同合周官王制參考言之其義各有攸當也

造禮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大師造于祖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

愚按造造而告之之祭也告于祖禰告以道其事而致其敬也攷之王制又曰受命于祖泰誓曰受命于文考此蓋因造告卜於廟受命于祖考而後征也

祭馬祖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庾人掌[illegible]馬及祭馬祖詩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按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禱祀而祈之也

祭先牧禮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庾人祭閑之先牧

祭馬社禮

校人秋祭馬社臧僕

祭馬步禮

校人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大合軍禮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誓師禮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書大禹謨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其克有勳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予則孥戮汝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其爾眾士懋戒

哉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止罔有攸赦[illegible]
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止時哉不可失
維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止惟克永
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止維予小
子無良止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止其
于衛將有戮

致師禮

環人掌致師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春秋傳宣公十二
年楚許伯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
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大獻禮

人凡師出獻于社則前祝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
樂獻于社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illegible]遂倡
之眡瞭皆奏其鍾鼓愷獻亦如之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春秋
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
遺俘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文
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
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
好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
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illegible]
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閼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
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
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
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
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
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
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襄公二十五年成公二
年鄭皇戌如楚獻捷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十七年晉荀吳
滅陸渾獻俘于文宮

釋奠獻馘禮

大祝及軍歸反行舍奠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愚按訊者問其首惡馘者截其[illegible]訊馘[illegible]反舍奠于先聖
先師以是告之者蓋始出征受成于學今師還以武功告成于文德
之地明不專恃乎威武而必任之以德禮也昔僖公在泮獻馘而國
人以文武頌之者亦以此歟

大均禮

大宗伯大均之禮恤衆也大司馬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大司徒以土均
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
齊天下之政小司徒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
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以平其政土均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
輦之力政以歲上下書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

大役禮

次六六六以三賦之級也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正比以下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縣士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春秋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大封禮

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司几凡封國王位設黼依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愚按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參諸王制以田言孟子以班祿言蓋皆專主田祿此正周禮所謂食者也大抵周禮所載凡五等通以封疆言之而附庸在其內王制孟子凡三等專以田祿言附庸不在其列此所以有多寡之殊也昔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孟子所謂儉方百里也然魯頌有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此豈魯方百里所能容乎左傳有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豈齊方百里所能容乎要之周之封爵惟杞宋為上公齊魯爵皆侯侯之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參之一則封疆百里者許止孟子王制所謂侯方百里魯頌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其餘封疆三百里正魯頌所謂錫之附庸如魯有邾莒顓臾之類是已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同知天下周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大封告后土禮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經禮補逸卷之七

賓禮

朝禮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幕人凡朝覲
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小臣朝覲沃王盥司
几筵凡大朝覲王設位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
席黼純左右玉几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于王大史朝覲以書協禮事
執書以詔王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衆庶在其後

愚按周官有三公三孤之官而周禮不言其職論者乃以師氏保氏
即大師大保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註謂以為三公豈知師氏保氏乃
中下大夫之職且未聞以傳稱而鄉老公一人乃置地官之列屬於
則三公居六卿之上而還以是為三公之師無可疑者今朝士司士
所稱是則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也特以六卿而上兼公孤故不正言
其職以繫六官之下耳參諸周書顧命曰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此蓋當時之六卿而奭以大保言毛畢以公言是以卿兼
公故以公稱餘三人者以卿而兼孤又可以類推也此不可不辨

大宗伯朝覲則為上相大司寇凡朝覲前王大僕王視朝則正位而
退入亦如之射人朝覲作大夫介挍人朝覲毛馬而頒之飾幣大司徒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委人賓客共其芻薪小宗伯大賓客[illegible]凡[illegible]
[illegible]以掌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illegible]凡賓客[illegible]
共樂器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則亦如之[illegible]大行人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上公之禮執桓圭九

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
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
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
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諸男執
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
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
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

愚按大司馬曰九畿職方氏曰九服服言服事天子畿猶限之謂
其方里則同也參之周官乃曰六服五服何邪蓋[illegible]
謂畿內為六服程氏[illegible]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不
在其數二說皆未安按大行人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是知要服即蕃
服也其曰五服一朝者要服不與其列其曰九服而來朝者亦止五
服蓋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令蕃國世一見而不必其來非若五
服一歲至再歲各以所貢之物見也故之武成止曰邦甸侯衛諸誥
王之誥止曰侯甸男衛亦止曰侯甸男采衛而[illegible]不與
焉於此不必辨其服之異而自得其說之同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illegible]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
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

愚按大行人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而百司雜列官之屬其稱
名也不幾於雜乎今按六官之中若此者衆如司士掌群官之版正
朝廷之位而屬司馬之類是已論者率謂六官互相聯屬故六屬互
相參錯然也豈知[illegible]者此固周官立法之精然參錯者則未必若

是其不倫也又按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秋官自大司寇以下尚六十五人其職屬多寡不同初無是也要亦後之編錄散佚者不免訛相差易故闕觀者察焉

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愚按天地位而尊卑定矣卑高陳而貴賤位矣王者首出庶物世既二儀其首貴明矣而聖人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尊卑貴賤分也故於諸侯之卑其中同姓則有伯父叔父焉異姓則有伯舅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焉於其來朝也逆勞眡館具饗多儀焉以親親之恩接以主擯之禮而恩意綢繆于尊貴勢分之間有莫知其然之感化之至也此春朝所以與夏覲禮之受於廟而臣民見其面也夫執貢諸所以述職也令也親受之於朝其志重於器物者[illegible]也祭器天子所以事神也然焉用之於大饗其致敬於賓客者示神事之禮同也若是者豈天子自示寡昧而忘其尊卑之分哉蓋以億兆歸命于一人未易遽化也治亂治幾於一德而一德難于遽孚也於是崇德率衆躬己下賢俾上之恩深下之報厚內外同獎於一心遠近咸歸於一德卒致垂拱成化享國永年而能保其尊貴者有由來矣此所以為三代之至文朝見之盛禮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受政任功曰予一人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春秋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桓公二年夏滕子來朝不來乎

愚按春秋書朝三十有六始於滕薛終於[illegible]子然當時或受其朝禮而不報或累往不納而以歸辟誰咎數之節不惟無合於先王發問世朝之儀而諸侯於天子述職之典蓋缺如也經皆書而不削以示強弱安危是非邪正為後世鑒也

覲禮

大宗伯秋見曰覲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小行人令諸侯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許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小司徒乃頒比法于六鄉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以大比則致教察[illegible]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illegible]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illegible]至[illegible]設庭燎[illegible]入觀以其介圭入覲于天子[illegible]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愚按此諸侯入辭而天子告之之辭也[illegible]文侯之命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其義同也

宗禮

大宗伯夏見曰宗大行人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以周知四國之治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齊侯以六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詩曰宗于海

遇禮

大宗伯冬見曰遇大行人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莊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愚按古者諸侯朝覲于王不期而遇諸塗則舉相見之禮倘行於儲之心若春秋之遇者乃其簡禮之私而無合乎先王制禮之意也

時會禮

大宗伯時見曰會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大宗伯會同則為上相大司馬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射人會同作大夫介諸子凡會同作群子從司士凡會同作士從小祝凡外內小會同掌事馬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凡會同則縣而趨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亦如之置旗

以從凡會同以路從司戈盾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掌次凡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幕人凡會同共其帷幕幄帟綬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外府凡會同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遺人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校人凡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射鳥氏掌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會同亦如之戎右會同充革車司右凡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稍人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縣師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司弓矢凡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車之儀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大司寇凡會同前王小司寇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掌國之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布憲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以諭九禁之難曲禮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哀公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愚按時會謂時見也發禁者凡諸侯有不順服王則合諸侯而發其禁令以行征討之事如九伐之法此先王時會之禮也春秋書會凡十五始於潛終於黃池中間彼善於此僅有肅魚之特筆餘皆非王事而私會殊非周官入會致事禁止不義之制矣故曰凡書會皆譏也

殷同禮

大宗伯曰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其禮俗政事之逆順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馬掌建邦國

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

愚按周禮冬官久亡於象法之縣否無可攷也餘四官皆縣象法而何獨宗伯畧焉蓋冢宰司徒司馬司寇之所職曰治曰教曰政曰刑此皆親民之事故各縣象法以示之若宗伯所職曰禮曰樂雖皆朝廷宗廟之事於民為疏遠而且禮樂實本諸人心之和順非可以象求故畧之無縣可也或曰治教政刑皆可縣象於一時而禮樂之器之文其為品節制度此獨不可以一二象法示人而使斯民耳目於無聞見之地耶曰六藝十二教之目禮樂具述其中而五禮六樂中和之教以防萬民之情偽者尤著是以禮樂示斯民之教者固

已縣諸地官司徒之教法而宗伯則以朝廷宗廟之禮樂而專職也
學者於此毋徒尚乎器物示人之粗迹而必求之人心之和順以推
原聖人制作之微意則禮樂中和之教法不獨縣諸司徒而有得於
吾心之實者蓋昭昭矣因并釋之
乃以九儀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
賦以地與民制之

時聘禮

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典瑞
琬圭以結好掌交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因禮以諸侯使大夫問於

諸侯曰聘春秋隱公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愚按古者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有使問之聘辭見儀禮篇春秋諸
侯朝禮不修間自相聘書於經者二十五始於弟年終於士鞅皆惡
其挾邦交之私非時聘結好之禮故觀年之書法則可以推其餘矣

殷覜禮

大宗伯殷覜曰視大行人殷覜以邦國之慝王之撫所以撫邦國諸侯
者三歲徧覜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琰圭
以除慝誦訓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土俗王巡守則夾王車匡人掌
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

閒問禮

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上公之禮三問三
勞諸侯之禮再問再勞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之禮壹問壹勞諸男如
諸子之禮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
王之好惡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
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贄貢禮

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
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

將幣禮

大行人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一祼而酢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諸男
如諸子之禮小行人凡諸侯入將幣爲承而擯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
之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饗食禮

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出入四積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諸男

如諸子之禮

錫命禮

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典命掌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書說命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止欽予
時命其惟有終微子之命王若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
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
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蔡仲之命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
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畢命王曰嗚呼父
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冏命曰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

[illegible]之臣懲乃后[illegible]文修不述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周易師九二王三錫命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韓奕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采菽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愚按[illegible]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illegible]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若晉[illegible]文侯之命詩稱王錫韓侯王命召虎之類是已若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之禮則是也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illegible]也比之以前[illegible]見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illegible]命[illegible]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illegible]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之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illegible]然後[illegible]

經禮補逸卷之八

經禮補逸卷之九

嘉禮

飲食禮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illegible]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illegible]膳[illegible]掌事如大僕之法鍾師凡饗食奏燕樂[illegible]師凡祭祀饗食奏[illegible]之樂[illegible]亦如之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饗食則亦如之文王世子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愚謂盛哉先王之禮也其本在於養性防欲其用在於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illegible]以不放其邪心不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則禍亂可息孝弟可行而教可興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其用則在乎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而已然孝弟莫始於親親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燕之之禮不得而廢則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於是而用之也是故莫尊乎君也君雖尊不以位加於父兄飲序必以齒者達乎孝弟之道也莫親乎同姓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燕則族人世降一等焉凡燕之禮必主賓以備酬酢而族燕之賓主則異姓與膳宰為之者篤親親之道也夫飲食口腹之欲也而必節之以禮則驕奢淫佚乎而無過也歌舞耳目之欲也而必和之以樂則言動揖遜易而無爭也莫不由親以篤乎恩有恩以篤乎愛有愛以盡其禮盡其禮則言動視聽周旋揖遜之間不徒接乎耳目所以服習而安之者自得於養性防欲之[illegible]然不特宗族兄弟之親也遠而異姓諸侯之君臣以至[illegible]狄之邦皆是道之行故人說而天下服矣人說而天下服則禍亂何由作[illegible]

亂不作則孝弟行而……此乃先王之所以為燕也……於此
可以觀其禮之盛矣
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王居明堂
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大傳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愚按此言繼祖收族之禮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道以正其恩之隆
殺篤之成蹟也蓋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尊卑之禮一序以昭穆
使之有所異而親疎之義明如此則皆有禮義之別而人之道盡於
此矣抑嘗論之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在所後服斬衰三
年而降本親父母為期何也蓋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不除已親
之服所以明所後者之為重而於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
以絕此聖人制禮之意也或謂為人後者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
者為屬而使之無二是未致於禮也蓋父母之服當降使明所後者

重而已非遂以謂當絕其親也親不當絕則名可得而易乎名不可
得而易則期服雖除心喪三年禮不可變也而謂絕可以絕其親乎
不絕其親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親之尊者相與為輕在以
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遠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降父母
之服禮訓有之矣……父母之名禮未之前聞也禮……不杖期
黃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其名之見於經未嘗易也經既不易
則凡為人後者生曰本親父母沒曰考妣禮之正也無可故因昭穆之
另特……其說于下以俟知禮者商確焉
詩……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伐木……伐木許許
……酒有藇……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豆……異人兄
弟臣也

昏禮

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禮記冠義……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
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二十而冠玉藻始冠
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
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郊特牲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
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
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
本也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

三加冠禮

郊特牲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
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
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

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昏禮

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
之……正凡嫁……之……教其……掌其……禁
愚按鄭由判合故云判子者謂媵娣之類非聘之正故云入夫國之
男女自成名也年月日名自成名以上皆書之及其判入又書日月以
告君使不幾於繁乎詎知先王之制所以厚男女之別正婚姻之禮
者於人倫謹始之道至簡而要也夫自有別推而至於萬物安則
禮始於謹夫婦者……於國之男女……於南面天下之主哉是故古之
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本於文王
性皆知內而后妃夫人之行外而群臣有二南之美而不知其……
……於文王之身……之行露之詩野有死麕之作……男女自……

潔强與六[illegible]彼衆約肆淫丈夫尚不能安其守顧令天下之女
子能之何其盛也人徒見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家化而[illegible]
俗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本諸先王教化之行禮制之謹有以致之
也於此可以觀禮而得其要矣

[illegible]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
也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告之以直
[illegible]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曾子問娶婦
[illegible]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問名禮

[illegible]氏掌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納幣禮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曲禮非受幣不交不親郊特牲
幣必誠辭無不腆

摯見禮

郊特牲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illegible]表記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
無相褻也

親迎禮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禮記哀公問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
已重乎詩大明[illegible]文定厥祥親迎于渭[illegible]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
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見舅姑禮

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
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郊
特牲[illegible]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illegible]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見廟禮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愚按禮舅姑存成婚明日婦見舅姑共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illegible]
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于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illegible]
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
謂生既不獲共養于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饋之禮明敬[illegible]
故曰成婦之義也[illegible]舅姑贊醴婦[illegible]祭脯醢祭[illegible]敬
事自此始故曰成婦之禮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illegible]然
則見廟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為人子者冒婦之來以成[illegible]
以奉守委積蓋藏者其　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
其行也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此又禮之重也職或不備有可去
之曲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以觀其成婦之道而後廟告焉此亦
致敬於其所事也

賓射禮

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大侯王射則
贊弓矢小臣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鍾師凡射王奏騶虞鎛師凡祭祀
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眡瞭賓射皆奏其鍾鼓鎛典庸器祭祀帥
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司常凡射共獲旌射人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
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
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禮
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illegible]侯禮

射人祭侯則為位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司侯以明之

燕賓禮

樂記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
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大雅行葦篇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愚按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見於易繫侯以
明之載於虞書則射藝已見於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
備於周也何哉鄉三物之為教也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藝有射焉抗
行而必播之以六藝射之所以為藝而次乎禮樂者有足以成人之
德行而觀其用舍者也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以中選之
多寡為之慶讓蓋亦主乎習藝觀德之成而不專寓於御弁鼓之
備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則
飾之以禮所以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
貍首卿大夫士以采蘋采蘩此則飾之以樂又所以養人之德使之
周還中禮而各不失其節之志也故明乎此則事功成而德行立矣
事功成而德行立則暴亂不作暴亂不作則身安而國家保矣學
者於此念始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所當勉
乎心之所得身之所存事之所習以趨乎進德之階脩業之地而不
愧於為男子者噫豈徒射哉因拜釋之

蕃賓禮

大宗伯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遺人掌客之事共其芻脩之遺賓
醢人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醯人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外府凡賓客
共其財用之幣齎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封人凡賓客則飾其
牛牲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
則以告委人凡賓客共其芻薪澤虞凡賓客共澤物囿人凡賓客共其生
獸死獸之物場人凡賓客共其瓜蓏鬱人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司服凡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
而奉之鍾師凡饗食奏燕樂旄人凡賓客舞其燕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
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司干祭
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鞮鞻氏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
之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司常掌九旗之
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大司馬饗食羞牲魚授其
祭小司馬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量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
數量凡賓客共其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亦
如之服不氏凡賓客之事則抗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凡賓客
作士從凡賓客虎賁氏旅賁氏掌執戈盾凡賓客則服而趨大
僕相其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
及孤卿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士師王燕出入則前
驅而辟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食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
皆眡飧牽三問皆脩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
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
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
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
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
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
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

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八鼎簋十有二
豋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三牢米八十筥醯醢八
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饔一饗一
食一燕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詩湛露厭
厭夜飲在宗載考彤弓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鹿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
賓之心春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

愚按春秋傳晉侯饗齊侯宋公饗晉侯公享晉侯小邾子郯子來朝
公與之燕公饗季孫周公饗宣子饗晉六卿于蒲圃再命華耦來公與
之燕至鄭伯饗王王饗晉侯經皆不書而書夫人饗齊侯則以其非
禮也

餼獻禮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餼獻飲食之等數上公之禮掌介行人宰史皆有
牢及歸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
以羔膳大牢侯伯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
特牛子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
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擯相禮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相為
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
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
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大儐

主燕飲則相其法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玉藻小國之君曰孤擯者
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國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聘義卿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
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
至也

送逆禮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司儀王燕凡諸侯相為國主賓主君
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及將幣車逆
拜辱再拜授幣賓拜送幣及出車送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
旅擯三辭拜辱及退拜送及將幣拜逆客辟授幣下出君館客客辟介
受命遂送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
之凡賓客送逆同齊僕掌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

逆之節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聘義君使士迎
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
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勞禮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主
國五積三問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郊勞三辭諸公之臣相為國
客則三積郊勞三辭及禮私面私獻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致饔
餼如勞之禮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致贈禮

司儀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聘義
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
之義也

愚按古者天子諸侯皆有朝聘之禮如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

存頫省此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也[illegible]
諸侯之好此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至於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
此諸侯邦交之禮也掌客主國君親往則大夫從之[illegible]
主國其積相禮儀餼牢賜獻各以其爵之等[illegible]所以正交
君親致禮以禮賓而遂有私面私覿之[illegible]致饋
授之焉此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者賓[illegible]
於賓所還以執來之圭加以賄贈之禮也然則大夫從君而以己
之私物覿見主國之君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可乎夫執圭所以申信
也將幣所以致敬也私以庭實充于諸侯之庭則不敬也不敬是無
王矣夫既從君與禮無外交也外交是二君矣此皆非禮也注者謂
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申己之信其說
悖矣夫從君而來與受命而聘一也一乃專二乃辟也孜之大宰以
八柄詔王馭群臣曰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若相覿以貨是人臣
以利交也人臣以利交則二者有失矣二者苟失其不致於無禮[illegible]
亂者未之有也

賀慶禮

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小行人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
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脤膰禮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饗食授祭大司馬饗食羞牲
魚授其祭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春秋昭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傳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
熟曰膰

愚按受脤于社是諸侯助祭而授俎實也非助祭則不授也如襄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以祖有事文武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天王使石
尚賜宜社之肉于魯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是故受脤禮
也歸脤非禮也

經禮附說

周禮一書果為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
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
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
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
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
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
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孜之西漢志於周禮未之見
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
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
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列置博
士耳至西漢末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
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為而缺也
經罹秦燔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
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
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
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
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
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
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
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賈人廛人胥師司虣司稽胥肆長
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
屬於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

考說非編錄附麗之謂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為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如儀禮有當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所闕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擬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南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合考工記所載之工総為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者于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為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經禮補逸卷之九終

休寧白斗程天保繡寫

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皆擴前賢所未發有益學者然惟春秋胡傳纂疏綱目凡例考異盛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誑去掩為己書矣經禮補逸一書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老侍郎曾公之序爾于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悼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遊知予之懷之于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刊補所改竄亦不過以焉為也以乎為哉之類負竊之跡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毀去其本則先生之故書不可覆正矣此天不隳吾而啓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智等亦恕保亟圖刊布郡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來相之予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真于編首別為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乃若韓君之興教養俗亦恕保之秉義尚賢文彙仁智等之守禮崇孝皆得附書為未若勸時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有二月上澣

新安後學程敏政謹識